白话古文观止

【清】吴楚村　吴调侯

版权信息

书名:白话古文观止

作者:吴楚村 吴调侯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序

吴承权　吴大职

古文宜选乎？曰：无庸也。琳琅触目，美不胜收，则选尚已。古文至今日，操选政者代有其人，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，尚宜选乎？曰：无庸也。详略互见，醇疵错陈，则选又尚已。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，集焉云耳。集之奈何？集古人之文，集古今人之选，而略者详之，繁者简之，散者合之，舛错者厘定之，差讹者校正之云尔。盖诸选家各有精思深义以抉古人之奥，读之者取此置彼则美者或遗，一概观览则劳于睹记，此余两人所以汇而集之也。

至于考订之下偶有所得，则亦谨附之以备参究，不敢雷同附和以取讥于大雅。若夫声音之间，点画之际，诸家或以为无益于至义而忽之，而不知童子之所肄习于终身勿能忘。况棘闱之中，字画一有不合即遭摈斥，可不慎欤？余两人之从事于兹也有年矣，兢兢焉一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，一理之未慊于心勿敢载也，一段落、一钩勒之不轨于法度勿敢袭也，一声音、一点画之不协于正韵勿敢书也。

山居寂寥，日点一艺以课子弟，而非敢以此问世也。间有好事者，有所许可辄手录数则以去，乡先生见之者必曰：“诸选之美者毕集，其缺者无不备，而讹者无不正，是集古文之成者也，观止矣！宜付之剞劂，以公之于世。”余两人默然相视良久曰：“唯唯，勿敢当，勿敢当。诚若先生言，抑亦何敢自私？”退而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，付诸梓人，以请政于海内君子云。

康熙戊寅仲冬山阴吴乘权（楚材）、吴大职（调侯）氏题于尺木堂。

例言

一、古文选本如林，而所选之文若出一辙，盖较学相传既为轻车熟路，欲别加选录，虽蹊径一新，反多扞格。故是编所登者，亦仍诸选之旧。

一、古文须评注兼有方能豁然。若有注无评，或有评无注，譬若一人之身，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，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，可乎？是编字义典故逐次注明，复另加评语，庶读之者明若观火。

一、诸选各有妙解，颇多阙略，是当取其所长以补其不足，便成全璧。是编遍采名家旧注，参以己私，毫无遗漏。

一、杂选古文，原为初学设也。是编于艰奥须解者固细加阐发，即目前便语亦未尝率意忽过，庶于初学有补。

一、诸选本圈点外或加角，或加小画，虽各有取义，然初读不能即晓，徒以眩目。是编但加圈点，盖评注既详，信口读去，奥旨自明。又于圈下加一小圆点，以便句读。

一、是编注解字义典故毕，加一小圈，再下评语。又本文评语外欲下总评，复加一小圈以别之，庶一览便省。

一、字音，今人颇多忽略。是编音声无一字不注，且即注于本字之下，便于诵读。

一、字画，今人亦多不讲究，余痛恨此病。是编样本皆经手录，不间昼夜寒暑，剞劂告峻，复严加校雠，誓不留一画之讹贻误后人。

吴乘权谨识

卷一 周文

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·隐公元年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：武姜[1]，生庄公及共[2]叔段[3]。庄公寤生[4]，惊姜氏，故名曰：寤生[5]，遂恶[6]之[7]，爱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[8]请于武公，公弗许[9]。

[1]初者，叙其始也。郑，姬姓国。武公，名掘突。申，姜姓国。武姜者，姓姜而谥武也。[2]恭。[3]共，国名。段奔共国，故名共叔。[4]寤，犹苏也。寤生，言生之难，绝而复苏也。[5]命名奇。[6]乌故切。[7]一“遂”字，写尽妇人任性情况。[8]器。[9]恶庄公而因爱段，欲立为太子。亟请者，不一请也。庄公蓄怨非一日矣。○以上叙武姜爱恶之偏，以基骨肉相残之祸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[1]之请制[2]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。他邑唯命[3]。”请京[4]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[5]叔[6]。祭[7]仲[8]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[9]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参[10]国之一[11]，中[12]五[13]之一[14]，小九之一[15]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[16]，君将不堪[17]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[18]辟[19]害[20]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[21]之有[22]？不如早为之所[23]，无使滋蔓[24]，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[25]，况君之宠弟乎[26]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[27]。子姑待之[28]。”

[1]去声。[2]制邑最险，姜请封段。[3]言制乃岩险之邑，昔虢叔居此，恃险灭亡，他邑则唯命是听。○庄公似为爱段之言，实恐段居制邑太险难除。他邑虽极大，谅不若制邑之险，适可以养其骄而灭除之。“他邑唯命”四字毒甚。[4]京邑最大，姜请封段。[5]泰。[6]邑大可

以养骄，而不除亦必易制，故使居之。大叔者，张大其名，所以张大其心也。○庄公处心积虑，主于杀弟。封邑之始已早计之矣。[7]债。[8]郑大夫。[9]邑有先君之庙曰都，城方丈曰堵，三堵曰雉。雉，长三丈，高一丈。言都城不可过三百丈也。[10]同三。[11]侯伯之国，其城长三百雉。大都，三分其国之一，不过百雉也。[12]省都字。[13]省国字。[14]中都，五分其国之一，不过六十雉也。[15]小都，九分其国之一，不过三十三雉也。[16]京城过于百雉，不合法度，非先王之制。[17]叔段据有大邑，将为郑害，庄公必不堪也。○祭仲一梦中人。[18]烟。[19]同避。[20]直称母姜氏而故作无可奈何语，毒声。[21]平声。[22]厌，足也。[23]或裁抑，或变置。[24]万。○滋蔓，滋长而蔓延。[25]先出"蔓"字，后出"草"字，顿挫。[26]言向后即欲为之所而不能。○梦中。[27]备。[28]毙，败也。滋蔓自多行不义则必自败。"待之"云者，唯恐其不行不义，而欲待其行也。庄公之心愈毒矣，而祭仲终未之知也。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[1]。公子吕[2]曰："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[3]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[4]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[5]。"公曰："无庸，将自及[6]。"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廪延[7]。子封曰："可矣[8]。厚将得众[9]。"公曰："不义不昵[10]，厚将崩[11]！"

[1]鄙，边邑。贰，两属也。段命西、北二边之邑两属于己，果行不义也。[2]郑大夫，字子封。[3]国不堪使人有携贰、两属之心，君将何以处段。[4]先拗一笔。[5]无使郑国之民生他心也。○子封又一梦中人。[6]言无用除之，将自及于祸。○庄公实欲杀弟，而曰"自毙"，曰"自及"，故为段自作自受之语，毒甚。[7]廪延，郑邑。前两属者今皆取以为己邑，直至廪延，所侵愈多也。[8]可正段罪。[9]厚，地广也。前犹贰己，故云生心；今直收贰，故云得众。○梦中。[10]银入声。[11]昵，亲近也。不义于君，不亲于兄，非众所附，虽厚必崩。

崩者，势如土崩，民逃身窜，直至灭亡。较“自毙”、“自及”更加惨毒矣，而子封终未之知也。

大叔完聚[1]，缮甲兵[2]，具卒乘[3]，将袭郑[4]，夫人[5]将启之[6]。公闻其期[7]曰：“可矣[8]！”命子封帅[9]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[10]。公伐诸鄢[11]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[12]。

[1]完城郭、聚人民。[2]缮，治也。[3]去声。○步曰卒，车曰乘。[4]掩其不备曰袭。○段至此不义甚矣。然庄公平日处段能小惩而大戒之，段必不至此。段之将袭郑，庄公养之也。[5]武姜。[6]启，开也。言欲为内应。○妇人姑息之爱，不晓大义，故欲启段。使庄公平日在母前能开陈大义，动之以至情，惕之以利害，夫人必不至此。夫人之启段，庄公陷之也。[7]闻其袭郑之期也。○祭仲不闻，子封不闻，何独公闻？盖公含毒已久，刻刻留心，时时侦探，故独闻之也。[8]三字写庄公得计声口，与上“可矣”句紧照，言这遭才好伐了。郑庄公蓄怨一生，到此尽然发露，不觉一句说出来。[9]率。[10]烟。○鄢，郑邑名。[11]既命子封伐诸京，公又自伏诸鄢，两路夹攻期在必杀。[12]叙段事止此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[1]。”段不弟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，谓之郑志[2]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[3]。

[1]经文。下释经也。[2]庄公养成弟恶，故曰失教。郑志者，郑伯之志，在于杀弟也。○“郑志”二字是一篇断案。[3]段实出奔，而以“克”为文，明郑伯志在杀段，难言其奔也。○释经止此。下遥接前文再叙。

遂寘[1]姜氏于城颍[2]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[3]！”既而悔之[4]。颍考叔[5]为颍谷封人[6]，闻之[7]，有献于公[8]。公赐之食。食舍[9]肉[10]。公问之[11]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[12]，皆尝小人之

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[13]之[14]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[15]我独无[16]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[17]？”公语[18]之故[19]，且告之悔[20]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[21]！若阙[22]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[23]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[24]也融融[25]。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[26]。”遂为母子如初[27]。

[1]同置。[2]寘，弃也。城颍，郑地。[3]黄泉，地中之泉也。立誓永不见母，将前日恶己爱段之忿一总发泄，忍哉！[4]悔誓之过，是天性萌动。○“无相见也”以上，纯是杀机。“颍考叔”以下，纯是太和元气。“既而悔之”一句，是转杀机为太和的紧关。[5]郑大夫。[6]时为颍谷典封疆之官。[7]闻其悔也。[8]或献谋，或献物。[9]捨。[10]食而舍肉，挑其问也。[11]公问何故舍肉不食。[12]只四字妙甚。直刺入心。[13]去声。[14]善于诱君，使之自然心动情发。[15]衣。[16]繄，语助也。○哀哀之音宛然孺子失乳而啼，非复前日含毒恶声。[17]佯为不知。妙。[18]去声。[19]公语以誓母之故。[20]且告以追悔无及之意。[21]黄泉之誓，何足患焉。[22]掘。[23]隧，地道也。掘地使及黄泉，为地道以见母便是相见于黄泉，谁以此说为背誓也。○天大难事，轻轻便解。[24]洛。[25]赋，赋诗也。“大隧”二句，公所赋诗辞。融融，和乐也。则知其前之阴毒矣。[26]异。○“大隧”二句，姜所赋诗辞。泄泄，舒散也。则知其前之隐忍矣。○从前一路刻毒惨伤之心，俱于“融融”、“泄泄”四字中消尽，摹写生色。[27]叙姜氏止此。○“初”字起，“初”字结。

君子曰[1]：“颍考叔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[2]及庄公[3]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其是之谓乎[4]！”

[1]左氏设君子之言以为论断也。[2]去声。[3]拈“爱”字妙。亲之偏爱，足以召祸；子之真爱，可以回天。[4]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篇。言孝

子之心无穷，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，而锡及其畴类也，其颍考叔纯孝之谓乎！○引诗咏叹作结，意致冷然。

郑庄志欲杀弟，祭仲、子封诸臣，皆不得而知。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”、“必自毙，子姑待之”、“将自及”、“厚将崩”等语，分明是逆料其必至于此，故虽婉言直谏，一切不听。迨后乘时迅发，并及于母。是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。幸良心忽现，又被考叔一番救正，得母子如初。左氏以纯孝赞考叔作结，寓慨殊深。

周郑交质 左传·隐公三年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[1]。王贰于虢[2]，郑伯[3]怨王[4]。王曰："无之[5]。"故周、郑交质[6]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[7]。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[8]。四月郑祭[9]足[10]帅[11]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[12]。周、郑交恶[13]。

[1]父子俱秉周政。[2]王病郑之专，欲分政于虢公。[3]庄公。[4]"贰"与"怨"，俱根心上来，伏下"信不由中"。[5]只用"无之"二字支吾，全是小儿畏扑光景。[6]至。○质，物相质当也。君权替，臣纪废，自此极矣。[7]平王子名狐，郑公子名忽。○先言王出质而后言郑出质者，明郑伯逼王立质毕，而后聊以公子塞责，是恶平王先与人质也。[8]畀，与也。将者，未决之辞。却为郑庄窥破。故王以三月崩，而祭足以四月寇，言其疾也。[9]债。[10]即祭仲。[11]率。[12]温，周邑名。成周，今洛阳县。○书温又书成周者，四月犹温，秋则径入成周。写郑庄之恶，不唯无君，直是异样惨毒。[13]如字。○叙事止此。下皆左氏断辞。

君子曰："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[1]。明恕而行，要[2]之以礼，虽无有质，谁能间[3]之[4]？苟有明信[5]，涧、溪、沼、沚之毛[6]，蘋、蘩、蕰藻之菜[7]，筐、筥[8]、锜[9]、釜之器[10]，潢[11]汙、行潦之水[12]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[13]，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[14]用质[15]？《风》有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泂[16]酌》[17]，昭忠信也[18]。"

[1]一句喝倒交质之非。[2]平声。[3]去声。[4]明则不欺，恕则不忌，所谓由中之信也。言本明恕而行，又以礼文，彼此要结，虽不以子交质，谁能离间之也。[5]推开一步说。[6]山夹水曰涧。水注川曰溪。方池曰沼。小渚曰沚。毛，草也，即下文所谓菜也。[7]蘋，大萍也。蘩，白蒿也。蕰藻，聚藻也。皆生于涧、溪、沼、沚，可以为菜者。[8]举。[9]奇。[10]方曰筐，圆曰筥，皆竹器。有足曰锜，无足曰釜，皆鼎属。[11]黄。[12]潢汙，停水也。行潦，流水也。[13]荐，祭也。羞，进也。○以上七句，言至薄之物，犹可借明信以为祭祀燕享。[14]烟。[15]此通言凡结信者，不得用质，非专指周、郑也。○上言要之以礼，此又言行之以礼，全是恶周、郑交质之非礼也。[16]迥。[17]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，《国风》二篇名。义取于不嫌薄物。《行苇》、《泂酌》，《大雅》二篇名。《行苇》篇，义明忠厚。《泂酌》篇，义取虽行潦可以供祭。[18]此四诗者，明有忠信之行，虽薄物皆可用也。○引诗作结。以“蘩”、“蘋”、“苇”、“酌”等字与“涧、溪、沼、沚”十六字相映照，而仍以“忠信”字关应“信不由中”，风韵悠然。

通篇以“信”、“礼”二字作眼。平王欲退郑伯而不能退，欲进虢公而不敢进，乃用虚词欺饰，致行敌国质子之事，是不能处己以信而驭下以礼矣。郑庄之不臣，平王致之也。曰“周郑”，曰“交质”，曰“二国”，寓讥刺于不言之中矣。

石碏谏宠州吁 左传·隐公三年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[1]，美而无子[2]，卫人所为[3]赋《硕人》也[4]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[5]，生孝伯，蚤死。其娣[6]戴妫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[7]。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[8]。有宠而好[9]兵[10]，公弗禁[11]。庄姜恶[12]之[13]。

[1]东宫，太子宫也。得臣，齐太子名。○叙庄姜与太子同母，表其所生之贵也。与下嬖人紧照。[2]美于色，贤于德，而不见答，终以无子。○四字深妙。[3]去声。[4]《硕人》，《国风》篇名。国人以庄姜美而不见答，作《硕人》之诗以闵之。○引证冷隽。[5]规。[6]弟。[7]妫，陈姓。厉、戴，皆谥也。妻之妹从妻来者曰娣。桓公虽非正出，然为正嫡所子，自然当立。○庄姜以为己子，应“无子”句。[8]庄公嬖妾，生子名曰州吁。贱而得幸曰嬖。[9]去声。[10]母嬖故有宠。“宠”字是一篇主脑。伏下“六逆”祸根。[11]以宠故弗禁。[12]乌故反。[13]纵其好兵，必致祸，故恶之。○以上叙庄姜贤美而不见答，所宠者乃嬖人之子州吁，卫国之祸自此始矣，以起下文。

石碏[1]谏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[2]。骄、奢、淫、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[3]。将立州吁，乃定之矣[4]；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[5]。夫[6]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眕[7]者，鲜[8]矣[9]。且夫[10]贱妨贵[11]，少[12]陵长[13]，远间[14]亲[15]，新间旧[16]，小加大[17]，淫破义[18]，所谓六逆也[19]；君义，臣行[20]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[21]，所谓六顺也[22]。去顺效逆[23]，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，将祸是务去，而速之，无

乃不可乎？”[24]弗听[25]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[26]，不可[27]。桓公立，乃老[28]。

[1]鹊。○卫大夫。[2]方，矩则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义以方外。”纳，使之入也。邪者，义之反。指好兵言。[3]骄、奢、淫、佚，乃邪之所自起。而所以有此四者，由宠禄之过。禄者，宠之实也。○以上推言宠之流弊适所以纳子于邪，实非爱子也。[4]先拗一笔。[5]不定其位势必缘宠而为祸。○四句，与“欲与大叔”数句，笔法相同。[6]扶。[7]轸。[8]去声。[9]眕，安重貌。言宠爱而不骄肆，骄肆而能降心，降心而不怨恨，怨恨而能安重，如此者少也。○此就人常情上，申言所自邪之义，以明州吁之必为祸也。[10]以下推开一步，就庄姜、桓公与嬖人州吁，两两相对说。[11]以爵言。[12]去声。[13]掌。○以齿言。[14]去声。[15]以地言。[16]以情言。[17]以势言。[18]以德言。[19]此六者，皆逆理之事。[20]以在国言。[21]以在家言。[22]此六者，皆顺理之事。[23]今宠州吁，其于六逆，则贱妨贵，少陵长；其于六顺，则弟不敬。是去顺而效逆矣。[24]两“祸”字，应前“阶之为祸”。“君人”以下十六字，一气三转，词意恺切。[25]庄公不听。[26]应弗禁。[27]石厚不听。[28]谓告老致仕。○夫以石碏之贤，谏既不行于君，令复不行于子，命也。夫其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，智矣哉。

“宠”字，乃此篇始终关键。自古宠子未有不骄，骄子未有不败。石碏有见于此，故以教之义方为爱子之法。是拔本塞源，而预绝其祸根也。庄公愎而弗图，辨之不早，贻祸后嗣，呜呼惨哉！

臧僖伯谏观鱼 左传·隐公五年

春，公将如棠观鱼[1]者[2]。

[1]同“渔”。[2]如，往也。棠，鲁之远地。隐公将往棠地陈鱼而观之。

臧僖伯[1]谏曰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[2]。君将纳民于轨、物者也[3]。故讲事以度[4]轨量谓之轨[5]。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[6]。不轨不物谓之乱政。乱政亟[7]行，所以败也[8]。故春蒐[9]、夏苗、秋狝[10]、冬狩[11]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[12]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[13]。归而饮至[14]，以数[15]军实[16]。昭文章[17]，明贵贱[18]，辨等列[19]，顺少[20]长[21]，习威仪也[22]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[23]，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不登于器[24]，则君不射[25]，古之制也[26]。若夫山林、川泽之实，器用之资，皂隶之事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[27]。”

[1]公子彄。[2]物，鸟兽之属。讲，习也。大事，谓祀与戎也。材，谓皮革齿牙、骨角毛羽也。器用，军国之资。举，行也。此言君人之道，以军国祀戎为重，以游观宴乐为轻。○提出“君”字作主。三句是一篇之纲领。[3]一定者为轨，当然者为物。○承上“君”字转下，见得君之所举，关系甚大。“轨”字承“凡物”句，“物”字承“其材”句，观下文自见。[4]铎。[5]轨有差等曰量。[6]物有华饰曰采。[7]器。[8]反收四句，以明“则君不举”之故。[9]搜。[10]先上声。[11]蒐、苗、狝、狩，皆猎名。蒐，搜索，择取不孕者。苗，为苗除害也。狝，杀也。以杀为名，顺秋气也。狩，围守也。冬物毕成，获则取之，无所择

也。[12]四时讲武，各因农力之闲。[13]虽四时讲武，犹复三年而大习。出曰治兵，入曰振旅。振，整也。旅，众也。谓整众而还也。[14]归乃告至于庙而饮。[15]上声。[16]以计军徒器械及所获之数。[17]昭，著也。君、大夫、士，车服旌旗，各有文章。[18]田猎之制，贵者先杀。所以明君、大夫、士、庶人之贵贱。[19]辨上下之等第行列。坐作进退皆是也。[20]去声。[21]掌。○出则少者在前，趋敌之义；还则少者在后，殿师之义。所谓顺也。[22]皆所以讲习上下之威仪也。○此一段，应“讲大事”句。[23]谓不足登于俎，以供祭祀。[24]谓不足登于法度之器，以为采饰。[25]石。[26]君不亲射，此古先王之法制。○此一段，应“备器用”句。[27]山林，谓材木樵薪之类。川泽，谓菱芡鱼鳖之类。所资取以为器用者，是贱臣皂隶之事，小臣有司之职，非君之所亲也。○此一段，应“君不举”句。

公曰：“吾将略地焉[1]。”遂往，陈鱼而观之[2]。

[1]言，欲按行边境，不专为观鱼也。○饰说。[2]陈，设张也。公大设捕鱼之具而观之。

僖伯称疾不从。

书曰“公矢鱼于棠[1]”，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[2]。

[1]矢，亦陈也。[2]非礼便是乱政。棠实他境，故曰远地。

隐公以观鱼为无害于民，不知人君举动关系甚大。僖伯开口便提出“君”字，说得十分郑重，中间历陈典故，俱与观鱼映照，盖观鱼正与纳民轨物相反，末以非礼斥之，隐然见观鱼即为乱政，不得视为小节而可以纵欲逸游也。

郑庄公戒饬守臣 左传·隐公十一年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伐许。庚辰，傅[1]于许[2]。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[3]弧[4]以先登[5]，子都[6]自下射[7]之[8]，颠[9]。瑕叔盈[10]又以蝥弧登，周麾而呼曰："君登矣[11]！"郑师毕登[12]。壬午，遂入许。许庄公奔卫。齐侯以许让公[13]。公曰："君谓许不共[14]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。虽君有命，寡人弗敢与[15]闻[16]。"乃与郑人[17]。

[1]附。[2]三国之师，俱附于许之城下。[3]谋。[4]胡。[5]蝥弧，旗名。[6]郑大夫公孙阏。[7]食。[8]恨考叔夺其车，故射之。[9]颠，坠也。考叔坠而死。[10]郑大夫。[11]周，遍也。麾，招也。蝥弧，郑伯旗，故呼曰"君登"。[12]郑师见君之旗，故尽登城。[13]齐不取。[14]同供。○谓许不供职贡。[15]预。[16]鲁不取。[17]郑庄始以三国之师同克许，难自专功，而佯让齐、逊鲁，及齐、鲁交让，而郑庄因受焉。是齐、鲁堕郑术中也。盖郑与许为邻，庄公眈眈虎视已久，一日得许，心满意足，又欲掩饰其贪许狡谋，故下文逐层商量，逐步打算，遂成曲曲折折、袅袅亭亭之笔。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[1]以居许东偏[2]，曰："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[3]，寡人唯是一二父兄[4]不能共[5]亿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[6]？寡人有弟[7]，不能和协，而使糊其口于四方，其况能久有许乎[8]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[9]，吾将使获[10]也佐吾子[11]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[12]，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，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[13]媾，其能降以相从也[14]。无滋他族实逼处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。吾子孙其覆[15]

亡之不暇，而况能禋[16]祀许乎[17]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[18]，不惟许国之为[19]，亦聊以固吾圉[20]也[21]。”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，曰：“凡而器用财贿，无置于许[22]。我死[23]，乃亟去之[24]！吾先君新邑于此[25]，王室而既卑矣[26]，周之子孙日失其序[27]。夫许，大[28]岳之胤[29]也[30]。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[31]？”

[1]许庄之弟。[2]偏，边鄙也。○己弟叔段何在？而爱及他人之弟。特借此布置一番，是奸雄手段。[3]逞，快也。言许祸降自天，非我欲伐许也。[4]同姓群臣。[5]同“供”。[6]共，给也。亿，安也。○就处常推出一层。[7]叔段。[8]糊口，寄食也。段出奔共国，故云寄食于四方。是怕人说，自开口先说。○就处变推出一层。[9]以上追前，以下料后，只此句点题。[10]郑大夫公孙获。[11]伏下。[12]以礼，如人以恩礼相遇。悔祸，悔前日之祸许，而转而佑之。根上“天祸许国”来。○十五字作一句读。若者逆料之词。是说在自己身后者，明明自己在时，天未必其悔祸于许也。下乃紧承悔祸意，作两层写。[13]同“婚”。[14]无宁，犹宁无也。兹，此也。言宁无此许公复奉许之社稷。唯我郑国之有所请告于许，如旧昏姻，许其能降心以从郑也。○三十字作一气读。就有益于郑处，推出一层。[15]福。[16]因。[17]言无长他族类迫近居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许地。吾子孙将颠覆危亡，救之不暇，而况能禋祀许之山川乎？精意以享曰禋。或谓“他族”是暗指齐、鲁，似极有照应，但此是说在自己身后者，恐非专指齐、鲁也，玩“子孙”二字可见。○三十三字作一气读。就有害于郑处，推出一层。[18]居许东偏。[19]去声。○应许公复奉其社稷。[20]语。[21]圉，边陲也。应“无滋他族实逼处此”。○三句总收上文。[22]而，汝也。[23]应前“得没于地”。[24]乃，亦汝也。以无财物之累，可以速于去许。○亦说在自己身后者，明明自己在时，汝一日不可去许也。[25]新邑，河南新郑也。旧郑在京兆。庄公之父武公，始迁邑于河南。[26]周自东迁之后，日见衰微。[27]序，班列也。周序先同姓，后异姓。王室既卑，故子孙日失其序。[28]泰。[29]印。[30]大岳，神农之后，尧，四

岳也。胤，嗣也。见许非周子孙，后未可量。[31]王室既卑，子孙失序，是天厌周德。而郑亦周之子孙，岂能与许争此地乎？此明公孙获不可久居许之意。○已上两边戒饬之词。满口假仁假义，只为自家掩饰。绝不厌其词之烦。快笔英锋文中仅有。

君子谓郑庄公“于是乎有礼[1]。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[2]。许，无刑而伐之[3]，服而舍[4]之，度[5]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[6]时而动，无累后人[7]，可谓知礼矣[8]。”

[1]于是乎有礼者，见郑庄一生无礼，唯此若有礼耳。[2]四句，是礼之用。[3]刑，法也。[4]捨。[5]铎。[6]去声。[7]六句，是说郑庄用礼。[8]又断一句。言从外面看去，真可谓知礼矣。

郑庄戒饬之词，委婉纡曲，忽为许计，忽为郑计，语语放宽，字字放活。篇中三提“天”字，见事之成败，一听于天，已未尝容心于其际，曰“得没于地”，曰“我死亟去”，俱从身后着想，可见生前断不容许吐气。更妙在用四个“乎”字，是心口相商，吞吞吐吐，无从捉摸，真奸雄之尤。但辞令妙品，洵不多得。谓之有礼，亦止论其事，未暇诛其心也。

臧哀伯谏纳郜鼎 左传·桓公二年

夏四月，取郜[1]大鼎于宋。纳于大[2]庙[3]，非礼也[4]。

[1]告。[2]泰。[3]宋华督弑殇公，恐诸侯讨己，故以郜国所造之鼎赂鲁。桓公至是取所赂之鼎于宋，纳于大庙。○曰“取”、曰“纳”，书法凛然。[4]受弑逆者之赂器，以污宗庙，非礼之甚也。○断一句。

臧哀伯[1]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，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[2]。是以清庙茅屋[3]，大路越[4]席[5]，大[6]羹不致[7]，粢食[8]不凿[9]，昭其俭也[10]。衮、冕、黻、珽[11]，带、裳、幅[12]、舄[13]，衡、紞[14]、纮[15]、綖[16]，昭其度也[17]。藻、率[18]、鞞[19]、鞛[20]，鞶[21]、厉、游[22]、缨[23]，昭其数也[24]。火、龙、黼、黻[25]，昭其文也[26]。五色比象[27]，昭其物也[28]。钖[29]、鸾、和、铃[30]，昭其声也[31]。三辰旂旗[32]，昭其明也[33]。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，文、物以纪之，声、明以发之，以临照百官。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[34]。今灭德立违[35]，而寘[36]其赂器于大庙[37]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[38]？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[39]。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[40]。郜鼎在庙，章孰甚焉[41]？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[42]邑[43]，义士犹或非之[44]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，其若之何[45]？”公不听[46]。

[1]鲁大夫，僖伯之子。[2]言人君者，将昭明善德，闭塞邪违，以显示百官，如日月之临照焉，犹恐不能世守而弗失，故复以其德之最善者昭著于物，以垂示子孙。○“昭德”、“塞违”并提，是一篇主意，然“昭德”正所以“塞违”也，故下历言“昭德”之实。[3]清庙，肃然清净

之庙也。茅屋，以茅饰屋也。[4]活。[5]大路，祀天车，朴素无饰。越席，结草为席也。[6]泰。[7]大羹，大古之羹，肉汁也。不致，谓无盐梅之和也。[8]嗣。[9]作。○黍稷曰粢。凿，精米也，一石舂为八斗。[10]俭约不敢奢侈。○“昭令德以示子孙”者一。[11]挺。○衮，画衣。冕，冠也。黻，蔽膝也。珽，玉笏也。[12]璧。[13]昔。○带，革带。裳，下衣。幅，今之行縢，即裹脚也。舄，复履也。[14]耽上声。[15]宏。[16]延。○衡，维持冠者。紞，冠之垂者。纮，缨从下而上者。綖，冠上覆者。[17]尊卑各有制度。○“昭令德以示子孙”者二。[18]律。[19]丙。[20]卜上声。○藻、率，以韦为之，所以借玉也。佩刀之鞘，上饰曰鞞，下饰曰鞛。[21]盘。[22]留。[23]鞶，大带。厉，大带之垂者。游，旌之末垂者。缨，马饰。[24]尊卑各有等数。○“昭令德以示子孙”者三。[25]火，画火也。龙，画龙也。黑与白谓之黼，黑与青谓之黻。龙，画于衣。火、黼、黻，绣于裳。[26]上下各有文章。○“昭令德以示子孙”者四。[27]车服器械之有五色，皆以比象天地四方。[28]大小各有物色。○“昭令德以示子孙”者五。[29]扬。[30]四者皆铃类，钖在马额，鸾在镳，和在衡，铃在旂。[31]四者齐声，自然节奏。○“昭令德以示子孙”者六。[32]三辰，日月星也，画于旂旗。交龙为旂，熊虎为旗。[33]旌旗灿烂，象天之明。○“昭令德以示子孙”者七。[34]登降，谓有损益。纪，维也。发，扬也。纪律，纪纲、法律也。○总“昭德”作一收。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，即所以“塞违”也。[35]今受赂立督，是不昭德而灭德，不塞违而立违。[36]同“置”。[37]寘，犹纳也。[38]象，效尤也。诛，责也。○不可纳者一。[39]由百官之违邪。[40]谓宠臣之受贿赂，章明而无所忌惮也。[41]大庙，百官助祭之所。章明昭著，莫过于此。○不可纳者二。[42]同洛。[43]九鼎，夏禹所铸，三代相传，以为有国之宝。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成周之雒邑。[44]义士，伯夷之属。[45]其见非于义士必甚。○不可纳者三。○历言灭德立违之失，以见赂鼎当速出之于庙也。[46]仍寘大庙。

周内史[1]闻之，曰：“臧孙达[2]其有后于鲁乎[3]！君违，不忘谏之以德[4]。”

[1]大夫官。[2]即哀伯。[3]僖伯谏隐观鱼，其子哀伯谏桓纳鼎，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，故曰“有后于鲁”。[4]桓公虽灭德立违，哀伯惓惓不忘谏之以昭德。○“昭德塞违”总结。

劈头将“昭德塞违”四字提纲，而“塞违”全在“昭德”处见，故中间节节将“昭”字分疏，见庙堂中何一非令德所在，则大庙容不得违乱赂鼎可知，后复将“塞违”意分作三样写法，以冀君之一寤而出鼎，故曰“不忘”。

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·桓公六年

楚武王侵随[1]，使薳[2]章[3]求成焉[4]，军于瑕以待之[5]。随人使少[6]师董成[7]。斗伯比[8]言于楚子曰：“吾不得志于汉东也，我则使然[9]。我张吾三军，而被吾甲兵，以武临之，彼则惧而协以谋我，故难间[10]也[11]。汉东之国，随为大。随张，必弃小国。小国离，楚之利也[12]。少师侈[13]，请羸[14]师以张之[15]。”熊率[16]且[17]比[18]曰：“季梁[19]在，何益[20]？”斗伯比曰：“以为后图，少师得其君[21]。”王毁军而纳少师[22]。

[1]随，汉东姬姓国。[2]委。[3]楚大夫。[4]使之求平于随，诈也。[5]瑕，地名。楚军于此，以待随之报。[6]去声。[7]少师，随大夫。董成，主行成之事。[8]楚大夫。[9]言不得志于汉东，是我失策使然。[10]去声。[11]张，侈大也。楚之失策，正坐此患，故不能得志。下乃为楚画策。[12]张则不惧，离则不协，楚然后可以得志，故曰利。[13]随之少师，素自侈大。[14]雷。[15]请藏其精兵，示以羸弱之卒，使少师忽楚，而愈自侈大。○三“张”字呼应紧峭。[16]律。[17]疽。[18]楚大夫。[19]随贤臣。[20]言季梁在彼必谏，虽羸师无益于楚。[21]言不徒为今日计，且随君宠少师，未必听季梁之言。[22]毁军，羸师也。王从伯比之计。

少师归请追楚师。随侯将许之。季梁止之曰：“天方授楚，楚之羸，其诱我也，君何急焉[1]？臣闻小之能敌大也，小道大淫[2]。所谓道，忠于民而信于神也[3]。上思利民，忠也；祝史正辞，信也[4]。今民馁而君逞欲[5]，祝史矫举以祭[6]，臣不知其可也[7]。”公曰：“吾牲牷[8]肥腯[9]，粢盛[10]丰备，何则不信[11]？”对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

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[12]。故奉牲以告[13]曰‘博硕肥腯’[14]，谓民力之普存也[15]，谓其畜[16]之硕大蕃滋也，谓其不疾瘯[17]蠡[18]也，谓其备腯咸有也[19]。奉盛以告曰‘洁粢丰盛’，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。奉酒醴以告曰‘嘉栗旨酒’[20]，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[21]。所谓馨香，无谗慝也[22]。故务其三时[23]，修其五教，亲其九族[24]，以致其禋[25]祀[26]。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，故动则有成[27]。今民各有心，而鬼神乏主[28]，君虽独丰，其何福之有[29]？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，庶免于难[30]。”随侯惧而修政，楚不敢伐[31]。

[1]一句喝破毁军之诈。[2]小有道，大淫乱，然后小能敌大。[3]忠民、信神，是一篇主意。○承道。[4]祝史正辞，谓祝官、史官实其言辞，而不欺诳鬼神。○又承“忠”、“信”。[5]是无利民之忠。[6]矫举，谓诈称功德以告鬼神。○是无正辞之信。[7]臣不知其小之可以敌大也。此断言楚不可追之意。[8]全。[9]突。[10]成。[11]牲，牛、羊、豕也。牷，纯色完全也。腯，肥貌。黍稷曰粢，在器曰盛。○上兼举忠民、信神。随侯单说信神，一边已忘却忠民了，故下归重民为神之主上。[12]信神只在忠民上看出，故下三“告”皆关民上。成民，指养与教言。[13]祝史奉牲以告神。下仿此。[14]博，广也。硕，大也。言是牲广大而肥充。○告神只一句。下仿此。[15]告神以“博硕肥腯”者，谓民力之普遍安存，所以能如此也。[16]休去声。[17]促。[18]裸。[19]瘯蠡，疥癣也。三句俱承“民力普存”说。唯民力之普存，故其所养之畜，蕃大而无疥癣，咸备而不阙失。○答上“牲牷肥腯”句。[20]以善敬之心，将其旨酒。[21]答上“粢盛丰备”句。“酒醴”一段是补笔。[22]牺牲、粢盛、酒醴，所以谓之馨香者，乃民德之馨香，无谗谀邪慝故也。○总一笔，答上“何则不信”句。○内用七个“谓”字、七个“也”字，顿挫生姿。末“所谓馨香”一句，直与上“所谓道”一句呼应。[23]养以成民。[24]九族，上至高祖，下及玄孙。○教以成民。[25]因。[26]精意

以享曰禋。○致力于神。[27]谓祭则受福，战则必克也。[28]应“夫民，神之主”句。[29]收完上文。[30]去声。○修政，指忠信而言。兄弟之国，谓汉东姬姓小国。言当与之亲而协，不可与之弃而离，庶免于楚国之难也。○又找一笔。与斗伯比之意暗合。妙。[31]应“惧”字结。

起手将忠民、信神并提，转到民为神主。先民后神，乃千古不易之论。篇中偏从致力于神处看出成民作用来，故足以破随侯之惑，而起其惧心。至其行文，如流云织锦，天花乱坠，令人应接不暇。

曹刿论战 左传·庄公十年

齐师伐我。公将战，曹刿[1]请见[2]。其乡人曰："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[3]焉[4]？"刿曰："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[5]。"遂入见。

[1]贵。○鲁人。[2]现。○请见庄公。[3]去声。[4]肉食，谓在位有禄者。间，犹与也。言在位者自能谋之，汝又何与其谋焉。[5]肉食者所见鄙陋，其谋未能远大也。○"远谋"二字是一篇关眼。

问："何以战[1]？"公曰："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[2]。"对曰："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[3]。"公曰："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[4]。"对曰："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[5]。"公曰："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[6]。"对曰："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[7]。战，则请从[8]。"

[1]问何恃以与齐战。○问得峭。[2]衣、食二者，必分之冻馁之人，或者感吾之德，而可以战乎！[3]分惠未能遍及，民心不肯从上所使，未可恃以为战。[4]牺牲，祭牲也。玉，苍璧、黄琮之类。帛，币也。此皆礼神之物。言祭祀之礼不敢有加于旧，而祝史告神必以诚信，或者感格神明而可以战乎！[5]一时之小信，未能感孚于神，而神亦弗肯降之以福，未可恃以为战。[6]小狱，争讼也。大狱，杀伤也。情，实也。言小大之狱，虽不能明察，然必尽己之心以求其实，或者狱无冤枉，而可以战乎！[7]察狱以情，不使有枉，是能尽己之心，亦忠之一端也。君能尽心于民，则民宜尽心于君，庶可以一战。○"可以一战"，紧照"问何以战"。一"可"字，又与下四"可"字相应。[8]去声。○若与齐战，则请从行。○"请从"与上"请见"相应。

公与之乘[1]，战于长勺[2]，公将鼓之[3]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。刿曰：“可矣！”齐师败绩[4]。公将驰之[5]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，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[6]，曰：“可矣！”遂逐齐师[7]。

[1]去声。○乘，兵车也。[2]酌。○长勺，地名。[3]公欲鸣鼓以进兵。[4]大崩曰败绩。[5]公欲驰车而逐齐兵。○“将鼓”、“将驰”，与上“将战”相应。[6]辙，车迹也。轼，车前横木。[7]两“未可”，两“可矣”，突兀相应。

既克，公问其故[1]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[2]。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[3]。”

[1]公问刿不鼓及下视、登望之故。○又与“问何以战”相应。[2]言所以必待齐人三鼓之故。○未战论忠，将战论气，肉食人见不到此。[3]言所以下视、登望之故。○“克之”、“逐之”，作两样写法，笔墨精彩。

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”，骂尽谋国偾事一流人，真千古笑柄。未战考君德，方战养士气，既战察敌情，步步精详，著著奇妙，此乃所谓远谋也。左氏推论始末，复备参差错综之观。

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传·僖公四年

春，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。蔡溃[1]，遂伐楚[2]。楚子使与师言曰："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[3]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[4]？"管仲对曰："昔召[5]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[6]:'五侯九伯，女[7]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！'[8]赐我先君履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[9]。尔贡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[10]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徵。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[11]。"对曰："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给？昭王之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[12]！"师进，次于陉[13]。

[1]会。[2]无钟鼓曰侵，有钟鼓曰伐。民逃其上曰溃。○看齐来楚踪迹，便不正大。[3]牛走顺风，马走逆风，两不相及。喻齐楚不相干也。[4]问得冷隽，绝不以齐为意。妙。[5]邵。[6]召康公，周太保召公奭也。太公，吕望，齐始封之君也。[7]汝。[8]五侯，五等诸侯。九伯，九州伯长。○一援王命，破"不相及"句。[9]第。○履，所践履之地。穆陵、无棣，皆齐境。言其所赐之履不限地界也。○二宣赐履，破"涉吾地"句。[10]供。[11]包，裹束也。茅，菁茅也。《禹贡》:"荆州贡菁茅。"缩酒，束茅立之祭前，而灌鬯酒其上，象神饮之也。徵，问也。昭王，成王孙也，南巡狩，渡汉水，船坏而溺死。○三举楚罪，破"何故"句。[12]昭王时汉水非楚境，故不受罪。○管仲问罪之词原开一条生路，故对便一认一推，恰好。"问诸水滨"一语，近谑。[13]刑。○陉，楚地，颍州召陵县南有陉亭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[1]如师[2]。师退，次于召陵[3]。齐侯陈诸侯之师，与屈完乘[4]而观之[5]。齐侯曰："岂不穀是为[6]？先君之好[7]是

继，与不谷同好何如[8]？”对曰：“君惠徼[9]福于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愿也[10]。”齐侯曰：“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[11]？”对曰：“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？君若以力，楚国方城以为城[12]，汉水以为池[13]，虽众，无所用之[14]。”

[1]楚大夫。[2]如，往也。使往齐师观兵势。[3]屈完请盟故也。楚不服罪，故师进。楚既请盟，故师退。[4]去声。[5]乘，共载也。○写齐总不正大。[6]去声。[7]去声。[8]不谷，诸侯谦称。言诸侯之附从非为我一人，乃是寻我先君之好。未知汝楚君肯与我同好否。○此处一番和缓，后复一番恐喝，霸术往往如是。[9]骄。[10]徼，求也。言我以君之惠，而得徼社稷之福，使寡君见收于君，虽为君辱，实寡君之愿也。[11]前犹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直是挟诸侯以令诸侯矣。宜乎其穷于屈完之对也。[12]方城之山，可用为城。[13]江汉之水，可用为池。[14]齐桓说攻说战，何等矜张，屈完只闲闲将以德、以力两路合来，一扬一抑，又何等安雅。

屈完及诸侯盟[1]。

[1]“及诸侯盟”，则非专与齐盟也，与篇首关应。

齐桓合八国之师以伐楚，不责楚以僭王猾夏之罪，而顾责以包茅不入、昭王不复，一则为罪甚细，一则与楚无干。何哉？盖齐之内失德，而外失义者多矣，我以大恶责之，彼必斥吾之恶以对，其何以服楚而对诸侯乎？故舍其所当责，而及其不必责。霸者举动，极有收放，类如此也。篇中写齐处，一味是权谋笼络之态；写楚处，忽而巽顺，忽而诙谐，忽而严厉，节节生峰。真辞令妙品。

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·僖公五年

晋侯[1]复[2]假道于虞以伐虢[3]。宫之奇[4]谏曰："虢，虞之表也[5]；虢亡，虞必从之[6]。晋不可启，寇不可翫[7]，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[8]？谚所谓'辅车[9]相依，唇亡齿寒'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[10]。"

[1]献公。[2]扶又切。[3]二年，虞师、晋师伐虢，灭下阳。至是又假道以伐虢。○下一"复"字便伏下"一甚可再"意。[4]虞贤大夫。[5]表，外护也。言虢为虞之外护。[6]虞失外护，则必与之俱灭。○事急故陡作险语。通篇着眼在此。[7]玩。[8]翫，狎也。在昔为晋，在今为寇。在昔为启，在今为翫。晋不可启，故一为甚；寇不可翫，故不可再也。[9]昌遮切。[10]辅，颊辅。车，牙车。言虞如牙车，如齿在里；虢如颊辅，如唇在表。虢存，则辅车相依；虢灭，则唇亡齿寒。○此言灭虢正所以自灭。应"虢亡，虞必从之"句。

公曰："晋吾宗也，岂害我哉[1]？"对曰："大[2]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[3]；大伯不从，是以不嗣[4]。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[5]；为文王卿士，勋在王室，藏于盟府[6]。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[7]？且[8]虞能亲于桓、庄乎？其爱之也[9]，桓、庄之族何罪？而以为戮，不唯逼乎[10]？"亲以宠逼，犹尚害之，况以国乎[11]？"

[1]晋、虞皆姬姓，故曰"吾宗"。[2]泰。[3]虞仲，即仲雍。二人皆太王之子、王季之兄也。太王于周为穆，穆生昭，故太王之子为昭。[4]大伯不从太王剪商，与虞仲俱逊国而奔吴，是以不嗣于周。而虞仲支子，别封西吴，是为虞之始祖。○此段只说虞固出于太王。[5]二人皆王季之子、文王之弟也。王季于周为昭，昭生穆，故王季之子为穆。仲封东虢，为郑所灭。叔封西虢，为今虢公始祖。[6]王功曰勋。

盟府，司盟之官。二人皆有功于王室，文王与为盟誓之书而藏于盟府。○此段乃说虢更亲于虞仲。[7]虢比虞于晋，又近一世。晋既灭虢，何爱于虞，而反不灭乎？○破“晋吾宗”句。[8]进一层说。[9]桓叔，始封于曲沃，庄伯其子也。献公乃桓叔曾孙、庄伯之孙。言晋虞不过同宗，而桓、庄之族为献公同祖兄弟，实至亲也。○倒句妙。若顺写，则将云：“且晋爱虞能过于桓庄乎？”[10]逼，贵近也。桓叔、庄伯之族无罪，而献公尽杀之，是恶其族大势逼也。[11]至亲而以宠势相逼，犹尚杀害之，况虞有一国之利，献公肯相容乎？○破“岂害我”句。

公曰：“吾享祀丰洁，神必据我[1]。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[2]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[3]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[4]。’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繄物[5]。’如是[6]，则非德，民不和，神不享矣[7]。神所冯[8]依，将在德矣[9]。若晋取虞，而明德以荐馨香，神其吐之乎[10]？”

[1]据，犹依也。言虞有神祐，晋虽欲害而不能。○写痴人如画。[2]鬼神非实亲近乎人，惟有德者乃依据之。[3]《蔡仲之命》篇辞。○“德”字引《书》一。[4]《君陈》篇辞。○“德”字引《书》二。[5]《旅獒》篇辞。言祭者不改易其物，而神唯享有德者之物。繄，语助也。○“德”字引《书》三。[6]总三《书》。[7]民为神之主，神享要从民和看出，故带说此句。[8]凭。[9]冷语，妙。[10]吐，不食其所祭也。言虞国社稷山川之神，亦享晋明德之祀，所谓“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”也。○破“享祀丰洁，神必据我”二句。

弗听，许晋使[1]。宫之奇以其族行[2]，曰：“虞不腊矣。在此行也[3]，晋不更举矣[4]。”冬，晋灭虢。师还，馆于虞，遂袭虞，灭之。执虞公。

[1]去声。[2]恐惧晋祸，挈其妻子以奔曹。[3]腊，岁终合祭诸神之名。言虞不能及岁终腊祭，即在吾族既行而遂灭也。○“腊”字根上“享祀”来。[4]即以灭虢之兵灭虞，不再举兵也。○说虢亡虞必从之，何等斩截。

宫之奇三番谏诤，前段论势，中段论情，后段论理，层次井井，激昂尽致。奈君听不聪，终寻覆撤。读竟为之掩卷三叹。

齐桓下拜受胙 左传·僖公九年

会于葵丘，寻盟且修好[1]，礼也[2]。王使宰孔赐齐侯胙[3]，曰："天子有事于文、武，使孔赐伯舅胙[4]。"齐侯将下拜[5]。孔曰："且有后命[6]。天子使孔曰：'以伯舅耋[7]老，加劳[8]，赐一级，无下拜[9]！'"对曰："天威不违颜咫[10]尺[11]，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'无下拜'？恐陨越于下，以遗[12]天子羞。敢不下拜[13]？"下[14]，拜[15]；登[16]，受[17]。

[1]去声。[2]修睦以尊周室，故以为礼。[3]宰，官。孔，名。胙，祭肉。异姓诸侯，非夏、商之后，不赐胙。襄王使宰孔赐齐桓胙，盖尊之比于二王也。[4]有事于文、武，谓有祭祀之事于文、武之庙。天子称异姓诸侯皆曰"伯舅"。○本与下"以伯舅耋老"句连文，只因齐侯欲下拜，歇住，王命遂分两番说，错落入妙。[5]将下阶拜，受天子之赐。○插入一句，妙。[6]紧接。[7]迭。[8]如字。[9]七十曰耋。劳，功劳也。级，等也。言天子以伯舅年老，且有功劳于王室，故进一等，不令下阶而拜。[10]止。[11]言君尊如天，其威严常在颜面之前。八寸曰咫。[12]去声。[13]小白，桓公名。陨越，颠坠也。公自称名，言我岂敢贪天子之宠命，不下阶而拜？恐得罪于天，而颠坠于下，适足以昭天子之辱，敢不下阶而拜乎？[14]句。[15]句。[16]句。[17]句。

看他一连写五个"下拜"。两"无下拜"与"敢不下拜"应，"将下拜"与"下、拜、登、受"应。

阴饴甥对秦伯 左传·僖公十五年

十月，晋阴饴甥[1]会秦伯[2]，盟于王城[3]。

[1]即吕甥。[2]穆公。[3]王城，秦地。秦许晋平之后，晋惠使却乞召吕甥迎己，故会秦伯盟于此。

秦伯曰：“晋国和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和[1]。小人耻失其君，而悼丧[2]其亲，不惮征缮以立圉[3]也，曰：‘必报仇，宁事戎狄[4]。’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，不惮征缮以待秦命，曰：‘必报德，有死无二[5]。’以此不和[6]。”秦伯曰：“国谓君何[7]？”对曰：“小人戚，谓之不免；君子恕，以为必归[8]。小人曰：‘我毒秦，秦岂归君[9]。’君子曰：‘我知罪矣，秦必归君[10]。贰而执之，服而舍[11]之[12]，德莫厚焉，刑莫威焉[13]。服者怀德，贰者畏刑[14]，此一役也，秦可以霸[15]。纳而不定[16]，废而不立[17]，以德为怨，秦不其然[18]。’”秦伯曰：“是吾心也[19]。”改馆晋侯，馈七牢焉[20]。

[1]“不和”二字，对得骇人。[2]去声。[3]语。[4]小人，在下之人也。君，指惠公。亲，谓死于战者。征缮，征赋治兵也。圉，惠公太子名。言小人耻其君为秦所执，痛其亲为秦所杀，不惮征赋治兵以立太子，曰必报秦之仇，宁事戎狄而与之共图也。[5]君子，在上之人也。言君子爱其君，而知晋国之有罪，不惮征赋治兵，以待秦归晋君之命，曰必报秦之德，惟有死而无二心也。○初读“不和”二字，只谓尽露其短，今说出“不和”之故来，始知正炫其长。两边一样加“不惮征缮”四字，是制缚秦伯要著。[6]又用“不和”二字作一束。笔法严整。[7]或死，或归。[8]小人不知事理，徒为忧戚，以为秦必害其君；君子

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以为秦必归其君也。[9]毒秦，谓晋背施闭籴，毒害秦国也。○所以可戚。[10]所以为怨。○即承上君子、小人说来。双开双合，章法极整，又极变。[11]捨。[12]晋有贰心，而秦执之。晋既知罪，而秦舍之。[13]舍之，则秦之德莫厚于此；执之，则秦之刑莫威于此。[14]服秦者，怀秦之德；贰秦者，畏秦之刑。[15]秦归晋君之役，使诸侯怀德畏刑，可以成霸业也。[16]若秦初纳晋君，今执之而不安定其位。[17]秦既执晋君，今不归而使之复立为君。[18]是秦始有德于晋，而今则变德为怨，秦岂肯为此。○前两段并述君子、小人意中事，“贰而执之”以下单就君子意中，一反一正歆动他。[19]入其彀中。[20]牛、羊、豕各一为一牢。将归之故加其礼焉。

通篇作整对格，而反正开合，又复变幻无端。尤妙在借君子、小人之言，说我之意，到底自己不曾下一语。奇绝。

子鱼论战 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

楚人伐宋以救郑[1]。宋公将战。大司马固[2]谏曰：“天之弃商久矣[3]，君将兴之[4]，弗可赦也已[5]。”弗听。

[1]以宋襄公伐郑故。[2]即子鱼。[3]宋，商之后。[4]公将图霸兴复。[5]获罪于天，不可赦宥。○言不可与楚战。

及楚人战于泓[1]。宋人既成列[2]，楚人未既济[3]。司马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[4]。”既济而未成列[5]，又以告[6]。公曰：“未可[7]。”既陈[8]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[9]。公伤股，门官歼[10]焉[11]。

[1]弘。○泓，水名。○总一句。[2]宋兵列阵已定。[3]楚人尚未尽渡泓水。○是绝好机会。[4]何意？[5]机会犹未失。[6]省句法。[7]又何意？[8]阵。[9]大崩曰败绩。[10]尖。[11]门官，守门之官，师行则从。歼，尽杀也。○二句，写败绩不堪。

国人皆咎公[1]。公曰：“君子不重[2]伤，不禽[3]二毛[4]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[5]。寡人虽亡国之馀，不鼓不成列[6]。”

[1]归咎襄公不用子鱼之言。[2]去声。[3]同擒。[4]重，再也。二毛，头黑白色者。言君子于敌人被伤者，不忍再伤；头黑白色者，不忍擒之。○二句引起。[5]阻，迫也。隘，险也。言不迫人于险。○释上“不可”意。[6]亡国之馀，根“弃商”句来。鼓，鸣鼓进兵也。言不进兵以击未成阵者。○释上“未可”意。○寡固不可以敌众。宋公既不量力以致丧师，又为迂腐之说以自解，可发一笑。

子鱼曰：“君未知战[1]。勍[2]敌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[3]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[4]？犹有惧焉[5]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耇[6]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[7]？明耻、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[8]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[9]。三军以利用也[10]，金鼓以声气也[11]，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[12]；声盛致志，鼓儳[13]可也[14]。”

[1]一句断尽。[2]擎。[3]勍，强也。强敌厄于险隘，而不成阵，是天助我以取胜机会。[4]迫而鼓进之，何不可之有？[5]犹恐未必能胜也。○加一句，更透。○辨“不以阻隘”、“不鼓不成列”。[6]苟。[7]胡耇，元老之称。言与我争强者，皆吾之仇敌，虽及元老，犹将擒之，何有于二毛之人。○辨“不擒二毛”。[8]明设刑戮之耻，以教战斗，原求其杀人至死。若伤而未死，何可不再伤以死之。○辨“不重伤”。[9]若不忍再伤人，则不如不伤之；不忍禽二毛，则不如早服从之。○再辨“不重伤，不禽二毛”，更加痛快。[10]凡行三军，以利而动。[11]兵以金退，以鼓进，以声佐士众之气。[12]若以利而动，则虽迫敌于险，无不可也。[13]谗。[14]儳，参错不齐之貌。指未整阵而言。声士气之盛，以致其志，则鼓敌之儳，勇气百倍，无不可也。○再辨“不以阻隘”、“不鼓不成列”，更加痛快。○篇中几个“可”字相呼应，妙。

宋襄欲以假仁假义笼络诸侯以继霸，而不知适成其愚。篇中只重阻险鼓进意，重伤二毛带说。子鱼之论，从不阻不鼓，说到不重不禽；复从不重不禽，说到不阻不鼓。层层辨驳，句句斩截，殊为痛快。

寺人披见文公 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

吕、郤[1]畏逼，将焚公宫而弑晋侯[2]。寺人披请见[3]。公使让之，且辞焉[4]，曰："蒲城之役[5]，君命一宿[6]，即至[7]。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[8]，女为[9]惠公来求杀余，命女三宿，女中宿至[10]。虽有君命，何其速也[11]？夫袪[12]犹在，女其行乎[13]！"对曰："臣谓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。若犹未也，又将及难[14]。君命无二，古之制也[15]。除君之恶，唯力是视[16]。蒲人、狄人，余何有焉[17]？今君即位，其无蒲、狄乎[18]！齐桓公置射[19]钩，而使管仲相[20]。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[21]？行者甚众，岂唯刑臣[22]？"公见之，以难告[23]。

[1]隙。[2]吕甥、郤芮，皆惠公旧臣，恐为文公所逼害，欲焚公宫而弑之。[3]现。○寺人，内官也，名披。请见文公，欲以难告。[4]让，责也。公使人数其罪而责之，且辞不相见。○总二句。[5]五年，献公使寺人披伐公于蒲城。[6]女，汝。[7]献公命汝经宿乃至，汝不待宿，而即日至。[8]其后我奔狄国，从狄君田猎于渭水之滨。[9]去声。[10]惠公命汝三宿乃至，汝不待三宿而次宿即至。○就文公口中说出伐狄一事，补传所未及。[11]二者虽奉献公、惠公之命，何其至之太速也。○已上皆让之之词。[12]区。[13]袪，衣袂也。披伐蒲，斩公袪。言所斩之袪尚在，汝其去乎！○二句，是辞之之词。[14]去声。○臣谓君之入晋也，庶几知君人之道矣。若犹未也，又将及于祸难。○含讥带诮，小人轻薄口吻。"又将及难"句，已微露其意。下就文公之言，作两层辨驳。[15]奉君命无二心，古之法制如此。[16]前此伐公，乃为君除恶，当尽吾力为之。[17]公在献公时，则为蒲人；在惠公时，则为狄人，于我何关，而不速杀之？○竟斥之为恶，复等之蒲、狄人，

快语。[18]今安知无有如蒲、狄而能为公害者乎？当亦有人奉命速至如披者也。意在含吐间，隽甚。○已上答“虽有君命，何其速也”之意。[19]石。[20]去声。○庄公九年，鲁纳子纠，与齐战于乾时，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，后桓公用管仲为相。○“射钩”对“斩祛”，恰好。[21]君若反其所为，则我将自去，无所辱于君命。[22]披，阉人，故称“刑臣”。言但恐惧罪而行者甚多，宁独我刑余之人？言外见旧臣畏逼不安，必有祸难。意在含吐间，隽甚。○已上答“夫祛犹在，女其行乎”之意。[23]公乃召见寺人披。披以吕、郤之谋告。

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[1]。己丑晦，公宫火。瑕甥[2]、郤芮[3]不获公，乃如河上，秦伯诱而杀之[4]。

[1]避难也。[2]即吕甥。[3]瑞。[4]吕、郤之才，不亚狐赵，一事失计，自取戮辱，惜哉！

寺人披倾险反覆，诚无足道，然持机事告人，危言迫胁，说得毛骨俱悚，人自不得不从之，可谓阉人之雄。

介之推不言禄 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

晋侯赏从亡者[1]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[2]。

[1]文公反国，赏从亡之臣。[2]介，姓。之，语助。推，名。介推亦在从亡中，未尝言禄而文公颁禄亦不及介推。○先正多责推借正言以泄私怨。看此叙事，先书“不言禄”三字，便知推本自过人一等。

推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[1]。惠、怀无亲，外内弃之[2]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[3]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[4]？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[5]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[6]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；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[7]。”其母曰：“盍亦求之？以死，谁怼[8]？”对曰：“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[9]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[10]。”其母曰：“亦使知之，若何[11]？”对曰：“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将隐，焉[12]用文之？是求显也[13]。”其母曰：“能如是乎[14]？与汝偕隐[15]。”遂隐而死[16]。

[1]八人皆死，唯文公独存。○一非人力。[2]惠公、怀公皆忮害无亲，外而诸侯，内而臣民，无不弃之。○二非人力。[3]三非人力。[4]四非人力。[5]置，立也。○总断一笔。二三子更有何说？[6]再痛骂之，快极。[7]贪天之功，在人为罪，在国为奸。而下反以为义，上反以推赏，是上下相欺，难与一日并处于朝矣。○此即是归隐意，乃“不言禄”之由也。[8]兑。○言何不自去求赏，即不求以死，将谁怨耶？○母特试之，故作相商语。[9]尤，过也。我以贪天者为过，今复效之，则我之罪又甚于彼矣。[10]看推自亦认有怨言，何劳后人又责其怨。[11]母特再试之，故再作相商语。○上是试以求利，此是试以求名。[12]烟。[13]人之有言，所以文饰其身。吾身将隐于山林，何用假言辞

以文饰之？若自言之，是非隐而求显也。○上是不欲享其利，此是不欲享其名。[14]细玩此四字，乃知其母上二番特试之也。[15]有此贤母，故能成子之高。[16]“不言禄”，结案。

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[1]，曰：“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[2]。”

[1]绵上，西河地名。以此为介推供祭之田。[2]志，记也。旌，表也。言以此田记吾禄不及推之过，且表推“不言禄”之善也。○“禄亦弗及”，结案。

晋文反国之初，从行诸臣，骈首争功，有市人之所不忍为者。而介推独超然众纷之外，孰谓此时而有此人乎？是宜百世之后，闻其风者，犹咨嗟叹息不能已也。篇中三提其母，作三样写法，介推之高，其母成之欤！

展喜犒师 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

齐孝公伐我北鄙，公使展喜犒[1]师[2]，使受命于展禽[3]。

[1]考去声。[2]展喜，鲁大夫展禽之弟。犒，劳也。○人来伐我，却往迎劳之，便妙。[3]受命，受犒师之辞命也。展禽即柳下惠，名获，字禽，食采于柳邑，谥曰惠。

齐侯未入竟[1]，展喜从之[2]，曰："寡君闻君亲举玉趾，将辱于敝邑，使下臣犒执事[3]。"齐侯曰："鲁人恐乎？"对曰："小人恐矣，君子则否[4]。"齐侯曰："室如县[5]罄，野无青草，何恃而不恐[6]？"对曰："恃先王之命[7]。昔周公[8]、大[9]公[10]股肱周室，夹辅成王。成王劳[11]之，而赐之盟[12]，曰'世世子孙无相害也[13]！'载在盟府，太师职之[14]。桓公是以纠合诸侯，而谋其不协，弥缝其阙，而匡救其灾，昭旧职也[15]。及君即位[16]，诸侯之望曰：'其率桓之功[17]！'我敝邑用不敢保聚，曰：'岂其嗣世九年，而弃命废职？其若先君何[18]？君必不然[19]。'恃此以不恐[20]。"

[1]同"境"。[2]伏后"乃还"二字，妙。[3]不敢斥尊，托言来犒执事之臣。○辞令婉转。[4]小人、君子，以无识、有识言。○说恐不得，说不恐又不得，分作君子、小人说，奇妙。[5]同"悬"。[6]县，系也。罄，《国语》作"磬"，谓府藏空虚，如悬磬然。青草，蔬食也。时夏四月，今之二月，百物未成，故言在内而府藏空虚，在野而蔬食不备，鲁之所恃者何在？而不恐乎？[7]先王，成王也。○一句喝出，辞气正大。[8]鲁祖。[9]泰。[10]齐祖。[11]去声。[12]提出二国之祖，转到王命，论有根据。[13]此句是先王之命。[14]太师，司盟之官。职，

主也。○加此二句，见王命凛凛至今。[15]阙，失也。灾，难也。弥缝、匡救，所以谋其不协。若此者，盖欲昭明太公夹辅之旧职也。○“是以”字，紧承上王命来。三“其”字，皆指鲁而言。[16]先之以桓公，疾接“及君即位”，妙。[17]诸侯之望君，咸曰：“其能率循桓公弥缝、匡救之功。”○不独写鲁，通写诸侯，妙。[18]我敝邑用是不敢聚众保守，咸曰：“岂其嗣桓公世方及九年，而遽弃王命，废旧职，其若先君太公、桓公何？”○二十五字，作一气读。“曰”者，心口相商之词。盖用反语收上王命、旧职二层，宕逸。[19]正转一句，紧附。[20]直收到“君子则否”句。○三“恃”字，呼应。

齐侯乃还[1]。

[1]齐侯更不下一语，妙。

篇首“受命于展禽”一语，包括到底。盖展喜应对之词，虽取给于临时，而其援王命、称祖宗大旨，总是受命于展禽者。大义凛然之中，亦复委婉动听。齐侯无从措口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所谓子猷山阴之棹，何必见戴也。真奇妙之文。

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·僖公三十年

晋侯[1]、秦伯[2]围郑[3]，以其无礼于晋[4]，且贰于楚也[5]。晋军函陵，秦军氾[6]南[7]。

[1]文公。[2]穆公。[3]晋文主兵，秦穆会之。[4]文公出亡过郑，郑不礼之。[5]郑伯虽受曹盟，犹有二心于楚。○二句，言致伐之由。[6]凡。[7]函陵、氾南，皆郑地。○二句，写秦、晋分军次舍。可以乘间私说。伏下烛之武夜缒见秦君。

佚之狐[1]言于郑伯曰：“国危矣，若使烛之武[2]见秦君，师必退[3]。”公从之[4]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；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[5]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[6]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[7]。”许之[8]。

[1]郑大夫。[2]郑大夫。[3]佚之狐已有定算。[4]遣烛之武。[5]隐示不早见用意。虽近怨，然辞亦婉曲。[6]公先自责。[7]转语急切，自然感动。[8]乃许出见秦君。

夜缒[1]而出[2]。见秦伯曰：“秦、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[3]。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[4]。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[5]，焉[6]用亡郑以陪邻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[7]。若舍[8]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[9]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[10]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，许君焦、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，君之所知也[11]。夫晋，何厌[12]之有[13]？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。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[14]？阙秦以利晋，唯

君图之[15]。”秦伯说[16]，与郑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戍[17]之[18]，乃还[19]。

[1]坠。[2]缒，悬索也。至夜乃悬城而下，恐晋觉也。[3]提过郑事一边，妙绝。[4]反跌一句。下乃历言亡郑之无益而有害，极为透快。[5]秦在西，郑在东，晋居其间。设若得郑，而秦欲越晋国，以为边鄙，相隔甚远，君亦当知其难也。○亡郑无益。[6]烟。[7]陪，益也。邻，谓晋也。言秦得郑，必为晋所有，是益邻矣。邻之地厚，则秦之地相形而薄也。○亡郑又有害。[8]捨。[9]同“供”。[10]郑在秦东，故曰东道。行李，使人也。言秦能舍郑以为东道主人，秦之使者，往来过此，或资粮乏困，郑能供给之，于秦又何所害焉。○舍郑有益无害。[11]晋君，谓惠公。赐，犹德也。焦、瑕，晋河外二邑。言穆公曾纳惠公，亦云有德矣。惠公许秦以河外焦、瑕二邑，乃朝济河，而夕即设版筑，以守二城。其背秦之速，君之所知也。○此借旧事以见晋惯背秦德，与之共事，断无有益。绝好一证。[12]平声。[13]宕笔妙。进一层说。[14]封，疆也。肆，大也。阙，削也。言既灭郑，以辟其东方之封疆，势必又欲大其西方之封疆，若不削小秦地，将何所取之以肆其西封也？○此言晋不独得郑，后必将欲得秦，为害甚大。[15]上言“亡郑以陪邻”，此直言“阙秦以利晋”，何等透快。[16]悦。[17]恕。[18]三子皆秦大夫。戍，屯兵以守也。[19]秦师退矣。

子犯[1]请击之[2]。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[3]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[4]；失其所与，不知[5]；以乱易整，不武[6]。吾其还也。”亦去之[7]。

[1]晋文公舅。[2]请击秦师。[3]微，无也。夫人，指秦伯。文公亦秦所纳，故言微秦伯之力，何缘得为晋君？[4]赖秦力得国，而反害秦，是不仁也。[5]智。○误与同事，是不知也。[6]二国整师而来，而乃自相攻击，易之以乱，是不武也。[7]晋师亦退矣。

郑近于晋，而远于秦。秦得郑而晋收之，势必至者。越国鄙远，亡郑陪邻，阙秦利晋，俱为至理。古今破同事之国，多用此说。篇中前段写亡郑乃以陪晋，后段写亡郑即以亡秦，中间引晋背秦一证，思之毛骨俱竦。宜乎秦伯之不但去郑，而且成郑也。

蹇叔哭师 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

杞子[1]自郑使告于秦曰："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[2]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"穆公访诸蹇叔[3]。蹇叔曰："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[4]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[5]，无乃不可乎[6]？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，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[7]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[8]？"公辞焉[9]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师于东门之外[10]。蹇叔哭之，曰："孟子[11]！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[12]！"公使谓之曰："尔何知？中寿，尔墓之木拱矣[13]。"

[1]秦大夫。三十年，秦伯与郑人盟，使杞子等戍郑。[2]管，锁钥也。[3]秦大夫。[4]轻行而掩之曰袭。○总断一句，破潜师得国之非。下作两层写。[5]兵师劳苦，其力必尽。远方之主，易为之备。[6]一层言郑不可得。[7]郑既知之，则秦兵勤劳而无所得，必生悖逆之心而妄为。[8]不但郑知，他国无不尽知，伏下晋人御师。○一层言师不可潜。[9]不受其言。[10]孟明，姓百里，名视。西乞名术。白乙名丙。[11]呼孟明也。[12]十三字，要作哭声读。[13]合手曰拱。言尔何有知识，设当中寿而死，尔之墓木已拱矣。极诋其衰老失智也。

蹇叔之子与[1]师，哭而送之，曰："晋人御师必于殽[2]，殽有二陵焉[3]。其南陵，夏后皋[4]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[5]风雨也[6]。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[7]！"秦师遂东[8]。

[1]去声。[2]殽地险阻，可以邀击。晋有宿怨，御师必在于此。[3]大阜曰陵。[4]桀之祖。[5]同"避"。[6]殽之北陵，两山相嵚，故可以避

风雨。○点缀情景，惨淡凄其，不堪再诵。[7]四十一字，要作哭声读。[8]为明年晋败秦于殽张本。

谈覆军之所，如在目前，后果中之，蹇叔可谓老成先见。一哭再哭，出军时诚恶闻此，然蹇叔不得不哭，若穆公之既败而哭，晚矣。

卷二 周文

郑子家告赵宣子 左传·文公十七年

晋侯[1]合诸侯于扈[2]，平宋也[3]。于是晋侯不见郑伯[4]，以为贰于楚也[5]。

[1]灵公。[2]户。○扈，郑地。[3]平宋乱以立文公。[4]穆公。[5]以其有二心于楚，故不与相见。

郑子家[1]使执讯而与之书[2]，以告赵宣子[3]，曰[4]:"寡君即位三年，召蔡侯[5]而与之事君[6]。九月，蔡侯入于敝邑以行。敝邑以侯宣多[7]之难[8]，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。十一月，克减侯宣多[9]，而随蔡侯以朝[10]于执事[11]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[12]佐寡君之嫡夷[13]，以请陈侯[14]于楚，而朝诸君[15]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朝以蒇[16]陈事[17]。十五年五月，陈侯[18]自敝邑往朝于君[19]。往年正月，烛之武[20]往朝夷也[21]。八月，寡君又往朝[22]。以陈、蔡之密迩于楚，而不敢贰焉，则敝邑之故也[23]。虽敝邑之事君，何以不免[24]？在位之中，一朝于襄，而再见[25]于君[26]。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[27]。虽我小国，则蔑以过之矣[28]。今大国曰：'尔未逞吾志[29]。'敝邑有亡，无以加焉[30]。古人有言曰：'畏首畏尾，身其馀几[31]？'又曰：'鹿死不择音[32]。'小国之事大国也，德，则其人也；不德，则其鹿也[33]。铤[34]而走险，急何能择[35]？命之罔极，亦知亡矣[36]，将悉敝赋以待于鯈[37]，唯执事命之[38]。文公二年，朝于齐。四年，为[39]齐侵蔡，亦获成于楚[40]。居大国之间，而从于强令，岂其罪也[41]？大国若弗图，无所逃命[42]。"

[1]公子归生。[2]执讯，通讯问之官。[3]晋卿赵盾。[4]下皆书辞。[5]庄公。[6]君，晋襄公。[7]郑大夫。[8]去声。○侯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，恃宠专权而作乱。[9]克减，少除其难也。[10]潮。[11]踵蔡庄公朝晋之后，即来朝也。○朝襄一。[12]子家自称名。[13]郑太子名夷。[14]共公。[15]陈共公将朝晋而畏楚，故归生辅太子夷，先为请命于楚。君，晋灵公。○朝灵二。[16]谄。[17]蒇，成也。郑穆又亲朝，以成往年陈共之好。○朝灵三。[18]灵公。[19]陈灵新即位，自郑入朝。○朝灵四。[20]郑大夫。[21]烛之武又辅太子夷往朝于晋。"往朝夷"三字是倒语。○朝灵五。[22]郑穆又亲朝。○朝灵六。○已上叙朝晋之数，叙朝晋之年，叙朝晋之月，叙朝晋之人。真是账簿皆成妙文。下复结算一通，妙，妙。[23]陈、蔡之朝，皆郑之功。○结上召蔡侯、请陈侯、往朝君三事。[24]无论陈、蔡，虽以郑自己事晋而言，何以不免于罪？○百忙中复作此二语，以起下二层意，何等委婉。[25]现。[26]结上随蔡侯蒇陈事，又往朝三事。[27]夷，郑太子。孤，谓君也。二三臣，谓烛之武及子家自谓。绛，晋都邑。相及于绛，谓朝晋不绝也。○结上归生佐夷、烛之武往朝夷二事。[28]郑虽小国，其事晋无以过之矣。○又总结一笔，遒紧。[29]逞，快也。○只一句点题。[30]郑国唯有灭亡而已，不能复加其事晋之礼也。○八字激切而沉痛。下乃引古人成语，曲曲转出不能复事晋意。[31]上声。○既畏首，又畏尾，则身之不畏者，有几何哉？[32]同"荫"。○鹿将死，不暇择庇荫之所。[33]德，恩恤也。言以人视我，我还是人；以鹿视我，我便是鹿。○奇思创解。[34]挺。[35]铤，疾走貌。鹿知死而走险，何暇择荫？国知危而事大，何暇择邻？皆由急则生变也。[36]晋命过苛，无有穷极。事之亦亡，叛之亦亡，郑已知之矣。○"亡"字呼应。[37]酬。[38]赋，兵也。鯈，晋郑之境。言将尽起郑兵，以待于鯈地，唯听晋执事之命令也。○收紧敌晋意。[39]去声。[40]郑文公二年，朝于齐桓公。后复从齐侵蔡，蔡属楚而郑为齐侵之。宜获罪于楚，而反获成。○晋责郑贰于楚，忽反写楚之宽大以讽晋。奇妙。[41]郑居晋、楚之间，而从于大国之强令，未可执以为罪。言贰楚出于不得已也。○开胸放喉，索

性承认，妙，妙。[42]晋若弗图恤郑国，则唯晋所命，不敢逃避也。○结语，多少激烈愤懑！

晋巩[1]朔[2]行成于郑，赵穿[3]、公婿池[4]为质[5]焉[6]。

[1]拱。[2]晋大夫。[3]晋卿。[4]晋侯女婿。[5]至。[6]晋见郑之词强，故使巩朔行成。而赵穿、公婿池为质于郑以示信。此以见晋之失政，而霸业之衰也。

前幅写事晋唯谨，逐年逐月算之，犹为兢兢畏大国之言。后幅写到晋之不知恤小，郑亦不能复耐，竟说出贰楚亦势之不得不然，晋必欲见罪，我亦顾忌不得许多。一团愤懑之气，令人难犯，所以晋人竟为之屈。

王孙满对楚子 左传·宣公三年

楚子[1]伐陆浑之戎[2]，遂至于雒[3]，观[4]兵于周疆[5]。定王使王孙满[6]劳[7]楚子[8]。楚子问鼎之大小、轻重焉[9]。对曰："在德不在鼎[10]。昔夏之方有德也[11]，远方图物[12]，贡金九牧[13]，铸鼎象物[14]，百物而为之备[15]，使民知神、奸[16]。故民入川泽、山林，不逢不若[17]。螭[18]魅[19]罔两，莫能逢之[20]。用能协于上下，以承天休[21]。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，载祀六百[22]。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[23]。德之休明，虽小，重也[24]。其奸回昏乱，虽大，轻也[25]。天祚明德，有所底止[26]。成王定鼎于郏[27]鄏[28]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[29]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[30]。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[31]。"

[1]庄王。[2]陆浑之戎，秦、晋所迁于伊川者。[3]同"洛"。[4]去声。[5]雒，水名。周所都也。观，示兵威以胁周也。○一"遂"字，便见楚庄无礼。[6]周大夫。[7]去声。[8]楚强周弱，定王无如之何，故使大夫劳之。[9]禹之九鼎，三代相传，犹后世传国玺也。楚庄问大小轻重，有图周天下意。[10]有天下者，在有德不在有鼎。○一语喝破。[11]紧承"德"字。[12]远方图画山川、物怪献之。[13]九州牧守，皆贡其金。[14]以九州之金，铸为九鼎，而著图物之形于其上。[15]百样物怪，各为备御之具。[16]使民尽知鬼神、奸邪形状。[17]若、顺也。民知神、奸，故不逢不顺。[18]鸱。[19]妹。[20]螭，山神。魅，怪物。罔、两，水神。既为之备，故莫能逢人为害。[21]民无灾害，则上下和以受天之祐。○已上言有德方有鼎。[22]伏下三十、七百。[23]已上言无德则鼎迁。[24]鼎非加大，而不可迁移，若增重然。[25]鼎非加小，而汤武迁之，若遂轻然。○总括四语，正缴"在德不在

鼎”意。“大”、“小”、“轻”、“重”四字，错落有致。[26]言有尽头处。○二句起下，方入本意。[27]夹。[28]辱。○郏鄏，东周王城，今河南也。[29]此天有所底止之定命也。[30]未满卜数。[31]结语冷隽。

提出“德”字，已足以破痴人之梦；揭出“天”字，尤足以寒奸雄之胆。

齐国佐不辱命 左传·成公二年

晋师从齐师[1]，入自丘舆，击马陉[2]。齐侯使宾媚人[3]赂以纪甗[4]、玉磬与地[5]。“不可，则听客之所为[6]。”

[1]齐师败走，晋师追之。[2]刑。○丘舆、马陉，皆齐邑。[3]宾姓，媚人族，即国佐也。[4]演。[5]甗，玉甑也。玉甑、玉磬，皆灭纪所得者。地，鲁、卫之侵地。[6]言晋人不许，则听其所为，欲战则更战也。客，指晋人。○此句并顷公语意夹入，妙。伏下“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”一段。

宾媚人致赂，晋人不可[1]，曰：“必以萧同叔子为质[2]，而使齐之封内尽[3]东其亩[4]。”对曰：“萧同叔子非他，寡君之母也[5]。若以匹敌，则亦晋君之母也[6]。吾子布大命于诸侯，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，其若王命何[7]？且是以不孝令也[8]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[9]。’若以不孝令于诸侯，其无乃非德类也乎[10]？先王疆理天下，物土之宜，而布其利[11]。故《诗》曰：‘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[12]。’今吾子疆理诸侯，而曰‘尽东其亩’而已，唯吾子戎车是利，无顾土宜，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[13]？反先王则不义，何以为盟主？其晋实有阙[14]。四王之王[15]也，树德而济同欲焉[16]；五伯[17]之霸也，勤而抚之，以役王命[18]。今吾子求合诸侯，以逞无疆之欲[19]，《诗》曰：‘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[20]。’子实不优，而弃百禄，诸侯何害焉[21]？不然[22]，寡君之命使[23]臣，则有辞矣[24]。曰[25]：‘子以君师辱于敝邑，不腆[26]敝赋，以犒从[27]者[28]。畏君之震，师徒挠败[29]。吾子惠徼[30]齐国之福[31]，不泯其社稷，使继旧

好[32]，唯是先君之敝器、土地不敢爱[33]。子又不许[34]，请收合馀烬[35]，背[36]城借一[37]。敝邑之幸，亦云从也；况其不幸，敢不唯命是听[38]？'”

[1]晋人果不许。[2]至。[3]津上声。[4]萧，国名。同叔，萧君字，其女嫁于齐，即顷公之母。晋人欲质其母，而不便直言，故称萧同叔子。言必以萧同叔子为质于晋，而使齐国境内田亩皆从东西而行，则我师舍去矣。○重上句，下句带说，故用“而”字转下。盖前此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，顷公之母踊于棓而窥客，则客或跛、或眇，于是使跛者迓跛者，使眇者迓眇者。夫妇人窥客，已是失体，矧侮客以取快乎？出尔反尔，无足怪也。[5]只“非他”二字，多少郑重。妙。[6]若以齐、晋比并言之，则齐之母，犹晋之母。其为国君之母，则一也。○陪一句，更凛然。[7]其若先王孝治天下之命何？○上不便。[8]且欲令人皆蹈不孝之行。○下不便。[9]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篇。言孝子爱亲之心，无有穷匮，又以孝道长赐汝之族类。[10]晋既以不孝号令诸侯，是非以孝德赐及同类矣。○已上破“为质”句。[11]疆者，为之大界也。理者，定其沟涂也。物，相也。相土之宜，而分布其利。[12]《诗·小雅·南山》篇。或东西其亩，或南北其亩，皆相土宜，而布其利也。言东南则西北在其中。[13]井田之制，沟洫纵横，兵车难过。今欲尽东其亩，则晋之伐齐，循垄东行，其势甚易，是唯晋兵车是利，而不顾地势东西南北所宜，非先王疆理土宜之命矣。○已上破“东亩”句。○两“其无乃非”句应。[14]上分两层辨驳，此总括数语，下复畅言之。[15]去声。[16]四王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也。皆树立德教，而济人心之所同欲。○树德，照上“德类”。济同欲，照上土宜布利。[17]如字。[18]伯，长也。夏昆吾，商大彭、豕韦，周齐桓、晋文，皆勤劳而怀抚诸侯，以服事树德、济同欲之王命。[19]指质母、东亩而言。[20]《诗·商颂·长发》篇。优优，宽和也。遒，聚也。[21]晋质母、东亩二令，实不宽和，而先自弃其福禄，又何能为诸侯之害乎？○晋人所命，本欲害齐，而国佐却以为何害，妙绝。○已上言晋实有阙，不

得为盟主，以足上二段之意。[22]若终不见许。[23]去声。[24]寡君之命我使臣，已有辞说，意如下文所云。○上分责二段，又总责一段。此忽如饥鹰，撇然一转。[25]下皆齐侯命辞。[26]忝。[27]去声。[28]腆，厚也。赋，兵也。言齐有不厚颓敝之兵，以犒晋师。○战而曰犒，婉辞。[29]畏君师之震动，以故齐兵挠曲而致败衂。[30]骄。[31]言我以吾子之惠，而得徼齐国之福。[32]去声。[33]敝器，谓甗磬也。[34]应上“晋人不可”。[35]荩。[36]佩。[37]烬，火馀木也。以喻齐战败之馀意，言欲以已败之兵，背齐城而更借一战。[38]言齐幸而得胜，亦当唯晋命是从，况其不幸而又战败，敢不唯晋命之是听乎？曰“从”曰“听”，即听从质母、东亩之命。○已上言齐既以赂求不免，势必决战，胜与不胜，虽未可知，总在既战后再听从晋命也。极痛快语，而却出以婉顺。

先驳晋人质母、东亩二语，屡称王命以折之，如山压卵，已令气沮；后总结之，又再翻起。将寡君之命，从使臣口中婉转发挥，既不欲唐突，复不肯乞哀。即无鲁、卫之请，晋能悍然不应乎？

楚归晋知蓥 左传·成公三年

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，以求知[1]蓥[2]。于是荀首佐中军矣，故楚人许之[3]。

[1]去声。[2]英。○宣公十二年，晋楚战于邲，楚囚知蓥。知庄子射楚连尹襄老，载其尸；射公子谷臣，囚之。以二者还。庄子，知蓥父也，至是晋归二者于楚，以赎知蓥。[3]荀首，即知庄子，是时为晋中军佐，楚人畏其权要，故许归其子。

王送知蓥，曰："子其怨我乎[1]？"对曰："二国治戎，臣不才，不胜[2]其任，以为俘[3]馘[4]。执事不以衅[5]鼓，使归即戮，君之惠也[6]。臣实不才，又谁敢怨[7]？"王曰："然则德我乎[8]？"对曰："二国图其社稷，而求纾其民[9]，各惩其忿，以相宥也[10]。两释累囚，以成其好[11]。二国有好，臣不与[12]及，其谁敢德[13]？"王曰："子归，何以报我[14]？"对曰："臣不任[15]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，无怨无德，不知所报[16]。"王曰："虽然，必告不穀[17]。"对曰："以君之灵，累臣得归骨于晋，寡君之以为戮，死且不朽[18]。若从君惠而免之，以赐君之外臣首；首其请于寡君，而以戮于宗，亦死且不朽[19]。若不获命[20]，而使嗣宗职[21]，次及于事[22]，而帅[23]偏师以修封疆[24]，虽遇执事，其弗敢违[25]，其竭力致死，无有二心，以尽臣礼，所以报也[26]。"王曰："晋未可与争。"重为之礼而归之[27]。

[1]指久留于楚言。[2]升。[3]孚。[4]国。○俘馘，军所虏获者。系其人曰俘，截左耳曰馘。[5]欣去声。[6]以血涂鼓曰衅鼓，言楚不杀我而以其血涂鼓。即，就也。[7]作自责语，撇开"怨"字。妙。[8]指许归

于晋言。[9]晋、楚皆为社稷之谋，而欲纾缓其民。[10]各惩戒前日战争之忿，以相赦宥。[11]去声。○累，系也。晋释谷臣之囚，楚释知罃之囚，以成其和好。[12]去声。[13]作与己不相干语，撇开“德”字。妙。[14]问得有意。[15]平声。[16]言我未尝有怨于君，君亦未尝有德于我，有怨则报怨，有德则报德，我无怨而君无德，故不知所报也。○臣怨、君德，分贴得好。“不知”二字，更妙。[17]不榖，诸侯谦称。言虽是如此，必告我以相报之事。○共王一团兴致，被知罃说得雪淡，无可奈何，又作此问。[18]身虽死，而楚君之私恩不朽腐也。○客意。一层。[19]称于异国曰外臣。首，荀首也。宗，荀氏之宗也。○客意。二层。○此虽二客意，然显见晋之国法森然，家法森然。[20]若君不许戮。○转入正意。[21]使继祖宗之职。[22]以次及于军旅之事。[23]率。[24]其父为上军佐，故曰帅偏师。修，治也。[25]虽遇楚之将帅，亦不敢违避。○一“敢”字，应上二“敢”字。[26]忠晋即以报楚。妙。[27]收煞得好。

玩篇首“于是荀首佐中军矣，故楚人许之”二语，便见楚有不得不许之意。“德我”、“报我”，全是捉官路当私情也。楚王句句逼入，知罃句句撇开，末一段所对非所问，尤匪夷所思。

吕相绝秦 左传·成公十三年

晋侯[1]使吕相[2]绝秦[3]，曰[4]：

[1]厉公。[2]去声。○魏锜之子。[3]成十一年，秦、晋盟于令狐。秦桓公归而叛盟，故厉公使吕相数其罪而绝之。[4]下皆吕相口宣君命。

“昔逮我[1]献公及[2]穆公相好[3]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[4]姻[5]。天祸晋国[6]，文公[7]如齐，惠公[8]如秦[9]。无禄，献公即世[10]。穆公不忘旧德[11]，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[12]。又不能成大勋，而为韩之师[13]。亦悔于厥心，用集我文公，是穆之成也[14]。

[1]晋。[2]秦。[3]去声。[4]同“婚”。[5]从秦、晋相好说起。[6]骊姬之难。[7]重耳。[8]夷吾。[9]重耳奔狄及齐，齐桓公妻之。夷吾奔梁，赂秦以求纳。[10]晋无福禄，而献公卒。[11]应“相好”。[12]僖十年，穆公纳夷吾于晋，为惠公。○说秦德轻。[13]僖十五年，秦伐晋，战于韩原，获惠公。○说秦为德不终。是秦第一罪案。[14]惠公卒，怀公立，穆公纳重耳于晋，为文公。是穆成安晋之功也。○作一顿，说秦德轻。

“文公躬擐[1]甲胄，跋履山川，逾越险阻，征东之诸侯，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胤[2]而朝诸秦[3]，则亦既报旧德矣[4]。郑人怒君之疆埸[5]，我文公帅[6]诸侯及秦围郑[7]。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，擅及郑盟[8]。诸侯疾之，将致命于秦[9]。文公恐惧，绥靖诸侯，秦师克还[10]无害[11]，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[12]。

[1]患。[2]印。[3]擐，贯也。胤，嗣也。文公备历艰难，以率东方之诸侯，皆四代帝王之嗣，而西向朝秦。○二十九字作一句读。[4]应“旧德”。又作一顿，说晋有报，即宕下以叙晋德。[5]亦。[6]率。[7]怒，犹犯也。○诬秦。僖三十年，郑贰于楚，文公与秦围之，郑未尝犯秦，亦无诸侯之师。○说晋德重。[8]郑使烛之武见秦穆公，穆公背晋而私与郑盟。不敢斥言，故托言秦大夫。○是言秦第二罪案。[9]皆欲致死命以讨秦。○诬秦。无诸侯致命之事。[10]旋。[11]不敢怨秦背己，反保全其师。[12]又作一顿，说晋大有德于秦，能自占地步。

“无禄，文公即世，穆为不弔，蔑死我君[1]，寡我襄公[2]，迭我殽地[3]，奸[4]绝我好[5]，伐我保城[6]，殄灭我费[7]滑[8]，散离我兄弟[9]，扰乱我同盟[10]，倾覆[11]我国家[12]。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[13]，而惧社稷之陨[14]，是以有殽之师[15]。犹愿赦罪于穆公[16]。穆公弗听[17]，而即楚谋我[18]。天诱其衷，成王陨命[19]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[20]。

[1]以文公死为无知而轻蔑之。[2]以襄公新立为寡弱，而陵忽之。[3]迭，侵突也。穆公从杞子之谋，潜师以袭郑，道过晋之殽地。[4]干。[5]奸犯断绝，不复与我和好。[6]诬秦。袭郑时，无伐晋保城之事。[7]如字。[8]还入声。○滑，姬姓国，都于费。秦袭郑无功，乃灭滑还。[9]滑与晋为同姓兄弟。[10]滑、郑皆从晋，是为晋同盟之国。[11]福。[12]秦伐滑、图郑，是欲倾危覆灭晋之国家。○叠写九个“我”字。○是秦第三罪案。[13]未忘穆公纳文公之勋。○折一笔。[14]实恐晋为秦灭。[15]僖三十三年，晋败秦于殽。○我“是以有”一，言殽师出于万不得已也。[16]晋虽有殽师之失，犹愿求解于秦。○“犹愿”二字，紧接无痕，妙。[17]不肯释憾。[18]文十四年，楚斗克囚于秦。至是秦使归楚，求成以谋晋。[19]幸天默诱人心，而商臣弑楚成王。[20]楚有篡弑之祸，穆公是以不能快意于晋。设使成王未陨，而即楚谋我

之志成矣。○是秦第四罪案。○自献公即世至此，作一截，是历数秦修之罪。

“穆[1]、襄[2]即世，康[3]、灵[4]即位。康公[5]，我之自出，又欲阙[6]剪我公室，倾覆我社稷[7]，帅我蟊[8]贼，以来荡摇我边疆[9]，我是以有令[10]狐之役[11]。康犹不悛[12]，入我河曲[13]，伐我涑[14]川[15]，俘我王官[16]，剪我羁马[17]，我是以有河曲之战[18]。东道之不通，则是康公绝我好也[19]。

[1]秦。[2]晋。[3]秦。[4]晋。[5]晋之外甥。[6]掘。[7]阙，犹掘也。剪，截断也。[8]谋。[9]蟊、贼，皆食禾虫，以喻公子雍。谓秦纳雍以荡摇晋之边鄙。○诬秦。雍之来，晋实召之。○叠写四个“我”字。○是秦第五罪案。[10]平声。[11]文七年，晋败秦于令狐。○“我是以有”二，言令狐之役，出于万不得已也。[12]铨。○悛，改也。[13]河曲，晋地。事在文十二年。[14]速。[15]涑川，水名。[16]俘，虏也。王官，地名。○伐涑川、俘王官，经传无见。[17]羁马，地名，其时秦取其地。○叠写四个“我”字。○是秦第六罪案。[18]晋与秦战于河曲，秦兵夜遁。○“我是以有”三，言河曲之战，出于万不得已也。[19]晋在秦东，故曰东道。康公绝晋之好，故不东通于晋。○此段独拖一句，妙。○自穆、襄即世至此，作一截，是历数秦康之罪。

“及君之嗣也[1]，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：‘庶抚我乎[2]！’君亦不惠称[3]盟[4]，利吾有狄难[5]，入我河县，焚我箕、郜[6]，芟[7]夷我农功[8]，虔刘我边陲[9]，我是以有辅氏之聚[10]。君亦悔祸之延，而欲徼[11]福于先君献、穆[12]，使伯车[13]来命我景公曰：‘吾与女[14]同好弃恶，复修旧德，以追念前勋[15]。’言誓未就[16]，景公即世，我寡君[17]是以有令狐之会[18]。君又不祥，背[19]弃盟誓[20]。白狄及君同州[21]，君之仇雠[22]，而我之昏姻也[23]。君来赐命曰：‘吾与女

伐狄。’寡君不敢顾昏姻，畏君之威，而受命于使[24]。君有二心于狄，曰：‘晋将伐女。’狄应且憎，是用告我[25]。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[26]，亦来告我曰：‘秦背令狐之盟，而来求盟于我[27]，昭告昊天上帝、秦三公[28]、楚三王[29]曰：“余虽与晋出入[30]，余唯利是视[31]。”’不穀恶其无成德，是用宣之，以惩不一[32]。”诸侯备闻此言[33]，斯是用痛心疾首，昵[34]就寡人[35]。寡人帅以听命，唯好是求[36]。君若惠顾诸侯，矜哀寡人，而赐之盟，则寡人之愿也，其承宁诸侯以退，岂敢徼乱[37]？君若不施大惠，寡人不佞，其不能以诸侯退矣[38]。

[1]君，指秦桓公。[2]景公望秦抚恤晋国。○此处独作一波，妙。[3]去声。[4]桓公不肯惠然称晋望而共盟。[5]去声。○谓宣十五年，晋灭赤狄潞氏时。[6]告。○河县、箕、郜，晋二邑名。入河县，焚箕、郜，经传无见。[7]删。[8]芟，刈也。夷，伤也。损害我禾稼，如去草然。[9]垂。○虔刘，皆杀也。杀戮我边境之人民。○叠写四个“我”字。○是秦第七罪案。[10]晋聚众于辅氏以拒秦。○“我是以有”四，言辅氏之聚，出于万不得已也。○“之师”、“之役”、“之战”、“之聚”，句法变幻。[11]骄。[12]桓公亦悔二国结祸之长，而欲我求福于晋献、秦穆。[13]秦桓公子。[14]汝。[15]言我与晋同结所好，共弃前恶，再修旧日之德，以追念前人献、穆之功勋。○此段回应篇首献、穆相好。关锁甚紧。[16]约誓之言，未及成就。[17]厉公。[18]成十一年，晋厉公与秦桓公盟于令狐。○入题。又与上四“我是以有”句相呼应。[19]佩。[20]桓公又萌不善之心，归而背晋成。○此下方入当时正事。[21]及，与也。白狄与秦皆属雍州。[22]白狄与秦世为仇雠。[23]赤狄之女季隗，白狄伐而获之，纳诸文公，故云婚姻。○疏句无限烟波。[24]去声。○深文。[25]狄虽口应秦命，心实憎其无信，而以秦之二心来告晋。○一“告我”。[26]恶秦反覆不常。[27]下述秦桓盟楚之词。[28]穆、康、共。[29]成、穆、庄。[30]我虽与晋往来。[31]我唯利之是从，不

诚心与晋也。○二十四字，一气说下。[32]不穀，楚共王告晋自称。言我恶秦之无成德，是用宣布其言，以惩戒用心不一之人。○二“告我”。○两引“告我”，俱是实证。是秦反覆真正罪案。○自“及君之嗣”至此作一截，是历数秦桓之罪。为绝秦正旨。[33]狄与楚告晋之言，诸侯无不闻之。○牵引诸侯，妙，使秦无所逃罪。[34]银入声。[35]诸侯由是恶秦之甚，皆来亲近于晋。○一路备说秦恶，归到此句。[36]我今帅诸侯以来听命于秦，唯与秦结好是望耳。○终是求好，妙。[37]是客。[38]是主。○句句牵引诸侯，妙。

“敢尽布之执事，俾执事实图利之[1]。”

[1]或和或战，当图谋其有利于秦者而为之。

秦、晋权诈相倾，本无专直，但此文饰辞驾罪，不肯一句放松，不使一字置辩，深文曲笔，变化纵横，读千遍不厌也。

驹支不屈于晋 左传·襄公十四年

会于向[1]，将执戎子驹支[2]。

[1]晋会诸侯于向，为吴谋楚。[2]戎，四岳之后，姜姓。驹支，戎子名。

范宣子[1]亲数[2]诸朝[3]，曰："来！姜戎氏[4]！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[5]，乃祖吾离被[6]苫[7]盖[8]、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[9]，我先君惠公有不腆[10]之田，与女[11]剖分而食之[12]。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[13]，盖言语漏泄，则职女之由[14]。诘[15]朝之事[16]，尔无与[17]焉。与，将执女[18]。"

[1]晋士匄。[2]上声。[3]执之何名？乃于未会前一日，数其罪而责之。朝，会向之朝位也。[4]先呼来，次呼姜戎氏，便是相陵口角。[5]乃，汝也。吾离，戎祖名，昔为秦穆公迫而逐之。瓜州，今燉煌地。[6]披。[7]闪平声。[8]合。[9]苫盖，白茅也。无衣，故被苫盖；无居，故蒙荆棘。先君，谓惠公。○极写其流离困苦之状，以出戎丑。[10]忝。[11]汝。[12]腆，厚也。中分为剖。○写加恩于戎非复寻常，宜后世报答不已。[13]诸侯事晋，不比昔日。[14]职，主也。戎与晋同壤，尽知晋政阙失，是言语漏泄于诸侯，由汝戎实主之。不然，今日诸侯之事晋，何遂不如昔日乎？○悬空坐他罪名。[15]乞。[16]诘朝，明日也。事，谓会事。[17]去声。[18]写得声色俱厉，令人难受。

对曰："昔秦人负恃其众，贪于土地，逐我诸戎[1]。惠公蠲[2]其大德，谓我诸戎，是四岳之裔[3]胄也，毋是剪弃[4]。赐我南鄙之田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[5]。我诸戎除剪其荆棘，驱其狐狸豺狼，以为先

君不侵不叛之臣，至于今不贰[6]。昔文公与秦伐郑，秦人窃与郑盟，而舍戍[7]焉[8]，于是乎有殽之师[9]。晋御其上，戎亢其下，秦师不复，我诸戎实然[10]。譬如捕鹿，晋人角之，诸戎掎[11]之，与晋踣[12]之[13]。戎何以不免[14]？自是以来，晋之百役，与我诸戎相继于时，以从执政，犹殽志也，岂敢离逷[15]？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，以携诸侯，而罪我诸戎[16]！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，贽币不通，言语不达，何恶之能为[17]？不与于会，亦无瞢[18]焉[19]。”赋《青蝇》而退[20]。

[1]秦恃强而欲得土地，所以逐我。○此辨戎祖被逐，则秦人实恶，非戎之丑。[2]涓。[3]异。[4]蠲，明也。四岳，尧时方伯。裔胄，后嗣也。剪弃，灭绝也。○此辨惠公加德于戎，乃因戎本圣裔，礼应存恤，不为特惠。[5]豪。[6]赐我之田，荒秽僻野，非人所止。我力为驱除而处之，以臣事晋之先君，不内侵，亦不外叛，至于今日，不敢携贰。○此辨晋剖分之田，至为敝恶，戎自开垦，非受实惠。[7]恕。[8]舍，留也。僖三十年，秦、晋围郑，郑使烛之武见秦君，秦私与郑盟，而留杞子等戍郑而还。[9]僖三十三年，晋败秦师于殽。[10]当殽之战，晋遏秦兵于上，戎当秦兵于下，秦师无只轮返，我诸戎效力攻秦实使之然。○此辨戎大有功于晋，亦足云报。[11]鸡上声。[12]同“仆”。[13]譬如逐鹿，晋执其角以御上，戎戾其足以亢下，是戎与晋同毙此鹿也。○一喻入情。[14]戎有功如此，何故尚不免于罪乎？○问得妙。[15]剔。○自败秦以来，晋凡百征讨之役，戎皆相继以从执政之使令，犹从战于殽，无变志也，岂敢有离贰逷远之心？○此辨戎之报晋，不止殽师一役，至于百役，不可胜数，以足上“至于今不贰”意。[16]今晋之将帅，或自有阙失，以携贰诸侯之心，而乃罪及我诸戎。○此辨诸侯事晋不如昔者，乃晋实有阙，与我诸戎无干。[17]恶，指漏泄言语以害晋。○此辨“言语漏泄，职汝之由”。言戎与华不相习，非但不敢为恶，亦不能为恶。[18]孟。[19]瞢，闷也。我不与会，亦无所闷。○此辨“诘朝之事，尔无与焉。”言我亦不愿与会也。说得雪淡，

妙。[20]《青蝇》，《诗·小雅》篇名。赋是诗者，取“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”之意。盖讥宣子信谗言也。退，去，不与会也。

宣子辞焉，使即事于会[1]，成恺悌也[2]。

[1]辞，谢也。宣子自知失责，故谢戎子，而使就诸侯之会。[2]欲成恺悌君子之名。○结出宣子心内事，妙。

宣子责驹支之言，怒气相陵，骤不可犯。驹支逐句辨驳，辞婉理直，宣子一团兴致，为之索然，真词令能品。

祁奚请免叔向 左传·襄公二十一年

栾盈[1]出奔楚[2]。宣子杀羊舌虎，囚叔向[3]。

[1]晋大夫。[2]范宣子逐之，故出奔。[3]虎，盈党。叔向，虎之兄。

人谓叔向曰："子离[1]于罪，其为不知[2]乎[3]？"叔向曰："与其死亡若何[4]？《诗》曰：'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[5]'。知也[6]。"

[1]同"罹"。[2]智。[3]讥叔向无保身之哲。[4]虽被囚，犹胜于死亡。[5]《诗》言君子优游于乱世，聊以卒吾之年岁。《注疏》以为《小雅·采菽》之诗。按：《采菽》无"聊以卒岁"之文，恐是逸诗。[6]此乃所以为知也。○叔向已算到可以不死，不知者焉能有此定见？

乐王鲋[1]见叔向，曰："吾为子请[2]。"叔向弗应。出，不拜[3]。其人皆咎叔向[4]。叔向曰："必祁大夫[5]。"室老[6]闻之，曰："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，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许。祁大夫所不能也，而曰必由之，何也[7]？"叔向曰："乐王鲋，从君者也，何能行[8]？祁大夫外举不弃仇[9]，内举不失亲[10]，其独遗我乎[11]？"《诗》曰：'有觉德行[12]，四国顺之[13]。'夫子，觉者也[14]。"

[1]附。○晋大夫。[2]为子请于君而免之。[3]大是骇人。[4]自然见咎。[5]谓祁奚也。能免我者，必由此人。○胸中泾渭，介然分明，是为真智。[6]家臣之长。[7]常人只是常见。[8]惟阿意顺君，何能行此救人之事。○提过乐王鲋一边。[9]举其仇解狐。[10]举其子祁午。[11]其

独遗我一人而不救乎？[12]去声。[13]《诗·大雅·抑》之篇。言有正直之德行，则天下顺之。[14]祁大夫，觉然正直者也。○收句冷隽。

晋侯[1]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[2]。对曰："不弃其亲，其有焉[3]。"

[1]平公。[2]问其果与弟虎有谋否。[3]言叔向笃于亲亲，其殆与弟有谋焉。○谮语，故作猜疑，妙。

于是祁奚老矣[1]，闻之[2]，乘驲[3]而见宣子[4]，曰："《诗》曰：'惠我无疆，子孙保之[5]。'《书》曰：'圣有谟勋，明征定保[6]。'夫谋而鲜[7]过、惠训不倦者，叔向有焉[8]，社稷之固也[9]，犹将十世宥之，以劝能者。今壹不免其身，以弃社稷，不亦惑乎[10]？鲧殛而禹兴[11]，伊尹放大甲而相[12]之，卒无怨色[13]；管、蔡为戮，周公右王[14]。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[15]？子为善，谁敢不勉？多杀何为[16]？"宣子说[17]，与之乘[18]，以言诸公而免之。不见叔向而归[19]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[20]。

[1]告老致仕。[2]闻叔向被囚。[3]日。[4]驲，传车也。乘驲，恐不及也。[5]《诗·周颂·烈文》篇。言文、武有惠训之德，及于百姓，无有疆限，故周之子孙，皆保赖之。[6]《书·夏书·胤征》篇。言圣哲之有谟谋功勋者，当明证其谟勋而定安之。[7]上声。[8]谋少过失，圣有谟勋也。惠训不倦，惠我无疆也。[9]此社稷所赖以安固也。○"社稷"二字，是立言之旨。[10]假使其十世之后，子孙有罪，犹当宽宥之，以劝有能之人。今壹以弟故不免其身，以弃社稷之所倚赖，不亦惑之甚乎？○此言叔向之能，尚可庇子孙之有罪，岂可及身见杀？[11]不以父罪废其子。[12]去声。[13]不以一怨妨大德。[14]兄弟罪不相及。[15]此言不当以弟虎罪及叔向。○两提"弃社稷"，叔向之身何等关系。[16]子若力行善事，谁敢不勉于为善？何必多杀，然后人不敢为恶乎？○归到宣子身上，亦复善于劝解。[17]悦。[18]去声。○与祁奚共

载。[19]祁奚不见叔向而归，以见为社稷，非私叔向也。[20]叔向亦不告免于祁奚，而即往朝君。以明祁奚之非为己也。○两不相见，径地俱高。

乐王鲋见叔向而自请免之，祁奚免叔向而竟不见之。君子、小人，相去霄壤。“不应”、“不拜”，所以绝小人；“不告免”，所以待君子。

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

范宣子[1]为政[2]，诸侯之币重[3]，郑人病之[4]。

[1]晋士匄。[2]将中军，执国政。[3]诸侯朝贡于晋者，其币增重。币，礼仪也。[4]病，患也。

二月，郑伯[1]如晋。子产寓书于子西，以告宣子[2]，曰："子为晋国[3]，四邻诸侯[4]不闻令德，而闻重币[5]，侨[6]也惑之。侨闻君子长[7]国家者，非无贿[8]之患，而无令名之难[9]。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，则诸侯贰[10]。若吾子赖之，则晋国贰[11]。诸侯贰，则晋国坏[12]；晋国贰，则子之家坏[13]，何没没也[14]！将焉用贿[15]？夫令名，德之舆也[16]；德，国家之基也[17]。有基无坏[18]，无亦是务乎[19]！有德则乐[20]，乐则能久[21]。《诗》云'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'，有令德也夫[22]！'上帝临女[23]，无贰尔心'，有令名也夫[24]！恕思以明德，则令名载而行之，是以远至迩安[25]。毋宁使人谓子'子实生我'，而谓'子浚我以生'乎[26]？象有齿以焚其身，贿也[27]。"

[1]简公。[2]寓，寄也。子西相郑伯如晋，故子产寄书与子西，以劝告宣子。[3]为晋执政。○只此四字，落笔便妙。[4]牵引四邻，妙。[5]不闻有善德，但闻增重诸侯之币。○先提"令德"，引起"令名"。[6]子产名。[7]掌。[8]毁。[9]贿，财也。令名，善誉也。○"贿"字，从重币推出。"令名"，从"令德"推出。○二句是一篇主意。[10]敛诸国之财，而积聚于晋之公室，则诸侯离心于晋。[11]若汝自利赖其财，而私入于己，则晋人离心于汝。[12]晋不能保国。[13]汝不能保家。[14]何其沉溺而不反也。[15]贿之为祸如此，将安用之。○此段申"非无贿

之患”句。[16]有德者，必以令名为舆，始能远及。[17]有国者，必以令德为基，始能自立。[18]有德以为基，故国家不坏。○一“坏”字，应上两“坏”字。[19]无亦以是令名为先务乎！○从名转德，从德转国家，从国家转无坏，笔笔转，笔笔应。[20]洛。[21]务令名在有德，有德则乐与人同，而能久居其位。[22]《小雅》之诗。言君子有德可乐，则能立国之基，使之长久。有令德之谓也夫！○引《诗》证德为国家之基。[23]汝。[24]《大雅》之诗。言上帝鉴临武王之德，则下民无敢有离贰之心。有令名之谓也夫！○引《诗》证名为德之舆。一“贰”字，应上四“贰”字。○此段申“无令名之难”句。[25]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，则自然有令名以为之舆，而载是德以行于世，所以远者闻风而至，近者赖德而安，为国家之基也。○又合德与名，双收一笔，遒紧。[26]毋宁，宁也。宁可使人议论吾子，以为子实能生养我民，而可谓子取民以自养乎？○以贿与令名二者比并言之，语绝波**峭，**又叠用三“子”字，尤有态。[27]焚，毙也。象因有齿以杀身，以齿之有贿故耳。○指“贿”字作结，仍收到重币上。见有贿非但国坏家坏，而且身亦坏也。是危语，亦是冷语。

宣子说[1]，乃轻币。

[1]悦。

劈起将令德、令名与重币对较，持论正大。其写德名处，作赞叹语，写重币处，作危激语，回环往复，剀切详明。宜乎宣子之倾心而受谏也。

晏子不死君难 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

崔武子[1]见棠姜而美之，遂取[2]之[3]。庄公通焉[4]，崔子弑之[5]。

[1]崔杼。[2]同“娶”。[3]棠姜，齐棠公之妻也。棠公死，崔杼往吊，见而美之，遂娶之。[4]齐庄公与之私通。[5]死于淫乱。

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[1]，其人[2]曰：“死乎[3]？”曰：“独吾君也乎哉，吾死也[4]？”曰：“行乎[5]？”曰：“吾罪也乎哉，吾亡也[6]？”曰：“归乎[7]？”曰：“君死，安归[8]？君民者，岂以陵民？社稷是主。臣君者，岂为[9]其口实，社稷是养[10]。故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若为己死，而为己亡，非其私昵[11]，谁敢任[12]之[13]？且人有君而弑之[14]，吾焉得死之？而焉得亡之？将庸何归[15]？”门启而入[16]，枕尸股而哭[17]。兴[18]，三踊[19]而出[20]。人谓崔子：“必杀之！”崔子曰：“民之望也，舍[21]之，得民[22]。”

[1]庄公死于崔杼之家。其门未启，故晏子立于其门外。[2]晏子左右。[3]为君死难。[4]君不独我之君，我何为独死？[5]弃国而奔。[6]君死非我之罪，我何为逃亡。[7]既不死难，又不出奔，则当归家，何必立于此地？[8]臣以君为天，君死将安归？○死、亡既不必，归又不可，于此可觇贤者立身。[9]去声。[10]陵，居其上也。口实，禄也。养，奉也。君不徒居民上，臣不徒求禄，皆为社稷。○“社稷”与“己”字对看。是立言之旨。[11]银入声。[12]平声。[13]己，指淫乱之事。私昵，嬖幸之臣、同君为恶者。“敢”字妙。言虽欲死亡，限于义也。○从

社稷立论，案断如山，不可移易。[14]人，谓崔子。人有君，便见非社稷主也，妙。[15]收上死、亡、归三段。[16]崔子启门，而晏子入。[17]以公尸枕己股而哭之。[18]既哭而兴。[19]勇。[20]踊，跳也。哀痛之至，故三踊乃出。○写晏子尽礼。[21]捨。[22]狡甚。

起手死、亡、归三层叠下，无数烟波，只欲逼出“社稷”两字也。注眼看着“社稷”两字，君臣死生之际，乃有定案。

季札观周乐 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

吴公子札来聘[1]。请观于周乐[2]。使工[3]为[4]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[5]南》[6]，曰："美哉[7]！始基之矣，犹未也，然勤而不怨矣[8]。"为之歌《邶》[9]、《鄘》[10]、《卫》[11]，曰："美哉，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[12]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[13]！"为之歌《王》[14]，曰："美哉！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[15]！"为之歌《郑》，曰："美哉！其细已甚，民弗堪也。是其先亡乎[16]？"为之歌《齐》，曰："美哉！泱泱[17]乎，大风也哉[18]！表东海者，其大公乎？国未可量也[19]。"

[1]札，吴寿梦之子，季札也。吴子夷昧新立，使来聘鲁。[2]成王赐鲁以天子之乐，故周乐尽在鲁。○"请观"二字伏案。[3]使我乐工也。○二字直贯到底。[4]去声。[5]邵。[6]为之，为季札也。以下段段著"为之"，见当时重季札。[7]美其声也。[8]文王之化，基于二《南》。犹有商纣之虐政，其化未洽于天下，然民赖其德，虽劳于王室，而亦不怨。○一句一折。[9]佩。[10]容。[11]三国，乃管、蔡、武庚三监之地，康叔封卫，兼而有之。今三国之诗，皆卫诗也，而必别而三之者，岂非以疆土不同，故音调亦从而异欤？[12]渊，深也。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，卫遭宣公淫乱、懿公灭亡，赖有先世之德，虽忧思之深，而不至于穷困。[13]康叔，卫始封之君。武公，其九世孙。言吾闻二公德化入人之深如是，是得非《卫国风》之诗乎？○穆然神遇。[14]王，周平王也。平王东迁，王室下同于列国，故其诗不得入《雅》，而《黍离》降为《国风》。[15]思文、武而不畏播迁，其东迁以后之诗乎？[16]美有治政，而讥其烦琐，民既不支，国何能

久？[17]央。[18]泱泱，弘大之声。大风，大国之风也。○变调。[19]太公为东海之表式，国祚不可限量。

为之歌《豳》[1]曰：“美哉，荡乎！乐[2]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[3]？”为之歌《秦》，曰：“此之谓夏声[4]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[5]！”为之歌《魏》，曰：“美哉，沨沨[6]乎！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[7]。”为之歌《唐》[8]，曰：“思深哉[9]！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[10]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[11]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[12]？”为之歌《陈》，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[13]！”自《郐》[14]以下无讥焉[15]。

[1]按今《豳风》列于《国风》之终，与此次序不同者，盖此时未经夫子删定故也。[2]洛。[3]荡，广大之貌。周公遭流言之变，东征三年，为成王陈后稷先公乐于农事而不敢荒淫，以成王业，故曰周公之东。[4]秦起自西戎，至秦仲始有车马礼乐，去戎狄而有诸夏之声。○变调。[5]夏有大义，西戎而有夏声，则大之至。秦襄公佐平王东迁，尽有西周之地，故云“周之旧”。[6]凡。[7]沨沨，中庸之声。高大而又婉顺，险阻而又易行，所以为中庸也，惜其无德以辅之尔。○变调。[8]此晋诗也，而谓之唐者，唐本叔虞始封之地也。[9]叹其忧深思远。[10]晋本唐尧故地，故其遗俗犹存。[11]何其忧深思远？情发乎声。[12]非承继陶唐盛德之后，安能如此？○一句一折。[13]淫声放荡，无复畏忌，故曰无主。其灭亡将不久。○全是贬词。[14]贵。[15]《郐》，曹之诗。不复讥论，微之也。

为之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贰[1]，怨而不言[2]，其周德之衰乎[3]？犹有先王之遗民焉[4]。”为之歌《大雅》，曰：“广哉，熙熙乎[5]！曲而有直体[6]，其文王之德乎[7]！”

[1]思文、武之德，而无反叛之心。[2]怨商纣之政，而能忍而不言。[3]其周德未盛之时乎？[4]犹有殷先王之遗民，故周未能盛大。[5]广，大也。熙熙，和乐声。○变调。[6]其声委曲，而有正直之体。[7]得非文王之盛德乎？

为之歌《颂》，曰："至矣哉[1]！直而不倨[2]，曲而不屈[3]，迩而不逼[4]，远而不携[5]，迁而不淫[6]，复而不厌[7]，哀而不愁[8]，乐而不荒[9]，用而不匮[10]，广而不宣[11]，施而不费[12]，取而不贪[13]，处而不底[14]，行而不流[15]。五声和[16]，八风平[17]，节有度[18]，守有序[19]，盛德之所同也[20]。"

[1]独赞其"至"，与赞他歌不同。[2]直而不失于倨傲。[3]曲而不失于屈挠。[4]近而不至于逼害。[5]远而不至于携贰。[6]迁动而不至于淫荡。[7]反复而不为人厌弃。[8]虽遇凶灾，不至忧愁。[9]虽当逸乐，不至荒淫。[10]用之不已，不至穷匮。[11]志虽广大，不自宣扬。[12]虽好施与，无所费损。[13]或有所取，不至贪求。[14]旨。○虽复止处，而不底滞。[15]虽常运行，而不流放。○总赞其德之无偏胜。一气连用十四句，何等笔力。[16]五声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[17]八风，八方之气。[18]八音克谐。[19]无相夺伦。○再衬四句，更有力。[20]周、鲁、商三颂，盛德皆同。○以上是歌，以下是舞。上俱以"为之"二字引起，下俱以"见"字引起；上皆是反复想像，下语多著实，盖闻虚而见实也。

见舞《象箾》[1]、《南籥》者[2]，曰："美哉[3]！犹有憾[4]。"见舞《大武》者[5]，曰："美哉！周之盛也[6]，其若此乎[7]！"见舞《韶濩》[8]者[9]，曰："圣人之弘也[10]，而犹有惭德[11]，圣人之难也[12]。"见舞《大夏》者[13]，曰："美哉！勤而不德[14]，非禹，其谁能修之[15]？"见舞《韶箾》[16]者[17]，曰："德至矣哉，大矣[18]！

如天之无不帱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[19]。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[20]。观止矣[21]！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请已[22]。”

[1]宵。[2]箾、籥，皆舞者所执。象箾，武舞也。南籥，文舞也。皆文王之乐。[3]美其容也。[4]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。[5]大武，武王之乐。[6]武王兴周之盛。[7]四字，形容不出。是赞词，亦是微词。[8]获。[9]韶濩，汤乐。[10]汤德宽弘。[11]犹有可惭之德，谓始以征伐而得天下。[12]以见圣人处世变之难。○一句一折。[13]大夏，禹乐。[14]勤能治水，而不自矜其德。[15]非禹之圣，谁能修举其功。[16]同箫。[17]《书》曰："《箫韶》九成。"盖舜乐之总名。[18]赞其"至"，复赞其"大"，与赞他舞不同。[19]所以为大。[20]所以为至。[21]应"观"字。○三字，收住全篇。[22]应"请"字。

季札贤公子，其神智器识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，故闻歌见舞便能尽察其所以然。读之者细玩其逐层摹写，逐节推敲，必有得于声容之外者。如此奇文，非左氏其孰能传之。

子产坏晋馆垣 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

子产相[1]郑伯[2]以如晋，晋侯[3]以我丧故[4]，未之见也[5]。子产使尽坏[6]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[7]。士文伯[8]让之[9]，曰："敝邑以政刑之不修，寇盗充斥[10]，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[11]？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，高其闬[12]闳，厚其墙垣，以无忧客使[13]。今吾子坏之，虽从[14]者能戒，其若异客何[15]？以敝邑之为盟主，缮完葺[16]墙，以待宾客。若皆毁之，其何以共[17]命[18]？寡君使匄[19]请命[20]。"对曰："以敝邑褊小，介于大国，诛求无时，是以不敢宁居，悉索敝赋，以来会时事[21]。逢执事之不閒[22]，而未得见[23]；又不获闻命，未知见时[24]。不敢输币，亦不敢暴[25]露[26]。其输之，则君之府实也，非荐陈之，不敢输也[27]。其暴露之，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，以重敝邑之罪[28]。侨[29]闻文公之为盟主也[30]，宫室卑庳[31]，无观[32]台榭[33]，以崇大诸侯之馆[34]，馆如公寝[35]；库厩缮修[36]，司空以时平易[37]道路[38]，圬[39]人以时塓[40]馆宫室[41]；诸侯宾至，甸设庭燎[42]，仆人巡宫[43]；车马有所[44]，宾从[45]有代[46]，巾车脂辖[47]，隶人、牧、圉[48]各瞻其事[49]；百官之属各展其物[50]。公不留宾，而亦无废事，忧乐同之，事则巡之；教其不知，而恤其不足[51]。宾至如归，无宁菑[52]患；不畏寇盗，而亦不患燥湿[53]。今铜鞮[54]之宫数里[55]，而诸侯舍于隶人，门不容车，而不可逾越[56]；盗贼公行，而天厉不戒[57]。宾见无时，命不可知[58]。若又勿坏，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[59]。敢请执事：将何所命之[60]？虽君之有鲁丧，亦敝邑之忧也[61]。若获荐币，修垣而行，君之

惠也，敢惮勤劳[62]！”文伯复命。赵文子曰：“信[63]。我实不德，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[64]，是吾罪也[65]。”使士文伯谢不敏焉[66]。

[1]去声。[2]简公。[3]平公。[4]以鲁襄公丧故。[5]见则有宴好，虽以吉凶不并行为辞，实轻郑也。[6]怪。[7]尽毁馆舍之垣墙，而纳已之车马。○骇人，盖见得透，故行得出。[8]名匄，字伯瑕。[9]责子产。[10]晋国不能修举政刑，致使盗贼之多。[11]诸侯卿大夫辱来见晋君者，无如之何。○十二字句。[12]翰。[13]去声。○闬闳，馆门也。高其门、厚其墙，则馆舍完固，而客使可无寇盗之忧。○已上叙设垣之由，以见晋待客一段盛意。[14]去声。[15]虽汝从者自能防寇，他国宾客来，将若之何。○一诘，意甚婉。[16]缉。[17]同供。[18]晋为诸侯盟主，而缮治完固以覆盖墙垣，所以待诸侯之宾客。若来者皆毁之，将何以供给宾客之命乎？○再诘，词甚严。[19]盖。[20]请问毁墙之命。○明是问罪声口。[21]褊，狭也。介，间也。诛，责也。大国责求无常时，我尽求敝邑之财赋，以随时而朝会。○此责晋重币，以叙郑来晋之由。[22]闲。[23]现。[24]适遇晋君以鲁丧无暇，遂不得见。又不获闻召见之命，未知得见的在何时。○此责晋慢客。[25]仆。[26]既不敢以币帛输纳于库，又不敢以币帛暴露于外。○此言郑左难右难，下复双承畅言之。[27]输之，则币帛乃晋府库之物，非见君而进陈之则不敢专辄以物输库也。[28]若暴露之，又恐晴雨不常，致使币帛朽蠹，适以增重郑国之罪。○左难右难如此。○“输币”、“暴露”虽并提，然侧重“暴露”一边，已说尽坏垣之故。[29]子产名。[30]只因“敝邑为盟主”句，提出晋文公来压倒他。下乃历叙文公之敬客，以反击今日之慢客。妙。[31]陛。[32]贯。[33]谢。○庳，小也。阙门曰观。筑土曰台。有屋曰榭。○文公自处俭约如此。[34]待客又极其隆也。○总一句，下乃细列之。[35]馆如晋君之寝室。○一。[36]馆中藏币之库、养马之厩，皆缮治修葺。○二。[37]异。[38]司空，掌邦土。易，治也。○三。[39]乌。[40]觅。[41]圬人，泥匠也。塓，涂也。○四。○诸侯未至之先如此。[42]甸人设照庭大烛。○五。[43]至夜巡警于宫中。○六。

[44]车马皆有地以安处。○七。[45]去声。[46]宾之仆从，有人代役。○八。[47]巾车，主车官。以脂膏涂客之车辖。辖，车轴头铁。○九。[48]语。[49]徒隶之人与夫牛之牧、马之圉，各瞻视其所当供客之事。○十。[50]官属各陈其待客之物。○十一。○诸侯既至之后，又如此。[51]不久留宾，宾得速去，则事不废。国有忧乐，与宾同之；事有废阙，为宾察之；宾有不知，则训教之；宾有不足，则体恤之。○上十一句，是馆中事；此六句，是文公心上事。[52]同“灾”。[53]总承上文。言文公待诸侯如此，以故宾至晋国，不异归家，宁复有菑患乎？纵有寇盗，无所畏惧；虽有燥湿，不至朽蠹。○此文公之为盟主然也。[54]低。[55]铜鞮，晋离宫名。○与“宫室卑庳”二句相反。[56]诸侯馆舍，仅如徒隶之居，门庭狭小，车马难容，又有墙垣之限，不可越而过之。○与“崇大诸侯之馆”五句相反。并破“高其闬闳”二句。[57]天厉，疾疫也。指挽车之人马言。○与“甸设庭燎”九句相反。并破“无忧客使”一句。[58]宾之进见，未有时日。召见之命，不得而知。○与“公不留宾”一段相反。又挽“逢执事之不闲”四句。[59]若不毁坏墙垣，是使我暴露其币帛，以致朽蠹，是增重其罪也。○挽“不敢输币”，又“不敢暴露”二句。[60]反诘之，妙。正对“寡君使匄请命”句。[61]晋、郑皆与鲁同姓，晋之忧，亦郑之忧也。○使晋无所借口。[62]若得见晋君而进币，郑当修筑墙垣而归，则拜晋君之赐，敢畏修垣之劳乎？○结出修垣细事，明是鄙薄晋人。○已上句句与文公相反，且语语应前，妙。[63]信如子产所言。○只一字，写心服，妙。[64]羸，受也。[65]注“信”字。[66]极写子产。

晋侯见郑伯，有加礼，厚其宴、好[1]而归之[2]。乃筑诸侯之馆[3]。

[1]去声。[2]极写子产。[3]改筑馆舍，所谓“诸侯赖之”也。○收完正文。

叔向曰："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[1]！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[2]，若之何其释辞也[3]？《诗》曰：'辞之辑矣，民之协矣；辞之怿矣，民之莫矣。'其知之矣[4]。"

[1]"如是夫"三字，沉吟叹赏，信服之至。[2]不止郑是赖。[3]释，废也。[4]《诗·大雅》。言辞辑睦，则民协同，辞悦怿，则民安定，诗人其知辞之有益矣。○以叔向赞不容口作结，妙。

晋为盟主，而子产以蕞尔郑朝晋，尽坏馆垣，大是奇事。只是胸中早有成算，故说来句句针锋相对，义正而不阿，词强而不激。文伯不措一语，文子输心帖服，叔向叹息不已，子产之有辞，洵非小补也。

子产论尹何为邑 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

子皮[1]欲使尹何为邑。子产曰：“少[2]，未知可否[3]。”子皮曰：“愿，吾爱之，不吾叛也[4]。使夫[5]往而学焉，夫亦愈知治矣[6]。”子产曰：“不可[7]。人之爱人，求利之也[8]。今吾子爱人则以政[9]，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伤实多[10]。子之爱人，伤之而已，其谁敢求爱于子[11]？子于郑国，栋也。栋折榱[12]崩，侨[13]将厌[14]焉，敢不尽言[15]？子有美锦，不使人学制焉[16]。大官、大邑，身之所庇也，而使学者制焉[17]，其为美锦不亦多乎[18]？侨闻学而后入政，未闻以政学者也[19]。若果行此，必有所害[20]。譬如田猎，射御贯[21]，则能获禽，若未尝登车射御，则败绩厌[22]覆[23]是惧，何暇思获[24]？”子皮曰：“善哉！虎不敏。吾闻君子务知大者、远者，小人务知小者、近者[25]。我，小人也。衣服附在吾身[26]，我知而慎之[27]；大官、大邑，所以庇身也[28]，我远而慢之[29]。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[30]。他日我曰：‘子为郑国，我为吾家，以庇焉，其可也[31]。’今而后知不足。自今请虽吾家，听子而行[32]。”子产曰：“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[33]，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[34]？抑心所谓危，亦以告也[35]。”子皮以为忠，故委政焉[36]，子产是以能为郑国[37]。

[1]名罕虎，郑上卿。[2]去声。[3]尹何年少，未知可使治邑否。[4]愿，谨厚也。叛，背也。言吾爱其谨厚，必不吾背。○平日可信。[5]扶。[6]两“夫”字指尹何。言谨厚之人，使往治邑而学为政，当愈知治邑之道矣。○后日又可望，故虽年少，亦可使之为邑。[7]总断一句。[8]必求有以利益之。[9]今汝爱尹何，则使之为政。[10]譬如未能执刀而使之宰割，其自伤必多。[11]非以爱之，实以害之，谁敢求汝

之见爱。○一喻。破“吾爱之”句。[12]催。[13]子产名。[14]压。[15]郑国有汝，犹屋之有栋。榱，椽也。栋以架椽，设使汝误事而致败，譬如栋折而椽崩，则我亦处屋下，将为其所压，敢不尽情言之？○二喻。言如此用爱，不但伤尹何，侨亦且不免。“敢不尽言”句，锁上起下。[16]譬如汝有美锦，必不使不能裁者学裁之，惟恐伤锦。[17]身之所庇以安者，而使学为政者往裁治焉，不恐伤身？[18]亦思官邑之为美锦，不较多乎？○三喻。破“使夫往而学”句。[19]二句是立言大旨。[20]非自害则害于治。[21]惯。[22]压。[23]福。[24]败绩，坏车也。言求免自害且不能，何暇求其无害于治？○四喻。破“夫亦愈知治”句。○一喻尹何，二喻自己，三喻子皮，四又喻尹何，随手出喻，绝无痕迹。[25]君子、小人以识言。[26]此其小者、近者。[27]美锦不使学制。[28]此其大者、远者。[29]官、邑欲使学制。[30]无子之言，吾终不自知其失，所以为无识之小人。○仍援前喻，更觉入情。○论尹何至此已毕。[31]他日，前日也。前日我尝有云：“子治郑国，我治吾家，以庇身焉，其或可也。”[32]前日我犹自以为能治家，今而后知谋虑不足，虽吾家亦须听子而行。○此子皮自谓才不及子产，字字缠绵委婉。[33]人面无同者，其心亦然。[34]即面观心，则汝之心，未必尽如吾之心。岂敢使子之家事皆从我之所为乎？○此五喻也。通篇是喻，结处仍用喻，快笔灵思，出人意表。[35]但于我心有所不安，如使尹何为邑者，亦必尽言以告也。○仍缴正意，一笔作收。[36]以子产尽心于己，故以国政委之。[37]结出子产治政之由。

“学而后入政，未闻以政学”二语，是通体结穴，前后总是发明此意。子产倾心吐露，子皮从善若流，相知之深，无过于此。全篇纯以譬喻作态，故文势宕逸不群。

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左传·昭公元年

楚公子围[1]聘于郑，且娶于公孙段氏[2]。伍举[3]为介[4]。将入馆[5]，郑人恶之[6]，使行人子羽与之言[7]，乃馆于外[8]。

[1]楚令尹。[2]段，郑大夫子石也。围娶其女。○围将会诸侯之大夫于虢，以虢系郑地，故行此聘、娶二事。[3]椒举也。[4]副使曰介。○补叙椒举者，伏后垂櫜之请也。[5]将入郑而馆。[6]以其徒众之多，恐怀诈以袭己也。[7]子羽之言不载。[8]楚乃舍于城外。围不置对者，恃有逆女一著，可以逞也。○以上是聘时事，以下是娶时事，叙二事一略一详。盖以上一段引起下一段也。

既聘，将以众逆[1]。子产患之[2]，使子羽辞，曰："以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从[3]者，请墠[4]听命[5]。"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对曰："君辱贶寡大夫围，谓围：'将使丰氏抚有而室[6]。'围布几筵，告于庄、共[7]之庙而来[8]。若野赐之[9]，是委君贶于草莽也[10]，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[11]。不宁唯是[12]，又使围蒙其先君，将不得为寡君老，其蔑以复矣[13]。唯大夫图之。"子羽曰："小国无罪，恃实其罪[14]。将恃大国之安靖己，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[15]？小国失恃，而惩诸侯，使莫不憾者[16]，距违君命，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[17]。不然，敝邑，馆人之属也，其敢爱丰氏之祧[18]？"

[1]去声。○楚欲以兵众入郑逆妇。[2]亲迎何待以众？其怀诈可知。[3]去声。[4]然去声。[5]请于城外除地为墠，以行婚礼。○按婚礼，主人筵几于庙，婿执雁而入。以墠为请，非礼也。[6]贶，赐也。丰氏，子石女也。公孙段食邑于丰，故称丰氏。而，汝也。"将使丰

氏”八字，是郑君谓围之词。○说郑命围郑重。[7]恭。[8]庄王，围之祖。共王，围之父。○说围受命郑重。[9]若于城外为墠，使我在野以受赐。[10]轻郑君之赐，而弃之草莽。○一“是”字。[11]逆女不得成礼，何颜复置身诸卿之列？○二“是”字。○两句，应首段，唤起下段。[12]疾撇上二“是”字。[13]蒙，欺也。大臣曰老。言告先君而来，不得成礼于女氏之庙，是使我欺其先君，而辱寡君之命，不得为楚大臣，其无以归国矣。○三句应二段。[14]小国有何罪？恃大国而不设备，实其罪也。○二句是立言主脑。[15]郑之婚楚，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国家，今楚以兵入逆，汝无乃包藏祸心以图袭郑？而，汝也。○一句喝破楚之本谋，妙。[16]郑为楚图而失所恃，致使诸侯信楚者皆以郑为戒，使无不恨楚之行诈者。○不说郑憾楚，说诸侯莫不憾楚，妙。[17]距，亦违也。自此诸侯举不信楚，而楚君之令有所壅塞而不行，此郑恃楚以取灭亡所致，实郑之罪也。所惧者唯此。[18]挑。○若楚国无他意，则郑之在楚，与守舍之人相类，岂敢爱惜丰氏之远祖庙而不以成礼乎？○以上直说出“请墠听命”之故。

伍举知其有备也，请垂櫜[1]而入。许之[2]。

[1]高。[2]櫜，弓衣也。垂櫜，示无弓也。

篇首著“恶之”、“患之”四字，已伏后一段议论。州犁之对，词婉而理直，郑似无可措辞。子产索性喝出他本谋，使无从置辩，若稍婉转，则楚必不听。此小国所以待强敌不得不尔。

子革对灵王 左传·昭公十二年

楚子[1]狩于州来，次于颍尾[2]，使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嚣尹午、陵尹喜[3]帅师围徐以惧吴[4]。楚子次于乾溪，以为之援[5]。雨[6]雪，王皮冠，秦复陶[7]，翠被[8]，豹舄[9]，执鞭以出[10]。仆析父[11]从[12]。

[1]灵王。[2]冬猎曰狩。州来、颍尾，二地皆近吴。[3]五子皆楚大夫。[4]徐，吴与国。[5]乾溪，水名。自颍尾遣五大夫讫，即自次乾溪，以为兵援。[6]去声。[7]秦所遗羽衣。[8]被，帔也。以翠羽饰之。[9]以豹皮为履。[10]执鞭出以教令。[11]甫。○楚大夫。[12]去声。○此等闲叙，若无紧要，然妆点浓色正在此。

右尹[1]子革[2]夕[3]，王见之，去冠、被，舍[4]鞭[5]，与之语，曰："昔我先王熊绎[6]与吕伋[7]、王孙牟[8]、燮父[9]、禽父[10]并事康王[11]，四国皆有分[12]，我独无有[13]。今吾使人于周，求鼎以为分，王其与我乎[14]？"对曰："与君王哉[15]！昔我先王熊绎辟[16]在荆山，筚路蓝缕[17]以处草莽，跋涉山林以事天子，唯是桃弧棘矢以共[18]御王事[19]。齐，王舅也[20]；晋及鲁、卫，王母弟也[21]。楚是以无分，而彼皆有[22]。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，将唯命是从，岂其爱鼎[23]？"王曰："昔我皇祖伯父昆吾，旧许是宅[24]。今郑人贪赖其田，而不我与[25]。我若求之，其与我乎[26]？"对曰："与君王哉[27]！周不爱鼎，郑敢爱田[28]？"王曰："昔诸侯远[29]我而畏晋，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[30]，赋皆千乘[31]，子与[32]有劳焉[33]，诸侯

其畏我乎[34]！”对曰：“畏君王哉[35]！是四国者，专足畏也。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哉[36]！”

[1]官名。[2]郑丹也。[3]暮见曰夕。[4]捨。[5]妆点。[6]楚始封君。[7]齐太公之子丁公。[8]卫康叔子康伯。[9]晋唐叔之子。[10]周公子伯禽。[11]成王子。[12]问。○齐、卫、晋、鲁，王皆赐之珍宝，以为分器。[13]楚独无所赐。[14]禹铸九鼎，三代相传，犹后世传国玺也。灵王欲求周鼎以为分器，意欲何为？[15]四字冷妙。[16]同“僻”。[17]筚路，柴车。蓝缕，敝衣。[18]供。[19]以桃为弓，以棘为矢，为天子共御不祥之事。○写楚与周疏远。[20]成王之母姜氏，齐太公之女。[21]唐叔，成王母弟。周公、康叔，武王母弟。○写四国是周亲贵。[22]宝器所以展亲，不得颁及疏远。[23]今周与齐、晋、鲁、卫皆服事楚，将唯楚命是听，岂惜此鼎，而不以与楚？○故为张大，隐见楚子之无君。冷妙。[24]陆终氏生六子，长曰昆吾，少曰季连。季连，楚之远祖，故谓昆吾为伯父。昆吾尝居许地，许既南迁，故曰“旧许是宅”。[25]此时旧许之地属郑。[26]求至远祖之兄所居之地，更属可笑。[27]冷妙。[28]不有天子，何有于郑？妙论解颐。[29]去声。[30]郎。[31]去声。○陈、蔡，二国名。不羹，地名，其地有二邑。言我大筑四国之城，其田之赋，皆出兵车千乘。[32]预。[33]汝子革亦与有功焉。○带句生姿。[34]又欲使天下诸侯无不畏我，其心益肆矣。[35]冷妙。[36]复一句，妙。加“敢不”二字，尤妙。○三段写楚子何等矜满，写子革何等滑稽。对矜满人，自不得不用滑稽也。

工尹路[1]请曰：“君王命剥圭以为鏚[2]柲[3]，敢请命[4]。”王入视之[5]。

[1]工尹，名路。[2]戚。[3]秘。[4]鏚，斧也。柲，柄也。言王命破圭玉以饰斧柄，敢请制度之命。[5]王入内，视工尹所为。○连处忽一断，妆点前后照耀，妙绝。

析父谓子革：“吾子，楚国之望也。今与王言如响[1]，国其若之何？”子革曰：“摩厉以须，王出，吾刃将斩矣[2]。”

[1]如响应声。[2]子革以锋刃自喻。言我自摩厉以待王出，将此利刃斩王之淫慝。○又生一问答作波，始知前“仆析父从”一句，非浪笔。

王出，复[1]语。左史倚相[2]趋过[3]，王曰：“是良史也，子善视之！是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[4]。”对曰：“臣尝问焉，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[5]。祭[6]公谋父作《祈招》[7]之诗，以止王心[8]，王是以获没于祇[9]宫[10]。臣问其诗而不知也。若问远焉，其焉[11]能知之[12]？”王曰：“子能乎？”对曰：“能。其《诗》曰：‘祈招之愔愔[13]，式昭德音[14]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[15]。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[16]。’”

[1]扶又切。[2]去声。[3]倚相，楚史名。[4]《三坟》，三皇之书。《五典》，五帝之典。《八索》，八卦之说。《九丘》，九州之志。倚相能尽读之，所以为良史。○恰凑入摩厉以须吾刃下。[5]周穆王乘八骏马，造父为御，以遍行天下，欲使车辙马迹无所不到。[6]债。[7]韶。[8]谋父，周卿士。祈父，周司马之官。招，其名也。祭公力谏游行，故借司马作诗，以止遏穆王之欲心。此诗逸。[9]支。[10]祇宫，离宫名。穆王闻谏而改，故得善终于祇宫，而免篡弑之祸。[11]烟。[12]《祈招》之诗，是穆王近事。远，谓《坟》、《典》诸书。○俱是引动楚子之问，可谓长于讽谕。[13]阴。[14]愔愔，安和貌。式，用也。言祈父之性安和，用能自著令闻矣。[15]亦当思我王之常度，出入起居，用如玉之坚，用如金之重。[16]若用民力，当随其所能，如冶金制玉，随器象形，而不可存醉饱过度之心。○着意在此句，利刃已斩。

王揖而入[1]，馈不食，寝不寐，数日，不能自克，以及于难[2]。

[1]“执鞭以出”至“王入视之”，“王出复语”至“王揖而入”，两出两入，遥对作章法。[2]去声。○灵王被子革一斩，寝食不安者数日。却未曾斩断，不能迁善改过。明年，为弃疾所逼，缢于乾溪。○又妆点作结，前后照耀。

仲尼曰：“古也有志[1]：‘克己复礼，仁也[2]。’信善哉！楚灵王若能如是，岂其辱于乾溪[3]？”

[1]古书有云。[2]应不能自克。[3]前叙“次于乾溪”，何等意气；此以“辱”字结之，最有味。

楚子一番矜张语，子革绝不置辩，一味将顺，固有深意。至后闲闲唤醒，若不相蒙者，既不忤听，又得易入，此其所以为善谏欤？惜哉！灵王能听而不能克，以终及于难也。

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·昭公二十年

郑子产有疾，谓子大叔[1]曰："我死，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[2]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[3]死焉[4]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[5]，故宽难[6]。"疾数月而卒。

[1]游吉也。[2]两语，是子产治郑心诀。[3]上声。[4]以火喻猛。[5]以水喻宽。[6]非有德者不能。○玩其"次"字、"宽难"字，便见宽为上，不得已而用猛。而用猛正是保民之惠处，此自大经济人语。

大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[1]。郑国多盗，取人于萑[2]苻[3]之泽[4]。大叔悔之，曰："吾早从夫子，不及此[5]。"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，尽杀之，盗少止[6]。

[1]著"不忍"二字，便见是妇人之仁，非真能宽也。[2]桓。[3]蒲。[4]取人，劫其财也。萑苻，泽名。[5]夫子，谓子产。[6]著"尽杀"二字，便见是酷吏之虐，非善用猛也。

仲尼曰："善哉[1]！"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[2]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[3]。《诗》曰[4]："民亦劳止，汔[5]可小康；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[6]'，施之以宽也[7]。'毋从[8]诡随，以谨无良；式遏寇虐，惨不畏明[9]'，纠之以猛也[10]。'柔远能迩，以定我王[11]'，平之以和也[12]。又曰[13]，'不竞不絿[14]，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[15]'，和之至也[16]。"及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出涕曰："古之遗爱也[17]。"

[1]叹美子产为政。[2]宽、猛各有弊，当有以相济。[3]“和”字，从“济”字看出。[4]《大雅·民劳》篇。[5]肸。[6]止，语辞。汔，其也。康、绥，皆安也。言今民亦劳甚矣，其可以小安之乎？当加惠于京师，以绥安夫诸夏之人。[7]引《诗》释宽。[8]去声。[9]诡随，谓诡人随人、心不正者。谨，敕也。式，用也。憯，曾也。言诡随者不可从，以谨敕不善之人，用遏止此寇虐而曾不畏明法者。[10]引《诗》释猛。[11]柔安远人，使之怀附，而近者各以能进，以安定我王室。[12]“平”字，是宽猛相济处。○引《诗》释和。○一诗分引释之，便见政和，是宽猛一时并到，不可偏胜也。[13]《商颂·长发》篇。[14]求。[15]竞，强也。絿，急也。优优，和也。遒，聚也。言汤之为政不太强、不太急、不太刚、不太柔，优优然而甚和，故百种福禄皆遒聚也。[16]引《诗》叹和之至。见得和到极处，而宽猛之迹俱化。进一层说。[17]以子产之猛为遗爱，阐微之论。

子产不是一味任猛，盖立法严则民不犯，正所以全其生。此中大有作用。太叔始宽而继猛，殊失子产授政之意。观孔子叹美子产，而以宽猛相济立论，则政和，谅非用猛所能致；末以遗爱结之，便有分晓。

吴许越成 左传·哀公元年

吴王夫[1]差败越于夫椒，报槜[2]李也[3]。遂入越。越子[4]以甲楯[5]五千保于会[6]稽[7]，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[8]以行成[9]。吴子将许之。

[1]扶。[2]醉。[3]夫椒，吴县西南太湖中椒山。槜李，今嘉兴槜李城。定公十四年，越败吴于槜李，阖庐伤足而死。至是，夫差所谓三年乃报越也。[4]勾践。[5]闰上声。[6]脍。[7]会稽，越山名。[8]痞。○种，越大夫名。嚭，故楚臣，奔吴为太宰，宠幸于夫差，故种因之。[9]求成于吴。

伍员[1]曰："不可[2]。臣闻之：'树德莫如滋，去[3]疾莫如尽[4]。'昔有过[5]浇[6]杀斟灌以伐斟鄩[7]，灭夏后相[8]，后缗[9]方娠[10]，逃出自窦，归于有仍[11]，生少[12]康焉[13]。为仍牧正，惎[14]浇能戒之[15]。浇使椒求之[16]，逃奔有虞[17]，为之庖正，以除其害[18]。虞思于是妻[19]之以二姚，而邑诸纶[20]，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[21]。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谋[22]，以收夏众，抚其官职[23]；使女艾谍[24]浇，使季杼诱豷[25]。遂灭过、戈[26]，复禹之绩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[27]。今吴不如过，而越大于少康[28]，或将丰之，不亦难[29]乎[30]！勾践能亲而务施[31]，施不失人，亲不弃劳[32]。与我同壤[33]，而世为仇雠[34]。于是乎克而弗取，将又存之，违天而长[35]寇雠[36]，后虽悔之，不可食已[37]。姬之衰也，日可俟也[38]。介在蛮夷，而长寇雠，以是求伯[39]，必不行矣[40]。"

[1]云。○子胥也。[2]二字断。[3]上声。[4]人之植德，如植木焉，欲其滋长。人之去恶，如治病然，欲其净尽。○先征之格言，重下句。[5]歌。[6]尧去声。[7]寻。[8]去声。○过，国名。浇，寒浞子。二斟，夏同姓诸侯。相，启之孙。羿逐帝相依二斟。寒浞篡羿，因其室，生浇及豷，封浇于过，封豷于戈。浞使浇灭二斟，杀帝相。[9]民。[10]震。○后缗，相妻，有仍国之女。娠，怀身也。[11]自穴逃出，而归于父母家。[12]去声。[13]生遗腹子，是为少康。[14]忌。[15]及壮，为有仍牧官之长。惎，毒也。以浇为毒害，能戒备之。[16]椒，浇臣。求少康欲杀之。[17]舜后封国。[18]庖正，掌膳羞之官。除，免也。赖此以得免其害。[19]去声。[20]思，虞君名。以二女妻少康。姚，虞姓。纶，虞邑。[21]方十里为成。五百人为旅。[22]兆，始也。[23]收拾夏之遗民，抚循夏之官职。[24]牒。[25]戏。○女艾，少康臣。谍，候也。谍候浇之间隙。季杼，少康子。豷，浇弟。以计引诱之。[26]灭浇于过，灭豷于戈。[27]恢复禹之功绩，祀夏祖宗，以配上帝，不失禹之天下。○次证之往事，以申明“去疾莫如尽”之故。[28]两两相较，警醒剀切。[29]去声。[30]言与越成，是使越丰大，必为吴难。○不可者一。[31]一层。[32]二层。[33]三层。[34]四层。[35]掌。[36]天与不取，故曰违天。[37]食，犹食言之食。言欲食此悔，亦无及已。○不可者二。[38]吴与周同姓，而姬姓之衰，可计日而待。○泛一句。[39]霸。[40]况吴介居蛮夷，而滋长寇雠，自保且不能，安能图霸？以吴子喜远功，又以求伯动之。○不可者三。

弗听[1]。退而告人曰：“越十年生聚，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[2]！”

[1]惑于宰嚭，而使越成。[2]生民聚财，富而后教，吴必为越所灭。而宫室废坏，当为汙池。○直是目见，非为悬断。

写少康详，写勾践略；而写少康，正是写勾践处，此古文以宾作主法也。后分三段，发明“不可”二字之义，最为曲折详尽。曾不觉

悟，卒许越成。不得已退而告人，说到吴其为沼，真感愤无聊，声断气绝矣。

卷三 周文

祭公谏征犬戎 国语·周语上

穆王将征犬戎[1]，祭[2]公谋父[3]谏曰："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观[4]兵[5]。夫兵戢而时动，动则威[6]，观则玩，玩则无震[7]。是故周文公之《颂》曰[8]:'载戢干戈，载櫜[9]弓矢[10]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[11]。'先王之于民也，茂正其德而厚其性[12]，阜其财求[13]而利其器用[14]，明利害之乡[15]，以文修之[16]，使务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[17]。

[1]西戎也。欲征其不享之罪。[2]债。[3]甫。○祭，畿内之国，谋父所封。时为王卿士。[4]贯。[5]耀，明也。观，示也。○一句领起全篇。[6]戢，聚也。时动，如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之谓。威，可畏也。[7]玩，黩也。震，惧也。○四句，一正一反，以申明不可观兵之意。[8]文，周公之谥。《颂·时迈》之诗，周公所作。[9]高。[10]载，用也。櫜，韬也。言武王既定天下，则收敛其干戈，韬藏其弓矢，示不复用也。○引证"不观兵"。[11]肆，陈也。时，是也。中国曰夏。允，信也。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德，以布陈于中国，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。○引证"耀德"。[12]茂，勉也。正德者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恭，夫义妇顺，所以正民之德也。如此而民之情性，未有不归于厚者。[13]阜，大也。大其财求，使之衣帛食肉，不饥不寒，所以厚民之生也。[14]如工作什器、商通货财之类，所以利民之用也。○三句，兼教养在内。[15]如字。○得教养为利，失教养为害。乡，犹言所在也。明利害之所在，是耀德之实。[16]一句，包下"修意"五句，是不观兵之实。[17]滋，益也。此言"耀德不观兵"之效。作一顿。下乃转入周世。

“昔我先世后稷[1]，以服事虞、夏[2]。及夏之衰也[3]，弃稷弗务[4]，我先王不窋[5]用失其官，而自窜于戎、翟之间[6]，不敢怠业[7]，时序其德，纂[8]修其绪，修其训典[9]，朝夕恪勤，守以惇笃，奉以忠信[10]，奕世载德，不忝前人[11]。至于武王，昭前之光明，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不欣喜[12]。商王帝辛，大恶[13]于民[14]。庶民弗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[15]。是先王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[16]。

[1]后稷，舜时农官。父子相继曰世。谓弃与不窋。[2]谓弃为舜后稷，不窋继之于夏启也。[3]谓启子太康。[4]弃，废也。废稷之官，不复务农。[5]质。○弃之子。周禘祫文武，必先不窋，故通谓之王。[6]尧封弃于邰，至不窋失官，去夏而迁于邠。邠西接戎，北近翟。[7]业，农业也。[8]同缵。[9]序，布也。纂，继也。绪，事也。训，教也。典，法也。三“其”字，指弃而言。[10]三句，承上三句，极写其“不敢怠业”。[11]奕世，累世也。载，承也。忝，辱也。自不窋以后至文王，皆继其德而弗坠。○已上言周家累世耀德。[12]武王亦只是耀德。[13]乌故切。[14]辛，纣名也。大恶，大为民所恶。[15]商牧，商郊牧野。○著“庶民弗忍”四字，便见武王不得已而用兵。[16]恤，忧也。隐，痛也。非务武，即不观兵之谓。勤恤民隐，即耀德之谓。○已上言武王并不观兵，下乃述邦制，以转入征犬戎之非。

“夫先王之制[1]：邦内甸服[2]，邦外侯服[3]，侯、卫宾服[4]，蛮夷要[5]服[6]，戎翟荒服[7]。甸服者祭[8]，侯服者祀[9]，宾服者享[10]，要服者贡[11]，荒服者王[12]。日祭[13]、月祀[14]、时享[15]、岁贡[16]、终王[17]，先王之训也[18]。有不祭则修意[19]，有不祀则修言[20]，有不享则修文[21]，有不贡则修名[22]，有不王则修德[23]，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[24]。于是乎有刑不祭[25]，伐不祀[26]，征不享[27]，让不贡，告不王[28]。于是乎有刑罚之辟[29]，有攻伐之

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[30]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又增修于德，无勤民于远[31]，是以近无不听[32]，远无不服[33]。

[1]一句直贯到底。[2]邦内，天子畿内。甸，田也。服，事也。以皆田赋之事，故谓之甸服。王城之外，四面皆五百里也。[3]邦外，邦畿之外。侯服者，侯国之服。甸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[4]侯，侯圻。卫，卫圻。中国之界也。谓之宾者，渐远王畿，而取宾见之义。侯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[5]平声。[6]蛮夷去王畿已远。谓之要者，取要约之义，特羁縻之而已。宾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[7]戎翟去王畿益远。以其荒野，故谓之荒服。要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○一层，详五服之地。[8]祭于祖考。[9]祀于高曾。[10]享于二祧。[11]贡于坛墠。[12]王，入朝也。世一见，各以其所贵者为贽。○此言五服佐天子宗庙之供者不同。○二层，详五服之职。[13]祭以日至。[14]祀以月至。[15]享以时至。[16]贡以岁至。[17]王以终世至。谓朝嗣王，及即位而来见。○三层，言五服之地有远近，故其供职有疏密。[18]锁一句，前后照应，妙。[19]最近者知王意也。[20]稍近者听王言也。[21]渐近者申以号令。[22]已远者播以仁声。[23]极远者诞敷文德。○看五“修”字，便见“耀德”不是一味表暴，有反躬自治意。[24]序，谓上五者次序。成，既修也。刑，法也，见下文。[25]士师。[26]司马。[27]诸侯承王命往征。[28]行使让者责其过，告者谕以理。○此修刑之序。[29]辟，法也。[30]此修刑之具。○一意写作两层，却不嫌其重复，故妙。[31]单承要、荒二服。言远国非近者可比，唯有益自修德，不可加兵致劳吾民也。[32]甸、侯、宾无不至。[33]要、荒无不至。○已上结完先王无观兵于远国之事，下方说到穆王身上。

“今自大毕、伯仕之终也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[1]，天子曰：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[2]。’其无乃废先王之训，而王几顿乎[3]！吾闻夫犬戎树惇，能帅[4]旧德而守终纯固，其有以御我矣[5]！”

[1]大毕、伯仕，犬戎氏之二君。世终来王，荒服之职也。[2]享，宾服之礼。以责犬戎，且示之以兵威。[3]顿，坏也。既废先王待荒服之训，恐终王之礼，亦自此坏矣。[4]同率。[5]树，立也。惇，厚也。帅，循也。纯，专也。固，一也。言犬戎立心惇厚，能率循其先人之德而守国，终于专一，有拒我之备矣。○废先王之训，则不可伐。有以御我，则不能伐。是极谏意。

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，四白鹿以归[1]。自是荒服者不至[2]。

[1]所获止此，果有以御我矣。[2]终王之礼，果自此坏。

“耀德不观兵”是一篇主脑，回环往复，不出此意。穆王车辙马迹遍天下，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，不过观兵犬戎以示雄武耳，乃仅得狼鹿以归。不但不能耀德，并不成观兵矣。结出“荒服不至”一语，煞有深意。

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·周语上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[1]。召[2]公[3]告曰："民不堪命矣[4]！"王怒[5]，得卫巫，使监[6]谤者[7]，以告，则杀之[8]。国人莫敢言[9]，道路以目[10]。

[1]谤，诽也。[2]邵。[3]召康公之后。穆公虎也，为王卿士。[4]命虐，故不堪。○危言悚激。[5]怒谤者。[6]平声。[7]巫，祝也。卫巫，卫国之巫。监，察也。以巫有神灵，有谤辄知之。[8]以谤者告，即杀之。○写虐命尤不堪。[9]非但不敢谤也。深一层说。[10]以目相眄而已。○四字妙甚，极写莫敢言之状，不堪命之极也。

王喜[1]，告召公曰："吾能弭[2]谤矣[3]，乃不敢言[4]。"召公曰："是鄣之也[5]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[6]。川壅而溃[7]，伤人必多[8]，民亦如之[9]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[10]。故天子听政[11]，使[12]公卿至于列士献诗[13]，瞽献典[14]，史献书[15]，师箴[16]，瞍[17]赋[18]，矇诵[19]，百工谏[20]，庶人传语[21]，近臣尽规[22]，亲戚补察[23]，瞽、史教诲[24]，耆、艾修之[25]，而后王斟酌焉[26]，是以事行而不悖[27]。民之有口也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，犹其有原隰[28]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[29]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[30]，行善而备败，所以阜财用、衣食者也[31]。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[32]？"

[1]"喜"字，与上"怒"字相对。[2]米。[3]弭，止也。○监谤、弭谤，写尽昏主作用。[4]如此四字，极写能弭谤伎俩，痴人声口如画。

[5]鄣，防也。非民无言，是鄣之使不得宣也。○断一句，便注定“川”字。[6]川不可防，而口尤甚。○以民比川。[7]会。[8]壅，鄣也。溃，水势横暴而四出也。○写防川。[9]写防民。[10]为，治也。导，通也。宣，犹放也。○合写川、民。○“宣之使言”一句，是一篇主意。下俱是“宣之使言”。[11]一句领起。[12]“使”字直贯到底，根上两“使”字来。[13]陈其美刺。[14]瞽，乐师也。典，乐典。陈其邪正。[15]史，外史。书，三皇五帝之书。有关治体。[16]箴。○师，少师也。箴刺王阙，以正得失。[17]同“瞍”。[18]无眸子曰瞍。赋所献之诗。[19]有眸子而无见曰矇。诵典书箴刺之语。[20]工执艺事以谏。[21]庶人卑贱，见政事之得失，不能自达，相传语以闻于王。[22]左右近臣，各尽规谏。[23]父兄子弟，补过察政。[24]瞽，太师，掌乐。史，太史，掌礼。相与教诲。[25]耆、艾，师傅也。合众职而修治之。[26]斟，取也。酌，行也。[27]所行之事，皆合于理。○历举古天子听言求治，句句与弭谤使不敢言相反。[28]习。[29]土，地也。其，指土而言。广平曰原，下湿曰隰，下平曰衍，有溉曰沃。山川原隰衍沃，所以宣地气而出财用、生衣食。○一喻写作两层，妙。上以防川喻止谤，此以山川原隰衍沃喻宣言。[30]跌出正意。[31]民所善者行之，其所恶者改之。阜，厚也。厚财用、衣食，与山川原隰衍沃一般。○正意、喻意，又夹写一笔，错落入妙。[32]民素筹之于心，而后发之于言。当成其美而见之施行，岂可壅塞？若壅塞焉，其与我者能有几何哉？言败亡即至也。○三“壅”字呼应。

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[1]，三年，乃流王于彘[2]。

[1]三“莫敢言”作章法。[2]流，放也。彘，晋地。

文只是中间一段正讲，前后俱是设喻。前喻防民口有大害，后喻宣民言有大利。妙在将正意、喻意，夹和成文，笔意纵横，不可端倪。

襄王不许请隧 国语·周语中

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[1]，王劳[2]之以地[3]，辞[4]，请隧焉[5]。

[1]夹。○襄王后母惠后生叔带，因翟人立为王，襄王出奔郑。晋文公纳王，诛叔带。郏，洛邑，王城之地。[2]去声。[3]王赏之以阳樊、温、原、欑茅之田。[4]不受。[5]掘地通路曰隧。天子葬礼。

王弗许，曰："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[1]，规方千里以为甸服[2]，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，以备百姓兆民之用，以待不庭、不虞之患[3]。其馀[4]以均分公侯伯子男，使各有宁宇，以顺及天地，无逢其灾害[5]，先王岂有赖焉[6]。内官不过九御，外官不过九品，足以供给神祇而已，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[7]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，以临长[8]百姓而轻重布之[9]，王何异之有[10]？

[1]开口便正大。[2]规，画也。甸服，畿内之地。以皆田赋之事，故谓之甸服。王城之外，四面皆五百里也。[3]百姓，百官有世功者。不庭，不来朝之国也。不虞，意外之变也。○著"以供"、"以备"、"以待"等字，见先王有此许多费用。[4]甸服之外。[5]宁，安也。宇，居也。亦使有供祭、备用、待患之资，所以能顺天地，而无灾害也。○著"均分"二字，见先王之土地亦有限。[6]赖，利也。○一句结上起下。[7]九御，即九嫔。九品，即九卿。嫔与卿主祭祀。厌，安也。纵，肆也。度，法也。○著"不过"、"足以"、"而已"、"岂敢"等字，见先王并无一点奢用。[8]掌。[9]隧为死之服物，"生"字带说。采章，采色文章也。轻重布，言贵贱有等。○"亦唯是"妙。始入正题也。上文许多说话，只要逼出"亦唯是"三字。[10]葬礼外，王鲜有异。○只数语，说得"隧"字十分郑重。下乃反复写其不许之意。

“今天降祸灾于周室[1]，余一人仅亦守府[2]，又不佞以勤叔父[3]，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[4]，其叔父实应[5]且憎，以非余一人，余一人岂敢有爱也[6]？先民有言曰[7]：‘改玉改行[8]。’叔父若能光裕大德，更[9]姓改物，以创制天下，自显庸也，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，余一人其流辟[10]于裔[11]土，何辞之有与[12]？若犹是姬姓也[13]，尚将列为公侯，以复先王之职[14]，大物其未可改也[15]。叔父其茂昭明德，物将自至[16]，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，以忝天下，其若先王与百姓何？何政令之为也[17]？若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焉，余安能知之[18]？”

[1]谓叔带之乱。[2]仅守故府遗文，不能有为。[3]不佞，不才也。勤，劳也。天子称同姓诸侯曰叔父。[4]班，分也。大物，隧也。私德，指纳王而言。[5]平声。[6]应，受也。憎，恶也。爱，吝也。言汝虽受私赏，心中未尝不憎恶之，以非余行赏之不当，余岂敢吝而弗与也？○反如此说转来，婉妙。下则纯是刀砍斧截之语。[7]先民，前人也。[8]玉，佩玉。所以饰行步。君臣尊卑，各有其节，故曰改。○直贯至“大物未可改”句。[9]平声。[10]闢。[11]异。[12]更姓，易姓也。改物，改正朔、易服色也。创，造也。庸，用也。谓为天子创造制度，自显用于天下。缩，收也。备物，谓死生之服物采章。流，放也。辟，戮也。裔，远也。○逆振一段，紧陗。[13]未更姓。[14]未改物。[15]不曰“不可改”，而曰“未可改”，冷隽。○直说出晋文请隧之非。[16]物，隧也。○又逆振一笔，紧陗。[17]私劳，即私德。在襄王为德，在晋文为劳。大章，即服物采章。忝，辱也。先王唯是服物采章，以临长百姓，而余变易之，其如先王百姓何哉？既无以对先王百姓，何政令之为也？○直说出不许行隧之意。[18]若晋文自制为隧，余安能禁止？不待请也。○仍用逆笔作收，章法愈紧。

文公遂不敢请，受地而还。

通篇只是不为天子不得用隧意。却妙在俱用逆笔振入，无一笔实写不许。而不许之意，一步紧一步，自使重耳神色俱沮。

单子知陈必亡 国语·周语中

定王使单[1]襄公[2]聘于宋[3]。遂假道于陈，以聘于楚[4]。火朝觌矣，道茀[5]不可行也[6]，候不在疆[7]，司空不视涂[8]，泽不陂[9]，川不梁[10]，野有庾[11]积[12]，场功未毕[13]，道无列树[14]，垦田若蓺[15]，膳宰不致饩[16]，司里不授馆[17]，国无寄寓[18]，县无旅舍[19]，民将筑台于夏氏[20]。及陈，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[21]南冠以如夏氏，留宾弗见[22]。

[1]善。[2]名朝，定王卿士。[3]聘，问也。诸侯之于天子、天子之于诸侯、诸侯之于邻国皆有聘。[4]自宋适楚，道经陈国。是时天子微弱，故以诸侯相聘之礼假道也。[5]拂。[6]火，心星也。觌，见也。朝觌，谓夏正十月，心星早见于辰。道茀，草秽塞路也。○一。[7]候，候人也，掌迎送宾客者。疆，境也。○二。[8]司空，掌道路之官。○三。[9]卑。○陂，泽障也。古不窦泽，故障之。○四。[10]梁，桥梁也。古不防川，故梁之。○五。○伏"辰角见"一段案。[11]与。[12]恣。○庾，露。积，聚也。谓以谷米露聚于外也。○六。[13]场，收禾圃也。筑场未完。○七。[14]古者列树以表道。○八。[15]即。○蓺，茅芽也。既垦之田，犹若茅芽，言其稀少也。○九。○伏"周制有之"一段案。[16]戏。○膳宰，膳夫也，掌宾客之牢礼。生者曰饩。○十。[17]司里，里宰也，掌授客馆。○十一。[18]寄寓，旅次也。○十二。[19]去声。○四甸为县。县方六十里。旅舍，休息居止之处，以庇宾客负担之劳。○十三。伏"周之秩官"一段案。[20]民，陈民。台，观台也。夏氏，陈大夫夏征舒之家。为淫其母，欲借以为乐。○十四。[21]甫。○孔、仪，皆陈大夫。[22]南冠，楚冠也。如，往也。宾，谓单襄公。○

十五。○伏“先王之令”一段案。○从单子入陈至及陈，所阅历者，错综先叙，后从单子口中分疏作断，章法井然。

单子归，告王曰：“陈侯不有大咎，国必亡[1]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夫辰角见[2]而雨毕[3]，天根见而水涸[4]，本见而草木节解[5]，驷见而陨霜[6]，火见而清风戒寒[7]。故先王之教曰[8]：‘雨毕而除道，水涸而成梁，草木节解而备藏，陨霜而冬裘具，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[9]。’故《夏令》曰[10]：‘九月除道，十月成梁[11]。’其时儆曰[12]：‘收而场功，偫[13]而畚[14]挶[15]，营室之中，土功其始[16]。火之初见，期于司里[17]。’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贿，而广施[18]德于天下者也[19]。今陈国[20]，火朝觌矣，而道路若塞，野场若弃，泽不陂障，川无舟梁[21]，是废先王之教也[22]。

[1]总断二句，直是目见。[2]现。[3]辰角，大辰仓龙之角。角，星名。朝见东方，九月初，寒露节也。雨毕者，杀气日盛，雨气日尽也。[4]天根，亢、氐之间也。涸，竭也。寒露后五日，天根朝见，水潦尽竭也。[5]本，氐星也。寒露后十日，氐星朝见，草木之枝节，皆脱落也。[6]驷，天驷，房星也。九月中，房星朝见，霜始降。[7]火，心星也。霜降后，心星朝见，清风先至，所以戒人为寒备也。○五句以星见定时至，起下文。[8]引古。[9]除，修治也。备藏，具备收藏也。[10]夏后氏之令。○再引古。[11]水涸系九月，而此言十月成梁者，谓舆梁也。[12]至期儆告其民。[13]雉。[14]本。[15]菊。○季秋农事毕，使人兴筑作也。而，汝也。偫，具也。畚，土笼也。挶，土舆也。[16]营室，定星也。此星昏而正中，夏正十月也。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，故谓之营室。[17]期，会也。致其筑作之具，会于司里之官。[18]去声。[19]惠而不费。○总一句。[20]征今。[21]以舟为梁，即今浮桥也。[22]结“火朝觌”六句。

“周制有之曰[1]:‘列树以表道[2]，立鄙食以守路[3]。国有郊牧[4]，疆[5]有寓望[6]，薮有圃草[7]，囿有林池[8]，所以御灾也[9]。其馀无非谷土[10]，民无悬耜[11]，野无奥草[12]，不夺农时，不蔑民功[13]。有优无匮[14]，有逸无罢[15]。国有班事[16]，县有序民[17]。’今陈国[18]道路不可知[19]，田在草间[20]，功成而不收[21]，民罢于逸乐[22]，是弃先王之法制也[23]。

[1]引古。[2]表道，谓识其远近。[3]鄙，四鄙。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。[4]国外曰郊。牧，放牧之地。[5]同“疆”。[6]境界之上，有寄寓之舍、候望之人。[7]泽无水曰薮。圃草，茂草也。[8]囿，苑也。林，积木。池，积水也。[9]御，备也。灾，兵、饥也。[10]种谷之土。[11]言常用之，不悬挂也。[12]奥，深也。野皆垦辟，无深草也。[13]蔑，弃也。[14]优，裕也。匮，乏也。○从“民无悬耜”二句来。[15]同“疲”。○逸，安也。罢，劳也。○从“不夺农时”二句来。[16]国，城邑也。土功井然有条理。[17]四甸为县。力役更番有次第。[18]征今。[19]指“道无列树”而言。[20]未垦者多。[21]即“野场若弃”。[22]疲于为君作逸乐之事。[23]结“野有庾积”四句。

“周之《秩官》有之曰[1]:‘敌国宾至，关尹以告[2]，行理以节逆之[3]，候人为导[4]，卿出郊劳[5]，门尹除门[6]，宗祝执祀[7]，司里授馆[8]，司徒具徒[9]，司空视涂[10]，司寇诘奸[11]，虞人入材[12]，甸人积薪[13]，火师监燎[14]，水师监濯[15]，膳宰致飧[16]，廪人献饩[17]，司马陈刍[18]，工人展车[19]，百官各以物至[20]，宾入如归。是故小大莫不怀爱[21]。其贵国之宾至，则以班加一等，益虔[22]。至于王使[23]，则皆官正莅事[24]，上卿监之[25]。若王巡守，则君亲监之[26]。’今虽朝也不才[27]，有分[28]族于周[29]，承王命以为过宾于陈[30]，而司事莫至[31]，是蔑先王之官也[32]。

[1]《秩官》，周常官，篇名。○引古。[2]敌国，相等之国也。关尹，司关者。告，告君也。[3]行理，小行人也。逆，迎也。执瑞节为信，而迎之也。[4]导宾至于朝也。[5]去声。○宾至近郊，君使卿朝服，用束帛劳之。[6]门尹，司门者。扫除门庭。[7]宗，宗伯。祝，太祝。宾有事于庙，则宗祝执祭祀之礼。[8]授客馆舍。[9]具徒役，修道路之委积。[10]视道途之险易。[11]禁诘奸盗，防剽掠也。[12]虞人，掌山泽之官。[13]甸人，掌薪蒸之官。[14]火师，司火者。燎，照庭大烛。[15]水师，掌水者。监涤濯之事。[16]孙。○熟食曰飧。[17]生曰饩，禾米也。[18]初。○司马，掌圉人养马。刍，茭草。[19]展省客车，补伤败也。[20]物，如供应之物。[21]小大，谓宾介也。○作一顿，文势不平。[22]贵国，大国也，不比敌国。司事之官，皆用尊一级者，而更加敬。[23]去声。[24]官正，官长也。用官长司事，班又加矣。[25]监，察也。察其勤惰，尤致其虔。[26]仍用官长司事，但自察之。班无可加，而虔极矣。○王使是主，说得十分郑重。又带“巡守”句，更凛然。[27]征今。[28]问。[29]分族，王之亲族也。[30]过宾，谓假道。[31]不但失班加益虔之制，且无以下同于敌国之宾矣。[32]结“膳宰不致饩”四句。

“先王之令有之曰[1]:‘天道赏善而罚淫，故凡我造国，无从匪彝，无即慆[2]淫[3]，各守尔典，以承天休[4]。’今陈侯[5]不念胤[6]续之常，弃其伉俪妃嫔[7]，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，不亦渎姓矣乎[8]？陈，我大姬之后也[9]。弃衮冕而南冠以出，不亦简彝乎[10]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[11]。

[1]引古。[2]滔。[3]造，为也。彝，常也。即，就也。慆，慢也。[4]典，常也。休，庆也。[5]征今。[6]印。[7]胤续，继嗣也。伉俪，配偶也。[8]卿佐，孔、仪也。夏征舒之父御叔，即陈公子夏之子、灵公之从祖父，妫姓也，故曰“渎姓”。○“即慆淫”矣。[9]大姬，武王之

女、虞胡公之妃、陈之祖妣也。[10]简彝，简略常服也。○“从匪彝”矣。[11]结“民将筑台”五句。

“昔先王之教，茂帅[1]其德也，犹恐陨越[2]。若废其教而弃其制，蔑其官而犯其令，将何以守国？居大国之间，而无此四者，其能久乎[3]？”

[1]同率。[2]茂，勉也。率，循也。陨越，坠落也。[3]大国，谓晋、楚。○总收一段，直结出“不有大咎，国必亡”之故。

六年，单子如楚。八年，陈侯杀于夏氏[1]。九年，楚子入陈[2]。

[1]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，公谓行父曰：“徵舒似汝。”对曰：“亦似君。”徵舒病之，公出，自其厩射而杀之。[2]楚庄王讨夏徵舒，遂县陈。○单子之言俱验。

先叙事起，中分四段辨驳，引古征今，句修字削。而分断中，又复错综变化，读之不觉其排对之迹。自是至文。

展禽论祀爰居 国语·鲁语上

海鸟曰“爰居”[1]，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，臧文仲[2]使国人祭之[3]。展禽[4]曰：“越哉，臧孙之为政也[5]！夫祀，国之大节也；而节，政之所成也[6]。故慎制祀以为国典[7]。今无故而加典，非政之宜也[8]。

[1]疏句起法。[2]鲁大夫，臧孙氏。[3]直是居蔡故智。[4]即柳下惠，名获，字禽。[5]越，谓越于礼。○不责其祀，而直责其政，立论最大。[6]节，制也。祀之节制，于国为最大，乃政之所由以成，所关甚重。[7]慎者，不轻之谓。制，立也。典，常也。祀有关国政如此，故慎立祭祀之法，以为国之常经，不得有所加也。○此句极重，后俱根此立论。[8]两语断毕。

“夫圣王之制祀也[1]，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非是族也，不在祀典[2]。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，其子曰柱，能植百谷百蔬；夏之兴也，周弃继之[3]，故祀以为稷[4]。共[5]工氏之伯[6]九有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土[7]，故祀以为社[8]。黄帝能成命百物，以明民共[9]财[10]，颛顼[11]能修之[12]。帝喾[13]能序三辰以固民[14]，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[15]，舜勤民事而野死[16]，鲧障洪水而殛死[17]，禹能以德修鲧之功[18]，契为司徒而民辑[19]，冥勤其官而水死[20]，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[21]，稷勤百谷而山死[22]，文王以文昭[23]，武王去民之秽[24]。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，郊尧而宗舜[25]；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，郊鲧而宗禹[26]；商人禘舜[27]而祖契，郊冥而宗汤[28]；周

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[29]；幕，能帅[30]颛顼者也，有虞氏报焉[31]；杼，能帅禹者也，夏后氏报焉[32]；上甲微，能帅契者也，商人报焉[33]；高圉、太王，能帅稷者也，周人报焉[34]。凡禘、郊、祖、宗、报，此五者国之典祀也[35]。

[1]总冒一句。[2]族，类也。○先将制祀之意虚论一番，下乃历引以实之。[3]烈山氏，神农号。其后世子孙有名柱者，能植谷、蔬，作农官。夏兴，谓禹也。弃能继柱之业。[4]稷，谷神也。[5]恭。[6]霸。[7]共工，霸者，在羲、农之间。有，域也。共工之裔子句龙，佐黄帝为土官。九土，九州之土。[8]社，土神也。○柱、弃、句龙，以劳定国。○以上社稷之祀，以下宗庙之祀。[9]同“供”。[10]黄帝，轩辕也。命，名也。成命，定百物之名也。明民，使民不惑也。共财，供给公上之赋敛也。[11]旭。[12]颛顼，黄帝之孙、帝高阳也，能修黄帝之功。[13]哭。[14]帝喾，黄帝之曾孙、帝高辛也。三辰，日月星也。序之使民知休作之候。固，安也。[15]单，尽也。均，平也。仪，善也。○四句，皆法施于民者。[16]征有苗，崩于苍梧之野。[17]鲧障防百川，绩用不成，尧殛之于羽山。○舜、鲧，皆以死勤事。[18]修者，继其事而改正之。○能御大灾。[19]司徒，教官之长。辑，和也。○法施于民。[20]冥，契六世孙，为夏水官，勤于其职，而死于水。○以死勤事。[21]除邪，谓放桀。○能捍大患。[22]稷，周弃也，死于黑水之山。○以死勤事。[23]文王演《易》，以文德著。○法施于民。[24]去秽，谓伐纣。○能捍大患。[25]有虞氏，舜后。禘，大祭也。郊，祭天以配食也。祖其有功者，宗其有德者，百世不迁之庙也。有虞氏出自黄帝、颛顼，故禘黄帝而祖颛顼。舜受禅于尧，故郊尧。《祭法》作“效喾而宗尧。”与此异者，舜在时则宗尧，舜崩则子孙宗舜，故郊尧。[26]夏后氏，亦黄帝颛顼之后，故禘祖之礼同。虞以上尚德，夏以下亲亲，故夏郊鲧也。[27]当作喾。[28]喾，契之父。契，商之始祖也。[29]喾，稷之父。稷，周之始祖也。商人祖契。周人初时亦祖稷而宗文王，顾武王定天下，其庙不可以毁，故更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

王。○已上先总叙功德，后总出祀典。[30]同率。[31]幕，舜之后虞思也，为夏诸侯。帅，循也。报，报德之祭。[32]杼，禹七世孙、少康子季杼也，能兴夏道。[33]上甲微，契八世孙、汤之先也。[34]高圉，稷十世孙。太王，高圉之曾孙。○四代子孙，能帅循其祖德，皆为以劳定国。○已上逐句出祀典，法变。[35]总锁一句，结住上文。以下又于五祀典外，兼举诸祀。

“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，皆有功烈于民者也[1]；及前哲令德之人，所以为明质也[2]；及天之三辰，民所以瞻仰也[3]；及地之五行，所以生殖也[4]；及九州名山川泽，所以出财用也[5]。非是不在祀典[6]。

[1]“社稷”应前。山川，谓五岳四渎。[2]质，信也。民皆明而信之，故曰明质。[3]藉其光以见物。[4]五行，水火木金土，民皆赖之以生活。[5]财用，如财木、鱼鳖之类。○叠写五句，是带叙法。[6]禘、郊、祖、宗、报之外，必须有功于民者，方祀及之。皆非无故而加也。○收完“制祀以为国典”句。

“今海鸟至，己不知而祀之，以为国典[1]，难以为仁且知[2]矣[3]。夫仁者讲功[4]，而知者处物[5]。无功而祀之，非仁也[6]；不知而不问，非知也[7]。今兹海其有灾乎？夫广川之鸟兽，恒知而避其灾也[8]。”

[1]入题。“己不知”三字妙。[2]智。[3]再断。[4]爱人必讲及人之功。[5]格物必审处物之法。○又与仁、知作注释，妙。[6]结上。[7]起下。[8]广川，犹言大流。言避灾而来，祀之绝不相涉。说出，一笑。

是岁也，海多大风，冬暖[1]。文仲闻柳下季之言，曰：“信吾过也，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。”使书以为三策[2]。

[1]煖。○果有灾。[2]策，简也。三书简者，恐有遗亡故也。

一祀爰居耳，发出如许大议论。然亦只是“无故加典”一句断尽。前云“非是族也，不在祀典”，后云“非是不在祀典”，总是不得无故加典也。文仲之失，在不能讲功，而先在不能处物，是不智乃以成其不仁也。结出海鸟之智来，最有味。

里革断罟匡君 国语·鲁语上

宣公夏滥于泗渊[1]，里革[2]断其罟[3]而弃之[4]，曰[5]:“古者大寒降，土蛰发[6]，水虞于是乎讲罛[7]罶[8]，取名鱼，登川禽，而尝之寝庙，行诸国人，助宣气也[9]。鸟兽孕[10]，水虫成[11]，兽虞于是乎禁罝[12]罗，矠[13]鱼鳖以为夏槁[14]，助生阜也[15]。鸟兽成，水虫孕[16]，水虞于是乎禁罝[17]罜[18]，设阱鄂，以实庙庖，畜功用也[19]。且夫山不槎[20]蘖[21]，泽不伐夭，龟禁鲲鲕[22]，兽长[23]麑麌[24]，鸟翼鷇[25]卵，虫舍蚳[26]蝝[27]，蕃庶物也[28]，古之训也[29]。今鱼方别孕[30]，不教鱼长[31]，又行网罟，贪无艺也[32]。”

[1]滥，渍也。渍罟于泗水之渊，以取鱼也。[2]鲁大夫。[3]古。[4]罟，网也。陡然惊人。[5]一面断一面说，所以下有“公闻之”字。[6]大寒以后，蛰虫始振，孟春也。[7]姑。[8]柳。[9]水虞，掌川泽之禁令。讲，习也。罛，大网也。罶，笱也。名鱼，大鱼也。川禽，鳖蜃之属。是时阳气起，鱼陟负冰，故既取以祭，复令民各取以荐，所以佐阳气之升也。○第一段，言鱼取之有时。[10]印。[11]春时。[12]嗟。[13]错。[14]考。[15]兽虞，掌鸟兽之禁令。罝，兔罟。罗，鸟罟。矠，刺取也。鱼干曰槁。阜，长也。禁取鸟兽之具，所以佐其生长也。○第二段，兽虞却矠鱼鳖是宾。[16]夏时。[17]作罜。音主。[18]六。[19]罜罜，小网也。鄂，柞格，所以误兽也。庙，享祖宗。庖，燕宾客。畜，储也。鱼鳖为民日用之需，非鸟兽比，故曰“畜功用”，不但“助生阜”已也。○第三段，水虞却设阱鄂是主。[20]茶。[21]岸入声。[22]而。[23]掌。[24]迢。[25]寇。[26]池。[27]延。[28]槎，斫也。蘖，斫过树根傍复生嫩条也。草木未成曰夭。鲲鲕，鱼子也。麑，鹿子。麌，麋子。翼，成也。生哺曰鷇，未乳曰卵。蚳蝝，蚁

子，可为醢。蕃，息也。○第四段，草木鸟兽鱼虫，连类并举，是宾主夹写。[29]总一句，与“古者”应。下紧入“今”字。[30]别于雄而怀子。[31]生者又未大。[32]艺，极也。○第五段，入题。见“夏滥”有违于古，不得不“断其罟而弃之”。○每段末，下一断语，最宜玩。

公闻之曰：“吾过而里革匡我，不亦善乎[1]！是良罟也，为[2]我得法[3]。使有司藏之，使吾无忘谂[4]。”师存侍[5]，曰：“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[6]。”

[1]美里革。[2]去声。[3]言此断罟最善，乃代我得古人之法。○兼美断罟，惊变为喜，妙。[4]审。○谂，告也。言是罟不可弃，使我见罟不忘里革之言。○断罟藏罟，涉想俱佳。[5]师，乐师，名存。[6]结语深隽有味，使好名之主意消。

述古训处，写得宾主杂然，具有错综变化之妙；入今事，只“贪无艺也”四字是极谏意。宣公闻谏，私心顿释。师存进言，意味深长。正堪并美。

敬姜论劳逸 国语·鲁语下

公父[1]文伯[2]退朝，朝其母[3]，其母方绩[4]。文伯曰："以歜[5]之家[6]而主犹绩，惧干季孙之怒也[7]，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[8]！"

[1]甫。[2]鲁大夫，季悼子之孙、公父穆伯之子、公父歜也。[3]母，穆伯之妻敬姜也。[4]绩，缉麻也。[5]触。[6]只四字，便写尽淫心。[7]主，谓主母。干，犯也。季孙，康子也，时为鲁正卿。[8]注一句。

其母叹曰："鲁其亡乎！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邪[1]？居，吾语[2]女[3]。昔圣王之处民也，择瘠土而处之，劳其民而用之，故长王[4]天下[5]。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；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[6]。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；瘠土之民莫不向义，劳也[7]。是故天子大采朝[8]日，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[9]；日中考政，与百官之政事，师尹惟旅、牧、相[10]宣序民事[11]；少[12]采夕月，与太史、司载纠虔天刑[13]；日入监[14]九御，使洁奉禘、郊之粢盛[15]，而后即安[16]。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，昼考其国职，夕省其典刑，夜儆百工，使无慆淫，而后即安[17]。卿大夫朝考其职，昼讲其庶政，夕序其业，夜庀[18]其家事，而后即安[19]。士朝受业，昼而讲贯，夕而习复，夜而计过无憾，而后即安[20]。自庶人以下，明而动，晦而休，无日以怠[21]。王后亲织玄紞[22]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[23]、綖[24]，卿之内子为大带[25]，命妇成祭服[26]，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[27]，自庶士以下，皆衣[28]其夫[29]。社而赋事，烝而献功，男女效绩，愆则有辟

[30]，古之制也[31]。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训也。自上以下，谁敢淫心舍力[32]？

[1]僮，顽痴也。备官，居官也。闻，谓闻大道。○子言家，母却叹国，所见者大。[2]去声。[3]汝。[4]去声。[5]瘠，瘦薄也。○“劳”字是一篇之纲。[6]承劳民说，又从“劳”字看出“逸”字，妙。[7]承瘠土说，却从沃土反证瘠土，妙。○已上泛论道理，下乃实叙。[8]潮。[9]大采，五采也。天子春朝朝日，服五采。祖，习也。识，知也。地德广生，修阳政也。[10]去声。[11]“考”字直贯下十七字。师尹，大夫官也。惟旅，众士也。牧，州牧。相，国相也。宣，布。序，次也。[12]去声。[13]少采，三采也。秋暮夕月，服三采。司载，谓冯相氏、保章氏，与太史相偶。纠，恭。虔，敬也。刑，法也。天刑肃杀，治阴教也。[14]平声。[15]成。[16]监，视也。九御，九嫔之官，主祭祀者。即，就也。○著“而后”二字，可见劳多安少。以下段段著“而后”字。○此言天子之劳。[17]业，事也。命，令也。典刑，常法也。工，官也。慆，慢也。○此言诸侯之劳。[18]披上声。[19]庀，治也。○此言卿大夫之劳。[20]受业，受事于朝也。贯，事也。复，覆也。憾，恨也。○此言士之劳。[21]句法变。○此言庶人之劳。○以上叙男事之劳，所以教文伯。以下叙女工之劳，所以自治也。[22]耽上声。○紞，冠之垂者，用杂采线织之。○王后劳。[23]宏。[24]延。○纮，缨从下而上者。綖，冠上覆。○公侯夫人劳。[25]卿之嫡妻曰内子。大带，缁带也。○卿内子劳。[26]命妇，大夫妻也。○命妇劳。[27]列士，元士也。○士妻劳。[28]去声。[29]庶士，下士也。以下谓庶人。○庶民妻劳。[30]闢。[31]社，春分社日也。赋，布也。事，农桑之业。冬祭曰烝。献功，告事之成也。绩，功也。愆，失也。辟，罪也。○单就庶人男女作束，便括尽上文，妙。[32]又以“心”、“力”二字总结“劳”字，以起下文。

“今我，寡也，尔又在下位[1]，朝夕处事，犹恐忘先人之业[2]。况有怠惰，其何以避辟[3]！吾冀而朝夕修我曰：‘必无废先人[4]。’尔今曰：‘胡不自安[5]。’以是承君之官[6]，余惧穆伯之绝祀也[7]。”

[1]寡，孀妇也。下位，下大夫之位。○两句合来，便见劳当加倍，正破“以歜之家”句。[2]处事，处身于作事也。先人，谓穆伯。○一折。[3]应“慗则有辟”句。[4]冀，望也。而，汝也。修，儆也。○又一折。[5]点起。[6]劝母自安，则己之喜于自安可知。○应“备官”句。[7]起言“鲁其亡乎”，结言“穆伯绝祀”，俱作危言，以儆文伯。妙。

仲尼闻之曰：“弟子志之[1]，季氏之妇不淫矣[2]。”

[1]志，记也。[2]不淫，是能劳。结赞更奇。

通篇只以“劳”字为主。自天子至诸侯，自卿大夫至士庶人，自王后至夫人，自内子、士妻至庶士以下，无一人之不劳，无一日之不劳，无一时之不劳。读此，如读《豳风·七月》诗。

叔向贺贫 国语·晋语八

叔向[1]见韩宣子[2]，宣子忧贫，叔向贺之[3]，

[1]羊舌肸。[2]韩起，晋卿。[3]贺其贫，非贺其忧也。

宣子曰："吾有卿之名，而无其实[1]，无以从二三子[2]，吾是以忧，子贺我何故[3]？"

[1]实，财也。[2]不足以供宾客往来之费，难以置身于卿大夫之列。[3]问得好。

对曰："昔栾武子[1]无一卒之田[2]，其宫不备其宗器[3]，宣其德行[4]，顺其宪则，使越于诸侯，诸侯亲之，戎、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疚[5]，以免于难[6]。及桓子[7]，骄泰奢侈，贪欲无艺[8]，略则行志，假货居贿[9]，宜及于难[10]，而赖武之德，以没其身[11]。及怀子[12]，改桓之行，而修武之德[13]，可以免于难[14]，而离[15]桓之罪，以亡于楚[16]。夫郤昭子[17]，其富半公室，其家半三军[18]，恃其富宠，以泰于国[19]，其身尸于朝，其宗灭于绛[20]。不然，夫八郤——五大夫三卿，其宠大矣[21]，一朝而灭，莫之哀也，惟无德也[22]。

[1]栾书，晋卿。[2]百人为卒。一卒之田，盖十二井。[3]其掌祭祀之官，犹不能备其祭器。○贫。[4]去声。○宣，布也。○"德"字是一篇之纲。[5]宪、则，皆法也。越，发闻也。刑，即宪则。疚，病也。○此其德之宣于外内者。[6]去声。○当身免于祸难。○贫而有德者可贺。[7]栾书之子，黡也。[8]艺，极也。[9]毁。○忽略宪则，而行贪欲之

志，贷货取利，而蓄之于家。○不贫又无德。[10]本属可忧。[11]赖武之贻德以善终。○武子不但能保身，且足以庇后，益见贫而有德者可贺。[12]栾黡之子，盈也。[13]改桓是贫，修武是德。[14]本属可贺。[15]同"罹"。[16]离，遭也。亡，奔也。○桓子虽及身幸免，亦必贻祸于后，可见不贫而无德者可忧。○一举栾氏为证，以见贫之可贺。[17]郤至，晋卿。[18]三军，与上"一卒"相对。○富。[19]宠，尊荣也。泰，骄慢也。○无德。[20]尸，既刑陈其尸也。绛，晋旧都。陈尸灭族，较之贻祸于后者尤甚。○富而无德者可忧。[21]三卿，郤锜、郤至、郤犨。又有五人为大夫。○忽作顿宕，文势曲折。[22]倒找"德"字，陡健。○一举郤氏为证，以见贫之不必忧。

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，吾以为能其德矣[1]，是以贺[2]。若不忧德之不建，而患货之不足[3]，将吊不暇，何贺之有[4]？"

[1]有其贫，必能行其德也。○"吾以为"三字，妙甚。[2]正答"何故"二字。[3]亦栾桓、郤昭之续耳，小则贻祸后嗣，大则殃及同宗。[4]贫可贺，忧贫又可吊，妙绝。

宣子拜稽首焉，曰："起也将亡，赖子存之[1]。非起也敢专承之，其自桓叔[2]以下嘉吾子之赐[3]。"

[1]以其言可以保身，结栾武子一段。[2]韩氏之祖。[3]以其言可以全族，结郤昭子一段。

不先说所以贺之之意，直举栾、郤作一榜样，以见贫之可贺与不贫之可忧。贫之可贺，全在有德，有德自不忧贫；后竟说出忧贫之可吊来，可见徒贫原不足贺也。言下，宣子自应汗流浃背。

王孙圉论楚宝 国语·楚语下

王孙圉[1]聘于晋，定公飨之，赵简子[2]鸣玉以相[3]，问于王孙圉曰："楚之白珩[4]犹在乎[5]？"对曰："然。"简子曰："其为宝也，几何矣[6]？"

[1]楚大夫。[2]晋大夫赵鞅。[3]去声。○鸣其佩玉以相礼。[4]恒。[5]白珩，楚之美佩玉也。○开口问白珩，则鸣玉以相，分明有意炫耀。[6]言白珩之为宝，所值几何?

曰："未尝为宝[1]。楚之所宝者[2]，曰观[3]射[4]父[5]，能作训辞，以行事于诸侯，使无以寡君为口实[6]。又有左史倚相[7]，能道训典，以叙百物，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，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[8]；又能上下说[9]乎鬼神，顺道其欲恶，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[10]。又有薮曰云连徒洲[11]，金、木、竹、箭之所生也，龟、珠、角、齿、皮、革、羽、毛[12]，所以备赋，以戒不虞者也[13]。所以共[14]币帛，以宾享于诸侯者也[15]。若诸侯之好[16]币具[17]，而导之以训辞[18]，有不虞之备[19]，而皇神相之[20]，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[21]，而国民保焉[22]。此楚国之宝也[23]。若夫白珩，先王之玩也[24]，何宝焉[25]？

[1]一句抹倒。[2]顿一句，郑重。与下"楚国之宝"句紧照。[3]贯。[4]亦。[5]甫。○楚大夫。[6]口实，犹言话柄。善于辞命以交邻，使无以不文为话柄。○是为可宝。[7]左史名倚相。[8]叙，次也。物，事也。○明则有以正主志。[9]悦。[10]上天神，下地祇，顺道鬼神之情，所以悦之也。○幽则有以格神明。○是为可宝。[11]薮，泽也。云，即

云梦。连，属也。徒，洲名。盖云梦连属徒洲。[12]竹之小者曰箭。○十六字要连看，犹言金木竹箭、龟珠角齿、皮革羽毛之所生也。[13]赋，兵赋也。不虞，意外之患。○治本国所资。[14]同“供”。[15]享，献也。○交邻国所资。○是为可宝。○观射父、左史倚相，曰“能”、曰“使”。云连徒洲，曰“生”、曰“所以”。字法。[16]去声。[17]云连徒洲。[18]观射父。[19]云连徒洲。[20]皇，大也。○左史倚相。○又将三段，串作一片。[21]邻国有益。[22]本国有益。[23]正应一句收。[24]玩则非有用之物。[25]应“未尝为宝”句。○以上答白珩已毕，下乃重起奇文，以刺鸣玉与白珩无干。

“圉闻国之宝，六而已[1]：圣能制议百物，以辅相国家，则宝之[2]；玉足以庇荫嘉谷，使无水旱之灾，则宝之[3]；龟足以宪臧否，则宝之[4]；珠足以御火灾，则宝之；金足以御兵乱，则宝之；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，则宝之[5]。若夫哗嚣之美[6]，楚虽蛮夷，不能宝也[7]。”

[1]凡为国者所宝唯六。[2]圣，通明也。[3]玉，祭祀之玉。[4]宪，法也。[5]圣曰“能”，物曰“足以”。字法。○此虽是推开一层说，仍句句与上三段相映照，妙。[6]鸣玉声也。[7]问甚矜张，答甚闲淡，机锋射人。

所宝唯贤，自是主论，却著眼在云连徒洲一段。盖薮泽锺美，皆堪有用，自当为宝，正与玩好无用之白珩紧照。后一段于“圣能制议”之下，复接龟珠金玉，山林薮泽，皆可资之为用者，跌到不宝哗嚣之美，处处针锋相对。

诸稽郢行成于吴 国语·吴语

吴王夫[1]差起师伐越[2]，越王勾践起师逆之江[3]。

[1]扶。[2]鲁定十四年，吴伐越，越败之于槜李，阖庐伤足而死。后三年，夫差败越于夫椒，报槜李也。大夫种求成于吴，吴许越成。至是吴又起师伐越。[3]逆，迎战也。

大夫种乃献谋曰：“夫吴之与越，唯天所授，王其无庸战[1]。夫申胥[2]、华登[3]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，而未尝有所挫也[4]。夫一人善射，百夫决拾[5]，胜未可成[6]。夫谋必素见成事焉，而后履之，不可以授命[7]。王不如设戎，约辞行成，以喜其民，以广侈吴王之心[8]。吾以卜之于天。天若弃吴，必许吾成而不吾足也[9]，将必宽然有伯[10]诸侯之心焉[11]。既罢[12]弊其民，而天夺之食[13]，安受其烬[14]，乃无有命矣[15]。”

[1]言唯天所命，不用战也。○先顿一句。[2]伍子胥奔吴，吴子与之申地，故曰申胥。[3]宋司马华费遂之子，奔吴为大夫。[4]简服，练习也。挫，毁折也。言二子善于用兵。[5]决，以象骨为之，著于右手大指，所以钩弦开体。拾，以皮为之，著于左臂以遂弦。言二子善用兵，众心化之，犹一人善射，而百夫竞著决拾以效之也。[6]越之胜吴，殆未可必。[7]素，豫也。履，行也。授命，犹言致命。言当谋定后战，不可轻出丧师。[8]不如设兵自守，卑约其辞，以求平于吴，吴民必喜，乃所以骄夫差之心也。○“广侈吴王之心”，是献谋主意。[9]不以吾为足虑。[10]霸。[11]所谓广侈之也。[12]疲。[13]心既广侈，则民必罢弊，而天禄尽。[14]尽。[15]烬，馀也。天之所弃，吾取者乃天之馀也。乃无有命，言吴更无天命也。○大夫种布算已定。

越王许诺，乃命诸稽郢[1]行成于吴，曰[2]:“寡君勾践使下臣郢不敢显然布币行礼，敢私告于下执事曰[3]:‘昔者越国见祸，得罪于天王[4]。天王亲趋玉趾[5]，以心孤勾践，而又宥赦之[6]。君王之于越也，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[7]。孤不敢忘天灾[8]，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[9]！今勾践申祸无良[10]，草鄙之人，敢忘天王之大德，而思边陲之小怨，以重得罪于下执事[11]？勾践用帅二三之老，亲委重罪，顿颡于边[12]。今君王不察，盛怒属兵，将残伐越国。越国固贡献之邑也[13]，君王不以鞭箠使之，而辱军士使寇令焉[14]。勾践请盟[15]。一介嫡女，执箕帚以晐[16]姓于王宫[17]；一介嫡男，奉槃[18]匜[19]以随诸御[20]；春秋贡献，不解[21]于王府[22]。天王岂辱裁之？亦征诸侯之礼也[23]。’

[1]越大夫。[2]下皆约辞。[3]开口辞便约。[4]指槜李伤阖庐事。天王，尊之以名。[5]谓败越于夫椒。[6]孤，弃也。破越不取，是心弃勾践而宥赦之也。[7]繄，是也。○感德语，所以侈其心。[8]指上“见祸”言。○顿挫。[9]加此二句，见诚心感德。○已上述吴昔日之恩。[10]申祸，重见祸也。无良，言己之不善。○作自责语。[11]存国为德之大，侵疆为怨之小。重得罪，谓报见侵也。○作一振，逼入起师逆江意。[12]委，任也。言起师逆之江者，乃帅二三臣，自任大罪，叩头请服于境，非取得罪于吴也。[13]顿挫。[14]若御寇之号令。○越辞愈卑，吴心愈侈。[15]以吴不察，故请盟。[16]同“该”。[17]**晐，**备也。《曲礼》:“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。”[18]同“盘”。[19]移。[20]匜，洗手器。御，近臣宦竖之属。[21]同“懈”。[22]应“贡献之邑”句。○此言既盟之后如此。[23]天王岂能辱意裁制之，此亦天子征税诸侯之礼也。○已上望吴今日之泽。

“夫谚曰：‘狐埋之而狐搰[1]之，是以无成功[2]。’今天王既封殖越国，以明闻[3]于天下，而又刈亡之，是天王之无成劳也[4]。虽四方之

诸侯，则何实以事吴[5]？敢使下臣尽辞，唯天王秉利度义焉[6]！”

[1]骨。[2]搰，发也。○喻甚奇。[3]去声。[4]封殖、刈亡，以草木自比。言吴今日之刈亡，徒劳昔日之封殖也。○忽作责吴语，妙。[5]实，信也。○牵引诸侯，正以自为，妙。[6]越服吴为利，吴舍越为义。

诸稽郢行成之词，虽只是广侈吴王之心，其中可罪者不少，如“不敢忘天灾”，自强之心露；狐搰无成功，藐吴之意见矣。纵多巧辞，皆玩弄也。使非天欲弃吴，其说能终行乎？

申胥谏许越成 国语·吴语

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："孤将有大志于齐[1]，吾将许越成，而无拂吾虑[2]。若越既改，吾又何求？若其不改，反行，吾振旅焉[3]。"

[1]欲伐齐。[2]已先拒谏。[3]改，谓诚心改事吴也。反行，伐齐而反也。振旅，加兵也。○全不以越为意。

申胥谏曰："不可许也[1]。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[2]，又非慑畏吾甲兵之强也[3]。大夫种勇而善谋，将还[4]玩吴国于股掌之上，以得其志[5]。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[6]，故婉约其辞，以从[7]逸王志[8]，使淫乐于诸夏之国，以自伤也[9]。使吾甲兵钝弊，民人离落，而日以憔悴[10]，然后安受吾烬[11]。夫越王好信以爱民[12]，四方归之[13]，年谷时熟[14]，日长[15]炎炎[16]。及吾犹可以战也[17]，为虺[18]弗摧，为蛇将若何[19]？"

[1]断一句。[2]既非爱吴。[3]亦非惧吴。[4]旋。[5]还玩，转弄也。○直破其奸。[6]盖，犹尚也。病根被人看破。[7]同纵。[8]婉约，卑逊也。纵逸，即上篇广侈之意。[9]自伤，犹言自害。[10]此言自伤之实。○两"使"字，是"还玩吴国"作用。[11]烬，馀也。安受吴国未灭之馀，所谓得其志也。○句句与种言暗合，英雄所见略同。○已上论大夫种。[12]不好胜，而好信；不尚威，而爱民。[13]得人心。[14]得天意。[15]掌。[16]炎炎，进貌。○论越王。[17]"及"字，承上"日以憔悴"、"日长炎炎"两句来，言过此吴日益衰，越日益盛，吾虽欲战无及已。是危急语。[18]毁。[19]虺，小蛇也。摧，灭也。○一喻尤入情。

吴王曰："大夫奚隆于越，越曾[1]足以为大虞乎[2]？若无越，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[3]？"乃许之成。

[1]层。[2]隆，尊也。虞，虑也。○侈心顿起。[3]存越则时可加兵，以张吾军势。○写盖威好胜如画。

将盟，越王又使诸稽郢辞曰[1]："以盟为有益乎？前盟口血未乾[2]，足以结信矣。以盟为无益乎？君王舍甲兵之威以临使之，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轻也[3]。"吴王乃许之，荒成不盟[4]。

[1]既使诸稽郢请盟，又使诸稽郢辞盟，真是还玩吴国于股掌之上。[2]干。[3]不复如前之乞哀态矣，还玩吴国已极。[4]荒，空也。总是不以越为意。

夫差广侈已极，只"越曾足为大虞"一语，虽有百谏诤，亦莫之入矣。胥、种谋国之智，若出一辙。而吴由以亡，越由以霸，用与不用异耳。

春王正月 公羊传·隐公元年

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[1]。春者何？岁之始也[2]。王者孰谓？谓文王也[3]。曷为先言“王”而后言“正月”？王正月也[4]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[5]。

[1]人君即位之始年。[2]岁功之始。[3]文王，周始受命之王。[4]王者受命改正朔。[5]王者受命改正朔，自甸、侯以至要、荒咸奉之，故曰大一统。○起数语，是一部《春秋》中“元年春王正月”总注。

公何以不言即位？成公意也[1]。何成乎公之意？公将平国而反之桓[2]。曷为反之桓？桓幼而贵，隐长而卑，其为尊卑也微，国人莫知[3]。隐长又贤，诸大夫扳[4]隐而立之[5]。隐于是焉而辞立，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[6]。且如桓立，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[7]。故凡隐之立，为[8]桓立也[9]。隐长又贤，何以不宜立？立適[10]，以长不以贤；立子，以贵不以长[11]。桓何以贵？母贵也[12]。母贵则子何以贵？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[13]。

[1]从无文字处生文。[2]桓，隐异母弟。平，治也。反，归也。[3]微，谓母俱媵也。国人无从分别。○先言可掩之势，以见隐不负心，语绝含蕴。[4]攀。[5]扳，引也。[6]是时公子非一。○一转。[7]既欲立隐，必不能诚心相桓。○二转。○虚作二转，字字写出隐深心微虑，以申平国意。[8]去声。[9]申欲反之桓意。[10]嫡。[11]適，谓適夫人之子。子，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。○二句表明大义。[12]右媵秩次贵。[13]子以母秩次得立，母以子立得为夫人。○住语法峻意圆。

透发“将平国而反之桓”句，推见至隐。末一段，又因隐、桓而表揭立子之义。其下字运句，又跌宕，又闲静，又直截，又虚活，不但以简劲擅长也。

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

外平不书[1]，此何以书？大其平乎己也[2]。何大其平乎己？庄王围宋，军有七日之粮尔，尽此不胜，将去而归尔[3]。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[4]而闚宋城，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[5]。司马子反曰：“子之国何如？”华元曰：“惫[6]矣[7]。”曰：“何如[8]？”曰：“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炊之[9]。”司马子反曰：“嘻！甚矣惫[10]！虽然[11]，吾闻之也：围者[12]柑[13]马而秣之[14]，使肥者应客[15]。是何子之情也[16]？”华元曰：“吾闻之：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，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。吾见子之君子也，是以告情于子也[17]。”司马子反曰：“诺。勉之矣[18]。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，尽此不胜，将去而归尔[19]。”揖而去之。

[1]前楚、郑平不书。[2]己，指华元、子反，对君而言也。○提出主意。[3]先插子反语作叙事，文情妙绝。[4]因。[5]堙，距堙，上城具。○相见便奇。[6]败。[7]惫，疲极也。[8]问惫状。[9]竟以实告。[10]倒句妙。若言“惫甚矣”，便无味。[11]虽如子言。[12]见围者。[13]钳。[14]以粟饮马曰秣。柑者，以木衔马口，使不得食，示有蓄积。[15]肥，谓肥马。示饱足也。[16]情，实也。○怪其以实告。子反之心已动。[17]说出实告之故，尤足动人。[18]令勉力坚守。○已心许之，而语绝不露，妙。[19]亦以实告。

反于庄王[1]。庄王曰：“何如？”司马子反曰：“惫矣！”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炊之。”庄王曰：“嘻！甚矣惫[2]！虽然[3]，吾今取此，然后而归尔[4]。”司马子反曰：“不可。臣已告之矣，军有七日之粮尔[5]。”庄王怒曰：“吾使子往视之，子曷为告之？”司马子反曰：“以区区之宋，犹有不欺人之臣，可以楚而无乎？

是以告之也[6]。”庄王曰：“诺。舍而止[7]。虽然[8]，吾犹取此，然后归尔[9]。”司马子反曰：“然则君请处于此，臣请归尔[10]。”庄王曰：“子去我而归，吾孰与处于此？吾亦从子而归尔[11]。”引师而去之。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[12]。此皆大夫也，其称“人”何？贬。曷为贬？平者在下也[13]。

[1]反报于庄王。[2]复前语，不变一字，文法最纡徐有韵。[3]虽然惫极。[4]本将去而归，转欲乘其惫。[5]亦以实告。[6]华元全以“君子”二字感动子反，子反全以“不欺”二字感动庄王。[7]命子反筑舍处此，以示不去。[8]虽我粮尽。[9]庄王被子反感动，欲取不可，欲去不甘，意实无聊，故复作此语。观下“臣请归尔”、“吾亦从子而归尔”便见。[10]谐语正极得力。[11]谐语得力如此。[12]结出主意。[13]罪其专也。既大之，复贬之，洗发经文无漏义。

通篇纯用复笔，曰“惫矣”、曰“甚矣惫”、曰“诺”、曰“虽然”，愈复愈变，愈复愈韵。末段曰“吾犹取此”而归、曰“臣请归尔”、曰“吾亦从子而归尔”，尤妙绝解颐。

吴子使札来聘 公羊传·襄公二十九年

吴无君、无大夫[1]，此何以有君、有大夫[2]？贤季子也。何贤乎季子？让国也[3]。其让国奈何？谒也、馀祭[4]也、夷昧也，与季子同母者四[5]。季子弱而才，兄弟皆爱之，同欲立之以为君[6]。谒曰："今若是迮[7]而与季子国[8]，季子犹不受也[9]。请无与子而与弟，弟兄迭为君，而致国乎季子[10]。"皆曰："诺[11]。"故诸为君者，皆轻死为勇，饮食必祝曰："天苟有吴国，尚速有悔于予身[12]。"故谒也死，馀祭也立；馀祭也死，夷昧也立；夷昧也死，则国宜之季子者也[13]。

[1]据向之会称国。[2]吴始君、臣并见。[3]"让国"二字，括尽全篇。[4]债。[5]与，并也。[6]父寿梦欲立之而不受，至是兄弟又同欲立之。○以国让谒。[7]谪。[8]迮，骤也。[9]可见前已不受，从谒口中补出，妙。[10]曲为季子受地。[11]三字，写同欲立之如见，妙。[12]悔，咎也。急欲致国于季子意。○自是发于至诚，不愧句吴后裔。[13]顿句生姿。

季子使[1]而亡焉[2]。僚者[3]，长庶也[4]，即之[5]。季子使而反，至而君之尔[6]。阖庐[7]曰："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，凡为[8]季子故也[9]。将从先君之命与[10]，则国宜之季子者也。如不从先君之命与，则我宜立者也[11]。僚恶[12]得为君乎[13]？于是使专诸刺僚[14]，而致国乎季子[15]。季子不受曰："尔弑吾君，吾受尔国，是吾与尔为篡也[16]。尔杀吾兄[17]，吾又杀尔，是父子兄弟相杀，终

身无已也[18]。”去之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[19]。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，以其不杀为仁[20]。

[1]去声。[2]因出使而不归。[3]夷昧子。[4]于三君之子为长。[5]就位也。[6]闻僚既立乃归。○以国让僚。[7]谒之子。[8]去声。[9]先提一句。[10]平声。[11]两意一正一反，阖庐之言亦是。[12]乌。[13]后断一句。[14]专诸，膳宰。僚嗜炙鱼，因进鱼而刺之。○让变为争，奇。[15]争矣复让，更奇。[16]以分言，伏下“义”字。[17]杀兄之子，亦犹杀兄。[18]以情言，伏下“仁”字。[19]延陵，吴下邑。《礼》:“公子无去国之义，故不越境。”国，谓国都。既不忍讨阖庐，义不可留事，故不入。○超然物外。[20]千古定论。○以国让阖庐。○收完让国事。

贤季子，则吴何以有君、有大夫？以季子为臣，则宜有君者也[1]。札者何？吴季子之名也。春秋贤者不名[2]，此何以名？许夷狄者，不壹而足也[3]。季子者，所贤也，曷为不足乎季子？许人臣者必使臣，许人子者必使子也[4]。

[1]以季子贤，许有大夫，则宜使有君。○又缴有君、有大夫，完密。下复洗发称名作结，经义一字不漏。[2]或书字，或书子。[3]不以一事之美而遽足，以待之者严也。[4]臣子尊荣，莫不欲与君父共之。故许之者，必使其可为臣子。贤季子而称名，所以使其为吴臣子也。○奇思创解。

泰伯让周，此则兄弟让国，可谓无忝厥祖矣。然不可以为训也。迨于僚、光，骨肉相残，非季子贤明，则流祸不止，此《春秋》所以重予之欤？

郑伯克段于鄢 穀梁传·隐公元年

克者何？能也。何能也？能杀也[1]。何以不言杀？见段之有徒众也[2]。

[1]一字诛心。[2]段有徒众，不易杀也。不易杀而卒杀之，故曰“能杀”。

段，郑伯弟也。何以知其为弟也？杀世子、母弟目君[1]，以其目君，知其为弟也。段，弟也而弗谓弟，公子也而弗谓公子，贬之也。段失子弟之道矣[2]。贱段而甚郑伯也[3]。何甚乎郑伯？甚郑伯之处心积虑，成于杀也[4]。

[1]母弟，同母弟也。目君，谓称郑伯。[2]所以贬。[3]贱段，谓不称公子及弟。甚郑伯，谓目君也。○一语绾前后，有力。[4]段恃宠骄恣，强足当国，郑伯不能防闲以礼，教训以道，纵成其恶，终致大辟。处心积虑，志欲杀弟。○一句断尽。

于鄢，远也，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，甚之也[1]。

[1]郑伯之杀段，盖追恨姜氏爱段恶己也。读之使人堕泪。

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？缓追逸贼，亲亲之道也[1]。

[1]设处得甚妙。

郑伯以恶养天伦，使陷于罪，因以剪之。《春秋》推见至隐，首诛其意，以正人心。《穀梁》只“处心积虑”四字，已发透经义，核于

他传。

虞师晋师灭夏阳 穀梁传·僖公二年

非国而曰“灭”，重夏阳也[1]。虞无师[2]，其曰“师”，何也？以其先晋，不可以不言师也[3]。其先晋何也[4]？为主乎灭夏阳也[5]。夏阳者，虞、虢之塞[6]邑也[7]，灭夏阳而虞、虢举矣[8]。

[1]夏阳，虢邑。[2]晋灭夏阳，虞何尝有师？[3]人不得居师上，故言师。[4]据小不先大。[5]即《公羊》“首恶”意。[6]赛。[7]塞，边界。[8]举，拔也。○此夏阳之所为重也。句极宕逸。

虞之为主乎灭夏阳，何也？晋献公欲伐虢，荀息[1]曰：“君何不以屈[2]产之乘、垂棘之璧，而借道乎虞也[3]？”公曰：“此晋国之宝也。如受吾币，而不借吾道，则如之何[4]？”荀息曰：“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[5]。彼不借吾道，必不敢受吾币。如受吾币，而借吾道[6]，则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，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[7]。”公曰：“宫之奇[8]存焉，必不使受之也[9]。”荀息曰：“宫之奇之为人也，达心而懦，又少[10]长[11]于君[12]。达心则其言略[13]，懦则不能强谏，少长于君，则君轻之[14]。且夫[15]玩好[16]在耳目之前[17]，而患在一国之后[18]，此中知[19]以上乃能虑之。臣料虞君，中知以下也[20]。”公遂借道而伐虢。

[1]晋大夫。[2]橘。[3]屈地产良马，垂棘出美玉，故以为名。自晋适虢，途出于虞，故借道。[4]晋君先爱恋马、璧。[5]提清一句。[6]斯朝取虢而暮取虞矣。[7]君何丧焉？○看得明，拿得定，快语斩截，是能成功。[8]虞贤大夫。[9]伏后两谏。[10]去声。[11]掌。[12]达之心而懦于事，又自少至长与君同处。[13]明达之人，言则举纲领要。[14]先

识透宫之奇。[15]进一层说。[16]去声。[17]指马、璧。[18]虢在先。○利近而害远。[19]智。[20]又识透虞君，借道之计必行矣。

宫之奇谏曰："晋国之使者，其辞卑而币重，必不便于虞[1]。"虞公弗听。遂受其币而借之道[2]。宫之奇又谏曰："语曰：'唇亡则齿寒。'其斯之谓与[3]？"挈其妻子以奔曹。

[1]言果略。[2]君果轻之。[3]果不能强谏。

献公亡虢，五年而后举虞[1]。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："璧则犹是也，而马齿加长矣[2]。"

[1]应"灭夏阳而虞、虢举矣"句。[2]以戏作收。韵绝。

全篇总是写虞师主灭夏阳，笔端清婉，迅快无比。中间"玩好在耳目之前"一段，尤异样出色，祸患之成，往往堕此，古今所同慨也。

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礼记·檀弓上

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[1]。公子重耳[2]谓之曰："子盖[3]言子之志于公乎[4]？"世子曰："不可。君安骊姬，是我伤公之心也[5]。"曰："然则盖行乎[6]？"世子曰："不可。君谓我欲弑君也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？吾何行如之[7]？"

[1]因骊姬毒胙之谗也。[2]申生异母弟。[3]同"盍"。[4]劝其明谗。[5]明其谗，则姬必诛，是使君失所安，而伤其心也。○省句，与《左》、《国》不同。[6]劝其出奔他国。[7]言行将何往也。○两答，想见孝子深心。

使人辞于狐突[1]曰[2]："申生有罪，不念伯氏之言也，以至于死[3]。申生不敢爱其死[4]。虽然[5]，吾君老矣[6]，子少[7]，国家多难[8]。伯氏不出而图吾君[9]，伯氏苟出而图吾君，申生受赐而死[10]。"再拜稽首乃卒[11]。是以为恭世子也[12]。

[1]申生之傅。[2]与之永诀。[3]伯，狐突字。初申生伐东山时，狐突劝其出奔。[4]提过自己一边。[5]转入正意。[6]一转。[7]指骊姬子奚齐。○二转。[8]将来必至有争。○三转。○十字三转，一转一泪。[9]不出而为君图安国之计则已。[10]国安，则我虽死，亦受惠矣。○属望深切，愈见惨恻。[11]无君命而自缢。[12]陷亲不义，不得为纯孝，但得谥恭而已。○结寓责备申生意，文情宕逸。

短篇中写得如许婉折，语语不忘君国，真觉一字一泪。合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观之，方见是文之神。

曾子易箦 礼记·檀弓上

曾子寝疾，病[1]。乐正子春[2]坐于床下，曾元、曾申[3]坐于足，童子隅坐而执烛[4]。

[1]病者，疾之甚也。[2]曾子弟子。[3]俱曾子子。[4]点次错落有致。

童子曰："华而睆[1]，大夫之箦[2]与[3]？"子春曰："止[4]！"曾子闻之，瞿[5]然曰："呼[6]！"曰[7]："华而睆，大夫之箦与[8]？"曾子曰："然[9]。斯季孙之赐也，我未之能易也。元，起易箦[10]。"曾元曰："夫子之病革[11]矣，不可以变[12]。幸而至于旦，请敬易之[13]。"曾子曰："尔之爱我也不如彼[14]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[15]，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[16]。吾何求哉？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[17]。"举扶而易之，反席未安而没[18]。

[1]缓。[2]责。[3]华者，画饰之美好。睆者，节目之平莹。箦，簟也。[4]使童子勿言也。[5]据。[6]呵去声。○瞿然，惊貌。呼，发声欲问也。○"止"字、"呼"字，相应甚警。[7]童子又言。[8]若为不解，语足会心。[9]曾子识童子之意，故然之。[10]以病不能自起而易，命元扶易。[11]戟。[12]革，亟也。变，动也。[13]玩"幸而至于旦"句，始知前"执烛"二字，非浪笔。[14]彼，谓童子。[15]所见者大。[16]姑息，苟安也。○所见者小。[17]垂没而精神不乱，足征守身之学。[18]可谓毙于正矣。

宋朱子云：季孙之赐，曾子之受，皆为非礼。或者因仍习俗，尝有是事，而未能正耳。但及其疾病不可以变之时，一闻人言，而必举

扶以易之，则非大贤不能矣。此事切要处，正在此毫厘顷刻之间。

有子之言似夫子 礼记·檀弓上

有子问于曾子曰：“问[1]丧[2]于夫子乎[3]？”曰：“闻之矣。‘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’。”[4]有子曰：“是非君子之言也[5]。”曾子曰：“参也闻诸夫子也[6]。”有子又曰：“是非君子之言也[7]。”曾子曰：“参也与子游闻之[8]。”有子曰：“然[9]。然则夫子有为[10]言之也[11]。”

[1]作闻。[2]去声。[3]仕而失位曰丧。[4]上只问丧，此又带出“死”字来，遂成一篇对待文字。[5]一辨。[6]一证。[7]又一辨。[8]又一证。[9]信有是言。[10]去声。[11]开一解，伏末二段。

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。子游曰：“甚哉，有子之言似夫子也[1]！昔者夫子居于宋，见桓司马[2]自为石椁，三年而不成。夫子曰：‘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[3]。’死之欲速朽，为桓司马言之也[4]。南宫敬叔[5]反[6]，必载宝而朝[7]。夫子曰：‘若是其货也，丧不如速贫之愈也。’丧之欲速贫，为敬叔言之也[8]。”

[1]平日门人皆以有子之言为似夫子，故子游叹其甚。[2]即桓魋。[3]靡，侈也。[4]速朽之言有为。[5]鲁大夫，孟僖子之子仲孙阅。[6]失位去鲁而反国。[7]欲行赂以求复位。[8]速贫之言有为。

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。有子曰：“然[1]。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[2]。”曾子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有子曰：“夫子制于中都，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椁[3]。以斯知不欲速朽也[4]。昔者夫子失鲁司寇，将之荆，盖先之以子夏，又申之以冉有[5]。以斯知不欲速贫也[6]。”

[1]言果有为。[2]复一句，结上生下。[3]定公九年，孔子为中都宰，制棺椁之法制。[4]以有棺椁之制，知速朽非夫子之言。[5]荆，楚本号。将适楚，而先使二子继往者，盖欲观楚之可仕与否，而谋其可处之位。[6]以有行使之资，知速贫非夫子之言。

前二段，子游解欲速朽、速贫之故；后二段，有子自言所以知其不欲速朽、速贫之故。章法极整练，又极玲珑。

公子重耳对秦客 礼记·檀弓下

晋献公之丧，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[1]，且曰[2]:“寡人闻之，亡国恒于斯，得国恒于斯[3]。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，丧[4]亦不可久也，时亦不可失也，孺子其图之[5]。”以告舅犯[6]。舅犯曰：“孺子其辞焉[7]。丧人无宝，仁亲以为宝[8]。父死之谓何？又因以为利，而天下其孰能说[9]之[10]？孺子其辞焉[11]。”

[1]时重耳避难在狄，穆公使公子絷往吊之。[2]吊为正礼，故以“且曰”起下辞。[3]斯，指此时而言。[4]去声。[5]俨然，端静持守之貌。丧，失位也。时，谓死生交代之际。勉其奔丧反国，以谋袭位。○是吊，是慰，亦是劝，情文婉切。[6]入而告舅子犯。[7]辞其相勉反国谋袭之命。[8]失位去国之人，无以为宝，惟仁爱思亲，乃其宝也。[9]如字。[10]父死谓是何事？若乘此而谋得国，是以父死为利，天下之人，孰能解说我为无罪乎？○一片假仁假义，妆饰得好。[11]复一句，丁宁无限。

公子重耳对客曰[1]:“君惠吊亡臣重耳，身丧父死，不得与[2]于哭泣之哀，以为君忧[3]。父死之谓何？或敢有他志，以辱君义[4]!”稽颡而不拜，哭而起，起而不私[5]。

[1]出而答秦使者。[2]预。[3]谢其来吊。[4]他志，谓求位之志。辱君义者，辱君惠吊之意也。○意与上同，而文法更变。[5]不私，不再与使者私言也。○举动饶有经济。

子显[1]以致命于穆公。穆公曰：“仁夫，公子重耳[2]！夫稽颡而不拜，则未为后也，故不成拜。哭而起，则爱父也。起而不私，则远

[3]利也[4]。”

[1]作韅。○公子縶字。[2]“仁夫”二字，沉吟叹赏，心服之至。[3]去声。[4]丧礼：先稽颡后拜，谓之成拜。乃为后者所以谢吊礼之重。爱父，哀痛其父也。远利，不以得国为利，而远之也。○从穆公口中解上三句，笔甚奇幻。

秦穆之言，虽若有纳重耳之意，然亦安知不以此言试之？晋君臣险阻备历，智深勇沉，故所对纯是一团大道理，使秦伯不觉心折。英雄欺人，大率如此。

杜蒉扬觯[1] 礼记·檀弓下

知[2]悼子[3]卒，未葬。平公饮酒，师旷、李调侍[4]，鼓钟。杜蒉[5]自外来，闻钟声，曰："安在[6]？"曰："在寝。"杜蒉入寝，历阶而升[7]。酌曰："旷饮斯。"又酌曰："调饮斯。"又酌，堂上北面坐饮之[8]。降，趋而出[9]。

[1]《左传》作"屠蒯"。[2]智。[3]晋大夫知罃。[4]与君同饮。[5]快。[6]惊怪之辞。[7]"入"字，对下"出"字。"升"字，对下"降"字。[8]坐，跪也。○凡三酌者，既罚二子，又自罚也。[9]布成疑阵，妙人妙用。

平公呼而进之，曰："蒉，曩者尔心或开予，是以不与尔言[1]。尔饮[2]旷，何也？"曰："子卯不乐[3]。知悼子在堂[4]，斯其为子卯也大矣[5]。旷也，太师也。不以诏，是以饮之也[6]。""尔饮调，何也？"曰："调也，君之亵臣也。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，是以饮之也[7]。""尔饮，何也？"曰："蒉也，宰夫也，非刀匕[8]是共[9]，又敢与[10]知防，是以饮之也[11]。"平公曰："寡人亦有过焉，酌而饮寡人[12]。"杜蒉洗而扬觯[13]。公谓侍者曰："如我死，则必毋废斯爵也[14]。"

[1]尔之初入，我意尔必有所开发于我，是以不先与尔言。[2]去声。[3]桀以乙卯日死，纣以甲子日死，谓之疾日。故君不举乐。[4]在殡也。[5]君于卿大夫，比葬不食肉，比卒哭不举乐。悼子在殡，而可作乐燕饮乎？桀、纣异代之君，悼子同体之臣，故以为大于子卯也。○句法婉而多风。[6]诏，告也。○责其旷职。[7]调为近习之臣，贪于饮

食，而忘君之疾日。○责其徇君。[8]比。[9]供。[10]预。[11]匕，匙也。宰夫不专供刀匕之职，而敢与知谏争防闲之事，是侵官矣。○自责其越分。○三对，已注意晋君，特口未道破耳。[12]顿地开悟。[13]志。○扬，举也。觯，罚爵。盥洗而后举，致其洁敬也。○杜蒉至此，快心极矣。[14]欲以此爵，为后世戒。

至于今，既毕献，斯扬觯，谓之“杜举[1]。”

[1]至今晋国行燕礼之终，必举此觯。谓之杜举者，言此觯乃昔日杜蒉所举也。○住句闲情点缀，妙。

平公失礼燕饮，使杜蒉入寝而直斥其非，未必即能任过。乃三酌之后，竟不言而出，先令猜疑不知为何故。及一一说出，乃不觉爽然自失矣。此《易》所谓“纳约自牖，终无咎”者也。文甚奇幻。

晋献文子成室 礼记·檀弓下

晋献文子成室[1]，晋大夫发焉[2]。张老曰："美哉轮焉，美哉奂焉[3]。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[4]。"文子曰："武也，得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，是全要[5]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[6]也[7]。"北面再拜稽首[8]。君子谓之善颂、善祷[9]。

[1]"献文"二字，皆赵武谥，如"贞惠文子"之类。[2]发礼往贺。[3]轮，轮囷高大也。奂，奂烂众多也。○二句，美其今。[4]歌，祭祀作乐也。哭，死丧哭泣也。聚国族，燕集国宾，聚会宗族也。○三句，祝其后。[5]腰。[6]同原。[7]古者，罪重腰斩，罪轻颈刑。先大夫，文子父祖也。九原，晋卿大夫之墓地。○就其赞词，添接一解，有无穷之味。[8]谢其祝。[9]颂者，美其事而祝其福。祷者，祈以免祸也。张老之言善于颂，文子所答善于祷。

张老颂祝之辞，固迥然超于俗见。文子又添"全要领"句，见免刑戮，乃为无穷之福，尤加于人一等。"善颂善祷"四字，为两人标名不朽。

卷四 秦文

苏秦以连横说秦 国策

苏秦[1]始将连横[2]说[3]秦惠王[4]曰："大王之国，西有巴、蜀、汉中之利[5]，北有胡貉[6]、代马之用[7]，南有巫山、黔中之限[8]，东有殽、函之固[9]。田肥美，民殷富[10]，战车万乘，奋击百万[11]，沃野千里[12]，蓄积饶多，地势形便[13]，此所谓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[14]。以大王之贤，士民之众，车骑之用，兵法之教[15]，可以并诸侯，吞天下，称帝而治[16]。愿大王少留意，臣请奏其效[17]。"

[1]洛阳人。[2]宏。[3]税。[4]关东地长为从，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、齐六国居之。关西地广为横，秦独居之。以六攻一为从，以一离六为横。故从曰合，横曰连。○开头著"始将连横"四字，便见合从非秦本心。[5]巴、蜀、汉中三郡，并属益州。[6]涸。[7]胡，楼烦、林胡之类，出貉，可为裘。代，幽州郡，出马。[8]巫山，属夔州。黔，故楚地。秦地距此二郡，故曰限。[9]殽，山名。函，函谷，关名，在渑池县。[10]殷，盛也。[11]士之能奋起以击者。[12]沃，肥润也。[13]地势与形，便于攻守。[14]以上言其势。[15]教，习也。[16]以上言其威。[17]大概说以用战。

秦王曰："寡人闻之，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[1]，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，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，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[2]。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，愿以异日[3]。"

[1]此句是喻，起下三句。[2]文章，法令也。使民，驱之出战也。烦大臣，劳大将于外也。○秦王数语，大有智略。[3]是时秦方诛商鞅，疾辨士，故弗用。

苏秦曰："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[1]。昔者神农伐补遂[2]，黄帝伐涿鹿而禽蚩[3]尤[4]，尧伐驩兜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[5]工，汤伐有夏，文王伐崇[6]，武王伐纣，齐桓任战而霸天下[7]。由此观之，恶[8]有不战者乎[9]？古者使车毂击驰[10]，言语相结[11]，天下为一；约从[12]连横，兵革不藏[13]，文士并饬[14]，诸侯乱惑，万端俱起，不可胜[15]理[16]；科条既备，民多伪态；书策稠浊[17]，百姓不足；上下相愁，民无所聊[18]；明言章理[19]，兵甲愈起；辩言伟服[20]，战攻不息[21]；繁称文辞，天下不治；舌敝耳聋，不见成功；行义约信，天下不亲[22]。于是，乃废文任武，厚养死士，缀[23]甲厉兵[24]，效胜于战场[25]。夫徒处而致利，安坐而广地[26]，虽古五帝、三王、五霸，明主贤君，常欲坐而致之，其势不能[27]，故以战续之。宽则两军相攻，迫则杖戟相撞，然后可建大功。是故兵胜于外，义强于内；威立于上，民服于下[28]。今欲并天下，凌万乘[29]，诎敌国[30]，制海内，子元元[31]，臣诸侯，非兵不可[32]！今之嗣主，忽于至道[33]，皆惛于教，乱于治，迷于言，惑于语，沉于辩，溺于辞[34]。以此论之，王固不能行也[35]。"

[1]虚喝一句。[2]国名。[3]鸱。[4]蚩尤诛杀无道，黄帝与大战于涿鹿，杀之。[5]恭。[6]崇侯虎，纣卿士，道之为恶。[7]任，用也。○历引证佐。[8]乌。[9]作一小束，点出主意。[10]相击而驰，行使之多。[11]结亲也。[12]宗。[13]从、横，皆需兵革。不藏，犹言不蓄。○八字句。[14]所用者尽文学之士。[15]升。[16]尚文则事烦。[17]稠，多也。书策多，则阅者昏乱。[18]聊，赖也。○尚文则弊起。[19]明，著之言。章，显之理。[20]伟服，儒者盛服。[21]尚文徒足以致乱。[22]尚文必不能见功。○已上排列二十五句，分四段看，极诋用文士之失。[23]拙。[24]缀，缝缀也。[25]再结"战"字。陡健。[26]徒，空也，言无所为。[27]反掉"神农伐补遂"一段。[28]战之有利于国如此。[29]凌，侵也。[30]诎，服也。[31]元，善也。民类皆善，故称元元。[32]

此句是连横本领。[33]至道，暗指用兵。[34]直口相诮，气凌万乘。[35]复一句，欲以激动秦王。○全段总是要秦王用战意，只因平日不曾揣摩，绝不知其辞之烦而意之复，宜其终不见听于秦王也。

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[1]。黑貂之裘敝，黄金百斤尽[2]，资用乏绝，去秦而归。羸縢履蹻[3]，负书担囊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黧[4]黑，状有愧色[5]。归至家，妻不下纴[6]，嫂不为[7]炊，父母不与言[8]。苏秦喟[9]然叹曰："妻不以我为夫，嫂不以我为叔，父母不以我为子，是皆秦之罪也[10]。"乃夜发书，陈箧[11]数十[12]，得太公《阴符》之谋[13]，伏而诵之，简练以为揣摩[14]。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。曰："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，取卿相之尊者乎[15]？"期年，揣摩成，曰："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[16]！"

[1]著此一句，以明在秦之久，为下裘敝金尽之由。[2]苏秦初见李兑，赠以黑貂之裘，黄金百镒，因得入秦。[3]脚。○羸，缠也。縢，束胫邪幅，自足至膝，便于行也。蹻，草履。[4]离。[5]将至家，著"状有愧色"四字，极力摹写。[6]不下机缕，而织自若。[7]去声。[8]极写其困惫失意，情人冷落，正为下受印拜相，除道郊迎等字映衬。[9]魁去声。[10]作自责语。愤甚。[11]怯。[12]箧，械藏也。[13]《阴符》，太公兵法。[14]简，择。练，熟。揣，量。摩，研也。言以我之简练者，揣摩时势而用之。○六字是苏秦苦功得力处。[15]倦而自励，感愤痛切。[16]可见前番尚难自信，妙。

于是乃摩燕乌集阙[1]，见说赵王[2]于华屋之下[3]，抵掌而谈[4]。赵王大说[5]，封为武安君，受相印[6]。革车百乘[7]，锦绣千纯[8]，白璧百双，黄金万镒[9]，以随其后[10]，约从散横，以抑强秦[11]。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[12]。

[1]摩，切近过之也。燕乌集阙，地名。[2]肃侯。[3]见说，见而说也。华，高丽也。○与前上书而说先不同。[4]抵掌，侧击手掌也。○说赵王语，只四字括尽，其为简练可知。[5]悦。○一见说而便大说，则揣摩有以中之矣。[6]取卿相之尊矣。[7]革车，兵车。[8]豚、○纯，束也。[9]白璧，玉环也。二十四两曰镒。[10]出其金、玉、锦绣矣。[11]约六国之从，以离散秦之横。○战国时横易而从难，苏秦能于其所难者，激之使然也。[12]六国之关，不通秦也。○作一顿，下纯以议论代叙事，奇妙。

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，皆欲决于苏秦之策[1]。不费斗粮，未烦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绝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[2]。夫贤人在而天下服，一人用而天下从。故曰：式于政，不式于勇；式于廊庙之内，不式于四境之外[3]。当秦之隆[4]，黄金万镒为用，转毂连骑，炫熿[5]于道[6]，山东之国，从风而服，使赵大重[7]。且夫苏秦特穷巷掘[8]门、桑户棬[9]枢之士耳[10]，伏轼撙衔[11]，横历天下，庭说诸侯之主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伉[12]。

[1]写得有声势。[2]贤，胜也。○连横用战，合从则不用战，从揣摩中得来。[3]式，用也。○承上“不费斗粮”五句，而极写之。[4]秦国强甚之时。○顿宕。[5]同煌。[6]炫熿，光辉也。[7]赵为从主，诸侯尊之。○此言其变弱为强之难。[8]同“窟”。[9]圈。[10]掘门，凿垣为门也。桑户，以桑木为户。枢，门牝也，揉木为之如棬。○顿宕。[11]撙，犹顿也。衔，勒也。停辔之意。[12]同“抗”。○伉，当也。○此言其化贱为贵之难。

将说楚王[1]，路过洛阳[2]，父母闻之，清宫除道[3]，张乐设饮，郊迎三十里。妻侧目而视，侧耳而听[4]；嫂蛇行匍伏[5]，四拜自跪而谢[6]。苏秦曰：“嫂[7]，何前倨而后卑也？”嫂曰：“以季子[8]位尊而

多金[9]。”苏秦曰：“嗟乎！贫穷则父母不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。人生世上，势位富厚，盖可以忽乎哉[10]！”

[1]威王。○忽入叙事作收煞。[2]尚未至家。[3]清，洒扫也。[4]不敢正视听也。[5]同“匐”。○蛇不直行。匍伏，伏地也。[6]摹写势利恶态，而嫂尤不堪。[7]叫一声，冷妙。[8]苏秦字。[9]位尊，应前卿相。多金，应前金玉锦绣。○苏秦问意，重在前倨，嫂只答以后卑，妙绝。[10]就苏秦自鸣得意语，收结全篇，异样出色。

前幅写苏秦之困顿，后幅写苏秦之通显。正为后幅欲写其通显，故前幅先写其困顿。天道之倚伏如此，文章之抑扬亦如此。至其习俗人品，则世所共知，自不必多为之说。

司马错论伐蜀 国策

司马错[1]与张仪[2]争论于秦惠王前[3]。司马错欲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

[1]措。○秦人。[2]魏人。[3]此句是一篇总纲。下乃更叙起也。

对曰：“亲魏善楚[1]，下兵三川[2]，塞轘[3]辕、缑[4]氏之口[5]，当屯留之道[6]，魏绝南阳[7]，楚临南郑[8]，秦攻新城、宜阳[9]，以临二周之郊[10]，诛周主之罪[11]，侵楚、魏之地[12]。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按图籍[13]，挟天子以令天下[14]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[15]。今夫蜀，西僻之国，而戎狄之长也，敝名[16]劳众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不足以为利[17]。臣闻：‘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’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市朝也，而王不争焉，顾争于戎狄，去王业远矣[18]。”

[1]结好魏、楚，谋共伐韩。[2]三川，河、洛、伊，韩地也。[3]还。[4]钩。[5]轘辕、缑氏，险道，属河南。[6]屯留，潞州县道，即太行羊肠坂。[7]韩地。[8]河南郑地。[9]新城，属河南。宜阳，韩邑。[10]西、东二周。[11]周无韩为蔽，可以兵劫之。[12]楚、魏无韩，益近秦，可以兵剪之。[13]土地之图，人民金谷之籍。[14]既得周鼎，乃借辅周为名，号召天下。[15]取三川得利，挟天子得名，所以为王业。○一段伐韩之利。[16]作兵。[17]一段伐蜀之不利。[18]总言伐韩、伐蜀相去之远，双结。

司马错曰：“不然[1]。臣闻之，欲富国者，务广其地；欲强兵者，务富其民；欲王者，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，而王随之矣[2]。今王

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从事于易[3]。夫蜀，西僻之国也，而戎狄之长也[4]，而有桀、纣之乱。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[5]。取其地，足以广国也[6]；得其财，足以富民[7]；缮兵不伤众，而彼已服矣[8]。故拔一国，而天下不以为暴；利尽四[9]海，诸侯不以为贪[10]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[11]，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[12]。今攻韩劫天子[13]，劫天子，恶名也[14]，而未必利也，又有不义之名[15]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[16]，危[17]！臣请谒其故[18]：周，天下之宗室也[19]；韩，周之与国也[20]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[21]，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乎齐、赵，而求解乎楚、魏[22]。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不能禁[23]。此臣所谓'危'[24]，不如伐蜀之完也[25]。"

[1]只二字，推倒张仪。[2]先发正大之论。下乃入今事。○三资止重"富"、"强"，"王"字陪说，故后竟不提起。[3]提清伐蜀主脑。[4]句有抑扬。[5]忽设一喻，为下"未必利"作反照。[6]顶"强"。[7]顶"富"。○此二句说实。[8]缮，治也。[9]作西。[10]此二句说名。[11]其利如此。[12]加一句，应上桀、纣句也。○一段伐蜀之利。[13]名虽攻韩，实劫天子。[14]擒定大题目立论。[15]既未必利，徒有不义之名。[16]句。[17]天下皆欲尊周，而我攻之，亦危甚矣，不但名利两失已也。[18]谒，白也。[19]周室为天下之所宗。[20]二句是"攻韩劫天子"注脚。[21]两"自知"应上一"自知"。[22]秦既亲魏善楚，难以离间，故必因乎齐、赵而求解之。[23]将魏、楚与国势必转而为秦敌矣。[24]一段伐韩之不利。[25]完，犹言万全。○缴一句，意足。

惠王曰："善！寡人听子。"卒起兵伐蜀。十月取之，遂定蜀。蜀主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，秦益强富厚，轻诸侯[1]。

[1]结完富强本旨。

周虽衰弱，名器犹存，张仪首倡破周之说，实是丧心。司马错建议伐蜀，句句驳倒张仪。生当战国，而能顾惜大义，诚超于人一等。秦王平日信任张仪，而此策独从错，可谓识时务之要。

范雎说秦王 国策

范雎[1]至，秦王[2]庭迎范雎，敬执宾主之礼。范雎辞让。是日见范雎，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[3]。秦王屏[4]左右[5]，宫中虚无人，秦王跪而进曰："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"范雎曰："唯唯[6]。"有间[7]，秦王复请，范雎曰："唯唯。"若是者三[8]。秦王跽[9]曰[10]:"先生不幸教寡人乎？"

[1]魏人。[2]昭王。[3]就旁人形容一笔。[4]丙。[5]屏，除也。[6]委。○唯唯，连诺也。[7]谏。○间，犹顷也。[8]省笔。○三唯而终不言，故缓之，以固其心也。[9]其上声。[10]跽，长跪也。

范雎谢曰："非敢然也。臣闻始时吕尚[1]之遇文王也，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。若是者，交疏也。已一说[2]而立为太师，载与俱归者，其言深也[3]。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，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[4]。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，是周无天子之德，而文、武无与成其王也[5]。今臣，羁旅之臣也，交疏于王，而所愿陈者，皆匡君臣之事、处人骨肉之间[6]，愿以陈臣之陋忠，而未知王心也，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[7]。

[1]太公望。[2]税。[3]交疏、言深，作反正两对。[4]一转。[5]二转。[6]处，犹在也。谓欲言太后及穰侯等。[7]三转方说明。

"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[1]，知今日言之于前，而明日伏诛于后，然臣弗敢畏也[2]。大王信行臣之言，死不足以为臣患，亡不足以为臣忧，漆身而为厉[3]，被[4]发而为狂，不足以为臣耻[5]。五帝之圣

而死，三王之仁而死，五霸之贤而死，乌获[6]之力而死，奔、育之勇而死[7]。死者，人之所必不免。处必然之势[8]，可以少有补于秦，此臣之所大愿也，臣何患乎[9]？

[1]又撇然一转，为下“患”、“忧”、“耻”之纲。[2]加三句。[3]同“癞”。[4]披。[5]三句又为下三段之纲。[6]武王力士。[7]孟奔、夏育，皆卫人。[8]必然，必至于死也。[9]一段应“死不足以为臣患”。

“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[1]，夜行而昼伏，至于蔆水[2]，无以糊其口，膝行蒲伏[3]，乞食于吴市，卒兴吴国，阖闾为霸。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幽囚不复见，是臣说之行也，臣何忧乎[4]？箕子、接舆[5]，漆身而为厉，被发而为狂，无益于殷、楚。使臣得同行于箕子、接舆，可以补所贤之主，是臣之大荣也[6]，臣又何耻乎[7]？

[1]伍子胥自楚奔吴，藏身于橐，载而出楚关。[2]即溧水。[3]同“匍匐”。[4]一段应“亡不足以为臣忧”。[5]楚人陆通，字接舆。[6]二子无补于时，犹为之，今为而有补，故特以为荣。[7]一段应“不足以为臣耻”。

“臣之所恐者，独恐臣死之后，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蹷也[1]，是以杜口裹足，莫肯即秦耳[2]。足下上畏太后之严，下惑奸臣之态[3]；居深宫之中，不离保傅之手[4]；终身闇惑，无与照奸；大者宗庙灭覆，小者身以孤危。此臣之所恐耳[5]！若夫穷辱之事，死亡之患，臣弗敢畏也。臣死而秦治，贤于生也[6]。”

[1]蹷，僵也。[2]忽掉转作危语，最足耸听。[3]忽点出太后、奸臣二句，骎骎逼人。[4]女保、女傅。[5]所云危如累卵，得臣则安也。[6]又掉转一笔，全篇俱动。

秦王跪曰："先生是何言也！夫秦国僻远，寡人愚不肖，先生乃幸至此，此天以寡人慁[1]先生[2]，而存先王之庙也[3]。寡人得受命于先生，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[4]。先生奈何而言若此[5]！事无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[6]，愿先生悉以教寡人，无疑寡人也。"范雎再拜，秦王亦再拜[7]。

[1]魂去声。[2]慁，污辱也。[3]应"宗庙灭覆"句。[4]应"身以孤危"句。[5]呼应紧甚。[6]交疏之臣，言人骨肉之间，本难启齿，故一路耸动，一路要挟，直逼出此二句，秦王已受我羁靮，便可深言矣。[7]又闲写一笔，见秦王已被范雎笼定。

范雎自魏至秦，欲去穰侯而夺之位。穰侯以太后弟，又有大功于秦，去之岂是容易？始言交疏言深，再言尽忠不避死亡，翻来复去，只是不敢言；必欲吾之说，千稳万稳秦王之心，千肯万肯，而后一说便入。吾畏其人。

邹忌讽齐王纳谏 国策

邹忌[1]修八尺有馀，而形貌[2]昳[3]丽[4]。朝服衣冠[5]，窥镜，谓其妻曰：“我孰与城北徐公美[6]？”其妻曰：“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[7]！”城北徐公，齐国之美丽者也[8]。忌不自信，而复问其妾曰：“吾孰与徐公美[9]？”妾曰：“徐公何能及君也[10]！”旦日，客从外来，与坐谈，问之：“吾与徐公孰美[11]？”客曰：“徐公不若君之美也[12]！”明日，徐公来。熟视之，自以为不如；窥镜而自视，又弗如远甚[13]。暮，寝而思之[14]，曰：“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[15]。”

[1]齐人。[2]同貌。[3]迭。[4]修，长也。昳，日侧也。言有光艳。[5]朝，晨也。服，著也。[6]问法一。[7]答法一。[8]插注一笔。妙。[9]问法二。[10]答法二。[11]问法三。[12]答法三。[13]作两番写。妙。[14]思妻、妾、客所以美我之故。○曰“朝”、曰“旦日”、曰“明日”、曰“暮”，叙次井然。[15]看破人情，便可因小悟大。

于是入朝见威王曰：“臣诚知不如徐公美，臣之妻私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客欲有求于臣，皆以美于徐公[1]。今齐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，宫妇左右，莫不私王；朝廷之臣，莫不畏王；四境之内，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此观之，王之蔽甚矣[2]！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下令：“群臣吏民，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受上赏；上书谏寡人者，受中赏；能谤议于市朝，闻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赏[3]。”令初下，群臣进谏，门庭若市；数月之后，时时而间[4]进[5]；期年之后，虽欲言，无可进者[6]。燕、赵、韩、魏闻之，皆朝于齐。此所谓战胜于朝廷[7]。

[1]现身说法，下即说到齐王身上，入情入理。[2]情理固然，耐人深省。[3]下令之辞三叠应上。[4]谏。[5]进谏者有暇隙。[6]文亦三变。○齐王固自虚心，叙处似形容太过。[7]不待兵也。○结断斩截。

邹忌将己之美、徐公之美，细细详勘，正欲于此参出微理。千古臣谄、君蔽，兴亡关头，从闺房小语破之，快哉！

颜斶说齐王 国策

齐宣王见颜斶[1]，曰："斶前[2]！"斶亦曰："王前[3]！"宣王不说。左右曰："王，人君也；斶，人臣也。王曰'斶前'，斶亦曰'王前'，可乎？"斶对曰："夫斶前为慕势，王前为趋士。与使斶为慕势，不如使王为趋士[4]。"王忿然作色[5]曰："王者贵乎，士贵乎？"对曰："士贵耳[6]，王者不贵[7]。"王曰："有说乎？"斶曰："有。昔者秦攻齐，令：'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[8]，死不赦。'令曰：'有能得齐王头者，封万户侯，赐金千镒。'由是观之，生王之头，曾不若死士之垄也[9]。"

[1]触。○齐人。[2]前者，使之就己也。○写骄倨，妙。[3]写高贵，妙。[4]分解出来，持论正大。○斶前、王前，连写三番，错映成趣。[5]不悦之甚。[6]奇快。[7]添写一句，更妙。[8]鲁展禽，字季，食采柳下。垄，其冢也。秦伐齐，先经鲁，故云。[9]快语。读之失惊。○"生王"字奇，"之头"字更奇。○此下尚有一大段文字删去。

宣王曰："嗟乎[1]！君子焉可侮哉，寡人自取病耳[2]！愿请受为弟子[3]。且颜先生与寡人游，食必太牢[4]，出必乘车，妻子衣服丽都[5]。"颜斶辞去曰："夫玉生于山，制则破焉[6]，非弗宝贵矣，然太璞不完[7]。士生乎鄙野，推选则禄焉，非不尊遂也[8]，然而形神不全[9]。斶愿得归，晚食以当肉[10]，安步以当车[11]，无罪以当贵[12]，清净贞正以自虞[13]。"则再拜而辞去。

[1]叹服。[2]此下删去二句。[3]结前半篇。[4]牛、羊、豕，具为太牢。[5]丽、都，皆美称。○仍是富贵骄人习态。○起后半篇。[6]制，

裁断也。谓琢其璞而取之。[7]失玉之本真。[8]遂，犹达也。[9]失士之本真。[10]晚食，饥而后食。○不羡食太牢。[11]安步，缓行也。○不羡出乘车。[12]尊遂极矣。[13]虞，娱也。○形神全矣。○仍是贫贱骄人气度。○此下删去五句。

君子曰："斶知足矣，归真反璞，则终身不辱[1]。"

[1]结赞是苏、张一流反照。

起得唐突，收得超忽。后段"形神不全"四字，说尽富贵利达人，良可悲也。战国士气，卑污极矣，得此可以一回狂澜。

冯煖客孟尝君[1] 国策

齐人有冯煖[2]者，贫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属[3]孟尝君[4]，愿寄食门下。孟尝君曰："客何好？"曰："客无好也。"曰："客何能？"曰："客无能也[5]。"孟尝君笑而受之曰："诺[6]。"

[1]《史记》作"冯驩"。[2]谖。[3]祝。[4]田婴子田文，齐相，封于薛。[5]三千人中，如此者却少。○"好"与"能"虽并点，重"能"字一边。[6]以为真无能人。

左右以君贱之也，食[1]以草具[2]。居有顷，倚柱弹其剑，歌曰："长铗[3]归来[4]乎[5]！食无鱼。"左右以告。孟尝君曰："食之，比门下之客[6]。"居有顷，复弹其铗，歌曰："长铗归来乎！出无车。"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尝君曰："为之驾，比门下之车客[7]。"于是乘其车，揭[8]其剑，过其友曰："孟尝君客我[9]。"后有顷，复弹其剑铗[10]，歌曰："长铗归来乎！无以为家[11]。"左右皆恶之，以为贪而不知足[12]。孟尝君问："冯公有亲乎[13]？"对曰："有老母。"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，无使乏[14]。于是冯煖不复歌[15]。

[1]寺。[2]草，菜也。不以客待之。[3]劫。[4]叶厘。[5]铗，剑把。欲与俱去。[6]待以客礼。[7]待以上客之礼。[8]挈。[9]至此一断，点缀生趣。[10]弹剑、弹铗、弹剑铗，三样写法。[11]叶孤。○三歌，亦寒酸，亦豪迈，便知不是无能人。[12]处处夹写左右，正为冯煖反衬。[13]闻其歌，而问左右。[14]比上客反加厚。[15]歌又妙，不复歌又妙。○冯煖既曰无好、无能，所责望于人者，较有好、有能者

更倍之，大是奇事，孟尝亦以为奇，即姑应之，实非有意加厚冯煖也。

后孟尝君出记[1]，问门下诸客："谁习计会[2]，能为[3]文收责[4]于薛者乎？"冯煖署曰："能[5]。"孟尝君怪之，曰："此谁也[6]？"左右曰："乃歌夫'长铗归来'者也[7]。"孟尝君笑曰："客果有能也[8]，吾负之，未尝见也[9]。"请而见之，谢曰："文倦于是[10]，愦[11]于忧[12]，而性懧[13]愚，沉于国家之事[14]，开罪于先生。先生不羞，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？"冯煖曰："愿之[15]。"于是约车治装，载券契而行，辞曰："责毕收，以何市而反？"孟尝君曰："视吾家所寡有者[16]。"

[1]记，疏也。[2]脍。○月计曰要，岁计曰会。[3]去声。[4]同债。[5]署，书姓名于疏也。○突地出头。[6]记不起冯煖姓名。[7]笑谈轻薄，尽含句中。[8]有能、无能，照耀前后。[9]冯煖在门下已久，孟尝未熟其名，未识其面，可见前番待冯煖，并非有意加厚也。[10]是，指相齐。[11]脍。[12]愦，心乱也。[13]作懦。[14]沉，没溺也。[15]临时犹不露圭角，胜毛遂自荐一倍。[16]问则有意，答则无心，幻出绝妙文字。

驱而之薛，使吏召诸民当偿者，悉来合券。券遍合赴[1]，矫命[2]以责赐诸民，因烧其券，民称万岁[3]。

[1]凡券，取者、与者各收一，责则合验之，遍合矣，乃来听令。○亦粗完收债事，下乃出奇。[2]矫，托也。托言孟尝之命。[3]冯煖大有作用，盖已料有后日事也。

长驱到齐，晨而求见[1]。孟尝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见之，曰："责毕收乎？来何疾也！"曰："收毕矣[2]。""以何市而反？"冯煖

曰："君云'视吾家所寡有者'[3]。臣窃计，君宫中积珍宝，狗马实外厩，美人充下陈[4]。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[5]！窃以为君市义[6]。"孟尝君曰："市义奈何？"曰："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拊爱子其民，因而贾[7]利之[8]。臣窃矫君命，以责赐诸民，因烧其券，民称万岁。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[9]。"孟尝君不说，曰："诺，先生休矣[10]！"

[1]写其迅速。[2]奇。[3]拿定此言。[4]陈，犹列也。○三句，言无所不有。[5]此物人家最少。[6]更奇。[7]古。[8]贾利，与"市义"对。[9]说出市义，一笑。[10]休，犹言歇息，无可如何之辞也。○叙冯煖收责于薛毕。

后期年，齐王谓孟尝君曰："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[1]。"孟尝君就国于薛，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携幼，迎君道中，终日。孟尝君顾谓冯煖："先生所为文市义者，乃今日见之[2]。"

[1]遣其就国，而为之辞。[2]市义之为利如此，若取必目前，便失此利也。○了"市义"一案。

冯煖曰："狡兔有三窟[1]，仅得免其死耳[2]。今有一窟[3]，未得高枕而卧也。请为君复凿二窟[4]。"孟尝君予车五十乘，金五百斤，西游于梁，谓梁王曰："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，先迎之者，富而兵强。"于是，梁王虚上位，以故相为上将军[5]，遣使者，黄金千斤，车百乘，往聘孟尝君。冯煖先驱[6]诫孟尝君曰："千金，重币也；百乘，显使也。齐其闻之矣[7]。"梁使三反，孟尝君固辞不往也[8]。

[1]坤入声。○窟，穴也。[2]忽设一喻，更进一筹。[3]市义。○结上。[4]起下。[5]徙故相为上将军，虚相位以待孟尝也。[6]先驰归薛。○作用更妙。[7]意盖为此，而语却不尽，妙。[8]只是要使齐闻之，妙。

齐王闻之，君臣恐惧，遣太傅[1]赍黄金千斤，文车二驷[2]，服剑一[3]，封书谢孟尝君曰："寡人不祥，被于宗庙之祟[4]，沉于谄谀之臣，开罪于君，寡人不足为也。愿君顾先王之宗庙，姑反国统万人乎[5]！"冯煖诫孟尝君曰："愿请先王之祭器，立宗庙于薛[6]。"庙成[7]，还报孟尝君曰："三窟已就，君姑高枕为乐矣[8]。"

[1]大臣。[2]文车，彩绘之车。[3]王自佩之剑。[4]岁。○祟，神祸也。[5]复留相齐。○是第二窟。[6]请祭器，立宗庙，则薛为重地，难以动摇也。○绝大见识。[7]是第三窟。[8]总结上文。

孟尝君为相数十年，无纤介之祸者，冯煖之计也[1]。

[1]纤介，细微也。○结出孟尝一生得力全在冯煖，直与篇首"无好"、"无能"相映照。

三番弹铗，想见豪士一时沦落，胸中块垒勃不自禁。通篇写来波澜层出，姿态横生，能使冯公须眉浮动纸上。沦落之士遂尔顿增气色。

赵威后问齐使 国策

齐王[1]使使者问赵威后[2]。书未发[3]，威后问使者曰："岁亦无恙耶？民亦无恙耶？王亦无恙耶[4]？"使者不说，曰："臣奉使使威后[5]，今不问王，而先问岁与民，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[6]？"威后曰："不然。苟无岁，何有民？苟无民，何有君[7]？故有问[8]舍本而问末者耶[9]？"

[1]齐王建。时君王后在。[2]惠文后，孝威太后。[3]未开封。○三字便作势。[4]恙，忧也。○陡问三语，大奇。[5]言奉王命来问太后，则太后亦当先问王。[6]以贵贱之说，辨其失问。[7]连互说，乃见发问妙旨。[8]故，旧例也。[9]探出本末，绝去贵贱之见。○答语仍作问语声口，有致。

乃进而问之曰："齐有处士曰锺离子[1]，无恙耶？是其为人也，有粮者亦食[2]，无粮者亦食；有衣者亦衣[3]，无衣者亦衣。是助王养其民者也，何以至今不业也[4]？叶[5]阳子[6]无恙乎？是其为人，哀鳏寡，恤孤独，振困穷，补不足。是助王息其民者也，何以至今不业也[7]？北宫之女婴儿子[8]无恙耶？撤其环瑱[9]，至老不嫁，以养[10]父母。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，胡为至今不朝[11]也[12]？此二士弗业，一女不朝，何以王齐国，子万民乎[13]？于陵子仲[14]尚存乎[15]？是其为人也，上不臣于王，下不治其家，中不索交诸侯。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，何为至今不杀乎[16]？"

[1]锺离，复姓。[2]寺。[3]去声。[4]人情大率食有粮、衣有衣者多，乃无粮、无衣者亦食、衣之，所以谓之养民。业，谓使之在位，

成其职业也。[5]摄。[6]亦齐处士。叶阳，县名。[7]息，生全也。○养民，就民之处常者言。息民，就民之处变者言。[8]齐孝女。北宫，复姓。婴儿子，女名也。[9]天去声。[10]去声。[11]潮。[12]环，耳环。瑱，以玉系于紞而充耳。撤，去之不以为饰。朝，谓使之为命妇而入朝。[13]总三问作一顿。[14]非陈仲子也。若孟子所称，已是七八十年矣。[15]六“无恙”后，变出一“尚存”，奇绝。[16]竟住，奇绝，妙绝。

通篇以民为主，直问到底，而文法各变，全于用虚字处著神。问固奇，而心亦热。末一问，胆识尤自过人。

庄辛论幸臣 国策

臣闻鄙语曰：“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；亡羊而补牢，未为迟也[1]。”臣闻昔汤、武以百里昌，桀、纣以天下亡。今楚国虽小，绝长续短，犹以数千里，岂特百里哉[2]?

[1]便引喻起。[2]楚襄王宠信幸臣，而不受庄辛之言，及为秦所破，乃征庄辛与计事。庄辛起手极言未迟未晚是正文，以下一路层层递接而去，俱写迟晚也。

王独不见夫蜻[1]蛉[2]乎[3]？六足四翼，飞翔乎天地之间，俛[4]啄蚊虻[5]而食之，仰承甘露而饮之，自以为无患，与人无争也；不知夫五尺童子，方将调饴胶丝[6]，加己乎四仞之上[7]，而下为蝼蚁食也[8]。

[1]精。[2]陵。[3]虫名，一名桑根。[4]同“俯”。[5]萌。[6]饴，米蘖所煎，调之使胶于丝。[7]八尺曰仞。[8]迟矣，晚矣。

夫蜻蛉其小者也，黄雀[1]因是以。俯噣[2]白粒，仰栖茂树，鼓翅奋翼，自以为无患，与人无争也；不知夫公子王孙，左挟弹，右摄丸，将加己乎十仞之上，以其类为招[3]。昼游乎茂树，夕调乎酸醎，倏忽之间，坠于公子之手[4]。

[1]小鸟。[2]同“啄”。[3]以其类而招诱之。[4]迟矣，晚矣。

夫雀其小者也，黄鹄[1]因是以。游乎江海，淹乎大沼，俯噣鳝鲤，仰啮[2]蔆[3]衡[4]，奋其六翮[5]，而凌清风，飘摇乎高翔，自以

为无患，与人无争也；不知夫射者，方将修其碆[6]卢[7]，治其矰缴[8]，将加己乎百仞之上[9]，被𥔵[10]磻[11]，引微缴，折清风而抎[12]矣。故昼游乎江湖，夕调乎鼎鼐[13]。

[1]鸿也，水鸟。[2]孽。[3]同“菱”。[4]作蘅。○衡，香草。[5]翮，劲羽。[6]波。[7]碆，石为弋镞。卢，黑弓。[8]酌。○矰，弋射矢。缴，生丝缕。[9]四仞、十仞、百仞，逐渐增加，逼起后段。亦见处地愈高，其势愈危之意。[10]监。[11]同“碆”。○被，著也。𥔵，利也。[12]同“陨”。[13]奈。○迟矣，晚矣。

夫黄鹄其小者也，蔡灵侯之事因是以。南游乎高陂[1]，北陵乎巫山[2]，饮茹溪流[3]，食湘波之鱼[4]，左抱幼妾，右拥嬖女，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[5]，而不以国家为事；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灵王，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[6]。

[1]披。○陂，阪也。[2]陵，登也。[3]茹，饮马也。[4]湘水，出零陵，属长沙。[5]即上蔡。[6]鲁昭十一年，楚子诱蔡侯般杀之于申，盖使子发召之。○迟矣，晚矣。

蔡灵侯之事其小者也[1]，君王之事因是以。左州侯，右夏侯，辇[2]从鄢陵君与寿陵君[3]，饭[4]封禄之粟[5]，而载方府之金[6]，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[7]，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，而不知夫穰侯[8]方受命乎秦王[9]，填黽[10]塞之内[11]，而投己乎黽塞之外[12]。

[1]层注而下，至此已到。[2]连上声。[3]四人皆楚幸臣。州侯、夏侯，常在左右；鄢陵、寿陵，辇出则从。[4]反。[5]封禄，所封之禄。[6]方，四方。金，其所贡也。[7]云梦，泽名。[8]秦相魏冉。[9]昭王。[10]萌。[11]填者，取其地而塞之。黽塞，江夏鄳县。[12]至此则

迟矣、晚矣，今则未为迟也，未为晚也。妙在说到此竟住，若加一语，便无馀味。

只起结点缀正意，中间纯用引喻，自小至大，从物及人，宽宽说来，渐渐逼入，及一点破题面，令人毛骨俱竦。《国策》多以比喻动君，而此篇辞旨更危，格韵尤隽。

触詟说赵太后 国策

赵太后[1]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。齐曰："必以长安君[2]为质[3]，兵乃出[4]。"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。太后明谓左右："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[5]。"

[1]惠文后，即威后。[2]太后少子、孝成王弟，封之长安。[3]至。[4]许多事情，三四语叙完，此妙于用简。以下只一事，连篇说不尽，又妙于用繁。[5]"明谓"字妙。

左师[1]触詟[2]愿见。太后盛气而揖之[3]。入而徐趋[4]，至而自谢，曰："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[5]，不得见久矣[6]。窃自恕[7]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[8]也，故愿望见[9]。"太后曰："老妇恃辇[10]而行[11]。"曰："日食饮得无衰乎[12]？"曰："恃鬻[13]耳。"曰："老臣今者殊不欲食[14]，乃自强步，日三四里[15]，少益嗜食，和于身[16]。"曰："老妇不能[17]。"太后之色少解[18]。

[1]官名。[2]詹入声。○詟，《史记》作"龙"。[3]恐其言及长安君，作色以拒之。[4]蹒跚之状，已自动人。[5]先谢足病。[6]次谢久不来见太后。[7]虽久不得见，窃以病足，故自恕其罪。[8]隙。[9]郄，病苦也。○闲闲将老态说起。[10]连上声。[11]言亦病足。[12]只说老态。[13]同粥。[14]先说不欲食。[15]绕室中行，可三四里也。○次说调身。[16]次说能食。○自入见至此，叙了许多寒温，绝不提起长安君，妙。[17]不能强步。[18]老妇已入老臣彀中。

左师公曰："老臣贱息舒祺[1]，最少，不肖。而臣衰，窃爱怜之[2]。愿令补黑衣之数，以卫王宫，没死以闻[3]。"太后曰："敬诺。年

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十五岁矣。虽少，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[4]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[5]？”对曰：“甚于妇人[6]。”太后曰：“妇人异甚[7]。”对曰：“老臣窃以为媪[8]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[9]。”曰：“君过矣，不若长安君之甚[10]。”左师公曰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[11]。媪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为之泣，念悲其远也，亦哀之矣[12]。已行，非弗思也[13]，祭祀必祝之，祝曰：‘必勿使反[14]。’岂非计久长，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[15]？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

[1]息，其子。舒祺，名也。[2]又少，又不肖，又自衰，不得不爱而怜之。○先写出一长安君影子。[3]黑衣，戎服。没，犹昧也。[4]谦言死曰填沟壑。托，谓托太后也。○再嘱一语，引出太后心事。[5]无数纡折，只要恬得此一句。[6]又逼一句。[7]心事毕露。[8]袄。[9]媪，女老称。燕后，太后女，嫁于燕。贤，胜也。○直说出长安君矣。却又说太后爱之不如燕后，若不为长安君者，妙想。[10]至此便可畅言。[11]此句是进说主意。[12]顿挫。[13]顿挫。[14]或被废，或国灭，方反本国。[15]舍却长安君，单就燕后提醒太后。

左师公曰：“今三世以前，至于赵之为赵[1]，赵王之子孙侯者，其继有在者乎[2]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微独赵，诸侯有在者乎[3]？”曰：“老妇不闻也[4]。”“此其近者祸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。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？位尊而无功，奉[5]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[6]。今媪尊长安之位，而封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。一旦山陵崩[7]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[8]？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[9]，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[10]。”太后曰：“诺[11]。恣君之所使之[12]。”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，齐兵乃出。

[1]只就赵论。[2]继，相继为侯也。[3]他国子孙三世相继为侯。○两问，仍用傍击法。[4]亦无有。○此下左师对。[5]俸。[6]重器，金玉

重宝。○所以无有相继为侯者。○前俱用缓，此则用急，一步紧一步。[7]太后没。[8]苦口之言，直捷痛快。[9]“短”字与“深远”“久长”对。[10]仍找到爱长安君不如燕后，终若不为长安君者，妙想。[11]只一“诺”字，见左师之言未毕，而太后早已心许之。[12]亦不说出长安君为质，妙。

子义[1]闻之曰：“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恃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以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人臣乎[2]！”

[1]赵贤士。[2]通篇琐碎之笔，临了忽作曼声，读之无限感慨。

左师悟太后，句句闲语，步步闲情，又妙在从妇人情性体贴出来。便借燕后反衬长安君，危词警动，便尔易入。老臣一片苦心，诚则生巧，至今读之犹觉天花满目，又何怪当日太后之欣然听受也。

鲁仲连义不帝秦 国策

秦围赵之邯[1]郸[2]。魏安釐[3]王使将军晋鄙救赵。畏秦，止于荡阴[4]，不进。

[1]寒。[2]邯郸，赵都。[3]禧。[4]河内地。

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[1]间入邯郸[2]，因平原君[3]谓赵王曰："秦所以急围赵者，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，已而复归帝，以齐故[4]。今齐闵王益弱[5]。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贪邯郸，其意欲求为帝。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，秦必喜，罢兵去[6]。"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[7]。

[1]称客，则衍他国人仕魏也。[2]间，谓微行。[3]公子赵胜。[4]齐不称帝，故秦亦止。[5]今之齐比闵王时益弱。[6]一段叙赵事。[7]犹豫，兽名，性多疑，故人不决曰犹豫。○叙赵事，为仲连也。然难于插入，故借平原君作一顿，便可插入仲连矣。

此时鲁仲连适游赵[1]，会秦围赵，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[2]，乃见平原君曰："事将奈何矣？"平原君曰："胜也何敢言事？百万之众折于外[3]，今又内围邯郸而不去。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令赵帝秦。今其人在是，胜也何敢言事[4]？"鲁连曰："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[5]。梁客辛垣衍安在[6]？吾请为君责而归之[7]。"平原君曰："胜请为召而见之于先生。"

[1]出仲连。郑重。[2]前一段文归至此处入。[3]长平之败。[4]两"何敢言事"，非谦词也，正写犹豫未决，莫可如何，以为仲连之地

耳。[5]一跌就转，一转就住，文法佳甚。[6]应“其人在是”。[7]绝有胆识。

平原君遂见辛垣衍曰：“东国有鲁连先生，其人在此，胜请为绍介[1]而见之于将军。”辛垣衍曰：“吾闻鲁连先生，齐国之高士也。衍，人臣也，使事有职。吾不愿见鲁连先生也[2]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已泄[3]之矣。”辛垣衍许诺。

[1]《礼》：宾至，必因介以传辞。绍，继也，谓上介、次介、末介，其位相承继也。[2]衍不愿见鲁连，亦知帝秦之说不足入高士之耳。[3]同洩。

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[1]。辛垣衍曰：“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，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。今吾视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[2]，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？”鲁连曰：“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今众人不知，则为一身[3]。彼秦，弃礼义、上首功之国也[4]。权使其士，虏[5]使其民[6]。彼则肆然而为帝，过而遂正于天下[7]，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，吾不忍为之民也[8]！所为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也[9]。”辛垣衍曰：“先生助之奈何？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梁及燕助之。齐、楚固助之矣[10]。”辛垣衍曰：“燕则吾请以从矣。若乃梁，则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？”鲁连曰：“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，使梁睹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[11]。”辛垣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将奈何？”鲁仲连曰：“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。周贫且微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馀，周烈王崩，诸侯皆吊，齐后往。周怒，赴于齐曰：‘天崩地坼[12]，天子下席[13]。东藩之臣田婴齐[14]后至，则斮[15]之[16]。’威王勃然怒曰；‘叱嗟[17]！而母，婢也[18]！’卒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叱之，诚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[19]。”

[1]先无言，反待辛垣衍开口，妙。[2]亦自识人。[3]鲍焦，周时隐者，抱木而死，以非当世。今世以鲍焦不能从容自爱而死者，固非，即以为其自为一身者，亦非。正对其在围城之中，不为身谋也。[4]战获首级者，计功受爵。[5]鲁。[6]虏，掠也。[7]过，犹甚也。正天下，即易大臣、夺憎予爱诸事。[8]欲同鲍焦之死。[9]直破其谋。[10]故为硬语，以生下论。[11]一反一复，语最激昂。[12]策。[13]赴，告也。天子，谓烈王子、安王骄也。下席，言其寝苫居庐。[14]斥其姓名。[15]捉。[16]斮，斩也。[17]怒斥声。[18]而，汝也。骂其母为婢。贱之之词。[19]“不忍其求”直贯下变易大臣、夺憎与爱诸事。且曰其为天子理应如此，以见权之不可假人也。然不说出、不说尽。

辛垣衍曰：“先生独未见夫仆乎？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胜，智不若邪？畏之也[1]。”鲁仲连曰：“然梁之比于秦若仆邪[2]？”辛垣衍曰：“然。”鲁仲连曰：“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[3]梁王[4]。”辛垣衍怏然不悦，曰：“嘻！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[5]！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”鲁仲连曰：“固也。待吾言之：昔者，鬼侯[6]、鄂侯[7]、文王，纣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，故入之于纣，纣以为恶，醢鬼侯。鄂侯争之急，辨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闻之，喟[8]然而叹，故拘之于牖[9]里之库百日，而欲令之死。曷为与人俱称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[10]？

[1]衍口中脱出一“畏”字，本怀已露，故使仲连得入。[2]诘问得妙。[3]海。[4]醢，肉酱。○既为仆，则不难烹醢，突然指出，可惊可诧。[5]倒句。[6]鬼，《史记》作“九”。邺县有九侯城。[7]鄂，属江夏。[8]魁去声。[9]《史记》作“羑”。[10]言与人俱称帝王，曷为卒就脯醢之地？若专尊秦为帝，则足以脯醢之矣。○引纣事一证，词意含吐，可耐寻味。

“齐闵王将之鲁，夷维子[1]执策而从[2]，谓鲁人曰：‘子将何以待吾君？’鲁人曰：‘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’夷维子曰：‘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避舍，纳筦[3]键[4]，摄衽抱几[5]，视膳于堂下，天子已食，听退而朝也[6]。’鲁人投其籥[7]，不果纳，不得入于鲁[8]。将之薛，假涂[9]于邹。当是时，邹君死，闵王欲入吊。夷维子谓邹之孤曰：‘天子吊，主人必将倍殡柩[10]，设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吊也。’邹之群臣曰：‘必若此，吾将伏剑而死。’故不敢入于邹[11]。邹、鲁之臣，生则不得事养，死则不得饭[12]含[13]。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、鲁之臣，不果纳[14]。今秦万乘之国，梁亦万乘之国，交有称王之名[15]。睹其一战而胜，欲从而帝之，是使三晋[16]之大臣不如邹、鲁之仆妾也[17]。

[1]夷维，地名。[2]策，马箠也。[3]同“管”。[4]件。○筦，钥也。键，其牡。避、纳者，示不敢有其国。[5]几，所据也。[6]退而听朝。[7]同“钥”。○闭关也。[8]此言鲁不肯帝齐。[9]同“塗”。[10]倍，背也。主人背其殡棺北面哭也。[11]此言邹不肯帝齐。[12]返。[13]去声。○齐强而二国拒之，必见伐，则生死皆不能尽其礼也。以米及贝实尸之口中曰饭，以珠玉实尸之口中曰含。[14]承上起下。[15]应俱称帝王。[16]魏、赵、韩为三晋。[17]辛垣衍自认梁比秦如仆，此特言仆妾之不如，痛骂尽情。

“且秦无已而帝[1]，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，而予其所谓贤，夺其所憎，而予其所爱；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，处梁之宫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[2]？”

[1]无已，必欲为也。[2]帝秦之害如此。切肤之灾，可惧可骇。

于是，辛垣衍起，再拜谢曰[1]:“始以先生为庸人，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[2]。吾请去，不敢复言帝秦。”

[1]责以大义则不动，言及利害切身则遽起拜谢。策士每为身谋，而不顾大义如此。[2]与前鲁连对平原君语同调。

秦将闻之，为却军五十里。适会公子无忌[1]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，秦军引而去[2]。

[1]信陵君。[2]秦军闻之而却五十里，不必然也，无忌击之而去，此其实也。故并序之，初为仲连后有故实也。

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。鲁仲连辞让者三，终不肯受[1]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，起，前，以千金为鲁连寿。鲁连笑曰：“所贵于天下之士者，为人排患、释难、解纷乱而无所取也。即有所取者，是商贾之人也，仲连不忍为也[2]。”遂辞平原君而去，终身不复见[3]。

[1]高人。[2]数语卓荦自命，描尽心事。[3]更高。

帝秦之说，不过欲纾目前之急。不知秦称帝之害，其势不如鲁连所言不止，特人未之见耳。人知连之高义，不知连之远识也。至于辞封爵，挥千金，超然远引，终身不见，正如祥麟威凤，可以偶觌，而不可常亲也。自是战国第一人。

鲁共公择言 国策

梁王魏婴[1]觞诸侯于范台[2]，酒酣，请鲁君举觞。鲁君兴，避席择言[3]曰："昔者[4]，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，曰：'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[5]。'齐桓公夜半不嗛[6]，易牙乃煎、熬、燔、炙[7]，和调五味而进之，桓公食之而饱，至旦不觉，曰：'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[8]。'晋文公得南之威[9]，三日不听朝，遂推南之威而远之，曰：'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[10]。'楚王[11]登强台[12]而望崩山，左江而右湖，以临彷徨[13]，其乐忘死，遂盟强台而弗登[14]，曰：'后世必有以高台、陂[15]池[16]亡其国者[17]。'今[18]主君之尊[19]，仪狄之酒也；主君之味，易牙之调也；左白台而右闾须[20]，南威之美也；前夹林而后兰台，强台之乐也[21]。有一于此，足以亡其国。今主君兼此四者，可无戒与[22]？"梁王称善相属[23]。

[1]《史》作"罃"。[2]是时魏惠王方强，鲁、卫、宋、郑君来朝。[3]择善而言。[4]领下四事。[5]当戒者一。○是正文。下连类及之。[6]歉。○不喜食也。[7]有汁而干曰煎，干煎曰熬，肉爇之曰燔，近火曰炙。[8]当戒者二。[9]美人。[10]当戒者三。[11]庄王。[12]即章华台。[13]临，从上视下。彷徨，徘徊也。[14]盟，誓也。[15]卑。[16]泽障曰陂，停水曰池。[17]当戒者四。[18]领下四句。[19]尊，酒器。[20]白台、闾须，皆美人。[21]上随举四事，不意历历皆应，章法奇妙。[22]危语动人。[23]祝。○谓称善不置也。

整练而有扶疏之致，严重而饶点染之姿。古人作文，不嫌排偶者，正在此也。不善学者，即失之板实矣。

唐雎说信陵君 国策

信陵君杀晋鄙，救邯[1]郸，破秦人，存赵国[2]，赵王自郊迎[3]。唐雎[4]谓信陵君曰：“臣闻之曰，事有不可知者，有不可不知者；有不可忘者，有不可不忘者[5]。”信陵君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憎我也，不可不知也；我憎人也，不可得而知也[6]。人之有德于我也，不可忘也；吾有德于人也，不可不忘也[7]。今君杀晋鄙，救邯郸，破秦人，存赵国，此大德也。今赵王自郊迎，卒[8]然见赵王，愿君之忘之也[9]。”信陵君曰：“无忌谨受教。”

[1]寒。[2]秦围赵之邯郸，魏使晋鄙将兵救赵，畏秦，止于荡阴。公子无忌椎杀晋鄙，将其军进击秦，秦军遂引去。○我有德。[3]人德我。[4]魏人。[5]陡下四语，无头无尾，奇绝。[6]人不能知。[7]二段，上一段是宾，下一段是主。下段，上一句是宾，下一句是主。[8]同猝。[9]上二段是虚，此一段是实。

谓信陵君，只须说不可不忘，却先说不可忘。亦只须说不可忘、不可不忘，却又先说不可不知、不可得而知。文有宽而不懈者，其势急也；词有复而不板者，其气逸也。

唐雎不辱使命 国策

秦王[1]使人谓安陵君[2]曰："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，安陵君其许寡人[3]！"安陵君曰："大王加惠，以大易小，甚善[4]。虽然，受地于先王，愿终守之，弗敢易[5]。"秦王不说。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[6]。

[1]始皇。[2]安陵，小国，属魏。[3]设言易之，实则夺之，秦人常套。[4]一折。[5]一正。[6]修好也。

秦王谓唐雎曰："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，安陵君不听寡人，何也？且秦灭韩亡魏[1]，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以君为长者，故不错[2]意也[3]。今吾以十倍之地，请广于君[4]，而君逆寡人者，轻寡人与[5]？"唐雎对曰："否[6]，非若是也[7]。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，虽千里不敢易也，岂直五百里哉[8]？"

[1]灭韩，十八年。亡魏，二十一年。[2]措。[3]错，置也。言非不能取安陵。[4]广其地。[5]言以秦为不能取安陵而轻之。[6]秦王之言不然。[7]安陵君之意不如是也。[8]较安陵君答秦语，尤直捷。

秦王怫然怒，谓唐雎曰："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[1]？"唐雎对曰："臣未尝闻也[2]。"秦王曰："天子之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[3]。"唐雎曰："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[4]？"秦王曰："布衣之怒，亦免冠徒跣[5]，以头抢[6]地耳[7]。"唐雎曰："此庸夫之怒也，非士之怒也[8]。夫专诸之刺王僚也，彗星袭月；聂政之刺韩傀[9]也，白虹贯日；要离之刺庆忌也，苍鹰击于殿上[10]。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，怀怒未

发，休祲[11]降于天[12]，与臣而将四矣[13]。若士必怒[14]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[15]，天下缟素[16]，今日是也[17]。”挺剑而起[18]。

[1]陡来。[2]缓接。[3]写天子之怒，雄甚。[4]撇过天子之怒，以布衣之怒反诘之，突兀。[5]先上声。[6]枪上声。[7]抢，突也。○写布衣之怒，丑甚。[8]驳去“免冠……”八字。[9]规。[10]专诸为公子光刺吴王僚。聂政为严仲子劫韩相侠累。要离吴人，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，庆忌吴王僚子，要离诈以罪亡，令吴王焚其妻子，走见庆忌，以剑刺之。[11]侵。[12]休，吉征。祲，戾气。重“祲”字，“休”字带说。○总承上三句作一顿。[13]现前一怀怒之士。[14]必怒，怒已发也。对怀怒说。[15]伏尸、流血，秦王说得极大，唐雎说得极小，妙绝。[16]二人胜于百万，五步甚于千里。[17]今日即行怒之期。[18]手中即行怒之具。○此段一步紧一步，句句骇杀人。

秦王色挠[1]，长跪而谢之曰：“先生坐，何至于此！寡人谕矣[2]。夫韩、魏灭亡，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徒以有先生也[3]。”

[1]挠，屈也。[2]谕，晓也。[3]秦王亦善出场，真英雄也。

博浪之椎，唐雎、荆卿之剑，虽未亡秦，皆不可少。

乐毅报燕王书 国策

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[1]而攻齐，下七十馀城，尽郡县之以属燕。三城未下[2]，而燕昭王死。惠王即位，用齐人反间，疑乐毅，而使骑劫代之将。乐毅奔赵，赵封以为望诸君[3]。齐田单诈骑劫，卒败燕军，复收七十馀城以复齐[4]。

[1]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。[2]三城，聊、莒、即墨。唯莒、即墨未下。云三城者，盖因燕将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误。[3]赵封毅以观津，号望诸君。[4]此段叙事简括。

燕王悔，惧赵用乐毅乘燕之敝以伐燕[1]。燕王乃使人让乐毅[2]，且谢之曰："先王举国而委将军，将军为燕破齐，报先王之仇，天下莫不振动，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！会先王弃群臣，寡人新即位，左右误寡人。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，为将军久暴[3]露于外，故召将军且休计事[4]。将军过听，以与寡人有隙，遂捐燕而归赵。将军自为计则可矣，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[5]？"

[1]补写燕王心事一笔。[2]让，责也。[3]仆。[4]善语周旋，巧于文饰。○以上是"谢之"之词。[5]以上是"让之"之词。○先谢后让，重称先王，欲以感动乐毅。词令委折有致。

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："臣不佞，不能奉承先王之教，以顺左右之心，恐抵斧质之罪[1]，以伤先王之明，而又害于足下之义[2]，故遁逃奔赵[3]。自负以不肖之罪，故不敢为辞说。今王使使者数[4]之罪，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[5]，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[6]。

[1]质，斩人椹也。[2]无罪而杀毅，非义也。[3]先叙不归燕而降赵之故。○前书有“先王”、“左右”、“寡人”，故应还“先王”、“左右”、“足下”。[4]上声。[5]不敢斥言惠王，故称侍御。畜，养也。幸，亲爱之。○应“遇将军之意”。[6]应“自为计”。故敢以书对。一起已括尽一篇大旨。

“臣闻贤圣之君，不以禄私其亲，功多者授之；不以官随其爱，能当者处之。故察能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论行而结交者，立名之士也[1]。臣以所学者观之[2]，先王之举错，有高世之心，故假节于魏王，而以身得察于燕[3]。先王过举，擢之乎宾客之中，而立之乎群臣之上，不谋于父兄[4]，而使臣为亚卿[5]。臣自以为奉令承教，可以幸无罪矣，故受命而不辞[6]。

[1]“功”、“名”二字，一篇柱。[2]自见本领。[3]时诸侯不通，出关则以节传之。毅为魏昭王使燕，遂为臣。察，至也。○事先王之心。[4]正对“左右”句。[5]“畜幸臣之理。”[6]“事先王之心。”

“先王命之曰：‘我有积怨深怒于齐，不量轻弱，而欲以齐为事[1]。’臣对曰：‘夫齐，霸国之馀教而骤胜之遗事也[2]，闲于甲兵，习于战攻。王若欲伐之，则必举天下而图之。举天下而图之，莫径于结赵矣。且又淮北、宋地，楚、魏之所同愿也[3]。赵若许约，楚、赵、宋尽力[4]，四国攻之[5]，齐可大破也[6]。’先王曰：‘善。’臣乃口受令，具符节，南使臣于赵。顾反命[7]，起兵随而攻齐[8]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灵，河北之地，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[9]。济上之军，奉令击齐，大胜之。轻卒锐兵，长驱至国[10]。齐王[11]逃遁走莒，仅以身免。珠玉财宝，车甲珍器，尽收入燕[12]。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反乎历室，齐器设于宁台[13]。蓟丘之植，植于汶篁[14]。自五伯以来，功未有及先王者也[15]。先王以为顺于其志[16]，以臣为不顿命[17]，故

裂地而封之，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[18]。臣不佞，自以为奉令承教，可以幸无罪矣，故受命而弗辞[19]。

[1]“畜幸臣之理。”[2]骤，数也。齐尝霸天下，而数胜于他国，其馀教遗事犹存。[3]楚欲得淮北，魏欲得宋，时皆属齐。[4]魏欲得宋而尽力。[5]并燕为四国。[6]“事先王之心。”[7]回顾而反，言其速也。[8]毅令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之兵伐齐。○“畜幸臣之理。”[9]济上，济水之西，齐界也。[10]攻入临淄。[11]闵王。[12]“事先王之心。”[13]大吕，齐钟名。故鼎，齐所得燕鼎，元英、历室，燕二宫名。宁台，燕台也。[14]蓟丘，燕都。植，旗帜之属。汶，水名。竹田曰篁。言蓟丘之所植，植于齐汶上之竹田。○上三句，自齐入燕。“蓟丘”句，自燕及齐。[15]一顿，赞先王，正自赞也。[16]惬于心。[17]顿，犹坠也。[18]封毅为昌国君。○“畜幸臣之理。”[19]“事先王之心。”○遥应前文，笔情婉宕。

“臣闻贤明之君，功立而不废，故著于春秋；蚤知之士[1]，名成而不毁，故称于后世[2]。若先王之报怨雪耻，夷万乘之强国，收八百岁之蓄积[3]，及至弃群臣之日，遗令诏后嗣之馀义，执政任事之臣，所以能循法令、顺庶孽者[4]，施及萌[5]隶，皆可以教于后世[6]。臣闻善作者，不必善成；善始者，不必善终[7]。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[8]，故吴王远迹至于郢[9]。夫差[10]弗是也[11]，赐之鸱夷而浮之江[12]。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，故沉子胥而弗悔[13]；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，故入江而不改[14]。

[1]蚤知。先见也。[2]应前“功”、“名”二字。文从“不废”、“不毁”四字生出后半篇。[3]通太公数之。[4]新立之君，皆患庶孽之乱，昭王能预顺之。[5]同氓。[6]叙完先王事，下始入议论。[7]虚冒二句。[8]吴王，名阖闾。[9]郢，楚都。吴破楚，长驱至郢。○善作善始。[10]阖闾子。[11]不然子胥之说。[12]鸱夷，革囊也。夫差杀子胥，盛

以鸱夷革，投之江。○不必善成善终。[13]燕王有之也。[14]蚤见，应上“蚤知”。不改，言子胥投江而神不化，犹为波涛之神。○自言几不免也。

“夫免身全功，以明先王之迹者，臣之上计也[1]。离[2]毁辱之非，堕先王之名者，臣之所大恐也[3]。临不测之罪，以幸为利者，义之所不敢出也[4]。

[1]免身于罪，而全取齐之功，以明昭王之旧烈，是臣之本意。[2]同“罹”。[3]离，遭也。遭诽谤而被诛，则坏先王知人之名，故恐惧而奔赵。[4]被不可测之重罪以去燕，又幸赵伐燕以为利，揆之于义，宁敢出此？○剖明心事，激扬磊落，长歌可以当泣。

“臣闻古之君子，交绝不出恶声；忠臣之去也，不洁其名[1]。臣虽不佞，数[2]奉教于君子矣[3]。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，而不察疏远之行也[4]。故敢以书报，唯君之留意焉。”

[1]毁其君而自洁。○复转二语，结出通书之意，以应起。[2]朔。[3]应“以臣所学”句。[4]应前“侍御不察”二句。

察能论行，则始进必严。善成善终，则末路必审。乐毅可谓明哲之士矣。至其书辞，情致委曲，犹存忠厚之遗。其品望固在战国以上。

谏逐客书 李斯

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："诸侯人来事秦者，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，请一切逐客[1]。"李斯议亦在逐中[2]。

[1]一切者，无所不逐也。[2]李斯，秦客卿，楚上蔡人。○所谓一切也。

斯乃上书曰："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为过矣[1]。

[1]一句揭开题面，通篇纯用反法。

"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[1]，东得百里奚于宛[2]，迎蹇叔于宋[3]，求丕豹、公孙支于晋[4]。此五子者，不产于秦，而穆公用之，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戎[5]。孝公用商鞅之法[6]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获楚、魏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[7]。惠王用张仪之计[8]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、蜀[9]，北收上郡[10]，南取汉中[11]，包九夷，制鄢、郢[12]，东据城皋之险，割膏腴之壤[13]，遂散六国之从[14]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[15]。昭王得范雎[16]，废穰侯，逐华阳[17]，强公室，杜私门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[18]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[19]。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[20]！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[21]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富利之实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[22]。

[1]由余，西戎人。[2]百里奚，楚宛人。[3]蹇叔，岐州人，时游宋，故迎之。[4]丕豹，自晋奔秦。公孙支，游晋归秦。[5]一段穆公用客。[6]商鞅，卫人，姓公孙氏。[7]二段孝公用客。[8]张仪，魏人。

[9]惠王时，司马错请伐蜀，灭之。后武王欲通车三川，令甘茂拔宜阳。今并云仪者，以仪为秦相，虽错灭蜀、甘茂通三川，皆归功于相欤。[10]魏纳上郡十五县。[11]攻楚汉中，取地六百里。[12]属楚之夷有九种。鄢、郢，楚二邑。[13]成皋，属河南，周之东境。[14]宗。[15]三段惠王用客。[16]范雎，魏人。[17]穰侯、华阳，俱太后弟。[18]四段昭王用客。○四段不引前代他国事，只以秦之先为言，妙。[19]一句总收，下即转入。[20]又一转，下反振，语气乃足。[21]同“纳”。[22]结完上文，乃入时事，必以为说正意矣，偏又发许多譬喻，滚滚不穷，奇绝，妙绝！

“今陛下致崐山之玉[1]，有随、和之宝[2]，垂明月之珠[3]，服太阿之剑[4]，乘纤离之马[5]，建翠凤之旗[6]，树灵鼍之鼓[7]。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说之，何也[8]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[9]，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，犀象之器不为玩好，郑、魏之女不充后宫，而骏马駃[10]騠[11]不实外厩[12]，江南金锡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采[13]。所以饰后宫、充下陈[14]、娱心意、说耳目者，必出于秦然后可，则是宛珠之簪[15]、傅[16]玑之珥[17]、阿缟之衣[18]、锦绣之饰[19]，不进于前，而随俗雅化[20]、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[21]。夫击瓮叩缶，弹筝搏髀[22]而歌呼呜呜、快耳目者，真秦之声也；郑、卫、桑间[23]、韶虞、武象者[24]，异国之乐也[25]。今弃击瓮而就郑卫，退弹筝而取韶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快意当前，适观而已矣[26]。今取人则不然[27]。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[28]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[29]海内、制诸侯之术也[30]。

[1]崐山，在阗国，其冈出玉。[2]随侯珠，卞和璧。[3]珠光如明月。[4]干将、欧冶二人作剑，一曰龙渊，一曰太阿。[5]纤离，骏马名。[6]以翠羽为凤形而饰旗。[7]鼍，皮可以冒鼓。[8]一顿。○秦王性

好侈大，故历以纷华声色之美动其心。此善说之术也。[9]一折。上是顺说，下是倒说。[10]决。[11]提。[12]駃騠，良马名。[13]句法不排偶，气势已极宕折，可以止矣。偏作两节写，但见其妙，不见其烦。[14]下陈，犹后列也。[15]宛地之珠饰簪。[16]附。[17]二。○玑，珠之不圆者。珥，瑱也。谓以玑傅著于珥。[18]齐东阿县所出缯帛为衣。[19]饰，领缘也。[20]谓闲雅变化而能随俗也。[21]语气肆宕，采色烂然，可以止矣，又偏再衍出下节。强弩穿甲，劲势未已。[22]彼。○瓮，汲瓶也。缶，瓦器。筝，以竹为之。髀，股骨。击、叩、弹、搏，皆所以节歌。[23]《乐记》:“桑间濮上之音”。谓濮水之上，桑林之间，卫地也。[24]韶虞，舜乐。武象，周乐。[25]以韶虞与郑卫并说，此战国之习。[26]与前“何也”遥应。[27]上边事已多，文已长，不知如何收拾。他只用一句折转，尽数包罗，妙甚。[28]取人正意只四句。[29]去声。[30]收拾前文，又一句拓开，不粘逐客上，妙。

“臣闻地广者粟多，国大者人众，兵强则士勇[1]。是以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[2]。是以地无四方，民无异国，四时充美，鬼神降福，此五帝、三王之所以无敌也[3]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[4]，却宾客以业诸侯[5]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谓‘藉寇兵而赍盗粮’者也[6]。

[1]此下即完上意，而更起一峰。[2]让，辞也。就，成也。○又下二喻。[3]才是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。[4]黔，黑也。秦谓民为黔首，以其头黑也。[5]谓与诸侯立功业。[6]一段始正言逐客事。

“夫物不产于秦，可宝者多[1]；士不产于秦，而愿忠者众[2]。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[3]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[4]，求国之无危，不可得也[5]。”

[1]收完“崐山之玉”二段。[2]收完“昔穆公”四段。○一篇大文字，只此二语收尽，更无馀蕴。[3]无补于民，而增许多仇我之人。[4]内既无贤，皆往事他国，而树怨于外也。[5]又收“地广者”一段，完“弃黔首”、“资敌国”等语，而正意俱足。

秦王乃除逐客之令，复李斯官。

此先秦古书也。中间两三节，一反一复，一起一伏，略加转换数个字，而精神愈出，意思愈明，无限曲折变态，谁谓文章之妙不在虚字助辞乎！

卜居 楚辞

屈原既放[1]，三年不得复见。竭智尽忠，而蔽障于谗；心烦虑乱，不知所从[2]。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："余有所疑，愿因先生决之。"詹尹乃端策拂龟[3]曰："君将何以教之[4]？"

[1]屈原，名平，为楚怀王左徒，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心害其能，因谗之，遂被放。[2]先叙卜居之由。[3]端，正也。策，蓍茎。端策，将以筮也。拂龟，将以卜也。[4]写肯卜妙。

屈原曰："吾宁悃悃款款，朴以忠乎？将送往劳[1]来，斯无穷乎[2]？宁诛锄草茆[3]以力耕乎？将游大人以成名乎[4]？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？将从俗富贵以媮[5]生乎[6]？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？将哫[7]訾[8]栗斯，喔[9]咿[10]嚅[11]唲[12]，以事妇人乎[13]？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？将突梯滑[14]稽，如脂如韦，以絜楹乎[15]？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？将氾氾若水中之凫乎[16]？与波上下，偷以全吾躯乎[17]？宁与骐骥亢轭乎？将随驽马之迹乎[18]？宁与黄鹄比翼乎？将与鸡鹜[19]争食乎[20]？此孰吉孰凶？何去何从[21]？世溷[22]浊而不清[23]：蝉翼为重，千钧为轻；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[24]；谗人高张，贤士无名[25]。吁嗟默默兮，谁知吾之廉贞[26]？"

[1]去声。[2]悃款，诚实倾尽貌。送往劳来，谓随俗高下。无穷，不困穷也。○"不知所从"一。[3]卯。[4]游，遍谒也。大人，谓嬖幸者。○"不知所从"二。[5]同"偷"。[6]媮，乐也。○"不知所从"三。[7]足。[8]资。[9]握。[10]伊。[11]如。[12]而。[13]保真，谓保守其天真。哫訾，以言求媚也。栗，诡随也。斯，语辞。喔咿嚅唲，强言笑

貌。妇人，暗指怀王宠姬郑袖。○“不知所从”四。[14]骨。[15]突梯，滑汰貌。滑稽，圆转貌。脂，肥泽。韦，柔软。楹，屋柱圆物。絜，比絜。本方而求圆也。○“不知所从”五。[16]驹，马之小者。凫，野鸭。[17]拖一句，参差入，妙。○“不知所从”六。[18]骐骥，千里马。亢，当也。轭，辕端横木，驾马领者。驽，下乘也。○“不知所从”七。[19]务。[20]黄鹄，大鸟，一举千里。鹜，鸭也。○“不知所从”八。○以上八条，只一意，而无一句重沓，所以为妙。[21]祝辞毕。下是诉詹尹，乃心烦虑乱之由也。[22]魂去声。[23]无限感慨。[24]二句起下一句。[25]溷浊不清如此。[26]无限感慨。○写得又似要卜，又似不要卜，心烦虑乱，不知所从。

詹尹乃释策而谢曰[1]:“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[2]；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[3]；数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[4]。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[5]。龟策诚不能知此事！”

[1]写不肯卜，又妙。[2]为尺而不足，则有所短。为寸而有馀，则有所长，○引鄙语起下文。[3]物，指龟而言。[4]数，指策而言。[5]六“有所”字，本接末句，横插此八字，奇陗。

屈原疾邪曲之害公，方正之不容，故设为不知所从而假龟策以决之，非实有所疑而求之于卜也。中间请卜之词，以一“宁”字、“将”字到底，语意低昂，隐隐自见。

宋玉对楚王问 楚辞

楚襄王问于宋玉[1]曰："先生其有遗行与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[2]？"

[1]屈原弟子，为楚大夫。[2]遗，缺失也。○问得有风致。

宋玉对曰："唯[1]，然[2]。有之[3]。愿大王宽其罪，使得毕其辞[4]。

[1]一应。[2]再应。[3]三应。○连下三应，极力摹神。[4]入三语，委婉。

"客有歌于郢[1]中者[2]，其始曰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[3]，国中属[4]而和者数千人[5]；其为《阳阿》、《薤[6]露》[7]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[8]；其为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[9]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[10]；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[11]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[12]。是其曲弥高，其和弥寡[13]。

[1]颍。[2]郢，楚都。[3]最下曲名。[4]祝。[5]属，聚也。○和者甚众。[6]械。[7]次下曲名。[8]和者亦众。[9]高曲之名。[10]和者已寡。○"数十人"，加"不过"字，妙。[11]纸。○五音协律，最高之曲。[12]和者甚寡。○"数人"，又加"而已"字，妙。[13]总上四段。

"故鸟有凤而鱼有鲲[1]。凤凰上击九千里，绝云霓，负苍天，足乱浮云，翱翔乎杳冥之上[2]；夫藩篱之鷃[3]，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

[4]！鲲鱼朝发昆仑之墟，暴[5]鬐[6]于碣[7]石，暮宿于孟诸[8]；夫尺泽之鲵[9]，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[10]！

[1]总下二段。○已上先开后总，此先总后开，法变。[2]杳冥，绝远也。○写凤凰下如许语。[3]晏。[4]鷃，鹌鹑也。○写鷃只下“藩篱”二字。[5]仆。[6]奇。[7]杰。[8]昆仑山，在西北，去嵩山五万里。暴，露也。鱼之鬚鬣曰鬐。碣石，近海山名，在冀北。孟诸，薮泽名，在梁国睢阳县东北。○写鲲鱼下如许语。[9]倪。[10]写鲵只下“尺泽”二字。○先喻之以歌，言行高不合于俗。又喻之以物，言品高俗不能知。唯俗不能知，所以不合于俗也。下撇然转入正意作结，紧陗。

“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[1]，士亦有之。夫圣人瑰[2]意琦行，超然独处；世俗之民，又安知臣之所为哉[3]！”

[1]上用一“故”字转，此又用一“故”字转，章法奇妙。[2]规。[3]瑰，伟也。琦，美也。○与上一样写法，佳妙。

意想平空而来，绝不下一实笔，而骚情雅思，络绎奔赴，固轶群之才也。“夫圣人”一段，单笔短掉，不说尽，不说明，尤妙。

卷五 汉文

五帝本纪赞 史记

太史公[1]曰：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[2]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[3]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[4]绅先生难言之[5]。孔子所传《宰予问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，儒者或不传[6]。余尝西至空峒[7]，北过涿鹿[8]，东渐[9]于海，南浮江淮矣[10]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[11]。总之，不离古文者近是[12]。予观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，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章矣，顾弟[13]弗深考，其所表见皆不虚[14]。《书》缺有间矣，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[15]。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[16]。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[17]，故著为本纪书首[18]。

[1]司马迁自谓也。迁为太史公官。[2]五帝，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。尚，久远也。学者多称五帝，已久远矣。○锁一句，下即捷转。[3]其可征而信者，莫如《尚书》。然其所载，独有尧以来，而不载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。则所征者，犹有藉于他书也。○二转。[4]同搢。[5]驯，训也。百家虽言黄帝，又涉于神怪，皆非典雅之训。故当世士大夫皆不敢道，则不可取以为征也。○三转。[6]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二篇、见《大戴礼》及《家语》。虽称孔子传于宰我，而儒者疑非圣人之言，故不传以为实，则似未可全征而信也。○四转。[7]空峒，山名。黄帝问道广成子处。[8]涿鹿，亦山名，在妫州。山侧有涿鹿城，即黄帝、尧、舜之都。[9]尖。[10]点东南西北，与篇中作映带。[11]余身所涉历，见所在长老，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旧迹，与其风俗教化固有不同。则他书之言黄帝者，亦或可征也。○五转。[12]古文，《尚书》也。大要以不背《尚书》所载者为近于是。然太拘泥，则不载者岂无可征者乎？故曰“近是”也。○六转。[13]同“第”。

[14]备载则有《五帝德》等篇。我观《国语》，其间发明二篇之说为甚章著，顾儒者但不深考，而或不传耳。其二篇所发明，章著而表见，验之风教固殊者，皆实而不虚，则亦或可征矣。○七转。[15]况《尚书》缺亡，其间多矣，岂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？其尚遗佚，若黄帝以下之事，乃时时见于他说。如百家、《五帝德》之类，皆他说也。又岂可以搢绅难言，儒者不传，而不择取乎？○八转。将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等一总。[16]事在疑信间，则当会其意。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不能择取。而浅见寡闻者，固难为之言也。○九转。[17]应“文不雅驯”。[18]余非止据《尚书》论次尧以下，且并黄帝、颛顼、帝喾而论次之。于《五帝德》等书，择其言之尤雅者取之。则其不雅者，在所不取也。○结出一生作史之意。

此为赞语之首，古质奥雅，文简意多。转折层曲，往复回环。其传疑不敢自信之意，绝不作一了结语。乃赞语中之尤超绝者。

项羽本纪赞 史记

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[1]曰“舜目盖重瞳子”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[2]邪？何兴之暴也[3]！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[4]，豪杰蜂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[5]数[6]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“霸王”。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[7]。及羽背关怀楚，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[8]。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而不师古，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，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寤而不自责，过矣[9]。乃引“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”，岂不谬哉[10]！

[1]汉时儒者。[2]异。[3]重瞳，两眸子。苗裔，后嗣也。暴，骤也。○从兴之暴，想到舜。然舜、羽非伦，故又想到重瞳子。史公论赞，往往从闲处写，极有丰神。[4]去声。[5]升。[6]上声。○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陈涉等起大泽中。蜂起，言多也。斯时相与争天下者，不可胜数，而欲崛起定霸，盖亦甚难。○振数语，逼入项羽，有势。[7]乘势，乘豪杰之势也。五诸侯，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。○一段正写其兴之暴，极赞项羽。[8]背关，背约，不王高祖于关中。怀楚，谓思东归而都彭城。义帝，楚怀王孙心，项梁立以为楚怀王，项羽尊之为义帝，后徙之长沙，阴令人击杀之江中。○一贬驳。[9]二贬驳。[10]三贬驳。○前后“兴”、“亡”二字相照；“三年”、“五年”，并见兴亡之速，俱关键。“过矣”、“谬哉”，唤应绝韵。

一赞中，五层转折，唱叹不穷，而一纪之神情已尽。

秦楚之际月表 史记

太史公读秦[1]楚[2]之际[3]，曰：初作难，发于陈涉[4]；虐戾灭秦，自项氏[5]；拨乱诛暴，平定海内，卒践帝祚[6]，成于汉家[7]。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[8]，自生民以来，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[9]。

[1]二世。[2]项氏。[3]时天下未定，参错变化，不可以年纪，故列其月。[4]一段。[5]二段。[6]同“阼”。[7]祚，位也。○三段。三样写法。[8]同“禅”。[9]三嬗，谓陈涉、项氏、汉高祖。○总承上三段作结。

昔虞、夏之兴，积善累功数十年，德洽百姓，摄行政事，考之于天，然后在位[1]。汤、武之王，乃由契、后稷，修仁行义十馀世，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，犹以为未可；其后乃放弑[2]。秦起襄公，章于文、缪，献、孝之后，稍以蚕食六国；百有馀载，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[3]。以德若彼[4]，用力如此[5]，盖一统若斯之难也[6]。

[1]考之于天，即《孟子》所谓人归天与也。○一段。[2]“会孟津”二句，单言武王，举武以见汤耳。○二段。[3]章，显大也。○三段。○俱反上三段。“数十年”、“十馀世”、“百有馀载”，句中有眼。[4]指四代。[5]指秦。[6]总承上三段作结。

秦既称帝，患兵革不休，以有诸侯也[1]，于是无尺土之封，堕坏[2]名城，销锋镝[3]，钼[4]豪杰，维万世之安[5]。然王迹之兴，起于闾巷[6]，合从[7]讨伐，轶于三代[8]，乡[9]秦之禁，适足以资贤者为[10]驱除难[11]耳[12]。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，安在无土不王[13]？此乃传

之所谓大圣乎！岂非天哉？岂非天哉[14]？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[15]！

[1]倒句。[2]怪。[3]的。[4]徂。[5]徂，诛也。维，计度也。○另起一峰，下即捷转。单写高祖，慨叹作致。[6]高祖起于亭长。[7]宗。[8]与豪杰并力攻秦，过于汤、武之放弑。[9]同“向”。[10]去声。[11]如字。[12]前言一统之难，高祖独五年而成帝业，盖由秦无尺土之封，败坏既极，适足以资助贤者，而为之驱除其所难耳。○一层。[13]无土不王，盖古语也。高祖愤发闾巷而成帝业，安在其为无土不王也？○二层。[14]高祖或乃传之所谓大圣，故不可以常理拘，盖有天意存乎其间矣。○三层。[15]若非大圣，孰能当此豪杰并争之日，独受天命而帝者乎？○四层。应“受命”二字作结。

前三段一正，后三段一反，而归功于汉。以四层咏叹，无限委蛇，如黄河之水，百折百回，究未尝著一实笔，使读者自得之，最为深妙。

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记

太史公曰：古者人臣功有五品，以德立宗庙、定社稷曰勋，以言曰劳，用力曰功，明其等曰伐[1]，积日曰阅[2]。封爵之誓曰："使河如带，泰山若厉[3]，国以永宁，爰及苗裔[4]。"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，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[5]。

[1]同"阀"。[2]明其等，谓明其功之差等。伐，积功也。积日，计其任事之久。阅，经历也。○先立一案。[3]同"砺"。[4]异。○带，衣带也。厉，砥石也。苗裔，远嗣也。言使河山至若带、厉，国犹未绝，盖欲使功臣传祚无穷也。[5]所谓"靡不有初、鲜克有终"也，自古已然。先为一叹。○"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"，承上封爵之誓意；"枝叶稍陵夷衰微"，起下子孙骄溢亡国意。

余读高祖侯功臣，察其首封，所以失之者[1]，曰：异哉所闻[2]!《书》曰"协和万国"，迁于夏、商，或数千岁[3]。盖周封八百，幽、厉之后，见于《春秋》。《尚书》有唐、虞之侯伯，历三代千有馀载，自全以蕃[4]卫天子，岂非笃于仁义、奉上法哉[5]？汉兴，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。天下初定，故大城名都散亡，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、三[6]，是以大侯不过万家，小者五六百户[7]。后数世，民咸归乡里，户益息[8]，萧[9]、曹[10]、绛[11]、灌[12]之属或至四万，小侯自倍，富厚如之[13]。子孙骄溢，忘其先，淫嬖[14]。至太初[15]，百年之间，见[16]侯五[17]，余皆坐法陨命亡国，耗[18]矣[19]。罔[20]亦少密焉[21]，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[22]。

[1]察其始封与所以失侯者。○申“固其根本”、“枝叶陵夷”二句。[2]异哉所闻，正反上一段。言根本不固，不待枝叶已陵夷衰微也。又为一叹。[3]万国，乃尧以前所封者。[4]同“藩”。[5]笃仁义、奉上法，是自全要著。○又引一案。自古皆然，而汉独不然，顶“异哉所闻”也。三叹。[6]才有十分之二、三。[7]昔日之衰。[8]息，蕃庶也。[9]何。[10]参。[11]勃。[12]婴。[13]今日之盛。[14]作辟。[15]太初，武帝年号。[16]现。[17]见在为侯者，仅五人。[18]毛。[19]耗，尽也。○因盛而衰。[20]同“网”。[21]罔，禁网也。○冷句带讽。[22]仍归到不能自全上。○两句，与上“笃于仁义奉上法”句相对。上笃仁义则无罔少密之苛，下笃仁义而奉上法，则能兢兢当世之禁，而不坐法亡国。两句两转，作两层叠。四叹。

居今之世[1]，志古之道[2]，所以自镜也，未必尽同[3]。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，要以成功为统纪，岂可绲[4]乎[5]？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[6]，亦当世得失之林也，何必旧闻[7]？于是谨其终始，表见其文，颇有所不尽本末，著其明，疑者阙之。后有君子，欲推而列之，得以览焉[8]。

[1]汉。[2]夏、商、周。[3]镜，鉴也。居今志古，所以自鉴得失，而时势变迁，亦不必今人尽同乎古。○一总，便推开，为本朝诛灭功臣回护一番。[4]魂。[5]绲，缝而合之也。言从来帝王原各不同，要以成一代之功为纲纪，岂可合而强同之乎？○此正是居今志古，以汉与前代相提而论也。[6]应“察其首封，所以失之”二句。[7]应“异哉所闻”句。○此则单指汉诸侯也。五叹。[8]结出所以作表之意。表者，表明其事也。

通篇全以慨叹作致，而层层回互，步步照顾，节节顿挫。如龙之一体，鳞鬣爪甲而已，而其中多少屈伸变化，即龙亦有不能自知者。此所以为神物也。

孔子世家赞 史记

太史公曰：《诗》有之，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虽不能至，然心乡[1]往之[2]。余读孔氏书[3]，想见其为人[4]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、车服、礼器[5]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[6]，余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[7]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[8]。孔子布衣，传十馀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[9]，可谓至圣矣[10]！

[1]向。[2]景行，大道也。○借《诗》虚虚笼起。[3]遗书一。[4]心乡往之。[5]遗器二。[6]遗教三。[7]心乡往之。○圣无能名，又何容论赞？史公只就其遗书、遗器、遗教，以自言其乡往之城，虚神宕漾，最为得体。[8]又借他人反形一笔。更透。[9]折，断也。中，当也。谓断其至当之理。[10]定赞。

起手忽凭空极赞，而后入孔氏。既入事，而又极赞以终之。一若想之不尽，说之不尽也者，所谓观海难言也。

外戚世家序 史记

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[1]，非独内德茂也，盖亦有外戚之助焉[2]。夏之兴也以涂山[3]，而桀之放也以妺喜[4]；殷之兴也以有娀[5]，纣之杀也嬖妲己[6]；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[7]，而幽王之禽[8]也淫于褒[9]姒[10]。故《易》基《乾》、《坤》，《诗》始《关雎》，《书》美厘[11]降[12]，《春秋》讥不亲迎[13]。夫妇之际，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，唯婚姻为兢兢[14]。夫乐调而四时和。阴阳之变，万物之统也，可不慎与[15]？人能弘道[16]，无如命何[17]。甚哉，妃[18]匹之爱，君不能得之于臣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况卑下乎[19]！既驩[20]合矣，或不能成子姓[21]；能成子姓矣，或不能要[22]其终[23]，岂非命也哉[24]？孔子罕称命，盖难言之也。非通幽明之变，恶能识乎性命哉[25]？

[1]继体，谓继先帝之正体。守文，谓守先帝之法度。[2]外戚，纪后妃也。后族亦代有封爵，故曰外戚。○总提一句。[3]涂山，国名。禹娶涂山氏之女。○受命。[4]桀伐有施，有施氏以妺喜女焉。○继体。[5]嵩。○有娀，国名。帝喾娶其女简狄为次妃，生契，为殷始祖。○受命。[6]纣伐有苏，有苏氏以妲己女焉。○继体。[7]壬。○帝喾元妃，有邰氏之女，曰姜原，生后稷，为周始祖。大任，文王之母。○受命。[8]同"擒"。[9]包。[10]褒姒，褒国之女。姒，姓也。○继体。○序三段。顶受命继体之君。而一正一反，句法变化。[11]离。[12]《虞书》:"厘降二女于妫汭。"厘，理也。降，下嫁也。妫汭，妫水之北，舜所居也。言先料理下嫁二女于妫水之汭也。[13]去声。○《春秋》隐二年，"纪履繻来逆女。"《公羊》曰："外逆女不书。此何以书？讥也。何讥尔？讥始不亲迎也。"[14]即五经。点五段。[15]又补出乐。

以完六经。[16]根上六经。[17]起下妃匹。[18]同“配”。[19]因“命”字，起下两段。[20]同“欢”。[21]子姓，子孙也。○指惠帝后、薄皇后、陈皇后、慎夫人、尹姬。[22]平声。[23]指戚夫人、王皇后、栗姬、王夫人、李夫人。[24]结住“命”字。下即转。[25]又以性命并言，即孟子“命也有性焉”之意。

齐家治国，王道大端，故陈三代之得失，归本于六经，而反复感叹，以天命终焉。全篇大旨，已尽于此。“孔子罕称命”一转，恐人尽委之于命，而不知所劝戒，故特结出性命之难知，盖欲人弘道以立命也。此史公言外深意，不可不晓。

伯夷列传 史记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[1]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，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[2]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[3]，舜、禹之间，岳牧咸荐[4]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[5]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[6]，示天下重器。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[7]。而说者曰[8]，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[9]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[10]。此何以称焉[11]？太史公曰[12]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[13]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[14]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[15]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[16]？

[1]六艺不载，则不可信以为实。[2]孔子删《诗》三百五篇，今亡五篇，删《书》一百篇，今亡四十二篇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有缺亡，然《尚书》有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，则虞、夏之文，可考而知也。○伯夷有传，有诗，所志在神农、虞、夏，故先闲闲引起。[3]伯夷所重在让国一节，故先以尧让天下引起。拟人于其伦，是极重伯夷处。[4]岳，四岳，官名。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。牧，九州之牧。又十二牧。[5]舜、禹皆典职事数十年。[6]授以摄政。[7]即虞、夏之文知尧、舜禅让之难，以见尧让许由、汤让随光之妄。[8]说者，谓诸子杂记也。[9]许由，字武仲，免欲致天下而让焉，乃逃隐于颍水之阳、箕山之上。[10]卞随、务光，殷汤让之天下，并不受而逃。[11]尧、舜让位，若斯之难，则许由、随、光之让，或说者之妄称，未必实有其人。[12]凡篇中忽插“太史公曰”四字，皆迁述其父谈之言。[13]又似实有其人。○又引一许由、随、光，先为伯夷衬贴，几令人不辨宾主，神妙无比。[14]孔子是一篇之主。[15]又请一吴太伯带出伯夷，若不专为伯夷者。是另一法。[16]以由、光义至高，而《诗》、

《书》之文辞不少略见，则其人终属有无之间，未可据以为实。○又回映由、光一笔，缭绕衬贴，文辞正照下伯夷有传、有诗。

孔子曰："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""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[1]？"余悲伯夷之意[2]，睹轶诗可异焉[3]。其传曰[4]：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[5]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"父命也。"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"盍往归焉！"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"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"左右欲兵之，太公曰："此义人也。"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[6]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[7]："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[8]嗟徂[9]兮，命之衰矣[10]！"遂饿死于首阳山[11]。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[12]？

[1]即以孔子接下。叔齐附传。[2]悲其兄弟相让、义不食周粟而饿死。[3]轶诗，即下《采薇》之诗也。不入三百篇，故云轶。其诗有涉于怨，与孔子之言不合，故可异。○倒提一笔，妙。[4]始正序伯夷事，盖伯夷先已有传也。[5]孤竹，国名，姓墨胎氏。[6]序伯夷实事平实简净，盖前后多跌荡，此不得不平实章法也。[7]应前轶诗。[8]同"吁"。[9]同"殂"。[10]悲愤历落，流利抑扬，此歌骚之祖也。[11]诗与传毕。[12]应前"睹轶诗可异"句。以下上下千古，无限感慨。

或曰："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"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絜[1]行如此而饿死[2]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[3]，暴戾恣睢[4]，聚党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，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[5]。若至近世，操行

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；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[6]数[7]也[8]。余甚惑焉，傥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[9]?

[1]同“洁”。[2]就夷、齐饿死上，翻出议论。[3]脍人肝而铺之。[4]诲。○恣睢，谓恣行为睢怒之貌。[5]反借夷、齐一宕，引出颜渊、盗跖，一反一正，以极咏叹。○有尧、舜、由、光诸人，故又引颜渊、盗跖二人照应作章法。[6]升。[7]上声。[8]又即近世人，一反一正，以足上意，作两层写。妙。[9]又双结一句，以极咏叹。三“非邪”，呼应。

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[1]。”亦各从其志也[2]。故曰：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[3]。”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[4]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[5]?

[1]上设两端开说，此又引孔子言合说。[2]装一句，作“道不同”注脚。[3]两节正应“各从其志”。[4]又装一句，作“松柏后凋”注脚，挽上伯夷。[5]彼，指“操行不轨”以下；此，指“择地而蹈”以下。○又以咏叹作一结。
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[1]。”贾子[2]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[3]，夸者死权[4]，众庶冯[5]生[6]。”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，风从虎[7]，圣人作而万物睹[8]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；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[9]。岩穴之士，趋舍有时，若此类名堙[10]灭而不称，悲夫[11]！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[12]！

[1]又引孔子之言。以“名”字反覆到底。[2]贾谊。[3]以身从物曰徇。[4]贪权势以矜夸者，至死不休，故云死权也。[5]平。[6]冯恃其生。○引贾子四句。“烈士”一句是主，指伯夷。[7]龙兴致云，虎啸风烈。[8]圣人，人类之首也，故兴起于时，而人民皆争先快睹。○引《易经》五句，“圣人”一句是主，指孔子。○此两节将伯夷、孔子合说，直贯至篇末。[9]《索隐》曰：“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，以喻颜回因孔子而名彰。”○即所谓“同类相求”、圣作而物睹也。又点颜回以陪伯夷，正在有意无意之间，妙。[10]因。[11]一反。应“没世而名不称”。结篇首悲吊由、光案。[12]青云士，圣贤立言传世者。○承上二段推开一层说，言夷、齐得孔子之言，而名显于后世；由、光未经孔子序列，故后世无闻，所以砥行立名者，必附青云之士也。寓慨无穷。

传体先叙后赞，此以议论代叙事，篇末不用赞语，此变体也。通篇以孔子作主，由、光、颜渊作陪客，杂引经传，层间叠发，纵横变化，不可端倪，真文章绝唱。

管晏列传 史记

管仲夷吾者，颍上人也[1]。少时常与鲍叔牙[2]游，鲍叔知其贤[3]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[4]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[5]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[6]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[7]。

[1]颍水，出阳城。今有颍上县。[2]齐大夫。[3]一篇以鲍叔事作主，故先点鲍叔。[4]即下分财多自与之类也。[5]千古良友。[6]齐襄公无道，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及无知弑襄公，管夷吾、召忽奉公子纠奔鲁，鲁人纳之。未克而小白入，是为桓公。使鲁杀子纠而请管、召。召忽死之，管仲请囚，鲍叔牙言于桓公，以为相。[7]管仲一生事业，只数语略写。

管仲曰[1]:"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[2]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遭时也[3]。吾尝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[4]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[5]。"

[1]即述仲语作叙事。[2]此一事最易知，然知者绝少。[3]即时之不利。[4]此四事最难知，唯良友深知之。○忽排五段，前实事既略，此虚事独详，前以紧节胜，此以排语佳，相间成文。[5]总收"知我"字。句中有泪。

鲍叔既进管仲[1]，以身下之，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馀世[2]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[3]。

[1]间接。[2]十馀世是言鲍叔，《索隐》指管仲。[3]以赞语作结，了鲍叔案。

管仲既任政相齐[1]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[2]。故其称曰[3]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[4]。”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[5]。”“下令如流水之源，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其为政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[6]。贵轻重，慎权衡[7]。桓公实怒少姬，南袭蔡[8]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[9]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，桓公欲背曹沫[10]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[11]，诸侯由是归齐[12]。故曰：“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[13]。”

[1]间接。一匡、九合，前已总序，此又另出一头，重提再序，局法纵横，无所不可。[2]此句是管仲治齐之纲。一“同”字，生下六个“因”字。[3]是夷吾著书，所称《管子》者，今举其大略也。[4]上服度，上之服御物有制度。六亲，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也。固，安也。[5]四维，礼、义、廉、耻也。[6]二句，得管仲之骨髓。[7]轻重，谓钱也。《管子》有《轻重》篇。○一部《管子》，收尽数行。“因祸为福”二句，又生下三段。[8]桓公与蔡姬戏船中，蔡姬习水荡公，公怒，归蔡姬而弗绝，蔡人嫁之，因伐蔡。[9]山戎伐燕，桓公救燕，遂伐山戎。[10]妹。[11]桓公与鲁会柯而盟，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，曰：“反鲁之侵地。”桓公许之。已而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，管仲以为倍信，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。[12]此皆一匡、九合中事，又提三段另序，俱不实写。[13]又即以《管子》语结之，缴完上节。

管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、反坫，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[1]。

[1]收完“任政相齐”一段，即带下作晏子过文。

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[1]。

[1]由上接下，蝉联蛇蜕。

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[1]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[2]。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[3]。其在朝，君语及之，即危言；语不及之，即危行。国有道，即顺命[4]；无道，即衡命[5]。以此三世[6]显名于诸侯[7]。

[1]莱，今东莱地。[2]“节俭力行”四字，括尽晏子。[3]与管仲三归、反坫对。[4]谓直道行也。[5]谓权衡量度而行也。○二十五字，作八句、四节、两对，隽永包括。[6]灵、庄、景。[7]晏子一生事业，亦只数语，约略虚写，与管仲一样。

越石父贤，在缧绁中。晏子出，遭之途，解左骖赎之，载归。弗谢，入闺，久之。越石父请绝[1]。晏子戄[2]然，摄衣冠谢曰：“婴虽不仁，免子于厄，何子求绝之速也？”石父曰：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[3]于知己者[4]。方吾在缧绁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固不如在缧绁之中[5]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
[1]贤者固不可测。[2]学。[3]同“伸”。[4]一句案。[5]前以知己论管仲，此以知己论晏子，是史公著意点缀联合处。

晏子为齐相，出，其御之妻从门间而闚其夫。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扬扬，甚自得也[1]。既而归，其妻请去[2]。夫问其故，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六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[3]。今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[4]。晏子怪而问之[5]，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
[1]描尽情状，呼之欲出。[2]奇妇人。○亦先作一纵，石父请绝，御妻请去，作一样写。[3]看人入细。[4]亦奇。[5]写出有心人。

太史公曰：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[1]，及《晏子春秋》[2]，详哉其言之也[3]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次其传。至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[4]。管仲世所谓贤臣，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称霸哉[5]？语曰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[6]。”岂管仲之谓乎[7]？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，成礼然后去[8]，岂所谓“见义不为，无勇”者邪[9]？至其谏说，犯君之颜[10]，此所谓“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”者哉[11]！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[12]。

[1]皆管仲著书篇名。[2]《晏子春秋》七篇。[3]因二子书已详言，故史公传以略胜。[4]表明作两传之旨。先总说，下乃分。[5]贬驳处，意浑融。[6]三句出《孝经·事君》章。言君有美恶，臣将顺而匡救之，故君臣能相亲协，即传中所谓“因而伐楚”、“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”、“因而信之”之类是也。[7]极抑扬之致。[8]崔杼弑庄公，晏婴入，枕庄公尸股而哭之，成礼而出。○补传所未及。[9]晏子之不讨崔氏，权不足也，然亦非克乱之才，故史公以无勇责之。[10]即传中所谓“危言”、“危行”、“顺命”、“衡命”是也。[11]“进思尽忠”八字，亦出《孝经·事君》章。○极赞晏子。[12]执鞭暗用御者事。史公以李陵故被

刑，汉法腐刑许赎，而生平交游故旧无能如晏子解左骖赎石父者，自伤不遇斯人，故作此愤激之词耳。

《伯夷传》，忠孝兄弟之伦备矣。《管晏传》，于朋友三致意焉。管仲用齐，由叔牙以进，所重在叔牙，故传中深美叔牙。越石与其御，皆非晏子之友，而延为上客，荐为大夫，所难在晏子，故赞中忻慕晏子。通篇无一实笔，纯以清空一气运旋。觉《伯夷传》犹有意为文，不若此篇天然成妙。

屈原列传 史记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[1]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[2]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，王甚任之[3]。

[1]左徒，即今左、右拾遗之徒。[2]娴，习也。[3]起叙任用之专，后段节节叙其疏而见放，妙得原委。

上官大夫[1]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[2]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[3]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[4]曰："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曰：以为'非我莫能为'也[5]。"王怒而疏屈平[6]。

[1]靳尚。[2]此句怕人。[3]烛。[4]谗屈原作两节写，害其能一节虚，夺草稿一节实。[5]语中庸主之忌。[6]以下并史公变调，序《离骚》，即用骚体。
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[1]。离骚者，犹离忧也[2]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[3]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[4]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，谗人间之，可谓穷矣[5]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[6]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[7]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[8]。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、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

迩而见义远。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[9]污泥之中[10]，蝉蜕[11]于浊秽[12]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皭[13]然泥而不滓[14]者也[15]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[16]。

[1]先写作《离骚》之由。[2]离，遭也。○注一句。下忽入议论，奇妙。[3]提“穷”字。[4]道出人情，真而切。[5]应“穷”字。[6]提“怨”字。[7]应“怨”字。○回环曲折，多永言之致。[8]谓好色云者，以《离骚》有宓妃等事，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，非如《国风》之思也，而史公亦假借用之。○比《骚》于《诗》，深得旨趣。[9]闹。[10]淖，溺也。[11]退。[12]蝉蜕，如蝉之去皮也。[13]嚼。[14]子。[15]皭，疏静之貌。滓，浊也。[16]极赞屈原。○以上《离骚》只虚写。

屈原既绌[1]，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张仪详[2]去秦，厚币委质事楚，曰：“秦甚憎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楚诚能绝齐，秦愿献商、於之地六百里。”楚怀王贪而信张仪，遂绝齐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：“仪与王约六里，不闻六百里[3]。”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、淅[4]，斩首八万，虏楚将屈匄[5]，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，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蓝田。魏闻之，袭楚至邓。楚兵惧，自秦归。而齐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[6]。

[1]间接。又入叙事。[2]同佯。[3]详张仪始终事，为屈原谏楚王张本。[4]丹、淅，皆县名，在弘农。[5]盖。[6]一段。

明年，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[1]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，乃曰：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，臣请往如楚[2]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[3]尚，而设诡辨于怀王之宠姬郑袖[4]。怀王

竟听郑袖，复释去张仪[5]。是时屈原既疏[6]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，谏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张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张仪不及[7]。

[1]即割楚地，以与楚和。[2]又算定怀王。[3]仪。[4]长句正是省句。[5]二段。○两段词简而情备。[6]忽接入本传。[7]只“为何不杀张仪”一句，乃倒装楚愿得张仪一段，又倒装张仪诈楚一段，意思在此，而序事在彼。

其后，诸侯共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唐眛[1]。

[1]张仪诈楚，客也，于此一结。

时秦昭王与楚婚，欲与怀王会[1]。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无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：“奈何绝秦欢[2]！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，秦伏兵绝其后，因留怀王，以求割地。怀王怒，不听。亡走赵，赵不内[3]。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[4]。

[1]又起一难。[2]伏再用之根。[3]纳。[4]怀王一欺于秦而国削，再欺于秦而身死。为屈原作证，亦为楚辞作序也。

长子顷襄王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[1]。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

[1]再用子兰，深著楚王之不明也。

屈平既嫉之[1]，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[2]。其存君兴国，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意焉[3]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[4]，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[5]。人君无愚智、贤不肖[6]，莫不欲求忠以自为，举贤以自佐，然亡国破家相随属，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

贤者不贤也[7]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[8]。此不知人之祸也[9]。《易》曰："井渫[10]不食，为我心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[11]。"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[12]！

[1]嫉子兰。先从楚人说起，见非屈原之私怨。[2]推屈平本意作议论。[3]忽又转到《离骚》上。[4]应"不忘欲反"。[5]应"冀君之一悟"。[6]又宽一步。[7]泛泛感论。包罗古今无穷事。[8]将前事总作一收。[9]缴断一句。[10]屑。[11]渫，不停污也。井渫而不食，使我心恻然，以其可用汲而不汲也。如有王之明者，汲而用之，则上下并受其福矣。[12]愤切语。

令尹子兰闻之[1]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[2]。顷襄王怒而迁之。

[1]接上屈平既嫉之，妙。[2]回应上官大夫。

屈原至于江滨，被[1]发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[2]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"子非三闾大夫欤[3]？何故而至此？"屈原曰："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"渔父曰："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[4]。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[5]？何故怀瑾握瑜[6]而自令见放为[7]？"屈原曰："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[8]，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[9]者乎[10]！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[11]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[12]乎[13]！"乃作《怀沙》之赋[14]。

[1]披。[2]极写落魄悲愤之状。○以下《渔父》辞。[3]三闾，掌王族昭、屈、景三姓之官。[4]似老氏之言。[5]醨，薄酒。[6]瑾、瑜，皆美玉。[7]只就渔父口中，翻出一段至理可参。有情有态，可咏可歌，

词家风度。[8]弹而振之，去其尘也。[9]问。[10]察察，净洁也。汶汶，垢蔽也。[11]常流，犹长流也。○汨罗之志已决。[12]枉入声。[13]温蠖，犹惛愦，《楚词》作“尘埃”。○一气流转，机神跌宕。[14]《怀沙》赋删去。

于是怀石遂自投汨[1]罗以死[2]。

[1]觅。[2]汨水在罗，故曰汨罗，今长沙屈潭是也。

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[1]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[2]。其后，楚日以削，数十年竟为秦所灭[3]。

[1]磋。[2]借宋玉等，前衬屈原，后引贾谊。[3]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

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，汉有贾生，为长沙王太傅，过湘水，投书以吊屈原[1]。

[1]借投书事，接下《贾谊传》。

太史公曰：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[1]，悲其志[2]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[3]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[4]！读《服鸟赋》[5]，同生死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[6]。

[1]皆《离骚》篇名。[2]读其文而悲其志。[3]游其地而想其人。[4]即用他吊屈原之意，以叹贾生。[5]楚人命鸮曰服。贾生作《服赋》。[6]自悲自吊。○此屈、贾合赞，凡四折，缭绕无际。

史公作《屈原传》，其文便似《离骚》，婉雅悽怆，使人读之不禁歔欷欲绝。要之穷愁著书，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，宜其忧思唱叹，低回不置云。

酷吏列传序 史记

孔子曰："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[1]。"老氏称："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[2]。"太史公曰：信哉是言也[3]！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[4]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[5]，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[6]。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[7]，非武健严酷，恶能胜[8]其任而愉[9]快乎[10]？言道德者，溺其职矣[11]。故曰"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[12]！""下士闻道大笑之"[13]，非虚言也[14]。汉兴[15]，破觚而为圜[16]，斲雕而为朴[17]，网漏于吞舟之鱼[18]，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[19]安[20]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[21]。

[1]引孔子之言。[2]不德，不有其德也。不失德，其德可见也。滋，益。章，明也。○引老子之言。[3]总断一句。引孔子、老子，是立言主意，以见酷吏之不可崇尚也。[4]立论醒彻。[5]谓秦法。[6]相遁，谓借法为奸，而无情实，故至于不振。[7]费。○言本弊不除，则其末难止。[8]升。[9]同"偷"。[10]此时非酷吏救止，安能偷少顷之快？言势不得不然，非与酷吏也。[11]溺，谓沉溺不举也。○此言酷吏所由始。[12]无借于严酷。○又引孔子之言。[13]何知有道德。○又引老子之言。[14]又总断一句，应前。[15]汉之初。[16]觚，八棱有隅者。破觚为圜，谓除去严法。[17]斫，削也。雕，刻镂。斫雕为朴，谓使反质素。[18]网极其疏，应上网密。[19]同"乂"。[20]烝烝，盛也。艾，治也。○一段慨想高、文之治。[21]彼，指道德。此，指严酷。○一束用全力。

意只是当任德而不当任刑，两引孔、老之言便见。又以秦法苛刻，汉治宽仁，两两相较，明示去取。叹昔日汉德之盛，则今日汉德之衰隐然自见于言外。语不多而意深厚也。

游侠列传序 史记

韩子[1]曰："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[2]。"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云[3]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于春秋[4]，固无可言者[5]。及若季次、原宪[6]，闾巷人也[7]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终身空室蓬户，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馀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[8]。今游侠[9]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[10]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[11]，盖亦有足多者焉[12]。

[1]韩非。[2]二句以儒、侠相提而论，借客形主。[3]侧重儒一句，起下文。[4]术，巧诈也。春秋，国史。[5]儒之伪者，诚不足言，起下次、宪。[6]公皙哀，字季次，亦孔子弟子。[7]闾巷之儒，照闾巷之侠。[8]次、宪功名未著，而后世学者称之。儒固自有真也，侠亦从可知矣。[9]立气势作威福、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，谓之游侠。[10]亡者存之，死者生之。○句法。[11]二句，侠士本领。[12]称游侠一。

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[1]。太史公曰：昔者虞舜窘于井廪，伊君负于鼎俎，傅说匿于傅险[2]，吕尚困于棘津[3]，夷吾桎梏，百里饭牛，仲尼畏匡，菜色陈、蔡[4]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，犹然遭此菑[5]，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胜[6]道哉[7]！

[1]见游侠不可无，接上生下，无限波澜。[2]同"岩"。[3]太公望，行年七十卖食棘津。[4]饥而食菜，则色病，故云菜色。[5]同"灾"。[6]升。[7]正见游侠之不可无也。感叹处，史公自道，故曲折悲愤。

鄙人有言曰："何知仁义，已[1]飨[2]其利者为有德[3]。"故伯夷丑周，饿死首阳山，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[4]；跖蹻[5]暴戾，其徒诵义无穷[6]。由此观之，"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；侯之门，仁义存"[7]，非虚言也[8]。

[1]同"以"。[2]同"享"。[3]享，受也。以受其利者为有德，何知有仁义也。○正应遭灾涉乱，接下。[4]伯夷未尝许周以仁义，然享文、武之利者，不以伯夷丑周之故，而贬损其王号。[5]强入声。[6]柳跖、庄蹻，皆大盗。其徒享其利，而诵义无穷。[7]三句出《庄子·胠箧》篇。窃钩之小，则为盗而受诛；窃国之大，则为侯而人享其利，故仁义存。[8]正对"何知仁义"二句。○此段言世俗止知有利，而不知侠士之义，极其感叹。

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，久孤于世[1]，岂若卑论侪[2]俗，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[3]！而布衣之徒[4]，设取予、然诺，千里诵义，为死不顾世，此亦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[5]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，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[6]？诚使乡曲之侠，予[7]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[8]。要以功见言信，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[9]！

[1]暗指季次辈。[2]柴。[3]忽又叹儒，皆有激之言也。[4]指游侠。[5]称游侠二。[6]士之穷窘，无所解免，皆得托命而望侠士之存亡死生，此诚人之所谓贤豪间者，而未可谓不得与儒齿也。○称游侠三。是史公为游侠立传本意。[7]同"与"。[8]侠以权力，儒以道德，不可同日而论。○绾合次、宪，略抑游侠一笔，下即转。[9]称游侠四。○以上儒、侠夹写，至此方归本题。

古布衣之侠，靡得而闻已[1]。近世延陵[2]、孟尝[3]、春申[4]、平原[5]、信陵[6]之徒[7]，皆因王者亲属，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贤者，显名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，其

势激也[8]。至如闾巷之侠，修行砥名，声施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[9]。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[10]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[11]。以余所闻，汉兴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[12]，虽时扞[13]当世之文罔[14]，然其私义，廉洁退让，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，士不虚附[15]。至如朋党宗强，比周设财役贫，豪暴侵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[16]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[17]以朱家、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[18]。

[1]布衣闾巷是主意，一有凭借，便不足重。故下详言之。[2]吴季札也。季札岂游侠耶？然史公作传，既重游侠矣，必援名人以尊之，若《货殖传》之援子贡也。[3]齐田文。[4]楚黄歇。[5]赵胜。[6]魏无忌。[7]又借五人引起。[8]前有多少层折，方入本题。以为止矣，偏又翻出一层，落下“匹夫之侠”。[9]其义诚高，其事诚难。○称游侠五。[10]儒与墨皆轻侠士，故不载。○又挽定“儒”字。[11]遥接“布衣之侠，靡得而闻”。○闾巷、布衣、匹夫之侠，是著意处。[12]紧照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五宾五主。[13]翰。[14]同“网”。○谓犯当世之法禁。○应“以武犯禁”。[15]名实相副，而不虚立。士厄必济，而不虚附。○称游侠六。[16]至若引朋为党，以强为宗，互相比周，施财以役乎贫民，恃其豪暴侵凌孤弱，恣欲以自快者，不特不可语游侠，而游侠亦丑之。○此言游侠自有真伪，不可不辨。[17]委。[18]一往情深。

世俗止知重儒而轻侠，以致侠士之义湮没无闻。不知侠之真者，儒亦赖之，故史公特为作传。此一传之冒也。凡六赞游侠，多少抑扬，多少往复。胸中荦落，笔底摅写，极文心之妙。

滑稽列传 史记

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导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[1]。”太史公曰：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[2]！谈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纷[3]。

[1]滑稽传，乃从六艺庄语说来，此即史公之滑稽也。[2]天道恢弘，不必尽出于六艺。[3]二句为滑稽之要领。

淳于髡者，齐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，滑[1]稽多辩[2]，数[3]使诸侯，未尝屈辱[4]。齐威王之时，喜隐[5]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[6]不治[7]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，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，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[8]又不鸣，王知此鸟何也[9]？”王曰：“此鸟不蜚则已，一蜚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[10]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[11]，奋兵而出。诸侯振惊，皆还齐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。语在《田完[12]世家》中[13]。

[1]骨。[2]滑稽，诙谐也。[3]朔。[4]一总虚序。[5]好隐语。[6]勉。[7]沉湎，溺于酒也。[8]同“飞”。[9]话头奇绝。[10]亦以隐语应，尤奇。[11]封即墨大夫，烹阿大夫。[12]田敬仲。[13]一段以大鸟喻，以“朝诸县令”数句结之。

威王八年，楚大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，赍金百斤，车马十驷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[1]。王曰：“先生少之乎？”髡曰：“何敢！”王曰：“笑岂有说乎？”髡曰：“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旁有穰田者[2]，操一豚蹄，酒一盂，而祝曰：‘瓯窭[3]满篝

[4]，污邪[5]满车[6]，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[7]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[8]。”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驷。髡辞而行，至赵。赵王与之精兵十万，革车千乘。楚闻之，夜引兵而去[9]。

[1]索，尽也。○加四字，无关于大笑，而大笑之神情具现。[2]穰田，为田求丰穰也。○又作隐语。[3]搂。[4]沟。○瓯窭，高地狭小之区。篝，笼也。[5]爷。[6]昌遮切。○污邪，下地田也。[7]穰穰，多也。[8]一语两关，滑稽之极。[9]二段以穰田喻，以益黄金数句结之。

威王大说，置酒后宫，召髡赐之酒。问曰：“先生能饮几何而醉？”对曰：“臣饮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[1]。”威王曰：“先生饮一斗而醉，恶能饮一石哉！其说可得闻乎？”髡曰：“赐酒大王之前，执法在傍，御史在后，髡恐惧俯伏而饮，不过一斗径醉矣。若亲有严客，髡帣[2]韝[3]鞠䐜[4]，侍酒于前，时赐馀沥，奉觞上寿，数起，饮不过二斗径醉矣。若朋友交游，久不相见，卒[5]然相睹，欢然道故，私情相语，饮可五六斗径醉矣[6]。若乃州闾之会，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壶，相引为曹[7]，握手无罚，目眙[8]不禁[9]，前有堕珥[10]，后有遗簪[11]，髡窃乐此，饮可八斗而醉二参[12]。日暮酒阑[13]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[14]，堂上烛灭，主人留髡而送客，罗襦[15]襟解[16]，微闻芗[17]泽，当此之时，髡心最欢，能饮一石[18]。故曰酒极则乱，乐极则悲。万事尽然，言不可极，极之而衰[19]。”以讽谏焉。齐王曰：“善！”乃罢长夜之饮，以髡为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，髡尝在侧[20]。

[1]一路皆以劈空奇论成文。[2]绢。[3]沟。[4]同“跽”。○帣，收也。韝，臂捍也。鞠，曲也。䐜，小跪也。谓收袖而曲跪也。[5]猝。[6]三“径”字，对下“二参”字。[7]曹，辈也。[8]炽。[9]眙，视不移也。

[10]二。[11]极意摹写。[12]同三。○句法变而趣。○上云“一斗”、“一石”，此又添出“二斗”、“五、六斗”、“八斗”，参差错落。[13]饮酒半罢半在曰阑。[14]籍。[15]如。[16]襦，汗衣也。[17]同“香”。[18]句法又变。○逐节递入，如落花流水，溶溶漾漾，而中间有用韵者，有不用韵者，字句之妙，情事之妙，清新俊逸，赋手赋心。[19]又忽作庄语。[20]三段以饮酒喻，以“罢长夜之饮”一句结之。总是谈言微中可以解纷之意。○下有优孟、优旃二传并合赞。

史公一书，上下千古，无所不有。乃忽而撰出一调笑嬉戏之文，但见其齿牙伶俐，口角香艳，另用一种笔意。

货殖列传序 史记

《老子》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[1]。”必用此为务，挽[2]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[3]。

[1]至治之世，不知有货殖。[2]同“晚”。[3]言必用《老子》所说以为务，而挽近之世，止知涂饰民之耳目，必不可行矣。○史公将伸己说，而先引《老子》之言破之。

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[1]。至若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述虞、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[2]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矜势能之荣[3]，使俗之渐[4]民久矣，虽户说以眇论[5]，终不能化[6]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[7]。

[1]顶“至治之极”。[2]宦。[3]谓势所能至之荣也。○此欲富之根。[4]尖。[5]微妙之论。[6]民多嗜欲，则不能至治矣。[7]善者因之，是神农以前人。利道，是太公一流。教诲、整齐，是管仲一流。最下与争，则武帝之盐铁平准矣。史公其多感慨乎！
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榖、纑[1]、旄、玉石[2]，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，江南出楠[3]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瑇[4]瑁[5]、珠玑、齿、革[6]，龙门、碣[7]石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、裘、筋、角[8]，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[9]。此其大较也[10]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谣俗被服饮食、奉生送死之具也[11]。故待农而食之，

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[12]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[13]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[14]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[15]？

[1]卢。[2]穀，楮也，皮可为纸。纑，纻属，可以为布。旄，牛尾也。[3]南。[4]代。[5]妹。[6]连，铅之未炼者。玑，珠之不圆者。[7]杰。[8]龙门，山名，在冯翊夏阳县。碣石，近海山名，在冀北。[9]棋置，如围棋之置，言处处皆有也。○忽变一倒句，妙。[10]方论货殖之理，忽杂叙四方土产，笔势奇矫。[11]长句。[12]农、虞、工、商，是货殖之人，前后脉络。[13]宕句有致。[14]物贱极必贵，而贵极必贱，故贱者贵之征，贵者贱之征。○货殖尽此二语，是一篇主意。[15]正见俗之渐民，而货殖之不可已也。

《周书》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[1]，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[2]矣[3]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，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[4]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，而巧者有馀，拙者不足[5]。故太公望封于营丘[6]，地潟[7]卤[8]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繦[9]至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后齐中衰，管子修之[10]，设轻重九府[11]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而管氏亦有三归，位在陪臣，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、宣也[12]。

[1]三宝，谓珠、玉、金。[2]同“闢”。[3]农、工、虞、商，复点。[4]富国、富家，是通篇眼目。[5]此段就上文一反，言货殖亦非易事，存乎其人，以引起太公、管仲等。[6]齐地。[7]昔。[8]鲁。○泻卤，咸地也。[9]同“襁”。[10]引太公、管仲，以为货殖之祖。[11]九府，盖钱之府藏。论铸钱之轻重，故云轻重九府。[12]太公、管仲是富国。

故曰："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"礼生于有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势益彰，失势则客无所之，以[1]而不乐[2]。谚曰："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"此非空言也[3]。故曰："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[4]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[5]。"夫千乘之主、万家之侯、百室之君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[6]！

[1]同"已"。[2]言失其富厚之势，则客无所附而不乐。[3]艳富羞贫，虽有激之语，然亦确论。[4]叶釐。[5]四句用韵，盖古歌谣也。熙熙，和乐也。壤壤，和缓貌。[6]暗刺时事，语多感慨。

天地之利，本是有馀，何至于贫？贫始于患之一念，而弊极于争之一途，故起处全寄想夫至治之风也。史公岂真艳货殖者哉？"千乘"数句，盖见天子之榷货、列侯之酎金而为之一叹乎！

太史公自序 史记

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[1]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[2]，有能绍明世，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，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[3]。’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[4]。”

[1]先人，谓先代贤人。[2]适当五百岁之期。[3]点出六经。[4]何敢自嫌值五百岁而让之也。明明欲以《史记》继《春秋》意。

上大夫壶[1]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[2]？”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[3]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、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[4]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[5]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[6]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[7]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。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[8]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[9]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[10]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[11]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[12]，其指数千，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[13]。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[14]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

[15]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[16]。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[17]。’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[18]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[19]。夫不通礼义之旨[20]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君不君则犯[21]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[22]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[23]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[24]。”

[1]胡。[2]设为问答，单提《春秋》，见《史记》源流。[3]仲舒。[4]王事，即王道。○一句断尽《春秋》。已下乃极叹《春秋》一书之大。[5]《春秋》原实著当时行事，非空言垂训。[6]人不决曰犹豫。[7]此段专赞《春秋》，下复以诸经陪说。[8]洛。[9]又从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乐》说到《春秋》，以应起。[10]再将诸经与《春秋》结束一通。[11]莫切近于《春秋》，应上“深切著明”。○以下独详论《春秋》。[12]《春秋》万八千字。[13]檃栝《春秋》全部文字。[14]升。[15]所以弑君、亡国及奔走，皆是失仁义之本。[16]今《易》无此语，《易纬》有之。[17]此《易·坤卦》之词，文亦稍异。○两引《易》词，以明本之不可失也。○檃栝《春秋》全部事迹。[18]《春秋》所该甚广，而君臣父子之分，尤有独严，故提出言之。[19]总上文而言，其实心本欲为善，但为之而不知其义理，凭空加以罪名，而不敢辞。○《春秋》实有此等事，特为揭出，甚言《春秋》之义，不可不知也。[20]礼缘义起，故并言之。○又即《春秋》生出“礼义”二字。[21]为臣下所干犯。[22]应“被之空言而不敢辞”句。[23]一句极赞《春秋》，收括前意。[24]四句引《治安策》语，见《春秋》所以作，并《史记》所以作之意。

壶遂曰："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[1]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[2]？"太史公曰："唯唯[3]，否否，不然[4]。余闻之先人曰[5]：'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；尧、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礼乐作焉；汤、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[6]。'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[7]，获符瑞[8]，建封禅[9]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[10]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[11]译[12]款塞[13]，请来献见者，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[14]。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[15]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[16]。且余尝掌其官[17]，废明圣盛德不载[18]，灭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之业不述[19]，堕先人所言[20]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[21]，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[22]。"

[1]武帝。[2]再借壶遂语辨难，一番回护自家，妙。[3]委。[4]叠用"唯唯"、"否否"、"不然"，妙。唯唯，姑应之也。否否，略折之也。不然，特申明之也。[5]又是先人。[6]又言《春秋》与诸经同义，皆纯厚隆盛之书，非刺讥之文。极得宣尼作《春秋》微意。[7]应上"遇明天子"。[8]指获麟。[9]封，泰山上筑土为坛，以祭天。禅，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为墠，以祭山川。[10]受天命清和之气。[11]平声。[12]亦。[13]传夷夏之言者曰译，俗谓之通士。款塞，叩塞门也。[14]言口不能悉诵，故不可不载之书。[15]此句宾。[16]此句主。[17]应下得守职。[18]一。[19]二。[20]三。[21]"作"字呼应。[22]正对"欲以何明"句。○壶遂问答一篇完。
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[1]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[2]。乃喟然而叹曰："是余之罪也夫！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[3]。"退而深惟曰："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[4]，欲遂其志之思也[5]。昔西伯拘

羑[6]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[7]脚[8]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[9]。韩非囚秦，《说[10]难》、《孤愤》[11]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[12]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[13]。

[1]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。[2]详后《报任安书》中。○可见史公未遭祸前已作《史记》，特未卒业耳。[3]受腐刑。[4]隐，忧也。约，犹屈也。[5]史公欲卒成《史记》，故以此句唤起。[6]有。[7]频上声。[8]脚，○膑，刖刑，去膝盖骨。[9]即《吕氏春秋》。[10]税。[11]非作《孤愤》、《说难》等篇，十馀万言。○又组织六经作馀波，而添出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等作陪，更妙。[12]又借《诗》作结，文法更变化。[13]武帝至雍，获白麟，迁以为述事之端，上纪黄帝，下至麟止，犹孔子绝笔于获麟也。史公虽欲不比《春秋》之作，又不可得矣。

史公生平学力，在《史记》一书，上接周、孔，何等担荷！原本六经，何等识力！表章先人，何等渊源！然非发愤郁结，则虽有文章，可以无作。哀公获麟而《春秋》作，武帝获麟而《史记》作。《史记》岂真能继《春秋》者哉！

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

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[1]再拜言，少卿[2]足下：曩者辱赐书，教以慎于接物，推贤进士为务[3]。意气勤勤恳恳，若望仆不相师，而用流俗人之言[4]。仆非敢如此也[5]。仆虽罢[6]驽，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[7]，动而见尤，欲益反损，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[8]。谚曰："谁为[9]为之？孰令[10]听之[11]？"盖锺子期死，伯牙终身不复鼓琴[12]。何则？士为知己者用，女为说己者容。若仆大质已亏缺矣[13]，虽才怀随、和[14]，行若由、夷[15]，终不可以为荣，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[16]。书辞宜答，会东从上来[17]，又迫贱事[18]，相见日浅[19]，卒卒[20]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[21]。今少卿抱不测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[22]，仆又薄[23]从上雍[24]，恐卒然不可为讳[25]。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[26]以晓左右[27]，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[28]。请略陈固陋[29]。阙然久不报[30]，幸勿为过[31]。

[1]太史公，迁父谈也。走，犹仆也。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，自谦之辞也。[2]任安字。[3]迁既被刑之后，为中书令，尊宠任职，故任安责以推贤进士。○二句任安来书。[4]望，怨也。○二句任安书中意。[5]一句辩过，下更详辩。[6]疲。[7]残，被刑。秽，恶名。[8]言无知心之人，谁可告语？起下文。[9]去声。[10]平声。[11]言无知己者，设欲为善，当为谁为之？复欲谁听之？[12]《吕氏春秋》曰："伯牙鼓琴，意在泰山，锺子期曰：'善哉，巍巍若泰山。'俄而志在流水，子期曰：'善哉，汤汤乎若流水。'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绝絃，终身不复鼓琴，以为世无赏音者。"[13]大质，身也。[14]随侯珠，和氏璧。[15]许由、伯夷。[16]点，辱也。○一段先作如许曲折，渐引入情。[17]从武帝还。[18]卑贱之事。若烦务也。[19]少卿相见时近。[20]

猝。[21]卒卒，促遽貌。间，隙也。○说前所以不答之故。[22]安为戾太子事囚狱，更旬月后，便当就刑。季冬，刑日也。[23]搏。[24]薄，迫也。又迫从天子将祭祀于雍。[25]难言其死，故云不可讳。[26]满。[27]懑，闷也。[28]谓任安恨不见报。○说今所以答之故。[29]今乃答。[30]前不即答。[31]一段又作如许曲折，看他一片心事，更无处明，而欲明向将死之友，可以想见故人交情。

仆闻之：修身者，智之符也；爱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予者，义之表也；耻辱者，勇之决也：立名者，行之极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后可以托于世，而列于君子之林矣[1]。故祸莫憯[2]于欲利[3]，悲莫痛于伤心[4]，行莫丑于辱先[5]，诟[6]莫大于宫刑[7]。刑余之人，无所比数，非一世也，所从来远矣[8]。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，孔子适陈[9]；商鞅因景监见，赵良寒心[10]；同子参乘，袁丝变色[11]：自古而耻之[12]。夫中材之人，事有关于宦竖，莫不伤气，而况于慷慨之士乎[13]！如今朝廷虽乏人，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[14]！仆赖先人绪业[15]，得待罪辇毂下，二十馀年矣。所以自惟：上之，不能纳忠效信，有奇策材力之誉，自结明主[16]；次之，又不能拾遗补阙，招贤进能，显岩穴之士[17]；外之，不能备行伍，攻城野战，有斩将搴[18]旗之功[19]；下之，不能积日累劳，取尊官厚禄，以为宗族交游光宠[20]。四者无一遂，苟合取容，无所短长之效，可见于此矣[21]。向者，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[22]，陪奉外廷末议[23]，不以此时引纲维，尽思虑[24]，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，在阘[25]茸[26]之中[27]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论列是非，不亦轻朝廷、羞当世之士邪[28]！嗟乎！嗟乎！如仆尚何言哉！尚何言哉[29]！

[1]特标五者，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，见己之无复有此，以起下意。[2]同“惨”。[3]须利赎罪，而家贫，最憯也。[4]尽心事君，而见诬，最痛也。[5]辱先人之职业，行莫丑焉。[6]构。[7]陷割势之极刑，

耻莫大焉。诟，耻也。宫，腐刑也。男子割势，女子幽闭，次死之刑。○紧承四句，正与上五者相反。[8]接上起下。[9]孔子居卫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令宦者雍渠参乘，孔子去卫适陈。[10]赵良说商君曰："今君之见秦王也，因嬖人景监以为主，非所以为名也。"寒心，惧其祸必至。[11]同子，武帝朝宦官赵谈也，与迁父同名，故讳曰同子。袁盎字丝。赵谈参乘，袁盎伏车前曰："陛下奈何与刀锯余同载！"[12]应"所从来远"。[13]言士羞与宦竖为伍。[14]以上叙己亏体辱亲不足荐士。答任安书中推贤进士语。[15]绪，馀也。[16]不能一。[17]不能二。[18]牵。[19]搴，拔取也。○不能三。[20]不能四。[21]以上叙己平日不能致功名。引咎自责，文势雄拔。[22]厕，间也。太史令千石，故比下大夫。[23]外廷，朝堂也。[24]如恨如悔，胸中郁勃不堪之况，尽情倾露。[25]塔。[26]戎上声。[27]阘茸，猥贱也。[28]此段申言不足荐士。再答安意。[29]加一笔，更悲惋。

且事本末未易明也[1]。仆少负不羁之才[2]，长无乡曲之誉，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得奏薄伎，出入周卫之中[3]。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[4]，故绝宾客之知，亡室家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务一心营职，以求亲媚于主上[5]。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[6]。

[1]以下叙己所以被祸之由。此一句管到受辱著书，且与下文"未易一二为俗人言"、"难为俗人言"相呼应。[2]负，犹无也。不羁，言才质高远，不可羁系也。[3]言袭先人太史旧职。周卫，宿卫周密也。[4]头戴盆则不得望天，望天则不得戴盆，事不可兼施，言己方一心于史职，不暇修人事也。[5]初意本如此。[6]捷转。

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[1]，素非能相善也，趋舍异路，未尝衔杯酒、接殷勤之馀欢[2]。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[3]，事亲孝，与士信，临财廉，取与义，分别有让，恭俭下人，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[4]。其素所蓄积也，仆以为有国士之风[5]。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

计，赴公家之难，斯已奇矣[6]。今举事一不当，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[7]蘖[8]其短[9]，仆诚私心痛之[10]。且李陵[11]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践戎马之地，足历王庭[12]，垂饵虎口，横挑强胡，仰亿万之师，与单[13]于[14]连战十有馀日，所杀过当[15]，虏救死扶伤不给。旃[16]裘之君长咸震怖[17]，乃悉征其左右贤王[18]，举引弓之人，一国共攻而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伤如积[19]。然陵一呼劳[20]军，士无不起，躬自流涕，沬[21]血饮泣[22]，更张空拳[23]，冒白刃，北向争死敌者[24]。陵未没时，使有来报[25]，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[26]。后数日，陵败书闻，主上为之食不甘味，听朝不怡。大臣忧惧，不知所出[27]。仆窃不自料其卑贱，见主上惨怆怛悼，诚欲效其款款之愚[28]。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[29]，能得人之死力，虽古之名将，不能过也。身虽陷败[30]，彼观其意[31]，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[32]。事已无可奈何[33]，其所摧败，功亦足以暴[34]于天下矣[35]。仆怀欲陈之，而未有路[36]，适会召问，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[37]，欲以广主上之意[38]，塞睚[39]眦[40]之辞[41]。未能尽明，明主不晓，以为仆沮贰师，而为李陵游说[42]，遂下于理[43]。拳拳之忠，终不能自列[44]，因为诬上，卒从吏议[45]。家贫，货赂不足以自赎[46]，交游莫救视，左右亲近不为一言[47]。身非木石，独与法吏为伍[48]，深幽囹[49]圄[50]之中[51]，谁可告诉者！此真少卿所亲见，仆行事岂不然乎[52]？李陵既生降，颓其家声，而仆又佴[53]之蚕室[54]，重为天下观笑。悲夫！悲夫！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[55]。

[1]同为侍中。[2]先明与陵无旧好。[3]自守奇节之士。[4]以身从事曰殉。[5]次明于陵有独赏。[6]一振。[7]同“酶”。[8]孽。[9]媒，酒酵也。蘖，曲也。谓酿成其祸也。[10]一落。[11]此下言李陵之胜败，曲折周悉。[12]匈奴庭。[13]蝉。[14]匈奴号。[15]陵军士少，杀匈奴

倍多，故曰过当。[16]同“毡”。[17]旃裘，匈奴所服。[18]左贤王、右贤王，并匈奴侯王之号。[19]恣。○积，露积也。[20]去声。[21]诲。[22]血沾面曰沫。泪入口曰饮。[23]宦。○拳，弩弓也。陵时矢尽，故张空弓。[24]一段极力描写。[25]陵麾下骑陈步乐，报陵战克捷。[26]故意写出公卿王侯丑状。[27]故意写出。○已上详叙李陵。[28]款款，忠实貌。[29]味之甘者自绝，食之少者分之。○上“素所蓄积”句，与此“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”句，两“素”字遥关。[30]败降匈奴。[31]彼观，犹观彼也。[32]欲立功于匈奴以当罪，乃所以报汉也。[33]事既无可如何，计不得不出此。○此句正推原陵意，妙。[34]仆。[35]况其摧破匈奴之兵，已足以表白于天下矣。○此段以“以为”二字贯，是迁意中语。[36]未得其便。[37]上段意中之旨。[38]对上“惨怆怛悼”。[39]厓。[40]恣。[41]睚眦，忤目相视貌。○对上“媒蘖其短”。[42]税。[43]初，上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，令陵为助。及陵与单于相值，而贰师无功。闻迁言，谓迁欲沮止贰师，以成李陵，而为其游说，遂下狱。理，治狱官。[44]拳拳，忠谨貌。列，陈也。[45]吏议以为诬上，天子终从其议，定为宫刑。[46]法：可以金赎罪。而迁无金可以自赎。[47]观“家贫货赂”三句，则知史迁作《货殖》、《游侠》二传，非无为也。[48]伍，对也。[49]陵。[50]语。[51]囹圄，狱也。[52]已上详叙自己。[53]是。[54]佴，次也。养蚕之室温而密，腐刑患风，须入密室乃得全，因呼为蚕室。[55]一二，谓委曲也。言陵与己事，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说。谓俗人不知也。○此段总结上两段，下乃专叙己所以不自引决之意。

仆之先非有剖符、丹书之功[1]，文、史、星、历近乎卜、祝之间[2]，固主上所戏弄，倡优所畜，流俗之所轻也[3]。假令仆伏法受诛[4]，若九牛亡一毛，与蝼蚁何以异？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，特以为智穷罪极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[5]。人固有一死，死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趣[6]异也[7]。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，其次不辱理色[8]，其次不辱辞令[9]，其次诎体

受辱[10]，其次易服受辱[11]，其次关木索、被箠楚受辱[12]，其次剔毛发、婴金铁受辱[13]，其次毁肌肤、断[14]肢体受辱[15]，最下腐刑极矣[16]！传曰：“刑不上大夫。”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[17]。猛虎在深山，百兽震恐，及在槛穽之中[18]，摇尾而求食，积威约之渐也[19]。故士有画地为牢，势不可入，削木为吏，议不可对，定计于鲜也[20]。今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肤，受榜[21]箠[22]幽于圜[23]墙之中[24]，当此之时，见狱吏则头抢地[25]，视徒隶则心惕息[26]。何者？积威约之势也。及以至是，言不辱者，所谓强颜耳[27]，曷足贵乎[28]！且西伯[29]，伯也，拘于羑[30]里[31]；李斯，相也[32]，具于五刑[33]；淮阴，王也，受械于陈[34]；彭越、张敖，南面称孤，系狱抵罪[35]；绛侯诛诸吕，权倾五伯，囚于请室[36]；魏其，大将也，衣[37]赭[38]衣，关三木[39]；季布为朱家钳奴[40]；灌夫受辱于居室[41]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，声闻邻国，及罪至罔[42]加[43]，不能引决自裁，在尘埃之中。古今一体，安在其不辱也[44]？由此言之，勇怯，势也；强弱，形也。审矣，何足怪乎[45]？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，以稍陵迟，至于鞭箠之间，乃欲引节，斯不亦远乎[46]！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，殆为此也[47]。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，念父母，顾妻子，至激于义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[48]。今仆不幸早失父母，无兄弟之亲，独身孤立，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[49]？且勇者不必死节，怯夫慕义，何处不勉焉[50]！仆虽怯懦欲苟活，亦颇识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[51]！且夫臧获婢妾[52]犹能引决，况仆之不得已乎[53]！所以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[54]。

[1]汉初功臣剖符世爵，又论功定封，申以丹书之信。[2]迁父为太史，掌知天文、律历、卜筮、祠祝之事。[3]不为天子所重，故为流俗

所轻。[4]自引决。[5]挽一句，指“仆之先”以下言。[6]同“趋”。[7]彼此忖量，轻重较然。结上生下。[8]义理、颜色。[9]言辞、教令。[10]诎体，长跪也。[11]易服，着赭衣。[12]关木，杻械也。索，绳也。箠，杖也。楚，荆也。[13]剔毛发，髡也。婴，绕也。婴金铁，钳也。[14]短。[15]黥、刖、劓、刵。[16]宫刑腐臭，故曰腐刑。○历借不辱、受辱者，以形己之极辱。文字奇丽而瑰玮。[17]上大夫有罪，则赐自杀，不致加刑以辱之，所以励士节。○曲一笔，言此是太始之言，非今日之谓。[18]槛，圈也。穿地为坑曰穽。[19]其威为人所制约，故渐积至此。○引起。[20]鲜，明也。未遇刑自杀为鲜明。士之励节如此。[21]邦。[22]榜，击也。[23]还。[24]圜墙，狱也。[25]抢，突也。[26]惊惕而喘息。[27]勉强厚颜。[28]以上叙己受辱。[29]文王。[30]有。[31]羑里，殷狱名。[32]秦始皇相。[33]先行墨、劓、剕、宫，而后大辟，故曰具五刑。[34]韩信为楚王，人有告信欲反，高祖用陈平谋，伪游云梦，信谒上于陈，高祖令武士缚信，载后车，至洛阳，赦为淮阴侯。[35]彭越，梁王。高祖诛陈豨，征兵于梁，越称病，上捕之，囚于洛阳。张敖嗣父耳为王，人告其反，捕系之。[36]绛侯周勃，诛诸吕，立孝文，权盛于五伯。后有告勃谋反者，遂囚于请罪之室。[37]去声。[38]者。[39]魏其侯窦婴，坐灌夫骂丞相田蚡不敬，论弃市。赭，赤色，罪人之服。关，穿也。三木，在颈及手足杻枷械也。[40]布为楚将，数窘汉王，楚灭，高祖购求布千金，敢舍匿者，罪三族，布乃髡钳之鲁朱家，卖之。[41]丞相田蚡娶燕王女为夫人，太后诏列侯宗室皆往贺，颍阴侯灌夫怒骂之，坐不敬，乃系于田蚡所居之室。[42]同“网”。[43]罔，犹法也。[44]历引被辱古人自证。[45]言勇、怯、强、弱，皆缘形势顿殊，原无定体，自古以然，何足怪乎？[46]言人不能早自裁决，以出狱吏绳墨之外，而稍迟疑，则至鞭箠，欲引节自决，不亦远于知几乎？[47]找转“刑不上大夫”句。○以上言不必引决，以下言己之不引决乃更有所欲为。[48]言激于义理者，则不贪生念顾，义不得已也。[49]言父母兄弟已丧，无可念矣。视我于妻子何如哉？言何足顾也。[50]死节要归于义，何尝论勇怯。[51]跌宕。[52]

荆、扬、淮、海之间呼奴为臧，呼婢为获。[53]应上“不得已”。○再跌宕。[54]凡作无数跌宕，方说出作《史记》本意。笔势何等纡回，何等郁勃。

古者富贵而名磨灭，不可胜[1]记，唯倜[2]傥非常之人称焉[3]。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[4]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[5]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[6]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[7]；孙子膑[8]脚，兵法修列[9]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[10]；韩非囚秦，《说[11]难》、《孤愤》[12]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[13]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[14]。乃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[15]。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略考其事，综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，上计轩辕[16]，下至于兹[17]，为十表、本纪十二、书八章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地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，会遭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[18]。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[19]，传之其人通邑大都[20]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[21]！然此可为智者道，难为俗人言也[22]。

[1]升。[2]惕。[3]倜傥，卓异也。○先虚提一笔。[4]崇侯谮西伯于纣，纣乃囚之于羑里，西伯演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。[5]孔子厄于陈、蔡，还作《春秋》。[6]屈原为楚怀王左徒，上官大夫谗之，被放逐，乃作《离骚》经。[7]失明，谓无目也。[8]频上声。[9]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，涓自以为能不及膑，乃阴使人召膑，至则刑断其两足而黥之。膑，刖刑，去膝盖骨。人因呼为孙膑。[10]秦始皇迁吕不韦于蜀，于是著书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名《吕氏春秋》。[11]税。[12]韩非，韩之公子也，入秦为李斯所毁，下狱。非先曾著《孤愤》、《说难》十馀万言。[13]倒句。[14]述往古兴亡、贤愚之事，思

来者以作戒也。○三句总承上八句说，此广引被辱著书之人，以发作史之意。[15]独复引左氏、孙子者，以其废疾与己同，因遂言著书，宜与之一例也。[16]黄帝。[17]汉武。[18]忍一时之辱，而垂万世之名。立志诚卓。[19]藏于山者，备亡失也。[20]传之同志，广之邑都。[21]史迁深以刑余为辱，故通篇不脱一“辱”字。此结言著书偿前辱，聊以自解。[22]回应前文，关锁紧密。

且负下未易居[1]，下流多谤议[2]。仆以口语遇遭此祸，重为乡党所戮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？虽累百世，垢弥甚耳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[3]！身直为闺阁[4]之臣，宁得自引深藏岩穴邪？故且从俗浮沉，与时俯仰，以通其狂惑[5]。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，无乃与仆私心剌[6]谬乎[7]？今虽欲自彫琢，曼[8]辞以自饰[9]，无益，于俗不信[10]，适足取辱耳。要之，死日然后是非乃定[11]。书不能悉意，略陈固陋。谨再拜。

[1]负累之下，未易可居。[2]下流，至贱也。[3]言如此便应逃遁远去。[4]蛤。[5]闺阁臣，阉官。引，出也。狂惑，谓小人。言所以不得逃遁远去，只因久系闺阁之臣，故不得自主耳，岂真得位行道哉。[6]辣。[7]剌，戾也。○此书大旨，总是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。故四字为一篇纲领，始终亦自相应。[8]万。[9]曼，美也。[10]恐益为俗人所不信。[11]言死后名誉流于千载也。○直应上“本末未易明”句。

此书反复曲折，首尾相续，叙事明白，豪气逼人。其感慨啸歌，大有燕、赵烈士之风；忧愁幽思，则又直与《离骚》对垒。文情至此极矣。

卷六 西汉文

求贤诏 汉高帝刘邦

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[1]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[2]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进[3]！今吾以天之灵、贤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[4]，欲其长久，世世奉宗庙亡[5]绝也[6]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吾共安利之，可乎[7]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[8]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御史大夫昌[9]下相国，相国酂[10]侯[11]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[12]，其有意称明德者[13]，必身劝，为之驾[14]，遣诣相国府[15]，署行、义[16]、年[17]。有而弗言[18]，觉免[19]。年老癃病，勿遣。

[1]霸。[2]以王伯自期，以古人期士。[3]归咎人主，顿挫极醒。[4]归功贤士，得体。[5]无。[6]是求贤正旨。[7]二句，见帝制作雄略。[8]上言“交”，此言“游”，真有天子友匹夫气象。[9]周昌。[10]赞。[11]萧何。[12]中执法，中丞也。○此诏令颁行次第。[13]意实可称明德，非伪士也。[14]郡守身自往劝，为之驾车。[15]诣，至也。[16]作仪。[17]书其行状、仪容、年纪。[18]郡守不举。[19]发觉则免其官。

高帝平日慢侮诸生，及天下既定，乃屈意求贤，如恐不及，盖知创业与守成异也。汉室得人，其风动固为有本。

议佐百姓诏 汉文帝刘恒

间[1]者数年比[2]不登[3]，又有水旱疾疫之灾，朕甚忧之。愚而不明，未达其咎[4]。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？乃天道有不顺、地利或不得、人事多失和、鬼神废不享与？何以致此[5]？将百官之奉养或费，无用之事或多与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[6]？夫度[7]田非益寡，而计民未加益，以口量地，其于古犹有馀[8]，而食之甚不足者，其咎安在[9]？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[10]以害农者蕃[11]，为酒醪[12]以靡[13]谷者多[14]，六畜[15]之食焉者众与[16]？细大之义，吾未能得其中[17]。其与丞相、列侯、吏二千石、博士议之，有可以佐百姓者，率意远思，无有所隐[18]！

[1]如字。[2]去声。[3]间，近也。比，频也。[4]虚喝二句。[5]一诘。[6]再诘。[7]铎。[8]地多于民。[9]三诘。“咎”字呼应。[10]谓工商之业。[11]蕃，多也。[12]牢。[13]糜。[14]醪，汁滓酒也。靡，散也。[15]休去声。[16]六畜，牛、马、羊、犬、豖、鸡也。[17]又缴一笔，仍作推究语。[18]求得其中，爱民之诚如见。

帝在位日久，佐民未尝不至。至是复议佐之之策，可见其爱民之心，愈久而不忘也。

令二千石修职诏 汉景帝刘启

雕文刻镂[1]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[2]，害女红[3]者也[4]。农事伤，则饥之本也；女红害，则寒之原也[5]。夫饥寒并至，而能无为非者寡矣[6]。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粢盛[7]、祭服，为天下先[8]。不受献，减太官，省繇[9]赋[10]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[11]积，以备灾害[12]。强毋攘弱，众毋暴寡，老耆以寿终，幼孤得遂长[13]。今岁或不登，民食颇寡，其咎安在[14]？或诈伪为吏[15]，吏以货赂为市[16]，渔夺百姓，侵牟万民[17]。县丞，长吏也[18]，奸法与盗盗，甚无谓也[19]。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[20]；不事官职，耗[21]乱者[22]，丞相以闻，请其罪[23]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

[1]漏。[2]纂，赤组也。组，印绶。[3]工。[4]一层。[5]二层。[6]三层。○起数语作三层写，意甚婉至。[7]成。[8]以务农蚕为倡。[9]同“徭”。[10]太官，主膳食。○不伤害农事女红。[11]同“蓄”。[12]欲绝饥寒本原。[13]攘，取也。六十曰耆。遂，成也。○欲民免于为非。[14]未称朕意，必有任其咎者。[15]以诈伪人为吏。[16]行同商贾。[17]渔，言若渔猎之为也。牟，食苗根虫。侵牟，食民比之牟贼也。○咎不在民而在吏。[18]县丞为吏之长。[19]奸法，因法作奸也。与，助也。渔夺侵牟，吏即为盗。长吏知情而不执法，是助盗为盗矣，殊非设长吏之意也。○咎不在吏而在长吏。[20]修察长吏之职。[21]帽。[22]耗乱，不明也。指二千石言。[23]请其不修职之罪。○咎不在长吏而在二千石。

一念奢侈，饥寒立至。起手数言，穷极原委。“奸法与盗盗”一语，透尽千古利弊。国家最患在吏饱，府库空虚，百姓穷困，而奸吏

自富，此大害也。二千石修职，诚足民本务。

求茂材异等诏 汉武帝刘彻

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[1]，故马或奔踶[2]而致千里[3]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[4]。夫泛[5]驾之马[6]，跅[7]弛之士[8]，亦在御之而已[9]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[10]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[11]。

[1]武帝雄心，露于“非常”二字。[2]题。[3]奔，驰也。踶，踢也。奔踶者，乘之即奔，立则踶人也。[4]负俗，谓被世讥论也。○二“或”字活看。[5]同“覂”。音捧。[6]泛，覆也。覆驾者，言马有逸气，不循轨辙也。○顶“奔踶”说。[7]托。[8]跅者，跅落无检局也。弛者，放废不遵礼度也。○顶“负俗”说。[9]只一“御”字，想见英主作用。[10]旧言秀才，避光武讳称茂材。异等者，超等轶群，不与凡同也。○应“非常之人”。[11]绝远之国，谓声教之外。○应“非常之功”。

求材不拘资格，务期适用。汉世得人之盛当自此诏开之。至以可使绝国者与将相并举，盖其穷兵好大，一片雄心，言下不觉毕露。与高帝《大风歌》同一气概。

过秦论上 贾谊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[1]。有席卷[2]天下、包举宇内、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[3]。当是时也，商君[4]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；外连衡[5]而斗诸侯[6]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[7]。

[1]殽，山名，谓二殽。函，函谷关也。拥，亦据也。雍州，今陕西。固守，坚守其地也。周室，天子之国，秦欲窥而取之。[2]捲。[3]括，结囊也。八荒，八方也。○四句只一意，而必叠写之者，盖极言秦有虎狼之心，非一辞而足也。[4]卫鞅。[5]横。[6]连六国以事秦，而使之自相攻斗。[7]拱手而取，言易也。西河，魏地名。○秦之始强如此。

孝公既没，惠文、武、昭[1]蒙故业、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[2]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、重宝、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[3]缔交，相与为一[4]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[5]，赵有平原[6]，楚有春申[7]，魏有信陵[8]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[9]，约从离横，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[10]、徐尚[11]、苏秦[12]、杜赫[13]之属为之谋，齐明[14]、周最[15]、陈轸[16]、召[17]滑[18]、楼缓[19]、翟景[20]、苏厉[21]、乐毅[22]之徒通其意，吴起[23]、孙膑[24]、带佗[25]、儿[26]良、王廖[27]、田忌[28]、廉颇、赵奢[29]之伦制其兵[30]。尝以什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[31]。秦人开关而延敌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

进。秦无亡矢遗镞[32]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[33]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赂秦[34]。秦有馀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[35]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。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[36]。

[1]孝公卒，子惠文王立；卒，子武王立；卒，立异母弟，是昭襄王也。[2]汉中、巴、蜀三郡，并属益州。膏腴，土田良沃也。要害，山川险阻也。○秦之又强如此。[3]宗。[4]以一离六为衡，以六攻一为从，故衡曰连，从曰合。缔，结也。○正欲写秦之强，忽写诸侯作反衬。[5]田文。[6]赵胜。[7]黄歇。[8]无忌。[9]极赞四君，以反衬秦之强。[10]赵人。[11]未详。[12]洛阳人。[13]周人。[14]东周臣。[15]周君子。[16]秦臣。[17]邵。[18]依。○楚臣。[19]魏相。[20]未详。[21]苏秦弟。[22]燕臣。[23]魏将。[24]频上声。○孙武之后。[25]驼。○未详。[26]倪。[27]留。○《吕氏春秋》曰："王廖贵先，儿良贵后。"此二人者，皆天下之豪士也。[28]齐将。[29]皆赵将。[30]此段申明"以致天下之士"一句，极写诸侯得人之盛，以反衬秦之强。[31]叩，击也。关，函谷关。○此正接前"合从缔交，相与为一"句，作一逼，紧陗。[32]族。[33]九国，谓齐、楚、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也。镞，箭镝也。○上写诸侯谋弱秦，何等忙；此写秦人困诸侯，何等闲。[34]初点连衡，次点合从，三叙约从离横，四叙从散约解，段落井然。[35]军败曰北。橹，大楯也。[36]极言秦之强，总是反跌下文。

施及孝文王、庄襄王[1]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[2]。

[1]昭襄王卒，子孝文王立；卒，子庄襄王立。[2]虚叙带过。

及至始皇[1]，奋六世之馀烈[2]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[3]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[4]，百越之君俛[5]首系颈，委命下吏[6]。乃使蒙

恬[7]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馀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[8]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[9]。隳[10]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，销锋锓[11]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[12]。然后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[13]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溪以为固[14]。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处；信臣精卒，陈利兵而谁何[15]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[16]。始皇既没，余威震于殊俗[17]。

[1]方说到始皇。[2]六世，孝公、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。[3]振，举也。策，马箠也。振长策，以马喻也。二周，东、西周也。履至尊，践帝位也。六合，天地四方也。敲扑，皆杖也。短曰敲，长曰扑。○四句亦只一意，极言始皇之强，非一辞而足也。[4]百越，非一种也。桂林，今郁林。象郡，今日南。[5]同“俯”。[6]言任性命于狱官也。○极写始皇之强。[7]秦将。[8]极写始皇之强。○前历言秦之强，以其善攻，以下言始皇不善守。[9]燔，烧也。百家言，经、史之类。黔，黑也。秦谓民为黔首，以其头黑也。[10]灰。[11]的。[12]隳，毁也。兵，戎器也。咸阳，秦都。锋锓，兵刃也。始皇销锋锓，为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宫庭中。○始皇愚民、弱民，适所以自愚、自弱，伏末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”一句。[13]断华山为城，因河水为池。[14]叠上两句。[15]何，问也。谁何，言谁敢问。○极形容始皇之强盛，比从前更自不同。[16]秦东有函谷关，南有峣关、武关，西有散关，北有萧关，居四关之中，故曰关中。金城，言坚也。秦始皇曰：“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计数，二世、三世，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○自废先王之道至此，正说秦皇之过，看来秦过，亦只是自愚自弱。[17]殊俗，远方也。○临说尽，又一振，笔愈缓，势愈紧。

然而[1]陈涉，瓮牖绳枢之子，氓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[2]，材能不及中庸[3]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[4]，蹑足行伍之间，俛[5]起阡陌之中，率罢[6]弊之卒，将数百之众[7]，转而攻秦。斩

木为兵，揭[8]竿为旗[9]，天下云集而响应，赢粮而景[10]从，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[11]。

[1]二字一篇大转关。[2]陈胜，字涉，阳城人。秦二世元年秋，陈涉等起。瓮牖，以败瓮口为牖也。绳枢，以绳系户枢也。氓隶，贱称。迁徙之徒，谓涉为戍渔阳之徒也。[3]不及中等庸人。[4]范蠡之陶，自谓陶朱公，治产积十九年之间，三致千金。猗顿闻朱公富，往问术，十年间，资拟王公。故富称陶朱、猗顿。○陈涉既非其人，又无其资。[5]同“勉”。[6]同“疲”。[7]俛起，不得已而举事也。阡陌，道路也。○不成军旅。[8]杰。[9]揭，高举也。斩木为兵，而无锋刃，举竿为旗，而无旌旛。○不成器仗。[10]同“影”。[11]云集响应，如云之集，如响之应也。赢，担也。景从，如影之随形也。○前写诸侯如彼难，此写陈涉如此易，反照作章法。

且夫[1]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，自若也；陈涉之位，不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；锄耰、棘[2]矜[3]，不铦[4]于钩、戟、长铩[5]也[6]；谪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[7]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曩时之士也[8]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[9]。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[10]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馀年矣[11]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殽函为宫。一夫作难[12]而七庙隳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[13]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[14]。

[1]转笔会全神。[2]同“戟”。[3]同“穜”。音芹。[4]仙。[5]晒。[6]耰，锄柄。矜，矛柄。铦，利也。铩，长矛。[7]涉谪戍渔阳。抗，敌也。[8]曩时，六国之士。○总承前文，两两比较，句法变换，最耐寻味。[9]略作一顿。[10]叠上意又作一飏，文势愈紧。[11]招，举也。九州之数，秦有雍州，馀八州，皆诸侯之地。○收前半篇。[12]陈涉为首

倡。[13]死人手，谓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。○收后半篇。[14]结出一篇主意，笔力千钧。

《过秦论》者，论秦之过也。秦过只是末“仁义不施”一句便断尽，从前竟不说出。层次敲击，笔笔放松，正笔笔鞭紧，波澜层折，姿态横生，使读者有一唱三叹之致。

治安策一 贾谊

夫树国固，必相疑之势[1]，下数[2]被其殃，上数爽其忧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[3]。今或亲弟谋为东帝[4]，亲兄之子西乡[5]而击[6]，今吴又见告矣[7]。天子春秋鼎盛[8]，行义未过[9]，德泽有加焉[10]，犹尚如是，况莫大诸侯，权力且十此者乎[11]！然而天下少安，何也[12]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，汉之所置傅、相方握其事[13]。数年之后，诸侯之王大抵皆冠[14]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傅、相称病而赐罢，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，如此，有异淮南、济北之为邪[15]？此时而欲为治安，虽尧、舜不治[16]。

[1]立国险固，诸侯强大，则必与天子有相疑之势。○开口便吸尽全篇。[2]朔。[3]爽，忒也。上疑下，必讨，则下被其殃而不能全；下疑上，必反，则上爽其忧而不能安。○是立言大旨。[4]谓淮南厉王长。文帝六年，谋反，废死。[5]向。[6]谓齐悼惠王子兴居为济北王，闻文帝幸太原，发兵反，欲击取荥阳，伏诛。[7]吴王濞，高帝兄刘仲之子，不循汉法，有告之者。[8]鼎，方也。○一。[9]二。[10]三。[11]因三国之反，乃知他国未有不思反者。[12]一转，搌入事情吃紧处。[13]所以一时暂安。[14]贯。[15]逆推将来，指陈利害，诚远谋切虑。[16]反剔治安，下语斩截。

黄帝曰："日中必熭[1]，操刀必割[2]。"今令此道顺而全安，甚易[3]；不肯早为，已迺[4]堕骨肉之属而抗刭[5]之[6]，岂有异秦之季世乎[7]？夫以天子之位，乘今之时，因天之助，尚惮以危为安，以乱为治[8]，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[9]，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[10]？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[11]。假设天下如曩时[12]，淮阴侯尚王楚[13]，黥

布王淮南[14]，彭越王梁[15]，韩信王韩[16]，张敖王赵，贯高为相[17]，卢绾王燕，陈豨在代[18]，令此六、七公者皆亡恙，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，能自安乎[19]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[20]。天下淆乱，高皇帝与诸公併[21]起[22]，非有仄[23]室之势以豫席之也[24]。诸公幸者乃为中涓，其次厪[25]得舍人[26]，材之不逮至远也[27]。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，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，多者百馀城，少者乃三四十县，**惪**[28]至渥也[29]？然其后七年之间，反者九起[30]。陛下之与诸公，非亲角材而臣之也[31]，又非身封王之也[32]，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[33]。

[1]卫。[2]熭，晒也。○喻时不可失。[3]全安，谓全下安上。[4]同“乃”。[5]景。[6]堕，毁也。抗刭，谓举其头而割之也。[7]季世，末世也。○此言欲全骨肉之属，当及今早图。语带痛哭之声。[8]“尚惮”一句，指不肯早为。[9]无位、无时、无助。[10]设一难。[11]一不能。[12]高帝之时。[13]韩信为楚王，人告信欲反，遂械信，赦为淮阴侯。[14]英布为淮南王，反，高帝自往击之。[15]梁王彭越谋反，夷三族。[16]故韩王孽孙信，与匈奴反太原，高帝自往击之。[17]张敖嗣父耳为赵王，赵相贯高等谋弑高帝，事觉夷三族，赦赵王敖为宣平侯。[18]陈豨以赵相国守代地反，人言豨反，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，与阴谋，绾遂亡入匈奴。[19]又设一难。[20]二不能。[21]同“并”。[22]淆，杂也。○忽论高帝。[23]同“侧”。[24]礼，卿大夫之支子为侧室。席，藉也。言非有侧室之势为之资藉也。[25]同“僅”。[26]中涓、舍人，皆官名。[27]角材臣之。[28]同“德”。[29]渥，厚也。○身封王之。[30]七年，高帝五年至十一年。九反，韩王信、贯高、淮阴、彭越、英布、陈豨、卢绾并利几五年秋反为八，其一人盖燕王臧荼，五年十月反。○引高帝毕。[31]角，校也、竞也。○无材以制其力。[32]无德以服其心。[33]缴应上段。○三不能。

然尚有可诿者，曰疏。臣请试言其亲者[1]。假令悼惠王王齐[2]，元王王楚[3]，中子王赵[4]，幽王王淮阳[5]，共[6]王王梁[7]，灵王王燕[8]，厉王王淮南[9]，六、七贵人皆亡恙，当是时陛下即位，能为治乎[10]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[11]。若此诸王，虽名为臣，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，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[12]。擅爵人，赦死辠[13]，甚者或戴黄屋[14]，汉法令非行也。虽行，不轨如厉王者[15]，令之不肯听，召之安可致乎[16]！幸而来至，法安可得加！动一亲戚，天下圜[17]视而起[18]，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，适启其口，匕[19]首已陷其胸矣[20]。陛下虽贤，谁与领此[21]？故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，已然之效也[22]。其异姓负强而动者，汉已幸胜之矣[23]，又不易其所以然。同姓袭是迹而动，既有征矣[24]，其势尽又复然。殃𥜒[25]之变，未知所移，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，后世将如之何[26]！

[1]诿，托也。尚可诿言信、越等以疏故反，故“请试言其亲者”。亲者亦恃强为乱，明信等不以疏也。[2]高帝子肥。[3]高帝弟交，[4]高帝子如意。[5]高帝子友。[6]恭。[7]高帝子恢。[8]高帝子建。[9]高帝子长。[10]又设一难。[11]四不能。[12]言诸王皆谓与天子为昆弟，而不论君臣之分，无不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。意见下文。[13]同“罪”。[14]黄屋，天子车盖之制。[15]不轨，不修法制也。[16]致，至也。[17]圆。[18]圜，惊视也。[19]比。[20]悍，勇也。冯敬，冯无择子，奏淮南厉王反，始欲发言节制诸侯王，为刺客所杀。○细写“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”一句。[21]领，理也。○亦缴应上段“不能”之意。[22]三句总收上文亲疏二段。[23]指韩、彭、陈豨言。[24]指淮南、济北言。[25]同“祸”。[26]再总收一笔。下入喻。

屠牛坦[1]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顿[2]者，所排击剥割，皆众理解[3]也[4]。至于髋[5]髀[6]之所，非斤则斧[7]。夫仁义恩厚，人主之芒刃也；权势法制，人主之斤斧也[8]。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，释斤斧

之用，而欲婴以芒刃[9]，臣以为不缺则折[10]。胡不用之淮南、济北？势不可也[11]。

[1]屠牛者，名坦。[2]同“钝”。[3]械。[4]理解，支节也。[5]宽。[6]彼。[7]髀上曰髋，两股间也。髀，股骨也。言其骨大，故须斤斧也。[8]绝好分剖。[9]婴，触也。[10]因喻入议，笔甚陗劲。[11]二国皆反诛，何不终用仁厚？势不可故也。○自难自解，妙。

臣窃迹前事，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，最强，则最先反；韩信倚胡，则又反；贯高因赵资，则又反；陈豨兵精，则又反；彭越用梁，则又反；黥布用淮南，则又反；卢绾最弱，最后反[1]。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[2]，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，非独性异人也，亦形势然也[3]。曩令樊、郦[4]、绛、灌[5]据数十城而王，今虽已残，亡可也[6]；令信、越之伦[7]列为彻侯而居[8]，虽至今存，可也[9]。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[10]。欲诸王之皆忠附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之勿菹醢[11]，则莫若令如樊、郦等[12]；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[13]。力少则易使以义，国小则亡邪心。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制从；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，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；虽在细民，且知其安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[14]。割地定制，令齐、赵、楚各为若干国[15]，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尽而止，及燕、梁他国皆然[16]。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，建以为国，空而置之，须其子孙生者，举使君之[17]。诸侯之地，其削颇入汉者，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，所以数偿之[18]。一寸之地，一人之众，天子亡所利焉，诚以定治而已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[19]。地制一定，宗室子孙莫虑不王，下无倍[20]畔[21]之心，上无诛伐之志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[22]。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，贯高、利几之谋不生[23]，柴奇、开章之计不萌[24]，细民乡

善，大臣致顺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[25]。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，植遗腹，朝委裘，而天下不乱[26]，当时大治，后世诵圣[27]。一动而五业附，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[28]？

[1]连用“则又反”三字，有致。[2]秦时鄱阳令吴芮，汉为长沙王。[3]形势弱，故不反。○细数反国，忽带写一不反者，反复乃益明。[4]力。[5]樊哙，封舞阳侯。郦商，封曲周侯。周勃，封绛侯。灌婴，封颍阴侯。[6]承上七国。[7]韩信、彭越。[8]彻侯即通侯。[9]承上长沙。○用反言洗发正意，笔情逸冷。[10]接句爽捷。[11]海。○菹醢，肉酱。[12]将两层作结，下一层入正意。[13]此句为一篇纲领，从前许多议论，皆是此意。此下天下咸知陛下之明、之廉、之仁、之义，正众建诸侯之效。[14]一业。[15]若干，豫设数也。[16]正所谓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也。[17]须，待也。○子孙少者，有以处之。[18]诸侯之地有罪见削而入于汉者，为迁徙其国都及改封其子孙，亦以众建之数偿还之。○国既灭者，有以处之。[19]二业。[20]同“背”。[21]同“叛”。[22]三业。[23]利几，项氏将，降汉，侯之颍川。高帝至洛阳，举通侯籍召之，利几恐，遂反。[24]柴奇、开章，皆与淮南王谋反者。[25]四业。[26]赤子，幼君也。植，直也。遗腹，君未生者。朝委裘，以君所常服之裘，委之于位，受群臣之朝也。[27]五业。[28]总收一句，下又入喻，申言当及今早图意，作收煞。

天下之势方病大瘇[1]。一胫[2]之大几如要[3]，一指之大几如股，平居不可屈信[4]，一二指搐[5]，身虑无聊[6]。失今不治，必为锢疾，后虽有扁[7]鹊，不能为已[8]。病非徒瘇也，又苦𨂂[9]盭[10]。元王之子，帝之从弟也[11]；今之王者，从弟之子也[12]。惠王之子，亲兄子也[13]；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也[14]。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[15]，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[16]。臣故曰非徒病瘇也，又苦𨂂盭[17]。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

[1]肿。○肿足曰瘇。[2]形去声。[3]同“腰”。[4]同“伸”。[5]触。[6]搐，动而病也。聊，赖也。[7]辨。[8]扁鹊，良医。○不能为，与上“不肯早为”、“久不为此”两“为”字相应。[9]职。[10]同“戾”。○足掌曰蹠。蹠盭，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。○又从病瘇上推进一层。[11]王郢。[12]王戊。[13]王襄。[14]王侧。[15]谓亲子弟。[16]谓从弟之子、兄子之子。○“亲”“疏”二字，应前作结。[17]病瘇，喻疏者制大权。蹠盭，喻亲者无分地。

是篇正对当时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发论，主意在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一句。此句以前，言不若此而治安之难。此句以后，言能若此而治安之易。起结总是勉以及时速为之意。虽只重少同姓之力，却将异姓层层较量，尤妙于宾主之法。

论贵粟疏 晁错

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[1]之，织而衣[2]之也，为[3]开其资财之道也[4]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无捐瘠者[5]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[6]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、汤[7]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畜积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馀利，民有馀力[8]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[9]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[10]。民贫，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[11]，不农则不地著[12]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[13]，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[14]。

[1]寺。[2]去声。[3]去声。[4]此句是一篇主意。[5]捐，相弃也。瘠，瘦病也。[6]圣王为民开资财之道，故有备无患。[7]避，让也。[8]说出实病。[9]故地有馀利。[10]故民有馀力。○后世不能开资财之道，故患在无备。○以圣王形当时，谓当时畜积未及，弊在不农。下因言不农之害。[11]逆写不农之害。[12]丈入声。○安土谓之地著。[13]谓轻去其乡。[14]顺写不农之害。

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[1]。人情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[2]！明主知其然也[3]，故务民于农桑[4]，薄赋敛，广畜积，以实仓廪，备水旱[5]，故民可得而有也[6]。

[1]申言“民贫则奸邪生”数句。[2]申言“不农则不地著”数句。[3]捷转。[4]所谓“开其资财之道”者以此。[5]承“务民农桑”说。[6]应“安能

有其民”句。

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择也[1]。夫珠玉金银[2]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[3]。粟米布帛，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，中人弗胜[4]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[5]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[6]。

[1]三句承上起下。[2]意在重粟，却从金玉折入，大有波致。[3]最便处，却是害处。[4]升。[5]最不便处，却是利处。[6]一句点出正意。

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[1]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[2]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[3]。春耕夏耘，秋获冬藏，伐薪樵[4]，治官府，给徭役；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无日休息[5]；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[6]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虐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[7]。当其有者半贾[8]而卖，亡者取倍称之息[9]，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[10]。而商贾[11]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[12]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，亡农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，千里游敖[13]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[14]，履丝曳[15]缟[16]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[17]。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[18]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[19]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[20]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[21]。

[1]服役，谓服公家之役。[2]二句言民之力有尽。[3]二句言民之财有尽。[4]樵，亦薪也。[5]承“服役”“能耕”三句。言勤于作事之苦。[6]承“百亩之收”一句。言勤于应用之苦。[7]水旱频仍，赋敛愈急，平常勤苦之中，又有意外之勤苦。[8]同“价”。[9]有谷者，贱卖以应急用；无谷者，称贷于人而听取加倍之息。[10]细陈田家辛苦颠连之状，如在目前。下复将商贾相形一番，情事愈透。[11]转接轻妙。[12]赢，获利也。[13]同“遨”。[14]坚，好车。肥，好马。[15]异。[16]极写商人之逸乐，句句与农人之勤苦相反。[17]总收一笔，以见当尊农贱商意。[18]商。[19]农。[20]误。[21]弃本逐末，法律皆为具文，可为三叹。

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。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[1]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[2]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馀者也[3]。取于有馀，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馀、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[4]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[5]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复卒三人[6]。车骑者，天下武备也，故为复卒[7]。神农之教曰：“有石城十仞，汤池百步，带甲百万，而亡粟，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务[8]。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复一人耳[9]，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[10]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于口而无穷。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[11]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[12]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[13]。

[1]正意作三层跌出。[2]屑。○渫，散也。[3]一折更醒。[4]入粟、拜爵、除罪，固非正论，然实一时备荒良策。[5]贵粟中，又剔出三项。[6]车骑马，可以备车骑之马也。复，免也。谓免其为卒者三人。此当日现行事例。[7]既有武备，尤赖粟以为守，起下文。[8]见粟之当重如此。[9]五大夫，五等之爵也。言入粟多而复卒少。[10]与纳马少

而复卒多者，相去甚远。○此正见以粟为赏罚，最是良法。[11]所以为法之良。[12]应上“顺于民心”句。[13]结出贵粟正旨。

此篇大意只在入粟于边以富强其国，故必使民务农，务农在贵粟，贵粟在以粟为赏罚。一意相承，似开后世卖爵之渐。然错为足边储计，因发此论，固非泛谈。

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

邹阳[1]从梁孝王[2]游。阳为人有智略，忼慨不苟合，介于羊胜、公孙诡之间[3]。胜等疾阳，恶之孝王[4]。孝王怒，下阳吏，将杀之。阳乃从狱中上书曰：

[1]齐人。[2]景帝少弟。[3]介，间厕也。胜、诡，皆孝王客。[4]恶，谓谗毁也。

"臣闻'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'[1]，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语耳[2]。昔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[3]；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，太白食昴，昭王疑之[4]。夫精变天地，而信不谕两主，岂不哀哉[5]！今臣尽忠竭诚，毕议愿知[6]，左右不明，卒从吏讯，为世所疑[7]。是使荆轲、卫先生复起，而燕、秦不寤也。愿大王熟察之。

[1]"忠"、"信"二字，一篇关键。[2]起便跌宕。[3]荆轲为燕太子丹西刺秦王，精诚格天，白虹为之贯日。白虹，兵象。日为君，为荆轲表可克之兆。太子尚畏而不信也。[4]白起为秦伐赵，破长平军，欲遂灭赵，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。其精诚上达于天，太白为之食昴。太白，天之将军。昴，赵分也。将有兵，故太白食昴。昭王尚疑而不信也。[5]变，动也。谕，晓也。[6]尽其计议，愿王知之。[7]言左右不明，不欲斥王也。讯，鞫问也。

"昔玉人献宝，楚王诛之[1]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极刑[2]。是以箕子阳狂，接舆避世[3]，恐遭此患也。愿大王察玉人、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、胡亥之听，毋使臣为箕子、接舆所笑。臣闻比干剖心，子胥鸱夷[4]，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。愿大王熟察，少加怜焉[5]！

[1]楚卞和得玉璞，献之武王。王示玉人，曰："石也。"刖其右足。武王没，复献文王，玉人复曰："石也。"刖其左足。至成王时，抱其璞哭于郊。乃使玉人攻之，果得宝玉。[2]秦始皇以李斯为丞相，始皇崩，二世胡亥立，杀李斯，具五刑。[3]纣淫乱不止，箕子阳狂为奴。接舆，楚贤人，阳狂避世。[4]比干强谏，纣怒曰："吾闻圣人心有七窍。"遂剖比干观其心。子胥自刎，吴王夫差取马革为鸱夷形，盛子胥尸，投之江。[5]以上自谓忠而获罪，信而见疑，故引荆轲、卫先生之事明之，又引玉人、李斯、比干、子胥足其意，是为第一段。

"语曰：'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[1]。'何则？知与不知也[2]。故樊于期逃秦之燕，藉荆轲首以奉丹事[3]；王奢去齐之魏，临城自刭，以却齐而存魏[4]。夫王奢、樊于期非新于齐、秦而故于燕、魏也，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，行合于志，慕义无穷也[5]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，为燕尾生[6]；白圭战亡六城，为魏取中山[7]。何则？诚有以相知也[8]。苏秦相燕，人恶之燕王，燕王按剑而怒，食[9]以駃[10]騠[11]；白圭显于中山[12]，人恶之于魏文侯，文侯赐以夜光之璧[13]。何则？两主二臣，剖心析肝相信，岂移于浮辞哉[14]！

[1]白头，初相识至头白也。倾盖者，道行相遇，驻车对语，两盖相交，小敧之义也。[2]提出"知"字，开下文之论端。[3]于期为秦将，被谗，走之燕，始皇灭其家，又重购之，会燕太子丹遣荆轲欲刺秦王，无以为藉，于期自刎首，令荆轲赍往。[4]王奢，齐臣也，亡至魏，其后齐伐魏，奢登城谓齐将曰："今君之来，不过以奢故也，义不苟生，以为魏累。"遂自刭。[5]是为真知。[6]苏秦说齐宣王，使还燕十城，又令闵王厚葬以弊齐，终死于燕，是苏秦不出其信于天下，于燕则为尾生之信也。尾生，古之信士，守志亡躯，故以为喻。[7]白圭为中山将，亡六城，君欲杀之，亡入魏，文侯厚遇之，还拔中山。[8]应醒"知"字。[9]寺。[10]决。[11]题。○反食苏秦以异味。駃騠，骏马名。[12]拔中山而尊显。[13]反赐白圭以奇珍。○又申说一遍。[14]以

上思其见疑获罪之由，皆因于知与不知，故历引王奢、樊于期、苏秦、白圭证之。是为第二段。

“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嫉[1]。昔司马喜膑[2]脚于宋，卒相中山[3]；范睢拉[4]胁折齿于魏，卒为应侯[5]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画[6]，捐朋党之私，挟孤独之交，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[7]。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[8]，徐衍负石入海[9]。不容于世，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[10]。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，缪公委之以政[11]；宁戚饭牛车下，桓公任之以国[12]。此二人者，岂素宦于朝，借誉于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？感于心，合于行，坚如胶漆，昆弟不能离，岂惑于众口哉[13]？故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[14]，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[15]。夫以孔、墨之辩，不能自免于谗谀，而二国以危。何则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也[16]。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[17]，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、宣[18]。此二国岂系于俗，牵于世，系奇偏之浮辞哉？公听并观，垂明当世[19]。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，由余、子臧是矣；不合则骨肉为仇敌，朱、象、管、蔡是矣[20]。今人主诚能用齐、秦之明，后宋、鲁之听，则五伯不足侔，而三王易为也[21]。

[1]承上起下。[2]频上声。[3]司马喜，六国时人。膑，刖刑，去膝盖骨。[4]蜡。[5]范睢，魏人，魏相魏齐疑其以国阴事告齐，乃掠笞數百，拉胁折齿。后入秦为相，封为应侯。拉，亦折也。[6]画，计也。[7]以之自况。[8]申徒狄，殷末人，自沉于雍州之河。[9]徐衍，周末人，负石自投于海。[10]虽不见容，终不苟且朋党于朝，以感动主上之心。[11]百里奚闻秦缪公贤，欲往干之，乏资，乞食以自致。[12]宁戚为人饭牛车下，扣牛角而歌，齐桓公闻之，举以为相。[13]又将相知意结，下复就嫉妒深一层说。[14]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[15]子冉，子罕也。[16]美金见毁，众共疑之，数被烧

炼，以致销铄。谗佞之人，肆其诈巧，离散骨肉，而不觉知。○偏听独任，痛心千古。[17]秦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。[18]齐任子臧，威、宣二王所以强盛。[19]公听并观，与上偏听独任相反。[20]朱，丹朱，尧子。象，舜弟。管、蔡，管叔、蔡叔。○上无朱、象、管、蔡，忽然插入，古文奇恣不抱如此。[21]以上思其不见知之由在于无朋党之私，被谗佞之口，故引司马喜、范睢、申徒狄、徐衍四人为无朋党之证，引齐、秦、宋、鲁四君为信谗、不信谗之证。是为第三段。

“是以圣王觉寤，捐子之之心，而不说田常之贤[1]，封比干之后，修孕妇之墓[2]，故功业覆于天下。何则？欲善无厌也。夫晋文亲其仇，强伯诸侯；齐桓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[3]。何则？慈仁殷勤，诚加于心，不可以虚辞借也[4]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弱韩、魏，立强天下，卒车裂之。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禽[5]劲吴而伯中国，遂诛其身[6]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於[7]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[8]。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，怀可报之意[9]，披心腹[10]，见情素，堕肝胆[11]，施德厚，终与之穷达，无爱于士[12]，则桀之犬可使吠[13]尧，跖之客可使刺由[14]，何况因万乘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！然则荆轲湛[15]七族，要[16]离燔妻子[17]，岂足为大王道哉[18]！

[1]燕王哙欲禅国于其相子之，国乃大乱。田常，陈恒也，齐简公悦之，而被弑。[2]武王克商，反其故政，乃封修之。孕妇，纣刳妊者，观其胎。[3]寺人披为晋献公逐文公，斩其祛，后文公即位，用其言以免吕郤之难。管仲射中桓公带钩，而用为相。[4]桓、文欲善无厌。[5]同“擒”。[6]秦孝公用卫鞅，封为商君，后犯罪以车裂之。越王勾践用文种，败吴王夫差，后被谗赐死。○秦、越待士，有始无终，不能欲善无厌也。[7]乌。[8]孙叔敖三为楚相，三去之而不怨悔。楚王闻陈仲子贤，欲以为相，仲子夫妻相与逃而为人灌园。○恐始荣而终败也。[9]士有功可报者思必报。[10]披，开也。[11]堕，落也。[12]待

士有终，与之穷达如一，无所吝惜于士也。[13]废。[14]跖，盗跖。由，许由。此言被之以恩，则用命也。[15]同“沉”。[16]腰。[17]荆轲为燕刺秦王，不成而死，其族坐之。湛，没也。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，要离诈以罪亡，令吴王燔其妻子，要离走见庆忌，以剑刺之。[18]言士皆乐为之用也。○以上思其朋党得援、谗佞得行，皆因于人主之不能欲善无厌，故历引桓、文、秦、越反复明之。是为第四段。

“臣闻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[1]投人于道，众莫不按剑相眄[2]者[3]。何则？无因而至前也。蟠[4]木根柢[5]，轮囷[6]离奇[7]，而为万乘器者[8]，以左右先为之容也[9]。故无因而至前，虽出随珠、和璧[10]，秖[11]怨结而不见德。有人先游[12]，则枯木朽株，树功而不忘[13]。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，身在贫羸[14]，虽蒙尧、舜之术，挟伊、管之辩[15]，怀龙逢[16]、比干之意[17]，而素无根柢之容，虽竭精神，欲开忠于当世之君，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。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[18]。是以圣王制世御俗，独化于陶[19]钧之上[20]，而不牵乎卑乱之语，不夺乎众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，而匕[21]首窃发[22]；周文王猎泾、渭，载吕尚归，以王天下[23]。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乌集而王[24]。何则？以其能越挛拘之语，驰域外之议，独观乎昭旷之道也[25]。今人主沉谄谀之辞，牵帷廧[26]之制[27]，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[28]，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[29]。

[1]同“暗”。[2]勉。[3]眄，目偏合也。[4]盘。[5]底。[6]屈平声。[7]蟠木，屈曲之木也。柢，根下本也。轮囷离奇，委曲盘戾也。[8]万乘器，天子车舆之属。[9]容，谓雕刻加饰。○突出奇喻，振起一篇精神。[10]随侯珠、和氏璧。[11]同“只”。[12]游，谓进纳之也。[13]复说一遍，更有味。[14]贫羸，衣食不充而羸瘦也。[15]伊尹、管仲。[16]旁。[17]龙逢，亦纣忠臣。○激昂自负语。[18]怀才不遇，宜有此愤

激。[19]遥。[20]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，盖云周回调钧耳。言圣王制驭天下，亦犹陶人转钧也。[21]比。[22]荆轲至秦，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，为先言于秦王，秦王见之，献督亢之地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[23]西伯出，遇吕尚于渭之阳，与语，大悦，因载归。[24]太公非旧人，若乌鸟之暴集。[25]单顶"用乌集而王"说。[26]同墙。[27]言为臣妾侍帷墙者所牵制。[28]不羁，言才识高远，不可羁系也。皁，食牛马器。[29]鲍焦，周之介士，怨时之不用己，采疏于道，抱木而死。○此段言人君待士不可信左右之人。

"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，底[1]厉[2]名号者不以利伤行。故里名'胜母'，曾子不入[3]；邑号'朝歌'，墨子回车[4]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[5]笼于威重之权，胁于位势之贵，回面污行，以事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有伏死堀[6]穴岩薮之中耳，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[7]！"

[1]同"砥"。[2]同"砺"。[3]胜母，不孝。[4]朝歌，不时。[5]寥廓，空大也。[6]同"窟"。[7]应起"忠"、"信"二字。○此段言士之自处，不肯附左右之人。○以上言世主必欲左右先容，而贤者宁有伏死岩穴，以自明其志。是为第五段。

此书词多偶俪，意多重复，盖情至窘迫，呜咽涕洟，故反复引喻，不能自已耳。其间段落虽多，其实不过五大段文字。每一援引、一结束，即以"是以"字、"故"字接下，断而不断，一气呵成。

上书谏猎 司马相如

相如从上至长杨猎[1]。是时天子[2]方好自击熊豕，驰逐壄[3]兽。相如因上疏谏曰：

[1]长杨宫也。[2]武帝。[3]同“野”。

“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[1]，故力称乌获，捷言庆忌，勇期贲、育[2]。臣之愚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[3]。今陛下好陵阻险，射[4]猛兽，卒[5]然遇逸材之兽，骇不存之地，犯属车之清尘[6]，舆不及还[7]辕，人不暇施巧，虽有乌获、逢[8]蒙之技不得用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[9]。是胡、越起于毂下，而羌、夷接轸也，岂不殆哉[10]！虽万全而无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[11]。

[1]兼人、兽说。[2]乌获，秦武王力士。庆忌，吴王僚子，阖闾尝以马逐之江上，而不能及。贲，孟贲，古之勇士，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狼虎。育，夏育，亦勇士。[3]从猛士引出猛兽。[4]石。[5]猝。[6]逸材，过于众也。不存，不可得而安存也。属车，从车。言犯清尘，不敢指斥之也。○“卒然”二字，伏下“不及”、“不暇”、“不得用”等字。[7]旋。[8]旁。[9]枯木朽株，阻险中塞道之物。○危言悚听。[10]轸，车后横木。起毂接轸，有如寇敌，喻祸之不远。○此段以祸恐之。[11]一折落下。

“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驰，犹时有衔橛[1]之变[2]。况乎涉丰草，骋丘墟[3]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[4]，其为害也不亦难矣[5]！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，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[6]，臣窃为陛下不取[7]。

[1]掘。[2]衔，马勒衔也。橛，车钩心也。衔橛之变，言马衔或断，钩心或出，则致倾败以伤人也。[3]丰，茂也。骋，驰也。[4]利，犹贪也。变，即衔橛之变。[5]此段以理谕之。[6]鱼。[7]结清道后行一段。

“盖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，旤[1]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[2]。故鄙谚曰：‘家絫[3]千金，坐不垂堂[4]。’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[5]。臣愿陛下留意幸察。”

[1]同“祸”。[2]结卒然遇兽一段。[3]同“累”。[4]惧瓦堕而伤之。言富人之子，则自爱深也。[5]一喻更醒。

卒然遇兽一段，写兽之骇发。清道后行一段，写人之不意。末复反复申明之，悚然可畏之中，复委婉易听。武帝所以善之也。

答苏武书 李陵

子卿[1]足下：

[1]苏武字。

勤宣令德，策名清时，荣问[1]休畅，幸甚，幸甚[2]！

[1]同“闻”。[2]策，立也。荣问，令闻也。休，美。畅，通也。○先劳子卿。

远托异国，昔人所悲，望风怀想，能不依依[1]！昔者不遗，远辱还答[2]，慰诲勤勤，有逾骨肉，陵虽不敏，能不慨然[3]！

[1]望风，远望也。依依，愁思也。[2]遗，忘也。陵前与武书，武有还答。[3]次谢遗书。

自从初降，以至今日，身之穷困，独坐愁苦。终日无睹，但见异类；韦韝[1]毳[2]幕[3]，以御风雨[4]；膻[5]肉酪[6]浆，以充饥渴[7]；举目言笑，谁与为欢？胡地玄冰，边土惨裂[8]，但闻悲风萧条之声；凉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夜不能寐，侧耳远听，胡笳[9]互动[10]，牧马悲鸣，吟啸成群，边声四起[11]。晨坐听之，不觉泪下。嗟乎，子卿！陵独何心，能不悲哉[12]！

[1]钩。[2]吹去声。[3]莫。[4]韦，皮也。韝，衣袖。毳，毡也。幕，帐也。[5]扇平声。[6]洛。[7]膻，羊臭。酪，乳浆。[8]玄冰，冰厚色玄也。惨裂，寒之甚也。[9]佳。[10]笳，笛类，胡人吹之为曲。[11]边声，即笳曲，马鸣之属。[12]次写自初降至今日，景况之甚惨。

与子别后，益复无聊，上念老母，临年被戮，妻子无辜，并为鲸鲵[1]。身负国恩，为世所悲，子归受荣，我留受辱，命也何如[2]！身出礼义之乡，而入无知之俗，违弃君亲之恩，长为蛮夷之域，伤已！令先君之嗣[3]，更成戎狄之族，又自悲矣[4]！功大罪小，不蒙明察，孤负陵心区区之意[5]。每一念至，忽然忘生。陵不难刺[6]心以自明，刎颈以见志[7]，顾国家于我已矣[8]，杀身无益，适足增羞，故每攘臂忍辱[9]，辄复苟活[10]。左右之人[11]，见陵如此，以为不入耳之欢，来相劝勉，异方之乐[12]，秖[13]令人悲，增忉[14]怛耳[15]。

[1]武帝以陵降匈奴，杀其母、妻。临年，临老之年也。鲸鲵，鱼名，《左传》:“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。”[2]顿挫。[3]先君，谓其父当户，即广之子。[4]次写无数冤毒在心。[5]功，谓战功。罪，谓降虏。不蒙明察，谓诛及全家。陵心区区之意，即下所云欲“报恩于国主”是也。[6]戚。[7]不难自杀，以表昔日之降非畏死。[8]顾，念也。全家被诛，国家与我恩义已绝。[9]攘，奋也。[10]次明不自引决之故。[11]陵之左右。[12]洛。[13]同“祇”。[14]刀。[15]不入耳之欢，谓富贵之乐，忉怛，内悲也。○次写忽忽之状，非人所能解劝。

嗟乎，子卿！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。前书仓卒[1]未尽所怀，故复略而言之[2]。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，出征绝域[3]，五将失道，陵独遇战[4]，而裹万里之粮，帅徒步之师，出天汉之外[5]，入强胡之域，以五千之众，对十万之军，策疲乏之兵，当新羁之马[6]。然犹斩将搴[7]旗，追奔逐北[8]，灭迹扫尘，斩其枭帅[9]，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。陵也不才，希当大任，意谓此时，功难堪矣[10]。

[1]猝。[2]自此以下，重述战败降胡之事。[3]先帝，谓武帝也，作书是昭帝时。绝域，远国也。[4]五将，谓军将有五。与陵相期不至，故称失道。陵独遇匈奴，与之合战。[5]天汉，武帝年号。言师出正朔所加之外，见其远耳。[6]羁，马络头也。[7]牵。[8]搴，拔取也。师败

曰北。[9]杀敌之易，如灭行迹、扫尘埃。枭帅，勇将也。[10]堪，胜也。言此时功大，不可胜比。○此段叙战胜之功，下段叙败北之故。

匈奴既败，举国兴师，更练精兵，强逾十万，单[1]于临阵，亲自合围[2]。客主之形，既不相如[3]；步马之势，又甚悬绝[4]。疲兵再战，一以当千，然犹扶乘创[5]痛，决命争首[6]。死伤积[7]野，馀不满百，而皆扶病，不任干戈。然陵振臂一呼，创病皆起，举刃指虏，胡马奔走；兵尽矢穷，人无尺铁，犹复徒首奋呼，争为先登[8]。当此时也，天地为陵震怒，战士为陵饮血[9]。单于谓陵不可复得，便欲引还[10]，而贼臣教之，遂使复战[11]，故陵不免耳[12]。

[1]蝉。[2]单于，匈奴号。[3]陵为客，匈奴为主。[4]陵步卒，匈奴马骑。[5]昌。[6]创，伤也。以少敌众，见伤者多，然士卒用命，皆扶其创，乘其痛，争为先首而战也。[7]恣。[8]徒，空也。○忠勇之气凛凛。[9]血，泪也。○精诚有以格天人。[10]恐汉有伏兵。[11]贼臣，管敢也。先亡入匈奴，至是告匈奴以汉无伏兵。[12]只一句说败降，极蕴藉。○以上两段，极力铺叙，以见功大罪小。

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，困于平城。当此之时，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然犹七日不食，仅乃得免。况当陵者，岂易为力哉[1]？而执事者云云，苟怨陵以不死[2]。然陵不死，罪也[3]。子卿视陵，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？宁有背君亲、捐妻子、而反为利者乎[4]？然陵不死，有所为也。故欲如前书之言，报恩于国主耳[5]。诚以虚死不如立节，灭名不如报德也。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，曹沫[6]不死三败之辱，卒复勾践之仇，报鲁国之羞。区区之心，窃慕此耳[7]。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，计未从而骨肉受刑。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[8]！

[1]高祖自将击韩王信，遂至平城，为匈奴所围，七日不得食，用陈平密计，始得免。○引高帝，正是自写处。[2]执事，汉朝执事之人

也。云云，谓多言也。言皆责陵以不死而降。[3]顿挫。[4]慷慨悲歌，如闻变徵之声。[5]陵前与苏子卿书云：“若将不死，功成事立，则将上报厚恩，下显祖考。”[6]妹。[7]范蠡，越之贤也。殉，死也。吴败越，越王勾践走于会稽，后七年，用范蠡计，遂破吴。是复勾践之仇也。曹沫，鲁将，与齐三战三败，失其境土。后鲁与齐盟，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，曰：“反所侵地。”桓公许之。是报鲁国之羞也。陵遂心慕此，欲为汉报功。[8]以上申“不蒙明察，孤负陵心区区之意”二句。

足下又云：“汉与功臣不薄。”子为汉臣，安得不云尔乎[1]！昔萧、樊囚絷[2]，韩、彭葅醢[3]，晁[4]错受戮[5]，周、魏见辜[6]；其馀佐命立功之士，贾谊、亚夫之徒，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将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谗，并受祸败之辱，卒使怀才受谤，能不得展，彼二子之退举，谁不为之痛心哉[7]！陵先将军，功略盖天地，义勇冠三军，徒失贵臣之意，刭身绝域之表。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！何谓“不薄”哉[8]？

[1]武为汉臣，何得不云如此？其实薄也。○跌一句，妙。[2]萧何为民请上林苑，高祖怒，下廷尉，械系之。高祖病，有人恶樊哙党于吕氏，欲尽诛戚氏、赵王如意之属，高祖大怒，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，执哙诣长安。[3]陈豨反，韩信在长安，欲应之。事觉，吕氏使武士缚信，斩于长乐钟室。彭越反，高祖赦之，迁处蜀道。吕后白上曰：“徙蜀自遗患，不如诛之。”遂夷三族。葅醢，肉酱。[4]潮。[5]晁错患诸侯强大，请削其地。七国反，遂诛错。[6]周勃免相就国，人有上书告勃欲反，下廷尉捕治之。魏其侯窦婴，坐灌夫骂丞相田蚡不敬，论弃市。[7]文帝欲以贾谊任公卿之位，绛、灌、冯敬之属尽害之，于是天子疏之不用，后出为长沙王太傅。梁孝王与周亚夫有隙，孝王每朝，常言其短，后谢病免相，以事下狱，呕血而死。是不展周、贾二子远举之才，谁不为之痛心哉！○讲“薄”字第一层。[8]先将

军，谓李广也。贵臣，谓卫青也。大将军卫青击匈奴，广为前将军，青自部精兵，而令广出东道，东道回远，迷惑失道，大将军因问失道状，广遂引刀自刭。○讲“薄”字第二层。

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，适万乘之虏，遭时不遇，至于伏剑不顾，流离辛苦，几死朔北之野[1]。丁年奉使，皓首而归[2]，老母终堂，生妻去帷[3]，此天下所希闻，古今所未有也[4]。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，况为天下之主乎[5]？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，受千乘之赏[6]，闻子之归，赐不过二百万，位不过典属国[7]，无尺土之封，加子之勤[8]；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，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。子尚如此，陵复何望哉？

[1]武奉使入匈奴，卫律欲武降，武谓“屈节辱命，虽生，何面目以归汉！”引佩刀以自刺。卫律惊，自抱持武。武气绝半日复息，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。[2]丁年，谓丁壮之年也。武留匈奴凡十九岁，始以强壮出，及还，须发尽白。[3]武奉使既久，母死、妻嫁也。[4]一折。[5]二折。[6]茅土、千乘，皆谓封诸侯之事。○三折。[7]武自匈奴还，赐钱二百万，今之二千贯；拜为典属国，秩中二千石。[8]勤，劳也。

且汉厚诛陵以不死，薄赏子以守节，欲使远听之臣[1]望风驰命[2]，此实难矣，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[3]。陵虽孤恩，汉亦负德[4]。昔人有言：“虽忠不烈，视死如归[5]。”陵诚能安，而主岂复能眷眷乎[6]？男儿生以不成名，死则葬蛮夷中，谁复能屈身稽颡，还向北阙，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耶[7]！愿足下勿复望陵[8]。

[1]听，闻也。[2]谓归于汉。[3]讲“薄”字第三层。[4]孤，负也。力屈而降，则孤恩。汉诛陵家，亦负德。○二句，收上起下。[5]忠于君者，虽不激烈，亦不爱死。[6]陵诚能安于死而不孤恩，汉岂能眷眷念陵而不负德？[7]刀笔之吏，狱吏也。[8]勿复望陵归于汉。

嗟乎，子卿！夫复何言？相去万里，人绝路殊，生为别世之人，死为异域之鬼，长与足下，生死辞矣[1]。幸谢故人，勉事圣君[2]。足下胤子无恙，勿以为念[3]。努力自爱。时因北风，复惠德音[4]。李陵顿首。

[1]伤心悲绝。[2]指霍光、上官桀。[3]武在匈奴娶胡妇，生子名通国。[4]望后书也。

天汉二年，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，与单于战，力屈乃降匈奴。中与苏武相见。武得归，为书与陵，令归汉。陵作此书答之，一以自白心事，一以咎汉负功。文情感愤壮烈，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。除子卿自己，更无馀人可以代作。苏子瞻谓齐、梁小儿为之，未免大言欺人。

尚德缓刑书 路温舒

昭帝崩，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初即位[1]，路温舒[2]上书，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：

[1]昭帝崩，无嗣，迎昌邑王贺为嗣。既至即位，行淫乱。大将军霍光率群臣白太后废之，迎武帝曾孙病已嗣昭帝后，是为宣帝。[2]巨鹿人，守廷尉史。
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[1]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文公用伯[2]。近世赵王不终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[3]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[4]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，尊文、武之业，泽加百姓，功润诸侯，虽不及三王，天下归仁焉[5]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梁，一远近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恕情之所安，而施之于海内[6]，是以囹[7]圄[8]空虚[9]，天下太平[10]。夫继变化之后，必有异旧之恩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[11]。往者，昭帝即世而无嗣，大臣忧戚，焦心合谋，皆以昌邑尊亲，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，淫乱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，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[12]。故大将军[13]受命武帝，股肱汉国，披肝胆[14]，决大计，黜亡义[15]，立有德[16]，辅天而行，然后宗庙以安，天下咸宁。

[1]齐襄公无道，公子小白奔莒，子纠奔鲁。及公孙无知弑襄公，小白自莒先入，得立，是为桓公。[2]晋献公伐骊戎，得骊姬，爱幸之。姬谮三公子，申生自杀，重耳、夷吾出奔。后重耳入晋为文公。[3]高祖宠戚姬，生如意，封为赵王。帝崩，惠帝立，吕太后酖杀赵王。及惠帝崩，吕太后临朝，诸吕专权，欲危刘氏。诸大臣谋共诛

之，迎立代王，是为孝文帝，庙号太宗。[4]此句为下“昭天命”、“开至圣”张本。[5]承上说桓、文。[6]恕情，谓推己之心。[7]陵。[8]语。[9]囹圄，狱名。[10]承上说文帝。[11]再下一断，虚引“尚德缓刑”之旨。[12]应上“将以开圣人”意。[13]霍光。[14]披，开也。[15]废昌邑。[16]立宣帝。

“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，大一统而慎始也[1]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命之统，涤烦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继绝，以应天意[2]。

[1]立宣帝。[2]主意要宣帝缓刑。缓刑即尚德也。以上却不直说，只反复极写兴废之际，以深动之。

“臣闻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[1]。秦之时，羞文学[2]，好武勇[3]，贱仁义之士[4]，贵治狱之吏[5]，正言者谓之诽谤[6]，遏过者谓之妖言[7]，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[8]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[9]，誉谀之声日满于耳[10]，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[11]。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[12]。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，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，父子夫妻勠[13]力安家[14]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狱乱之也[15]。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也[16]，死者不可复生，𢇍[17]者不可复属[18]。《书》曰：‘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[19]。’今治狱吏则不然，上下相驱[20]，以刻为明，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[21]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，被刑之徒比肩而立，大辟[22]之计岁以万数，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[23]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。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[24]？故囚人不胜[25]痛，则饰辞以视[26]之[27]；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[28]；上奏畏却，则锻练而周内[29]之[30]。盖奏当[31]之成[32]，虽咎繇[33]听之，犹以为死有馀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[34]。

是以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而亡极，媮[35]为一切[36]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：‘画地为狱，议不入；刻木为吏，期不对[37]。’此皆疾吏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于狱；败法乱正，离亲塞道，莫甚乎治狱之吏。此所谓一尚存者也[38]。

[1]此句方入正意。[2]一失。[3]二失。[4]三失。[5]四失。[6]五失。[7]六失。[8]盛服，竭力以佩服也。○七失。[9]八失。[10]九失。[11]十失。[12]结过秦。[13]六。[14]勠力，并力也。[15]一阖。[16]一开。[17]古绝字。[18]祝。[19]辜，罪也。经，常也。谓法可以杀，可以无杀，杀之则恐陷于非辜，不杀之恐失于轻纵，然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，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。[20]驱，逐也。[21]惨痛之音。[22]闢。[23]又束应前。[24]棰楚，以杖鞭扑也。[25]升。[26]同示。[27]饰，假也。视，告也。[28]狱吏利其假辞以相告，为指引道理，以明其罪之实。[29]同“纳”。[30]却，退也。畏为上所却退，则精熟周悉，致之法中。○三句尽酷吏折狱之情。[31]去声。[32]奏当，谓处当其罪而上奏也。[33]同皋陶。[34]成练，谓成其锻练之辞。文致，文饰而致人罪也。○可见酷吏爰书，不可为据。[35]偷。[36]媮，苟且也。一切，权时也。[37]画狱、木吏，尚不入、对，况真实乎？议，拟也。期，必也。[38]应前文作一大束。下更推开一步，是上书主意。
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，而后凤皇集；诽谤之罪不诛，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：‘山薮藏疾，川泽纳污，瑾瑜匿恶，国君含垢[1]。’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箴谏之路，扫亡秦之失，尊文、武之德，省法制，宽刑罚，以废治狱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，永履和乐，与天亡极[2]。天下幸甚！”

[1]垢。○四句出《左传》，晋大夫伯宗之言。薮，大泽也。疾，毒害之物。瑾、瑜，美玉也。恶，玉瑕。诟，耻病也。[2]首尾以“天”字应。

上善其言。

论者谓宣帝好刑名之学，温舒此疏切中其病，非也。是时宣帝初立，未有施行。盖自武帝后，法益烦苛，宣帝即位，温舒冀一扫除之，故发此论。其言深切悲痛，宣帝亦为之感悟。

报孙会宗书 杨恽

恽[1]既失爵位家居[2]，治产业，起室宅，以财自娱[3]。岁馀，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，知略士也，与恽书谏戒之，为言大臣废退，当阖门惶惧，为可怜之意，不当治产业，通宾客，有称誉。恽宰相子[4]，少显朝廷，一朝晻[5]昧语言见废，内怀不服，报会宗书曰：

[1]蕴。[2]杨恽，华阴人，与太仆戴长乐相忤，坐事，免为庶人。[3]鱼。[4]父敞为丞相。[5]暗。

“恽材朽行秽，文质无所底[1]，幸赖先人[2]馀业，得备宿卫[3]；遭遇时变，以获爵位[4]，终非其任，卒与祸会[5]。足下哀其愚蒙，赐书教督以所不及，殷勤甚厚[6]。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，而猥随俗之毁誉也[7]。言鄙陋之愚心，若逆指而文过[8]；默而息乎，恐违孔氏“各言尔志”之义，故敢略陈其愚，唯君子察焉[9]。

[1]底，致也。[2]父敞。[3]宿卫，常侍散骑官。[4]霍氏谋反，恽先闻知。霍氏伏诛，恽封为平通侯。[5]谓见废也。[6]先谢赐书。[7]猥，犹曲也。[8]逆会宗之指，而自文饰其过。[9]入报书意。

“恽家方隆盛时，乘朱轮者十人[1]，位在列卿，爵为通侯，总领从官，与闻政事，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，以宣德化，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，陪辅朝廷之遗忘[2]，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[3]。怀禄贪势，不能自退，遭遇变故，横被口语[4]，身幽北阙，妻子满狱[5]。当此之时，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[6]，岂意得全首领，复奉先人之丘墓乎[7]？伏惟圣主之恩，不可胜[8]量[9]。君子游道，乐以忘忧[10]；小人

全躯，说以忘罪[11]。窃自私念，过已大矣，行已亏矣，长为农夫以没世矣[12]。是故身率妻子，戮力耕桑，灌园治产，以给公上[13]，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[14]。

[1]朱轮，以丹漆涂车毂。二千石皆得乘朱轮。[2]遗忘，缺失也。[3]顿宕。[4]口语，即戴长乐所告也。[5]恽禁在北阙，不在常禁之所。○自叙始末，俱含牢骚之意。[6]又顿宕。[7]此非幸语，正自恨语。[8]升。[9]良。[10]宾。[11]主。[12]连用三“矣”字，情词慷慨。[13]给君上之赋税，以免官为庶人故也。[14]不意会宗以此为讥谤之议。○一束。

“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[1]，故君父至尊亲，送其终也，有时而既[2]。臣之得罪，已三年矣[3]。田家作苦，岁时伏腊，烹羊炰羔，斗酒自劳[4]。家本秦也，能为秦声，妇赵女也，雅善鼓瑟，奴婢歌者数人，酒后耳热，仰天拊缶，而呼乌乌[5]。其诗曰：‘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[6]，种一顷豆，落而为萁[7]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[8]！’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奋褎[9]低昂，顿足起舞，诚淫荒无度，不知其不可也[10]。恽幸有馀禄，方糴贱贩贵，逐什一之利，此贾竖之事，污辱之处，恽亲行之。下流之人，众毁所归，不寒而栗[11]。虽雅知恽者，犹随风而靡，尚何称誉之有[12]？董生不云乎：‘明明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卿大夫意也；明明求财利，尚恐困乏者，庶人之事也[13]。’故‘道不同，不相为谋[14]。’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[15]！

[1]转笔会全神。[2]终，没也。既，尽也。臣子送君父之终，丧不过三年，其哀有时而尽。○起下句。[3]今我得罪已三年，惶惧之怀亦可以少杀也。[4]去声。[5]缶，瓦器也，秦人击之以节歌。李斯上书曰：“击瓮扣缶，而呼乌乌快耳者，真秦声也。”○激骚之音，短歌促

节。[6]喻朝廷荒乱也。[7]其。○喻贤人放弃也。萁，豆茎。[8]须，待也。言国既无道，但当行乐，欲待富贵职位，亦何时也。○含讥带诮，恽之得祸在此。[9]同“袖”。[10]满纸不可人意。[11]栗，竦缩也。[12]明明讥刺会宗。[13]此董仲舒对策文。[14]大夫、庶人，道不同也，我亦与子殊矣。[15]纯是怨望。

“夫西河魏土[1]，文侯所兴，有段干木、田子方[2]之遗风，漂[3]然皆有节概，知去就之分[4]。顷者，足下离旧土，临安定，安定山谷之间，昆戎旧壤，子弟贪鄙，岂习俗之移人哉？于今乃睹子之志矣[5]。方当盛汉之隆，愿勉旃，毋多谈[6]。”

[1]西河，会宗所居。[2]俱魏贤人。[3]飘。[4]漂然，高远意。[5]言子岂随安定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？今乃见子之志与我不同也。○何谩骂至此。[6]旃，之也。○结语愤绝。○后有日蚀之变，人告恽“骄奢不悔过，日蚀之咎，此人所致。”下廷尉按验，又得与会宗书，宣帝恶之，廷尉议恽大逆无道，腰斩。

恽，太史公外孙。其报会宗书，宛然外祖答任安书风致。辞气怨激，竟遭惨祸。宣帝处恽，不以戴长乐所告事，而以报会宗一书，异哉帝之失刑也。

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后汉书

车驾至临淄，自劳军，群臣大会[1]。帝谓弇[2]曰：“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，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，此皆齐之西界，功足相方[3]。而韩信袭击已降，将军独拔勍敌，其功乃难于信也[4]。又田横烹郦生，及田横降，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[5]。张步前亦杀伏隆，若步来归命，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[6]，又事尤相类也[7]。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，常以为落落难合，有志者事竟成也[8]！”

[1]是时张步屯祝阿，弇击拔之，进攻临淄，又拔之。[2]甘。[3]齐田广屯历下，今历城县。祝阿故城在长清县，俱属济南府。○天然吻合。[4]田横立兄子广为齐王，而横相之。汉王使郦食其说下齐王广，及其相国横。横以为然，解其历下军。韩信用蒯彻计袭破之。○特为表章。[5]田横以郦生卖己，烹之。卫尉，郦生弟商也。高帝诏之曰：“齐王田横即至，人马从者敢动摇者，致族夷。”[6]帝使伏隆拜步为东海太守，刘永亦遣使立步为齐王。步欲留隆，隆不听，求得反命，步遂杀之。大司徒，伏隆父湛也。[7]“其功乃难于信也”下可直接“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”句矣，偏又横插入此一段，妙绝。[8]先是弇从帝幸舂陵，自请北收上谷兵，定彭宠于渔阳，取张丰于涿郡，还收富平获索，东攻张步，以平齐地，帝壮其意，许之。落落难合，谓疏阔而不易副也。○天下无难成之事，特患人之无志耳。有志竟成一语，大堪砥砺英雄。

前一段表弇之功，末一段佳弇之志。中间将自己处张步与高帝处田横比方一番，以动步归诚之意。英主作用，全在此数语。

诫兄子严敦书 马援

援兄子严、敦并喜讥议，而通轻侠客。援前在交阯[1]，还书诫之曰：

[1]帝拜援伏波将军，南击交阯。

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[1]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[2]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[3]。汝曹知吾恶之甚矣[4]，所以复言者，施衿结缡[5]，申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曹不忘之耳[6]。

[1]曹，辈也。[2]名论，未经人道破。[3]申明上意。[4]平日常以此相戒。[5]离。[6]今又复言之者，犹父母送女，亲为施衿结缡，申其训戒，不惮再三，盖欲使汝曹不遗忘耳。衿，佩带也。缡，佩巾也。○以上诫其喜讥议。

“龙伯高[1]敦厚周慎[2]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[3]，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[4]豪侠好义[5]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[6]，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[7]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[8]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[9]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[10]。讫[11]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辄切齿，州郡以为言，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效也[12]。”

[1]名述，京兆人，时为山都长。[2]四字总。[3]敦厚周慎如此。[4]名保，京兆人，时为越骑司马。[5]四字总。[6]善恶皆与为交。[7]

豪侠好义如此。[8]龙、杜之行，并堪爱重，而当效与不当效，则有别。[9]务。[10]申明上意，设喻更新奇。[11]同“迄”。[12]又单言季良取祸之道，以重警之。○以上诫其通轻侠客。

戒兄子书，谆谆以黜浮返朴为计，其关系世教不浅。

前出师表 诸葛亮

臣亮言："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[1]，今天下三分[2]，益州疲敝[3]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[4]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[5]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[6]。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[7]，不宜异同[8]。若有作奸犯科[9]及为忠善者[10]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[11]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[12]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[13]。

[1]先帝，汉昭烈帝刘备也。即位才三年而没。○万难心事，已倾泻此二语。[2]蜀、吴、魏。[3]益州，蜀也。蜀小兵弱，敌大国，故云疲敝。[4]先提明事势。[5]次叙群情，起下用人。[6]菲，轻也。言必上法尧、舜，高自期许，不当妄自轻薄，引喻浅近，以失大义。○连说宜与不宜，发起一篇告戒之意。[7]比。[8]宫中，禁中也。府中，大将军幕府也。陟，升也。臧否，善恶也。[9]作奸伪，犯科条。○否。[10]臧。[11]陟罚。[12]平明，无异同也。[13]内、外，谓宫、府。○宫中亲近，府中疏远，出师进表，著意全在此一段。

"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[1]、董允等[2]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愚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裨[3]补阙漏，有所广益[4]。将军向宠[5]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穆，优劣得所也[6]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[7]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[8]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

桓、灵也[9]。侍中、尚书[10]、长史[11]、参军[12]，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，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[13]。

[1]衣。[2]郭攸之、费祎俱为侍中。董允为黄门侍郎。[3]悲。[4]此段言宫中之事宜开张圣听。[5]向宠为中部督，典宿卫兵，迁中领军。[6]此段言府中之事宜开张圣听。○时宵人伺伏，必有乘孔明远出而蛊惑其君者，故亟亟荐引贤才，布列庶位以防之。[7]六句承上，作一关锁。[8]论兴隆、倾颓之事。[9]东汉桓帝、灵帝用阉竖败亡。○后主宠任黄皓，复蹈覆辙，尤可叹恨。[10]陈震。[11]张裔。[12]蒋琬。[13]三人皆孔明所进，恐出师后未必用，故又另嘱。缴应"亲贤臣"六句。下乃自叙出处本末。

"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[1]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[2]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谘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[3]。后值倾覆[4]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尔来二十有一年矣[5]。先帝知臣谨慎[6]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[7]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泸[8]，深入不毛[9]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奖帅三军，北定中原[10]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[11]。此臣之所以报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职分也[12]。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、祎、允之任也[13]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；不效，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若无兴德之言，则责攸之、祎、允之咎，以彰其慢[14]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咨诹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[15]，臣不胜[16]受恩感激。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不知所云。"

[1]南阳，郡名。[2]孔明学问过人处在此。[3]猥，曲也。南阳邓县西南有诸葛亮宅，是刘备三顾处。○观其出处不苟，真伊、傅一流人。[4]献帝建安十三年，曹操败备于当阳长坂。[5]刘备以建安十三年

败，遣亮使吴，求救于孙权。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。自倾覆至此，整二十年。然则备始与亮相遇，在军败前一年也。[6]孔明一生，尽此“谨慎”二字。[7]先主于永安病笃，召亮嘱以后事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建大业。”又勅后主曰：“汝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。”○伏后“遗诏”句。[8]卢。[9]建兴元年，南中诸部，并皆叛乱。三年春，亮率众征之，其秋悉平。泸，水名，出牂牁郡，中有瘴气，三、四月渡必死。不毛，谓不生草木也。[10]中原，魏也。向之不即伐魏者，以南方未定，有内顾之忧耳。今毕南征，当兴北伐。[11]奸凶，谓曹丕也。旧都，谓雍、洛二州，两汉所都也。[12]心事光明宏伟。[13]收到攸之、祎、允处，极有关应。[14]二层，引起下一层。[15]责重后主。应前“开张圣听”数语。[16]升。

后主建兴五年，诸葛孔明率军北驻汉中，以图中原，临发上此疏。大意只重亲贤远佞，而亲贤尤为远佞之本。故始以“开张圣听”起，末以“咨诹”、“察纳”收。篇中十三引先帝，勤勤恳恳，皆根极至诚之言，自是至文。

后出师表 诸葛亮

先帝虑汉、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讨贼也[1]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；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，惟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？是故托臣而弗疑也[2]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[3]。臣非不自惜也[4]，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，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[5]，而议者谓为非计[6]。今贼适疲于西[7]，又务于东[8]，兵法乘劳，此进趋之时也[9]。谨陈其事如左[10]：

[1]汉，自谓。贼，谓曹。偏安，谓汉僻处于蜀。○伸大义当讨。[2]审大势当讨。[3]“北征”四句，解见前表。并日而食，谓两日惟食一日之供。[4]顿挫。[5]应上两“托臣”句。[6]时议者多以伐魏为疑，故有下六段未解之论。[7]后主五年，亮攻祁山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皆叛魏应汉，关中响振。[8]曹休东与吴陆逊战于石亭，大败。[9]贼固当讨，时又不可失。[10]以上作一冒。

高帝明并日月，谋臣渊深，然涉险被创[1]，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谋臣不如良、平[2]，而欲以长策取胜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[3]。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[4]，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[5]，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[6]，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使孙策[7]坐大，遂并江东[8]，此臣之未解二也[9]。曹操智计殊绝于人，其用兵也，仿佛孙、吴[10]，然困于南阳[11]，险于乌巢[12]，危于祁连[13]，逼于黎阳[14]，几败北山[15]，殆死潼关[16]，然后伪定一时尔[17]，况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[18]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[19]，四越巢湖不成[20]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[21]，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[22]。先

帝每称操为能，犹有此失，况臣驽下，何能必胜？此臣之未解四也[23]。自臣到汉中[24]，中间期年耳，然丧[25]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[26]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馀人[27]，突将无前[28]賨[29]、叟、青羌[30]散骑、武骑[31]一千馀人[32]，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也，当何以图敌？此蔬之未解五也[33]。今民穷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；事不可息，则住与行[34]劳费正等，而不及早图之，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[35]。

[1]昌。○创，伤也。[2]张良、陈平。[3]此段言不可以坐定取胜。[4]刘繇，据河曲。王朗，守魏郡。[5]论安危，言计策，动引古之圣人。[6]用人，则妒能嫉贤，群疑满于腹内。临事，则畏首畏尾，众难塞于胸中。[7]孙权兄。[8]不务战征，使孙策坐以致大，江东遂为其所并。○繇、朗皆守一隅以致破败者。引证蜀事，最切。[9]此段言不可以不战资敌。[10]孙膑、吴起。[11]操与张绣战于宛，为流矢所中。[12]袁绍拒操于官渡，辎重万馀，在故市乌巢。时操粮少，走许避之。[13]操征西域，几危于祁连。[14]袁谭据黎阳，操用兵吴、蜀，谭兵逼迫其后。[15]夏侯渊败，操争汉中，运粮北山下数千万囊，赵云遇之，乃入营闭门，操引去，云擂鼓震天，以大弩射之，操军惊骇，蹂践堕汉水中。[16]操讨马超、韩遂于潼关，操将北渡，与许褚留南岸断后，超将步骑万馀人，来奔操军，矢下如雨，褚白操，乃扶上船。[17]伪定，非真。一时，未久。[18]此段言难以不危而定。[19]东海昌霸反，操遣刘岱、王忠击之，不克。[20]魏以合肥为重镇，其东南巢湖在焉。孙权围合肥，魏自湖入淮，军合肥者数矣。[21]图，谓转谋操也。其事未详。[22]操留夏侯渊守北边，为先主所杀。[23]此段言难以庸才取胜。[24]时亮率军北驻汉山。[25]“丧”字贯至“一千馀人”。[26]合。[27]曲，部曲也。[28]冲突之将，无有敌者。[29]丛。[30]皆亮南征所得渠率。[31]皆骑兵。[32]以上乃计其士卒物故也。[33]此段言缓之则无人，难以图敌。[34]谓守与战。[35]此段言不早图

则兵疲，难以持久。○六未解俱用反说，驳倒群议，独伸己见。文势层叠，意思慷慨。

夫难平者，事也[1]。昔先帝败军于楚[2]，当此时，曹操拊手，谓天下已定[3]。然后先帝东连吴、越[4]，西取巴、蜀[5]，举兵北征，夏侯授首[6]，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[7]。然后吴更违盟，关羽毁败[8]，秭[9]归蹉跌[10]，曹丕称帝[11]。凡事如是，难可逆料[12]。臣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，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[13]。

[1]顿一句。起下。[2]先主十二年，刘璋降，先主跨有荆、益，操恐先主据襄阳，将精兵五千追之，及于当阳之长坂，先主乃弃妻子走。[3]操当兴。[4]赤壁破曹。[5]进兵围成都，取刘璋。[6]斩夏侯渊。[7]汉又当兴。是操之事难料。[8]孙权遣吕蒙袭关，定荆州。[9]子。[10]秭归，地名。先主痛关之亡，奋力复仇，又为陆逊所败。[11]操子丕废献帝为山阳公，自称帝。○汉又忽败。是汉之事难料。[12]两举先主、曹操难料之事，见今事亦难料，正与上六未解相照。[13]一篇意思全在此处收结。忠肝义胆，照耀简编。

时曹休为吴所败，魏兵东下，关中虚弱，孔明欲出兵击魏，群臣多以为疑，乃上此疏，伸讨贼之义，尽托孤之责，以教万世之为人臣者。“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”之言，凛然与日月争光。前表开导昏庸，后表审量形势，非抱忠贞者不欲言，非怀经济者不能言也。

卷七 六朝唐文

陈情表 李密

臣密言：[1]臣以险衅，夙遭闵凶[2]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；[3]行年四岁，舅夺母志[4]。祖母刘，愍臣孤弱，躬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，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[5]。既无叔伯，终鲜[6]兄弟。门衰祚薄[7]，晚有儿息[8]。外无期功强[9]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童[10]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[11]。而刘夙婴疾病[12]，常在床蓐[13]，臣侍汤药，未尝废离[14]。

[1]李密，字令伯，犍为武阳人。父早亡，母何氏更适人，密见养于祖母刘氏，以孝闻，侍疾，日夜未尝解带。蜀亡，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。诏书累下，郡县逼迫，密上此疏。[2]险衅，艰难祸罪也。夙，早也。闵，忧也。○二句总下。[3]父死。[4]舅嫁其母，不得守节。[5]一段。所谓“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”。[6]上声。[7]门户衰微，福祚浅薄。[8]儿息得之甚晚。[9]羌上声。[10]期，周年服也。功，大功、小功也。强近，强为亲近也。童，仆也。[11]茕茕，孤独貌。孑，单也。吊，问也。唯形与影，自相吊问也。[12]婴，加也。[13]褥。[14]一段。所谓“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”。

逮奉圣朝[1]，沐浴清化。前太守臣逵，察臣孝廉；后刺史臣荣，举臣秀才。臣以供养[2]无主[3]，辞不赴命[4]。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；寻蒙国恩，除臣洗马[5]。猥[6]以微贱，当侍东宫，非臣陨首所能上报[7]。臣具以表闻，辞不就职[8]。诏书切峻，责臣逋慢；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临门，急于星火[9]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以刘病日笃；欲苟顺私情，则告诉不许[10]。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[11]。

[1]晋朝。[2]去声。[3]无人主供养之事。[4]一次陈情在前。[5]寻，俄也。拜官曰除。洗马，太子属官。[6]委。[7]猥，顿也。东宫，太子宫也。陨，落也。[8]两次陈情在前。[9]切峻，急切而严峻也。逋，缓也。慢，倨也。○连用“察臣”、“举臣”、“拜臣”、“除臣”、“责臣”、“催臣”，文法错落。[10]州县不从。[11]狼，前二足长，后二足短。狈，前二足短，后二足长。狼无狈不立，狈无狼不行。若相离，则进退不得。○写出进退两难之状，以示不得不再具表陈情之意。

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犹蒙矜育[1]，况臣孤苦，特为尤甚。且臣少事伪朝[2]，历职郎署[3]，本图宦达，不矜名节[4]。今臣亡国贱俘[5]，至微至陋，过蒙拔擢，岂敢盘桓，有所希冀[6]？但以刘日薄[7]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[8]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馀年。母孙二人，更[9]相为命，是以区区不能废远[10]。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愿乞终养[11]。

[1]矜怜、养育。[2]伪朝，谓蜀汉也。对晋而称，不得不尔。[3]官至尚书郎。[4]言我本谋为官职，非隐逸以名节自矜也。○密以蜀臣而坚辞晋命，恐晋疑其以名节自矜，故作此语。[5]孚。○军所虏获曰俘。[6]盘桓，不进貌。希冀，谓希望立名节也。○此段言己非不欲就职。振起下意。[7]博。[8]薄，迫也。日迫西山，喻刘老暮也。奄奄，将绝也。危易落，浅易拔。虑，谋也。言朝不谋至夕之生也。[9]平声。[10]更，迭也。言二人迭相依以为命。区区，犹勤勤也。废远，谓废养而远离祖母。○此段写尽慈孝，使人读之欲涕。[11]乌鸟反哺其母，言我有此乌鸟之私情，乞毕祖母之养也。○数语尤婉曲动人。○又连用“况臣”、“且臣”、“今臣”、“是臣”，文法更圆转。

臣之辛苦，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实所共鉴[1]。愿陛下矜愍愚诚，听臣微志。庶刘侥幸，卒保馀年，臣生当

陨首，死当结草[2]。臣不胜[3]犬马怖惧之情，谨拜表以闻。

[1]二州，谓梁州、益州。牧伯，谓荣、逵。言非但人知我辛苦，天地亦知也。[2]魏武子有嬖妾，无子，武子疾，命子颗曰："吾死，嫁之。"及困，又曰："杀以殉。"颗乃从初言嫁之。后与秦将杜回战，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。回踬，为颗所获。中夜梦结草老人曰："予妾父也，报君不杀之心。"[3]升。

历叙情事，俱从天真写出，无一字虚言驾饰。晋武览表，嘉其诚款，赐奴婢二人，使郡县供祖母奉膳。至性之言，自尔悲恻动人。

兰亭集序 王羲之

永和九年[1]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[2]稽山阴之兰亭[3]，修禊[4]事也[5]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[6]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[7]，映带左右[8]，引以为流觞曲水[9]，列坐其次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[10]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[11]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[12]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[13]，信可乐也[14]。

[1]永和，晋穆帝年号。[2]脍。[3]时当暮春，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、郄昙、魏滂及凝之、涣之、玄之、献之等，以上巳日，会于兰亭。会稽，今绍兴府。山阴，县名。○总叙一笔。[4]系。[5]禊，祓除不祥也。三月上巳日，临水洗濯，除去宿垢，谓之禊。○此句点出所以会之故。[6]叙人。[7]脱平声。[8]修，长也。湍，波流潆洄之貌。○叙地。[9]因曲水以泛觞。[10]折一句，跌入赋诗。[11]叙事。[12]叙日。[13]鱼。[14]叙乐。○叙会事至此已毕，下乃发胸中之感。
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[1]，或取诸怀抱，晤言一室之内[2]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[3]。虽取舍万殊，静躁不同[4]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[5]。及其所之既倦[6]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[7]！向之所欣，俛[8]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[9]，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[10]！古人云："死生亦大矣"，岂不痛哉[11]！

[1]承上"俯"、"仰"二字，推开一步说。[2]一种人，是倦于涉猎者。[3]又一种人，是旷达不拘者。[4]此两种人，或取或舍，或静或

躁。[5]总是一样得意。[6]之，往也。[7]却又一样兴尽。○此只就一时一事论。[8]同“俯”。[9]俛仰之顷，为时甚近。而向之所乐者，已成往事，犹尚感慨系之。○申足上文，即逼入死生正意，何等灵快。[10]人命长短，总归于尽。[11]《庄子·德充符》:“仲尼曰：‘死生亦大矣。’”○至此方入作序正旨。

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[1]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[2]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[3]，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悲夫[4]！故列叙时人[5]，录其所述[6]，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一也[7]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[8]。

[1]古人皆兴感于死生之际。[2]我未尝不临此兴感之文，而为之嗟悼，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。[3]《庄子·齐物论》:“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！”此“一死生”之说也。“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”此“齐彭殇”之说也。言人莫不兴感于死生寿夭，固知是两说为虚诞妄作。[4]言瞥见吾已杳无踪影，犹如今日之古人杳无踪影也，能不悲乎！○一齐收卷，眼疾手快。[5]叙在会之人。[6]录所赋之诗。○二句应前群贤少长赋诗等事。[7]古今同一兴感。[8]后人亦重死生，览我斯文，亦当同我之感。○“览”字，应前“每览”之“览”字。“文”字，应前“临文”之“文”字。

通篇着眼在“死生”二字。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，鲜实效，一死生而齐彭、殇，无经济大略，故触景兴怀，俯仰若有馀痛。但逸少旷达人，故虽苍凉感叹之中，自有无穷逸趣。

归去来辞 陶渊明

归去来兮[1]，田园将芜[2]，胡不归[3]！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[4]！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；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[5]。舟摇摇以轻扬，风飘飘而吹衣[6]。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[7]微[8]。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[9]。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[10]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[11]。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[12]。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憩[13]，时矫首而遐观[14]。云无心以出岫[15]，鸟倦飞而知还。景[16]翳翳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[17]。

[1]渊明为彭泽令，是时郡遣督邮至，吏白当束带见之。渊明叹曰："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。"乃自解印绶，将归田园，作此辞以明志。因而命篇曰《归去来》，言去彭泽而来至家也。[2]无。[3]芜，谓草也。胡，犹何也。○自断之词。[4]心在求禄，则不能自主，反为形体所役。此我自为之，何所惆怅而独为悲乎？○自责之词。[5]前此求禄之事，固不可谏。今乃辞官而归，犹可追改。如人行迷路，犹尚未远，可以早回。方知今日辞官之是，而昨日求禄之非也。○自悔之词。○一起已写尽归去来之旨。下乃从归至家，逐段细写之。[6]行舟而归。[7]熙。[8]熹微，光未明也。问前途之远近，而恨晨光之未明，无由见路也。○一段。离彼。[9]衡宇，谓其所居衡门屋宇也。载，则也。欣奔，喜至家而速奔也。[10]稚，小也。○一段到此。[11]蒋诩幽居开三径，潜亦慕之。言久不行，已就荒芜也。○一段。有松、有菊、有幼、有室、有酒、有樽，所需裕如。[12]柯，树枝也。○一段。室中乐事。[13]契。[14]田园之中，日日游涉，自成佳趣。流憩，周流而憩息也。矫，举也。○一段。园中之乐。[15]就。[16]同

影。[17]山有穴曰岫。翳翳，渐阴也。盘桓，不进也。○一段。园中暮景。
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。世与我而相遗，复驾言兮焉[1]求[2]？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[3]。或命巾车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寻壑，亦崎岖而经丘[4]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[5]。

[1]烟。[2]交游，指当路贵人。驾言，用《诗》“驾言出游”句。○一段。与世永绝。再言归去来者，既归矣又不绝交游，即不如不归之愈也。[3]亲戚，指乡里故人。有事，谓耕作也。畴，田也。○一段。插入田事。[4]巾车，有幕之车。窈窕，长深貌。壑，涧水也。谓行船以寻之也。崎岖，险也。驾车以涉之也。○一段。游行所历。[5]欣欣，春色貌。涓涓，泉流貌。行休，谓昔行而今休也。○一段。触物兴感。

已矣乎！寓形宇内复几时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为遑遑欲何之[1]？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[2]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。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[3]！

[1]寓，寄也。委，弃也。言何不委弃常俗之心，任性去留也。遑遑，如有求而不得之意。○一段收尽《归去来》一篇之旨。[2]帝乡，仙都也。○二句言不欲为官，亦不能为仙，唯能如下文所云，得日过日，快然自足也。[3]东皋，营田之所。春事起东，故云东也。皋，田也。聊，且也。乘阴阳之化，以同归于尽。乐天知命，夫复何疑？○“乐夫天命”一句，乃《归去来辞》之根据。

公罢彭泽令，归赋此辞，高风逸调，晋、宋罕有其比。盖心无一累，万象俱空，田园足乐，真有实地受用处，非深于道者不能。

桃花源记 陶渊明

晋太元中[1]，武陵人捕鱼为业[2]；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[3]。忽逢桃花林[4]。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[5]纷[6]。渔人甚异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[7]。

[1]太元，孝武帝年号。[2]武陵，属湖广常德府，旁有桃源县。[3]便奇。[4]妙在以无意得之。[5]品平声。[6]缤纷，杂乱貌。○写出异境。[7]渔人亦不凡。

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[1]。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[2]。便舍船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[3]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[4]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著[5]，悉如外人[6]。黄发垂髫[7]，并怡然自乐[8]。见渔人，乃大惊，问所从来，具答之。便要[9]还家，设酒杀鸡作食。村中闻有此人，咸来问讯[10]。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，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[11]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、晋[12]。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，皆叹惋[13]。馀人各复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数日，辞去[14]。此中人语[15]云："不足为外人道也。"[16]

[1]亦是无意中得。[2]善于点景。[3]俗人至此便反矣。[4]别有一天。[5]酌。[6]叙山中人物。[7]调。[8]黄发，老人发白转黄也。髫，小儿垂发。○纯然古风。[9]平声。[10]妙在渔人全无惊怪。[11]到山来由。[12]真是目空今古。[13]叹惋者，悲外人屡遭世乱也。○叙两边问答简括。[14]避世人多情如此。[15]去声。[16]叮咛一句，逸韵悠然。

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[1]。及郡下，诣太守说如此[2]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不复得路[3]。

[1]渔人亦大有心人。[2]诣，至也。[3]太守欲问津而不得。

南阳刘子骥，高尚士也。闻之，欣然规往，未果，寻病终[1]。后遂无问津者[2]。

[1]寻，俄也。○高士欲问津而不果。[2]悠然而住。

桃源人要自与尘俗相去万里，不必问其为仙为隐。靖节当晋衰乱时，超然有高举之思，故作记以寓志，亦《归去来辞》之意也。

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

先生不知何许人也[1]，亦不详其姓字[2]。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[3]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[4]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[5]；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[6]。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[7]；既醉而退，曾不吝[8]情去留[9]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[10]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[11]。

[1]不以地传。[2]不以名传。[3]取号大奇。[4]一似无所嗜好者，却又好书嗜酒。[5]是为善于读书者。[6]盖别有会心处。[7]是为深得酒趣者。[8]吝。[9]适得本来面目。[10]领得孔、颜乐处。[11]超然世外。

赞曰：黔娄[1]有言：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。”其言兹若人之俦乎[2]？衔觞赋诗，以乐其志，无怀氏之民欤？葛天氏之民欤[3]？

[1]古高士。[2]为若人之俦而言。[3]想见太古风味。

渊明以彭泽令辞归。后刘裕移晋祚，耻不复仕，号五柳先生。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。潇洒淡逸，一片神行之文。

北山移文 孔稚珪

锺山之英，草堂之灵，驰烟驿路，勒移山庭[1]。

[1]锺山，即北山也。其南有草堂寺。英、灵，皆言其神也。驿，传也。勒，刻也。谓山之英灵，驱驰烟雾，刻移文于山庭也。○起便点出“北山移文”四字大意。萧子显《齐书》云：孔稚珪，字德璋，会稽人也。锺山，在北郡，其先周彦伦隐于此。后应诏出为海盐令，秩满入京，复经此山。孔生乃借山灵之意移之，使不许再至，故云《北山移文》。

夫以耿介拔俗之标，潇洒出尘之想[1]，度[2]白雪以方洁，干青云而直上[3]，吾方知之矣[4]。若其亭亭物表，皎皎霞外，芥千金而不眄，屣万乘其如脱[5]，闻凤吹于洛浦[6]，值薪歌于延濑[7]，固亦有焉[8]。岂期终始参差，苍黄反复，泪翟子之悲，恸朱公之哭[9]，乍回迹以心染，或先贞而后黩[10]，何其谬哉[11]！呜呼！尚生不存，仲氏既往，山阿寂寥，千载谁赏[12]？

[1]志超尘俗。[2]铎。[3]度，比也。干，触也。○行极清高。[4]此等隐者，吾正知为必不可得矣。[5]亭亭，高耸貌。皎皎，洁白貌。芥，草也。眄，顾也。屣，草履。言视千金、万乘如草芥、脱屣也。[6]周灵王太子晋，吹笙作凤鸣，游于伊、洛之间。[7]赖。○苏门先生游于延濑，见一人采薪，谓之曰：“子以此终乎？”采薪人曰：“吾闻圣人无怀，以道德为心，何怪乎而为哀也！”遂为歌二章而去。[8]此等隐者，世亦有之。[9]参差，不一也。反复，不定也。翟，墨翟。朱，杨朱。墨子见素丝而泣之，为其可以黄、可以黑。杨子见歧路而哭之，为其可以南、可以北。士无一定之志，不能免二人之悲哭。[10]

乍，暂也。回，避也。暂避迹山林，而心犹染于俗也。黩，垢也。[11]谬，诳也。此等隐者，何其欺诳人世，一至此哉！○已上泛论夫隐者有此三等，尚未说到周颙。[12]尚生，尚子平也。仲氏，仲长统也。范晔《后汉书》曰：尚子平“隐居不仕，性尚中和，好通《老》、《易》”。仲长统性俶傥，默语无常。“每州郡命召，辄称疾不就”。言无此二人，使山阿空虚，千载已来，无人赏乐。○承上起下，感慨情深。

世有周子[1]，俊俗之士[2]；既文既博，亦玄亦史[3]。然而学遁东鲁，习隐南郭[4]；窃吹草堂，滥巾北岳[5]。诱我松桂，欺我云壑。虽假容于江皋，乃缨情于好爵[6]。

[1]周颙，字彦伦，汝南人。○入题。[2]俊俗，俗中之俊士也。[3]玄，谓庄、老之道。史，谓文多质少。[4]东鲁，谓颜阖也。鲁君闻颜阖得道人也，使人以币先焉。颜阖对曰：“恐听谬而遗使者罪，不若审之。”使者反，审之，复来求之，则不得矣。南郭，谓南郭子綦也。隐几而坐，仰天嗒然，似丧其偶。言颙无本性，但学习此二人之隐遁也。[5]窃，盗也。吹，借用吹竽之吹。齐宣王好竽，必三百齐吹。南郭先生不竽者，而次三百人之中，以吹竽食禄。齐王薨，后王曰：“寡人好竽，欲一一吹之。”南郭乃逃。滥，僭也。巾，隐者之服。北岳，即北山也。言颙盗居草堂，僭服幅巾。[6]皋，泽也。缨，系也。好爵，谓人爵也。○以上总写，以下分作两截写。

其始至也[1]，将欲排巢父[2]，拉[3]许由，傲百氏，蔑王侯[4]，风情张[5]日，霜气横秋。或叹幽人长往，或怨王孙不游[6]。谈空空于释部，核[7]玄玄于道流[8]。务光何足比，涓子不能俦[9]。

[1]颙始至北山时。[2]甫。[3]蜡。[4]排，推也。拉，折也。巢父、许由，隐者之最也。百氏，百家诸子也。[5]去声。[6]张，大也。横，盖也。幽人、王孙，隐者之称。慕其长往故叹之，疾其不游故怨

之。[7]劾。[8]颙汎涉百家，长于佛理，著《三宗论》，兼善《老》、《易》。空空，以空明空也。释部，佛经也。核，考也。玄玄，玄之又玄也。道流，谓老子也。[9]务光，夏时人。汤得天下，已而让光，光不受而逃。涓子，齐人也，好饵术，隐于宕山。○以上写颙初志如此。是前一截人。

及其鸣驺入谷，鹤书赴陇[1]；形驰魄散，志变神动。尔乃眉轩席次，袂耸筵上，焚芰[2]制而裂荷衣，抗尘容而走俗状[3]。风云凄其带愤，石泉咽[4]而下怆，望林峦而有失，顾草木而如丧[5]。

[1]鸣驺，载诏书车马也。鹤书，即诏书，在汉谓之尺一简，仿佛鹤头，故有其称。[2]忌。[3]轩，举也。举眉，谓喜也。次，侧也。袂，衣袖也。袂耸，谓举臂也。芰制、荷衣，隐者之服。言制芰、荷以为衣，互文也。今皆焚裂之。抗，举也。走，骋也。[4]烟入声。[5]凄、怆、愤、咽，皆怨怒貌。言此等虽无情，见山人去，亦如有丧失而怨怒也。

至其纽金章，绾墨绶，跨属城之雄，冠[1]百里之首，张英风于海甸，驰妙誉于浙右[2]。道帙长摈，法筵久埋。敲扑喧嚣犯其虑，牒诉倥[3]偬[4]装其怀[5]。琴歌既断，酒赋无续。常绸缪于结课，每纷纶于折狱[6]。笼张赵于往图，架卓鲁于前录。希踪三辅豪，驰声九州牧[7]。使其高霞孤映，明月独举，青松落荫，白云谁侣？磵[8]户摧绝无与归，石径荒凉徒延伫[9]。至于还飙[10]入幕，写雾出楹，蕙帐空兮夜鹤怨，山人去兮晓猿惊[11]。昔闻投簪逸海岸，今见解兰缚尘缨[12]。

[1]去声。[2]纽，系也。绾，贯也。金章，铜章也。铜章墨绶，县令之章饰也。跨，越也。管州之城为属城县，大率百里，言越众城而为县宰之称首也。英风、妙誉，皆美声也。海甸、浙右，所理邑近

海，而在浙江之右也。[3]孔。[4]总。[5]帙，书衣也。摈，弃也。法筵，讲席也。埋，藏也。敲扑，谓打人声也。牒，文牒也。诉，诉告也。倥偬，繁逼貌。言道书讲席，永弃埋而听讼也。[6]琴歌、酒赋，皆逸人之务，今已断绝无续也。绸缪，亲近也。结课，考第也。纷纶，众多貌。[7]汉张敞、赵广汉俱为京兆尹，有名望。鲁恭、卓茂，咸善为令。笼、架，谓包举也。三辅，谓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。希踪，希仿贤豪踪迹也。牧，九州牧长。驰声，谓皆得闻其声名也。○以上写颙继志如此。是后一截人。[8]涧。[9]言霞月徒举映，无人赏玩，松荫零落，白云无与为偶。硐，水硐也。摧绝，破坏也。荒凉，芜秽也。延伫，远望也。言不复更归，徒为延望也。[10]标。[11]飙，风也。写，吐也。楹，柱也。蕙，香草，山人葺以为帐。因山言之，故托猿、鹤以寄惊怨也。[12]投簪，谓疏广也。投，弃也。汉疏广弃官而归东海。幽人佩兰，故云解兰。缚，系也。尘缨，世事也。

于是南岳献嘲[1]，北陇腾笑，列壑争讥，攒蜂竦诮。慨游子之我欺，悲无人以赴吊[2]。故其林惭无尽，涧愧不歇，秋桂遣风，春萝罢月，骋西山之逸议，驰东皋之素谒[3]。

[1]爪平声。[2]南岳，谓南山也。嘲，调也。陇，亦山也。腾，起也。攒，蔟聚也。竦，上也。诮，讥也。言皆讥笑此山初容此人也。游子，谓颙也。吊，问也。言山为颙所欺，而无人来问也。[3]萝，女萝也，施于松柏。风月所以滋松桂之美，今既无人，故遣罢之。西山，谓首阳山。逸议，隐逸之议也。皋，泽也。素谒，谓以情素相告也。驰骋，宣布也。谓宣布于人使尽知之也。○以上言其遗羞山灵，所以丑之也。

今又促装下邑，浪栧[1]上京。虽情投于魏阙，或假步于山扃[2]。岂可使芳杜厚颜，薜[3]荔[4]蒙耻，碧岭再辱，丹崖重滓[5]，尘游躅[6]于蕙路，污渌[7]池以洗耳[8]。宜扃岫幌[9]，掩云关，敛轻雾，藏

鸣湍[10]，截来辕于谷口，杜妄辔于郊端[11]。于是丛条瞋[12]胆，叠颖怒魄，或飞柯以折轮，乍低枝而扫迹。请回俗士驾，为君谢逋客[13]。

[1]异。[2]驷。○下邑，谓海盐也。浪，鼓也。**栧，**楫也。上京，建康也。言海盐秩满，催促行装，驾舟赴京，以迁官也。魏阙，朝廷也。扃，山门也。言颙情实在朝廷，而又欲假迹再游北山也。[3]备。[4]例。[5]子。[6]逐。[7]六。[8]芳、杜、薜、荔，皆香草。躅，踪迹也。渌，水清也。言岂可使芳草怀愧耻以相见，崖岭再被滓秽，更以俗尘点我蕙草之路，污浊我洗耳之池乎？[9]恍。[10]脱平声。[11]扃，闭也。岫幌，山窗也。云关，谓以云为关键也。敛藏雾湍，使无见闻也。来辕、妄辔，谓颙之车乘也。谷口、郊端，山之外也。恐其亲近，故截断杜绝之。[12]嗔。[13]条，木枝也。颖，草穗也。言条穗瞋怒，而击折颙之车轮，扫去其迹也。俗士、逋客，谓颙也。谢，绝。逋，逃也。○以上言其不许再至，所以绝之也。

假山灵作檄，设想已奇。而篇中无语不新，有字必隽。层层敲入，愈入愈精。真觉泉石蒙羞，林壑增秽。读之令人赏心留盼，不能已也。

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

臣闻求木之长[1]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[2]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[3]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安[4]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[5]！人君当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[6]，不念居安思危[7]，戒奢以俭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[8]。

[1]掌。[2]浚，深也。○二句起下一句。[3]伏一“思”字，此句是一篇主意。[4]又伏一“思”字。[5]便作跌宕，文极有致。[6]神器，帝位也。[7]又伏一“思”字。[8]反缴足上文。

凡昔元首，承天景命[1]，善始者实繁，克终者盖寡[2]。岂取之易、守之难乎[3]？盖在殷忧[4]必竭诚以待下，既得志[5]则纵情以傲物[6]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，振之以威怒[7]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[8]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[9]。

[1]元首，君也。景，明也。[2]上疏本意专为此。[3]顿挫。[4]始。[5]终。[6]人情大抵如此。[7]董，督也。○正与德义相反。[8]苟免，谓苟免刑罚。○畏威而不怀德，国何以安。[9]民犹水也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可畏之甚也。○从上“居安思危”句，反复开谕逼出十思。

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[1]，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[2]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[3]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惧谗邪则思正

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[4]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得[5]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[6]。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[7]。文武并用，垂拱而治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百司之职役哉[8]！

[1]牧，养也。《易》曰："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"[2]《老子》曰："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。"则满而不溢。[3]《易》曰："王用三驱。"谓天子不合围，开一面之网也。[4]以上十思，所谓"积其德义"者以此。[5]思则十有九得。[6]思尽于己，力因乎人。[7]怀仁必服。[8]善于用思，然后可以无思，妙。

通篇只重一"思"字，却要从德义上看出。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，但所思不在德义，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得也。魏公十思之论，剀切深厚，可与三代谟、诰并传。

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

伪临朝武氏者[1]，性非和顺[2]，地实寒微[3]。昔充太宗下陈[4]，曾以更[5]衣入侍[6]。洎[7]乎晚节，秽乱春宫[8]。潜隐先帝之私，阴图后房之嬖[9]。入门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[10]。践元后于翚[11]翟[12]，陷吾君于聚麀[13]。加以虺[14]蜴[15]为心，豺狼成性[16]。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[17]；杀姊屠兄，弑君鸩[18]母[19]。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犹复包藏祸心，窥窃神器[20]。君之爱子，幽之于别宫；贼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[21]。呜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虚侯之已亡[22]。鷰[23]啄皇孙，知汉祚之将尽[24]；龙漦[25]帝后，识夏庭之遽衰[26]。

[1]武则天，名曌。太宗时，召入为才人。高宗为太子，入侍，悦之。太宗崩，高宗即位，武氏为尼，引纳后宫，拜为昭仪。寻废王皇后，立武氏为皇后，政事皆决焉。高宗崩，中宗即位，武氏临朝，废中宗为庐陵王。[2]本性不良。[3]出身微贱。[4]下陈，下列也。谓为才人。[5]耕。[6]尝以更衣之便得幸。[7]忌。[8]洎，及也。晚节，晚年也。秽乱，言其淫也。[9]削发为尼，掩其为太宗才人之迹，以图高宗后宫之嬖幸。[10]入宫便怀嫉妒，而舒展蛾眉，不肯让人。巧于用谗，王皇后为其所害，是其狐媚之才，偏能惑高宗之听。[11]挥。[12]翚翟，雉羽也。雉之交有时，守死而不犯分，妇德所宜。故后之车服，皆画翚翟之形。王皇后废，武氏践元后之位。[13]攸。○吾君，谓高宗也。聚，犹共也。兽之牝者曰麀。《曲礼》:“夫惟禽兽无礼，故父子聚麀。”[14]毁。[15]亦。[16]虺蜴，毒虫也。[17]邪僻，指李义府、许敬宗等。忠良，指褚遂良、长孙无忌等。[18]朕去声。[19]姊，韩国夫人。兄，惟良。君、母未闻。鸩，毒鸟。以其毛沥酒，饮之则杀

人。[20]神器，帝位也。[21]中宗，君之爱子，废为庐陵王，而幽之于别所。诸武用事，悉委之以重任。○以上数武氏之罪。[22]霍子孟，霍光也，辅幼主以存汉。朱虚侯，刘章也，诛诸吕以安刘。○二句隐然讥责朝臣。[23]同燕。[24]汉成帝后赵飞燕，于后宫有子者皆杀之，故有“燕啄皇孙”之谣。[25]时。[26]漦，龙所吐涎沫，龙之精气也。夏后藏龙漦于庭，传及殷、周，莫之发。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漦流于庭，入于王府。府之童女遭之，而生女，怪弃于市，因入于褒。周幽王伐褒，褒人献之，即褒姒也。幽王嬖之，遂至亡国。是周之衰乱，于夏庭而已伏之矣。○四句言唐不久将灭。

敬业皇唐旧臣，公侯冢子[1]。奉先君之成业，荷本朝之厚恩。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以也[2]；袁君山之流涕，岂徒然哉[3]！是用气愤风云，志安社稷。因天下之失望，顺宇内之推心，爰举义旗，以清妖孽[4]。南连百越，北尽三河，铁骑成群，玉轴相接[5]。海陵红粟，仓储之积靡穷[6]；江浦黄旗，匡复之功何远[7]。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[8]。喑[9]呜[10]则山岳崩颓，叱咤[11]则风云变色[12]。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！以此图功，何功不克[13]！

[1]敬业，唐大臣徐世勣之孙也。勣，赐姓李。[2]微子过殷故墟，悲之，作《麦秀》之歌。一云箕子所作。[3]汉袁安，以外戚专权，言及国事每喑呜流涕。[4]以上述兴师之故。[5]以言乎马，则铁骑万千以成群。以言乎车，则玉轴远近以相接。[6]粟多。[7]兵众。[8]班马之声动，而凛然若北风起。悬剑之气冲，而焕然若南斗平。[9]荫。[10]去声。[11]嗏去声。[12]喑呜，怀怒气。叱咤，发怒声。[13]以上写兵威之盛。

公等或居汉地[1]，或叶[2]周亲[3]，或膺重寄于话言[4]，或受顾命于宣室[5]。言犹在耳，忠岂忘心！一抔[6]之土未乾[7]，六尺之孤何托[8]？倘能转祸为福[9]，送往事居[10]，共立勤王之勋[11]，无废大

君之命[12]，凡诸爵赏，同指山河[13]。若其眷恋穷城，徘徊歧路[14]，坐昧先几之兆，必贻后至之诛[15]。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[16]！

[1]异姓。[2]同"协"。[3]同"姓"。[4]分封于外。[5]受托于朝。○二句合同异姓。[6]衰。[7]干。[8]一掬曰抔。土，指坟墓也。土未干，谓高宗葬未久也。六尺孤，指中宗言。[9]转武氏之祸而为福。[10]往，谓高宗。居，谓中宗。[11]事居。[12]送往。[13]爵赏有功，共指山河以为信。[14]谓进退不果，徘徊于两途之间。[15]禹致群臣于会稽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戮之。○以上励共事之人。[16]试观今日之域中，毕竟是谁家之天下。言将来必归唐也。○结语陗劲。

起写武氏之罪不容诛，次写起兵之事不可缓，末则示之以大义，动之以刑赏。雄文劲采，足以壮军声而作义勇，宜则天见檄而叹其才也。

滕王阁序 王勃

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[1]。星分翼轸[2]，地接衡庐[3]。襟三江而带五湖[4]，控蛮荆而引瓯越[5]。物华天金[6]，龙光射牛斗之墟[7]；人杰地灵[8]，徐孺下陈蕃之榻[9]。雄州雾列[10]，俊彩星驰[11]。台隍枕[12]夷夏之交[13]，宾主尽东南之美[14]。都督阎公之雅望，棨戟遥临[15]；宇文新州之懿范，襜[16]帷暂驻[17]。十旬休暇，胜友如云[18]；千里逢迎，高朋满座[19]。腾蛟起凤，孟学士之词宗；紫电清霜，王将军之武库[20]。家君作宰，路出名区；童子何知，躬逢胜饯[21]。

[1]江西南昌府号为洪都。[2]翼、轸，二星，在楚之分野。[3]衡山峙立于西南，庐山近联于北境。[4]三江，荆江在荆州，淞江在苏州，浙江在杭州。此据其上，如衣之襟焉。五湖，大湖在苏州，鄱阳湖在饶州，青草湖在岳州。丹阳湖在润州，洞庭湖在鄂州。此据其中，如带之束焉。[5]荆楚本南蛮之区，此则控扼之。闽越连东瓯之境，此则接引之。○首叙地形之雄。[6]物之光华，乃天之宝。[7]丰城有二剑，曰干将，曰莫邪。其龙文光彩，直上射牛斗。[8]人之英杰，由地之灵。[9]徐稺，字孺子，洪州高士也。陈蕃为豫章太守，特设一榻以待之。○次序人物之异。[10]雄州，谓大郡。如雾之浮列于上。○承“星分”四句。[11]俊彩，谓人物，如星之奔驰于前。○承“物华”四句。[12]去声。[13]台，亭台。隍，城下。以首据物曰枕。夷，谓正南荆楚之地。夏，谓东南扬州之域。○再承“星分”四句。[14]时宴于此阁之宾主，尽东南人物之美。○再承“物华”四句，随起下文。[15]时阎伯屿为洪州牧，即都督也。棨戟，有衣之戟。遥远而临于洪州。○主。[16]谄平声。[17]宇文钧，新除澧州牧，道经于此。襜帷，盖坐车马者，蔽

前曰襜，在旁曰帷。○宾。[18]以宾主交欢日久言。[19]以宾朋来自远方言。[20]蛟气之腾，光焰夺目；凤毛之起，文彩耀空。喻才华也。词宗，谓词章之宗。光辉之发，闪如紫电；浩气之凝，凛若清霜。喻节操也。武库，言无所不有。孟学士、王将军，是会中显客。[21]勃父名福畤，为交阯令。勃往省焉，道经洪州。童子，勃自称。○此段述宾主之美。

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。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[1]。俨骖骓于上路[2]，访风景于崇阿[3]；临帝子之长洲[4]，得仙人之旧馆[5]。层峦耸翠，上出重霄[6]；飞阁流丹，下临无地[7]。鹤汀[8]凫渚，穷岛屿[9]之萦回[10]；桂殿兰宫，列冈峦之体势[11]。披绣闼，俯雕甍[12]，山原旷其盈视[13]，川泽盱[14]其骇瞩[15]。闾阎扑地，钟鸣鼎食之家[16]；舸[17]舰[18]迷津，青雀黄龙之轴[19]。虹销雨霁，彩彻云衢[20]。落霞与孤鹜[21]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[22]。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；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[23]。

[1]只二句，已写尽九月之景。[2]俨，望也。骖骓，马行不止也。行马于道路之上，谓宾客所来之途也。[3]崇阿，高陵也。采访风景于高陵，谓沿途揽胜也。[4]帝子，谓滕王也。建阁长洲之上。临，谓至其所也。[5]仙人旧馆，称滕王阁也。得，谓登其上也。○此段叙到阁之由。[6]阁之当山，但见层叠峰峦耸其翠色，上出于重重霄汉之上。[7]阁之映水，飞舞莫定，影若流丹，下临于江上无地之处。[8]厅。[9]序。[10]汀，水际平地。渚，小洲也。海中山曰岛。山在水曰屿。鹤聚于汀，凫宿于渚，已穷尽水中岛屿萦曲回环之处。[11]江神祠宇，以桂为殿庭，以兰为宫阙。前后分列，如冈峦之体势。○此段言阁在山水之间，乃近景也。[12]萌。○披，开也。门屏曰闼，屋栋曰甍。[13]山、原之深旷者，足以极吾之所视。[14]吁。[15]竹。○盱，张目也。瞩，视之甚也。川泽如目之张，而有以骇吾之所瞩。[16]闾阎，里中门也。扑地，谓排列于地也。鸣钟列鼎而食，尽大家也。[17]

歌。[18]咸上声。[19]舸，大船。舰，战船。迷塞水津，皆彩画青雀、黄龙于船轴之上。[20]虹气已销，雨开新霁，而光彩映彻于云衢之间。[21]务。[22]落霞自天而下，孤鹜自下而上，故曰齐飞。秋水碧而连天，长天空而映水，故曰一色。○警句。自使伯屿心服。[23]彭蠡，鄱阳湖也。衡阳，衡山之南有回雁峰，雁不过此。渔唱不到彭蠡不穷，雁声不到衡阳不断，总言其极多耳。○此段言阁极山水之外，乃远景也。

遥吟俯畅，逸兴遄飞[1]。爽籁[2]发而清风生[3]，纤歌凝而白云遏[4]。睢园绿竹，气凌彭泽之樽[5]；邺水朱华，光照临川之笔[6]。四美具[7]，二难并[8]。穷睇[9]眄[10]于中天[11]，极娱游于暇日[12]。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[13]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[14]。望长安于日下，指吴会于云间[15]。地势极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远[16]。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[17]。怀帝阍而不见，奉宣室以何年[18]？

[1]遄，速也。[2]赖。[3]凡孔窍机括皆曰籁。秋晚之爽气，发于万籁之鸣，故清风飒飒而生。[4]纤，细也。女乐之细歌，凝止于侍宴之侧，而白云为之遏留。[5]意其用《淇澳》绿竹事，以嘉有德。陶渊明为彭泽令，尝置酒召客。此美座中之有德而善饮者。[6]邺，曹魏所兴之地。曹植诗："朱华冒绿池。"临川，今抚州。王羲之善书，尝为临川内史。此美座中之有文而善书者。[7]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。[8]贤主、嘉宾。○此段叙宴会之人歌、饮、文词，无所不妙。[9]第。[10]勉。[11]睇，小视。眄，邪视。穷极观览于中天之际。○起"天高地迥"句。[12]极尽娱乐嬉游于闲暇之日。○起"兴尽悲来"句。[13]迥，寥远也。○二句收拾上文胜景。[14]二句引起下文命运。[15]望天子长安之处于日下，指苏州吴会之在于云间。[16]地缺东南，势极于南，而南溟最深。天倾西北，柱高于北，而北辰亦远。○四句起"关山"四句[17]失路，喻不得志也。萍，浮生水上，随风漂流，故人称邂逅相遇

曰萍水相逢。○四句言在会者多属他乡失志之人，能不感慨系之？下乃承此意细写之。[18]怀思君门，而不可得见。欲如贾谊奉宣室之问，不知又在何年。

呜呼！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。冯唐易老[1]，李广难封[2]。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[3]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[4]？所赖君子安贫，达人知命。老当益壮，宁知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酌贪泉而觉爽，处涸辙以犹欢[5]。北海虽赊[6]，扶摇可接[7]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[8]。孟尝高洁，空怀报国之心[9]；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[10]

[1]冯唐，汉人，白首为郎。文帝辇过郎署，与论将帅，拜为车骑都尉。[2]汉李广，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，匈奴号为飞虎将军。以数奇，不得封侯。[3]绛、灌屈贾谊，谪为长沙王太傅，非无汉文帝之圣主。[4]佞臣毁梁鸿，逐之于北海，岂无魏武帝之明时？○此段言怀才而际时者，皆失志如此。后之悲失志者，亦可因之以自慰。[5]广州一水，谓之贪泉。饮此水者，廉士亦贪。吴隐之诗：“试使夷齐饮，终当不易心。”身当困穷，如鱼处涸辙之内，而犹欢悦。[6]奢。[7]赊，远也。扶摇，风势也。《庄子》：北海有鱼，其名为鲲。化而为鹏。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[8]东隅，日出处。桑榆，谓晚也。汉光武劳冯异诏：“始虽垂翅回溪，终能奋翼渑池。可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”[9]孟尝，字伯周，汉顺帝时为合浦太守。性行高洁，不见升擢，故云空怀。[10]晋阮籍率意独驾，车迹所穷，辄痛哭而返，是猖狂也，吾辈岂可效之？○此段言士虽遭时命之穷，正当因之以自励。

勃，三尺微命，一介书生[1]。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[2]；有怀投笔，慕宗悫之长风[3]。舍簪笏于百龄，奉晨昏于万里[4]。非谢家之宝树[5]，接孟氏之芳邻[6]。他日趋庭，叨陪鲤对[7]；今晨捧袂，喜托

龙门[8]。杨意不逢，抚凌云而自惜[9]；锺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渐[10]？

[1]方说到自己。[2]去声。○《曲礼》:“二十曰弱冠。”南越与汉和亲，终军年二十馀，自愿受长缨，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。勃谓无路请缨于朝，比终军弱冠之年。[3]汉班超尝为人书记，意不屑，投笔有封侯万里之志。宋宗悫，叔父问所志，悫曰：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”后果为将军。勃谓有志于投笔，景慕宗悫破浪之长风。○自负不凡。[4]舍去簪笏于百年富贵之途，奉父晨昏定省之礼于万里之外。言往交阯省父。[5]谢玄为叔父安所器，曰：“子弟亦何预人事，而欲使其佳？”玄曰：“如芝兰玉树，欲使生于庭阶耳。”[6]孟母三迁，为子择邻。言已幸与诸贤相接。[7]异日到交阯侍受父教，叨陪孔鲤趋庭之对。[8]汉李膺以声名自高，士有被其容接者，名为登龙门。勃谓今日捧袂而进，喜托姓名于阎公之门，亦若龙门也。[9]杨得意曾荐司马相如，后相如遂显。勃言不逢杨得意之荐，但诵相如凌云之赋，而自惜其不遇耳。[10]伯牙鼓琴，志在流水。锺子期曰：“洋洋若江河。”勃谓既遇阎公之知音，即呈所为文，又何愧焉？○此段自叙以省父过此，得与宴会，不敢辞作序之意。

呜呼！胜地不常，盛筵难再。兰亭已矣[1]，梓泽丘墟[2]。临别赠言，幸承恩于伟饯[3]；登高作赋，是所望于群公[4]。敢竭鄙诚，恭疏短引[5]。一言均赋，四韵俱成[6]：

[1]兰亭，王羲之宴集之地，今已往矣。[2]梓泽，石崇金谷园。今已荒废而为丘墟。[3]序系勃作，故曰临别赠言。既承阎公之恩于伟饯矣。[4]登高阁而作赋，勃诚不能，是有望于在会之群公也。○勃居末座，而僭作序，故以逊词作结。得体。[5]结作序。[6]勃先申一言，以均此意而赋之，而八句四韵俱成矣。○起作诗。

滕王高阁临江渚[1]，佩玉鸣鸾罢歌舞[2]。画栋朝飞南浦云[3]，朱帘暮卷西山雨[4]。闲云潭影日悠悠[5]，物换星移几度秋[6]。阁中帝子今何在[7]？槛外长江空自流[8]。

[1]阁耸而依江。[2]宴罢而佩玉、鸣鸾之歌舞亦罢。[3]朝看画栋，俨若飞南浦之云。[4]暮收朱帘，宛若卷西山之雨。[5]云映深潭，日悠悠而自在。[6]物象之改换，星宿之推移，此阁至今，凡几度秋！[7]伤今思古。[8]伤其物是而人非也。○序词藻丽，诗意淡远，非是诗不能称是序。

唐高祖子元婴为洪州刺史，建此阁，后封滕王，故曰滕王阁。咸亨二年，阎伯屿为洪州牧，重修。九月九日，宴宾僚于阁。欲夸其婿吴子幸才，令宿构序。时王勃省父，次马当，去南昌七百里。梦水神告曰："助风一帆。"达旦，遂抵南昌与宴。阎请众宾序，至勃，不辞。阎恚甚，密令吏得句即报。至"落霞"二句，叹曰："此天才也。"想其当日对客挥毫，珍词绣句层见叠出，洵是奇才。

与韩荆州书 李白

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[1]！岂不以周公之风，躬吐握之事[2]，使海内豪俊，奔走而归之，一登龙门，则声价十倍[3]！所以龙蟠凤逸之士，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[4]。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，寒贱而忽之，则三千之中有毛遂，使白得颖脱而出，即其人焉[5]。

[1]韩朝宗当玄宗时为荆州刺史，人皆景慕之。故太白上书以自荐。○欲赞韩荆州，却借天下谈士之言，排宕而出之，便与谀美者异。[2]周公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。[3]汉李膺以声名自高，士有被其容接者，谓之登龙门。[4]龙蟠凤逸，谓士之俊秀者。皆欲奉谒荆州，收美名，定声价也。○此段叙荆州平日能得士。[5]平原君食客三千。毛遂，平原君客也。颖，锥柄。平原君谓毛遂曰：“夫士之处世，譬若锥处囊中，其末立见。”毛遂曰：“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。使遂早得处囊中，乃颖脱而出，非特其末见而已。”○借毛遂落到自己。言己在群士中，为尤异者。起下自叙。

白，陇西布衣，流落楚、汉。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。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[1]。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[2]。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[3]。此畴曩心迹，安敢不尽于君侯哉[4]！君侯制作侔神明，德行动天地，笔参造化，学究天人[5]。幸愿开张心颜，不以长揖见拒[6]。必若接之以高宴，纵之以清谈，请日试万言，倚马可待[7]。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权衡[8]，一经品题，便作佳士[9]。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扬眉吐气，激昂青云耶[10]？

[1]干，犯也。抵，触也。[2]身虽小而志实大。[3]气义见许于王公大人。[4]此平昔所怀，安敢不尽告于荆州？○此段叙自己平日能见重于诸侯、卿相。起下愿识荆州。[5]领荆州四句。[6]凡士人见公卿，长揖不拜。[7]桓温北征鲜卑，命袁宏倚马作露布文，手不辍笔，俄成七纸，绝妙。[8]司文章之命脉，察人物之重轻。[9]应上“一登龙门”二句。[10]言使己得见所长于荆州之前，犹致身于青云之上，故曰激昂青云。○此段正写己愿识荆州，却绝不作一分寒乞态，殊觉豪气逼人。

昔王子师[1]为豫州，未下车即辟[2]荀慈明[3]，既下车又辟孔文举[4]山涛[5]作冀州，甄[6]拔三十馀人，或为侍中、尚书，先代所美[7]。而君侯亦一荐严协律，入为秘书郎；中间崔宗之、房习祖、黎昕[8]、许莹之徒，或以才名见知，或以清白见赏。白每观其衔恩抚躬，忠义奋发[9]，白以此感激，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，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[10]。倘急难有用，敢效微躯[11]。

[1]东汉人。[2]闢。[3]即荀爽。[4]即孔融。[5]晋人。[6]真。[7]子师、山涛皆能接引后进，为先代人之所称美。○前人已有其事。[8]欣。[9]荆州能接引后进，为当时人之所鼓舞。○荆州亦有其事。[10]委，托也。国士，谓荆州。言其才德为当今第一人，所谓国士无双也。[11]亦当奋发其忠义，以报国士知遇之恩。○此段誉荆州有荐人之美，所以动其荐己之心。

且人非尧、舜，准能尽善？白谟猷筹画，安能自矜[1]？至于制作，积成卷轴，则欲尘秽视听[2]，恐雕虫小技，不合大人[3]。若赐观刍荛，请给纸笔，兼之书人，然后退扫闲轩，缮写呈上[4]。庶青萍、结绿，长价于薛、卞之门[5]。幸推下流，大开奖饰，唯君侯图之。

[1]不敢强己所短。[2]正欲献己所长。[3]雕虫技，谓作诗赋之类。[4]既以文自荐，却又不即自献其文。先请给纸、笔、书人，何等身分！[5]青萍，剑名。结绿，玉名。薛烛善相剑，卞和善识玉。○仍拈“价”字作结，关应甚紧。

本是欲以文章求知于荆州，却先将荆州人品极力抬高，以见国士之出不偶，知己之遇当急。至于自述处，文气骚逸，词调豪雄，到底不作寒酸求乞态。自是青莲本色。

春夜宴桃李园序 李白

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[1]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[2]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[3]。会桃李之芳园，序天伦之乐事[4]。群季俊秀，皆为惠连[5]；吾人咏歌，独惭康乐[6]。幽赏未已，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，飞羽觞而醉月[7]。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怀？如诗不成，罚依金谷酒数[8]。

[1]逆旅，客舍也。[2]古诗云："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"○点"夜"字。[3]烟景，春景也。大块，天地也。触目春景，皆天地之文章。○点"春"字。[4]时园中桃李盛开，太白与诸兄弟共宴于其中。○是设宴本意。[5]群季，谓诸弟也。谢灵运之弟曰惠连。○美诸弟之才。[6]谢灵运封康乐侯。○谦自己之拙。[7]二句，确是春夜宴桃李园。[8]石崇宴客于金谷园，赋诗不成者，罚三觞。○末数语，写一觞一泳之乐，与世俗浪游者迥别。

发端数语，已见潇洒风尘之外。而转落层次，语无泛设；幽怀逸趣，辞短韵长。读之增人许多情思。

吊古战场文 李华

浩浩乎平沙无垠[1]，敻[2]不见人[3]，河水萦带，群山纠纷[4]。黯兮惨悴，风悲日曛[5]。蓬断草枯，凛若霜晨[6]。鸟飞不下，兽铤[7]亡群[8]。亭长告余曰："此古战场也。常覆[9]三军。往往鬼哭，天阴则闻[10]。"伤心哉！秦欤？汉欤？将近代欤[11]？

[1]银。[2]炯。[3]垠，崖际也。敻，远也。言边塞之间，浩浩乎皆平沙无崖，又远不见人。[4]萦带，萦绕如带也。纠纷，杂乱也。言举目惟有山水也。[5]黯，深惨色。曛，无光也。[6]蓬草尽枯断，终日如霜落之晨。[7]挺。[8]铤，疾走貌。○先将空场写出愁惨气象。[9]福。[10]述亭长言，倍加愁惨。"常覆三军"四字，是一篇之纲。[11]总吊一笔，只用"伤心哉"三字便愁惨无极。

吾闻夫齐、魏傜戍，荆、韩召募[1]。万里奔走，连年暴[2]露[3]。沙草晨牧，河冰夜渡[4]。地阔天长，不知归路。寄身锋刃，腷[5]臆谁诉[6]？秦、汉而还，多事四夷。中州耗斁[7]，无世无之[8]。古称戎、夏，不抗王师[9]。文教失宣，武臣用奇[10]。奇兵有异于仁义，王道迂阔而莫为[11]。呜呼噫嘻！

[1]傜，役也。戍，守边卒也。召募，以财招兵也。[2]仆。[3]奔走既遥，暴露又久。[4]晨则牧马，夜则渡河。[5]辟。[6]腷臆，意不泄也。○此是写三军初合未覆时，就秦、汉之先说起。[7]妒。[8]耗，损也。斁，败也。○总言秦、汉以来，事战场之苦。[9]自古天子以文教安天下。外戎、中夏，不敢抗拒王者之师，以王师用正也。[10]不用正而用奇。[11]因此多杀伤之惨。

吾想夫北风振漠，胡兵伺便[1]，主将骄敌，期门受战[2]。野竖旄旗，川回组练[3]。法重心骇，威尊命贱[4]。利镞穿骨，惊沙入面。主客相搏，山川震眩[5]，声析江河，势崩雷电[6]。至若穷阴凝闭，凛冽海隅[7]，积雪没胫[8]，坚冰在须，鸷鸟休巢，征马踟[9]蹰[10]，缯[11]纩[12]无温，堕指裂肤[13]。当此苦寒，天假强胡，凭陵杀气，以相剪屠[14]。径截辎重，横攻士卒[15]。都尉新降，将军覆没。尸填巨港[16]之岸，血满长城之窟[17]。无贵无贱，同为枯骨。可胜[18]言哉[19]！鼓衰兮力尽，矢竭兮弦绝，白刃交兮宝刀折，两军蹙兮生死决[20]。降矣哉？终身夷狄。战矣哉？骨暴沙砾[21]。鸟无声兮山寂寂，夜正长兮风淅淅[22]。魂魄结兮天沉沉[23]，鬼神聚兮云幂幂[24]。日光寒兮草短，月色苦兮霜白。伤心惨目，有如是耶？[25]？

[1]漠，沙漠之地。伺，侦候也。北风振漠之时，边防易于疏虞，敌兵常伏，而伺察其便。[2]期门，军卫之门。主将轻敌，遂临期门以受战。[3]组，组甲，漆甲成组文。练，练袍。皆战备也。[4]八字，尤极酸楚。[5]主客合围而相击，则金鼓互喧，山川亦为之震眩。[6]析，分也。声之震也，足以分江河；势之崩也，不异于雷电。○此是写初战未覆时。[7]凛冽，寒气严也。[8]形去声。[9]池。[10]休巢，休于巢中不出也。踟蹰，行不进貌。言皆畏寒也。[11]情。[12]旷。[13]缯，帛也。纩，绵也。[14]加写苦寒，更自凄惨。[15]辎重，载衣物车。[16]讲。[17]坤入声。○窟，孔穴也。[18]升。[19]此是写三军正覆时。[20]蹙，迫也。[21]力。○砾，小石。○此重写三军欲覆未覆时。[22]昔。○淅淅，声肃也。[23]沉沉，昏暗也。[24]密。○幂幂，阴惨也。[25]此则写三军已覆之后也。

吾闻之：牧用赵卒，大破林胡，开地千里，遁逃匈奴[1]。汉倾天下，财殚力痡[2]。任人而已，其在多乎[3]？周逐猃[4]狁[5]，北至太原，既城朔方，全师而还[6]。饮至策勋，和乐且闲，穆穆棣棣，君臣

之间[7]。秦起长城，竟海为关，荼毒生灵，万里朱殷[8]。汉击匈奴，虽得阴山，枕骸遍野，功不补患[9]。

[1]李牧，赵良将。○叹赵。[2]敷。[3]痡，病也。汉虽倾动天下，而财尽力病。因思守边之将在得人，不在多也。○怨汉。[4]险。[5]允。[6]旋。[7]猃狁，北狄也。朔方，北荒之地。饮至，归而告至于庙而饮也。穆穆，幽深和敬之貌。棣棣，威仪闲习之貌。○叹周。[8]烟。○殷，赤黑色。朱，血色。血色久则殷。○怨秦。[9]怨汉。○看他叠叠只怨秦、汉，即近代，不言可知。

苍苍蒸民[1]，谁无父母？提携捧负，畏其不寿。谁无兄弟，如足如手？谁无夫妇，如宾如友？生也何恩？杀之何咎[2]？其存其没，家莫闻知[3]。人或有言，将信将疑。悁悁[4]心目，寝寐见之[5]。布奠倾觞，哭望天涯[6]。天地为愁，草木凄悲。吊祭不至，精魂何依[7]？必有凶年，人其流离[8]。呜呼噫嘻！时耶？命耶？从古如斯[9]。为之奈何？守[10]在四夷[11]。

[1]苍苍，天也。蒸，众也。言天生众民。[2]死于战者有何罪。[3]父母兄弟妻子，不得而知。[4]渊。[5]悁悁，忧忿也。[6]夷。○布奠而哭望，不知其死所也。[7]又从家中写出酸楚。[8]《老子》云：“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”不但死者可伤，生者亦可虑也。[9]总结秦、汉、近代。[10]狩。[11]虽有宣文教、施仁义以行王道，使戎、夏为一，而四夷各为天子守土，则无事于战矣。○结出一篇主意。

通篇只是极写亭长口中“常覆三军”一语。所以常覆三军，因多事四夷故也。遂将秦、汉至近代上下数千百年，反反复复写得愁惨悲哀，不堪再诵。

陋室铭 刘禹锡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[1]。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[2]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[3]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[4]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[5]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[6]。孔子云：“何陋之有[7]？”

[1]以山水引起陋室。[2]有吾德之馨香，可以忘室之陋。[3]室中景。[4]室中人。[5]室中事。[6]孔明居南阳草庐。子云居西蜀，有玄亭。○引证陋室。[7]应“德馨”结。

陋室之可铭，在德之馨，不在室之陋也。惟有德者居之，则陋室之中触目皆成佳趣。末以“何陋”结之，饶有逸韵。

阿房宫赋 杜牧

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[1]。覆压三百馀里[2]，隔离天日[3]。骊山北构而西折，直走咸阳[4]。二川溶溶，流入宫墙[5]。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；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[6]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[7]。盘盘焉，囷囷[8]焉，蜂房水涡[9]，矗[10]不知其几千万落[11]。长桥卧波，未云何龙[12]？复道行空，不霁何虹[13]。高低冥迷，不知西东[14]。歌台暖响，春光融融[15]；舞殿冷袖，风雨凄凄[16]。一日之内，一宫之间，而气候不齐[17]。

[1]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灭，而海内一统；蜀山木尽，而阿房始成。○起四语，只十二字，便将始皇混一已后，纵心溢志写尽。真突兀可喜。[2]广。[3]仅与天、日相隔离。○高。[4]骊山在北，咸阳在西。自骊山北结屋，曲折而至西，直赴咸阳殿为大宫。[5]二川，渭川、樊川也。溶溶，安流也。○此段总写其大，下乃细写之。[6]廊腰曲折，如缯缦之回环；檐牙尖耸，如禽鸟之高啄。[7]或楼或阁，各因地势而环抱其间。屋心聚处如钩，屋角相凑若斗。[8]屈平声。[9]窝。[10]触。[11]盘盘，周回也。囷囷，屈曲也。远望天井，如蜂之房。水溜天井中为涡，即瓦沟也。矗，高起貌。落，檐滴也。○此段写宫中楼阁之多。[12]自阿房渡渭，属之咸阳，以象天极。有长桥卧水波上，疑是为龙。然龙必有云，今无云，知非龙。[13]自殿下直抵南山之巅，架木为复道，若空中行。朱碧相照，疑是为虹。然虹必待霁，今不霁，知非虹。[14]言长桥、复道，无从辨高低、西东也。○此段写桥梁道路之远。[15]临台而歌，则响为之暖，如春光之融和。[16]舞罢闲散，则袖为之冷，如风雨之凄凉。[17]言非一日暖、一日冷或一宫

暖、一宫冷也，只一日一宫，其气候之变如此。○此段写宫殿歌舞之盛。

妃嫔[1]媵[2]嫱[3]，王子皇孙[4]，辞楼下殿[5]，辇[6]来于秦[7]，朝歌夜弦，为秦宫人[8]。明星荧荧，开妆镜也[9]；绿云扰扰，梳晓鬟[10]也[11]；渭流涨腻，弃脂水也[12]；烟斜雾横，焚椒兰也[13]；雷霆乍惊，宫车过也；辘辘远听，杳不知其所之也[14]。一肌一容，尽态极妍，缦立远视，而望幸焉[15]。有不得见者，三十六年[16]。燕、赵之收藏，韩、魏之经营，齐、楚之精英[17]，几世几年，取掠其人，倚叠如山[18]。一旦不能有，输来其间[19]。鼎铛[20]玉石，金块珠砾[21]，弃掷逦[22]迤[23]，秦人视之，亦不甚惜[24]。

[1]贫。[2]孕。[3]戕。○自皇后而下，为妃、为嫔。又其次，则为媵、为嫱。○六国宫妃。[4]六国公族。[5]辞六王之楼，下六王之殿。[6]连上声。[7]驾人以行曰辇。[8]早以声歌，夜以丝弦，转而为秦皇之宫人。○六句承上写歌舞。接下写美人。[9]疑其星，言镜之多。[10]还。[11]疑其云，言鬟之多。[12]言脂之多。[13]言香之多。[14]辘辘，车声。言车之多。比上增一句，参差。[15]缦，宽心也。天子车驾所至曰幸。[16]始皇在位三十六年。言终其身而不得一见也。○此段写宫中美人之多。[17]收藏、经营、精英，指下金玉等言。○横写六国珍奇。[18]六国历久，取掠于人，故多积如山。○竖写六国珍奇。[19]六国一旦不能自保其所有，尽输于秦。[20]撑。[21]力。○铛，釜属。砾，小石。谓视鼎如铛、玉如石、金如块、珠如砾也。[22]里。[23]以。○弃掷，言其多，不能尽庋阁于几席也。逦迤，连接也，言弃掷不止一处也。[24]言不惟秦皇，即秦民亦侈甚也。○此段写宫中珍奇之多。

嗟乎，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。秦爱纷奢，人亦念其家[1]。奈何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？使负栋之柱，多于南亩之农夫；架梁之

椽，多于机上之工女；钉头磷磷[2]，多于在庾之粟粒；瓦缝[3]参差，多于周身之帛缕；直栏横槛，多于九土之城郭；管弦呕[4]哑[5]，多于市人之言语[6]。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，独夫之心，日益骄固[7]。戍卒叫[8]，函谷举[9]，楚人一炬[10]，可怜焦土[11]。

[1]人情不甚相远。[2]邻。[3]凤。[4]讴。[5]鸦。[6]总上极写。[7]独夫，指秦皇。○写秦止此。[8]陈涉乃戍卒，一呼而人响应。[9]汉高入函谷关。[10]项羽烧秦宫室。[11]一篇无数壮丽，只以四字了之。

呜呼！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[1]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[2]。嗟夫！使六国各爱其人，则足以拒秦[3]。秦复爱六国之人，则递三世，可至万世而为君，谁得而族灭也[4]？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[5]！

[1]断六国。[2]断秦。[3]痛惜六国。[4]秦止二世而亡。○痛惜秦。[5]言尽而意无穷。

前幅极写阿房之瑰丽，不是羡慕其奢华，正以见骄横敛怨之至，而民不堪命也，便伏有不爱六国之人意在。所以一炬之后，回视向来瑰丽，亦复何有？以下因尽情痛悼之，为隋广、叔宝等人炯戒，尤有关治体。不若《上林》《子虚》，徒逢君之过也。

原道 韩愈

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[1]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[2]。故道有君子小人[3]，而德有凶有吉[4]。老子之小仁义[5]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[6]。坐井而观天，曰“天小”者，非天小也[7]。彼以煦煦[8]为仁，孑孑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宜[9]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也；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[10]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；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[11]。

[1]下二句，俱指仁义说。○起四语，具四法。[2]所谓道德云者，仁义而已。故以仁义为定名，道德为虚位。道德之实非虚，而道德之位则虚也。[3]如《易》言“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”之类。[4]如《易》言“恒其德、贞。妇人吉，夫子凶”之类。此所以谓之虚位也。[5]《老子》: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”[6]见小，是老子病源。[7]忙中著此数语，如落叶惊湍，大有致趣。[8]许。[9]煦煦，小惠貌。孑孑，孤立貌。老子错认仁义，故以为小。[10]《老子》: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又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”老子不知有仁义，并错认道德。[11]老子平日谈道德，乃欲离却仁义，一味自虚无上去，曾不知道德自仁义中出，故据此辟之，已括尽全篇之意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[1]。黄、老于汉[2]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[3]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，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[4]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[5]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[6]？老者

曰："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"佛者曰："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[7]。"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："吾师亦尝师之云尔[8]。"不惟举之于其口，而又笔之于其书[9]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[10]？甚矣！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[11]。

[1]秦李斯请吏官非秦记皆烧之，非博士官所职而天下敢有收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尉杂烧之。[2]黄、老，黄帝、老子也。汉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、老，文帝宗之。自是相传学道众矣。[3]后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。以问于朝，而传毅以佛对。帝遣使往天竺，得佛经及释迦像，自后佛法遍中夏焉。此特南举晋、梁，北举魏、隋也。[4]杨、墨、佛、老虽并点，只重佛、老一边。[5]入于杨、墨、佛、老者，必出于圣人之学。主异端者，必以圣人为奴。附异端者，必以圣人为污也。○此处说人从异端。衍此六句，方顿挫。[6]冷语收上。下又翻出佛、老两段作波澜。[7]老者、佛者，谓治老、佛之道者。如孟子所谓墨者是也。[8]为，治也。言治孔子之道者，喜佛、老之怪诞，而自以儒道为小，而愿附之。[9]笔之于书，如《庄子·天运》篇："孔子见老子而语仁义。老子曰：'……仁义憯然乃愦吾心，乱莫大焉。……'孔子归，三日不谈"之类也。[10]重上一段作小束，宕甚。[11]端，始也。末，终也。佛老之说甚怪，而人好之，故反足以胜吾道。○数语是文章之要领。

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[1]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[2]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[3]！

[1]添了佛、老二种。[2]农、工、贾三句，紧顶上古、今四句，总言佛老之害。[3]有此句，下面许多功用，便少不得。

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[1]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[2]，为之君，为之师[3]。驱其虫蛇禽兽，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，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赡其器用，为之贾以通其有无，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，为之葬埋、祭祀以长其恩爱，为之礼以次其先后，为之乐以宣其湮[4]郁，为之政以率其怠倦，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、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[5]。今其言曰："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[6]。"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[7]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[8]。

[1]害，指下文虫、蛇、禽、兽、饥、寒、颠、病等语。[2]见得天地间不可无圣人之道。有功于人，非佛老可及。[3]《书》:"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"[4]因。[5]连用十七个"为之"字，起伏顿挫，如层峰叠岚，如惊波巨浪，自不觉其重复，盖句法善转换也。○说出圣人许多实功，正见佛老之谬全在下"清净寂灭"四字。[6]其言指老氏之书。[7]用反语束上文。圣人治天下，许多条理，一句可以唤醒。[8]言人不若禽兽之有羽、毛、鳞、介、爪、牙，必待圣人衣食之。若无圣人，岂能至今有人类乎?
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、以事其上，则诛[1]。今其法曰："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相养之道[2]。"以求其所谓"清净""寂灭"者[3]。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[4]。

[1]提出君、臣、民三项，一正一反，以形佛、老之无父、无君。[2]其法，指佛、老之教。而，汝也。[3]老言清净，佛言寂灭，此佛、老之反于圣人处。[4]著此感慨一段，味便深长，文便鼓宕。

帝之与王，其号虽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虽殊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"曷不为太古之无事[1]？"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"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"责饥之食者曰："曷不为饮之之易也[2]？"传曰："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"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[3]。今也欲治其心[4]，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[5]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："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。"《诗》曰："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"今也举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[6]！

[1]此老、庄之语。[2]突入譬喻，破其清净、无为之说。[3]佛、老托于无为，《大学》功在"有为"，二字尽折其谬。[4]佛、老亦治心之学。[5]此佛、老之无为。[6]极言佛、老之祸天下，所以深恶而痛绝之。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[1]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法，礼、乐、刑、政；其民，士、农、工、贾；其位，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；其服，麻、丝；其居，宫、室；其食，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[2]。是故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；郊焉而天神假[3]，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"斯道也，何道

也[4]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[5]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；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[6]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[7]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[8]。”然则如之何而可也[9]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[10]。人其人[11]，火其书[12]，庐其居[13]，明先王之道以道[14]之，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[15]。其亦庶乎其可也[16]。”

[1]紧接。[2]“夫所谓”至此，一段，收拾前文，生发后文，绝妙章法。[3]格。[4]问语作态。[5]应“非吾所谓道”一段。是“原道”结穴。[6]“轲之死”一句，承上极有力。一篇精神在此。[7]荀卿，名况，赵人。尝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兴坏，序列著数万言而卒。汉扬雄，字子云，所撰有《法言》十三卷。○故云孟子之后不得其传。[8]事行，谓得位以行道。说长，谓立言以明道也。○重下二句，是《原道》本意。[9]完矣，又一转。[10]佛、老之道，不塞不止。圣人之道，不流不行。[11]僧、道俱令还俗。[12]绝其惑人之说。[13]寺观改作民房。[14]同“导”。[15]以无佛、老之害，故穷民皆得其所养。[16]两“可”字呼应作结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
孔孟没，大道废，异端炽，千有馀年，而后得《原道》之书辟而辟之，理则布帛菽粟，气则山走海飞，发先儒所未发，为后学之阶梯，是大有功名教之文。

原毁 韩愈

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[1]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[2]。闻古之人有舜者，其为人也，仁义人也。求其所以为舜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闻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为人也，多才与艺人也。求其所以为周公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[3]。舜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；周公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“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[4]。”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[5]？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为良人矣。能善是，是足为艺人矣[6]。”取其一，不责其二；即其新，不究其旧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[7]。一善，易修也。—艺，易能也。其于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足矣[8]。”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[9]？

[1]此孔子所谓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之意。○二语是一篇之柱。[2]申上文作两对，是双关起法。[3]此二段语意，俱本《孟子》“舜何人，予何人”一段来。[4]只转说。一说便见波澜。[5]应一句。[6]从上段“能”字生出“善”字。[7]顺势衍足上意。[8]亦转说。一说又作波澜。[9]应一句。○已上写古之君子，作两扇，是宾。

今之君子则不然[1]。其责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。详，故人难于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[2]。己未有善，曰：“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，曰：“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于人，内以欺于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。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[3]？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虽能是，其

人不足称也。彼虽善是，其用不足称也。”举其一，不计其十；究其旧，不图其新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。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[4]？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，而以圣人望于人，吾未见其尊己也[5]。

[1]一句折入。[2]亦作双关起法。[3]应一句。[4]应一句。○已上写今之君子，作两扇，是主。亦只就“能”、“善”二字，翻弄成文，妙。[5]文极滔滔莽莽，有一泻千里之势。不意从此间忽作一小束，何等便捷！是文章中深于开合之法者。

虽然[1]，为是者，有本有原，怠与忌之谓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[2]。吾尝试之矣[3]。当试语于众曰：“某良士，某良士。”其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[4]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[5]。又尝语于众曰：“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。”其不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[6]，强者必说[7]于言，懦者必说于色矣[8]。是故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！士之处此世，而望名誉之光、道德之行，难已[9]！

[1]急转。[2]“怠”、“忌”二字，切中今人病痛。下文只说“忌者”，而“怠者”自可知，惟“怠”故“忌”也。○方说到本题，此为毁之根也。[3]又作一飏，生下二比。[4]总撇上三句。[5]“良士”一段，是主中之宾。[6]总撇上三句。[7]悦。[8]“非良士”一段，是主中之主。○两意形出“忌”字，以原毁者之情，委婉曲折，词采若画。[9]《原毁》篇，到末才露出“毁”字。大都“详”与“廉”，毁之枝叶；“怠”与“忌”，毁之本根。不必说“毁”，而“毁”意自见。

将有作于上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[1]！

[1]慨然有馀思。

全用重周、轻约、详廉、怠忌八字立说。然其中只以一“忌”字，原出毁者之情。局法亦奇。若他人作此，则不免露爪张牙，多作仇愤语矣。

获麟解 韩愈

麟之为灵，昭昭也[1]。咏于《诗》，书于《春秋》，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，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[2]。

[1]麟，麇身、牛尾、马蹄、一角，毛虫之长，王者之瑞也。○先立一句，“灵”字伏“德”字。[2]《诗·麟之趾》。《春秋》鲁哀公十三年“西狩获麟”。传记百家，谓史传所记及诸子百家也。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瑞，正见其昭昭处。○一转。

然麟之为物，不畜于家，不恒有于天下。其为形也不类，非若马、牛、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然。然则虽有麟，不可知其为麟也[1]。角者，吾知其为牛；鬣[2]者，吾知其为马；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，吾知其为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；惟麟也不可知。不可知，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[3]。虽然，麟之出，必有圣人在乎位，麟为圣人出也[4]。圣人者，必知麟。麟之果不为不祥也[5]。

[1]知其为祥，不可知其为麟，所以为灵。○二转。[2]猎。[3]既不可知其为麟，则谓麟为不祥之物，亦无足怪。○三转，起下“圣人必知麟”。[4]帝王之世，麟在郊薮。[5]麟必待有知麟之圣人而后出，麟固无有谓其不祥者。○四转。

又曰：“麟之所以为麟者，以德不以形[1]。若麟之出不待圣人，则谓之不祥也亦宜[2]。”

[1]“以德”句，正与“为灵昭昭”句相应。“德”字，即“灵”字之意。惟德故灵也。[2]若出非其时，则失其所以为麟矣，何祥之有？○五

转。○上“不祥”，是天下不知麟也，非麟之咎也。此“不祥”，真麟之罪也，非天下之咎也。

此解与论龙、论马，皆退之自喻有为之言，非有所指实也。文仅一百八十馀字，凡五转，如游龙，如辘轳，变化不穷，真奇文也。

杂说一 韩愈

龙嘘气成云，云固弗灵于龙也[1]。然龙乘是气，茫洋穷乎玄间，薄[2]日月，伏光景[3]，感震电，神变化，水下土，汩[4]陵谷。云亦灵怪矣哉[5]！

[1]嘘气，虚口出气也。云为龙之所自有，故弗能灵于龙。○一节，言龙之灵。轻。下急转。[2]博。[3]影。[4]骨。[5]茫洋云水之气，极乎穹苍，日月为之掩蔽，光影为之伏藏，雷电为之震动，其变化风雨，则水遍乎下土，陵谷为之汩没，玄亦灵怪极矣。○二节，言云之灵。重。

云，龙之所能使为灵也。若龙之灵，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[1]。然龙弗得云，无以神其灵矣，失其所凭依，信不可欤[2]！异哉！其所凭依，乃其所自为也[3]。《易》曰："云从龙[4]。"既曰龙，云从之矣[5]。

[1]三节，申言龙之灵。轻。下急转。[2]四节，申言云之灵。重。[3]云为龙之嘘气，故曰自为。○五节，言龙能为云，若无龙，则亦无云矣。轻。[4]《易》:"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"[5]六节，言龙必有云，若无云，则亦非龙矣。重。

此篇以龙喻圣君，云喻贤臣。言贤臣固不可无圣君，而圣君尤不可无贤臣。写得婉委曲折，作六节转换，一句一转，一转一意，若无而又有，若绝而又生，变变奇奇，可谓笔端有神。

杂说四 韩愈

世有伯乐[1]，然后有千里马[2]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[3]，故虽有名马，只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骈[4]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[5]。

[1]洛。[2]伯乐，秦穆公时人，姓孙，名阳，善相马。此以伯乐喻知己，以千里马喻贤士。○一叹。[3]二叹。[4]辨平声。[5]骈，并也。○三叹。

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尽粟一石，食[1]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马也，虽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饱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见，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[2]，安求其能千里也[3]！

[1]嗣。[2]拗一笔。[3]四叹。○“千里”二字，凡七唱，感慨悲婉。

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尽其材，鸣之而不能通其意，执策而临之曰：“天下无马。”呜呼！其真无马邪？其真不知马也[1]！

[1]五叹，总结。

此篇以马取喻，谓英雄豪杰必遇知己者，尊之以高爵，养之以厚禄，任之以重权，斯可展布其材。否则，英雄豪杰亦已埋没多矣。而但谓之天下无才，然耶？否耶？甚矣，知遇之难其人也。

卷八 唐文

师说 韩愈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、受业、解惑也[1]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[2]。

[1]说得师道如此郑重。一篇大纲领，具见于此。[2]紧承“解惑”说，下承“传道”说。

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；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[1]。

[1]道在即师在，是绝世议论。

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，欲人之无惑也难矣[1]。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；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[2]，愚益愚[3]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[4]？

[1]忽作慨叹，若承若起，佳甚。[2]古人。[3]今人。[4]此是高一等说话，翻前面“人非生知”之说。

爱其子，择师而教之。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[1]者也，非吾所谓传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师焉，或不[2]焉，小学而大遗，吾未见其明也[3]。

[1]豆。[2]否。[3]童子句读之不知，则为之择师。其身惑之不解，则不择师。是学其小，而遗忘其大者，可谓不明也。○此就寻常话头，从容体出至情。其理明，其辞切。

巫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师、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“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[1]。”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[2]。呜呼！师道之不复，可知矣[3]。巫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[4]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[5]！

[1]有长有少矣。[2]有责有贱矣。[3]可为长太息。[4]齿，列也。[5]此与前论圣人且从师同意。前以至贵者形今人之不从师，此以至贱者形今人之不从师。反复剧论，意甚切至。
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[1]子、苌[2]弘、师襄、老聃[3]。郯子之徒[4]，其贤不及孔子[5]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[6]。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[7]。

[1]谈。[2]长。[3]耽。[4]省句。[5]孔子询官名于郯子，访乐于苌弘，学琴于师襄，问礼于老聃。[6]借孔子作证，取前圣人从师意。[7]收前“吾师道”意，完足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[1]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[2]。余嘉其能行古道[3]，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[1]蟠，贞元十九年进士。[2]异于今人。[3]不异于古人。

通篇只是“吾师道也”一句。言触处皆师，无论长幼贵贱，惟人自择。因借时人不肯从师，历引童子、巫医、孔子喻之。总是欲李氏子

能自得师，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，而作此以倡后学也。

进学解 韩愈

国子先生[1]晨入太学，招诸生立馆下，诲之曰："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[2]成于思，毁于随[3]。方今圣贤相逢[4]，治具毕张[5]，拔去凶邪，登崇俊良。占[6]小善者率以录，名一艺者无不庸[7]。爬[8]罗剔抉[9]，刮垢磨光[10]。盖有幸而获选，孰云多而不扬[11]。诸生业患不能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无患有司之不公[12]。"

[1]元和七年，公复为国子博士。[2]去声。[3]随，因循也。○陡然四句，起下"不明"、"不公"意。[4]圣君、贤臣。[5]需才分任。[6]去声。[7]庸，用也。[8]杷。[9]渊入声。○谓搜取人才。[10]谓造就人才。[11]"幸"字，最有含蓄。[12]此四句是一篇议论张本。

言未既，有笑于列者曰："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于兹有年矣[1]。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；纪事者必提其要[2]，纂言者必钩其玄[3]；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[4]；焚膏油以继晷[5]，恒兀兀以穷年[6]。先生之业，可谓勤矣[7]。觝[8]排异端，攘斥佛老[9]；补苴[10]罅[11]漏，张皇幽眇[12]；寻坠绪之茫茫，独旁搜而远绍[13]；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[14]。先生之于儒，可谓劳矣[15]。沉浸醲[16]郁，含英咀华[17]。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[18]。上规姚姒，浑浑无涯[19]，周《诰》殷《盘》，佶[20]屈聱[21]牙[22]，《春秋》谨严[23]，《左氏》浮夸[24]，《易》奇而法[25]，《诗》正而葩[26]；下逮《庄》、《骚》[27]，太史所录[28]，子云、相如[29]，同工异曲[30]。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[31]。少始知学，勇于敢为；长通于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于为人，可谓成矣[32]。然而

公不见信于人，私不见助于友，跋[33]前疐[34]后，动辄得咎[35]。暂为御史，遂窜南夷[36]。三年博士，冗[37]不见治[38]。命与仇谋，取败几时[39]。冬暖而儿号[40]寒，年丰而妻啼饥。头童齿豁，竟死何裨[41]？不知虑此，反教人为[42]？”

[1]头。[2]举纲挈领。[3]极深研几。[4]悉备。[5]轨。[6]晷，日景也。兀兀，劳苦也。○恒久。[7]一段，言勤于己业。[8]底。[9]觝，触也。○辟邪说。[10]疸。[11]罅去声。[12]苴所以藉履。《吕览》:“衣弊不补，履决不苴。”罅，孔隙也。皇，大也。言儒术缺漏处，则补苴之；圣道隐微处，则张大之。○翼圣学。[13]承“补苴”、“张皇”说。[14]承“觝排”、“攘斥”说。[15]二段，言劳于卫道。[16]浓。[17]读书而涵泳其味。[18]作文而悉本于古。[19]姚，虞姓。姒，夏姓也。扬子：“虞夏之书浑浑尔。”[20]吉。[21]遨。[22]周《诰》，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是也。殷《盘》，《盘庚》上、中、下三篇是也。佶屈、聱牙，皆艰涩难读貌。[23]一字褒贬，谨而严毅。[24]《左传》释经，浮虚夸大。[25]《易》之变易甚奇，而正当之理可法。[26]帕平声。○诗之义理甚正，而藻丽之词实华。[27]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。[28]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[29]扬雄，字子云。司马长卿，名相如。[30]犹乐之同工，而异其曲调。○文章不本六经，虽生剥子云之篇，行剽相如之籍，辞非不美，总属无根之学，故公必“上规姚姒”，而始下逮百家也。[31]三段，言文章之著见。[32]四段，言为人之成立。○上三段论业精，此一段论行成，共为一腹。[33]拨。[34]至。[35]《诗·豳风》:“狼跋其胡，载疐其尾。”跋，躐也。胡，老狼颔下悬肉也。疐，跲也。狼进而躐其胡，则退而跲其尾，言进退不得自由也。[36]贞元十九年，公为监察御史，谪阳山令。[37]冗。[38]公元和元年六月为博士，四年六月迁都官史。冗，散也。处闲散之地，而无以自见其治才。[39]命与仇敌为谋，数遭败坏。[40]平声。[41]悲。○山无草木曰童。豁，落也。裨，益也。[42]尾。○勤业四段，从“能精”、“能成”二语发来，然而一转，正破“不公”、“不明”也。

先生曰：“吁！子来前！夫大木为宲[1]，细木为桷[2]，欂[3]栌[4]、侏儒[5]，椳[6]、闑、扂[7]、楔[8]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[9]。玉札、丹砂，赤箭、青芝[10]，牛溲、马勃，败鼓之皮[11]，俱收并蓄，待用无遗者，医师之良也[12]。登明选公，杂进巧拙，纡馀为妍[13]，卓荦[14]为杰[15]，校短量长，惟器是适者，宰相之方也[16]。昔者孟轲好辩，孔道以明，辙环天下，卒老于行[17]；荀卿守正，大论是弘，逃谗于楚，废死兰陵[18]。是二儒者，吐辞为经，举足为法，绝类离伦，优入圣域，其遇于世何如也[19]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，言虽多而不要[20]其中，文虽奇而不济于用，行虽修而不显于众[21]。犹且月费俸钱，岁縻廪粟，子不知耕，妇不知织[22]，乘马从[23]徒，安坐而食[24]，踵常途之役役，窥陈编以盗窃[25]，然而圣主不加诛[26]，宰臣不见斥，非其幸欤[27]！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。投闲置散，乃分之宜[28]。若夫商财贿之有亡，计班资之崇庳[29]，忘己量之所称[30]，指前人之瑕疵[31]，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[32]为楹[33]，而訾[34]医师以昌阳引年，欲进其豨苓也[35]。”

[1]萌。[2]角。○宲，梁也。桷，椽也。[3]薄。[4]卢。[5]欂栌，短柱。侏儒，短椽。[6]威。[7]簟。[8]屑。○椳，门枢也。闑，门中橛也。扂，户牡也。楔，门枨也。[9]匠用木无论小大。○一喻。[10]玉屑，一名玉札，生蓝田山谷。丹砂，硃砂也。赤箭，生陈仓及太山少室。青芝，出太山。四者，皆贵药。[11]牛溲，牛溺也。马勃，马屁菌也。败鼓皮，主虫毒。三者，皆贱药。[12]医用药无论贵贱。○二喻。[13]作缓态者。[14]落。[15]行直道者。[16]宰相用人，无论智之巧拙、才之长短。○三结。[17]一引。[18]荀卿，赵人。齐襄王时，为稷下祭酒，避谗适楚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，而荀卿废。著书数万言而卒，因葬兰陵。○二引。[19]冷语不尽。○三结，下转正文。[20]平声。[21]四句解前四段意。○再转。[22]有以养家。[23]去声。[24]有以自养。[25]役役，随俗而无异能。盗窃旧章，而无创解。

○再转。[26]诛，责也。[27]幸其遇世，愈于二儒。○再转。[28]此段解前“公不见信”一段意。言有司未有不公不明处。[29]卑。[30]去声。[31]财贿，谓禄也。班资，品秩也。庳，下也。前人，暗指执政。瑕疵，谓不公不明也。[32]亦。[33]杙，橛也。楹，柱也。杙小楹大。[34]紫。[35]昌阳，即昌蒲，久服可以延年。豨苓，即猪苓，主渗泄。○掉尾抱前，最耐寻味。

公自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，屡为国子博士，官久不迁，乃作《进学解》以自喻。主意全在宰相，盖大才小用，不能无憾。而以怨怼无聊之词托之人，自咎自责之词托之己，最得体。

圬者王承福传 韩愈

圬[1]之为技，贱且劳者也[2]。有业之，其色若自得者。听其言，约而尽[3]。问之，王其姓，承福其名，世为京兆长安农夫。天宝之乱，发人为兵[4]，持弓矢十三年，有官勋，弃之来归，丧其土田，手镘[5]衣食[6]。馀三十年，舍于市之主人，而归其屋食之当[7]焉[8]。视时屋食之贵贱，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[9]。有馀，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[10]。

[1]同“杇”。[2]一抑。[3]一扬。○陡然立论，领起一篇精神。[4]天宝十四年冬十一月，安禄山反，帝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讨之。出内府钱帛，于京师募兵十一万，旬日而集，皆市井子弟也。[5]满平声。[6]镘，圬具也。○弃官勋而就佣工，使人不可测。[7]去声。[8]屋食，谓屋租也。当，谓所当之值。[9]视屋租之贵贱，而增减其圬之工价。偿，还也。[10]此段写承福去官归乡手镘衣食来由，画出高士风味。

又曰：粟，稼而生者也；若布与帛，必蚕绩而后成者也；其他所以养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后完也，吾皆赖之。然人不可遍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[1]。故君者，理我所以生者也，而百官者，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小大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殃[2]，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[3]。夫镘易能，可力焉，又诚有功，取其直[4]虽劳无愧，吾心安焉。夫力易强[5]而有功也，心难强而有智也；用力者使于人，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。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[6]。嘻！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[7]。有一至者焉，又往过之，则为墟矣；有再至、三至者焉，而往过之，则为墟矣。问之其邻，或曰：噫！刑戮也。或曰：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。或曰：死而归之

官也[8]。吾以是观之，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？非强心以智而不足、不择其才之称[9]否而冒之者邪？非多行可愧、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[10]？将富贵难守、薄功而厚飨之者邪？抑丰悴有时、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[11]？吾之心悯焉，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[12]。乐富贵而悲贫贱，我岂异于人哉[13]？

[1]此言彼此各致其能。[2]一篇主意，特为提出。[3]此言小大不怠其事。[4]同“值”。[5]羌上声。[6]此言难易自择其宜。[7]忽生感慨，无限烟波。[8]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验得力处，故言极痛快。[9]去声。[10]三层，就前所自见处翻案。[11]二层，又开一步感慨。[12]言己志。[13]反一句，束得有力。○此段写所以弃官业圬之故，是绝大议论。

又曰：功大者，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与子，皆养于我者也，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谓劳力者，若立吾家而力不足，则心又劳也。一身而二任焉，虽圣者不可为也[1]。

[1]此段写自业自食有馀之意，是绝大见识。○此“又曰”以下，又转一步，为自己折衷张本。

愈始闻而惑之，又从而思之，盖贤者也，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[1]。然吾有讥焉，谓其自为[2]也过多，其为人也过少，其学杨朱之道者邪[3]？杨之道，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，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，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[4]！虽然，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，以济其生之欲、贪邪而亡道、以丧其身者，其亦远矣[5]！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，故余为之传，而自鉴焉[6]。

[1]一扬。[2]去声。[3]一抑。[4]似抑而实扬之。[5]昌黎作传，全在此数语上。○“愈始闻”一转，忽赞忽讥，波澜曲折。[6]以自鉴结，意极含蓄。

前略叙一段，后略断数语，中间都是借他自家说话，点成无限烟波。机局绝高，而规世之意，已极切至。

讳辩 韩愈

愈与李贺书，劝贺举进士。贺举进士有名，与贺争名者毁之，曰：“贺父名晋肃，贺不举进士为是，劝之举者为非[1]。”听者不察也，和[2]而倡之，同然一辞[3]。皇甫湜[4]曰：“若不明白，子与贺且得罪[5]。”愈曰：“然[6]。”

[1]欲夺贺名，故毁之如此。[2]去声。[3]一时俗人为其所惑。[4]寔。[5]言公若不辨明，必见咎于贺也。○此段叙公作辨之由。[6]先用一“然”字接住。下方起。

律曰：“二名不偏讳。”释之者曰：“谓若言‘征’不称‘在’，言‘在’不称‘征’是也[1]。”律曰：“不讳嫌名。”释之者曰：“谓若‘禹’与‘雨’、‘丘’与‘蓲’[2]之类是也[3]。”今贺父名晋肃，贺举进士[4]，为犯二名律乎？为犯嫌名律乎[5]？父名晋肃，子不得举进士。若父名仁，子不得为人乎[6]？

[1]孔子母名“征在”，言“在”不称“征”，言“征”不称“在”。[2]丘。[3]谓其声音相近。[4]上引律文，此入叙事。[5]贺父名进肃，律尚不偏讳；今贺父名晋肃，律岂讳嫌者乎？○此二句设疑问之，不直说破不犯讳。妙。[6]嫌名独生一脚作波澜。奇极。

夫讳始于何时？作法制以教天下者，非周公、孔子欤？周公作诗不讳[1]，孔子不偏讳二名[2]，《春秋》不讥不讳嫌名[3]。康王钊[4]之孙，实为昭王[5]。曾参之父名晳，曾子不讳“昔”[6]。周之时有骐期，汉之时有杜度，此其子宜如何讳？将讳其嫌，遂讳其姓乎？将不讳其嫌者乎[7]？汉讳武帝名“彻”为“通”[8]，不闻又讳车辙之“辙”为某字

也。讳吕后名“雉”为“野鸡”[9]，不闻又讳治天下之“治”为某字也。今上章及诏，不闻讳“浒”[10]、“势”、“秉”、“机”也[11]。惟宦官宫妾，乃不敢言“谕”及“机”，以为触犯[12]。士君子立言行事，宜何所法守也[13]？今考之于经[14]，质之于律[15]，稽之以国家之典[16]，贺举进士为可邪？为不可邪[17]？

[1]谓文王名昌，武王名发。若曰：“克昌厥后，”又曰“骏发尔私”。[2]若曰“宋不足征”，又曰“某在斯”。[3]若卫桓公名完。[4]昭。[5]康王名钊。[6]若曰“昔者吾友”。○此言周公、孔子皆作讳礼之人，亦有所不讳者。然周公只是一句，孔子却是四句。盖《春秋》为孔子之书，曾子为孔子之徒也。“康王钊”句，又只在《春秋》句中，所谓文章虚实繁省之法也。[7]此又设疑问之，不说破。妙。[8]谓彻侯为通侯、蒯彻为蒯通之类。[9]吕后，汉高帝后。[10]虎。[11]浒、势、秉、机，为近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玄宗庙讳也。盖太祖名虎，太宗名世民，世祖名昞，玄宗名隆基。[12]以“谕”为近代宗庙讳，以“机”为近玄宗庙讳。代宗讳豫，玄宗讳见上。○此段全是不讳嫌名事，乃用宦官宫妾讳嫌名承上，极有势。[13]将要收归周、孔、曾参事，且问起“何所法守”，句已含周、孔、曾参意。[14]指上文《诗》与《春秋》。[15]指上文二律。[16]指上文“汉讳武帝”三段。[17]到底是一疑案，不直说破。

凡事父母，得如曾参，可以无讥矣。作人得如周公、孔子，亦可以止矣[1]。今世之士[2]，不务行曾参、周公、孔子之行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、周公、孔子，亦见其惑也[3]。夫周公、孔子、曾参，卒不可胜。胜周公、孔子、曾参，乃比于宦官宫妾[4]。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，贤于周公、孔子、曾参者邪[5]？

[1]一转，忽作馀文。以文为戏，以文为乐。[2]指倡和人。[3]二转。[4]三转。[5]四转。○一齐收卷上文。不用辨折，愈转愈紧，愈不

穷。

前分律、经典三段，后尾抱前，婉𠧧显快。反反复复，如大海回风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。尽是设疑两可之辞，待智者自择，此别是一种文法。

争臣论 韩愈
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：“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[1]？学广而闻多，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，居于晋之鄙[2]。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[3]。大臣闻而荐之，天子以为谏议大夫[4]。人皆以为华，阳子不色喜[5]。居于位五年矣，视其德如在野。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[6]！”

[1]“乎哉”二字，连下作疑词。○立此句为一篇纲领，下段段关应。[2]鄙，边境也。[3]城好学，贫不能得书，乃求为集贤写书吏，窃官书读之，昼夜不出。六年已无所不通。及进士第，乃去隐中条山。远近慕其德行，多从之学。[4]城徙居陕州夏县。李泌为陕虢观察使，闻城名，泌入相，荐为著作郎。后德宗令长安尉杨宁，赍束帛，召为谏议大夫。[5]公力去陈言，如“荣”字变为“华”字，“无喜色”变为“不色喜”，可见。[6]不以富贵易其贫贱之心，所以为有道之士也。

愈应之曰：“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[1]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[2]？在《易·蛊》[3]之上九云：‘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[4]。’《蹇》之六二则曰：‘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[5]。’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，而所蹈之德不同也[6]。若《蛊》之上九，居无用之地，而致匪躬之节；以《蹇》之《六二》，在王臣之位，而高不事之心，则冒进之患生[7]，旷官之刺兴[8]。志不可则，而尤不终无也[9]。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，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，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[10]，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[11]。问其官，则曰：‘谏议也’；问其禄，则曰：‘下大夫之秩也’；问其政，则曰：‘我不知也[12]。’有道之士，固如是乎哉[13]？

且吾闻之[14]:‘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’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？得其言而不言，与不得其言而不去，无一可者也[15]。阳子将为禄仕乎[16]？古之人有云：‘仕不为贫，而有时乎为贫，谓禄仕者也。’宜乎辞尊而居卑，辞富而居贫，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，尝为乘田矣，亦不敢旷其职，必曰：‘会计当而已矣’，必曰：‘牛羊遂而已矣[17]。’若阳子之秩禄，不为卑且贫，章章明矣，而如此其可乎哉[18]？”

[1]《易·恒卦》六五：“恒其德，贞妇人吉，夫子凶。”言以柔顺从人，而常久不易其德，可谓正矣。然乃妇人之道，非丈夫之宜也。[2]接口一句断住。[3]古。[4]《易·蛊卦》上九。刚阳居上，在事之外，不臣事乎王侯，惟高尚吾之事而已。[5]蹇，难也。《蹇卦》六二。柔顺中正，正应在上，而在险中，是君在难中也。故不避艰险以求济之，是蹇而又蹇，非以其身之故也。[6]正解二句。[7]无用而匪躬者。[8]王臣而不事者。[9]《蛊》上九《象》曰：“不事王侯，志可则也。”《蹇》六二《象》曰：“王臣蹇蹇，终无尤也。”○反振一段。○上接口一句，用经断住，此又再引经反复。[10]在王臣之位。[11]高不事之心。○百忙中，忽著一譬喻，与《原道》“坐井而观天”同法。[12]又作三叠，申前意。[13]第一断。[14]更端再起。[15]有言责则当言，言不行则当去。不言与不去，无一可者也。[16]不消多语，只看“阳子将为禄仕乎”一转，当令阳子俯颈吐舌，不敢伸气。[17]看他添减孟子文字，成自己文字。[18]第二断。

或曰：“否，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，恶为人臣招[1]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[2]。故虽谏且议，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[3]:‘尔有嘉谟嘉猷，则入告尔后于内，尔乃顺之于外，曰：“斯谟斯猷，惟我后之德”。’夫阳子之用心，亦若此者[4]。”

[1]桥。[2]招，举也。[3]《周书·君陈篇》。[4]前面意思已说尽了，主意只在再设问处斡旋，一节深于一节。

愈应之曰："若阳子之用心如此，滋所谓惑者矣[1]。入则谏其君，出不使人知者，大臣宰相者之事，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[2]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，主上嘉其行谊，擢在此位。官以谏为名，诚宜有以奉其职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，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[3]。庶岩穴之士，闻而慕之，束带结发，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，致吾君于尧舜，熙鸿号于无穷也[4]。若《书》所谓，则大臣宰相之事，非阳子之所宜行也[5]。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？是启之也[6]。"

[1]接口一句断住。[2]段段提起阳子说，不犯重，亦不冷淡。如千斛泉随地而出，有许多情趣在。[3]不僭赏，指擢居谏位言。[4]熙，明也。鸿号，大名也。[5]复句，愈见醒透。[6]是开君文过之端也。○又翻一笔作波澜，就缴上意。○第三断。

或曰："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，不求用而君用之，不得已而起，守其道而不变，何子过之深也[1]？"

[1]议端全在"守其道而不变"处。

愈曰："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、用也[1]。闵其时之不平，人之不乂[2]，得其道，不敢独善其身，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[3]，死而后已[4]。故禹过家门不入，孔席不暇暖，而墨突不得黔[5]。彼二圣一贤者，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？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[6]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，岂使自有馀而已？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[7]。耳目之于身也，耳司闻而目司见。听其是非，视其险易，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，时人之耳目也。时人者，圣贤之身也[8]。且阳子之不贤，则

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。若果贤，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，恶得以自暇逸乎哉[9]？”

[1]接口一句断住。[2]乂，治也。[3]坤入声。[4]孜孜，勤也。矻矻，劳也。[5]孔子坐席不及温，又游他国。墨翟灶突不及黑，即又他适。突，灶额。黔，黑也。[6]畏时之不平，悲人之不乂。○以圣贤皆无心求闻、用，折不求闻、用句。以得其道不敢独善，折守道不变句。仍引禹、孔、墨作证，行文步骤秩然。[7]再作顿跌，逼出妙理。[8]更端生一议论，尤见入情。当看圣贤时人一语，真名世之见、名世之言。[9]两路夹攻，愈击愈紧。○第四断。○每段皆用一“且”字，故为进步作波澜。

或曰：“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，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，直则直矣，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？好尽言以招人过，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，吾子其亦闻乎[1]？”

[1]《国语》：柯陵之会，单襄公见国武子。其言尽。襄公曰：“立于淫乱之间，而好尽言以招人过，怨之本也。”鲁成公十八年，齐人杀武子。○前段攻击阳子，直是说得他无逃避处。此段假“或人”之辞以攻己，其言亦甚峻，文法最高。

愈曰：“君子居其位，则思死其官；未得位，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，非以为直而加人也[1]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，而好尽言于乱国，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：‘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’谓其闻而能改之也[2]。子告我曰：‘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[3]。’今虽不能及已，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[4]？”

[1]接口断住。[2]有此一句分疏，才有收拾。[3]照“有道之士”一篇关键。[4]以善人能受尽言奖阳子，回互得好。令阳子闻之，亦心平气和，引过自责矣。○第五断。

阳城拜谏议大夫，闻得失熟，犹未肯言，故公作此论讥切之。是箴规攻击体，文亦擅世之奇，截然四问四答，而首尾关应如一线。时城居位五年矣。后三年，而能排击裴延龄。或谓城盖有待，抑公有以激之欤！

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愈

二月十六日，前乡贡进士韩愈，谨再拜言相公阁[1]下。

[1]蛤。

向上书及所著文后，待命凡十有九日，不得命。恐惧不敢逃遁，不知所为。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，以求毕其说，而请命于左右[1]。

[1]从前书叙起。

愈闻之，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，然后呼而望之也。将有介于其侧者，虽其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[1]。彼介于其侧者，闻其声而见其事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。虽有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则将狂奔尽气，濡手足，焦毛发，救之而不辞也[2]。若是者何哉？其势诚急，而其情诚可悲也[3]。

[1]设喻一段，却作两层写。[2]看他复写上文，不换一字。[3]总上两段，势急是总前一段，情悲是总次一段。

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。愚不惟道之险夷，行且不息，以蹈于穷饿之水火，其既危且亟矣，大其声而疾呼矣，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[1]。其将往而全之欤，抑将安而不救欤？有来言于阁下者曰："有观溺于水而爇[2]于火者，有可救之道，而终莫之救也。"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？不然，若愈者，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[3]。

[1]四句四“矣”字生姿。[2]说。[3]两“将……欤”字，一“乎哉”字，跌出此句，最见精神。

或谓愈，子言则然矣，宰相则知子矣，如时不可何[1]？愈窃谓之不知言者，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。若所谓时者，固在上位者之为耳，非天之所为也。前五六年时，宰相荐闻，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，与今岂异时哉[2]？且今节度、观察使及防御、营田诸小使等，尚得自举判官，无间于已仕未仕者，况在宰相，吾君所尊敬者，而曰不可乎[3]？古之进人者，或取于盗，或举于管库[4]，今布衣虽贱，犹足以方于此[5]。情隘辞蹙，不知所裁，亦惟少垂怜焉。愈再拜。

[1]“时”字正与上“势”字对看。言势虽急，而时不可也。下文三转，深辟其“时不可”之说。[2]布衣蒙抽擢，自是公自开后门。[3]一段即今比拟。[4]《礼记》:“管仲遇盗，取二人焉，上以为公臣。”赵文子“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，七十有馀家”。[5]一段援古自况。

前幅设喻，中幅入正文，后幅再起一议。总以“势”字、“时”字作主。到底曲折，无一直笔。所见似悲戚，而文则宕逸可诵。

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愈

三月十六日，前乡贡进士韩愈，谨再拜言相公阁[1]下。

[1]蛤。

愈闻周公之为辅相，其急于见贤也，方一食三吐其哺[1]，方一沐三握其发[2]。当是时[3]，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，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，四海皆已无虞，九夷、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[4]，天灾时变、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，天下之所谓礼、乐、刑、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，风俗皆已敦厚，动植之物、风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，休征嘉瑞、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[5]，而周公以圣人之才，凭叔父之亲，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[6]。其所求进见之士，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？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，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？岂复有所计议、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[7]？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，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，思虑有所未及，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，不得于天下之心[8]。如周公之心，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，而非圣人之才，而无叔父之亲，则将不暇食与沐矣，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[9]？维其如是，故于今颂成王之德，而称周公之功不衰[10]。

[1]步。[2]周公戒伯禽曰："我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今王之叔，我于天下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"○述周公急于见贤，是一篇主意。[3]将当时劈空振起，为下"设使其时"一段作势，为后"岂尽"一段伏案。[4]荒服去王畿益远，以其荒野，故谓之荒服。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《禹贡》:"五百里荒服。"[5]《礼运》"麟、凤、龟、龙，谓之四灵。"○此段连用九个"皆已"字，化作七样句法。字有多少，句有长短，文有反

顺，起伏顿挫，如惊涛怒波。读者但见其精神，不觉其重叠，此章法、句法也。[6]一段就周公振势。[7]一段就贤士振势。○前下九“皆已”字，此下三“岂复”字，专为下文打照。[8]此一转最有力。以上论周公之待士，反复委曲。[9]又推周公之心，反写一笔。妙在虚字斡旋，将无作有，生烟波。[10]句已可住，而添“不衰”二字，奇峭。○正写一笔，收完前一幅文字。凡作无数转折，写周公方毕。

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[1]。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？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？四海岂尽无虞？九夷、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？天灾时变、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？天下之所谓礼、乐、刑、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？风俗岂尽敦厚？动植之物、风雨霜露之所霑被者岂尽得宜？休征嘉瑞、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[2]？其所求进见之士，虽不足以希望盛德，至比于百执事，岂尽出其下哉？其所称说，岂尽无所补哉[3]？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，亦宜引而进之，察其所以而去就之，不宜默默而已也[4]。

[1]方入正文，竟作两对，运局甚奇。[2]此段连用九“岂尽”字，对上九“皆已”字，亦就当时振势一段。[3]又添两“岂尽”字，即上三“岂复有哉”变文耳，亦就贤士振势一段。[4]至此方尽言攻击。○说阁下毕，下始入自复上书意。

愈之待命，四十馀日矣。书再上，而志不得通。足三及门，而阍[1]人辞焉[2]。惟其昏愚，不知逃遁，故复有周公之说焉[3]。阁下其亦察之[4]。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，故出疆必载质。然所以重于自进者，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，于鲁不可则去之齐，于齐不可则去之宋，之郑，之秦，之楚也[5]。今天下一君，四海一国，舍乎此则夷狄矣，去父母之邦矣[6]。故士之行道者，不得于朝，则山林而已矣。山林者，士之所独善自养，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。如有忧天下之心，则不能矣[7]。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，书亟[8]上，足数[9]及门，

而不知止焉[10]。宁独如此而已，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[11]。亦惟少垂察焉。渎冒威尊，惶恐无已。愈再拜。

[1]昏。[2]阍人，守门隶。[3]挽周公一句。[4]以前是论相之道，以后是论士之情。[5]犹言故不必复上书也。[6]书安得不复上？[7]书安得不复上？○此段以古道自处，节节占地步，文章绝妙。[8]器。[9]朔。[10]上用四“矣”字，其势急。此用二“焉”字，其势缓。如摆布阵势，操纵如法。文章家所谓虚字上斡旋也。其两“不知”字，归结自身上，与上“不知逃遁”相应。最妙。[11]又一转生姿，以大贤之门，打照周公。

通篇将周公与时相两两作对照。只用一、二虚字，斡旋成文。直言无讳，而不犯嫌忌。末述再三上书之故，曲曲回护自己。气杰神旺，骨劲格高，足称绝唱。

与于襄阳书 韩愈

七月三日，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，谨奉书尚书阁[1]下[2]。

[1]蛤。[2]贞元十四年九月，以工部尚书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公书称守国子四门博士，则当在十六年秋也。

士之能享大名、显当世者，莫不有先达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[1]。士之能垂休光、照后世者，亦莫不有后进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[2]。莫为之前，虽美而不彰[3]；莫为之后，虽盛而不传[4]。是二人者，未始不相须也[5]。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[6]。岂上之人无可援、下之人无可推[7]欤[8]？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[9]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[10]，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[11]。故高材多戚戚之穷[12]，盛位无赫赫之光[13]。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[14]。未尝干之，不可谓上无其人[15]；未尝求之，不可谓下无其人[16]。愈之诵此言久矣，未尝敢以闻于人[17]。

[1]言下之人必如此。一扇。[2]言上之人必如此。一扇。[3]翻前扇。[4]翻后扇。[5]后先有待。[6]上下难逢。[7]退平声。[8]援，犹干也。推，求而进之也。[9]上下之间，是必有故。[10]下不肯援。[11]上不肯推。[12]不能享大名、显当世。[13]不能垂休光、照后世。[14]负能负位，各有其咎。○一句断定。[15]非无可援。[16]非无可推。○自起至此，只是相须殷而相遇疏一句话，却作许多曲折。[17]言己平日诵此言已熟，终未尝轻以告人。○承上起下。

侧闻阁下[1]抱不世之才，特立而独行，道方而事实，卷舒不随乎时，文武唯其所用，岂愈所谓其人哉[2]？抑未闻后进之士，有遇知于

左右、获礼于门下者[3]，岂求之而未得邪？将志存乎立功，而事专乎报主，虽遇其人，未暇礼邪？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[4]？

[1]方入襄阳。[2]上有其人。[3]莫为之后。[4]问得委婉，疑得风刺。

愈虽不材[1]，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[2]。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？古人有言："请自隗[3]始[4]。"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[5]之资是急，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[6]。如曰："吾志存乎立功，而事专乎报主。虽遇其人，未暇礼焉。"则非愈之所敢知也[7]。世之龊龊[8]者既不足以语[9]之[10]，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，则信乎命之穷也[11]！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，如赐览观，亦足知其志之所存[12]。愈恐惧再拜。

[1]方入自己。[2]以其人自处。[3]韦。[4]《国策》：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，将欲报仇，往见郭隗先生。对曰："今王欲致士，先从隗始。隗且见事，况贤于隗者乎？岂远千里哉！"○横插一句，有情更有力。[5]任。[6]应求之未得。[7]应吾志未暇。○后半截议论，皆是设为疑词以自道达，首尾回顾，联络精神。[8]错。[9]去声。[10]龊龊，急促局狭貌。[11]一结悲凉慷慨，淋漓尽致。[12]可即文以见志。

前半幅只是泛论，下半幅方入正文。前半凡作六转，笔如弄丸，无一字一意板实。后半又作九转，极其凄怆，堪为动色。通篇措词立意不亢不卑，文情绝妙。

与陈给事书 韩愈

愈再拜。愈之获见于阁[1]下有年矣。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[2]。贫贱也，衣食于奔走[3]，不得朝夕继见[4]。其后阁下位益尊，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。夫位益尊，则贱者日隔；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，则爱博而情不专[5]。愈也道不加修，而文日益有名。夫道不加修，则贤者不与；文日益有名，则同进者忌[6]。始之以日隔之疏，加之以不专之望，以不与者之心，而听忌者之说，由是阁下之庭无愈之迹矣[7]。

[1]蛤。[2]叙相见。[3]倒句法。[4]叙不相见。[5]忽开二扇，一扇陈给事。○陈给事，名京，字庆复。大历元年中进士第，贞元十九年，将禘，京奏禘祭必尊太祖，正昭穆，帝嘉之。自考功员外，迁给事中。[6]一扇自己。[7]总上两扇，叙所以不相见之故。

去年春，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。温乎其容，若加其新也；属[1]乎其言，若闵其穷也[2]。退而喜也，以告于人[3]。其后如东京取妻子[4]，又不得朝夕继见。及其还也，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。邈乎其容，若不察其愚也；悄乎其言，若不接其情也[5]。退而惧也，不敢复进[6]。

[1]祝。[2]属，连续也。[3]重起二扇，一扇再叙相见。[4]东京，洛阳也。[5]悄，静也。[6]一扇，再叙不相见。

今则释然悟、翻然悔曰：其邈也，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；其悄也，乃所以示其意也[1]。不敏之诛[2]，无所逃避。不敢遂进，辄自疏其所以，并献近所为《复志赋》以下十首为一卷，卷有标轴。《送孟

郊序》一首，生纸写，不加装饰，皆有揩[3]字、注字处，急于自解而谢，不能竢[4]更写[5]，阁下取其意，而略其礼可也。愈恐惧再拜。

[1]单就不相见中，翻出陈给事意思来，奇绝、妙绝。[2]诛，责也。[3]丘皆切。[4]俟。[5]唐人有生纸、熟纸。生纸非有丧故不用。公用生纸，急于自解，不暇择耳。揩，涂抹也。

通篇以“见”字作主，上半篇从“见”说到“不见”，下半篇从“不见”说到“要见”。一路顿挫跌宕，波澜层叠，姿态横生，笔笔入妙也。

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

月、日，愈再拜[1]。天池之滨，大江之濆[2]，曰有怪物焉[3]，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[4]。其得水，变化风雨，上下于天不难也[5]。其不及水，盖寻常尺寸之间耳。无高山、大陵、旷途、绝险为之关隔也[6]，然其穷涸，不能自致乎水，为獱[7]獭之笑者，盖十八九矣[8]。如有力者，哀其穷而运转之，盖一举手、一投足之劳也[9]。然是物也，负其异于众也，且曰："烂死于沙泥，吾宁乐之。若俛[10]首帖耳，摇尾而乞怜者，非我之志也[11]。"是以有力者遇之，熟视之若无睹也。其死其生，固不可知也[12]。

[1]一云"应博学宏词前进士韩愈谨再拜上书舍人阁下"。[2]焚。○天池，谓南海也。《庄子》:"南冥者，天池也。"滨，水际。濆，水涯。[3]怪物，龙之别名。[4]汇，类也。○总领一句。下一连六转。[5]得水，一转。[6]顿宕。[7]宾。[8]獱，小獭也。○不及水，二转。[9]顿宕。[10]同俯。[11]气骨矫矫，明明托物自喻。○不肯乞怜，三转。[12]有力者不知，四转。

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，聊试仰首一鸣号焉，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、一投足之劳，而转之清波乎[1]？其哀之，命也。其不哀之，命也。知其在命，而且鸣号之者，亦命也[2]。愈今者实有类于是[3]。是以忘其疏愚之罪，而有是说焉。阁下其亦怜察之。

[1]仰首鸣号，五转。句句抱前，句句刺心。[2]作三叠，总结。六转。[3]一篇皆是譬喻，只一句归结自己，甚妙。

此贞元九年宏词试也。无端突起譬喻，不必有其事，不必有其理，却作无数曲折，无数峰峦，奇极、妙极。

送孟东野序 韩愈

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[1]。草木之无声，风挠之鸣[2]。水之无声，风荡之鸣[3]。其跃也或激之，其趋也或梗之[4]，其沸也或炙之[5]。金石之无声，或击之鸣[6]。人之于言也亦然[7]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謌[8]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凡出乎口而为声者，其皆有弗平者乎[9]！

[1]起句，是一篇大旨。[2]草木，一。[3]水，二。[4]梗，塞也。[5]水独加三句。错综入妙。[6]金石，三。[7]说到人。[8]同“歌”。[9]一锁，应起句，笔宕甚。○人言，四。

乐也者，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[1]，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[2]。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[3]八者，物之善鸣者也[4]。维天之于时世亦然[5]，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是故以鸟鸣春，以雷鸣夏，以虫鸣秋，以风鸣冬。四时之相推敚[6]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[7]！

[1]突然说乐。[2]生出“善”字与“假”字，为下面议论张本。[3]金，钟。石，磬。丝，琴、瑟。竹，箫、管。匏，笙。土，埙。革，鼓。木，柷敔也。[4]乐，五。[5]突然说天时。[6]同夺。[7]天时，六。○乐与天时两段，俱是陪客。

其于人也亦然[1]。人声之精者为言，文辞之于言，又其精也，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[2]。其在唐、虞，咎[3]陶、禹，其善鸣者也，而假以鸣[4]。夔弗能以文辞鸣，又自假于《韶》以鸣[5]。夏之时，五子以其歌鸣[6]。伊尹鸣殷[7]，周公鸣周[8]。凡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皆鸣之善者也[9]。周之衰，孔子之徒鸣之，其声大而远。传

曰："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"其弗信矣乎[10]？其末也，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[11]。楚，大国也，其亡也，以屈原鸣[12]。臧孙辰[13]、孟轲、荀卿，以道鸣者也[14]。杨朱、墨翟、管夷吾、晏婴、老聃[15]、申不害[16]、韩非[17]、昚[18]到[19]、田骈[20]、邹衍[21]、尸佼[22]、孙武[23]、张仪、苏秦之属，皆以其术鸣[24]。秦之兴，李斯鸣之[25]。汉之时，司马迁[26]、相如[27]、扬雄[28]，最其善鸣者也[29]。其下魏、晋氏，鸣者不及于古，然亦未尝绝也。就其善者，其声清以浮，其节数[30]以急，其辞淫以哀，其志弛以肆，其为言也，乱杂而无章[31]。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？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[32]？

[1]收转人上，下畅发之。[2]上文已再言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矣。则此又言人声之精者为言，而文辞又其精者，故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"又"字、"尤"字，正是关键血脉、首尾相应处。[3]皋。[4]咎陶、禹，一。[5]后夔作《韶》乐，以鸣唐、虞之治。○夔，二。[6]太康盘游无度，厥弟五人咸怨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○五子，三。[7]伊尹，四。[8]周公，五。[9]略结。[10]孔子之徒，六。[11]庄周，楚人，著书名《庄子》。荒，大。唐，空也。○庄周，七。[12]屈原，楚之同姓，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○屈原，八。[13]即鲁大夫臧文仲。[14]臧孙辰、孟轲、荀卿，九。[15]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。著书名《老子》。[16]以黄老刑名之学相韩昭侯。著书二篇，名《申子》。[17]韩诸公子，与李斯俱师荀卿。善刑名法律之学，著书五十六篇，名《韩非子》。[18]慎。[19]韩大夫。申、韩称之。有书四十六篇。[20]齐人，好谈论，时称"谈天口"。[21]临淄人，著书十万馀言，名重列国，燕昭师事之。[22]搅。○鲁人，卫商鞅师之。著书二十篇，号《尸子》。[23]齐人，著《兵法》十三篇。[24]杨朱十四人，十。○此十人，或邪说，或功利，或清净寂灭，或刑名惨刻，或尚杀伐之计，或专纵横之谋，皆非吾道，故公称一"术"字，大有分晓。[25]李斯秦相，专言威令。○李斯，十一。[26]即太史公，作《史记》。[27]姓司马，蜀人。有赋、檄、封禅等文。[28]字子云，有诸赋与《太玄》、《法

言》等书。[29]二司马、扬雄，十二。[30]同速。[31]即其所谓善鸣者，亦且如此，所以为不及于古。[32]魏、晋，十三。○将入题，又顿此一段，先写出感慨之致。

唐之有天下[1]，陈子昂[2]、苏源明[3]、元结[4]、李白[5]、杜甫[6]、李观[7]，皆以其所能鸣[8]。其存而在下者，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[9]。其高出魏、晋，不懈而及于古[10]，其他浸淫乎汉氏矣[11]。从吾游者，李翱、张籍其尤也[12]。三子者之鸣信善矣[13]。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？抑将穷饿其身、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[14]？三子者之命，则悬乎天矣。其在上也[15]，奚以喜？其在下也[16]，奚以悲[17]？东野之役于江南也[18]，有若不释然者[19]，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[20]。

[1]以下始说唐人。[2]字伯玉，号海内文宗。○一。[3]京兆武功人，工文辞。有名。○二。[4]字次山，所著有《元子》十篇。○三。[5]四。[6]五。[7]字元宾，公之友。○六。[8]此六子，皆当时先达之人。[9]七。○从许多物、许多人，奇奇怪怪，繁繁杂杂说来，无非要显出孟郊以诗鸣。文之变幻至此。[10]若无懈笔，可追唐、虞三代文辞。[11]其他美处，纯乎其为汉氏。○三句，总收前文。[12]李翱有集，张籍善乐府。○李翱八。张籍九。又添二人于后，妙绝。[13]结出“善鸣”二字。[14]两句叹咏有味。括尽前面圣贤君子之鸣。[15]鸣国家之盛。[16]自鸣其不幸。[17]二语甚占地步。[18]时东野为溧阳尉。○单结东野。[19]结出不平。[20]应前四“天”字收。

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为多。谓凡形之声者，皆不得已。于不得已中，又有善不善。所谓善者，又有幸不幸之分。只是从一“鸣”中，发出许多议论。句法变换，凡二十九样。如龙之变化，屈伸于天，更不能逐鳞逐爪观之。

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

太行[1]之阳有盘谷[2]。盘谷之间，泉甘而土肥，草木藂[3]茂，居民鲜少。或曰："谓其环两山之间，故曰盘。"或曰："是谷也，宅幽而势阻，隐者之所盘旋[4]。"友人李愿居之[5]。

[1]杭。[2]太行，山名。○起得奇崛。[3]同"丛"。[4]两"或曰"，跌宕起"盘"字义。虽似闲情，只呼出"隐者"一句为主。[5]李愿，西平忠武王晟之子。归隐盘谷，号盘谷子。○只六字，题已尽了。下全凭愿之言行文。

愿之言曰"人之称大丈夫者，我知之矣[1]。利泽施于人，名声昭于时[2]。坐于庙朝，进退百官，而佐天子出令。其在外，则树旗旄，罗弓矢[3]，武夫前呵，从者塞途，供给之人，各执其物，夹道而疾驰。喜有赏，怒有刑[4]。才畯[5]满前，道古今而誉盛德，入耳而不烦[6]。曲眉丰颊，清声而便[7]体，秀外而惠中[8]，飘轻裾，翳长袖[9]，粉白黛[10]绿者[11]，列屋而闲居，妒宠而负恃，争妍而取怜[12]。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，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[13]。吾非恶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[14]。

[1]此句是提纲，直绾到"我则行之"。[2]叙功名。[3]树，立也。罗，列也。[4]叙威令。[5]同"俊"。[6]叙门客。[7]平声。[8]外貌秀美，中心聪敏。[9]裾，衣后。翳，曳也。○叙近侍。[10]代。[11]黛，画眉墨。[12]叙姬妾。[13]极写世上有此一辈大丈夫。[14]著此句，逗起下段。

“穷居而野处，升高而望远，坐茂树以终日，濯清泉以自洁[1]。采于山，美可茹[2]；钓于水，鲜可食[3]。起居无时，惟适之安[4]。与其有誉于前，孰若无毁于其后；与其有乐于身，孰若无忧于其心[5]。车服不维，刀锯不加[6]，理乱不知，黜陟不闻[7]。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[8]，我则行之[9]。

[1]叙居处之幽。[2]汝。○茹，食也。[3]叙饮食之便。[4]叙晨昏之逸。[5]横插隐士自得语，妙。[6]刑赏不相及。[7]朝政不相关。[8]极写世上又有此一辈大丈夫。[9]结出本意。与上“不可幸致”句，紧照。

“伺候于公卿之门，奔走于形势之途，足将进而趦[1]趄[2]，口将言而嗫[3]嚅[4]，处污秽而不羞，触刑辟[5]而诛戮，侥倖于万一，老死而后止者[6]，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[7]？”

[1]咨。[2]疽。○趦趄，欲行不行之貌。[3]念入声。[4]如。○嗫嚅，欲言不言之貌。[5]闢。[6]此是不安于隐，求进不得者之所为。[7]此其人，视前两样人物，孰贤孰不肖，其等第当何如？○只以一句收尽一篇意，最有含蓄。

昌黎韩愈，闻其言而壮之[1]，与之酒而为之歌曰：盘之中，维子之宫。盘之土，可以稼[2]。盘之泉，可濯可沿[3]。盘之阻，谁争子所[4]？窈而深，廓其有容[5]；缭而曲，如往而复[6]。嗟盘之乐兮，乐且无央[7]。虎豹远迹兮，蛟龙遁藏。鬼神守护兮，呵禁不祥。饮且食兮寿而康，无不足兮奚所望[8]？膏[9]吾车兮秣吾马[10]，从子于盘兮，终吾生以徜[11]徉[12]。

[1]断其为高隐一辈大丈夫。[2]叶故。[3]沿，循行也。[4]阻，曲折也。[5]叶营。[6]四句承“盘之阻”来，窈深缭曲，极力形容，其妙可想。[7]央，尽也。○“乐”字，承上起下。[8]平声。[9]去声。[10]以脂

涂辖曰膏。以粟饭马曰秣。[11]常。[12]羊。○徜徉，自得之貌。送李却说到自亦欲往，何等兴会！

一节是形容得意人，一节是形容闲居人，一节是形容奔走伺候人，都结在“人贤不肖何如也”一句上。全举李愿自己说话，自说只前数语写盘谷，后一歌咏盘谷，别是一格。

送董邵南序 韩愈

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[1]。董生举进士，连不得志于有司，怀抱利器，郁郁适兹土[2]，吾知其必有合也[3]。董生勉乎哉[4]！

[1]燕，今北京。赵，今真定。俱当时河北地。感慨悲歌，乃豪杰之士也。○兀然而起，以士风立论，奇。[2]邵南举进士，屡次不得志，去游河北。时河北诸镇，不禀命朝廷，每自辟士，故邵南欲往。兹土，指河北。[3]董生亦豪杰，自与燕赵之士意气相投合。○“吾知其”，妙。[4]此段勉董生行，是正写。宾。

夫以子之不遇时，苟慕义强[1]仁者，皆爱惜焉[2]，矧燕、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[3]！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，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[4]？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[5]。董生勉乎哉[6]！

[1]羌上声。[2]皆爱惜董生，而愿引荐焉。○“慕”字、“强”字，对下“性”字。[3]况燕、赵之士，仁义性成，故吾知其必有合。○将上文再作一曲折掉转，应篇首燕、赵多感慨意。[4]怜才出乎天性，风俗固然。然当时河北藩镇，多习乱不臣。其风俗或与治化相移易，而今日之燕、赵，未必不异于昔日之所称也。○“吾恶知其”，妙。[5]风俗之异与不异，我不敢悬断，聊以董生之合也不合卜之也。[6]此段勉董生行。是反写。主。

吾因之有所感矣[1]。为[2]我吊望诸君之墓[3]，而观于其市，复有昔时屠狗者乎[4]？为我谢曰：“明天子在上，可以出而仕矣[5]！”

[1]上一正一反，俱送董生，此下特论燕、赵。[2]去声。[3]乐毅去燕之赵，赵封于观津，号望诸君。此燕、赵之古人也。[4]荆轲至燕，

爱燕之屠狗者高渐离，日饮燕市，酒酣，歌于市中。乃感慨不得志之士也。[5]送董生，却劝燕、赵之士来仕。则董生之不当往，已在言外。

董生愤己不得志，将往河北，求用于诸藩镇，故公作此送之。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，中言恐未必合，终讽诸镇之归顺及董生不必往。文仅百十馀字，而有无限开阖，无限变化，无限含蓄。短章圣手。

送杨少尹序 韩愈

昔疏广、受二子，以年老，一朝辞位而去[1]。于时公卿设供张，祖道都门外，车数百两[2]。道路观者，多叹息泣下，共言其贤。汉史既传其事，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，至今照人耳目，赫赫若前日事[3]。

[1]汉疏广，东海兰陵人，仕至太子太傅。兄子受，仕至太子少傅。在位五年，广谓受曰："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……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惧有后悔。"乃上疏乞骸骨，上许之。[2]去声。○供张，谓供具张设也。祭道神曰祖。祖道，谓饯行也。两，一车也。一车两轮，故谓之两。[3]叙二疏事引起。

国子司业杨君巨源[1]，方以能《诗》训后进[2]，一旦以年满七十，亦白承相去归其乡[3]。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，今杨与二疏，其意岂异也[4]？

[1]入题。[2]此句补杨君在官时事。[3]叙杨君事毕，以下发议论。[4]随手先作一总。

予忝在公卿后[1]，遇病不能出[2]。不知杨侯去时，城门外送者几人、车几两、马几匹，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，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，为传继二疏踪迹否，不落莫否[3]。见今世无工画者，而画与不画，固不论也[4]。然吾闻杨侯之去，丞相有爱而惜之者，白以为其都少尹，不绝其禄[5]。又为歌诗以劝之，京师之长于诗者，亦属[6]而和之。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，有是事否[7]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[8]。

[1]时公为吏部侍郎。[2]一篇情景，全在托病上写出。[3]司业去位，国史亦书。但不张大其事，虽书亦落莫也。[4]上文图迹，原属后世事，所以付之不论。○此段从二疏合到杨侯。[5]白之于朝命，为其邑少尹，不绝其俸禄。[6]祝。[7]此段从杨侯合到二疏。[8]随手再作一总，应前“古今人不相及”。

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，罢则无所于归[1]。杨侯始冠[2]，举于其乡，歌《鹿鸣》而来也[3]。今之归[4]，指其树曰：“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。某水某丘，吾童子时所钓游也[5]。”乡人莫不加敬，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[6]。古之所谓乡先生，没而可祭于社者[7]，其在斯人欤？其在斯人欤[8]？

[1]反衬杨侯。[2]去声。[3]宾句。[4]主句。[5]点出归乡风趣。[6]法其不以官为家，罢后有所归。[7]古人临文不讳。[8]感叹不尽。

巨源之去，未必可方二疏。公欲张大之，将来形容，又不可确言。特前说二疏所有，或少尹所无，后说少尹所有，或二疏所无。则巨源之美不可掩，而己亦不至失言。末托慨世之词，写出杨侯归乡，可敬可爱，情景宛然。

送石处士序 韩愈

河阳军节度、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[1]。求士于从事之贤者。有荐石先生者[2]。公曰："先生何如[3]？"曰："先生居嵩、邙[4]、瀍[5]、谷之间[6]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；食，朝夕饭一盂、蔬一盘。人与之钱，则辞；请与出游，未尝以事免；劝之仕，不应；坐一室，左右图书[7]。与之语道理，辨古今事当否，论人高下，事后当成败，若河决下流而东注，若驷马驾轻车、就熟路，而王良、造父为之先后也[8]，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[9]。"大夫曰："先生有以自老，无求于人，其肯为某来邪[10]？"从事曰："大夫文武忠孝，求士为国，不私于家。方今寇聚于恒，师环其疆[11]，农不耕收，财粟殚亡。吾所处地，归输之涂[12]，治法征谋，宜有所出[13]。先生仁且勇[14]，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，其何说之辞[15]？"于是撰书词，具马币，卜日以授使者，求先生之庐而请焉[16]。

[1]元和五年四月，诏用乌公重裔，为河阳军节度使、御史大夫，治孟州。其曰"节度之三月"，则是岁六、七月间也。[2]石先生，名洪，字浚川，洛阳人。罢黄州录事参军，退居于洛，十年不仕。[3]因此一问，下便借从事之荐词，以代己之颂美。所谓避实行虚，文之生路也。[4]茫。[5]蝉。[6]嵩、邙，山名。瀍、谷，水名。皆在洛阳之境。[7]一路短句错落。[8]王良、造父，皆古善御者。[9]"与之语道理"管到"龟卜也"止。中间用三个"若"字，有三意，文法变化不同。[10]因此再问，下又借从事之言安顿石处士。[11]元和四年三月，成德军节度王士真卒，其子承宗叛。十二月，诏吐突承璀，率诸道兵讨之。《地理志》：镇州恒山郡，本恒州。天宝元年更名镇。成德军所

治也。[12]粮运辐辏之区。[13]急需贤才以济。[14]仁则易于感动，勇则敢于有为。[15]此段句句为石生占地步。[16]写大夫求士郑重。

先生不告于妻子，不谋于朋友，冠带出见客，拜受书礼于门内[1]。宵则沐浴，戒行李，载书册，问道所由，告行于常所来往。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[2]，酒三行，且起[3]，有执爵而言者曰："大夫真能以义取人，先生真能以道自任，决去就。为先生别[4]。"又酌而祝曰[5]："凡去就出处何常？惟义之归[6]。遂以为先生寿[7]。"又酌而祝曰："使大夫恒无变其初，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，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，无昧于谄言，惟先生是听，以能有成功，保天子之宠命[8]。"又祝曰[9]："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，而私便其身图[10]。"先生起拜祝辞曰："敢不敬早夜以求从祝规[11]！"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[12]。遂各为歌诗六韵，遣愈为之序云。

[1]此与"劝之仕不应"相反，然其出处之意，已见于从事之言，所以"不告"、"不谋"，较有意味。[2]张，供张也。如今筵会铺张设席之类。○只此一句，又生出下半篇文字。[3]酒三行后，且将起别。○得此一句，落下便有势。[4]第一祝，并赞二人。[5]上只执爵而言。此乃酌而祝也。[6]照上"劝之仕不应"。[7]第二祝，独寿处士。[8]第三祝，规大夫。[9]不再酌也。[10]第四祝，规先生。○四祝词。一段紧一段。[11]须有此一答，上四祝便有收拾。[12]一篇之意，归结此一句上。何等笔力！

纯以议论行序事，序之变也。看前面大夫从事，四转反复。又看后面四转祝词，有无限曲折变态，愈转愈佳。

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

伯乐一过冀北之野，而马群遂空[1]。夫冀北马多天下，伯乐虽善知马，安能空其群邪？解之者曰：吾所谓空，非无马也，无良马也。伯乐知马，遇其良，辄取之，群无留良焉。苟无良，虽谓无马，不为虚语矣[2]。

[1]伯乐，姓孙，名杨，古之善相马者。○凭空作奇语起，下一难一解。[2]已上以譬喻起。不独为送温，并送石亦连及。伯乐譬乌公，冀北譬东都，马譬处士，良马譬温、石，凡四段。

东都，固士大夫之冀北也[1]。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，洛之北涯曰石生[2]，其南涯曰温生[3]。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，以石生为才，以礼为罗，罗而致之幕[4]下[5]。未数月也，以温生为才，于是以石生为媒，以礼为罗，又罗而致之幕下[6]。东都虽信多才士，朝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；暮取一人焉，拔其尤[7]。自居守、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，与吾辈二县之大夫[8]，政有所不通，事有所可疑，奚所谘而处焉[9]？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，谁与嬉游[10]？小子后生，于何考德而问业焉[11]？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，无所礼于其庐[12]。若是而称曰：大夫乌公一镇河阳，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，岂不可也[13]？

[1]一语，即从喻处渡下。[2]连石。[3]出温。[4]莫。[5]幕，帷幕也。在旁曰帷，在上曰幕。军旅无常居，曰幕府。○连石。[6]出温生，自见所以连石之故。○“为罗”、“为媒”，字法新奇。[7]所谓遇其良辄取之。[8]居守，谓东都留守。二县，谓东都郭下二邑，洛阳、河南也。[9]写空群，一。[10]写空群，二。[11]写空群，三。[12]写空群，

四。○美处士在去后感慨中见之。妙。[13]以乌公为士之伯乐，应首句意。

夫南面而听[1]天下，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[2]。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[3]，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[4]，求内外无治，不可得也[5]。愈縻于兹[6]，不能自引去，资二生以待老。今皆为有力者夺之，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[7]？生既至，拜公于军门，其为吾以前所称，为天下贺[8]；以后所称，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[9]。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，愈因推其意而序之。

[1]平声。[2]陪一相。[3]陪。[4]正。[5]此段推开一步，以归美乌公，文气始足。[6]縻，系也。时公为河南令。[7]本以致颂，反更生怨，绝妙文情。[8]应，“求内外无治”句。[9]应“何能无介然”句。

全篇无一语实说温生之贤，而温生已处处跃露。“若是而称曰”数语，是结前半篇。“其为吾以前所称”，是结后半篇。然“致私怨于尽取”句，直挽到篇首“空”字，收尽通章。

祭十二郎文 韩愈

年、月、日[1]，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，乃能衔哀致诚，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，告汝十二郎之灵[2]：

[1]或作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。[2]七日乃能者，以所报月、日不同，欲审其实，故迟迟若此。建中，人名。十二郎，名老成，公兄韩介之子、韩会之继子也。

呜呼！吾少孤[1]，及长，不省所怙[2]，惟兄嫂是依[3]。中年，兄殁南方，吾与汝俱幼[4]，从嫂归葬河阳。既又与汝就食江南[5]，零丁孤苦，未尝一日相离也[6]。吾上有三兄，皆不幸早世，承先人后者，在孙惟汝，在子惟吾，两世一身，形单影隻[7]。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："韩氏两世，惟此而已[8]！"汝时尤小，当不复记忆[9]；吾时虽能记忆，亦未知其言之悲也[10]。

[1]大历五年，公父仲卿卒，公时三岁。○从自说起。[2]《小雅》:"无父何怙"。[3]兄韩会，嫂郑夫人，即十二郎父母。公于郎，虽叔侄，犹兄弟。其情谊尽在此。[4]大历十二年五月，起居舍人韩会，坐宰相元载黨与，贬为韶州刺史，寻卒于官。公时年十一，从至贬所。○始入十二郎，只"俱幼"二字，已不胜酸楚。[5]建中二年，中原多故，公避地江左，家于宣州。[6]一段叙幼时相依。[7]写尽零丁孤苦。[8]引嫂言，尤悲惨不堪。[9]上说俱幼，此又略分。[10]虽略分，又不甚分，妙，妙。○一段，叙叔侄二人关系韩氏甚重。

吾年十九，始来京城[1]。其后四年，而归视汝[2]。又四年，吾往河阳省坟墓[3]，遇汝从嫂丧来葬[4]。又二年，吾佐董丞相于汴州[5]，

汝来省吾[6]，止一岁，请归取其孥[7]。明年，丞相薨，吾去汴州，汝不果来[8]。是年，吾佐戎徐州[9]，使取汝者始行，吾又罢去，汝又不果来[10]。吾念汝从于东，东亦客也，不可以久，图久远者，莫如西归，将成家而致汝[11]。呜呼！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[12]！吾与汝俱少年，以为虽暂相别，终当久相与处，故舍汝而旅食京师，以求斗斛之禄[13]。诚知其如此，虽万乘之公相，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[14]！

[1]贞元二年，公自宣州游京师。○与郎别。[2]与郎会。[3]与郎别。[4]与郎会。[5]贞元十三年，董晋帅汴州。○与郎别。[6]与郎会。[7]孥，妻子也。○与郎别。[8]与郎不复会。[9]是岁张建封辟公为徐州节度推官。○与郎别。[10]十六年五月，张建封卒，公西归洛阳。○与郎不复会。[11]图与郎长会。[12]与郎永别不会。○自“吾年十九”以下，追忆其离合之不常，卒不可合而遽死。意只是平平，读之自不觉酸楚。[13]承写相离之故。[14]真言肠断。

去年，孟东野往，吾书与汝曰：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。念诸父与诸兄，皆康强而早世，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？吾不可去，汝不肯来，恐旦暮死，而汝抱无涯之戚也[1]。”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，强者夭而病者全乎？呜呼！其信然邪？其梦邪？其传之非其真邪[2]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？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？少者强者而夭殁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？未可以为信也[3]！梦也，传之非其真也，东野之书，耿兰[4]之报，何为而在吾侧也？呜呼！其信然矣！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！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，不克蒙其泽矣[5]！所谓天者诚难测，而神者诚难明矣！所谓理者不可推，而寿者不可知矣[6]！

[1]倒跌起下。[2]承上发出一段疑信惝怳光景。下分承一段疑，一段信。[3]一段从信转到疑。[4]家人名。[5]一段从疑转到信。[6]言其不应死而死，卒归咎于天与神、与理，哀伤之至也。

虽然，吾自今年来，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，动摇者或脱而落矣，毛血日益衰，志气日益微，几何不从汝而死也[1]！死而有知，其几何离？其无知，悲不几时，而不悲者无穷期矣[2]。汝之子始十岁[3]，吾之子始五岁[4]，少而强者不可保，如此孩提者，又可冀其成立邪？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[5]

[1]此言己亦不可必，回顾前寄孟东野书上意。[2]言有知，不久与郎复会。若无知，悲日无多。而不悲者，终古无尽时。盖以生知悲，死不知悲也。○达生之言。可括蒙庄一部。[3]谓湘也。[4]谓昶也。[5]忽然于郎前写自家不保，忽然又于郎后写二子不保，文情绝妙。

汝去年书云："比得软脚病，往往而剧[1]。"吾曰："是疾也，江南之人常常有之。"未始以为忧也。呜呼！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？抑别有疾而致斯乎[2]？汝之书，六月十七日也[3]；东野云，汝殁以六月二日；耿兰之报无月日。盖东野之使者，不知问家人以月日；如耿兰之报，不知当言月日[4]；东野与吾书，乃问使者，使者妄称以应之耳。其然乎？其不然乎[5]？

[1]极。○剧，甚也。[2]此段伏下"汝病吾不知时"句。[3]上言病。下言殁。一句接，无痕。[4]言耿兰之报，所以无月日者，由其不知报告之体，当具月日以报也。[5]此段伏下"汝殁吾不知日"句。

今吾使建中祭汝，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。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，则待终丧而取以来；如不能守以终丧，则遂取以来。其馀奴婢，并令守汝丧。吾力能改葬，终葬汝于先人之兆，然后惟其所愿[1]。呜呼[2]！汝病吾不知时，汝殁吾不知日，生不能相养以共居，殁不能抚汝以尽哀，敛不凭其棺，窆[3]不临其穴[4]，吾行负神明，而使汝夭，不孝不慈，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、相守以死，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

角，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，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，吾实为之，其又何尤！“彼苍者天”，“曷其有极”[5]。

[1]此告之欲处置其身后，以慰死者之心。意到笔随，不觉其词之剌剌也。[2]自此以下，一往恸哭而尽。[3]贬去声。[4]窆，下棺也。[5]更不能分句，何况分段，分字。直是一恸而尽。

自今以往，吾其无意于人世矣[1]！当求数顷之田于伊、颍之上[2]，以待馀年。教吾子与汝子，幸其成；长吾女与汝女，待其嫁。如此而已[3]。呜呼！言有穷而情不可终，汝其知也邪？其不知也邪[4]？呜呼哀哉！尚飨！

[1]宕一句，起下。[2]伊、颍，二水名。[3]教子、嫁女，又慰死者之心，自是天理人情中体贴出来。[4]总结，更复惝恍。

情之至者，自然流为至文。读此等文，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，字字是血，字字是泪。未尝有意为文，而文无不工。祭文中千年绝调。

祭鳄鱼文 韩愈

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愈，使军事衙推秦济，以羊一、猪一投恶溪之潭水，以与鳄[1]鱼食，而告之[2]曰：

[1]谔。[2]初，公至潮，问民疾苦，皆曰恶溪有鳄鱼，食民产且尽。数日，公令其属秦济，以一羊、一豚投溪水而祝之。

昔先王既有天下，列山泽，罔[1]绳擉[2]刃，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，驱而出之四海之外[3]。及后王德薄，不能远有，则江、汉之间，尚皆弃之以与蛮、夷、楚、越，况潮，岭海之间，去京师万里哉！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，亦固其所[4]。今天子嗣唐位，神圣慈武，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内，皆抚而有之[5]，况禹迹所揜，扬州之近地，刺史、县令之所治，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[6]！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[7]！

[1]同“网”。[2]错。[3]列，遮道也。擉，刺也。○正议发端，便不可犯。[4]潮在岭外、海内，较江、汉更远，毋怪为鳄鱼所据。涵淹，潜伏也。卵育，生息也。○先归咎后王，故意放宽一步。妙。[5]能远有矣。[6]揜，止也。潮于古为扬州之境，以四海、六合言之，则潮地又甚近也。○二十四字作一句读。[7]此句是一篇纲领。前将天子立大议论，此下专在与刺史争土上发议。

刺史受天子命，守此土，治此民，而鳄鱼睅[1]然不安溪潭，据处食民、畜[2]、熊、豕、鹿、獐，以肥其身，以种其子孙，与刺史亢拒，争为长[3]雄[4]。刺史虽驽弱，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，伈伈[5]睍

睍[6]，为民吏羞，以偷活于此邪[7]？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，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[8]。

[1]音缓。[2]休去声。[3]掌。[4]睅，目出貌。据处，谓据其地而处之也。食民、畜，谓食人与六畜也。刺史欲安民，而鳄鱼为害若此，是与亢拒争雄矣。[5]心上声。[6]贤上声。[7]伈伈，恐惧貌。睍睍，小目貌。[8]凛以天子，凛以天子命吏，词严义正，是一篇讨贼檄文。

鳄鱼有知，其听刺史言[1]：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鲸、鹏之大，虾、蟹之细，无不容归，以生以食，鳄鱼朝发而夕至也[2]。今与鳄鱼约，尽三日，其率丑类南徙于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；五日不能，至七日[3]；七日不能，是终不肯徙也，是不有刺史、听从其言也。不然，则是鳄鱼冥顽不灵，刺史虽有言，不闻不知也[4]。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听其言，不徙以避之，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，皆可杀[5]。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。其无悔[6]！

[1]总喝一句，起下文。[2]为鳄鱼寻去路。[3]为鳄鱼限日期。[4]层叠而下，犀利无前。[5]闪电轰雷，一齐俱发。[6]是夕有暴风震雷，起湫水中。数日，水尽涸，西徙六十里，自是潮州无鳄鱼患。

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，处处提出“天子”二字、“刺史”二字压服他。如问罪之师，正正堂堂之阵，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栗。

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

子厚，讳宗元。七世祖庆，为拓跋魏[1]侍中，封济阴公。曾伯祖奭，为唐宰相，与褚遂良、韩瑗[2]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[3]讳镇，以事母弃太常博士，求为县令江南；其后以不能媚权贵，失御史；权贵人死，乃复拜侍御史；号为刚直，所与游皆当世名人[4]。

[1]北魏姓拓跋。[2]愿。[3]父。[4]叙其前人节概，所以形子厚之附叔文，是公微意。

子厚少精敏，无不通达。逮其父时，虽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进士第，崭[1]然见头角，众谓柳氏有子矣[2]。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。俊杰廉悍[3]，议论证据今古，出入经史百子，踔[4]厉风发，率常屈其座人，名声大振，一时皆慕与之交。诸公要人，争欲令出我门下，交口荐誉之[5]。

[1]谗。[2]崭，尖锐貌。[3]四字，为柳文写照。[4]同卓。[5]子厚为诸公要人所争致，初非求附之也。全为附王叔文一节出脱。

贞元十九年，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。顺宗即位，拜礼部员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为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贬州司马[1]。居闲益自刻苦，务记览，为词章，泛滥停蓄，为深博无涯涘[2]，而自肆于山水间[3]。元和中，尝例召至京师，又偕出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[4]。既至，叹曰："是岂不足为政邪？"因其土俗，为设教禁，州人顺赖。其俗以男女质[5]钱，约不时赎，子本相侔，则没为奴婢。子厚与设方计，悉令赎归。其尤贫力不能者，令书其佣，足相当，则使归其质。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，比一岁，免而归者且千人[6]。衡、湘以南为进

士者，皆以子厚为师。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，悉有法度可观[7]。

[1]王叔文、韦执谊用事，拜宗元礼部员外郎，且将大用。宪宗即位，贬叔文渝州司户参军。宗元坐王叔文党，贬邵州刺史，未至，道贬永州司马。○志其被贬，不露叔文辈姓名，甚婉曲。[2]词上声。[3]宗元既窜斥，地又荒疠，因自放山泽间。其湮厄感郁，一寓诸文，放《离骚》数十篇，读者咸悲恻。[4]伏为刘禹锡请播州一节。[5]至。[6]柳州之政，详见《罗池庙碑》。独书赎子一节，撮其有德于民之大者。[7]前叙其自为词章，此叙其教人为文词。公推重子厚，特在文章。

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[1]，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，当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"播州非人所居，而梦得亲在堂，吾不忍梦得之穷，无辞以白其大人，且万无母子俱往理。"请于朝，将拜疏，愿以柳易播，虽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，梦得于是改刺连州[2]。呜呼！士穷乃见节义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，酒食游戏相征逐，诩诩[3]强笑语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负，真若可信。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发比，反眼若不相识；落陷阱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挤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，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，闻子厚之风，亦可以少愧矣[4]。

[1]遥接。[2]子厚所至，皆有树立。其处中山，尤其行之卓异者。[3]许。[4]此段因事发议，全学伯夷、屈原传。

子厚前时少年，勇于为人，不自责重[1]顾藉，谓功业可立就，故坐废退。既退，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于穷裔[2]，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也[3]。使子厚在台、省时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马、刺史时，亦自不斥；斥时，有人力能举之，且必复用不穷[4]。然

子厚斥不久，穷不极，虽有出于人，其文学辞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，如今，无疑也[5]。虽使子厚得所愿，为将相于一时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[6]。

[1]说出子厚病根。[2]异。[3]只数语总叙子厚生平，且悲且惜。[4]反振起下意。[5]就“斥”、“穷”二字，一转。极为子厚喜幸。[6]又一转，语带规讽，意亟含蓄。
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。子厚有子男二人，长曰周六，始四岁；季曰周七，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归葬也，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。行立有节概，重然诺，与子厚结交，子厚亦为之尽，竟赖其力。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，舅弟卢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谨慎，学问不厌。自子厚之斥，遵从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将经纪其家，庶几有始终者[1]。

[1]附书裴、卢二人，与前“士穷见节义”一段对照。

铭曰：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

子厚不克持身处，公亦不能为之讳，故措词隐跃，使人自领。只就文章一节，断其必传，下笔自有轻重。

卷九 唐宋文

驳复仇议 柳宗元

臣伏见天后[1]时，有同州下邽[2]人徐元庆者，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，卒能手刃父仇，束身归罪[3]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，且请“编之于令，永为国典”[4]。臣窃独过之[5]。

[1]唐武后。[2]圭。[3]后师韫为御史，元庆变姓名，于驿家佣力。久之，师韫以御史舍亭下。元庆手刃之，自囚诣官。[4]时议者以元庆孝烈，欲舍其罪。子昂建议，以为国法专杀者死，元庆宜正国法，然旌其闾墓，以褒其孝义可也。议者以子昂为是。○叙述其事作案。[5]总驳一句。

臣闻礼之大本，以防乱也，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子者杀无赦[1]；刑之大本，亦以防乱也，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治者杀无赦[2]。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[3]。诛其可旌，兹谓滥，黩刑甚矣；旌其可诛，兹谓僭，坏礼甚矣[4]。果以是示于天下，传于后代，趋义者不知所向，违害者不知所立，以是为典可乎[5]？

[1]子不当仇而仇者，死。[2]吏不当杀而杀者，死。○以礼、刑大本上说起，是议论大根源处。[3]一句点醒，破其首鼠两端之说。[4]《左传》:“善为国者，赏不僭，刑亦不滥。”○互发以足上句意。[5]以上泛言旌、诛并用之非。

盖圣人之制，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，统于一而已矣[1]。向使刺谳[2]其诚伪，考正其曲直，原始而求其端，则刑、礼之用，判然离矣[3]。何者？若元庆之父，不陷于公罪，师韫之诛，独以其私怨，奋其吏气，虐于非辜，州牧不知罪，刑官不知问，上下蒙冒，吁

[4]号[5]不闻[6]；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，枕戈为得礼[7]，处心积虑，以冲仇人之胸，介然自克，即死无憾，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，将谢之不暇，而又何诛焉[8]？其或元庆之父，不免于罪，师韫之诛，不愆于法，是非死于吏也，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？仇天子之法，而戕奉法之吏，是悖骜[9]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，所以正邦典，而又何旌焉[10]？

[1]此言圣人旌、诛不并用。“穷理”、“本情”四字，甚细。[2]年上声。[3]刺，讯也。议罪曰谳。诚伪，以情言；曲直，以理言。○承上正转一笔，起下二段议论。[4]豫。[5]豪。[6]吁，呼也。[7]《礼记》:“父之仇，不与共戴天。”又曰：“居父母之仇，寝苫枕戈，不仕，弗与共天下也。”[8]一段写旌之不宜诛。[9]傲。[10]一段写诛之不宜旌。○二段透发“旌与诛莫得而并”之意。

且其议曰：“人必有子，子必有亲，亲亲相仇，其乱谁救[1]？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，盖其冤抑沉痛，而号无告也；非谓抵罪触法，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，我乃杀之”，不议曲直，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，不亦甚哉[2]！《周礼》:“调人[3]，掌司万人之仇。”“凡杀人而义者，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”“有反杀者，邦国交仇之[4]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？《春秋公羊传》曰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此推刃之道，复仇不除害[5]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，则合于礼矣[6]。且夫不忘仇，孝也；不爱死，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，服孝死义，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，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？议者反以为戮，黩刑坏礼，其不可以为典，明矣[7]。

[1]述子昂原议。[2]此段申明“仇”字之义，正驳子昂言仇之失。[3]调人，官名。[4]《周礼》，见《地官》。[5]《公羊传》，见定公四年。不受诛，谓罪不当诛也。一来一往曰推刃。不除害，谓取仇身而

已，不得兼其子也。[6]两下相杀，谓师韫杀元庆之父，元庆又杀师韫。○引《周礼》、《公羊》以明杀人不义与不受诛者，皆可复仇。论有根据。一篇主意，具见于此。[7]收段就元庆立论，所以重与之。而深抑当时之议诛者，是通篇结案。

请下臣议，附于令，有断斯狱者，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
看叙起“手刃父仇，束身归罪”八字，便见得宜旌不宜诛。中段是论理，故作两平之言。后段是论事，故作侧重之语。引经据典，无一字游移，乃成铁案。

桐叶封弟辨 柳宗元

古之传者有言，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，戏曰：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：“戏也。”周公曰：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[1]。

[1]《史记·晋世家》:“成王与叔虞戏，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：‘以此封若。’史佚因请择日立之。成王曰：‘吾与之戏耳。’史佚曰：‘天子无戏言。’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”若曰“周公入贺”，史不之见，特于刘向《说苑》云云。

吾意不然[1]。王之弟当封邪，周公宜以时言于王，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[2]；不当封邪，周公乃成其不中[3]之戏，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主，其得为圣乎[4]？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，必从而成之邪？设有不幸，王以桐叶戏妇、寺，亦将举而从之乎[5]？凡王者之德，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[6]，虽十易之不为病；要[7]于其当，不可使易也，而况以其戏乎！若戏而必行之，是周公教王遂过也[8]。

[1]一句抹倒。[2]一层。[3]去声。[4]二层。[5]三层。[6]去声。[7]去声。[8]此段方是正断。严切不留馀漏。下乃就周公身上另起，再作断。

吾意周公辅成王，宜以道，从容优乐，要归之大中而已[1]，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[2]。又不当束缚之，驰骤之，使若牛马然，急则败矣[3]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，况号为君臣者邪[4]？是直小丈夫䞑䞑[5]者之事，非周公所宜用，故不可信[6]。

[1]应“要于其当”句。[2]一层。[3]言不能从容优乐。若制牛马然，束缚之使不得行，驰骤之使之必行，迫之太甚，则败坏矣。○二层。[4]言父子之间，尚不能以束缚、驰骤之事相胜，何况君臣？○三层。[5]缺。[6]《老子》:“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”缺缺，小智貌。○正结一段。

或曰：封唐叔，史佚成之[1]。

[1]史佚，周武王时太史尹佚也。○结束有不尽意，不指定史佚，妙。

前辐连设数层翻驳，后辐连下数层断案，俱以理胜，非尚口舌便便也。读之反复重叠愈不厌，如眺层峦，但见苍翠。

箕子碑 柳宗元

凡大人之道有三：一曰正蒙难[1]，二曰法授圣，三曰化及民[2]。殷有仁人曰箕子，实具兹道，以立于世。故孔子述六经之旨，尤殷勤焉[3]。

[1]去声。[2]蒙，犯也。正蒙难者，以正犯难也。○总提三柱立论。[3]谓下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所载是也。○出箕子。

当纣之时，大道悖乱，天威之动不能戒，圣人之言无所用[1]。进死以并命，诚仁矣，无益吾祀，故不为[2]；委身以存祀，诚仁矣，与[3]亡吾国，故不忍[4]。具是二道，有行之者矣[5]。是用保其明哲，与之俯仰，晦是谟范，辱于囚奴，昏而无邪，𬯀[6]而不息。故在《易》曰：“箕子之明夷。”正蒙难也[7]。及天命既改，生人以正，乃出大法，用为圣师，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。故在《书》曰：“以箕子归，作《洪范》。”法授圣也[8]。及封朝鲜，推道训俗，惟德无陋，惟人无远，用广殷祀，俾夷为华，化及民也[9]。率是大道，藂[10]于厥躬，天地变化，我得其正，其大人欤[11]?

[1]《书》:“今天动威。”○总起。[2]阁过比干。[3]预。[4]阁过微子。[5]将正写箕子，先入此段，斡旋多少。[6]颓。[7]《诗》: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《书》:“囚奴正士。”正士，谓箕子也。《易·明夷卦》六五：“箕子之明夷。”夷，伤也。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，近暗君，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之《象》也。○应前“一曰”。[8]大法，谓《洪范》。洪，大也。范，法也。《书》:“天乃锡禹《洪范》九畴，彝伦攸叙。”《汉·志》曰：“禹治洪水，锡《洛书》，法而陈之，《洪范》

是也。”《史记》：武王克殷，访问箕子以天道，箕子以《洪范》陈之。盖《洪范》发之于禹，箕子推衍增益，以成篇欤。○应前“二曰”。[9]朝鲜，东夷地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箕子去之朝鲜，教其民以礼义、田蚕，民犯禁八条，其民终不相盗，无门户之闭，妇人贞信不淫僻，其教民饮食以笾豆为可贵。此仁贤之化也。○应前“三曰”。[10]同“丛”。[11]应前“大人”第一句。○首提作柱，以次分应，似正意，却是客也。下一段写出箕子意中事，是作者大旨。

於虖[1]！当其周时未至，殷祀未殄，比干已死，微子已去，向使纣恶未稔[2]而自毙，武庚念乱以图存，国无其人，谁与兴理？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，其有志于斯乎[3]？

[1]同“呜呼”。[2]饪。[3]忽然别起波浪，语极淋漓感慨，使人失声长恸。

唐某年，作庙汲郡，岁时致祀[1]。嘉先生独列于《易·象》，作是颂云[2]。

[1]汲郡，纣故都，今为河南卫辉府。[2]颂不载。

前立三柱，真如天外三峰，卓然峭峙。“於虖”以下，忽然换笔，一往更有深情。

捕蛇者说 柳宗元

永州之野产异蛇，黑质而白章[1]，触草木尽死，以啮人，无御之者[2]。然得而腊[3]之以为饵，可以已大风、挛[4]踠[5]、瘘[6]、疠[7]，去死肌，杀三虫[8]。其始，太医以王命聚之，岁赋其二[9]，募有能捕之者，当其租入，永之人争奔走焉[10]。

[1]黑体白文。[2]异蛇最毒。[3]昔。[4]恋。[5]渊上声。[6]漏。[7]赖。[8]腊，干肉也。饵，药饵也。已，止也。挛踠，曲脚不能伸也。瘘，颈肿。疠，恶创。死肌，如痈疽之腐烂者。三虫，三尸之虫也。○毒蛇偏为要药。[9]两次。[10]叙捕蛇事。

有蒋氏者，专其利三世矣[1]。问之，则曰："吾祖死于是，吾父死于是，今吾嗣为之十二年，几死者数[2]矣。"言之，貌若甚戚者[3]。

[1]入题。[2]朔。[3]摹"泰山妇"伏结处。

余悲之，且曰："若毒之乎？余将告于莅事者，更若役，复若赋，则何如[1]？"蒋氏大戚，汪然出涕曰："君将哀而生之乎？则吾斯役之不幸，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[2]。向吾不为斯役，则久已病矣[3]。自吾氏三世居是乡，积于今六十岁矣，而乡邻之生日蹙，殚其地之出，竭其庐之入[4]，号呼而转徙，饥渴而顿踣[5]，触风雨，犯寒暑，呼嘘毒疠[6]，往往而死者相藉[7]也[8]。曩与吾祖居者，今其室十无一焉；与吾父居者，今其室十无二三焉；与吾居十二年者，今其室十无四五焉[9]。非死则徙尔，而吾以捕蛇独存[10]。悍吏之来吾乡，叫嚣乎东

西，隳[11]突乎南北，哗然而骇者，虽鸡狗不得宁焉[12]。吾恂恂而起，视其缶，而吾蛇尚存、则弛[13]然而卧[14]。谨食[15]之，时而献焉[16]。退而甘食其土之有，以尽吾齿[17]。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，其馀则熙熙而乐，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[18]！今虽死乎此，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，又安敢毒邪[19]？”

[1]若，汝也。言改汝捕蛇之役，复汝输租之赋，以免其死。[2]犯死捕蛇，乃以为幸。更役复赋，反以为不幸。此岂人之情哉？必有甚不得已者耳。[3]提一句，起下文。直贯至“捕蛇独存”句。[4]赋敛之苦。[5]同“仆”。○迫于赋敛而徙。[6]利。[7]谢。[8]疠，疫气。藉，枕藉也。○劳于迁徙而死。○写得惨毒。是一幅流民图。[9]应前“三世”。[10]二句收上转下，有力。[11]灰。[12]追呼之扰，所不忍言。[13]始。[14]蛇存放心。[15]嗣。[16]小心养食，俟其时之所需，而献上焉。[17]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产，以尽其天年。○摹拟自得光景，真情真语，大有笔趣。[18]言吾犯蛇毒而死者，一岁只有两次。非若吾乡邻遭悍吏之毒，无日不犯死也。[19]今吾虽终死于斯役，比吾乡邻被重赋而死者，已在后矣，安敢怨其为毒而不为此？○此段正明“斯役之不幸，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”二句。情态曲尽，而一段无聊之意，溢于言表。

余闻而愈悲。孔子曰：“苛政猛于虎也。”吾尝疑乎是，今以蒋氏观之，犹信[1]。呜呼！孰知赋敛之毒，有甚是蛇者乎[2]！故为之说，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。

[1]《檀弓》:“孔子过泰山侧，有妇人哭于墓而哀。夫子式而听之，使子路问之曰：‘子之哭也，一似重有忧者。’而曰：‘然。昔者吾舅死于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’夫子曰：‘何为不去也。’曰：‘无苛政。’夫子曰：‘小子识之，苛政猛于虎也。’”[2]一句结出。

此小文耳，却有许大议论。必先得孔子“苛政猛于虎”一句，然后有一篇之意。前后起伏抑扬，含无限悲伤凄惋之态。若转以上闻，所谓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，真有用之文。

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

郭橐驼，不知始何名，病偻[1]，隆然伏行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驼闻之曰：“甚善，名我固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“橐驼”云[2]。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[3]。驼业种树，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[4]及卖果者[5]，皆争迎取养[6]。视驼所种树，或迁徙，无不活[7]，且硕茂，蚤实以蕃[8]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[9]。

[1]楼。[2]偻，伛疾也。隆然，高起貌。橐驼，即骆驼。○以上先将橐驼命名写作一笑。[3]何为书其乡？只为欲写其在长安，长安人争迎也。[4]种树行乐。[5]种树谋生。[6]去声。○争相迎取驼于家而养之。[7]无不活，双承种与迁。[8]其树大而盛，其实蚤而多。○活外又添写此一句。[9]又反衬一句，伏后文。

有问之，对曰：“橐驼[1]非能使木寿且孳也[2]，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[3]。凡植木之性[4]，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[5]。既然已，勿动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莳[6]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，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[7]。故吾不害其长而已，非有能硕茂之也；不抑耗其实而已，非有能蚤而蕃之也[8]。他植者则不然[9]，根拳而土易[10]，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则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，则又爱之太殷，忧之太勤，旦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，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，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仇之。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为哉[11]！”

[1]自谓橐驼。[2]折一笔。[3]一篇之意，已尽于此。[4]承其“性”字。[5]此四“欲”字，本性欲也。[6]侍。[7]莳，种也。○此段是

畅讲“无不活”三字理。[8]耗，损也。○此段又反复“硕”、“茂”、“蚤”、“蕃”四字理。○以上只浅浅就植木上说道理，从《孟子》养气工夫体贴出来。[9]一句提转，上言无心之得，下言有心之失。[10]拳，曲也。易，更也。[11]此段明他植者“莫能如”一句理。○以上论种树毕。以下入正意，发出议论。

问者曰：“以子之道，移之官理可乎？”驼曰：“我知种树而已，官理非吾业也。然吾居乡，见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，而卒以祸[1]。旦暮吏来而呼曰：‘官命促尔耕，勖尔植，督尔穫[2]，蚤缫[3]而绪，蚤织而缕[4]，字而幼孩，遂而鸡豚[5]。’鸣鼓而聚之，击木而召之。吾小人辍飧饔以劳[6]吏者，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？故病且怠。若是，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[7]？”

[1]总提一句，下就“他植者则不然”一段摹出。[2]镬。[3]骚。[4]缫，绎茧为丝也。缕，布缕也。[5]字，养也。遂，长也。[6]去声。[7]写出俗吏情弊、民间疾苦，读之令人凄然。

问者嘻曰：“不亦善夫！吾问养树，得养人术。”传其事以为官戒也[1]。

[1]一篇精神命脉，直注末句结出。语极冷峭。

前写橐驼种树之法，琐琐述来，涉笔成趣。纯是上圣至理，不得看为山家种树方。末入“官理”一段，发出绝大议论，以规讽世道。守官者当深体此文。

梓人传 柳宗元

裴封叔之第，在光德里[1]。有梓人款其门，愿佣隙[2]宇而处焉[3]。所职寻引、规矩、绳墨，家不居砻斫之器[4]。问其能，曰："吾善度[5]材，视栋宇之制，高深、圆方、短长之宜，吾指使而群工役焉。舍我，众莫能就一宇。故食[6]于官府，吾受禄三倍；作于私家，吾收其直大半焉[7]。"他日，入其室，其床阙足而不能理，曰："将求他工。"余甚笑之，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[8]。

[1]裴封叔，名瑾。子厚之妹夫。[2]同隙。[3]梓人，即木匠。款，叩也。隙宇，空屋也。佣，役于主人以代租也。[4]寻，八尺。引，十丈。寻引，所以度长短。砻，砺石。斫，刀锯斧斤之属。○出语便作意凝注。[5]铎。[6]嗣。[7]此以言语代叙事。[8]故作一折。

其后，京兆尹将饰官署，余往过焉。委[1]群材，会众工[2]。或执斧斤，或执刀锯，皆环立向之。梓人左持引，右执杖，而中处焉[3]。量栋宇之任，视木之能，举挥其杖曰："斧！"彼执斧者奔而右；顾而指曰："锯！"彼执锯者趋而左[4]。俄而斤者斫，刀者削，皆视其色，俟其言，莫敢自断者[5]。其不胜[6]任者，怒而退之，亦莫敢愠焉[7]。画宫于堵，盈尺而曲尽其制，计其毫厘而构大厦，无进退焉[8]。既成，书于上栋[9]曰："某年某月某日某建"，则其姓字也。凡执用之工不在列[10]。余圜[11]视大骇，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[12]。

[1]秽。[2]委，蓄也。○写梓人一。[3]写梓人二。[4]写梓人三。[5]写梓人四。[6]升。[7]写梓人五。[8]写梓人六。[9]《易》:"上栋下

宇。”[10]写梓人七。[11]圆。[12]圜，惊愕也。○句句包含下意，摹写甚工致，“既成”数句，尤极含蓄，为下文张本。

继而叹曰[1]：彼将舍其手艺[2]，专其心智[3]，而能知体要者欤[4]？吾闻劳心者役人，劳力者役于人。彼其劳心者欤？能者用而智者谋，彼其智者欤[5]？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！物莫近乎此也[6]。彼为天下者本于人。其执役者，为徒隶，为乡师、里胥；其上为下士，又其上为中士、为上士；又其上为大夫、为卿、为公。离而为六职，判而为百役[7]。外薄[8]四海[9]，有方伯、连率[10]。郡有守，邑有宰，皆有佐政。其下有胥吏，又其下皆有啬夫、版尹，以就役焉[11]，犹众工之各有执技以食力也[12]。彼佐天子相天下者，举而加焉，指而使焉，条其纲纪而盈缩焉，齐其法制而整顿焉，犹梓人之有规矩、绳墨以定制也[13]。择天下之士，使称其职；居天下之人，使安其业。视都知野，视野知国，视国知天下，其远迩细大，可手据其图而究焉，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[14]。能者进而由之，使无所德；不能者退而休之，亦莫敢愠。不衒[15]能，不矜名，不亲小劳，不侵众官，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，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[16]。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[17]。相道既得，万国既理，天下举首而望曰：“吾相之功也。”后之人循迹而慕曰：“彼相之才也。”士或谈殷、周之理者，曰伊、傅、周、召，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，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[18]。大哉相乎！通是道者，所谓相而已矣[19]。其不知体要者反此。以恪勤为公，以簿书为尊，衒能矜名，亲小劳，侵众官，窃取六职百役之事，听听[20]于府庭，而遗其大者、远者焉，所谓不通是道者也[21]。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、规矩之方圆、寻引之短长，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，又不能备其工，以至败绩、用而无所成也。不亦谬欤[22]？

[1]转笔。[2]照“不居砻斫之器”。[3]照“所职寻引、规矩、绳墨”。[4]“体要”二字，是一篇之纲。[5]又就“专其心智”句，写作二层。[6]物，事也。○连下三“者欤”字赞美，方转入正意，如黄河之流，九折而入海，何等委曲！以下将梓人一一翻案。[7]此以王都内言。[8]博。[9]薄，迫也。[10]同“帅”。○《礼·王制》:“千里之外，设方伯。”又：“十国以为连，连有师。”[11]汉制，乡小者，置啬夫一人。版尹，掌户版者。○此以王都外言。[12]犹众工一。[13]犹梓人二。[14]犹梓人三。[15]眩。[16]犹梓人四。[17]单承一句，侧出第五段，句法变化。[18]犹梓人五。○以上阐相道之合梓人处，凡五段。文势层叠，措词有法。[19]一赞作总结，即宕起“不知体要”一段。[20]银。[21]听听，犹龂龂，辨争貌。[22]此就上五“犹梓人”意，反写一段。文字已毕，下另发议。

或曰：“彼主为室者，傥或发其私智，牵制梓人之虑，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，虽不能成功，岂其罪邪？亦在任之而已[1]。”余曰：不然。夫绳墨诚陈，规矩诚设，高者不可抑而下也，狭者不可张而广也。由我则固，不由我则圮[2]。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，则卷其术，默其智，悠尔而去，不屈吾道，是诚良梓人耳。其或嗜其货利，忍而不能舍也，丧其制量，屈而不能守也，栋桡[3]屋坏，则曰：“非我罪也。”可乎哉？可乎哉[4]？

[1]《诗》:“如彼筑室于道谋，是用不溃于成。”言筑室而与行道之人谋之，人人得为异论，不能有成也。○此以主为室者，喻人君之任相当专一意。[2]痞。[3]闹。[4]此又从梓人上喻为相者，以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不可贬道，亦不可嗜利意。

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，故书而藏之[1]。梓人，盖古之审曲面势者，今谓之“都料匠”云[2]。余所遇者，杨氏，潜其名[3]。

[1]喻意正意，总结一句。[2]审曲面势，出《考工记》。言审察五材曲直、方面形势之宜也。[3]住法亦奇。

前细写梓人，句句暗伏相道。后细写相道，句句回抱梓人。末又补出人主任相、为相自处两意。次序摹写，意思满畅。

愚溪诗序 柳宗元

灌水之阳有溪焉，东流入于潇水[1]。或曰："冉氏尝居也，故姓是溪为冉溪。"或曰："可以染也，名之以其能，故谓之染溪[2]。"余以愚触罪，谪潇水上，爱是溪，入二三里，得其尤绝者家焉[3]。古有愚公谷[4]，今余家是溪，而名莫能定，土之居者犹龂龂[5]然[6]，不可以不更[7]也，故更之为愚溪[8]。

[1]灌、潇二水，在永州府城外。[2]题前先借影二层。[3]宪宗朝，宗元坐王叔文党，贬永州司马。○提"愚"字作主。[4]齐桓公出猎，入山谷中，见一老。问曰："是为何谷？"对曰："为愚公之谷。"桓公曰："何故？"对曰："以臣名之。"○引古作陪。[5]银。[6]龂龂，辨争貌。应上两"或曰"。[7]平声。[8]叙出名溪之故。

愚溪之上，买小丘，为愚丘[1]。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，得泉焉，又买居之，为愚泉[2]。愚泉凡六穴，皆出山下平地，盖上出也。合流屈曲而南，为愚沟[3]。遂负土累石，塞其隘，为愚池[4]。愚池之东为愚堂[5]，其南为愚亭[6]，池之中为愚岛[7]。嘉木异石错置，皆山水之奇者，以馀故，咸以愚辱焉[8]。

[1]又就"愚"字生发。○二愚。[2]三愚。[3]四愚。[4]五愚。[5]六愚。[6]七愚。[7]八愚。[8]总结"愚"字一笔。○叙出八愚，亦极错落，指点如画。

夫水，智者乐[1]也。今是溪独见辱于愚，何哉？盖其流甚下，不可以灌溉[2]，又峻急，多坻[3]石，大舟不可入也[4]；幽邃[5]浅狭，

蛟龙不屑，不能兴云雨[6]。无以利世，而适类于余，然则虽辱而愚之，可也[7]。

[1]效。[2]概。○一。[3]池。[4]小沚曰坻。○二。[5]岁。[6]三。[7]此段明溪之所以为愚。

宁武子“邦无道则愚”，智而为愚者也；颜子“终日不违如愚”，睿[1]而为愚者也。皆不得为真愚。今余遭有道，而违于理，悖于事，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[2]。夫然，则天下莫能争是溪，余得专而名焉[3]。

[1]胃。[2]是为真愚。[3]此段明己之所以名溪。

溪虽莫利于世，而善鉴万类，清莹秀澈，锵鸣金石，能使愚者喜笑眷慕，乐而不能去也[1]。余虽不合于俗，亦颇以文墨自慰，漱[2]涤万物，牢笼百态，而无所避之[3]。以愚辞歌愚溪，则茫然而不违，昏然而同归，超鸿[4]蒙，混希夷，寂寥而莫我知也[5]。于是作《八愚诗》，记于溪石上[6]。

[1]与上“其流甚下”一段，抑扬对照。[2]瘦。[3]与上违理、悖事一段，抑扬对照。[4]上声。[5]鸿蒙，元气也。一云海上气。《老子》:“听之不闻，名曰希；视之不见，名曰夷。”○将己之愚、溪之愚，写作一团，无从分别，奇绝，妙绝。[6]仍收转“八愚”作结。

通篇就一“愚”字点次成文。借愚溪自写照，愚溪之风景宛然，自己之行事亦宛然。前后关合照应，异趣沓来，描写最为出色。

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柳宗元

将为穹谷、嵁[1]岩、渊池于郊邑之中，则必辇[2]山石，沟涧壑，陵绝险阻，疲极人力，乃可以有为也[3]。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，咸无得焉[4]。逸其人，因其地，全其天，昔之所难，今于是乎在[5]。

[1]谦。[2]连上声。[3]劈空翻起。[4]又翻。[5]落入。○发端忽作数折，全用虚字衬成，笔法奇幻。

永州实惟九疑之麓[1]。其始度[2]土者，环山为城[3]。有石焉，翳于奥草；有泉焉，伏于土涂。蛇虺[4]之所蟠，狸鼠之所游，茂树恶木，嘉葩[5]毒卉[6]，乱杂而争植，号为秽墟[7]。

[1]六。○九疑，山名，有九溪，皆相似，故名。麓，山足也。[2]铎。[3]《书》:“惟荒度土功。”○此句追原城中所以有自然泉石之故。[4]毁。[5]帕平声。[6]毁。[7]翳，蔽也。奥，深也。虺，蛇属。葩，花貌。卉，草之总名。○写得荒芜不堪，以起下开辟之功。

韦公[1]之来既逾月，理甚无事[2]。望其地，且异之[3]。始命芟[4]其芜[5]，行其涂，积之丘如，蠲[6]之浏[7]如。既焚既酾[8]，奇势迭出[9]，清浊辨质，美恶异位[10]。视其植，则清秀敷舒[11]；视其蓄，则溶漾纡馀[12]。怪石森然，周于四隅，或列或跪，或立或仆，窍穴逶[13]邃[14]，堆阜突怒[15]。乃作栋宇，以为观游。凡其物类，无不合形辅势，效伎于堂庑[16]之下[17]。外之连山高原，林麓之崖，间厕隐显；迩延野绿，远混天碧，咸会于谯[18]门之内[19]。

[1]永州刺史。[2]欲写韦公之开辟新堂，先著“理甚无事”四字，妙。[3]六字，写出理甚无事人闲心妙眼。[4]衫。[5]无。[6]涓。[7]流。[8]诗。[9]除草曰芟。积，聚其草也。丘如，草高貌。蠲，除其秽也。浏如，水清貌。焚，烧其所积之草也。酾，疏其已清之流也。○此记始事。[10]非秽墟矣。[11]茂树嘉葩。[12]蓄，水聚处。溶，安流也。漾，水摇动貌。纡，曲也。馀，绕也。○有泉。[13]威。[14]岁。[15]逶，曲也。邃，深也。○有石。○此记毕工。[16]武。[17]此记新堂。[18]樵。[19]谯门，城门上楼，以望敌者。新堂在郊邑中，故云谯门之内。○此记堂外。○叙荒芜处，便是个荒芜境界。叙修洁处，便似个修洁场所。可谓文中有画。

已乃延客入观，继以宴娱[1]。或赞且贺曰：“见公之作，知公之志[2]。公之因土而得胜，岂不欲因俗以成化？公之择恶而取美，岂不欲除残而佑仁？公之蠲浊而流清，岂不欲废贪而立廉？公之居高以望远，岂不欲家抚而户晓[3]？夫然，则是堂也[4]，岂独草木、土石、水泉之适欤？山、原、林麓之观欤？将使继公之理者，视其细，知其大也[5]。”

[1]鱼。[2]推进一步。[3]赞贺语，说出新堂关系政教，所见者大。[4]宕开一笔。以作总束。[5]结出斯堂之不朽。

宗元请志诸石，措诸壁，编以为二千石楷法[1]。

[1]刺史称二千石。楷，式也。《儒行》:“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”

只要表章韦使君开辟新堂之功，先说一段名胜之难得，又说一段旧址之荒秽，以起韦公于政理之暇新之，所以为有功。末特开一议，见新堂煞甚关系，是记中所不可少。

钴鉧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

得西山后八日，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钴[1]鉧[2]潭。西二十五步，当湍而浚者为鱼梁[3]。梁之上有丘焉[4]，生竹树[5]。其石之突怒偃蹇，负土而出，争为奇状者，殆不可数[6]。其嶔[7]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马之饮于溪；其冲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罴之登于山[8]。

[1]古。[2]母。[3]西山，在永州城西潇江之浒。钴鉧潭，在西山之西。湍，波流潆回之貌。浚，深也。鱼梁，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鱼之往来者。[4]点“丘”字。[5]含下“嘉木”、“美竹”。[6]上声。○含下“奇石”。[7]钦。[8]**嶔，**高耸也。冲，向也、突也。○单承石之奇状，描写一笔。

丘之小不能一亩，可以笼而有之[1]。问其主，曰：“唐氏之弃地，货而不售[2]。”问其价，曰：“止四百。”余怜而售之。李深源、元克己时同游，皆大喜，出自意外[3]。即更取器用，铲[4]刈秽草，伐去恶木，烈火而焚之。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显[5]。由其中以望，则山之高，云之浮，溪之流，鸟兽之遨游，举熙熙然回巧献技，以效兹丘之下[6]。枕席而卧，则清泠之状与目谋，瀯瀯[7]之声与耳谋[8]，悠然而虚者与神谋，渊然而静者与心谋[9]。不匝[10]旬而得异地者二[11]，虽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[12]。

[1]笼，包举也。○又点“小”字。[2]酬。○以物售与人曰货。[3]叙买丘。[4]产。[5]叙开辟。[6]叙玩赏。[7]荣。[8]瀯瀯，水回貌。[9]叙玩赏中，生出静机。[10]簪入声。[11]匝，周也。十日曰旬。○此句应起“八日”、“又得”字。[12]收住。下忽从小丘发出感慨，寄意更远。

噫！以兹丘之胜，致之沣、镐、鄠[1]、杜[2]，则贵游之士争买者，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弃是州也，农夫渔父过而陋之，价四百，连岁不能售。而我与深源、克己独喜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！书于石，所以贺兹丘之遭也[3]。

[1]户。[2]沣、镐、鄠、杜，俱属右扶风，汉上林苑地。[3]感慨不尽。

前幅平平写来，意只寻常。而立名造语，自有别趣。至末从小丘上发出一段感慨，为兹丘致贺。贺兹丘，所以自吊也。

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

自西山道口径北，逾黄茅岭而下，有二道[1]。其一西出，寻之无所得[2]；其一少北而东，不过四十丈，土断而川分，有积石横当其垠[3]。其上为睥[4]睨[5]梁[6]之形[7]，其旁出堡[8]坞[9]，有若门焉。窥之正黑[10]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声，其响之激越，良久乃已[11]。环之可上，望甚远[12]，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，益奇而坚，其疏数[13]偃仰，类智者所施设也[14]。

[1]故写二道。[2]阁起一道。[3]银。[4]譬。[5]诣。[6]例。[7]垠，崖也。睥睨，城上女垣也。梁，屋栋也。山以小石城名者以此。[8]堡。[9]乌上声。[10]堡，小城也。坞，水障也。[11]此不是写水。只极写“窥之正黑”四字。[12]其旁可以窥深，其上可以望远。[13]促。[14]“无土壤”三字妙。“类智者所施设”一句，生下“有无”一段。

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[1]。及是，愈以为诚有[2]。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，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，是固劳而无用。神者傥不宜如是，则其果无乎[3]？或曰：“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。”或曰：“其气之灵，不为伟人，而独为是物。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[4]。”是二者，余未信之[5]。

[1]宕笔。[2]疑其有。[3]疑其无。[4]借两“或曰”，错落自说胸中愤懑，随笔蓬勃。[5]不说煞，妙。

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。柳州诸记，奇趣逸情，引人以深。而此篇议论，尤为崛出。

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

得杨八书，知足下遇火灾，家无馀储[1]。仆始闻而骇，中而疑，终乃大喜，盖将吊而更[2]以贺也[3]。道远言略，犹未能究知其状，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，乃吾所以尤贺者也[4]。

[1]储，积蓄也。[2]耕。[3]因骇、疑而将吊，因大喜而更以贺。[4]再足一句。○以上总提作柱，下文分疏。

足下勤奉养，乐朝夕，惟恬安无事是望也。今乃有焚炀[1]赫烈之虞，以震骇左右，而脂膏滫[2]瀡[3]之具，或以不给[4]，吾是以始而骇也[5]。

[1]样。[2]修上声。[3]虽上声。[4]滫瀡，米泔也。《礼·内则》:“滫瀡以滑之，脂膏以膏之。”谓调和饮食也。[5]承写一段骇。

凡人之言皆曰：盈虚倚伏，去来之不可常[1]。或将大有为也，乃始厄困震悸，于是有水火之孽，有群小之愠[2]，劳苦变动，而后能光明，古之人皆然。斯道辽阔诞漫，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，是故中而疑也[3]。

[1]《老子》: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”[2]《诗》:“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”[3]承写一段疑。

以足下读古人书，为文章，善小学，其为多能若是，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，以取显贵者，盖无他焉[1]，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，士之好廉名者，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，独自得之，心蓄之，衔忍而不

出诸口，以公道之难明，而世之多嫌也[2]。一出口，则嗤嗤[3]者以为得重赂[4]。

[1]无有他故。[2]好廉名者，所以不敢道。[3]鸱。[4]嗤嗤，笑貌。○虽道亦必见笑于人。

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，蓄之者盖六、七年未尝言。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，非特负足下也[1]。及为御史尚书郎，自以幸为天子近臣，得奋其舌，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，然时称道于行[2]列，犹有顾视而窃笑者[3]，仆良恨修己之不亮，素誉之不立，而为世嫌之所加，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[4]。

[1]己亦避忌世嫌，有负公道。[2]杭。[3]即欲一明公道，究不免于嗤嗤者之窃笑。[4]孟简，字几道。○公道难明，古今重叹。借以抒发，不胜世变之感。

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，凡众之疑虑，举为灰埃[1]。黔其庐，赭[2]其垣[3]，以示其无有。而足下之才能，乃可以显白而不污，其实出矣，是祝融、回禄之相吾子也[4]。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，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[5]。宥而彰之[6]，使夫蓄于心者，咸得开其喙[7]，发策决科者，授子而不栗[8]。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，其可得乎[9]？于兹吾有望于子[10]！是以终乃大喜也[11]。

[1]哀。[2]者。[3]黔，黑也。赭，赤也。[4]祝融、回禄，皆火神。相，助也。○奇语，快语。[5]奇极，快极。[6]人皆宽宥，而可以彰明其美。[7]诲。[8]喙，口也。发策决科，谓明经取士，必为问难疑义书之于策，以试诸士，定为甲乙之科。栗，惧也。[9]蓄缩，谓畏忌世嫌。受侮，谓被人窃笑。[10]庶几能出群士之上，以取显贵。[11]承写一段喜。大喜是主，故此段独详。

古者列国有灾，同位者皆相吊。许不吊灾，君子恶之[1]。今吾之所陈若是[2]，有以异乎古[3]，故将吊而更以贺也[4]。颜、曾之养，其为乐也大矣，又何阙焉[5]？

[1]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：宋、卫、陈、郑灾。陈不救火，许不吊灾，君子是以知陈、许之亡也。[2]指第三段。[3]原不是灾。[4]承写一段吊且贺。[5]想参元亲在，故前云“勤奉养，乐朝夕”。末慰之言，正照上“养”字，“乐”字。

闻失火而贺，大是奇事。然所以贺之之故，自创一段议论，自辟一番实理，绝非泛泛也。取径幽奇险仄，快语惊人，可以破涕为笑。

待漏院记 王禹偁

天道不言，而品物亨、岁功成者，何谓也？四时之吏，五行之佐，宣其气矣。圣人不言，而百姓亲、万邦宁者，何谓也？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张其教矣[1]。是知君逸于上，臣劳于下，法乎天也[2]。古之善相天下者，自咎[3]、夔至房、魏，可数[4]也[5]。是不独有其德，亦皆务于勤耳[6]。况夙兴夜寐，以事一人，卿大夫犹然，况宰相乎[7]！

[1]天道、圣人对起，立论阔大。[2]三句收上二段。[3]皋。[4]上声。[5]咎陶、后夔，舜臣。房玄龄、魏征，唐相。[6]先提一“勤”字，引起待漏意。[7]侧重宰相当勤。

朝廷自国初因旧制，设宰相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[1]，示勤政也[2]。乃若北阙向曙[3]，东方未明，相君启行，煌煌火城。相君至止，哕哕[4]鸾声。金门未辟，玉漏犹滴。撤[5]盖下车，于焉以息[6]。待漏之际，相君其有思乎[7]！

[1]丹凤门，即朱雀门。凡宰相来朝，至此待玉漏，及晨而后趋朝。○点待漏院。[2]紧接上“勤”字。[3]树。[4]诲。[5]彻。[6]忽作韵语描写宰相入院之景，妙甚。[7]轻轻带出一“思”字，生出下文二大段文字。

其或兆民未安，思所泰之；四夷未附，思所来之；兵革未息，何以弭[1]之；田畴多芜，何以辟之；贤人在野，我将进之；佞人立朝，我将斥之；六气不和[2]，灾眚[3]荐至，愿避位以禳之；五刑未措，欺诈日生，请修德以厘[4]之[5]。忧心忡忡，待旦而入。九门既启，四聪

甚迩[6]。相君言焉，时君纳焉。皇风于是乎清夷，苍生以之而富庶。若然，则总百官，食万钱，非幸也，宜也[7]。

[1]米。[2]六气，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。[3]生上声。[4]离。[5]厘，理也。[6]四聪，四方之听也。《虞书》:“达四聪。”言广四方之听，以决天下之壅蔽也。[7]此段写贤相勤政之思。先用两个“思”字，又转用两个“何以”字、“我将”字，何等可师、可法。

其或私仇未复，思所逐之；旧恩未报，思所荣之；子女玉帛，何以致之；车马玩器，何以取之；奸人附势，我将陟之；直士抗言，我将黜之；三时告灾，上有忧色，构巧词以悦之；群吏弄法，君闻怨言，进谄容以媚之。私心慆慆[1]，假寐而坐[2]。九门既开，重瞳屡回。相君言焉，时君惑焉。政柄于是乎隳[3]哉，帝位以之而危矣。若然，则死下狱，投远方，非不幸也，亦宜也[4]。

[1]滔。○慆，慢也。[2]不脱衣冠而寐曰假寐。[3]灰。[4]此段写奸相乱政之思，与上贤相一样大费经营，可鄙可恨。

是知一国之政，万人之命，悬于宰相，可不慎欤[1]？复有无毁无誉，旅进旅退[2]，窃位而苟禄，备员而全身者，亦无所取焉[3]。

[1]总收上二段。[2]旅，众也。言与众进退。[3]贤相不世出，奸相亦不恒有，此等庸相却多，点出尤足示戒。

棘寺小吏王禹偁[1]为文[2]，请志院壁，用规于执政者[3]。

[1]称。[2]棘寺，周官所谓外朝之左棘，卿大夫之位也。[3]是作记本意。

将千古贤相、奸相心事，曲曲描出。辞气严正，可法，可鉴。尤妙在先借“勤”字立说，后将“慎”字作收。盖为相者，一出于勤慎，则

所思自有善而无恶。末又说出一种苟禄全身之庸相，其害正与奸相等，尤足以为后世戒。虽名为记，极似箴体。

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

黄冈之地多竹[1]，大者如椽，竹工破之，刳[2]去其节，用代陶瓦，比屋皆然，以其价廉而工省也[3]。

[1]黄冈，县名，今属湖广黄州府。[2]枯。[3]从竹说起。

子城西北隅，雉堞圮[1]毁，蓁莽荒秽[2]，因作小楼二间，与月波楼通[3]。远吞山光，平挹江濑[4]，幽阒[5]辽敻[6]，不可具状[7]。夏宜急雨，有瀑[8]布声[9]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。宜鼓琴，琴调和畅；宜咏诗，诗韵清绝；宜围棋，子声丁丁[10]然；宜投壶，矢声铮铮[11]然。皆竹楼之所助也[12]。

[1]痞。[2]雉堞，城上女垣也。[3]月波楼，在府城上，亦王禹偁建。○次说因竹作楼。[4]赖。[5]倾入声。[6]同“迥”。[7]濑，水流沙上也。阒，寂静也。敻，远也。○写山川之景。[8]仆。[9]飞泉悬水曰瀑布。[10]争。[11]撑。[12]上二句，写天时之景。下四句，写人事之景。连下六“宜”字，又下一“助”字，正见有声韵者，与竹相应而倍佳。文致隽绝。

公退之暇，被[1]鹤氅[2]衣[3]，戴华阳巾[4]，手执《周易》一卷，焚香默坐，消遣世虑。江山之外，第见风帆沙鸟，烟云竹树而已。待其酒力醒，茶烟歇，送夕阳，迎素月，亦谪居之胜概也[5]。

[1]批。[2]敞。[3]羽衣。[4]道冠。[5]时禹偁谪贬黄州郡。○上写竹楼之景，令读者心开目朗。此写登楼之胜，则遥情独往，翩翩欲仙矣。

彼齐云、落星，高则高矣[1]；井幹[2]、丽谯，华则华矣[3]。止于贮妓女，藏歌舞，非骚人之事，吾所不取[4]。

[1]齐云，楼名，五代韩浦建。落星，亦楼名。[2]寒。[3]汉武帝立井幹楼，高二十丈。丽谯楼，曹韩建。[4]骚，忧也。屈原作《离骚》，言遭忧也。今谓诗人为骚人。○又借四楼反照竹楼，以我幽冷，傲彼繁华。襟怀何等洒落！

吾闻竹工云："竹之为瓦，仅十稔[1]，若重覆之，得二十稔[2]。"噫！吾以至道[3]乙未岁，自翰林出滁[4]上[5]；丙申，移广陵[6]；丁酉，又入西掖[7]；戊戌岁除日，有齐安之命[8]；己亥闰三月，到郡。四年之间，奔走不暇，未知明年又在何处，岂惧竹楼之易朽乎[9]？后之人与我同志，嗣而葺之，庶斯楼之不朽也[10]。

[1]饪。[2]谷熟曰稔。古人谓一年为一稔，取谷一熟也。○应前竹工一段，起下"明年何处"之意。[3]宋太宗年号。[4]除。[5]贬滁州。[6]迁扬州。[7]中书省曰西掖。[8]黄州郡名齐安。[9]细叙数年履历，如闲云野鹤，去留无定。读之可为怆然。[10]以修葺望之后人，极系恋，又极旷达。

冷淡萧疏，无意于安排措置，而自得之于景象之外。可以上追柳州得意诸记。起结摇曳生情，更觉蕴藉。

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

洛阳处天下之中，挟殽、黾[1]之阻，当秦、陇之襟喉，而赵、魏之走集，盖四方必争之地也[2]。天下当无事则已，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。予故尝曰："洛阳之盛衰，天下治乱之候也[3]。"

[1]萌。[2]点洛阳。[3]盛衰不过洛阳，而治乱关于天下。

唐贞观[1]、开元[2]之间，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，号千有馀邸[3]。及其乱离，继以五季[4]之酷，其池塘竹树，兵车蹂蹴，废而为丘墟；高亭大榭[5]，烟火焚燎，化而为灰烬，与唐共灭而俱亡，无馀处矣。予故尝曰："园圃之兴废，洛阳盛衰之候也[6]。"

[1]太宗年号。[2]明皇年号。[3]底。○点名园。[4]五代。[5]谢。[6]兴废不过园圃，而盛衰关于洛阳。

且天下之治乱，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；洛阳之盛衰，候于园圃之兴废而得[1]。则《名园记》之作，予岂徒然哉[2]?

[1]将"候"字倒用，甚生活。[2]将上二段一总，写出作记意。

呜呼！公卿大夫方进于朝，放乎一己之私，自为之，而忘天下之治忽，欲退享此，得乎？唐之末路是已[1]。

[1]感叹歔欷以收之。

名园特游观之末耳，今张大其事，恢广其意，其兴废可以占盛衰，可以占治乱。至小之物，关系至大。有学有识，方有此文。

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

先生，光武之故人也[1]。相尚以道[2]。及帝握《赤符》[3]，乘六龙[4]，得圣人之时，臣妾亿兆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先生以节高之[5]。既而动星象[6]，归江湖[7]，得圣人之清，泥涂轩冕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光武以礼下之[8]。在《蛊》之上九，众方有为，而独"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"[9]，先生以之[10]。在《屯》之初九，阳德方亨，而能"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"[11]，光武以之[12]。盖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[13]；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[14]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[15]？而使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大有功于名教也[16]。

[1]先生、光武并点出。[2]总赞一句，就平日言。[3]光武至鄗，儒生强华奉《赤伏符》奏上，遂即帝位。[4]《易》曰："时乘六龙以御天。"[5]从光武侧到先生。[6]帝与光共卧，光以足加帝腹，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。帝笑曰："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"[7]帝除光为谏议大夫，不屈。去耕钓于富春山中。[8]从先生打转光武。○"以节高之"、"以礼下之"，正见先生与光武始终相尚以道处。[9]《易·蛊卦》上九爻曰："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"蛊，坏极而有事也。处蛊之世，众皆有为，而上九独在事外，惟高尚其事而已。[10]引经证先生。[11]《易·屯卦》初九象曰："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"屯，难也。屯难之初，德足亨屯，而乃能以贵下贱，民心无不归之也。[12]引经证光武。[13]高。[14]大。[15]互言之以终相尚之意。[16]只用"而使"二字过文，独归到先生，见当立祠意，妙。

仲淹来守是邦，始构堂而奠焉[1]。乃复为其后者四家，以奉祠事[2]。又从而歌曰：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[3]。

[1]祠堂在严州桐庐县。[2]复者，免其赋役也。[3]风，犹《孟子》:“故闻伯夷之风者”之“风”。正与上“贪夫廉，懦夫立”六字相关应。山高水长，言与山水并垂千古。○以歌结，有馀韵。

题严先生，却将光武两两相形，竟作一篇对偶文字。至末乃归到先生，最有体格。且以歌作结，能使通篇生动，不失之板。妙甚。

岳阳楼记 范仲淹

庆历[1]四年春，滕子京[2]谪守巴陵郡[3]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[4]。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、今人诗赋于其上，属[5]予作文以记之[6]。

[1]仁宗年号。[2]名宗谅。[3]巴陵，即岳州。宋曰岳阳。[4]提句，最不可少。[5]祝。[6]述作记之由。

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[1]。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[2]，横无际涯；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[3]。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。前人之述备矣[4]。然则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[5]，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[6]，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[7]？

[1]洞庭湖，在府城西南。○先总点一句。[2]商。[3]四字，包许多景致。[4]述，指上诗、赋言。○只用虚笔轻轻提过。[5]巫峡，山名，在四川夔州。潇、湘，二水名，在九江之间。[6]迁客，迁谪之客也。骚人，即诗人。[7]“览物之情”一句，起下二段文字。

若夫霪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，日星隐曜，山岳潜形，商旅不行，樯倾檝[1]摧，薄[2]暮冥冥，虎啸猿啼。登斯楼也，则有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[3]。

[1]同“楫”。[2]博。[3]一段写迁客、骚人之悲，是览物之情而忧者。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，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，岸芷[1]汀兰，郁郁青青[2]。而或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耀金，静影沉璧，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！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[3]。

[1]纸。[2]精。[3]一段写迁客、骚人之喜，是览物之情而乐者。

嗟夫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。何哉[1]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[2]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[3]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[4]？其必曰：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欤[5]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[6]！

[1]上写悲、喜二段，只是欲起"古仁人"一段正意。[2]进。[3]退。[4]从悲、喜引出忧、乐，明古之仁人忧多乐少。与人情之随感而忧乐顿殊者不同。[5]先生少有大志。尝自诵曰："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"此其志也，今于此发之。○忧乐俱在天下，正见其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意。[6]斯人，指古仁人。结句一往情深。

岳阳楼大观，已被前人写尽，先生更不赘述，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。悲、喜二意，只是翻出后文忧、乐一段正论。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，发而为文章，非先生其孰能之！

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

古者谏无官，自公、卿、大夫至于工、商，无不得谏者[1]。汉兴以来始置官。夫以天下之政，四海之众，得失利病，萃于一官使言之，其为任亦重矣[2]。居是官者，当志其大，舍其细，先其急，后其缓，专利国家，而不为身谋。彼汲汲于名者，犹汲汲于利也，其间相去何远哉[3]！

[1]突然而起，高题一层。[2]非古之无不得谏者比。谏官何等关系。[3]谏官本无利，然最易犯名。必须名利并戒，方是不为身谋。二语极精细。

天禧[1]初，真宗诏置谏官六员，责其职事[2]。庆历[3]中，钱君始书其名于版[4]。光恐久而漫灭，嘉祐[5]八年，刻著于石[6]。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：某也忠，某也诈，某也直，某也曲。呜呼！可不愳[7]哉[8]？

[1]真宗年号。[2]先记谏院。[3]仁宗年号。[4]次记题名。[5]仁宗年号。[6]次记易版为石。[7]同“惧”。[8]结出题名之意，言下凛然。

文仅百馀字，而曲折万状，包括无遗。尤妙在末后一结。后世以题名为荣，此独以题名为惧。立论不磨，文之有关世道者。

义田记 钱公辅

范文正公[1]，苏人也。平生好施与，择其亲而贫、疏而贤者，咸施之[2]。方贵显时，置负郭常稔[3]之田千亩，号曰“义田”，以养济群族之人[4]。日有食，岁有衣，嫁娶凶葬皆有赡。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，而时共出纳焉[5]。日食，人一升；岁衣，人一缣；嫁女者五十千，再嫁者三十千；娶妇者三十千，再娶者十五千；葬者如再嫁之数，葬幼者十千。族之聚者九十口，岁入给稻八百斛，以其所入，给其所聚，沛然有馀而无穷[6]。屏[7]而家居俟代者与焉，仕而居官者罢莫给[8]。此其大较也[9]。

[1]名仲淹，字希文。[2]三句，是一篇之总。[3]饪。[4]点“义田”。[5]此中大有经济。[6]此叙分给之法。[7]丙。[8]又加一语，分给之法始备。[9]一句顿住。

初，公之未贵显也，尝有志于是矣，而力未逮者二十年[1]。既而为西帅，及参大政，于是始有禄赐之入，而终其志[2]。公既殁，后世子孙修其业，承其志，如公之存也[3]。公虽位充禄厚，而贫终其身。殁之日，身无以为敛，子无以为丧。惟以施贫活族之义，遗其子而已[4]。

[1]言公早有此志。[2]庆历二年，公出为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。三年，入为参知政事。○言公得遂其志。[3]其子纯祐、纯仁、纯礼、纯粹，皆贤。祐、仁，尤行仁义。○言子孙能继公之志。[4]收完前文。下一段引古，一段叹今，总是借客形主之法。

昔晏平仲敝车羸马，桓子曰：“是隐君之赐也。”晏子曰：“自臣之贵，父之族，无不乘车者；母之族，无不足于衣食者；妻之族，无冻馁者；齐国之士，待臣而举火者三百馀人。如此，而为隐君之赐乎？彰君之赐乎？”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，而觞桓子[1]。予尝爱晏子好仁，齐侯知贤，而桓子服义也[2]。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，而言有次第也。先父族，次母族，次妻族，而后及其疏远之贤。孟子曰：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晏子为近之[3]。今观文正公之义田，贤于平仲。其规模远举，又疑过之[4]。

[1]罚以酒。○引古。[2]受觞不辞，是服义。○并美三人。[3]专美晏子。[4]结到文正公。

呜呼！世之都三公位，享万钟禄，其邸第之雄、车舆之饰、声色之多、妻孥之富，止乎一己而已，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者，岂少也哉？况于施贤乎！其下为卿，为大夫，为士，廪稍[1]之充[2]、奉养之厚，止乎一己而已，而族之人，操壶[3]瓢为沟中瘠者，又岂少哉？况于它[4]人乎[5]！是皆公之罪人也[6]。

[1]去声。[2]饩禀曰稍。[3]同“葫”。[4]同“他”。[5]叹今。[6]骂世人之不义，正以赞公之义。

公之忠义满朝廷，事业满边隅，功名满天下，后世必有史官书之者，予可无录也[1]。独高其义，因以遗其世云。

[1]他人作记，必以此于起手处张大之，今只于结尾略带，高绝。

常见世之贵显者，徒自肥而已，视亲族不异路人。如公之义，不独难以望之晚近，即求之千古以上，亦不可多得。作是记者，非特以之高公之义，亦以望后世之相感而效公也。

袁州州学记 李觏

皇帝[1]二十有三年，制诏州县立学。惟时守令有哲有愚。有屈[2]力殚虑，祗顺德意[3]；有假官借师，苟具文书[4]。或连数城，亡诵弦声。倡而不和，教尼[5]不行[6]。

[1]仁宗。[2]倔。[3]屈，尽也。祗，敬也。○此等或亦间有。[4]官，以治民言。师，以教士言。假借云者，谓徒有官师之名，而无其实，惟苟且具奉诏文书，以上闻而已。○此等比比皆是。[5]昵。[6]尼，沮也。○一段先叙祖君未来以前。

三十有二年，范阳祖君无泽知袁州。始至，进诸生，知学宫阙状[1]，大惧人材放失，儒效阔疏，亡以称[2]上意旨[3]。通判颍川陈君侁[4]，闻而是之，议以克合[5]。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[6]，乃营治之东。厥土燥刚，厥位面阳，厥材孔良[7]。殿堂门庑[8]，黝[9]垩[10]丹漆，举以法[11]。故生师有舍，庖廪有次。百尔器备，并手偕作[12]。工善吏勤，晨夜展力，越明年成[13]。

[1]阙，废坏也。[2]去声。[3]写得阔大。[4]莘。[5]先书祖君，次书陈君。[6]提过。[7]记地之吉，与材之美。[8]武。[9]忧上声。[10]恶。[11]黝，微青黑色。垩，白土也。○记制作之佳。[12]记学中次第兴理。[13]记用力勤而成工速。○详记立学毕。

舍[1]菜且有日[2]。盱[3]江李觏谂[4]于众曰[5]：惟四代之学，考诸经可见已[6]。秦以山西鏖[7]六国[8]，欲帝万世，刘氏[9]一呼而关门不守，武夫健将卖降恐后，何耶？《诗》、《书》之道废，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[10]。孝武[11]乘丰富，世祖[12]出戎行[13]，皆孳孳

学术。俗化之厚，延于灵、献[14]。草茅危言者，折首而不悔[15]。功烈震主者，闻命而释兵。群雄相视，不敢去臣位，尚数十年[16]。教道之结人心如此[17]。今代遭圣神，尔袁得圣君，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[18]。天下治，则谭礼乐以陶吾民[19]；一有不幸，尤当仗大节，为臣死忠，为子死孝。使人有所赖，且有所法[20]，是惟朝家教学之意[21]。若其弄笔墨以侥[22]利达而已，岂徒二三子之羞，抑亦为国者之忧[23]。

[1]同“释”。[2]释，陈设也。菜，蘋蘩之属。立学之初，释菜以告先圣先师也。[3]吁。[4]深去声。[5]谂，告也。[6]作学记，自当从虞、夏、商、周说起。今只以一句道破，高绝。[7]奥平声。[8]尽死杀人曰鏖。[9]汉高。[10]引古废学之祸。[11]汉武。[12]光武。[13]杭。[14]灵帝、献帝。[15]谓窦武、陈蕃、李膺、杜密、郭泰、范滂、张俭、王章等。[16]谓曹操等。[17]引古兴学之效。[18]谓建学。[19]教之于无事之先。[20]报之于有事之日。[21]应前“称上意旨”句作收。[22]骄。[23]又反收一笔，为之慨然。

作学记，如填入先王教化话头，便落俗套。是作开口将四代之学轻轻点过，只举秦、汉衰亡故事，学校之有关于国家，立论最为警切。至末“不幸”一转，不顾时忌，尤见胆识。读竟，令人忠孝之心，油然而生。真关系世教之文。

朋党论 欧阳修

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[1]。大凡君子与君子，以同道为朋；小人与小人，以同利为朋。此自然之理也[2]。

[1]归重人君，一篇主意。[2]君子小人，先平写一笔。

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[1]？小人所好者，利禄也；所贪者，货财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。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[2]。君子则不然。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。终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[3]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[4]。

[1]侧注君子立论。[2]承写小人无朋。[3]承写君子有朋。[4]应转“人君辨其君子小人”句，作一束，以起下六段意。

尧之时，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为一朋，君子八元[1]、八恺[2]十六人为一朋。舜佐尧，退四凶小人之朋，而进元、恺君子之朋，尧之天下大治[3]。及舜自为天子，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[4]并列于朝，更相称美，更相推让，凡二十二人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[5]。《书》曰：“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”纣之时，亿万人各异心，可谓不为朋矣，然纣以亡国[6]。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，而周用以兴[7]。后汉献帝时，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，目为党人[8]。及黄巾贼起，汉室大乱，后方悔悟，尽解党人

而释之，然已无救矣[9]。唐之晚年，渐起朋党之论[10]。及昭宗时，尽杀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黄河，曰：“此辈清流，可投浊流。”而唐遂亡矣[11]。

[1]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。[2]苍舒、隤敳、梼戭、大临、尨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。[3]君子一证。[4]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。[5]君子又一证。[6]小人一证。[7]君子又一证。[8]时以窦武、陈蕃、李膺、郭泰、范滂、张俭等为党人。[9]钜鹿张角，聚众数万，皆著黄巾以为标帜，时人谓之黄巾贼。帝召群臣会议，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，帝惧而从之。○小人又一证。[10]李德裕之党多君子，牛僧孺之党多小人，号牛、李党。[11]天祐二年，朱全忠聚朝士贬官者三十馀人，于白马驿尽杀之。时李振屡举进士不中第，深疾缙绅之士，言于全忠曰：“此辈尝自谓清流，宜投之黄河，使为浊流。”全忠笑而从之。○小人又一证。

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，莫如纣；能禁绝善人为朋，莫如汉献帝；能诛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世。然皆乱亡其国[1]。更相称美、推让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；舜亦不疑而皆用之。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，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，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，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，然周用此以兴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也[2]。

[1]缴上纣、汉、唐三段，是不能辨君子、小人者。[2]缴前舜、武三段，是能辨君子小人者。○看他一一用倒卷之法，五“莫如”字，尤错落可诵。

嗟呼！治乱兴亡之迹，为人君者可以鉴矣[1]！

[1]总缴治乱兴亡四字。归到人君身上，直与篇首“惟幸人君”句相应。

公此论为杜、范、韩、富诸人发也。时王拱辰、章得象辈欲倾之。公既疏救，复上此论。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，意在释君之疑。援古事以证辨，反复曲畅，婉切近人，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。

纵囚论 欧阳修

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[1]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其者也[2]。宁以义死，不苟幸生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[3]。方唐太宗之六年，录大辟[4]。囚三百馀人，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。是以君子之难能，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[5]。其囚及期，而卒自归无后者，是君子之所难，而小人之所易也[6]。此岂近于人情哉[7]？

[1]两句立柱。[2]悬指所纵之囚。[3]悬指囚之自归。○两“尤”字，最见精神。[4]闢。[5]一断。[6]一断。[7]一句收紧，伏后“必本人情”句。

或曰：罪大恶极，诚小人矣。及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。盖恩德入人之深，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[1]。曰：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[2]。然安知夫纵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冀免，所以纵之乎？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[3]？夫意其必来而纵之，是上贼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[4]。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，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[5]？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；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视死如归，而存信义，此又不通之论也[6]。

[1]设一难，起下本旨。[2]言太宗为此，正求恩德入人之名。○劈手一接，喝破太宗一生病根，刺心刻骨。[3]将太宗与囚之心事，一一

写出，深文曲笔。[4]贼，犹盗也。[5]上以贼下，非真施恩德也。下以贼上，非真知信义也。○反应上文收住。[6]反复辨驳，愈驳愈快。

然则何为而可？曰：纵而来归，杀之无赦。而又纵之，而又来，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[1]。然此必无之事也[2]。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一为之尔。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，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[3]？是以尧、舜、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。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[4]。

[1]又起一波。[2]急转。[3]提出“常法”二字，纵囚之失，显然可见。[4]前不说尧、舜、三王，留在后结，辞尽而意无穷。

太宗纵囚，囚自来归，俱为反常之事。先以不近人情断定，末以不可为常法结之，自是千古正论。通篇雄辨深刻，一步紧一步，令无可躲闪处。此等笔力，如刀斫斧截，快利无双。

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

予少以进士游京师，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[1]。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，休兵革，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，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，无所用其能者，往往伏而不出，山林屠贩，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[2]，欲从而求之不可得[3]。

[1]当世贤豪，指在位及求仕者。[2]伏秘演、曼卿二人。[3]此段言非常之士不易见，先作一折。

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[1]。曼卿为人，廓然有大志。时人不能用其材，曼卿亦不屈以求合。无所放其意，则往往从布衣野老，酣嬉淋漓，颠倒而不厌[2]。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，庶几狎而得之，故尝喜从曼卿游，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[3]。

[1]先出曼卿作陪引。[2]伏后“隐于酒”与“极饮醉歌”一段案。[3]从曼卿吊起秘演。

浮屠秘演者[1]，与曼卿交最久，亦能遗外世俗，以气节自高。二人欢然无所间。曼卿隐于酒，秘演隐于浮屠，皆奇男子也[2]。然喜为歌诗以自娱[3]。当其极饮大醉，歌吟笑呼，以适天下之乐，何其壮也[4]！一时贤士，皆愿从其游，予亦时至其室[5]。十年之间，秘演北渡河，东之济、郓[6]，无所合，困而归。曼卿已死，秘演亦老病[7]。嗟夫！二人者，予乃见其盛衰，则予亦将老矣[8]。

[1]浮屠，僧也。○入题。[2]二人合写。[3]鱼。○点出“诗”字。[4]叙其盛。[5]插入自家。[6]运。[7]叙其衰。[8]插入自家。○写秘演，将

曼卿引来陪说。写二人，将自家插入陪说。文情绝妙。

夫曼卿诗辞清绝，尤称秘演之作，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[1]。秘演状貌雄杰，其胸中浩然[2]，既习于佛，无所用[3]，独其诗可行于世，而懒不自惜。已老，胠[4]其橐[5]，尚得三、四百篇，皆可喜者[6]。

[1]不脱曼卿。[2]应“奇男子”。[3]深惜秘演。[4]区。[5]胠，发也。[6]此段方叙其集诗，是正文。

曼卿死，秘演漠然无所向[1]。闻东南多山水，其巅崖崛[2]嵂[3]，江涛汹涌，甚可壮也[4]，遂欲往游焉。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[5]。于其将行，为叙其诗，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[6]。

[1]到底不脱曼卿。[2]倔。[3]论入声。[4]应前“壮”字。[5]年虽老而志犹壮。○结“老”字。[6]仍以“盛”、“衰”二字结，妙。

写秘演绝不似释氏行藏，序秘演诗亦绝不作诗序套格。只就生平始终盛衰叙次，而以曼卿夹入写照，并插入自己。结处说曼卿死，秘演无所向；秘演行，欧公悲其衰，写出三人真知己。

卷十 宋文

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

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[1]，夫岂然哉？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[2]。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，见虫鱼草木、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，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[3]。臣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，盖愈穷则愈工[4]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[5]。

[1]劈头引一语，拈“穷”字起。[2]一句驳倒诗人多穷，下详写诗非能穷人。[3]鸡。[4]述古今诗人，作意摹写。[5]惟穷而后工，故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。○一语点正，引出圣俞。

予友梅圣俞[1]，少以荫补为吏，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。困于州县凡十馀年，年今五十，犹从辟[2]书，为人之佐，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[3]。其家宛陵，幼习于诗，自为童子，出语已惊其长老；既长，学乎六经仁义之说，其为文章，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，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[4]。然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。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乐于诗而发之。故其平生所作，于诗尤多[5]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：“二百年无此作矣！”虽知之深，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，作为“雅”、“颂”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，荐之清庙，而追商、周、鲁《颂》之作者，岂不伟欤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、羁愁感叹之言？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，可不惜哉[6]！

[1]点出人。[2]闢。[3]辟书，聘书也。为人佐，如作幕宾之类。○点出遭遇，正写其穷。[4]点出文章，为诗作陪引。[5]方正点出诗。[6]此段正写圣俞之诗穷而后工。如叙事，如发论，开合照应。尽态极妍，亦复感慨无限。

圣俞诗既多，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，惧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，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，而患不能尽得之，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，辄序而藏之[1]。其后十五年，圣俞以疾卒于京师，余既哭而铭之，因索于其家，得其遗稿千馀篇，并旧所藏，掇[2]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，为一十五卷[3]。呜呼！吾于圣俞诗，论之详矣，故不复云[4]。

[1]结出作序意。[2]端入声。[3]记所集篇数。[4]言于圣俞诗中已论之详，故于序中不复言其所以工也。○惘然不尽。

“穷而后工”四字，是欧公独创之言，实为千古不易之论。通篇写来低昂顿折，一往情深。“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”一段，尤突兀争奇。

送杨寘序 欧阳修

予尝有幽忧之疾，退而闲居，不能治也。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，受宫声数引，久而乐之，不知其疾之在体也[1]。

[1]先自记往事，提出学琴，送杨子意在此。

夫琴之为技小矣[1]，及其至也，大者为宫，细者为羽[2]。操弦骤作，忽然变之[3]，急者悽然以促，缓者舒然以和，如崩崖裂石，高山出泉，而风雨夜至也；如怨夫寡妇之叹息，雌雄雍雍之相鸣也。其忧深思远，则舜与文王、孔子之遗音也；悲愁感愤，则伯奇孤子、屈原忠臣之所叹也[4]。喜怒哀乐，动人必深[5]，而纯古淡泊，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、孔子之文章、《易》之忧患、《诗》之怨刺无以异[6]。其能听之以耳，应之以手，取其和者，道其湮郁，写其幽思，则感人之际，亦有至者焉[7]。

[1]顿挫。[2]该商角徵。[3]声以情迁。[4]伯奇，尹吉甫子。吉甫听后妻之言，疑而逐之。伯奇事后母孝，自伤无罪，投河死。屈原，楚怀王臣，被放作《离骚》。○借景形容，连作三四叠，乃韩、欧得意之笔。[5]二句为下转笔。[6]必如此写，方不是琵琶与筝。[7]写琴至此极尽。

予友杨君[1]，好学有文，累以进士举，不得志。及从荫调，为尉于剑浦，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，是其心固有不平者。且少又多疾，而南方少医药，风俗饮食异宜。以多疾之体，有不平之心，居异宜之俗，其能郁郁以久乎[2]？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，于琴亦将有得焉[3]。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。且邀道滋酌酒，进琴以为别[4]。

[1]入杨子。[2]三句，总摄“幽忧”意，情至而语深。[3]读至此，则知通篇之说琴，意不在琴也。止借琴以释其幽忧耳。[4]一结泠然。

送友序，竟作一篇琴说，若与送友绝不相关者。及读至末段，始知前幅极力写琴处，正欲为杨子解其郁郁耳。文能移情，此为得之。

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

鸣呼！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[1]。

[1]庄宗，姓朱耶，名存勗，先世事唐，赐姓李。父克用，以平黄巢功，封晋王。至存勗，灭梁自立，号后唐。○先作总挈。“盛”、“衰”、“得”、“失”四字，是一篇关键。

世言晋王之将终也，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：“梁，吾仇也[1]；燕王，吾所立[2]；契[3]丹与吾约为兄弟，而皆背晋以归梁[4]。此三者，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，尔其无忘乃父之志！”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其后用兵，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[5]，请其矢，盛[6]以锦囊，负而前驱，及凯旋而纳之[7]。

[1]朱温从黄巢为盗，既而降唐，拜为宣武军节度使，赐名全忠，未几，进封梁王，竟移唐祚。[2]燕王姓刘，名守光，晋王尝推为尚父。守光曰：“我作河北天子，谁能禁我！”遂称帝。[3]乞。[4]契丹耶律阿保机帅众入寇，晋王与之连和，约为兄弟。既归而背盟，更附于梁。[5]羊曰少牢。[6]平声。[7]凯，军胜之乐。○以上叙事。

方其系燕父子以组[1]，函梁君臣之首[2]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[3]！及仇雠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仓皇东出，未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，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[4]！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，而皆自于人欤[5]？

[1]守光父仁恭。周德威伐燕，守光曰：“俟晋王至听命。”晋王至而擒之。[2]晋兵入梁，梁主友贞谓皇甫麟曰：“李氏吾世仇，理难降之。卿可断吾首。”麟遂泣弑梁主，因自杀。函，以木匣盛其首也。[3]一段扬。[4]一段抑。[5]复作虚神，宕出正意，应缴人事。

《书》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得益。”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[1]。故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，莫能与之争[2]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[3]。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岂独伶人也哉[4]！

[1]引《书》作断，应篇首“理”字。[2]又一段扬，仍用“方其”字，妙。[3]伶人，乐工也。庄宗善音律，或时自傅粉墨，与优人共戏于庭。后为伶人郭从谦所弑。○又一段抑，仍用“及其”字，妙。[4]结出正意，慨想独远。

起手一提，已括全篇之意。次一段叙事，中、后只是两扬两抑。低昂反复，感慨淋漓，直可与史迁相为颉颃。

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

自古宦者乱人之国，其源深于女祸。女，色而已，宦者之害，非一端也[1]。

[1]自来妇与寺只是并提，此特与极力分出。

盖其用事也近而习，其为心也专而忍[1]。能以小善中人之意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亲之[2]。待其已信，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。虽有忠臣、硕士列于朝廷，而人主以为去已疏远，不若起居饮食、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[3]。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，则忠臣、硕士日益疏，而人主之势日益孤。势孤，则惧祸之心日益切，而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，祸患伏于帷闼，则向之所谓可恃者，乃所以为患也[4]。患已深而觉之，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，缓之则养祸而益深，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[5]。虽有圣智，不能与谋[6]。谋之而不可为，为之而不可成，至其甚，则俱伤而两败。故其大者亡国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，至抉[7]其种类，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[8]。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[9]。

[1]先总挈二句，是宦者为害之根，下文俱从此转出。[2]宦者之害，一转。[3]宦者之害，二转。[4]宦者之害，三转。[5]至。[6]宦者之害，四转。[7]渊入声。[8]董卓因而亡汉，朱温因而篡唐，千古同辙。○宦者之害，五转。[9]应前“自古”二字，总兜一句。

夫为人主者，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、硕士于外，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[1]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则祸斯及矣。使其一悟，捽

[2]而去之可也[3]。宦者之为祸，虽欲悔悟，而势有不得而去也，唐昭宗之事是已[4]。故曰“深于女祸”者，谓此也。可不戒哉[5]?

[1]放宽一步，正是打紧一步。履霜之戒，可不慎欤?[2]卒。[3]持头发曰捽。[4]昭宗与崔胤谋诛宦官。宦官惧。刘季述等乃以银挝画地，数上罪数十，幽上于少阳院，而立太子裕。[5]结段申前“深于女祸”一句，最深切著明，可为痛戒。

宦官之祸，至汉、唐而极。篇中详悉写尽，凡作无数层次，转折不穷，只是“深于女祸”一句意。名论卓然，可为千古龟鉴。

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

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[1]。盖士方穷时，困厄闾里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，若季子不礼于其嫂[2]，买臣见弃于其妻[3]。一旦高车驷马，旗旄导前，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，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骇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[4]。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，而意气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[5]。

[1]富贵归故乡，犹当昼而锦，何荣如之？《史记》: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谁知之者？”昼锦之说本此。○四句，乃一篇大意。[2]苏秦，字季子，说秦，大困而归，嫂不为炊。[3]朱买臣家贫，采薪自给。妻羞之，求去。买臣笑曰：“待吾富贵当报汝。”妻怒曰：“从君终饿死。”买臣不能留，即去。[4]历数世态炎凉，何等痛切。[5]数句收拾前文，振起下意。

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[1]。公，相[2]人也[3]。世有令德，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，已擢高科，登显士。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，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有[4]。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[5]。然则高牙大纛，不足为公荣；桓圭衮裳，不足为公贵[6]。惟德被生民，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声诗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，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[7]?

[1]韩琦，字稚圭，封魏国公。○一句撇过上文。[2]去声。[3]相州，今河南彰德府安阳县。○伏句。[4]应起二句。[5]翻季子、买臣一

段。[6]高牙，车轮之牙。大纛，车上羽葆幢。桓圭，三公所执。衮裳，三公所服。[7]此又道公平生之志，以见异于季子、买臣处。

公在至和中[1]，尝以武康之节，来治于相[2]，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[3]。既又刻诗于石，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、矜名誉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，而其志岂易量哉[4]？故能出入将相[5]，勤劳王家，而夷险一节[6]。至于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矣[7]。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[8]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[9]。

[1]至和，仁宗年号。[2]以武康节度来知相州。是富贵而归故乡也。[3]点题。[4]就诗中之言，见其轻富贵，而不以昼锦为荣，为韩公解释最透。[5]公先经略西夏，后同平章事。[6]夷，平时。险，处难。一节，谓一致也。[7]公在谏垣，前后凡七十馀疏。及为相，劝上早定皇嗣，以安天下。故曰“临大事”云云。○此段所称皆是实事。初无溢美。[8]应前“勒金石，播声诗”二句。[9]一篇结穴只二语。笔力千钧。

余虽不获登公之堂，幸尝窃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。于是乎书[1]。

[1]拈出作记意。

魏公、永叔，岂皆以昼锦为荣者？起手便一笔撇开，以后俱从第一层立议，此古人高占地步处。按魏公为相，永叔在翰林。人曰：“天下文章，莫大于是。”即《昼锦堂记》。以永叔之藻采，著魏公之光烈，正所谓天下莫大之文章。

丰乐亭记 欧阳修

修既治滁[1]之明年[2]，夏，始饮滁水而甘[3]。问诸滁人，得于州南百步之近[4]。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[5]，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[6]，中有清泉滃[7]然而仰出[8]。俯仰左右，顾而乐之[9]，于是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，而与滁人往游其间[10]。

[1]除。[2]滁，滁州，在淮东。时公守是州。[3]始饮而甘，明初至滁未暇知水甘也。只此句，意极含蓄。[4]出其处。[5]陪一上。[6]陪一下。[7]翁上声。[8]出泉。[9]再陪左右。[10]出亭。○以上叙亭之景，当滁之胜。末带“与滁人”句，为下文发论张本。

滁于五代干戈之际，用武之地也[1]。昔太祖皇帝[2]尝以周师破李景[3]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，生擒其将皇甫晖、姚凤于滁东门之外，遂以平滁[4]。修尝考其山川，按其图记，升高以望清流之关，欲求晖、凤就擒之所，而故老皆无在者，盖天下之平久矣[5]。自唐失其政，海内分裂，豪杰并起而争，所在为敌国者，何可胜[6]数[7]？及宋受天命，圣人出而四海一。向之凭恃险阻，刬[8]削消磨，百年之间，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。欲问其事，而遗老尽矣[9]。今滁[10]介江淮之间，舟车商贾、四方宾客之所不至，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，以乐生送死。而孰知上之功德，休养生息，涵煦[11]于百年之深也[12]。

[1]五代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也。○议论忽开一篇结构。[2]赵匡胤。[3]南唐。[4]周主柴世宗征淮南，唐人恐，皇甫晖、姚凤退保清流关，关在滁州西南，世宗命匡胤突阵而入，晖等走入滁，生擒之。○此滁所为用武之地，不能丰乐，以起下文。[5]就平滁想出天下之平，

一往深情，是龙门得意之笔。[6]升。[7]上声。○宕开一笔，不独说滁也。[8]产。[9]再叠一笔，虚神不尽。[10]单接“今滁”。[11]许。[12]归重上之功德，是为“丰乐”之所由来。凡作数层跌宕，方落到此句。文致生动不迫。

修之来此，乐其地僻而事简，又爱其俗之安闲[1]。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，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，掇幽芳[2]而荫乔木[3]，风霜冰雪，刻露清秀[4]，四时之景无不可爱。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，而喜与予游也[5]。因为本其山川，道其风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，幸生无事之时也[6]。

[1]应“舟车商贾”数句。[2]春。[3]夏。[4]峭刻呈露，清爽秀出。○秋冬。[5]点出题面，应转“与滁人往游”句。[6]结出作记意，应转“休养生息”句。

夫宣上恩德，以与民共乐，刺史之事也。遂书以名其亭焉[1]。

[1]收极端庄郑重。妙绝。

作记游文，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，立言何等阔大！其俯仰今昔，感慨系之，又增无数烟波。较之柳州诸记，是为过之。

醉翁亭记 欧阳修

环滁[1]皆山也[2]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[3]。望之蔚[4]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[5]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[6]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[7]泉也[8]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[9]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[10]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[11]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[12]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[13]。

[1]除。[2]滁，州名，在淮东。○一“也”字，领起下文许多“也”字。[3]从山单出西南诸峰。[4]畏。[5]从诸峰单出琅琊。[6]残。[7]娘去声。[8]从山出泉。[9]从泉出亭。[10]出作亭之人。[11]出名亭之人法只应云“太守也”。又加“自谓”二字，因有下注故耳。[12]接手自注名亭之意，注“醉”一句，注“翁”一句，妙。[13]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。一句不在酒，一句亦在酒，妙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开[1]，云归而岩穴暝[2]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[3]。野芳发而幽香[4]，佳木秀而繁阴[5]，风霜高洁[6]，水落而石出者[7]，山间之四时也[8]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[9]。

[1]明。[2]晦。[3]记亭之朝暮。[4]春。[5]夏。[6]秋。[7]冬。[8]记亭之四时。[9]又总收朝暮、四时，申出“乐”字，起下文数“乐”字。

至于[1]负者歌于涂，行者休于树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[2]偻[3]提携[4]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。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；酿泉为

酒，泉香而酒洌[5]。山肴野蔌[6]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[7]。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[8]，射者中[9]，弈者胜[10]，觥[11]筹交错[12]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，颓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[13]。

[1]二字贯下段。[2]於上声。[3]楼。[4]伛偻，不伸也。[5]洌，清洁也。[6]速。○菜谓之蔌。[7]先记滁人游，次记太守宴，妙。[8]二句贯下段。[9]投壶。[10]围棋。[11]肱。[12]觥，谓爵。筹，所以记罚。[13]记众宾自欢，太守自醉，妙。

已而[1]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[2]。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[3]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[4]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[5]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[6]。

[1]二字贯下段。[2]归时景。[3]归后景。○记太守去，宾客亦去，滁人亦去。忽又添出禽鸟之乐来，下便借势一路卷转去，设想甚奇。[4]刻画四语，从前许多铺张俱有归束。[5]结出作记。[6]结出作记姓名。

通篇共用二十个“也”字，逐层脱卸，逐步顿跌，句句是记山水，却句句是记亭，句句是记太守。似散非散，似排非排，文家之创调也。

秋声赋 欧阳修

欧阳子方夜读书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[1]，悚然而听之[2]，曰：“异哉！”初淅沥以潇飒[3]，忽奔腾而砰[4]湃[5]，如波涛夜惊[6]，风雨骤至[7]。其触于物也，鏦鏦[8]铮铮[9]，金铁皆鸣[10]；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[11]。予谓童子：“此何声也？汝出视之[12]。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[13]。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[14]。”

[1]先出“声”字。[2]“听”字，领起下文。[3]獉入声。○含“风雨”句。[4]烹。[5]派。○含“波涛”句。[6]一喻。[7]二喻。[8]聪。[9]撑。[10]含“赴敌”数句。[11]衔枚，所以止喧哗也。枚，形似箸，两端有小绳，衔于口而系于头后，则不能言。○三喻，连下三喻，长短参差，虚状秋声，极意描写。[12]借“视”陪“闻”，作波。[13]是方夜。[14]是“视”，不是“闻”，妙。

予曰：“噫嘻，悲哉！此秋声也，胡为乎来哉[1]！盖夫秋之为状也，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[2]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[3]；其气栗冽，砭[4]人肌骨[5]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[6]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奋发[7]。丰草绿缛[8]而争茂，佳木葱茏而可悦[9]。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。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一气之馀烈[10]。

[1]借童子语，翻出“秋声”二字。先咨嗟，次怪叹，领起全篇。[2]其色，宾。[3]精。○晶，光也。○其容，宾。[4]边。[5]其气，宾。[6]其意，宾。[7]从其色、其容、其气、其意，唤出其声。[8]肉。[9]二句未秋。[10]实写秋声已毕。

“夫秋，刑官也[1]，于时为阴[2]；又兵象也[3]，于行为金[4]。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[5]。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[6]，故其在乐也，商声主西方之音[7]，夷则为七月之律[8]。商，伤也，物既老而悲伤；夷，戮也，物过盛而当杀[9]。

[1]司寇为秋官，掌刑。[2]以二气言。[3]主肃杀。[4]以五行言。[5]《乡饮酒礼》云：天地肃条，“此天地之义气也”。[6]“实”字，含“既老”、“过盛”意。[7]商声，属金，故主西方之音。[8]夷则，七月律名。《月令》:“孟秋之月，……律中夷则。”[9]注四句。○此段又细写秋之为义，洗刷无馀。下乃从秋畅发悲哉意。

“嗟夫！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[1]，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有动乎中，必摇其精[2]。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[3]！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黟[4]然黑者为星星[5]。奈何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[6]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[7]？”

[1]草木无情，而人有情。无情者，尚有时而飘零，况有情者乎?○四句起下数层，是作赋本意。[2]人之秋，非一时也。[3]人或有时非秋，而又欲故自寻秋也。[4]衣。[5]朱颜忽而变枯，黑发忽而变白，犹草木之绿缛而色变，葱茏而叶脱也。[6]若欲任其忧思，必此身为金石而后可也。奈何非金非石，而欲与草木争一日之荣乎？[7]念此槁木、星星，乃忧思所致，是自为戕贼耳，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声哉？○结出悲秋正旨。

童子莫对，垂头而睡。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如助予之叹息[1]。

[1]又于秋声中添出一声，作馀波。

秋声，无形者也。却写得形色宛然，变态百出。末归于人之忧劳自少至老，犹物之受变自春而秋，凛乎悲秋之意溢于言表。结尾虫声唧唧，亦是从声上发挥，绝妙点缀。

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

维治平[1]四年七月日，具官欧阳修，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敭[2]至于太清，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，而吊之以文曰：

[1]英宗年号。[2]异。

呜呼曼卿[1]！生而为英，死而为灵[2]。其同乎万物生死，而复归于无物者，暂聚之形；不与万物共尽，而卓然其不朽者，后世之名[3]。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，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[4]。

[1]一呼。[2]生死并点。[3]许其名传后世，单就死一边说。[4]引古圣贤一证，言其名之必传。十九字，一句读。

呜呼曼卿[1]！吾不见子久矣，犹能仿佛子之平生[2]。其轩昂磊落，突兀峥[3]嵘[4]，而埋藏于地下者[5]，意其不化为朽壤，而为金玉之精。不然，生长松之千尺，产灵芝而九茎[6]。奈何荒烟野蔓，荆棘纵[7]横，风凄露下，走磷[8]飞萤[9]？但见牧童樵叟，歌吟而上下，与夫惊禽骇兽，悲鸣踯[10]躅[11]而咿[12]嘤[13]。今固如此，更千秋而万岁兮，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[14]？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，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[15]！

[1]二呼。[2]唤起下文。[3]撑。[4]宏。[5]十六字，一句读。[6]恒。○此从生前想其死后必当化为金玉、为长松、为灵芝，必不与万物同为朽壤也。○中间用“不然”一折，更快。[7]宗。[8]邻。[9]磷，鬼火。[10]掷。[11]逐。[12]伊。[13]悲其今日之墓。[14]悲其后日之墓。[15]又牵“自古圣贤皆然”，呼应有情。

呜呼曼卿[1]！盛衰之理，吾固知其如此[2]，而感念畴昔，悲凉凄怆，不觉临风而陨涕者，有愧夫太上之忘情[3]。尚飨！

[1]三呼。[2]临了又一折。[3]自述伤感，欷歔欲绝。

篇中三提曼卿，一叹其声名卓然不朽，一悲其坟墓满目凄凉，一叙己交情伤感不置。文亦轩昂磊落，突兀峥嵘之甚。

泷冈阡表 欧阳修

呜呼！惟我皇考崇公，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，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[1]，非敢缓也，盖有待也[2]。

[1]泷冈，在江西吉安府永丰县。阡，茔也。[2]提出缓表之故，包下种种恩荣。

修不幸，生四岁而孤。太夫人守节自誓，居穷自力于衣食，以长以教，俾至于成人[1]。太夫人告之曰："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，喜宾客，其俸禄虽薄，常不使有馀，曰：'毋以是为我累。'故其亡也，无一瓦之覆、一垅之植以庇而为生[2]，吾何恃而能自守耶[3]？吾于汝父，知其一二，以有待于汝也[4]。自吾为汝家妇，不及事吾姑，然知汝父之能养[5]也。汝孤而幼，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，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[6]。吾之始归也，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。岁时祭祀，则必涕泣曰：'祭而丰，不如养之薄也。'间御酒食，则又涕泣曰：'昔常不足，而今有馀，其何及也[7]！'吾始一二见之，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[8]。既而其后常然，至其终身未尝不然。吾虽不及事姑，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[9]。汝父为吏，尝夜烛治官书，屡废而叹。吾问之，则曰：'此死狱也，我求其生不得尔。'吾曰：'生可求乎？'曰：'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。矧求而有得耶？以其有得，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。夫常求其生，犹失之死，而世常求其死也[10]。'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[11]。因指而叹曰：'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，使其言然，吾不及见儿之立也，后当以我语告之[12]。'其平居教他子弟，常用此语。吾耳熟焉，故能详也[13]。其施于外事，吾不能知[14]。其居于家，无所矜饰，而所为如此，是真发于中者耶！呜呼！其心厚于仁者耶！此

吾知汝父之将必有后也[15]。汝其勉之。夫养不必丰，要[16]于孝；利虽不得博于物，要其心之厚于仁。吾不能教汝，此汝父之志也[17]。”修泣而志之不敢忘[18]。

[1]为下“告之”发端。[2]十四字，一句读。[3]反跌一句。[4]起下“能养”、“有后”。[5]去声。[6]一段，叙父之孝亲裕后。[7]浅语，更觉入情。[8]顿宕。[9]一段，承写孝亲。[10]仁人之言，缠绵恺恻。[11]生波。[12]谓死狱求生之语。○述至此，不胜酸楚。[13]描情真切。[14]补笔。[15]一段，承写裕后。[16]平声。[17]总束数语，有收拾。○以上并太夫人之言。[18]结受母教。

先公少孤力学，咸平[1]三年进士及第，为道州判官，泗、绵二州推官，又为泰州判官，享年五十有九，葬沙溪之泷冈[2]。太夫人姓郑氏，考讳德仪，世为江南名族。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，初封福昌县太君，进封乐安、安康、彭城三郡太君[3]。自其家少微时，治其家以俭约，其后常不使过之，曰：“吾儿不能苟合于世，俭薄所以居患难也[4]。”其后修贬夷陵，太夫人言笑自若，曰：“汝家故贫贱也，吾处之有素矣。汝能安之，吾亦安矣[5]。”

[1]真宗年号。[2]一段，详崇公仕宦年葬。[3]一段，详太夫人氏族德爵。[4]逆知后来迁谪之事，有先见。[5]一段，又表太夫人安于俭薄。

自先公之亡二十年，修始得禄而养。又十有二年，列官于朝，始得赠封其亲。又十年，修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尚书吏部郎中，留守南京。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，享年七十有二[1]。又八年，修以非才入副枢密，遂参政事。又七年而罢[2]。自登二府，天子推恩，褒其三世。盖自嘉祐[3]以来，逢国大庆，必加宠锡。皇曾祖府君，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；曾祖妣，累封楚国太夫人；皇祖府君，累赠金

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；祖妣，累封吴国太夫人；皇考崇公，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；皇妣，累封越国太夫人。今上初郊，皇考赐爵为崇国公，太夫人进号魏国[4]。

[1]带点太夫人年寿。[2]详记年数，应起手"六十年"句。[3]仁宗年号。[4]一段，叙出自己出处及历朝宠锡。

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[1]:"呜呼！为善无不报，而迟速有时，此理之常也[2]。惟我祖考，积善成德，宜享其隆。虽不克有于其躬，而赐爵受封，显荣褒大，实有三朝之锡命。是足以表见于后世，而庇赖其子孙矣[3]。"乃列其世谱，具刻于碑。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，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，并揭于阡[4]。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，遭时窃位，而幸全大节，不辱其先者，其来有自[5]。

[1]此段归美祖先，方入己意。[2]名言至理，足以训世。[3]总赞前人。[4]总收父母教训，言约而尽。[5]结出己之立身，本于先泽，最得体要。

熙宁[1]三年，岁次庚戌，四月辛酉朔，十有五日乙亥，男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翊戴功臣，观文殿学士，特进，行兵部尚书，知青州军州事，兼管内劝农使，充京东路安抚使，上柱国，乐安郡开国公，食邑四千三百户，食实封一千二百户，修表。

[1]神宗年号。

善必归亲，褒崇先祖。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写出，不事藻饰，而语语入情，只觉动人悲感，增人涕泪。此欧公用意合作也。

管仲论 苏洵

管仲相威公[1]，霸诸侯，攘夷狄，终其身齐国富强，诸侯不敢叛[2]。管仲死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用，威公薨于乱，五公子争立[3]，其祸蔓[4]延，讫简公，齐无宁岁[5]。

[1]威公，即桓公。因避宋钦宗讳，故改桓为威。[2]功案。[3]公子武孟、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、公子雍、公子昭。昭立，是为孝公，故曰五公子。[4]万。[5]祸案。

夫功之成，非成于成之日，盖必有所由起；祸之作，不作于作之日，亦必有所由兆[1]。故齐之治也，吾不曰管仲，而曰鲍叔[2]。及其乱也，吾不曰竖刁、易牙、开方，而曰管仲[3]。何则？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，彼固乱人国者，顾其用之者，威公也[4]。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，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。彼威公何人也[5]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，管仲也[6]。仲之疾也，公问之相。当是时也，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。而其言乃不过曰：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，非人情，不可近而已[7]。

[1]接上生下。[2]鲍叔荐管仲，桓公用之。○承功“所由起”，是客。[3]承祸“所由兆”，是主。[4]责威公，是客。[5]句含蓄。[6]责管仲，是主。事见下文。[7]管仲病，桓公问曰：“群臣谁可相者？”管仲曰：“知臣莫如君。”公曰：“易牙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杀子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。”“开方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倍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近。”“竖刁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。”管仲死，而桓公不用其言，近用三子。三子专权。○入管仲罪处，全在此段，以下反复畅发此意。

呜呼！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？仲与威公处几年矣，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？威公声不绝于耳，色不绝于目，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。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，徒以有仲焉耳。一日无仲，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[1]。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？夫齐国不患有三子，而患无仲。有仲，则三子者，三匹夫耳[2]。不然，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？虽威公幸而听仲，诛此三人，而其馀者，仲能悉数而去之耶[3]？呜呼！仲可谓不知本者矣[4]。因威公之问，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，则仲虽死，而齐国未为无仲也。夫何患三子者？不言可也[5]。

[1]须看"有"、"无"二字意。[2]转换警策。[3]此转更透。[4]断句有关锁。[5]此段设身置地，代仲为谋，论有把握。

五伯莫盛于威、文。文公之才，不过威公，其臣[1]又皆不及仲；灵公[2]之虐，不如孝公[3]之宽厚。文公死，诸侯不敢叛晋，晋袭文公之馀威，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馀年。何者？其君虽不肖，而尚有老成人焉[4]。威公之薨也，一败涂地，无惑也，彼独恃一管仲，而仲则死矣[5]。

[1]狐偃、赵衰、先轸、阳处父。[2]文公子。[3]桓公子。[4]晋以有贤而强。[5]齐以无贤而败。○此把晋文来照齐桓，方知管仲无所逃责。

夫天下未尝无贤者，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[1]。威公在焉，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，吾不信也[2]。仲之书[3]，有记其将死论鲍叔、宾胥无之为人，且各疏其短[4]。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。而又逆知其将死，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[5]。吾观史䲡[6]，以不能进蘧伯玉，而退弥子瑕，故有身后之谏[7]。萧何且死，举曹参以自代。大臣之用心，固宜如此也[8]。夫国以一人兴，以一人亡。贤者不悲其身之死，

而忧其国之衰，故必复有贤者，而后可以死。彼管仲者，何以死哉[9]？

[1]未有有君而无臣者也。[2]见非天下无贤，正罪仲不能荐。[3]《管子》。[4]管子寝疾，对桓公曰："鲍叔之为人也，好直而不能以国强。宾胥无之为人也，好善而不能以国诎。"[5]据仲之书，竟以为无贤，故不足信。[6]秋。○即史鱼。[7]《家语》：史鱼病，将卒。命其子曰："吾仕卫不能进蘧伯玉，退弥子瑕，是吾生不能正君，死无以成礼。我死，汝置尸牖下，于我毕矣。"其子从之。灵公吊焉，怪而问之。其子以告。公愕然失容，于是命殡之客位。进蘧伯玉，而退弥子瑕。[8]引二人，俱临殁时进贤切证。[9]结语冷绝。

通篇总是责管仲不能临没荐贤。起伏照应，开阖抑扬。立论一层深一层，引证一段紧一段。似此卓识雄文，方能令古人心服。

辨奸论 苏洵

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[1]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[2]。月晕[3]而风，础[4]润而雨[5]，人人知之[6]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[7]？而贤者有不知[8]，其故何也？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[9]。

[1]引成语起。[2]惟静故能知几，此先生自负之言也。○开端三句，言安石必乱天下，但静以观之自见，虚虚冒起全篇。[3]运。[4]楚。[5]础，柱下石也。月旁昏气曰晕，柱础生汗曰润。[6]天地阴阳之事，人无不知。[7]人事、理势，较天地阴阳则为易知。[8]欧阳公亦劝先生与荆公游。[9]常人尚能知天地阴阳之事，而贤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、理势之相因，盖其心汨于好恶利害，而不能静也。○此段申明起手三句意。

昔者[1]，山巨源见王衍曰："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[2]。"郭汾[3]阳见卢杞曰："此人得志，吾子孙无遗类矣[4]。"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[5]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言语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，然不忮[6]不求，与物浮沉[7]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[8]？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，然而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[9]。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[10]？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[11]。

[1]引证。[2]晋惠帝时，王衍为尚书令，乐广为河南令，皆善清谈。衍少时，山涛见之，叹曰："何物老妪，生宁馨儿。然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。"[3]焚。[4]唐德宗以杨炎、卢杞同平章事。杞貌丑，有

才辩，悦之。时郭子仪每见宾客，姬妾不离侧。惟杞至，子仪悉屏侍妾。或问其故，对曰："杞貌丑而心险，妇人见之必笑。他日杞得志，吾族无遗类矣。"[5]理有固然。[6]至。[7]无卢杞之阴险。[8]反照神宗，伏下"愿治之主"。[9]无王衍之虚名。[10]反照神宗，伏下"愿治之主"。[11]虽理有固然，非事所必至。○此段言衍、杞之奸未甚，特其遇惠帝、德宗而为乱耳。正形安石为极奸。

今有人[1]，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[2]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[3]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，其祸岂可胜[4]言哉[5]？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[6]，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[7]，此岂其情也哉[8]？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[9]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[10]，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[11]。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[12]。

[1]暗指安石。[2]有王衍之虚名。[3]有卢杞之阴险。[4]升。[5]厥后卒生靖康之祸，直是目见，非为悬断。[6]缓。[7]囚不栉首。居丧者，不洗面。○明指安石。[8]从恒情勘出至奸，所谓见微知著者以此。[9]注见《管仲论》中。○拓开一步。[10]紧入本人。[11]规讽仁宗。[12]应上二子容有未然意。

孙子曰："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[1]。"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，孰知祸之至于此哉？不然，天下将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，悲夫[2]！

[1]不欲有功，恐致伤人也。[2]宁愿安石不见用，使天下以吾言为过，毋愿安石用，使天下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也。○结得淋漓感慨。

介甫名始盛时，老苏作《辨奸论》，讥其不近人情。厥后新法烦苛，流毒寰宇。见微知著，可为千古观人之法。

心术 苏洵

为将之道，当先治心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[1]，然后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敌[2]。

[1]舜。[2]第一段，言为将当先治心。○此篇每段自为节奏，而以治心为主。

凡兵上义，不义，虽利勿动。非一动之为利害，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义可以怒士，士以义怒，可与百战[1]。

[1]第二段，言举兵当知尚义。

凡战之道，未战养其财，将战养其力，既战养其气，既胜养其心。谨烽燧，严斥堠[1]，使耕者无所顾忌，所以养其财；丰犒而优游之，所以养其力；小胜益急，小挫益厉，所以养其气；用人不尽其所欲为，所以养其心[2]。故士常蓄其怒、怀其欲而不尽。怒不尽则有馀勇，欲不尽则有馀贪。故虽并天下，而士不厌兵，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。不养其心，一战而胜，不可用矣[3]。

[1]后。○烽燧所以警寇。昼则燔燧，夜则举燧。斥，度也。堠，望也。以望烽火也。[2]虽平叙，自归重养心。[3]第三段，言议战当知所养。

凡将欲智而严，凡士欲愚。智则不可测，严则不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听命，夫安得不愚？夫惟士愚，而后可与之皆死[1]。

[1]第四段，言将与士当得智愚。

凡兵之动，知敌之主，知敌之将，而后可以动于险。邓艾缒[1]兵于蜀中，非刘禅之庸，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，彼固有所侮而动也[2]。故古之贤将，能以兵尝敌，而又以敌自尝，故去就可以决[3]。

[1]坠。[2]后汉炎兴元年，魏将邓艾入蜀，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，凿山通道，造作桥阁，山高谷深，至为艰险。艾以毡自裹，推转而下。将士皆攀木缘崖，鱼贯而进。先登至江油，遂至成都。后主禅出降，汉亡。[3]此段就上段分出，申说“智”字。

凡主将之道，知理而后可以举兵，知势而后可以加兵，知节而后可以用兵。知理则不屈，知势则不沮，知节则不穷。见小利不动，见小患不避。小利小患，不足以辱吾技也。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。夫惟养技而自爱者，无敌于天下。故一忍可以支百勇，一静可以制百动[1]。

[1]第五段，言主将当知理、势、节三者。

兵有长短，敌我一也。敢问：“吾之所长，吾出而用之，彼将不与吾校；吾之所短，吾蔽而置之，彼将强与吾角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吾之所短，吾抗而暴[1]之，使之疑而却；吾之所长，吾阴而养之，使之狎而堕其中。此用长短之术也[2]。”

[1]仆。[2]第六段，言主将当善用长短之术。

善用兵者，使之无所顾、有所恃。无所顾，则知死之不足惜；有所恃，则知不至于必败。尺箠当猛虎，奋呼而操击[1]；徒手遇蜥[2]蜴[3]，变色而却步[4]，人之情也。知此者，可以将矣。袒裼而案剑，则乌获不敢逼；冠胄衣甲，据兵而寝，则童子弯弓杀之矣[5]。故善用兵者以形固。夫能以形固，则力有馀矣[6]。

[1]喻有所恃。[2]昔。[3]亦。[4]喻无所恃。[5]此喻不可徒恃，比前喻更深一层。[6]第七段，论有备无患之道，而以“善用兵者以形固”终焉。

此篇逐节自为段落，非一片起伏首尾议论也。然先后不紊。由治心而养士，由养士而审势，由审势而出奇，由出奇而守备，段落鲜明，井井有序，文之善变化也。

张益州画像记 苏洵

至和[1]元年秋，蜀人传言有寇至边。边军夜呼，野无居人[2]。妖言流闻，京师震惊。方命择帅，天子曰："毋养乱，毋助变，众言朋兴，朕志自定。外乱不作，变且中起。既不可以文令，又不可以武竞，惟朕一二大吏。孰为能处兹文、武之间，其命往抚朕师[3]。"乃推曰[4]："张公方平其人。"天子曰："然。"公以亲辞，不可，遂行。冬十一月，至蜀。至之日，归屯军，撤守备[5]。使谓郡县："寇来在吾，无尔劳苦。"明年正月朔旦，蜀人相庆如他日，遂以无事。又明年正月，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。公不能禁[6]。

[1]仁宗年号。[2]四语写出将乱光景。[3]代天子言，便是天子气象。且语语为下伏根。[4]众推也。[5]伏根。[6]叙事简严，质而不俚。

眉阳苏洵言于众曰："未乱易治也，既乱易治也。有乱之萌，无乱之形，是谓将乱。将乱难治。不可以有乱急，亦不可以无乱弛[1]。惟是元年之秋，如器之攲[2]，未坠于地[3]。惟尔张公，安坐于其旁，颜色不变，徐起而正之。既正，油然而退，无矜容[4]。为天子牧小民不倦，惟尔张公。尔繄以生，惟尔父母[5]。且公尝为我言：'民无常性，惟上所待。人皆曰蜀人多变，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，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。重足屏[6]息之民，而以碪[7]斧令，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，而弃之于盗贼，故每每大乱。夫约之以礼，驱之以法，惟蜀人为易。至于急之而生变，虽齐、鲁亦然。吾以齐、鲁待蜀人，而蜀人亦自以齐、鲁之人待其身。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，以威劫齐民[8]，吾不忍为也[9]。'呜呼！爱蜀人之深，待蜀人之厚，自公而前，吾未始见也。"皆再拜稽首曰："然[10]。"

[1]有乱急，无乱弛，即上不可以武竞，不可以文令意。[2]溪。[3]攲，不正也。[4]得坐镇之体，即上归屯撤守意。[5]以下至“不忍为也”，皆述张公之言，发挥本意。[6]丙。[7]斟。[8]齐等之民。[9]此段议论，皆从上叙事中发出，虽称道张公，实回护蜀人，盖先生本蜀人，不得不回护也。[10]收拾前文，下乃拈出画像意。

苏洵又曰：“公之恩在尔心，尔死，在尔子孙。其功业在史官[1]，无以像为也。且公意不欲。如何[2]？”皆曰：“公则何事于斯？虽然，于我心有不释焉。今夫平居闻一善，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邻里之所在，以至于其长短、小大、美恶之状，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，以想见其为人。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，意使天下之人，思之于心，则存之于目。存之于目，故其思之于心也固。由此观之，像亦不为无助[3]。”苏洵无以诘，遂为之记。

[1]叠下三“在”字，错落有致。[2]先作一折。[3]此段就人之至情上，曲曲写出留像意，文势激昂，笔墨精采。

公南京人，为人慷慨有大节，以度量雄天下。天下有大事，公可属[1]。系[2]之以诗曰：天子在祚，岁在甲午。西人传言，有寇在垣。庭有武臣，谋夫如云。天子曰嘻，命我张公[3]。公来自东，旗纛舒舒。西人聚观，于巷于涂。谓公暨暨，公来于于[4]。公谓西人：“安尔室家，无敢或讹。讹言不祥，往即尔常。春尔条[5]桑，秋尔涤场[6]。”西人稽首，公我父兄。公在西囿，草木骈骈。公宴其僚，伐鼓渊渊[7]。西人来观，祝公万年。有女娟娟，闺闼闲闲。有童哇哇[8]，亦既能言[9]。昔公未来，期汝弃捐[10]。禾麻芃芃[11]，仓庾崇崇[12]。嗟我妇子，乐此岁丰[13]。公在朝廷，天子股肱。天子曰归，公敢不承[14]？作堂严严，有庑有庭。公像在中，朝服冠缨。西人相告，无敢逸荒。公归京师，公像在堂[15]。

[1]祝。○数语应篇首，以起扬颂意。[2]係。[3]舍武臣、谋夫不用，而特用张公。[4]暨暨，果毅貌。于于，自足貌。[5]挑。[6]条，枝落也。○此乃是常。是归屯撤守实际。[7]骈骈，并茂也。渊渊，鼓声平和不暴怒也。○就归屯撤守描写。[8]蛙。[9]娟娟，美好貌。闲闲，自得貌。哇哇，小儿啼也。[10]倒转二句，妙。[11]蓬。[12]芃芃，美盛貌。[13]是归屯撤守后效。[14]转到公归留像。[15]结有馀韵。

前叙事，后议论。叙事古劲，而议论许多斡旋回护，尤高。末一段，写像处说不必有像，而亦不可无像。三、四转折，殊为深妙。系诗一结，更见风雅遗音。

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
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，何其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[1]！有一善，从而赏之，又从而咏歌嗟叹之，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；有一不善，从而罚之，又从而哀矜惩创之，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[2]。故其吁俞之声，欢休惨戚，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[3]。成、康既没，穆王立而周道始衰，然犹命其臣吕侯，而告之以祥刑[4]。其言忧而不伤，威而不怒，慈爱而能断，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，故孔子犹有取焉[5]。

[1]正是忠厚处，一篇主意在此一句。○总冒以咏叹起，另是一种起法。[2]一意翻作两层。[3]吁，叹其不然之辞。俞，应许之辞也。○应上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，此言盛时之忠厚。[4]《吕刑》:“告尔祥刑。”刑，凶器。而谓之祥者，刑期无刑，民协于中，其祥莫大焉。[5]此言至衰世而忠厚犹存。

传曰：“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。罚疑从去，所以慎刑也[1]。”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杀人，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[2]。四岳曰：“鲧可用。”尧曰：“不可。鲧方命圮[3]族。”既而曰：“试之[4]。”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，而从四岳之用鲧也？然则圣人之意，盖亦可见矣[5]。《书》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[6]。”呜呼！尽之矣[7]。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；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；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[8]。

[1]当赏而疑，则宁与之。当罚而疑，则宁不致罚。○就疑处见出忠厚来，篇中不出此意。[2]“皋陶曰”二句，诸主文不知其出处，及入谢，欧阳公问其出处，东坡笑曰：“想当然耳！”数公大笑。[3]痞。[4]四岳，官名。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。方命，逆命而不行也。圮族，犹言败类也。[5]独举尧以为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例，刑赏忠厚意便跃然。[6]罪可疑者，则从轻以罚之。功可疑者，则从重以赏之。法可以杀、可以无杀者，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，宁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责。[7]引经顿住。下乃畅发题旨，得意疾书，如长江大河，一泻千里。[8]至理快论。

古者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[1]。赏之以爵禄，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；刑以刀锯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[2]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[3]赏，而爵禄不足以劝也；知天下之恶不胜刑，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[4]，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[5]，故曰忠厚之至也[6]。

[1]又振起。[2]又将刑赏振宕一番，下便一转而入，快利无前。[3]升。[4]到底不脱“疑”字。[5]应前。[6]一句点出。文气已完。下作馀波。

《诗》曰：“君子如祉[1]，乱庶遄已。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[2]。”夫君子之已乱，岂有异术哉？制其喜怒，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，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，亦忠厚之至也[3]。

[1]耻。[2]祉，喜也。遄，速也。[3]引《诗》、引《春秋》，亦见同归于忠厚，深著夫子作《春秋》之意，有得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心。

此长公应试文也。只就本旨，从“疑”上全写其忠厚之至。每段述事，而断以婉言警语。天才灿然，自不可及。

范增论 苏轼

汉用陈平计，间疏楚君臣。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，稍夺其权。增大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归未至彭城，疽发背死。苏子曰：增之去善矣。不去，羽必杀增[1]。独恨其不早耳[2]。

[1]略一扬。[2]劈下一断，作冒。

然则当以何事去[1]？增劝羽杀沛公，羽不听，终以此失天下，当于是去耶[2]？曰：否。增之欲杀沛公，人臣之分也。羽之不杀，犹有君人之度也。增曷为以此去哉[3]？《易》曰：“知几其神乎！”《诗》曰：“相彼雨雪，先集维霰[4]。”增之去，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[5]。陈涉之得民也，以项燕、扶苏[6]。项氏之兴也，以立楚怀王孙心。而诸侯叛之也，以弑义帝[7]。且义帝之立，增为谋主矣。义帝之存亡，岂独为楚之盛衰，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。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[8]。羽之杀卿子冠军也，是弑义帝之兆也。其弑义帝，则疑增之本也，岂必待陈平哉[9]？物必先腐也，而后虫生之；人必先疑也，而后谗入之。陈平虽智，安能间无疑之主哉[10]？

[1]故作问。[2]故作问。[3]故作答。○故作问答，以起下正意。[4]线。○霰，雪之始凝者也。将大雨雪，必先微温。雪自上下，遇温气而抟，谓之霰。久而寒胜，则大雪矣。○先引《诗》、《易》语，文势不迫。[5]义帝命宋义为上将，号曰卿子冠军，后为项羽所杀。○通篇只一句断尽。[6]陈涉初起兵，假楚将项燕、秦太子扶苏为名。二人已死，陈涉诈称，以感动人心。○借陈涉引起项氏。[7]楚怀王入秦，

无罪而亡，楚人怜之。南公曰：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”范增劝项梁求楚怀王孙名心者，立以为楚怀王。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，阴使人弑之。○此言楚之盛衰系于义帝之存亡。[8]此言义帝之存亡关乎范增之祸福。[9]三人生死去就，最相关涉。推原出来，正见增之去，当于杀卿子冠军时也。[10]反振二句，结过疑增不待陈平意。

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。独遣沛公入关，不遣项羽[1]；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，而擢以为上将。不贤而能如是乎[2]？羽既矫杀卿子冠军，义帝必不能堪。非羽弑帝，则帝杀羽。不待智者而后知也[3]。增始劝项梁立义帝，诸侯以此服从；中道而弑之，非增之意也。夫岂独非其意，将必力争而不听也[4]。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，羽之疑增，必自是始矣[5]。

[1]借遣沛公引起识卿子冠军。[2]叹义帝之贤，以起羽与义帝势不两立。[3]申上“羽杀卿子冠军，是弑义帝之兆”句。[4]空中著想，妙。[5]申上“弑义帝则疑增之本”句。

方羽杀卿子冠军，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[1]，君臣之分未定也。为增计者，力能诛羽则诛之，不能则去之，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[2]？增年已七十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，而欲依羽以成功名，陋矣[3]！虽然，增，高帝之所畏也。增不去，项羽不亡。呜呼！增亦人杰也哉[4]！

[1]救赵时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故曰“比肩事义帝”。[2]代增处置一番。[3]责增之不能知几，由于不明去就之分，最有关锁。[4]结尾作赞叹语，尽抑扬之致。

前半多从实处发议，后半多从虚处设想。只就增去不能早处，层层驳入，段段回环，变幻无端，不可测识。

留侯论 苏轼

古之所谓豪杰之士，必有过人之节[1]，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。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[2]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[3]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[4]。

[1]伏能忍。[2]不能忍者。[3]猝。[4]能忍者。○能忍不能忍，是一篇主意。

夫子房受书于圯[1]上之老人也，其事甚怪[2]。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，出而试之？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，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，而世不察，以为鬼物，亦已过矣[3]。且其意不在书[4]。当韩之亡、秦之方盛也，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，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[5]数[6]。虽有贲[7]、育[8]，无所获施。夫持法太急者，其锋不可犯，而其势未可乘[9]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，而逞于一击之间。当此之时，子房之不死者，其间不能容发，盖亦危矣[10]。千金之子，不死于盗贼。何者？其身可爱，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盖世之才，不为伊尹、太公之谋，而特出于荆轲、聂政[11]之计，以侥幸于不死[12]，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[13]。是故倨傲鲜[14]腆[15]而深折之[16]。彼其能有所忍也，然后可以就大事，故曰"孺子可教也"[17]。

[1]夷。[2]楚人谓桥为圯。《史记》：张良尝游下邳圯上，有一老父，衣褐至良所，直堕其履圯下，顾谓良曰："孺子，下取履！"良愕然，欲殴之。为其老，强忍下取履。父曰："履我！"良业为取履，因

长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去里所，复还曰："孺子可教矣。"约后五日平明，会圯上。怒良后至者再。最后出一编书曰："读此则为王者师矣。后十年兴。十三年，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，黄石即我矣。"遂去，不复见。○入事。[3]看老人事，非渺茫鬼怪。特作翻案，妙。[4]深入一层发议，此句乃一篇之头也。[5]升。[6]上声。[7]孟贲。[8]夏育。[9]有大勇者，当此时自能忍之。[10]良，韩人，其先五世相韩。秦灭韩，良欲为韩报仇。求得力士，为铁椎重百二十斤，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，误中副车。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十日，弗获。○此正不能忍之故。先抑一笔。[11]两刺客。[12]再抑一笔。[13]惜其不能忍。[14]上声。[15]忝。[16]鲜腆，言不为礼也。[17]此段见老人以一"忍"字造就子房。是解上文"意不在书"一句。

楚庄王伐郑，郑伯肉袒牵羊以迎。庄王曰："其主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"遂舍之[1]。句践之困于会稽，而归臣妾于吴者，三年而不倦[2]。且夫有报人之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刚也[3]。夫老人者，以为子房才有馀，而忧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。何则？非有平生之素，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，而命以仆妾之役，油然而不怪者，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，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[4]。

[1]郑伯能忍。[2]句践能忍。[3]此下又提前语申论之。前只虚括，此乃实发。[4]子房之于老人，可谓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矣。虽有秦皇、项籍，亦不能惊而怒之也。○此段极写子房之能忍，以见其为天下之大勇。

观夫高祖之所以胜，项籍之所以败者，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[1]。项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；高祖忍之，养其全锋而待其敝，此子房教之也[2]。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，高祖发怒，见于词色。由是观之，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，非子房其谁全之[3]！

[1]忽推论到高祖、项籍，正欲说归子房。[2]高祖能忍，由子房教之，所谓“忍小忿而就大谋”者以此。[3]淮阴侯韩信请为假王，汉王大怒，张良蹑汉王足，因附耳语，汉王悟，立信为齐王。○举一事，以明子房教高祖能忍。

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，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，不称[1]其志气[2]。呜呼！此其所以为子房欤[3]！

[1]去声。[2]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赞：“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，至见其图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”[3]淡语作收，含蓄多少！

人皆以受书为奇事，此文得意在“且其意不在书”一句撇开，拿定“忍”字发议。滔滔如长江大河，而浑浩流转，变化曲折之妙，则纯以神行乎其间。

贾谊论 苏轼

非才之难，所以自用者实难。惜乎！贾生，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[1]。

[1]贾谊，雒阳人，年二十馀文帝召以为博士，一岁中至大中大夫。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，绛、灌之属尽害之，乃短贾生，帝于是疏之，出为长沙王太傅。后召对宣室，拜为梁王太傅。因上疏曰："臣窃惟今之事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。"帝虽纳其言，而终不见用。卒以自伤哭泣而死，年三十三。○一起断尽，立一篇主意。

夫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古之贤人，皆负可致之才，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，未必皆其时君之罪，或者其自取也[1]。

[1]以其不能待且忍，故云自取。○申"不能自用其才"句。

愚观贾生之论，如其所言，虽三代何以远过？得君如汉文，犹且以不用死。然则是天下无尧、舜，终不可有所为耶[1]？仲尼圣人，历试于天下，苟非大无道之国，皆欲勉强扶持，庶几一日得行其道。将之荆，先之以冉有，申之以子夏[2]。君子之欲得其君，如此其勤也[3]。孟子去齐，三宿而后出昼，犹曰："王其庶几召我。"君子之不忍弃其君，如此其厚也[4]。公孙丑问曰："夫子何为不豫？"孟子曰："方今天下，舍我其谁哉？而吾何为不豫？"君子之爱其身，如此其至也[5]。夫如此而不用，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，而可以无憾矣[6]。若贾生者，非汉文之不能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汉文也[7]。

[1]冷语破的。[2]荆，楚本号。将适楚，而先使二子继往者，盖欲观楚之可仕与否，而谋其可处之位欤。[3]得君勤。一引。[4]爱君厚。一引。[5]爱身至。一引。[6]得此一锁，方可接到贾生。[7]此段说出得君勤、爱君厚、爱身至，必如是始可以无憾。摹写古圣贤用世之不苟，以责贾生。见得贾生欲得君甚勤，但爱君不厚，爱身不至耳。故曰“生之不能用汉文也”，甚有意味。

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[1]，灌婴连兵数十万，以决刘、吕之雌雄[2]，又皆高帝之旧将，此其君臣相得之分，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？贾生，洛阳之少年。欲使其一朝之间，尽弃其旧而谋其新，亦已难矣[3]。为贾生者，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，如绛、灌之属，优游浸渍[4]而深交之，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，不过十年，可以得志[5]。安有立谈之间，而遽为人“痛哭”哉[6]！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[7]，萦纡郁闷，趯[8]然有远举之志[9]。其后以自伤哭泣，至于夭绝[10]。是亦不善处穷者也[11]。夫谋之一不见用，则安知终不复用也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，而自残至此[12]。呜呼！贾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馀而识不足也[13]。

[1]帝初封代王，孝惠无嗣，大臣迎立之。始至渭桥，大尉勃跪上天子玺符。[2]高后时，诸吕欲危刘氏。大将军灌婴，与齐王襄连和，以待吕氏之变，共诛之。[3]此言其上疏中之意。○此段发明贾生不善用才之故。[4]恣。[5]代为贾生画策。[6]责倒贾生，觉《治安》等篇，俱属无谓。[7]有“造托湘流兮，敬吊先生”句。[8]同跃。[9]有“予独抑郁其谁语？凤缥缥其高逝兮，夫固自引而远去”句。[10]梁王骑堕马而死，贾生自伤为傅无状，哭泣岁馀，亦死。[11]不善处穷，即不能自用意。[12]文情开宕。[13]总断二句，是“不能用汉文”之本，一字一惜。

古之人，有高世之才，必有遗俗之累。是故非聪明睿[1]智不惑之主，则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称苻[2]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，一朝尽斥去其旧臣，而与之谋。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，其以此哉[3]！愚深悲生之志，故备论之。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，则知其有狷介之操，一不见用，则忧伤病沮，不能复振[4]。而为贾生者，亦谨其所发哉[5]！

[1]胃。[2]扶。[3]秦王苻坚，因吕婆楼以招王猛。一见大悦，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，乃以国事任之。○借苻坚能用王猛，正归过汉文不能用贾生，此一转尤妙。[4]二十一字为一句。○补出人主当怜才意。[5]仍归结到本身上去。○双关作收，深情远想，无限低徊。

贾生有用世之才，卒废死于好贤之主。其病原欲疏间绛、灌旧臣，而为之痛哭，故自取疏废如此。所谓不能“谨其所发”也。末以苻坚用王猛责人君以全贾生之才，更有不尽之意。

晁错论 苏轼

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[1]。坐观其变，而不为之所，则恐至于不可救[2]。起而强为之，则天下狃[3]于治平之安，而不吾信[4]。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，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，以求成大功[5]。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，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[6]。天下治平[7]，无故而发大难之端[8]。吾发之，吾能收之，然后有辞于天下[9]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[10]，使他人任其责[11]。则天下之祸，必集于我[12]。

[1]暗说景帝时诸侯强大。[2]开。[3]钮。[4]狃，习也。○阖。暗说晁错建言削诸侯。[5]三句为一篇关键。[6]暗说晁错非其伦。○一段是冒。[7]暗说景帝时。[8]暗说削七国。[9]所谓出身犯难。[10]暗说错居守。[11]暗说使天子将。[12]暗说诛错。○一段是承。○以上两段，摄尽通篇大意。

昔者晁[1]错尽忠为汉，谋弱山东之诸侯。山东诸侯并起，以诛错为名。而天子不之察，以错为之说[2]。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，不知错有以取之也[3]。

[1]潮。[2]景帝三年，晁错患七国强大，请削诸侯郡县。吴王濞、胶西王卬、胶东王雄渠、菑川王贤、济南王辟光、楚王戊、赵王遂，合兵反。罪状晁错，欲共诛之。帝与错议出军事，错欲令上自将，而身居守。袁盎素与错有隙，因言唯斩错可以谢诸侯，帝遂斩错东市。○入事。[3]一句断定，全篇俱发此句。

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[1]。昔禹之治水，凿龙门，决大河，而放之海。方其功之未成也，盖亦有溃[2]冒冲突可畏之患，惟能前知其当然，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，是以得至于成功[3]。夫以七国之强，而骤削之[4]，其为变岂足怪哉[5]？错不于此时捐其身，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、楚之命，乃为自全之计，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[6]。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[7]？己欲求其名[8]，安所逃其患[9]？以自将之至危，与居守之至安，己为难首，择其至安，而遗天子以其至危，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[10]。当此之时，虽无袁盎，亦未免于祸[11]。何者？己欲居守，而使人主自将，以情而言，天子固已难之矣，而重违其议，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[12]。使吴、楚反，错以身任其危，日夜淬[13]砺[14]，东向而待之，使不至于累其君，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。虽有百盎，可得而间哉[15]？

[1]惟坚忍不拔，故能从容收功。伏下“徐”字，反照下“骤”字。[2]会。[3]借禹作证，为立论之根。[4]不能“徐为之图”。[5]不能“前知其当然”。[6]一句指出晁错破绽。通篇从此发议。[7]紧喝一句。[8]应前“求名”。[9]应前“祸”字。[10]断尽晁错，与袁盎何与耶？[11]承上递下。[12]正见受祸皆错自取。[13]翠。[14]火入水为淬。砺，磨也。[15]此段是代为错计，作正意收住。

嗟夫！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，则无务为自全之计[1]。使错自将而讨吴、楚，未必无功[2]。惟其欲自固其身，而天子不悦，奸臣得以乘其隙。错之所以自全者，乃其所以自祸欤[3]！

[1]又唤醒。[2]到底只责其不自将，收足“出身犯难”意。[3]收上“错有以取之”句。

此篇先立冒头，然后入事，又是一格。晁错之死，人多叹息，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。东坡之论，发前人所未发，有写错罪状处，有代错画策处，有为错致惜处，英雄失足，千古兴嗟。任大事者，尚其思坚忍不拔之义哉！

卷十一 宋文

上梅直讲书 苏轼

轼每读《诗》至《鸱鸮》，读《书》至《君奭》，常窃悲周公之不遇[1]。及观《史》[2]，见孔子厄于陈、蔡之间，而弦歌之声不绝，颜渊、仲由之徒相与问答。夫子曰："'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'吾道非耶？吾何为于此？"颜渊曰："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后见君子。"夫子油然而笑曰："回，使尔多财，吾为尔宰。"夫天下虽不能容，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[3]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贵，有不如夫子之贫贱。夫以召公之贤，以管、蔡之亲，而不知其心，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？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，皆天下之贤才，则亦足以乐乎此矣[4]。

[1]《鸱鸮》，《国风》篇名。周公相成王，管、蔡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。故周公东征二年，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，公乃作《鸱鸮》之诗以贻王。《君奭》，《周书》篇名。君者，尊之之称。奭，召公名也。成王幼，周公摄政，当国践祚。召公疑之，乃作《君奭》。○劈头叹周公起，奇绝。[2]《史记》。[3]接手又羡孔子，更奇。○通篇以"乐"字为主。[4]富贵而不乐，贫贱而足乐，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。○双收周公、孔子，暗以孔子比欧、梅，以其徒自比，意最高，而自处亦高。

轼七、八岁时，始知读书，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，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[1]；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，而与之上下其议论[2]。其后益壮，始能读其文词，想见其为人。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，而自乐其乐也[3]。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[4]，求升斗之禄，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。来京师逾年，未尝窥其门[5]。今年春，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，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，轼不自意获在第二。既而闻之，执事爱

其文，以为有孟轲之风，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，是以在此[6]。非左右为之先容，非亲旧为之请属[7]，而向之十馀年间，闻其名而不得见者，一朝为知己[8]。退而思之，人不可以苟富贵，亦不可以徒贫贱[9]。有大贤焉而为其徒，则亦足恃矣[10]。苟其侥一时之幸，从车骑数十人，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，亦何以易此乐也[11]！传曰："不怨天，不尤人"，盖"优哉游哉，可以卒岁"[12]。执事名满天下，而位不过五品，其容色温然而不怒，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，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，轼愿与闻焉[13]。

[1]先出欧阳公。[2]次出梅公。[3]欧、梅之乐只虚写，妙。[4]即作诗及词、赋之类。[5]欲写其得见，先写其不得见。文势开拓。[6]嘉祐二年，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，疾时文之诡异，思有以救之。梅圣俞时与其事，得公《论刑赏》以示文忠，文忠惊喜，以为异人。欲以冠多士，疑曾子固所为——子固，文忠门下士也——乃置公第二。○"不为世俗之文"，应上"脱去世俗之乐"，正见知己处。[7]祝。[8]以上叙欧、梅之识拔，自己之遭遇，极为淋漓酣畅。[9]应前富贵、贫贱。[10]占地步多少。[11]自东坡说出自己之真乐，乃一篇之关键。[12]引成语四句收住。[13]末复以"乐乎斯道"专颂梅公，是"乐"字结穴。

此书叙士遇知己之乐。遂首援周公有管、蔡之流言，召公之不悦以形起，而自比于圣门之徒。长公之推尊梅公，与阴自负意，亦极高矣。细看此文，是何等气象，何等采色！其议论真足破千古来俗肠。绝妙。

喜雨亭记 苏轼

亭以雨名，志喜也[1]。古者有喜，则以名物，示不忘也[2]。周公得禾，以名其书[3]；汉武得鼎，以名其年[4]；叔孙胜敌，以名其子[5]。其喜之大小不齐，其示不忘一也[6]。

[1]起笔便将“喜雨亭”三字拆开，倒点出，已尽一篇之意。[2]释所以志喜之意。[3]唐叔得禾，异母同颖，献之成王。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。周公嘉天子之命，作《嘉禾》。[4]汉武帝元狩六年夏，得宝鼎汾水上，改元为元鼎元年。[5]鲁文公十一年，叔孙得臣获长狄侨如，乃名其子曰侨如。[6]引古为证。

予至扶风之明年，始治官舍。为亭于堂之北，而凿池其南，引流种树，以为休息之所[1]。是岁之春，雨麦于岐山之阳，其占为有年[2]。既而弥月不雨，民方以为忧[3]。越三月，乙卯乃雨，甲子又雨，民以为未足[4]。丁卯大雨，三日乃止[5]。官吏相与庆于庭，商贾相与歌于市，农夫相与忭于野[6]，忧者以喜，病者以愈[7]，而吾亭适成[8]。

[1]先记作亭。[2]纵一笔，下便可用“既而”字转，文始曲折。[3]跌一句，借“忧”字形出“喜”字。[4]又跌一句。[5]次记雨。[6]“庆”、“歌”、“忭”三字，易法。[7]次记喜。[8]紧接此句，妙。雨更不可不喜，喜更不可不志，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。

于是举酒于亭上，以属[1]客而告之[2]，曰：“五日不雨可乎[3]？曰：‘五日不雨则无麦。’十日不雨可乎[4]？曰：‘十日不雨则无禾。’无麦无禾，岁且荐[5]饥，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。则吾与二三子，虽欲优

游以乐于此亭，其可得耶[6]？今天不遗斯民，始旱而赐之以雨，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，皆雨之赐也。其又可忘耶[7]？”

[1]祝。[2]开出波澜。[3]更五日也。[4]更十日也。[5]同荐。[6]以无雨之可忧，形出得雨之可乐。[7]应前“示不忘”，结住。

既以名亭，又从而歌之，曰：“使天而雨珠，寒者不得以为襦[1]；使天而雨玉，饥者不得以为粟。一雨三日，伊谁之力[2]？民曰太守。太守不有，归之天子。天子曰不然，归之造物。造物不自以为功，归之太空。太空冥冥，不可得而名。吾以名吾亭[3]。”

[1]如。[2]一眼注著亭，却不肯一笔便说亭。[3]歌非馀文。盖喜雨固必志，而志喜雨何故却于亭？此理还未说出，因借歌以发之。

只就“喜雨亭”三字，分写、合写、倒写、顺写、虚写、实写，即小见大，以无化有。意思愈出而不穷，笔态轻举而荡漾，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。

凌虚台记 苏轼

国于南山之下，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[1]。四方之山，莫高于终南[2]，而都邑之丽山者，莫近于扶风[3]。以至近求最高，其势必得。而太守之居，未尝知有山焉。虽非事之所以损益，而物理有不当然者[4]。此凌虚之所为筑也[5]。

[1]笔亦凌虚而起。[2]终南山，在陕西西安府。[3]丽，附也。[4]应“宜若”句。[5]点出台。

方其未筑也，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，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，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[1]也，曰：“是必有异[2]。”使工凿其前为方池，以其土筑台，高出于屋之簷而止。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，恍然不知台之高，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[3]。公曰：“是宜名凌虚[4]。”以告其从事苏轼，而求文以为记[5]。

[1]计。[2]叙未筑台之先。[3]叙既筑台之后。“恍然不知”二句，正写凌虚意。[4]点出名台。[5]点出作记。

轼复于公曰：“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[1]。昔者荒草野田，霜露之所蒙翳，狐虺之所窜伏。方是时，岂知有凌虚台耶[2]？废兴成毁，相寻于无穷，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，皆不可知也[3]。尝试与公登台而望，其东则秦穆之祈年、橐泉也[4]，其南则汉武之长杨、五柞[5]，而其北则隋之仁寿、唐之九成也[6]。计其一时之盛，宏杰诡丽，坚固而不可动者，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[7]！然而数世之后，欲求其仿佛，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，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，而况

于此台欤[8]！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，而况于人事之得丧、忽往而忽来者欤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，则过矣[9]。盖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[10]。”既以言于公，退而为之记。

[1]提句寄想甚远。[2]台从无而有，是说兴、成。[3]台自有而无，是说废、毁。[4]祈年、橐泉，皆宫名。[5]昨。○长杨，较猎之所。五柞，祀神宫。[6]仁寿，隋文宫名。九成，唐太宗所建宫，以避暑。[7]例兴、成。[8]例废、毁。○凭吊今古，唏嘘感慨，欲歌欲泣。[9]推进一层说。[10]托意有在，而不说出，妙。

通篇只是兴成废毁二段，一写再写，悲歌慷慨，使人不乐。然在我有足恃者，何不乐之有？盖其胸中实有旷观达识，故以至理出为高文。若认作一篇讥太守文字，恐非当日作记本旨。

超然台记 苏轼

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[1]。非必怪奇伟丽者也，餔糟啜醨[2]，皆可以醉，果蔬草木，皆可以饱。推此类也，吾安往而不乐[3]？

[1]“乐”字，是一篇主意。[2]醨，薄酒。[3]此即蔬食饮水乐在其中，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意。○一起便见超然。

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，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。人之所欲无穷，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[1]。美恶之辨战于中，而去取之择交乎前，则可乐者常少，而可悲者常多[2]。是谓求祸而辞福[3]。夫求祸而辞福，岂人之情也哉？物有以盖之矣[4]。彼游于物之内，而不游于物之外[5]。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内而观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挟其高大以临我，则我常眩乱反复[6]，如隙中之观斗，又乌知胜负之所在[7]？是以美恶横生，而忧乐出焉，可不大哀乎[8]！

[1]指富贵利达。[2]不超然则不乐。[3]福可喜，祸可悲，今以求福辞祸之故，而多悲少乐，是求祸辞福也。[4]盖，蔽也。○承上起下。[5]反超然说。[6]即《孟子》“勿视其巍巍”之意。[7]喻眼界之小。[8]此段言游于物之内，则因其美恶而生忧乐；游于物之外，则无所往而不乐。

予自钱塘移守胶西[1]，释舟楫之安，而服车马之劳；去雕墙之美，而庇采椽之居[2]；背湖山之观，而行桑麻之野[3]。始至之日，岁比不登，盗贼满野，狱讼充斥，而斋厨索然，日食杞菊[4]，人固疑予

之不乐也[5]。处之期年，而貌加丰，发之白者日以反黑。予既乐其风俗之淳，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[6]。于是治其园囿，洁其庭宇，伐安丘、高密之木[7]，以修补破败，为苟完之计。而园之北，因城以为台者旧矣，稍葺而新之。时相与登览，放意肆志焉[8]。南望马耳、常山[9]，出没隐见，若近若远，庶几有隐君子乎[10]？而其东则庐山[11]，秦人卢敖[12]之所从遁也[13]。西望穆陵[14]，隐然如城郭，师尚父[15]、齐威公[16]之遗烈犹有存者[17]。北俯潍水[18]，慨然太息，思淮阴[19]之功，而吊其不终[20]。台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凉而冬温[21]，雨雪之朝，风月之夕，予未尝不在，客未尝不从[22]。撷[23]园疏，取池鱼，酿[24]秫[25]酒，瀹脱粟而食之，曰："乐哉！游乎[26]！"

[1]钱塘，属浙江杭州。胶西，即胶州，属山东莱州。○入题。[2]采椽不斫。[3]安得超然。[4]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，冬食根。○安得超然。[5]反跌一句，起下文。[6]正写己之安往而不乐。[7]安丘、高密，二县名。[8]叙完作台事。○上写因乐而有台，下写因台而得乐。"放意肆志"四字，正为"乐"字写照。上下关锁。[9]二山名。秦汉间，高人多隐于此。[10]南。[11]即秦始皇遣卢生入海，求羡门子高者。[12]秦博士。[13]东。[14]关名。《左传》：齐桓公曰："赐我先君履，南至于穆陵。"即此。[15]太公。[16]即桓公。[17]西。[18]韩信与龙且战，夹潍水而阵。即此。[19]韩信封淮阴侯。[20]北。○凭今吊古，感慨淋漓，超然山水之外。[21]写台。[22]写人。[23]贤入声。[24]娘去声。[25]术。[26]撷，捋取也。酝酒为酿。秫，稷之粘者，即糯也。瀹，粗熟而出之也。脱粟，才脱谷而已，言不精凿也。○写人与台之日用平常。○"乐"字一振。

方是时，予弟子由，适在济南，闻而赋之，且名其台曰"超然"[1]。以见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，盖游于物之外也[2]。

[1]点台名字。[2]应前“安往而不乐”及“游于物之外”句。超然之意，得此一结，更畅。

是记先发超然之意，然后入事。其叙事处，忽及四方之形胜，忽入四时之佳景，俯仰情深，而总归之一乐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。

放鹤亭记 苏轼

熙宁[1]十年秋，彭城[2]大水。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，水及其半扉[3]。明年春，水落，迁于故居之东、东山之麓[4]。升高而望，得异境焉，作亭于其上[5]。彭城之山，冈岭四合，隐然如大环，独缺其西一面，而山人之亭，适当其缺[6]。春夏之交，草木际天，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，风雨晦明之间，俯仰百变[7]。山人有二鹤，甚驯[8]而善飞[9]，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纵其所如，或立于陂[10]田[11]，或翔于云表，暮则傃[12]东山而归[13]，故名之曰“放鹤亭”[14]。

[1]神宗年号。[2]彭城，今徐州是。[3]云龙山，在州城南，张天骥隐此。[4]六。○麓，山足。[5]先点作亭。[6]承写因异境作亭。[7]又从异境上摹写一番。[8]旬。[9]驯，顺习也。[10]卑。[11]泽障曰陂。[12]素。[13]傃，向也。[14]次点名亭。○二段叙事，错落多致。

郡守苏轼，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，饮酒于斯亭而乐之[1]。挹山人而告之[2]曰：“子知隐居之乐乎？虽南面之君，未可与易也[3]。《易》曰：‘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[4]。’《诗》曰：‘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[5]。’盖其为物清远闲放，超然于尘埃之外，故《易》、《诗》人以比贤人君子。隐德之士，狎而玩之，宜若有益而无损者，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[6]。周公作《酒诰》[7]，卫武公作《抑》戒[8]，以为荒惑败乱，无若酒者，而刘伶、阮籍之徒，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[9]。嗟夫！南面之君，虽清远闲放如鹤者，犹不得好，好之则亡其国。而山林遁世之士，虽荒惑败乱如酒者，犹不能为害，而况于鹤乎？由此观之，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[10]。”

[1]藏“饮酒”二字，作后案。[2]挹，酌也。[3]三句，是一篇纲领。[4]《易·中孚》九二爻辞。言九二中孚之实，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实应之，如鹤鸣于幽隐之处，而其子自和之也。[5]《诗·小雅·鹤鸣》之篇。皋，泽中水溢出所为坎，从外数至九，喻深远也。言鹤之鸣在于九皋，至深远矣，而声则闻于天。犹德至幽，而有至著者焉。[6]卫懿公好鹤，出则鹤乘轩而行。一日，敌患，欲御之，皆曰：“公有鹤，何不以御敌，乃烦吾为。”遂亡国。[7]《酒诰》，《周书》篇名。商受酗酒，天下化之。妹土，商之都邑，其染恶尤甚，武王以其地封康叔，故周公作《酒诰》以教之。[8]《抑》戒，即《诗·大雅·抑》之篇。卫武公行年九十有五，作《抑》戒以自儆。其三章云：“颠覆厥德，荒湛于酒。”[9]晋刘伶、阮籍，崇尚虚无，轻蔑礼法，纵酒昏酣，遗落世事。与阮咸、山涛、向秀、王戎、嵇康，为“竹林七贤”。○引鹤，从上名亭来。引酒，从上饮酒来。[10]应上“隐居之乐”三句。远想远韵，笔势澜翻。

山人欣然而笑曰：“有是哉[1]！”乃作放鹤、招鹤之歌曰：“鹤飞去兮西山之缺，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。翻然敛翼，宛将集兮，忽何所见，矫然而复击。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，啄苍苔而履白石[2]。鹤归来兮东山之阴。其下有人兮，黄冠草履，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，其馀以汝饱。归来归来兮，西山不可以久留[3]。”

[1]仍就山人作收。[2]歌放鹤。[3]歌招鹤。

记放鹤亭，却不实写隐士之好鹤。乃于题外寻出“酒”字，与“鹤”字作对。两两相较，真见得南面之乐无以易隐居之乐。其得心应手处，读之最能发人文机。

石钟山记 苏轼

《水经》云："彭蠡[1]之口有石钟山焉[2]。"郦[3]元[4]以为下临深潭，微风鼓浪，水石相搏，声如洪钟[5]。是说也，人常疑之[6]。今以钟磬置水中，虽大风浪不能鸣也，而况石乎[7]！至唐李渤[8]始访其遗踪，得双石于潭上，扣而聆之，南声函胡[9]，北音清越[10]，枹[11]止响腾，馀韵徐歇[12]。自以为得之矣[13]。然是说也，余尤疑之[14]。石之铿然有声者，所在皆是也，而此独以钟名，何哉[15]?

[1]里。[2]彭蠡，即鄱阳湖。○引《水经》起，更典实。[3]力。[4]郦道元，注《水经》。[5]一说。[6]人疑。[7]一驳，伏下"简"字案。[8]少室山人，唐顺宗征为左拾遗，称疾不至。[9]宫音。[10]商音。[11]浮。[12]枹，鼓槌也。[13]一说。[14]余疑。[15]一驳，伏下"陋"字案。

元丰[1]七年六月丁丑，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[2]，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[3]，送之至湖口，因得观所谓石钟者。寺僧使小童持斧，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，硿硿[4]然[5]。余固笑而不信也[6]。至其夜月明，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。大石侧立千尺，如猛兽奇鬼，森然欲搏人；而山上栖鹘[7]，闻人声亦惊起，磔磔[8]云霄间；又有若老人欬[9]且笑于山谷中者，或曰："此鹳鹤也[10]。"余方心动欲还[11]，而大声发于水上，噌[12]吰[13]如钟鼓不绝[14]。舟人大恐。徐而察之，则山下皆石穴罅[15]，不知其浅深，微波入焉，涵澹[16]澎[17]湃[18]而为此也[19]。舟回至两山间，将入港[20]口，有大石当中流，可坐百人，空中而多窍，与风水相吞吐，有窾[21]坎镗[22]鞳[23]之声[24]，与向之噌吰者相应，如乐作焉[25]。因笑谓迈曰："汝识之乎？噌吰者，周

景王之无射[26]也[27]；窾坎镗鞳者，魏庄子之歌钟也[28]。古之人不余欺也[29]！”

[1]神宗年号。[2]齐安、临汝，皆邑名。[3]时公之长君苏迈，为饶州府德兴县尉。[4]空。[5]此即李渤之故智。[6]仍然是疑，转下有势。[7]兀。[8]窄。[9]慨。[10]一段点缀奇景，惨淡凄其，侵人毛发。伏下“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”句。[11]折笔妙。[12]增。[13]宏。[14]噌吰，钟声。[15]𩷎去声。[16]谈。[17]烹。[18]派。[19]一处见闻得其实。[20]讲。[21]款。[22]汤。[23]榻。[24]窾坎镗鞳，钟鼓声。[25]两处见闻得其实。[26]亦。[27]无射，周景王所铸钟名。[28]魏庄子，晋大夫。○两处石声，与古钟声无异。[29]始知古人以钟名石为不谬。

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，可乎[1]？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，而言之不详[2]；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，故莫能知；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，此世所以不传也[3]。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，自以为得其实[4]。余是以记之，盖叹郦元之简，而笑李渤之陋也[5]。

[1]人谓石置水中不能鸣，盖臆断耳。[2]简。[3]破“人常疑之”句。[4]破“余尤疑之”句。[5]结出。

世人不晓石钟命名之故，始失于旧注之不详，继失于浅人之俗见。千古奇胜，埋没多少！坡公身历其境，闻之真，察之晰，从前无数疑案，一一破明。悦心快目！

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

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[1]，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[2]。其生也有自来[3]，其逝也有所为[4]。故申、吕自岳降[5]，傅说为列星[6]，古今所传，不可诬也[7]。孟子曰："我善养吾浩然之气[8]。"是气也，寓于寻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间。卒[9]然遇之，则王公失其贵，晋、楚失其富，良、平[10]失其智，贲、育[11]失其勇，仪、秦[12]失其辨[13]。是孰使之然哉[14]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者矣[15]。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岳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[16]。

[1]东坡作此碑，不能得一起头，起行数十遭，忽得此两句。是从古来圣贤，远远想入。[2]用"是皆"二字接，包括古今圣贤多少。[3]生不苟生。[4]死不苟逝。[5]《大雅》:"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"甫，即吕也。《书·吕刑》，《礼记》作《甫刑》；而孔氏以为吕侯，后为甫侯是也。申，申伯也。○生有自来。[6]《庄子》：傅说"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于列星"。○逝有所为。[7]略证，顿住。[8]忽然提出"气"字来。[9]猝。[10]张良、陈平。[11]孟贲、夏育。[12]张仪、苏秦。[13]一遇是气，则贵、富、智、勇、辨，皆无所用，才见浩然。[14]顿上起下。有力。[15]叠四语，刻画"气"字。[16]以上言古今圣贤殁后必为神。是一篇之冒。

自东汉以来，道丧文弊，异端并起，历唐贞观[1]、开元[2]之盛，辅以房[3]、杜[4]、姚[5]、宋[6]而不能救[7]。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从公，复归于正[8]，盖三百年于此矣[9]。文起八代

之衰[10]，而道济天下之溺[11]，忠犯人主之怒[12]，而勇夺三军之帅[13]，此岂非参天地、关盛衰、浩然而独存者乎[14]！盖尝论天人之辨，以谓人无所不至[15]、惟天不容伪[16]。智可以欺王公[17]，不可以欺豚鱼[18]；力可以得天下[19]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[20]。故公之精诚，能开衡山之云[21]，而不能回宪宗之惑[22]；能驯[23]鳄鱼之暴[24]，而不能弭[25]皇甫镈[26]、李逢吉之谤[27]；能信于南海之民，庙食百世[28]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[29]。盖公之所能者天也，其所不能者人也[30]。

[1]太宗年号。[2]明皇年号。[3]玄龄。[4]如晦。[5]崇。[6]璟。[7]折入。[8]文公排异端，明天道，正人心，布衣而挽回世教，其功尤烈。[9]宕句得神。[10]八代，东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。[11]公《原道》等篇，奥衍宏深，障百川，回狂澜，所以救济人心之溺。[12]宪宗迎佛骨入禁中，公上表极谏，帝怒，贬潮州。[13]镇州乱，杀帅洪正，而立王廷凑，诏公宣抚，众皆危之。公至，对廷凑力折其党。○四句，说尽韩公一生。[14]应前结住。下提笔再起。[15]可以智力胜。[16]必以精诚感。○总二句。[17]人。[18]《易·中孚》彖曰："信及豚鱼。"○天。[19]人。[20]天。○四句，承上生下。[21]公有谒衡山南岳庙诗云："我来正逢秋雨节，阴气晦昧无清风。潜心默祷若有应，岂非正直能感通。须臾尽扫众峰出，仰天突兀撑晴空。"是诚能开衡山之云也。○天。[22]谓贬潮州。○人。[23]旬。[24]潮州鳄鱼为患，公为文投水中，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，数日水尽涸，西徙六十里。○天。[25]米。[26]博。[27]宪宗得公潮州谢表，颇感悔，欲复用之，镈忌公，奏改袁州。李逢吉因台参之事，使公与李绅交斗，遂罢公为兵部侍郎。是不能止谤也。○人。[28]谓潮州立庙祀公。○横插一笔。○天。[29]公自观察推官入仕，贬山阳，贬潮州，移袁州，行军蔡州，宣抚镇州，是不能一日在朝也。○人。[30]一点便醒。应上"人无所不至"二句，收住。

始潮人未知学，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，自是潮之士，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[1]，至于今，号称易治。信乎孔子之言："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[2]。"

[1]齐等之民。[2]记公于潮。

潮人之事公也，饮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祷焉[1]。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，民以出入为艰。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，不果。元祐[2]五年，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，凡所以养士治民者，一以公为师。民既悦服[3]，则出令曰："愿新公庙者听[4]。"民欢趋之。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，期年而庙成[5]。

[1]记潮于公。[2]哲宗年号。[3]凡作记，最要补出此一笔。[4]听其所令。[5]记新庙。下忽作辨难，文情涌起。

或曰："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，不能一岁而归[1]。没而有知，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。"轼曰："不然。公之神在天下者，如水之在地中，无所往而不在也[2]。而潮人独信之深，思之至，焄[3]蒿凄怆[4]，若或见之。譬如凿井得泉，而曰水专在是，岂理也哉[5]？"

[1]不及一年而去。[2]何尝不在潮？[3]熏。[4]鬼神精气蒸上处，是焄蒿。使人精神悚然，是凄怆。[5]何尝专在潮？○现前点拨，妙解妙喻。

元丰[1]元年，诏封公昌黎伯[2]，故榜曰"昌黎伯韩文公之庙"[3]。潮人请书其事于石[4]，因作诗以遗之，使歌以祀公。其辞曰：公昔骑龙白云乡[5]，手抉[6]云汉分天章[7]，天孙为织云锦裳[8]。飘然乘风来帝旁[9]，下与浊世扫粃糠[10]。西游咸池略扶桑[11]，草木衣被昭回光[12]。追逐李、杜参翱翔[13]，汗流籍、湜[14]走且僵[15]，灭没倒

影不能望[16]。作书诋佛讥君王[17]，要观南海窥衡、湘[18]，历舜九嶷[19]吊英、皇[20]。祝融先驱海若藏[21]，约束蛟鳄如驱羊[22]。钧天无人帝悲伤[23]，讴吟下招遣巫阳[24]。犦[25]牲鸡卜羞我觞[26]，于粲荔丹与蕉黄[27]。公不少留我涕滂[28]，翩然被发下大荒[29]。

[1]神宗年号。[2]昌黎，郡名。[3]点出庙门上额。[4]点出碑。[5]《庄子》:“乘彼白云，游于帝乡。”谓公昔日骑龙作马，乘白云于帝乡。[6]渊入声。[7]《诗》曰：“倬彼云汉，为章于天。”谓公以手抉开云汉，分天之为章。[8]天孙，织女也。言若织女为公织就云锦之裳。○此言公之文章，自天而成。[9]飘飘然乘高风而降自上帝之侧。[10]浊世粃糠，喻世俗文章之陋。○此言公从天而降，为一代词章之宗。[11]《淮南子》:“日出阳谷，浴于咸池，拂于扶桑。”谓公西游咸池日浴之地，而略过于扶桑日拂之方。[12]公光辉发越，被及草木，犹日月之昭回于天而光明也。○此言公光被四表，而为民物之所瞻仰。[13]李白、杜甫，唐之诗士。公与之追逐，参列翱翔于其间。[14]殖。[15]张籍、皇甫湜同名于时，而不及公远甚。汗流者，言其愧汗如流也。走且僵，谓其退避奔走而僵仆也。[16]日光冲激谓之灭没。反从下照谓之倒影。喻公之道德光辉炫耀夺目，人不能拟而望之也。○此言公之文章道德，大莫能及。[17]谓《佛骨表》。[18]公被谪潮州，跋涉岭海，是谓要观南海，窥衡山、湘水。[19]疑。[20]九嶷，山名。在苍梧、零陵之间，舜所葬处。英皇，尧女娥皇、女英也。从舜南狩，道死衡、湘之间。公历行舜所巡之地，吊娥皇、女英之灵。○此言公谪潮及所经历之处。[21]南海之神曰祝融。海若，亦海神。公涉岭外海道，祝融为之先驱于前，而海若亦率怪物以敛藏。[22]谓驱鳄鱼之暴。○此言公之德足以感神，威足以服物。[23]九天，中天曰钧天。言大钧之天无人，而上帝为之悲伤。[24]特遣巫阳讴吟，以下招文公。○此言公没仍归帝旁。[25]薄。[26]犦牲，即犎牛。鸡卜，岭表凡小事必卜，名鸡卜鼠卜。羞，进也。言祭以犦牲鸡卜之薄，而进我之觞，所以表诚也。[27]公《罗池庙碑》:“荔枝黑兮蕉叶黄。”为迎送柳子厚之

歌。东坡引用其语，以见潮人祭公亦如公之祭子厚也。○此言庙中陈祭之品。[28]伤公之殁。[29]韩公诗云："翩然下大荒，被发骑麒麟。"东坡用此语，盖祝其来享也。○歌词蹈厉发越，直追《雅》、《颂》。

韩公贬于潮，而潮祀公为神。盖公之生也，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故公之没也，是气犹浩然独存。东坡极力推尊文公，丰词瑰调，气焰光采。非东坡不能为此，非韩公不足当此。千古奇观也！

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苏轼

臣等猥[1]以空疏，备员讲读[2]。圣明天纵，学问日新。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，心欲言而口不逮，以此自愧，莫知所为[3]。窃谓人臣之纳忠，譬如医者之用药。药虽进于医手，方多传于古人。若已经效于世间，不必皆从于己出[4]。

[1]委。[2]时任翰林，与吕希哲、范祖禹同进。[3]自谦引起。[4]设一确喻，便可转入宣公奏议。

伏见唐宰相陆贽，才本王佐，学为帝师，论深切于事情，言不离于道德，智如子房而文则过，辨如贾谊而术不疏，上以格君心之非，下以通天下之志[1]，但其不幸，仕不遇时[2]。德宗以苛刻为能，而贽谏之以忠厚；德宗以猜忌为术，而贽劝之以推诚；德宗好用兵，而贽以消兵为先；德宗好聚财，而贽以散财为急。至于用人听言之法，治边御将之方，罪己以收人心，改过以应天道，去小人以除民患，惜名器以待有功，如此之流，未易悉数[3]。可谓进苦口之药石，针害身之膏肓[4]。使德宗尽用其言，则贞观[5]可得而复[6]。

[1]极赞宣公。[2]便发感慨。[3]举奏议中大要言。[4]荒。○肓，膈也。心下为膏。《左传》：晋景公疾病，秦伯使医缓治之。未至，公梦疾为二竖子曰：“彼良医也，惧伤我，焉逃之？”其一曰：“居肓之上、膏之下，若我何？”医至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，在肓之上、膏之下。攻之不可，达之不及，药不至焉。”[5]太宗年号。[6]反振作顿，起下仁宗当用宣公之言。

臣等每退自西阁[1]，即私相告，以陛下圣明，必喜贽议论。但使圣贤之相契，即如臣主之同时[2]。昔冯唐论颇、牧之贤，则汉文为之太息[3]。魏相条晁[4]、董之对，则孝宣以致中兴[5]。若陛下能自得师，则莫若近取诸贽[6]。夫六经三史[7]，诸子百家，非无可观，皆足为治。但圣言[8]幽远，末学[9]支离，譬如山海之崇深，难以一二而推择。如贽之论，开卷了然，聚古今之精英，实治乱之龟鉴[10]。臣等欲取其奏议，稍加校正，缮写进呈。愿陛下置之坐隅，如见贽面，反复熟读，如与贽言。必能发圣性之高明，成治功于岁月[11]。

[1]蛤。[2]取善不必以时代拘。[3]汉文帝谓冯唐曰："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，战于钜鹿下，吾每饭未尝不在钜鹿。"唐对曰："尚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"帝拊髀曰："我独不得颇、牧为将，何忧匈奴哉？"[4]潮。[5]魏相好观汉故事，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晁错、仲舒等所言，请施行之。上任用焉。[6]此段劝勉仁宗听信之意，最为婉切。[7]《史记》及两《汉书》为三史。[8]六经。[9]子、史。[10]以经、史、诸子形出奏议，深明宣公之论，便于观览推行。[11]直写乞校正进御之意。

臣等不胜区区之意，取进止。

东坡说宣公，便学宣公文章。讽劝鼓舞，激扬动人。宣公当时不见知于德宗，庶几今日受知于陛下，与其观六经、诸子之崇深，不如读宣公奏议之切当，尤使人主有欣然向往，恨不同时之想。

前赤壁赋 苏轼

壬戌[1]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[2]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[3]。举酒属[4]客，诵《明月》之诗，歌《窈窕》之章[5]。少焉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[6]。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[7]。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[8]。浩浩乎如冯[9]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[10]；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[11]。

[1]元丰四年。[2]建安十三年，曹操自江陵追刘备，备求救于孙权，权将周瑜请兵三万拒之。瑜部将黄盖建议以斗舰载荻柴，先以书诈降。时东南风急，盖以十舰著前，余船继进，去二里许，同时火发。火烈风猛，烧尽北船，操军大败，石壁皆赤。赤壁有二，惟蒲圻县西北乌林，与赤壁相对，乃周瑜破曹操处。东坡所游，则黄州之赤壁，误也。[3]先赋风。[4]祝。[5]谓《明月》诗中《窈窕》一章。[6]斗、牛，二星。○次赋月。○风、月是一篇张本。[7]写秋景二句。[8]一苇，谓小舟也。苇，蒹葭之属。《卫风》:“谁谓河广，一苇杭之。”[9]平。[10]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。[11]道家飞升遐举，谓之羽化。○赋领受此风此月者，一路都写乐景。

于是饮酒乐甚[1]，扣舷[2]而歌之[3]。歌曰：“桂棹兮兰桨[4]，击空明兮溯[5]流光[6]。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[7]。”客有吹洞箫者[8]，依歌而和之。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馀音嫋嫋[9]，不绝如缕，舞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[10]妇[11]。苏子愀[12]然，正襟危坐而问客曰：“何为其然也[13]？”客曰：“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’，此非曹孟德之诗乎[14]？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[15]，山川相缪[16]，郁乎苍苍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[17]？方其破荆州[18]，

下江陵[19]，顺流而东也，舳[20]舻[21]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酾[22]酒临江，横槊[23]赋诗[24]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[25]？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，侣鱼虾而友麋鹿，驾一叶之扁[26]舟[27]，举匏樽以相属[28]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[29]，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[30]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[31]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[32]。”

[1]点出“乐”字。[2]贤。[3]舷，船边。[4]舟中前推曰桨，后推曰棹。[5]素。[6]摇桨曰击。月在水中，谓之空明。逆水而上曰溯。月光与波俱动，谓之流光。[7]美人，谓同朝君子。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意也。[8]无底者谓洞箫。[9]鸟。[10]离。[11]嫠妇，寡妇也。○忽因吹洞箫发出一段悲歌感慨，起下愀然意。[12]悄。[13]生出后半篇文字。[14]《文选》：魏武帝《短歌》曰：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”孟德，曹操字也，是为魏武帝。○先引昔所诵诗。[15]武昌，即鄂州。夏口，在鄂州江夏县西。[16]同缭。[17]缪，绕也。周瑜，字公瑾，曹操呼为周郎。此谓曹操为周瑜败于赤壁。○现指今所遭境。[18]刘琮降。[19]自江陵至赤壁。[20]逐。[21]卢。[22]诗。[23]朔。[24]酾，酌酒也。槊，矛属。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，往往横槊赋诗。[25]一段借曹公发端，其伤心却在下一段。[26]篇。[27]小舟曰扁舟。[28]祝。○匏樽，酒器之质者。[29]蜉蝣，小虫，一名渠略，朝生暮死。○无有曹公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也。[30]承上“而今安在”。[31]遐想此事。[32]终无可奈何也，故借此意于悲声之中。○以上拟客发议，以抒下文。

苏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[1]？逝者如斯[2]，而未尝往也[3]；盈虚者如彼[4]，而卒莫消长也[5]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[6]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[7]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[8]。惟

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[9]，耳得之而为声[10]，目遇之而成色[11]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[12]。”

[1]现前指点。[2]客所知。[3]客所未知。○此句说水。[4]客所知。[5]客所未知。○此句说月。[6]舜。○瞬，目摇也。○客所知。[7]客所未知。“羡”字应上。○即水、月、天、地以自解，见得天地盈虚消息之理，本无终穷，况眼前境界，自有风月可乐，何事悲感？[8]推开一步。[9]应前风月。[10]风。[11]月。[12]客曰“况吾与子”，此曰“而吾与子”。一酬一对之间，差却境界多少。

客喜而笑[1]，洗盏更酌。肴核既尽，杯盘狼藉[2]。相与枕藉[3]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[4]。

[1]客转悲而喜。[2]籍。[3]谢。[4]结出人自在。

欲写受用现前无边风月，却借吹洞箫者发出一段悲感，然后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。了悟风月不死，先生不亡也。

后赤壁赋 苏轼

是岁[1]十月之望，步自雪堂，将归于临皋[2]。二客从予，过黄泥之坂[3]。霜露既降，木葉尽脱[4]，人影在地，仰见明月[5]，顾而乐之，行歌相答[6]。已而叹曰："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。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[7]！"客曰："今者薄[8]暮[9]，举网得鱼，巨口细鳞，状如松江之鲈。顾安所得酒乎[10]？"归而谋诸妇。妇曰："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需[11]。"

[1]承上篇。[2]公年四十七，在黄州寓居临皋亭。就东坡筑雪堂，自号东坡居士。堂以大雪中为之，故名。○写不必定游赤壁。[3]黄泥坂，雪堂至临皋之道也。○写不必定约某客。[4]赋十月。[5]赋望。[6]赋自本欲归，客亦偶从。[7]仍用"风"、"月"二字，乃长公一生襟怀。[8]博。[9]薄，迫也。迫晚曰薄暮。[10]客创逸兴。[11]妇更凑趣。

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[1]。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[2]。曾日月之几何，而江山不可复识矣[3]！予乃摄衣而上[4]，履巉岩[5]，披蒙茸[6]，踞虎豹[7]，登虬[8]龙[9]，攀栖鹘之危巢[10]，俯冯[11]夷之幽宫[12]。盖二客不能从焉[13]。划然长啸[14]，草木震动，山鸣谷应，风起水涌[15]。予亦悄然而悲，肃然而恐，凛乎其不可留也[16]。反而登舟[17]，放乎中流，听其所止而休焉[18]。时夜将半，四顾寂寥。适有孤鹤，横江东来，翅如车轮，玄裳缟衣，戛[19]然长鸣，掠予舟而西也[20]。

[1]泛舟复游。○叙出复游之端，最有头绪。[2]状景写情，字字若画。[3]感慨多少。[4]舍舟登岸。[5]巉岩，高危也。[6]戎。○披，开

也。蒙茸，草卉丛生也。[7]石类虎豹之状者，踞而坐之。[8]求。[9]草木有类虬龙者，登而援之。[10]鹘，鹰属，夜则宿于危巢。吾仰而欲攀之。[11]平。[12]冯夷，水神。息于深渊之幽宫，吾俯而欲窥之。[13]上六句，又添此一句，写尽崎岖险仄。[14]啸，蹙口出声，以舒愤懑之气。[15]写出萧瑟景况。[16]先生至此，亦不能不知难而退也。[17]舍岸登舟。[18]赋出入自在。[19]甲。[20]空中奇想。

须臾客去，予亦就睡[1]。梦一道士，羽衣蹁跹，过临皋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"赤壁之游乐乎[2]？"问其姓名，俛[3]而不答。呜呼噫嘻！我知之矣！"畴昔之夜，飞鸣而过我者，非子也耶？"道士顾笑，予亦惊寤[4]。开户视之，不见其处[5]。

[1]舍舟登岸。[2]应"乐"字。[3]同俯。[4]借鹤与道士，寄写旷达胸次。[5]岂惟无鹤、无道士？并无鱼，并无酒，并无客，并无赤壁，只有一片光明空阔。

前篇写实情实景，从"乐"字领出歌来。此篇作幻境幻想，从"乐"字领出叹来。一路奇情逸致，相逼而出。与前赋同一机轴，而无一笔相似。读此两赋，胜读《南华》一部。

三槐堂铭 苏轼

天可必乎？贤者不必贵，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？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[1]？吾闻之申包胥[2]曰：“人定者胜天，天定亦能胜人[3]。”世之论天者，皆不待其定而求之，故以天为茫茫。善者以怠，恶者以肆。盗跖之寿，孔、颜之厄，此皆天之未定者也[4]。松柏生于山林，其始也，困于蓬蒿，厄于牛羊，而其终也，贯四时、阅千岁而不改者，其天定也[5]。善恶之报，至于子孙，则其定也久矣[6]。吾以所见所闻考之，而其可必也审矣[7]。国之将兴[8]，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[9]，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[10]。

[1]入手便作疑词，文势曲折。[2]楚人。[3]引证。[4]判断极得。[5]即物以验之。[6]不必待其已报而后定。[7]此句便是入题笔势。[8]暗指宋。[9]暗指晋国。[10]暗指魏国。○先虚虚说起。

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[1]，显于汉、周之际，历事太祖、太宗，文武忠孝[2]，天下望以为相，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[3]。盖尝手植三槐于庭，曰：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[4]。”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[5]，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[6]之间[7]，朝廷清明、天下无事之时，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[8]。今夫寓物于人，明日而取之，有得有否[9]。而晋公修德于身，责报于天，取必于数十年之后，如持左契，交手相付，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[10]。

[1]王祐。[2]厚施。[3]不食其报。[4]未定之天。[5]王旦。[6]俱年号。[7]既定之天。[8]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。[9]跌宕。[10]前

言“其可必也审矣”，此言“天之果可必也”，正是决词，以应“天可必乎”之说。转盼有情。

吾不及见魏公，而见其子懿敏公[1]。以直谏事仁宗皇帝，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，位不满其德。天将复兴王氏也欤？何其子孙之多贤也[2]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[3]者[4]，其雄才直气，真不相上下[5]。而栖筠之子吉甫、其孙德裕，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[6]。而忠恕仁厚，不及魏公父子[7]。由此观之，王氏之福，盖未艾也[8]。

[1]王素。○写世德子孙，故又添出一世。[2]此言王氏之得天未已。意思唱叹不尽。[3]云。○唐人。[4]请李栖筠作陪。[5]且说同。[6]且说同。[7]请李栖筠，乃只为此句也。[8]此又借一相近人出色一番。

懿敏公之子巩[1]与吾游[2]，好德而文，以世其家，吾以是铭之[3]。铭曰：呜呼休哉！魏公之业，与槐俱萌，封植之勤，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，四方砥平，归视其家，槐阴满庭。吾侪小人，朝不及夕，相时射利，皇恤厥德？庶几侥幸，不种而获。不有君子，其何能国。王城之东，晋公所庐，郁郁三槐，惟德之符。呜呼休哉[4]！

[1]拱。[2]又添出一世。[3]收结劲健。[4]铭意言种槐即是种德。

起手以“可必”、“不可必”两设疑局，作诘问体。次乃说出有未定之天，有一定之天，历世数来，乃见人事既尽，然后可以取必于天心。此长公作铭微意。王氏勋业，与槐俱萌，实与此文而俱永。

方山子传 苏轼

方山子，光、黄间隐人也[1]。少时慕朱家、郭解[2]为人，闾里之侠皆宗之[3]。稍壮，折节读书，欲以此驰骋当世[4]，然终不遇[5]。晚乃遁于光、黄间，曰岐亭[6]。庵居蔬食，不与世相闻。弃车马，毁冠服，徒步往来山中，人莫识也[7]。见其所著帽，方耸而高，曰：“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！”因谓之方山子[8]。

[1]一句伏案。[2]俱汉时游侠。[3]好侠是一篇之纲。[4]仍是侠。[5]总是豪侠气概，伏下使酒好剑轻财一段。[6]伏岐亭相见。[7]伏山中人。[8]《后汉书》:“方山冠似进贤冠，以五采縠为之。”○方山子，是想像得名。

余谪居于黄[1]，过岐亭，适见焉。曰：“呜呼！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[2]，何为而在此[3]？”方山子亦矍[4]然问余所以至此者[5]。余告之故[6]。俯而不答，仰而笑[7]，呼余宿其家，环堵萧然，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[8]。余既耸然异之[9]。独念方山子少时，使酒好剑，用财如粪土[10]。前十九年，余在岐山，见方山子从两骑，挟二矢，游西山，鹊起于前，使骑逐而射之，不获。方山子怒马独出，一发得之[11]。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，自谓一时豪士[12]。今几日耳，精悍之色，犹见于眉间，而岂山中之人哉[13]？

[1]谪黄州监税。[2]姓、名、字，并点出。[3]惊怪之词。[4]觉。[5]紧接妙，真似一时适见光景。[6]告以谪居之故。[7]逼真隐士行径。[8]描写隐居之乐，刻画入情。[9]一顿，便作波澜。[10]追叙其侠。

[11]游侠之态如画。[12]得此一转，更见悲壮。[13]应前山中之人唤起有得意。

然方山子世有勋阀[1]，当得官，使从事于其间，今已显闻[2]。而其家在洛阳，园宅壮丽，与公侯等。河北有田，岁得帛千匹，亦足以富乐[3]。皆弃不取，独来穷山中，此岂无得而然哉[4]？

[1]伐。[2]一跌。[3]二跌。[4]掉转自得意句。有声响。

余闻光、黄间多异人，往往佯狂垢污，不可得而见，方山子傥见之欤[1]？

[1]作不凡语，馀波宕漾。

前幅自其少而壮、而晚，一一顺叙出来。中间独念方山子一转，由后追前，写得十分豪纵，并不见与前重复，笔墨高绝。末言舍富贵而甘隐遁，为有得而然，乃可称为真隐人。

六国论 苏辙

尝读六国世家[1]，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，十倍之众，发愤西向，以攻山西千里之秦，而不免于灭亡[2]。常为之深思远虑，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[3]。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，且不知天下之势也[4]。

[1]《史记》，六国俱有世家。[2]先怪六国灭亡。[3]次为六国代计。[4]次咎当时策士不知天下之势。下乃发议。

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，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，而在韩、魏之郊。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，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，而在韩、魏之野。秦之有韩、魏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韩、魏塞秦之冲，而蔽山东之诸侯，故夫天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韩、魏也[1]。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，商鞅用于秦而收魏[2]。昭王未得韩、魏之心，而出兵以攻齐之刚、寿，而范雎以为忧[3]，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[4]。

[1]此言韩、魏为六国蔽障，为秦咽喉。深明天下大势。[2]收者，使之附秦也。[3]一反更醒。[4]引证以明己说之有据。

秦之用兵于燕、赵，秦之危事也。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，燕、赵拒之于前，而韩、魏乘之于后，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、赵，未尝有韩、魏之忧[1]，则韩、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韩、魏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，此岂知天下之势耶[2]？委区区之韩、魏，以当强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？韩、魏折而入于秦，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，而使天下遍受其祸[3]。

[1]八句，只是一句。[2]此切责韩、魏。[3]此切责东诸侯。

夫韩、魏不能独当秦，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，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[1]。秦人不敢逾韩、魏以窥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[2]，而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，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[3]。以四无事之国，佐当寇之韩、魏[4]，使韩、魏无东顾之忧，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[5]。以二国委秦，而四国休息于内，以阴助其急[6]，若此可以应夫无穷，彼秦者将何为哉[7]？不知出此，而乃贪疆场尺寸之利，背盟败约，以自相屠灭。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。至于秦人得伺其隙，以取其国，可不悲哉[8]！

[1]通篇结穴。下只一意，转折而尽。[2]一转。[3]二转。[4]三转。[5]四转。[6]五转。[7]此段深著自安之计在知天下之势。[8]感叹作结，遗恨千古。

是论只在“不知天下之势”一句。苏秦之说六国，意正如此。当时六国之策，万万无出于亲韩、魏者。计不出此，而自相屠灭。六国之愚，何至于斯？读之可发一笑。

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

太尉执事：辙生好为文，思之至深。以为文者气之所形，然文不可以学而能，气可以养而致[1]。孟子曰："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"今观其文章，宽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间，称其气之小大[2]。太史公[3]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、赵间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疏荡，颇有奇气[4]。此二子者，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[5]？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[6]。

[1]以养气冒起一篇大意。[2]一证。[3]司马迁。[4]二证。[5]跌荡。[6]申明文为气之所形。非亲尝者不能道此。

辙生十有九年矣[1]。其居家所与游者，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[2]；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，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[3]；百氏之书，虽无所不读，然皆古人之陈迹，不足以激发其志气[4]。恐遂汩[5]没，故决然舍去，求天下奇闻壮观，以知天地之广大[6]。过秦、汉之故都，恣观终南、嵩、华之高[7]，北顾黄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见古之豪杰[8]。至京师，仰观天子宫阙之壮，与仓廪、府库、城池、苑囿之富且大也，而后知天下之巨丽[9]。见翰林欧阳公[10]，听其议论之宏辨，观其容貌之秀伟，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，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[11]。太尉以才略冠天下[12]，天下之所恃以无忧，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，入则周公、召公，出则方叔、召虎[13]。而辙也未之见焉[14]。

[1]开宕。[2]一。[3]二。[4]三。[5]骨。[6]虚提以起下四段。[7]一。[8]二。[9]三。○本欲说见太尉，却自嵩、华、黄河、京师许多奇

闻壮观说来，文势浩瀚。[10]欧阳修。[11]四。○又引一欧阳公，陪起太尉，妙。[12]转接无痕。[13]皆周宣一时人。[14]一句挽上起下。

且夫人之学也，不志其大，虽多而何为[1]？辙之来也，于山见终南、嵩、华之高，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，于人见欧阳公，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[2]。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，闻一言以自壮，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[3]。

[1]开宕。[2]一齐收卷，势如破竹。[3]应奇闻壮观结束，笔力千钧。

辙年少，未能通习吏事。向之来，非有取于斗升之禄，偶然得之，非其所乐[1]。然幸得赐归待选，使得优游数年之间，将以益治其文，且学为政。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，又幸矣[2]！

[1]又自明志气。[2]住意洒然。

意只是欲求见太尉，以尽天下之大观，以激发其志气，却以得见欧阳公，引起求见太尉；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，引起得见欧阳公；以作文养气，引起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。注意在此，而立言在彼，绝妙奇文。

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

江出西陵[1]，始得平地，其流奔放肆大；南合湘、沅[2]，北合汉沔[3]，其勢益张；至于赤壁之下，波流浸灌，与海相若[4]。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[5]，即其庐之西南为亭，以览观江流之胜[6]，而余兄子瞻名之曰“快哉”[7]。

[1]西陵，即黄州地。[2]原。[3]勉。○湘、沅，二水名。汉水出为漾，东南流为沔，至汉中东行为汉沔。[4]以亭览观江流，故从江叙起。[5]齐安，即黄州。[6]点亭字。[7]倒出快哉。

盖亭之所见，南北百里，东西一舍，涛澜汹涌，风云开阖；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，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；变化倏[1]忽，动心骇目，不可久视。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，举目而足。西望武昌诸山，冈陵起伏，草木行[2]列，烟消日出，渔夫、樵父之舍，皆可指数[3]，此其所以为“快哉”者也[4]。至于长洲之滨，故城之墟，曹孟德、孙仲谋之所睥[5]睨[6]，周瑜、陆逊之所驰骛，其流风遗迹，亦足以称快世俗[7]。

[1]叔。[2]杭。[3]上声。[4]一段写当日所见以为快。[5]譬。[6]诣。[7]曹操，字孟德。孙权，字仲谋。睥睨，衺视貌。周瑜，权将，尝破曹操赤壁下。陆逊，亦权将，尝破曹休，振旅过武昌，权以御盖覆逊。出入直骋曰驰，乱驰曰骛。○一段吊往古之事以为快。

昔楚襄王从宋玉、景差[1]于兰台之宫，有风飒[2]然至者，王披襟当之，曰：“快哉此风！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？”宋玉曰：“此独大王之雄风耳，庶人安得共之！”玉之言盖有讽焉。夫风无雄雌之异，而人有遇不遇之变。楚王之所以为乐，与庶人之所以为忧，此则人之变也，

而风何与焉[3]？士生于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将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伤性，将何适而非快[4]？今张君不以谪为患，收会[5]稽[6]之馀[7]，而自放山水之间，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[8]。将蓬户瓮牖，无所不快[9]，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，揖西山之白云，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[10]！不然，连山绝壑，长林古木，振之以清风，照之以明月，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[11]者，乌睹其为快也[12]！

[1]磋。[2]糁入声。[3]因“快哉”二字，发此一段论端，寻说到张梦得身上，若断若续，无限烟波。[4]“快”字从其中看出，才起得张君谪居之快来。[5]脍。[6]计。[7]会计，指簿书钱谷言。[8]与上两“其中”应。[9]蓬户，编蓬为户也。瓮牖，以破瓮口为牖也。○翻跌。[10]紧收，正写快哉。何等酣畅。[11]升。[12]反结，更有馀味。

前幅握定“快哉”二字洗发，后幅俱从谪居中生意，文势汪洋，笔力雄壮，读之令人心胸旷达，宠辱都忘。

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

去秋人还，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，反复观诵，感与惭并。

夫铭志之著于世，义近于史，而亦有与史异者[1]。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，而铭者，盖古之人有功德、材行、志义之美者，惧后世之不知，则必铭而见之，或纳于庙，或存于墓，一也[2]。苟其人之恶，则于铭乎何有？此其所以与史异也[3]。其辞之作，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严[4]。而善人喜于见传，则勇于自立；恶人无有所纪，则以愧而惧。至于通材达识、义烈节士，嘉言善状，皆见于篇，则足为后法。警劝之道，非近乎史，其将安近[5]？

[1]三句是一篇纲领。[2]古之铭志必勒之石。或留于家庙，或置之墓前，其义一也。[3]史兼载善恶，铭独记善，所以异也。○此段申明“与史异”句。[4]严，敬也。[5]此段申明“义近于史”句。

及世之衰，人之子孙者，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。故虽恶人，皆务勒铭以夸后世。立言者，既莫之拒而不为，又以其子孙之请也，书其恶焉，则人情之所不得，于是乎铭始不实[1]。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[2]。苟托之非人，则书之非公与是[3]，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。故千百年来，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，而传者盖少，其故非他，托之非人，书之非公与是故也[4]。

[1]此段言衰世铭不得实，起下段当观其人意。[2]铭以人重，此句为通篇关锁。[3]徇私则不公。惑理则失是。[4]又从“观其人”翻出“公与是”一语。见今世之铭，并其义之近于史者，亦失之矣。

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[1]。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[2]，于众人则能辨焉[3]。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迹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，有实大于名，有名侈于实[4]。犹之用人，非畜道德者，恶作辨之不惑[5]，议之不徇[6]？不惑不徇，则公且是矣[7]。而其辞之不工，则世犹不传，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[8]。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。岂非然哉[9]？

[1]此一转，徐徐引入欧公身上来。[2]公。[3]是。[4]辨之甚难。[5]而是。[6]而公。○此以见必畜道德者，而后可以为。[7]从道德侧到文章。[8]此以见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而后可以为。[9]此段申明能尽公与是，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。下便可直入欧公。

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虽或并世而有，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其传之难如此，其遇之难又如此[1]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，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[2]。先祖之言行卓卓，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，其传世行后无疑也[3]。而世之学者，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，至于所可感，则往往衋[4]然不知涕之流落也[5]，况其子孙也哉？况巩也哉[6]？其追睎[7]祖德[8]而思所以传之之由，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。其感与报，宜若何而图之[9]？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，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，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，其谁不愿进于门？潜遁幽抑之士，其谁不有望于世？善谁不为？而恶谁不愧以惧[10]？为人之父祖者，孰不欲教其子孙？为人之子孙者，孰不欲宠荣其父祖？此数美者，一归于先生[11]。

[1]可直入欧公矣，偏又作此一顿，文更曲折。[2]千里来龙，至此结穴。[3]挽上略顿。[4]兴入声。[5]衋，伤痛也。○波荡。[6]收转，感慨呜咽。[7]希。[8]睎，明不明之际也。[9]即感恩图报意顿住，下乃发

出绝大议论。正是铭与史异用而同功。[10]遥应前段“警劝之道”。[11]铭一人而天下之为父祖子孙者，皆知所警劝，其为美更多于作史者。数美归于先生一语，极为推重欧公。若徒为己之祖父作感激，是犹一人之私耳。

既拜赐之辱，且敢进其所以然[1]。所论世族之次，敢不承教而加详焉[2]？愧甚，不宣[3]。

[1]所以感欧公者。[2]承欧公来书之教而加详。[3]并结出自惭意。

子固感欧公铭其祖父，寄书致谢，多推重欧公之辞。然因铭祖父而推重欧公，则推重欧公正是归美祖父。至其文纡徐百折，转入幽深，在南丰集中，应推为第一。

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

赵郡苏轼，予之同年友也[1]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，称蜀之士曰黎生、安生者[2]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，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，辱以顾予。读其文，诚闳壮隽伟，善反复驰骋，穷尽事理，而其材力之放纵，若不可极者也[3]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[4]。

[1]提苏轼说入。[2]点出二生。[3]叙出二生之文。[4]一总顿住。

顷之，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，将行，请予言以为赠。予曰："予之知生，既得之于心矣，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[1]？"黎生曰："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[2]，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，今求子之言，盖将解惑于里人[3]。"予闻之，自顾而笑。

[1]通篇意在勉二生以行道，不当但求为文词。[2]插入安生，妙。[3]因"迂阔"、"解惑"二句，生出下两段文字。

夫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[1]？知信乎古，而不知合乎世；知志乎道，而不知同乎俗。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[2]。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[3]？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为笑于里之人。若予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归，且重得罪，庸讵止于笑乎[4]？然则若予之于生，将何言哉？谓予之迂为善，则其患若此。谓为不善，则有以合乎世，必违乎古；有以同乎俗，必离乎道矣[5]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[6]

[1]自负不少。[2]迂阔至此。[3]叠一句，妙。[4]一段答他“笑以为迂阔”句。[5]应前错落有致。[6]一段答他“解惑于里人”句。

遂书以赠二生，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[1]。

[1]照起作结。

文之近俗者，必非文也。故里人皆笑，则其文必佳。子固借“迂阔”二字，曲曲引二生入道。读之觉文章声气去圣贤名教不远。

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

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，士以故归之，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[1] 。

[1]秦昭王囚孟尝君，欲杀之。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。幸姬曰："妾愿得君狐白裘。"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，入秦，献之昭王。客有能为狗盗者，乃夜为狗，以入秦宫藏中，取所献狐白裘，以献幸姬。幸姬为言昭王，释孟尝君。孟尝君得出，即驰去。夜半，至函谷关。昭王后悔出孟尝君，求之，已去，即使人驰传追之。孟尝君至关，关法鸡鸣而出客，孟尝君恐追至。客有能为鸡鸣，而鸡尽鸣，遂得出。○立案。

嗟乎！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，岂足以言得士[1]？不然，擅齐之强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[2]？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[3] 。

[1]陡然一劈。[2]驳得倒。[3]断得尽。○疾转疾收，字字警策。

文不满百字，而抑扬吞吐，曲尽其妙。

同学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

江之南有贤人焉，字子固，非今所谓贤人者，予慕而友之。淮之南有贤人焉，字正之，非今所谓贤人者，予慕而友之[1]。二贤人者，足未尝相过也，口未尝相语也，辞币未尝相接也，其师若友，岂尽同哉[2]？予考其言行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！曰：学圣人而已矣[3]。学圣人，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。圣人之言行，岂有二哉？其相似也适然[4]。

[1]两“非今所谓贤人者”，见其俱以古处自期也。○分提。[2]先翻“同”字。[3]次点“学”字。[4]接上相似总点“同学”。○合写。

予在淮南，为正之道子固，正之不予疑也。还江南，为子固道正之，子固亦以为然[1]。予又知所谓贤人者，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[2]。子固作《怀友》一首遗予，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。正之盖亦尝云尔[3]。夫安驱徐行，轥[4]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室[5]，舍二贤人者而谁哉[6]？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，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，辅而进之其可也[7]。

[1]空中立说，句法变换，自成隽永。[2]醒发“同学”二字，先后辍映，百倍精神。[3]此处微分主客，是文家点题法。[4]吝。[5]轥，车践也。[6]写出两人阶级。到底只用合发。[7]插入自己。

噫！官有守，私有系，会合不可以常也[1]。作《同学》一首别子固，以相警，且相慰云[2]

[1]结出“别”意。同学兄弟，每每若此，言之慨然。[2]正文只此二语。

别子固而以正之陪说，交互映发，错落参差。至其笔情高寄，淡而弥远，自令人寻味无穷。

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

褒[1]禅山亦谓之华山。唐浮图慧褒[2]始舍于其址，而卒葬之，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。今所谓慧空禅院者，褒之庐冢也[3]。距其院东五里，所谓华山洞者，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[4]。距洞百馀步，有碑仆道[5]，其文漫灭，独其为文犹可识，曰“花山”。今言“华”如“华实”之“华”者，盖音谬也[6]。

[1]褒。[2]浮图，僧也。[3]叙出所由名。[4]通篇借游华山洞发挥，故先点出洞名。[5]伏篇末案。[6]闲文生趣。

其下平旷，有泉侧出，而记游者甚众，所谓“前洞”也[1]。由山以上五六里，有穴窈然，入之甚寒，问其深，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，谓之“后洞”[2]。予与四人拥火以入，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[3]。有怠而欲出者，曰：“不出，火且尽。”遂与之俱出[4]。盖予所至，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，然视其左右，来而记之者已少。盖其又深，则其至又加少矣[5]。方是时，予之力尚足以入，火尚足以明也[6]。既其出，则或咎其欲出者，而予亦悔其随之，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[7]。

[1]点前洞。是宾。[2]点出后洞。是主。[3]隐下正旨在内。[4]已上叙游事，笔笔伏后议论。[5]借此以喻学之深造。[6]顿宕。[7]归结在此一句。

于是予有叹焉。古人之观于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虫鱼、鸟兽，往往有得，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[1]。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[2]；险以

远，则至者少[3]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[4]。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[5]。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[6]。然力足以至焉，于人为可讥[7]，而在己为有悔[8]。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，其孰能讥之乎？此予之所得也[9]。

[1]文情开拓。[2]应“前洞”。[3]应“后洞”。[4]接入主意。[5]翻跌尽致，亦以曲折递下。[6]挽上“拥火”句。[7]应“咎其欲出”句。[8]应“悔其随之”句。[9]无悔与讥，便是有得，真论学名言。○一路俱是论游，按之却俱是论学。古人诣力到时，头头是道。川上山梁，同一趣也。

予于仆碑[1]，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，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，何可胜道也哉[2]！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[3]。

[1]应篇首。[2]无限感慨。[3]直至此，方点明学者。记意寓体，收拾已尽。

四人者：庐陵萧君圭君玉，长乐王回深父，予弟安国平父、安上纯父[1]。

[1]点四人结。

借游华山洞，发挥学道。或叙事，或诠解，或摹写，或道故，意之所至，笔亦随之。逸兴满眼，馀音不绝。可谓极文章之乐。

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王安石

君讳平，字秉之，姓许氏。余尝谱其世家，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[1]。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，而自少卓荦不羁，善辩说，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[2]。宝元[3]时，朝廷开方略之选，以招天下异能之士，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、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，于是得召试，为太庙斋郎，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[4]。

[1]点得有致。[2]略顿。[3]仁宗年号。[4]长才屈于下位者，不堪展读。

贵人多荐君有大才，可试以事，不宜弃之州县。君亦尝慨然自许，欲有所为。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。噫！其可哀也已[1]。

[1]一句断。下发议。

士固有离世异俗，独行其意，骂讥、笑侮、困辱而不悔，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，其龃[1]龉[2]固宜[3]。若夫智谋功名之士，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，而辄不遇者，乃亦不可胜数[4]。辩足以移万物，而穷于用说[5]之时；谋足以夺三军，而辱于右武之国，此又何说哉[6]？嗟乎！彼有所待而不悔者，其知之矣[7]。

[1]阻。[2]语。[3]龃龉，谓不遇也。○此是另一种人，提过一边。[4]似说许，又似不说许。[5]税。[6]韩非工说而发愤于韩王，李广善战而终诎于汉武，千古恨事不少。[7]收上，妙不说尽。

君年五十九，以嘉祐[1]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杨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。夫人李氏。子男瓌[2]，不仕；璋，真州司户参军；琦，太庙斋郎；琳，进士。女子五人，已嫁二人，进士周奉先、泰州泰兴令陶舜元。

[1]仁宗年号。[2]规。

铭曰：有拔而起之，莫挤而止之[1]。呜呼许君！而已于斯，谁或使之[2]？

[1]指范、郑诸公。[2]盛慨不尽。

起手叙事，以后痛写淋漓，无限悲凉。总是说许君才当大用，不宜以泰州海陵县主簿终，此作铭之旨也。文情若疑若信，若近若远，令人莫测。

卷十二 明文

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

西南山水，惟川蜀最奇[1]。然去中州万里，陆有剑阁栈[2]道之险[3]，水有瞿唐滟[4]滪[5]之虞[6]。跨马行，则竹间山高者，累旬日不见其巅际，临上而俯视，绝壑万仞，杳莫测其所穷，肝胆为之掉[7]栗[8]。水行，则江石悍利，波恶涡[9]诡，舟一失势尺寸，辄糜碎土沉，下饱鱼鳖[10]。其难至如此[11]。故非仕有力者，不可以游；非材有文者，纵游无所得；非壮强者，多老死于其地[12]。嗜奇之士恨焉[13]。

[1]提一句，作一篇之冒。[2]残上声。[3]一难。[4]衍。[5]预。[6]二难。[7]迢上声。[8]陆行之难。[9]窝。[10]水行之难。[11]总锁一笔。[12]极言游历之难，句句伏下案。[13]应“奇”字，顿住。

天台陈君庭学，能为诗[1]，由中书左司掾[2]，屡从大将北征，有劳，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[3]，由水道至成都。成都，川蜀之要地，扬子云、司马相如、诸葛武侯[4]之所居，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，诗人文士游眺、饮射、赋咏、歌呼之所[5]，庭学无不历览[6]。既览必发为诗，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[7]，于是其诗益工[8]。越三年，以例自免归[9]。会予于京师，其气愈充，其语愈壮，其志意愈高，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[10]。

[1]材有文。[2]砚。○掾官属。[3]仕有力。[4]皆成都人。[5]述成都人物形胜，思致勃勃。[6]无处不游。[7]游有所得。[8]挽“能为诗”一笔，遒紧。[9]壮强不老死。[10]“山水”一应。

予甚自愧，方予少时，尝有志于出游天下，顾以学未成而不暇[1]。及年壮可出，而四方兵起，无所投足[2]。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，极海之际，合为一家，而予齿益加耄矣[3]。欲如庭学之游，尚可得乎[4]？

[1]非材有文。[2]非仕有力。[3]非壮强。[4]收转庭学一句，下又推开。

然吾闻古之贤士，若颜回、原宪，皆坐守陋室，蓬蒿没户，而志意常充然，有若囊括于天地者，此其故何也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[1]？庭学其试归而求焉？苟有所得，则以告予，予将不一愧而已也[2]。

[1]勘进一层，“山水”再应。[2]应“愧”字结。

先叙游蜀之难，引起庭学之能游，是正文。继叙己之不能游，与前作反衬。末更推进一步。起伏应合，如峰回路转，真神明变化之笔。

阅江楼记 宋濂

金陵为帝王之州[1]，自六朝迄于南唐，类皆偏据一方，无以应山川之王气[2]。逮我皇帝，定鼎于兹，始足以当之。由是声教所暨，罔间朔南[3]，存神穆清，与天同体，虽一豫一游，亦可为天下后世法[4]。京城之西北，有狮子山，自卢龙蜿蜒而来，长江如虹贯，蟠绕其下[5]。上以其地雄胜，诏建楼于巅[6]，与民同游观之乐，遂锡嘉名为“阅江”云[7]。

[1]金陵即江南江宁府。[2]六朝，谓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也。五代时，徐知诰号为南唐。[3]暨，及也。朔南，朔北与极南之地也。《禹贡》:“朔南暨声教，讫于四海。”[4]二句是立言本旨。[5]卢龙，山名。蜿蜒，龙屈伸貌。虹，蝃蝀也。[6]先点作楼。[7]次点楼名。○已上叙事，下发论。

登览之顷，万象森列，千载之秘，一旦轩露，岂非天造地设，以俟大一统之君，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[1]？当风日清美，法驾幸临，升其崇椒，凭[2]阑遥瞩[3]，必悠然而动遐思[4]。见江汉之朝宗，诸侯之述职，城池之高深，关阨之严固[5]，必曰：“此朕栉[6]风沐雨，战胜攻取之所致也。中夏之广，益思有以保之[7]。”见波涛之浩荡，风帆之上下，番舶[8]接迹而来庭，蛮琛[9]联肩而入贡[10]，必曰：“此朕德绥威服，覃及内外之所及也。四陲之远，益思有以柔之[11]。”见两岸之间、四郊之上，耕人有炙肤皲[12]足之烦，农女有捋[13]桑行馌[14]之勤[15]，必曰：“此朕拔诸水火，而登于衽席者也。万方之民，益思有以安之[16]。”触类而思，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楼之建，皇上所以

发舒精神，因物兴感，无不寓其致治之思，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[17]！

[1]登高一呼，气势雄阔。[2]平。[3]竹。○山巅曰椒。瞩，视之甚也。[4]一“思”字，生下许多“思”字。[5]诸侯春见天子曰朝，夏见曰宗。《小雅》:“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”言流水亦知所向也。[6]职。[7]一段“思有以”怀诸侯。[8]白。[9]丑森切。[10]舶，海中大船。琛，宝也。[11]一段“思有以”柔远人。[12]均。[13]鸾入声。[14]叶。[15]皲，足坼冻裂。捋，取也。馌，馈也。[16]一段“思有以”子庶民。○从“阅”字注一“思”字，发出三大段议论，体裁宏远。[17]一总。文势开宕。

彼临春、结绮[1]，非不华矣；齐云、落星，非不高矣[2]。不过乐管弦之淫响，藏燕、赵之艳姬，不旋踵间而感慨系之，臣不知其为何说也[3]。虽然，长江发源岷[4]山[5]，委蛇[6]七千馀里而入海，白涌碧翻。六朝之时，往往倚之为天堑[7]。今则南北一家，视为安流，无所事乎战争矣[8]。然则果谁之力欤[9]？逢掖之士[10]，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，当思圣德如天，荡荡难名，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[11]。忠君报上之心，其有不油然而兴耶[12]？

[1]起。[2]临春、结绮、齐云、落星，皆古楼名。[3]又叹前代所建之楼，以寓箴规意。[4]民。[5]岷山，在蜀。[6]移。[7]签去声。○应篇首。[8]前从“阅”字上注想，此又从“江”字上点缀，笔无渗漏。[9]呼一句，承上起下。[10]逢掖，大衣也。《儒行》:“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。”[11]可谓赞扬之至。[12]既颂君，又讽臣，意极周匝得体。

臣不敏，奉旨撰记。欲上推宵旰[1]图治之功者，勒诸贞珉[2]。他若留连光景之辞，皆略而不陈，惧亵也[3]。

[1]干。[2]民。○珉，石之美者。[3]结又补出此意。何等郑重。

奉旨撰记，故篇中多规颂之言，而为壮重之体，真台阁应制文字。明初朝廷大制作，皆出先生之手，洵堪称为一代文宗。

司马季主论卜 刘基

东陵侯既废，过司马季主而卜焉[1]。

[1]邵平为秦东陵侯，秦破，为布衣，种瓜长安城东。司马季主，汉时善卜者。

季主曰：“君侯何卜也？”东陵侯曰：“久卧者思起，久蛰者思启，久懑者思嚏[1]。吾闻之蓄极则泄，閟极则达，热极则风，壅极则通。一冬一春，靡屈不伸；一起一伏，无往不复[2]。仆窃有疑，愿受教焉[3]。”季主曰：“若是，则君侯已喻之矣，又何卜为[4]？”东陵侯曰：“仆未究其奥也，愿先生卒教之[5]。”

[1]帝。○蛰，伏藏也。懑，烦闷也。嚏，鼻塞喷嚏。○三句，喻废久则思用。[2]六句，喻废极则必用。[3]当复用而终不用，故疑而欲卜。[4]卜以决疑，既已喻之，何待于卜？[5]不知之深，虽喻犹疑，何可不卜？

季主乃言曰：“呜呼！天道何亲？惟德之亲；鬼神何灵？因人而灵。夫蓍，枯草也；龟，枯骨也，物也。人，灵于物者也，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[1]？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？有昔者必有今日[2]。是故碎瓦颓垣，昔日之歌楼舞馆也；荒榛断梗，昔日之琼蕤[3]玉树也；露蚕风蝉，昔日之凤笙龙笛也；鬼磷[4]萤火，昔日之金缸华烛也；秋荼春荠，昔日之象白驼峰也；丹枫白荻，昔日之蜀锦齐纨也[5]。昔日之所无，今日有之不为过[6]；昔日之所有，今日无之不为不足[7]。是故一昼一夜，华开者谢；一春一秋，物故者新。激湍之下，必有深潭；高丘之下，必有浚谷[8]。君侯亦知之矣，何以卜为[9]？”

[1]泛言不必卜之理。下乃转入正旨。[2]昔者，谓见用之日。今日，谓处废之时。○“思”字，与上三“思”字应。东陵知既废之当用，而不知既用之当废也。季主点醒他，全在此二句。[3]谁。[4]邻。[5]磷，鬼火。象白、驼峰，皆美味。○六段，由今思昔，现前指点，何等醒快。[6]暗指昔废今用者。[7]暗指昔用今废者。[8]句句与东陵之言相对。[9]应前作收。紧峭。

通篇只说得一个循环道理。吃紧唤醒东陵处，全在“何不思昔者”一句。以下总发明此意。世之人，类多时命之感，读此可以晓然矣。

卖柑者言 刘基

杭有卖果者，善藏柑，涉寒暑不溃[1]。出之烨[2]然，玉质而金色。剖其中，乾若败絮[3]。予怪而问之曰："若所市于人者，将以实笾豆，奉祭祀，供宾客乎？将衒外以惑愚瞽乎？甚矣哉为欺也[4]！"

[1]会。[2]叶。[3]需去声。○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映衒外意。[4]提出"欺"字作主。通篇俱从此发论。

卖者笑曰："吾业是有年矣。吾赖是以食[1]吾躯。吾售之，人取之，未闻有言，而独不足子所乎？世之为欺者不寡矣，而独我也乎？吾子未之思也[2]。今夫佩虎符、坐皋比[3]者[4]，洸洸乎干城之具也，果能授孙[5]、吴[6]之略耶[7]？峨大冠、拖长绅者，昂昂乎庙堂之器也，果能建伊[8]、皋[9]之业耶[10]？盗起而不知御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吏奸而不知禁，法斁而不知理，坐縻廪粟而不知耻。观其坐高堂，骑大马，醉醇醴而饫[11]肥鲜者，孰不巍巍乎可畏、赫赫乎可象也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也哉[12]！今子是之不察，而以察吾柑[13]！"

[1]寺。[2]欺世盗名，举天下皆是。下历说居官之为欺者以实之。[3]皮。[4]皋比，虎皮也。[5]膑。[6]起。[7]武将欺。[8]尹。[9]陶。[10]文臣欺。○忽发两段大议论。文臣、武将，何处可置面目？[11]于去声。[12]承上二段细写之。借题骂世之文，得此遂为酣畅。[13]作反诘语。极冷隽。

予默默无以应。退而思其言，类东方生滑[1]稽之流[2]。岂其忿世嫉邪者耶？而托于柑以讽耶[3]？

[1]骨。[2]滑稽，诙谐也。东方朔善诙谐，号滑稽。[3]结出立言之旨。

青田此言，为世人盗名者发，而借卖柑影喻。满腔愤世之心，而以痛哭流涕出之。士之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者，闻卖柑之言，亦可以少愧矣。

深虑论 方孝孺

虑天下者，常图其所难，而忽其所易；备其所可畏，而遗其所不疑。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，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。岂其虑之未周与？盖虑之所能及者，人事之宜然，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，天道也[1]。

[1]从人事侧到天道，为一篇议论张本。

当秦之世，而灭诸侯，一天下，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，变封建而为郡县。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，天子之位可以世守[1]，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，而卒亡秦之社稷[2]。汉惩秦之孤立，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，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[3]，而七国萌篡弑之谋[4]。武、宣以后，稍剖析之而分其势，以为无事矣[5]，而王莽卒移汉祚[6]。光武之惩哀、平，魏之惩汉，晋之惩魏，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[7]，而其亡也，皆出于所备之外[8]。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，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[9]，而武氏[10]日侍其左右而不悟[11]。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，尽释其兵权，使力弱而易制[12]，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[13]。此其人[14]皆有出人之智、盖世之才，其于治乱存亡之几，思之详而备之审矣。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，终至乱亡者何哉[15]？盖智可以谋人，而不可以谋天[16]。良医之子多死于病，良巫之子多死于鬼。岂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[17]？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[18]。

[1]人事。[2]天道。○引秦事一证。[3]人事。[4]景帝三年，晁错患七国强大，请削诸侯郡县。吴王濞、胶西王印、胶东王雄渠、淄川王

贤、济南王辟光、楚王戊、赵王遂同举兵反。○天道。[5]人事。[6]天道。○引汉事一证。[7]人事。[8]天道。○引东汉、魏、晋一证。[9]贞观二十二年，有传秘记云："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氏，代有天下。"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："秘记所云，信有之乎？"对曰："臣仰观天象，俯察历数，其人已在陛下宫中。自今不过三十年，当王天下，杀唐子孙殆尽，其兆既成矣。"上曰："疑似者尽杀之，何如？"○人事。[10]则天。[11]天道。○引唐事一证。[12]人事。[13]天道。○引宋事一证。[14]总承。[15]跌宕。[16]总断一笔。应上天、人二意。关锁甚紧。[17]跌宕。[18]又引医巫以为不能深虑之喻，尤见醒快。

古之圣人，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，非法术之所能制，不敢肆其私谋诡计，而唯积至诚、用大德以结乎天心，使天眷其德，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。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，而天卒不忍遽亡之，此虑之远者也[1]。夫苟不能自结于天，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，而必后世之无危亡，此理之所必无者，而岂天道哉[2]！

[1]此段才说出工于谋天而能为深虑者。一篇主意，结穴在此。[2]反掉作结，尤见老法。

天道为智力之所不及，然尽人事以合天心，即天亦有可谋处。此文归到积至诚、用大德，正是祈天永命工夫。古今之论天道人事者多，得此乃见透快。

豫让论 方孝孺
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[1]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，钓名沽誉，眩世炫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[2]。

[1]就正意泛论起。[2]暗贬豫让一流人，作一篇之冒。

盖尝因而论之。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[1]，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，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[2]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[3]。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"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"谓非忠可乎[4]？及观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[5]氏而独死于智伯，让应曰："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。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"即此而论，让有馀憾矣[6]。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，而规也、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[7]。郄[8]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，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，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[9]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，济国之士也[10]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，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曰："诸侯大夫，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。"谆切恳告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；再谏不从，三谏之；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

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，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[11]？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[12]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，何足道哉？何足道哉[13]？

[1]赵襄子约韩、魏大败智伯军，遂杀之，尽灭智氏之族。智伯之臣豫让，欲为之报仇。[2]宽一笔。[3]二句为一篇纲领。[4]初，豫让入襄子宫中，欲刺襄子，被获。襄子义而舍之。让又漆身为癞，吞炭为哑，行乞于市。其友曰："以子之才，臣事赵孟，必得近幸。子乃为所欲为，顾不易耶！"让曰："既已委质为臣，而又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凡吾所为者，极难耳，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。"○申"让之死固忠"句。[5]杭。[6]襄子出，豫让伏于桥下，获之。襄子曰："子不尝仕范中行氏乎？智伯灭范中行氏，而子不为报仇，反委质仕智伯。智伯已死，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？"让曰："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，臣故众人报之。智伯以国士遇臣，臣故国士报之。"襄子使兵环之。让曰："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诛。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，虽死不恨。"襄子义之，持衣与让。让拔剑三跃，呼天击之，遂伏剑死。○申"处死之道有未忠"句。[7]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，段规曰："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，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然则我得免于患，而待事之变矣。"康子乃与之。智伯悦，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以无故欲弗与，任章曰："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。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，智氏之命，必不长矣。"桓子亦与之。○请规、章作陪客。[8]隙。[9]智伯帅韩、魏之兵，围赵城而灌之。郄疵谓智伯曰："夫从韩、魏而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魏。韩、魏必反矣。"智伯不听。襄子阴与韩、魏约，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，遂灭智氏。○又请郄疵作陪客。○两段先就他人翻驳"国士"二字，而豫让可见。[10]注一句，起下正论。[11]一

段代为豫让画策，信手拈来，都成妙理。所谓“扶危于未乱之先”，而申国士之报者如此。[12]升。[13]安有既命为国士，而旁观其主纵欲荒暴，不救其亡者乎？如此辨驳，足令九泉心服。

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[1]。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**靦**[2]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[3]！

[1]转开生面。[2]天上声。[3]**靦，**面目貌。○结处忽与豫让，无限感慨。

此论责豫让不能扶危于智氏未乱之先，而徒欲伏剑于智氏既败之后，独辟见解，从来未经人道破。通篇主意，只在“让之死固忠矣”二句上。先扬后抑，深得《春秋》褒贬之法。

亲政篇 王鏊

《易》之《泰》曰：“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其《否》曰：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[1]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，下之情达于上，上下一体，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阏[2]而不得上闻，上下间隔，虽有国而无国矣，所以为“否”也[3]。交则泰，不交则否，自古皆然，而不交之弊，未有如近世之甚者[4]。君臣相见，止于视朝数刻；上下之间，章奏批答相关接，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[5]。非独沿袭故事，亦其地势使然[6]。何也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，未尝一日废，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，威仪赫奕，御史纠仪，鸿胪举不如法，通政司引奏，上特视之，谢恩见辞，惴惴而退，上何尝治一事，下何尝进一言哉[7]？此无他，地势悬绝，所谓堂上远于万里，虽欲言无由言也[8]。

[1]分提。[2]遏。[3]分疏。[4]双承，侧入时弊。[5]虚文何补。[6]二句，推出弊源。[7]上下不交如此。[8]与明目达聪之治异。

愚以为欲上下之交，莫若复古内朝之法[1]。盖周之时有三朝：库门之外为正朝，询谋大臣在焉；路门之外为治朝，日视朝在焉；路门之内曰内朝，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：“君日出而视朝，退适路寝听政[2]。”盖视朝而见群臣，所以正上下之分；听政而适路寝，所以通远近之情[3]。汉制：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，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[4]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，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，则御焉，盖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极门，其西曰太极殿，朔、望则坐而视朝，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，常日听朝而视事，盖古之内朝也[5]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，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，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，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，试进士则

崇政殿。侍从以下，五日一员上殿，谓之轮对，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，亦或赐坐，或免穿靴，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[6]。盖天有三垣，天子象之。正朝，象太极也；外朝，象天市也；内朝，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[7]。

[1]此句为一篇之纲。[2]《玉藻》，《礼记》篇名。[3]注《玉藻》四句。○一段言周制。[4]一段言汉制。[5]一段言唐制。[6]挽一句，法变。○一段言宋制。[7]再提三朝之象，间衬作渡。

国朝圣节、正旦、冬至大朝会则奉天殿，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，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[1]，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，岂非内朝之遗制乎[2]？洪武[3]中如宋濂、刘基，永乐[4]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，日侍左右，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，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，岂有壅隔之患哉[5]？今内朝未复，临御常朝之后，人臣无复进见，三殿高閟，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，壅而不通；天下之弊，由是而积[6]。孝宗[7]晚年，深有慨于斯，屡召大臣于便殿，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，而民之无禄，不及睹至治之美，天下至今以为恨矣[8]。

[1]立言本旨，专注内朝，故特笔提清。[2]明初之制，有正朝、外朝，而内朝独缺。乃以临御武英等殿，证合内朝，识议俱见精确。[3]大祖年号。[4]成祖年号。[5]一段言明制。[6]上下不交，弊日益甚。[7]年号弘治。[8]无限感慨。

惟陛下远法圣祖，近法孝宗，尽铲[1]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，即文华、武英二殿，仿古内朝之意[2]，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，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；诸司有事咨决，上据所见决之，有难决者，与大臣面议之；不时引见群臣，凡谢恩辞见之类，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，和颜色而道之，如此，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深居

九重，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[3]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，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[4]。如此，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[5]？唐、虞之时，明目达聪，嘉言罔伏，野无遗贤，亦不过是而已。

[1]产。[2]著紧在此。[3]交泰之象，固自如是。[4]外朝、内朝双结。[5]收尽通章。

稽核朝典，融贯古今，而于兴复内朝之制，深致意焉。人主亲贤士大夫之日多，亲宦官宫妾之日少，则上下之情通，而奸伪不得壅蔽矣。谁谓唐、虞之治不可见于今哉?

尊经阁记 王守仁

经，常道也[1]。其在于天谓之“命”，其赋于人谓之“性”，其主于身谓之“心”[2]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

[1]劈手便疏“经”字。冒下三段。[2]“心”、“性”、“命”三字，为一篇之纲领。“心”字又为三句之纲领。

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[1]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。其见于事也，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；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，皆所谓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。

[1]一段提出心、性、命。

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[1]。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，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，一也，皆所谓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。

[1]二段推出四端、五伦。

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[1]。是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[2]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，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《乐》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[3]。

[1]三段疏出六经。○心、性、命之论，了然洞达，凡三见而不易一字。斩尽理学葛藤，下乃归到尊经之意。云净水空，绝无凝滞。[2]说六经而归之于心，才是实学。[3]一言志吾心，即所以为经；一言求之吾心，即所以尊经。分作两层，说得至平至易，独探圣贤真种子。

盖昔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，犹之富家者之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或至于遗亡散失、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[1]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，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[2]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其存于其家，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[3]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、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亡散失，至为窭[4]人丐夫，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：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。”何以异于是[5]?

[1]一喻。[2]处处不脱“吾心”二字。两语为一篇关锁。[3]即前喻再喻。[4]巨。[5]即前喻再喻。○只是一喻翻剔，愈折愈醒，可为不知尊

经者戒。

鸣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[1]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。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。侈淫词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[2]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，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[3]?

[1]感叹不尽。[2]举“乱经”、“侮经”、“贼经”三项，正与“尊经”相反。恶似而非，不可不深辨也。[3]仍点前喻，掉转尊经，劲甚，快甚。
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冈[1]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，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[2]，曰：“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”阁成，请予一言以谂多士。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[3]。鸣呼！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则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已[4]。

[1]卧龙山，在越城内。[2]才点出尊经阁。[3]入题只此数语。[4]仍归心上作结。

六经不外吾心，吾心自有六经。学道者何事远求？返之于心，而六经之要，取之当前而已足。阳明先生一生训人，一以良知、良能，根究心性。于此记略已备具矣。

象祠记 王守仁

灵博之山，有象祠焉。其下诸苗夷之居者，咸神而祠之。宣尉安君，因诸苗夷之请，新其祠屋，而请记于予。予曰：“毁之乎，其新之也[1]？”曰：“新之。”“新之也何居乎[2]？”曰：“斯祠之肇也，盖莫知其原，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，自吾父、吾祖溯曾、高而上，皆尊奉而禋[3]祀焉，举而不敢废也。”予曰：“胡然乎？有鼻[4]之祀，唐之人盖尝毁之[5]。象之道，以为子则不孝，以为弟则傲。斥于唐，而犹存于今；坏于有鼻，而犹盛于兹土也，胡然乎[6]？”

[1]提出“毁”字发义。[2]波折。[3]因。[4]庳。[5]应“毁之”句。[6]故为疑词。跌起自己一段议论。

我知之矣：君子之爱若人也，推及于其屋之乌[1]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？然而祠者为舜，非为象也[2]。意象之死，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[3]？不然，古之驁桀者岂少哉？而象之祠独延于世。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，入人之深，而流泽之远且久也[4]。

[1]刘向《说苑》:“爱其人者，兼爱屋上之乌。”[2]推出祠象之由，奇确。[3]舜命禹征有苗，三旬，苗民逆命，禹班师，帝乃诞敷文德，舞干羽于两阶，七旬有苗格。○承“为舜”句推出此意，独辟见解，名论不磨。[4]以上从舜德看出当祠。以下从象化看出当祠。

象之不仁，盖其始焉耳，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[1]？《书》不云乎：“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”,“瞽瞍亦允若”[2]。则已化而为慈父。象犹不弟，不可以为谐[3]。进治于善，则不至于恶。不底于奸，则必入于善。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[4]。《孟子》曰：“天子使吏

治其国。”象不得以有为也。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，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。不然，周公之圣，而管、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见象之见化于舜[5]，故能任贤使能，而安于其位，泽加于其民，既死而人怀之也[6]。诸侯之卿，命于天子，盖《周官》之制，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?

[1]“始”、“终”二字，伏后断案。“化”字，是立论本旨。[2]谐，和也。烝，进也。乂，善也。格，至也。言舜遭人伦之变，而能和以孝。使之进进以善自治，而不至于大为奸恶也。允，信也。若，顺也。[3]奇思创解。[4]一证。[5]再证。[6]落到象祠上。

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[1]。然则唐人之毁之也，据象之始也；今之诸苗之奉之也，承象之终也[2]。斯义也，吾将以表于世。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，犹可以改；而君子之修德，及其至也，虽若象之不仁，而犹可以化之也[3]。

[1]推开一笔，下急收住。[2]一篇议论，只二语结尽。[3]结出勉人正意。

傲弟见化于舜，从象祠想出，从来未经人道破。当与柳子厚《毁鼻亭神记》参看，各辟一解，俱有关名教之文。

瘗旅文 王守仁

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，有吏目云自京来者，不知其名氏，携一子一仆，将之任，过龙场[1]，投宿土苗家。予从篱落间望见之，阴雨昏黑，欲就问讯北来事，不果[2]。明早，遣人觇[3]之，已行矣。薄[4]午，有人自蜈蚣坡来，云："一老人死坡下，傍两人哭之哀。"予曰："此必吏目死矣，伤哉[5]！"薄暮，复有人来云："坡下死者二人，傍一人坐哭。"询其状，则其子又死矣。明日，复有人来云："见坡下积尸三焉。"则其仆又死矣。呜呼伤哉[6]！

[1]正德二年，先生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铣，下狱廷杖，谪贵州龙场驿丞。[2]安顿一笔，有情。[3]谄平声。[4]博。[5]吏目死，独作摹揣，妙。[6]叙三人之死，作一样写法。

念其暴[1]骨无主，将二童子持畚[2]、锸[3]往瘗[4]之[5]。二童子有难色然[6]。予曰："噫！吾与尔犹彼也[7]。"二童闵然涕下，请往[8]。就其傍山麓为三坎，埋之。又以隻鸡、饭三盂[9]，嗟吁涕洟而告之曰：

[1]仆。[2]本。[3]插。[4]意。[5]瘗，埋也。[6]亦惧死耶。[7]伤情处只在此一语。[8]自然感动。[9]于。○盂，饭器。

呜呼伤哉！繄[1]何人？繄何人[2]？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[3]。吾与尔皆中土之产。吾不知尔郡邑，尔乌乎来为兹山之鬼乎[4]？古者重去其乡，游宦不逾千里，吾以窜逐而来此，宜也。尔亦何辜乎[5]？闻尔官吏目耳，俸不能五斗，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，胡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？又不足，而益以尔子与仆乎？呜呼伤哉[6]！尔诚恋兹

五斗而来，则宜欣然就道，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，蹙然盖不胜[7]其忧者？夫冲冒霜露，扳[8]援崖壁，行万峰之顶，饥渴劳顿，筋骨疲惫，而又瘴疠侵其外，忧郁攻其中，其能以无死乎[9]？吾固知尔之必死，然不谓若是其速，又不谓尔子、尔仆亦遽然奄忽也[10]。皆尔自取，谓之何哉[11]！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耳，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。呜呼伤哉！纵不尔瘗，幽崖之狐成群，阴壑之虺[12]如车轮，亦必能葬尔于腹，不致久暴尔。尔既已无知，然吾何能为心乎[13]？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，三年矣，历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伤若此，是吾为尔者重，而自为者轻也，吾不宜复为尔悲矣[14]。吾为尔歌，尔听之。

[1]衣。[2]不识彼之姓名。[3]告以己之姓名。[4]先作疑讶。[5]再作悲悯。[6]为五斗丧身，又益以尔子与仆，言至此为之凄绝。[7]升。[8]班。[9]瘴疠固能死人，忧郁之死人更甚。[10]前云益以子与仆，此云不谓子与仆，婉转情深。[11]恋兹五斗而来，又不胜其忧，非自取而何？[12]毁。[13]一反一转，有非常苦心。[14]有情归之无情，深于学问之言。

歌曰：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，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。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。达观随寓兮莫必予宫。魂兮魂兮无悲以恫[1]。

[1]通。○言虽身处异乡，总同在天之中，不必悲也。

又歌以慰之曰：与尔皆乡土之离兮，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。性命不可期，吾苟死于兹兮，率尔子仆，来从予兮。吾与尔遨以嬉兮，骖紫彪而乘文螭[1]兮，登望故乡而嘘唏兮[2]。吾苟获生归兮，尔子、尔仆尚尔随兮，无以无侣悲兮！道傍之冢累累兮，多中土之流离兮，相

与呼啸而徘徊兮。餐风饮露，无尔饥兮。朝友麋鹿，暮猿与栖兮。尔安尔居兮，无为厉于兹墟兮[3]。

[1]鸱。[2]洒洒落落，足以慰死。[3]精诚可以格幽冥。

先生罪谪龙场，自分一死，而幸免于死。忽睹三人之死，伤心惨目，悲不自胜。作之者固为多情，读之者能无泪下?

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

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[1]，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[2]。夫强秦之暴亟矣，今悉兵以临赵，赵必亡。赵，魏之障也。赵亡，则魏且为之后。赵、魏，又楚、燕、齐诸国之障也，赵、魏亡，则楚、燕、齐诸国为之后。天下之势，未有岌岌于此者也。故救赵者，亦以救魏；救一国者，亦以救六国也。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，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，夫奚不可者[3]？

[1]信陵君，魏公子无忌也。秦围赵邯郸，公子姊为平原君夫人，平原君遗书公子，请救于魏。魏王使将军晋鄙救赵，畏秦留军壁邺。平原君使让公子曰："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义，为能急人之困也。"公子约车骑百馀乘，欲赴秦军与赵俱死。夷门监者侯生，教公子请如姬窃兵符于王之卧内。公子尝为如姬报其父仇，果盗兵符与公子，夺晋鄙军，救邯郸，存赵。[2]一句立案。[3]先论六国大势，明信陵救赵之功。欲擒先纵，此宽一步法。

然则信陵果无罪乎？曰：又不然也。余所诛者，信陵君之心也[1]。

[1]一语扼定主意。

信陵一公子耳，魏固有王也[1]。赵不请救于王，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，是赵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，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，欲急救赵，是信陵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王也。其窃符也，非为魏也，非为六国也，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，为一平原君耳[2]。使祸不在赵，而在他国，则虽撤魏之障，撤六国之障，信陵亦必

不救。使赵无平原，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，虽赵亡，信陵亦必不救[3]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，不能当一平原公子，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，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[4]。幸而战胜，可也，不幸战不胜，为虏于秦，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，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[5]。

[1]提清。[2]层层驳入。[3]又反证二层，更醒。[4]议论刺入心髓。[5]又设一难以诘之，信陵真难置喙。

夫窃符之计，盖出于侯生，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，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，是二人亦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[1]。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，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必悟矣。侯生为信陵计，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于报信陵，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，不听，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[2]。如此，则信陵君不负魏，亦不负赵；二人不负王，亦不负信陵君。何为计不出此？信陵知有婚姻之赵，不知有王。内则幸姬，外则邻国，贱则夷门野人，又皆知有公子，不知有王。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[3]。

[1]又生一枝节，以为后半篇议论张本。[2]一段代为区处，反笔敲击，愈读愈快。[3]作一总收，深明信陵之非，使之无地逃隐。

呜呼！自世之衰，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，有重相而无威君，有私仇而无义愤，如秦人知有穰侯，不知有秦王，虞卿知有布衣之交，不知有赵王，盖君若赘旒[1]久矣[2]。由此言之，信陵之罪，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[3]。其为魏也，为六国也，纵窃符犹可[4]。其为赵也，为一亲戚也，纵求符于王，而公然得之，亦罪也[5]。

[1]同“瘤”。[2]穰侯，秦昭王相魏冉。虞卿，赵孝成王相，解其相印，与魏齐亡。○引战国时事作陪衬，见列国无王，习已成风。波澜绝妙。[3]深一层说。[4]深文。[5]深文。

虽然，魏王亦不得为无罪也[1]。兵符藏于卧内，信陵亦安得窃之？信陵不忌魏王，而径请之如姬，其素窥魏王之疏也；如姬不忌魏王，而敢于窃符，其素恃魏王之宠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[2]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，而内外莫敢不肃[3]。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？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？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？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？履霜之渐，岂一朝一夕也哉[4]！由此言之，不特众人不知有王，王亦自为赘旒也[5]。

[1]上因罪信陵。而并罪侯生、如姬。此处又以罪魏王作波澜，潆洄映带，议论不穷。[2]插喻巧妙。[3]立此二语，渐收拾前文。[4]《易》曰：“履霜坚冰至。”又曰其所由来者渐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[5]如此立论，方是根究到底。

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，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[1]。《春秋》书葬原仲、翚[2]帅师。嗟夫！圣人之为虑深矣[3]！

[1]两语双结，全局俱振。[2]挥。[3]庄公二十有七年“秋，公子友如陈，葬原仲。”公子友，即季子也。如陈，私行也。原仲，陈大夫。隐公四年“秋，翚帅师。”翚，鲁卿羽父也。宋公乞师，翚以不义强其君，固请而行。无君之心兆矣。书葬原仲，以戒人臣之植党。书翚帅师，以戒人君之失权。此圣人之深虑也。○结意凛然。

诛信陵之心，暴信陵之罪，一层深一层，一节深一节，愈驳愈醒，愈转愈刻。词严义正，直使千载扬诩之案，一笔抹杀。

报刘一丈书 宗臣

数千里外，得长者时赐一书，以慰长想，即亦甚幸矣；何至更辱馈遗，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[1]？书中情意甚殷，即长者之不忘老父，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[2]。

[1]谢馈遗。[2]谢念及其父。

至以“上下相孚，才德称[1]位”语[2]不才[3]，则不才有深感焉。夫才德不称，固自知之矣[4]；至于不孚之病，则尤不才为甚[5]。

[1]去声。[2]去声。[3]相爱情深，方有此语。[4]提过。[5]二句伏后案。

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[1]？日夕策马，候权者之门。门者故不入，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，袖金以私之。即门者持刺入，而主人又不即出见[2]，立厩中仆马之间，恶气袭衣袖，即饥寒毒热不可忍，不去也。抵暮，则前所受赠金者出，报客曰：“相公倦，谢客矣，客请明日来。”即明日又不敢不来[3]。夜披衣坐，闻鸡鸣即起盥[4]栉[5]，走马推门，门者怒曰：“为谁？”则曰：“昨日之客来[6]。”则又怒曰：“何客之勤也！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[7]？”客心耻之[8]，强忍而与言曰：“亡奈何矣，姑容我入。”门者又得所赠金，则起而入之。又立向所立厩中[9]。幸主者出，南面召见，则惊走匍匐阶下。主者曰：“进！”则再拜，故迟不起，起则上所上寿金。主者故不受，则固请；主者故固不受，则又固请[10]。然后命吏纳之，则又再拜，又故迟不起，起则五六揖始出[11]。出揖门者曰：“官人幸顾我，他日来，幸无阻我也！”门者答揖。大喜，奔出。马上遇所交识，即扬鞭语

曰："适自相公家来，相公厚我，厚我！"且虚言状[12]。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语人曰："某也贤，某也贤。"闻者亦心计交赞之。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[13]。长者谓仆能之乎[14]？

[1]借"孚"字一转，生出无数议论。[2]尊严若神。[3]曲笔一接，刻画尽致。[4]贯。[5]职。○盥，洗手。栉，梳发。[6]可发一笑。[7]厉声不堪。[8]至此亦觉难受。[9]故意描摹。[10]叠句妙。[11]历叙丑态如画。[12]写马上两"厚我"急语，神情逼肖。[13]以冷语结前案。[14]以下乃言不孚之病。

前所谓权门者，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，即经年不往也。间[1]道经其门，则亦掩耳闭目，跃马疾走过之，若有所追逐者。斯则仆之褊衷。以此长不见悦于长吏，仆则愈益不顾也。每大言曰："人生有命，吾惟守分而已。"长者闻之，得无厌其为迂乎[2]？

[1]去声。[2]一段道出自己气节。以少胜多，笔力峭劲。

是时严介溪揽权，俱是乞哀昏暮、骄人白日一辈人，摹写其丑形恶态，可为尽情。末说出自己之气骨，两两相较，薰莸不同，清浊异质。有关世教之文。

吴山图记 归有光

吴、长洲二县，在郡治所，分境而治。而郡西诸山，皆在吴县[1]。其最高者，穹窿、阳山、邓尉、西脊、铜井。而灵岩，吴之故宫在焉，尚有西子之遗迹[2]。若虎丘、剑池及天平、尚方、支硎[3]，皆胜地也。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，七十二峰沉浸其间，则海内之奇观矣[4]。

[1]先提清吴山。[2]灵岩独另写，妙。[3]刑。[4]太湖又另写，妙。○以上叙次山水，作两番写，错落多致。

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，未及三年，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。君之为县有惠爱，百姓扳[1]留之不能得，而君亦不忍于其民，由是好事者绘《吴山图》以为赠[2]。

[1]班。[2]叙出图山之由。

夫令之于民诚重矣。令诚贤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；令诚不贤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[1]。君于吴之山川，盖增重矣。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，尸祝于浮屠、老子之宫也，固宜[2]。而君则亦既去矣，何复惓惓于此山哉[3]？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，至以为思黄州诗，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。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，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，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[4]。

[1]忽起一峰，文情排宕。[2]一顿。[3]又拓开一笔。[4]借魏公美用晦，绝妙引证。

君今去县已三年矣，一日与余同在内庭，出示此图，展玩太息，因命余记之[1]。噫！君之于吾吴，有情如此，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[2]？

[1]点作记。[2]结有馀韵。

因令赠图，因图作记，因赠图而知令之不能忘情于民，因记图而知民之不能忘情于令。婉转情深，笔墨在山水之外。

沧浪亭记 归有光

浮图文瑛[1]，居大云庵，环水，即苏子美[2]沧浪亭之地也[3]。亟求余作《沧浪亭记》，曰："昔子美之记，记亭之胜也，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。"

[1]浮图，释氏之称。文瑛，僧之号也。[2]名舜卿。[3]提明来历。

余曰：昔吴越有国时[1]，广陵王镇吴中，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，其外戚孙承佑，亦治园于其偏。迨淮南纳土[2]，此园不废。苏子美始建沧浪亭[3]，最后禅者居之。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[4]。有庵以来二百年，文瑛寻古遗事，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馀，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[5]。夫古今之变，朝市改易。尝登姑苏之台，望五湖之渺茫，群山之苍翠，太伯、虞仲之所建，阖闾、夫差之所争，子胥、种、蠡之所经营，今皆无有矣，庵与亭何为者哉[6]？虽然，钱镠[7]因乱攘窃，保有吴、越，国富兵强，垂及四世，诸子姻戚，乘时奢僭，宫馆苑囿，极一时之盛[8]，而子美之亭，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[9]。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，不与澌[10]然而俱尽者，则有在矣[11]。

[1]吴越王钱镠，临安人，唐末据杭州，梁封为吴越王，谥武肃，传国四世，至宋太祖时入朝，国亡。○落想甚远。[2]入赵宋。[3]遗迹在苏州府学东南。[4]亭变为庵。[5]庵复为亭，下发感慨。[6]合挽庵与亭一笔，写得淡然。[7]流。[8]顿宕。[9]缴转。[10]斯。[11]澌，冰索也。○一篇曲折文字，主意只在此一句。

文瑛读书喜诗，与吾徒游，呼之为沧浪僧云[1]。

[1]点睛。

忽为大云庵，忽为沧浪亭，时时变易，已足唤醒世人。中间一段点缀，凭吊之感，黯然动色。至末一转，言士之垂名不朽者，固自有在，而不在乎亭之犹存也。此意开人智识不浅。

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

青霞沈君[1]，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。宰执深疾之，方力构其罪，赖天子仁圣，特薄其谴，徙之塞上[2]。当是时，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[3]。已而君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。会北敌数内犯，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，以恣敌之出没，不及飞一镞以相抗。甚且及敌之退，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[4]以为功。而父之哭其子，妻之哭其夫，兄之哭其弟者，往往而是，无所控吁[5]。君既上愤疆场之日弛，而又下痛诸将士日菅[6]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[7]。数呜咽欷歔，而以其所忧鬱发之于诗歌文章，以泄其怀，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[8]。

[1]名炼，字纯甫，会稽人。[2]先生抗疏言严嵩父子误国，请戮之以谢天下。诏榜之数十，谪出塞外。[3]横插一句，妙。[4]国。[5]预。○旷职冒功，毒害生民，今古一辙。[6]奸。[7]指上一段言。[8]出诗文之有集，多少曲折。

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，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，稍稍传播，上下震恐，始出死力相煽构，而君之祸作矣[1]。君既没，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，寻且坐罪罢去。又未几，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。而君之门人给谏俞君，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，刻而传之。而其子以敬，来请予序之首简[2]。

[1]宰执、帅府恨先生切骨，窜名白莲教中，戮于边。○先生垂名千载，全从此祸得来，未足为恨。[2]出作序意。

茅子受读而题之曰：若君者，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[1]？孔子删《诗》，自《小弁》之怨亲，《巷伯》之刺谗以下，其忠臣、寡妇、

幽人、怼士之什，并列之为“风”；疏之为“雅”，不可胜[2]数[3]。岂皆古之中声也哉？然孔子不遽遗之者，特悯其人，矜其志，犹曰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”焉耳[4]。予尝按次《春秋》以来，屈原之《骚》疑于怨，伍胥之谏疑于胁，贾谊之疏疑于激，叔夜之诗疑于愤，刘蕡之对疑于亢，然推孔子删《诗》之旨而裒次之，当亦未必无录之者[5]。君既没，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，无不酸鼻而流涕。呜呼！集中所载《鸣剑》、《筹边》诸什，试令后之人读之，其足以寒贼臣之胆，而跃塞坦战士之马，而作之忾也，固矣[6]。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，其能遗之也乎？予谨识之[7]。

[1]喝一句。[2]升。[3]上声。[4]删《诗》不必皆中声，独见其大。[5]上引《小弁》、《巷伯》，此引屈原、伍胥诸人，俱以孔子夹写，正极力推尊处。[6]二十三字，作一气读。[7]应“遗”字收。

至于文词之工不工，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，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，予故不著[1]。

[1]结有馀波。

先生生平大节不必待文集始传。特后之人，诵其诗歌文章，益足以发其忠孝之志，不必其有当于中声也。此序深得此旨，文亦浩落苍凉，读之凛凛有生气。

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

蔺[1]相如之完璧，人皆称之，予未敢以为信也[2]。

[1]吝。[2]赵惠文王时，得楚和氏璧，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，赵王使蔺相如奉璧西入秦。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，使其从者怀璧从径道亡，完璧归赵。○劈手一断。

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，诈赵而胁其璧，是时言取璧者情也，非欲以窥赵也[1]。赵得其情则弗予，不得其情则予；得其情而畏之则予，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。此两言决耳，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[2]！

[1]情，谓诈赵之情也。秦非欲谋赵，其情止欲取赵之璧。[2]予璧，畏也。复怀以归，挑其怒也。○此段言止有予与弗予两说，不当既予而复怀归。

且夫秦欲璧，赵弗予璧，两无所曲直也。入璧而秦弗予城，曲在秦。秦出城而璧归，曲在赵。欲使曲在秦，则莫如弃璧；畏弃璧，则莫如弗予[1]。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，又设九宾，斋而受璧，其势不得不予城[2]。璧入而城弗予，相如则前请曰："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。夫璧非赵璧乎？而十五城秦宝也，今使大王以璧故，而亡其十五城，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[3]。大王弗予城而绐[4]赵璧，以一璧故，而失信于天下，臣请就死于国，以明大王之失信[5]。"秦王未必不返璧也[6]。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，而归直于秦？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。令秦王怒，而僇相如于市，武安君[7]十万众压邯[8]郸，而责璧与信[9]，一胜而相如族，再胜而璧终入秦矣。吾故

曰，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，天也[10]。若其劲渑[11]池[12]，柔廉颇[13]，则愈出而愈妙于用。所以能完赵者，天固曲全之哉[14]。

[1]相如谓赵王曰："秦以城求璧，而赵不许，曲在赵。赵予璧，而秦不予赵城，曲在秦。"此言赵弗予璧，亦无所曲。以辨其"赵不许，曲在赵"之说。[2]秦王从相如之言，斋戒五日，设九宾礼于庭，引相如受璧，势不得不予赵城也。○作一扬。[3]既不可以城易璧。[4]台上声。[5]又不可以璧易信。[6]此段代为相如画策，璧可以还赵，而直亦不在秦。[7]秦将白起。[8]寒。[9]邯郸，赵都。[10]言相如归璧，而获全无害者，乃一时之幸，非人力也。[11]闵。[12]赵王与秦王会渑池，秦王请赵王鼓瑟，相如亦请秦王击筑，是劲渑池也。[13]相如一旦位在廉颇之右，廉颇羞为之下，欲辱相如，相如尝畏避之。廉颇负荆谢罪，卒相与欢，是柔廉颇也。[14]馀波作结。

相如完璧归赵一节，至今凛凛有生气，固无待后人之訾议也。然怀璧归赵之后，相如得以无恙，赵国得以免祸者，直一时之侥幸耳。故中间特设出一段中正之论，以为千古人臣保国保身万全之策，勿得视为迂谈，而忽之也。

徐文长传 袁宏道

徐渭，字文长，为山阴诸生，声名籍甚。薛公蕙校越时，奇其才，有国士之目。然数奇[1]屡试辄蹶[2]。中丞胡公宗宪闻之，客诸幕。文长每见，则葛衣乌巾，纵谈天下事，胡公大喜。是时公督数边兵，威镇东南，介胄之士，膝语蛇行，不敢举头，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，议者方之刘真长、杜少陵云[3]。会得白鹿，属[4]文长作表，表上，永陵喜。公以是益奇之，一切疏计，皆出其手。文长自负才略，好奇计，谈兵多中，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。然竟不偶[5]。

[1]鸡。[2]通篇从“数奇”二字著眼。[3]其才、其品，固足增重。[4]祝。[5]应数奇。一结。

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[1]，遂乃放浪曲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，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、沙起雷行、雨鸣树偃、幽谷大都、人物鱼鸟，一切可惊可愕之状，一一皆达之于诗[2]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、羁人之寒起[3]。虽其体格时有卑者，然匠心独出，有王者气，非彼巾帼[4]而事人者所敢望也[5]。文有卓识，气沉而法严，不以摸拟损才，不以议论伤格，韩、曾之流亚也[6]。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，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，文长皆叱而怒之，故其名不出于越，悲夫[7]！

[1]接屡试辄蹶。[2]“其所见”至此，作一气读。[3]诗评新确。[4]国。[5]巾帼，妇人冠。○极抑扬之致。○此段论其诗，是袁石公之文，即是徐天池之文，悲壮淋漓，睥睨一世。[6]并论其文。[7]总承诗文一结，正见数奇不偶。

喜作书，笔意奔放如其诗[1]，苍劲中姿媚跃出，欧阳公所谓“妖韶女，老自有馀态”者也[2]。间以其馀，旁溢为花鸟，皆超逸有致[3]。

[1]挽诗一笔，妙。[2]并论其书。[3]并论其画。○文长诗文字画皆自性中流出，不假人工雕琢者也。

卒以疑杀其继室，下狱论死。张太史元汴力解，乃得出。晚年愤益深，佯狂益甚，显者至门，或拒不纳。时携钱至酒肆，呼下隶与饮[1]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，血流被面，头骨皆折，揉之有声。或以利锥锥其两耳，深入寸馀，竟不得死[2]。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[3]，无刻本，集藏于家。余同年有官越者，托以钞录，今未至。余所见者，《徐文长集》、《阙编》二种而已。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，抱愤而卒[4]。

[1]极写不可一世之状。[2]宁为玉碎，无为瓦全。可伤可痛。[3]又挽诗、文，妙。[4]数奇不偶，一语收住。

石公曰：先生数奇不已，遂为狂疾。狂疾不已，遂为囹圄。古今文人牢骚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虽然，胡公间世豪杰，永陵英主，幕中礼数异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；表上，人主悦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，独身未贵耳。先生诗文崛起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论，胡为不遇哉[1]？

[1]生则见知于君臣，没则见重于后世，身虽不贵，未为不遇也。

梅客生尝寄予书曰：“文长吾老友，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。”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。无之而不奇，斯无之而不奇[1]也。悲夫[2]！

[1]鸡。[2]赞语亦极咏叹之致。

文长固数奇不偶，然而致身幕府，为天子嘉叹，不可谓不遇矣。而竟抱愤而卒，何其不善全乎？非石公识之残编断简中，几埋没千古矣。

五人墓碑记 张溥

五人者，盖当蓼[1]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[2]。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，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[3]。呜呼！亦盛矣哉！

[1]了。[2]入手便提出五人来历。[3]点墓碑。

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[1]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。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！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[2]?

[1]因。[2]史公云："死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"良然。

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，为之声义，敛资财以送其行，哭声震动天地[1]。缇[2]骑按剑而前，问："谁为哀者？"众不能堪，抶[3]而仆之[4]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[5]，为魏之私人，周公之逮所由使也。吴之民方痛心焉，于是乘其厉声以呵，则噪而相逐，中丞匿于溷藩以免[6]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，按诛五人，曰：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[7]，即今之傫[8]然在墓者也[9]。

[1]吴民好义如此。[2]题。[3]叱。[4]抶，击也。[5]毛一鹭。[6]一时义勇如见。[7]点五人姓名。[8]垒。[9]句宕甚。

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脰[1]而函

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，全乎为五人也[2]。

[1]豆。[2]写五人凛凛若生。

嗟夫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[1]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[2]？且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，遍于天下，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，不敢复有株治。大阉亦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，难于猝发。待圣人之出，而投缳[3]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[4]。

[1]文情开拓。[2]此言五人之死义为尤难。[3]铉。[4]怀宗即位，谪魏忠贤凤阳看皇陵，忠贤行至阜城，知不免诛殛，因自经死。○此言五人之死，关系甚重。

由是观之，则今之高爵显位[1]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容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[2]？是以蓼洲周公，忠义暴[3]于朝廷，赠谥美显，荣于身后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。凡四方之士，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[4]！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领，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[5]？故予与同社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为之记，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[6]。

[1]暗指魏党。[2]将此辈与五人两两相较，尤妙在不说煞。[3]仆。[4]五人至今犹生，谁谓五人之不幸哉？[5]反掉一段，文势振宕。[6]点出作记意。

贤士大夫者，冏卿因之吴公、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[1]。

[1]点出贤士大夫，应起作结。

议论随叙事而入，感慨淋漓，激昂尽致。当与史公伯夷、屈原二传并垂不朽。